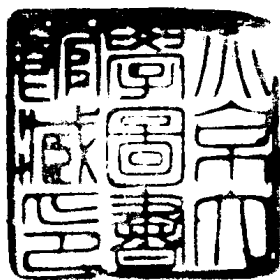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八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八〇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存卷十二至卷十九）
〔清〕范凝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述善堂刻本 …………………… 一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一）
〔清〕戴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年懷新堂刻本 …………………… 四〇八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存卷十二至卷十九）

〔清〕范凝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述善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提要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釋語類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貫通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

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方有精神○讀孟子非徒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二

古楊師岡范凝鼎手錄　門人箕陽劉光音謹鐫

孟子上

梁惠王章句上

註凡七章

孟子頓見梁惠王句

註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釋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爾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句叟頓不遠千里而來句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句

註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釋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

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

孟子對曰(句)王(頓)何必曰利(句)亦有仁義而已矣(句)

註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釋 精義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或問仁義之說奈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

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為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語類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附論語單言仁包義禮智信孟子兼言仁義包禮智信蓋皆舉性之全體而言也論語罕言利孟子不言利皆不欲人計利以害義所以去人心而存道心也

王曰(頓)何以利吾國(句)大夫曰(頓)何以利吾家(句)士庶人曰(頓)何以利吾身(句)上下交征利(讀)而國危矣(句)萬乘之國(讀)弒其君者(頓)必千乘之家(句)千乘之國(讀)弒其君者(頓)必百乘之家(句)萬(頓)取千焉(句)千(頓)取百焉(句)不為不多矣(句)苟為(頓)後義而先利(讀)不奪(頓)不饜(句)○乘去聲饜於豔反

註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釋附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是王受之本欲求利而反得害則利之不必言可知○單言義而仁在其中

未有頓仁而遺其親者也句未有頓義而後其君者也句

註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釋或問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閒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附仁義自王始包大夫士庶人在內蓋正與上王曰三句相反不遺親後君切在下者說與上千乘百乘殺奪相反仁義有利無害此仁義所以當言也

王亦曰頓仁義而已矣句何必曰利句

註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

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釋】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爾。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耶。○語類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

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孟子頓見梁惠王。句王頓立於沼上。句顧鴻鴈麋鹿。讀曰句賢者讀亦樂此乎。句○樂音洛篇內同

【註】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釋】楊龜山云。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附此字單指所顧說。孟子下兩節。則兼所立所顧並言之也。

孟子對曰。句賢者讀而後樂此。句不賢者讀雖有此。頓不樂也。句

【註】此一章之大指。

【釋】附後樂不樂內。俱有一能字在。觀下兩節自分明。惠王但問樂不樂。孟子則推進一層與之言能不能。所以戒其獨樂。引之與民偕樂也。是危言。非婉言。昔人謂不拂其欲者。恐非孟子告王之本意。

詩云。句經始靈臺。句經之營之。句庶民攻之。句不日成之。句經始頓勿亟。句庶民子來。句王頓在靈囿。句麀鹿攸伏。句麀鹿濯濯。句白鳥鶴鶴。句王頓在靈沼。句於頓牣魚躍。句文王讀以民力為臺為沼。讀而民歡樂之。句謂其臺曰讀靈臺。句謂其沼曰讀靈沼。句樂其有麋鹿魚鼈。句古之

人讀與民偕樂句故能樂也句○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

註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釋蒙引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衞絳山曰詩辭全是民樂文王之所有經始靈臺六句卽而民歡樂之曰靈臺靈沼卽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也王在靈臺六句卽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從詩中涵泳而出一語道其所由然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賢者而後樂此之旨分曉矣○附能樂者能保有其樂非謂文王眞必以此爲樂也

湯誓曰句時日頓害喪句予及女頓偕亡句民頓欲與之偕亡句雖有臺池鳥獸讀豈能獨樂哉句○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註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爾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釋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欲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天理與狥私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

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附此因言樂而引之以偕樂於民孟子之切於救民也

梁惠王曰句寡人之於國也讀盡心焉耳矣句河內凶讀則移其民於河東句移其粟於河內句河東凶讀亦然句察鄰國之政讀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句鄰國之民不加少讀寡人之民不加多讀何也句

註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釋蒙引何也二字歸罪歲凶

孟子對曰句王好戰句請以戰喻句塡然鼓之句兵刃旣接句棄甲曳兵而走句或百步而後止句或五十步而後止句以五十步頓笑百步讀則何如句曰句不可句直不百步耳句是亦走也句曰句王頓如知此讀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句○好去聲塡音田

註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釋存疑戰以勝敵爲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爾。故下二節遂言王道。

不違農時句穀頓不可勝食也句數罟頓不入洿池句魚鼈頓不可勝食也句斧斤頓以時入山林句材木頓不可勝用也句穀頓與魚鼈頓不可勝食讀材木頓不可勝用讀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句養生喪死無憾讀王道之始也句○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註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釋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

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註厲、遮列也。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雲峰胡氏曰、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愛民之仁也。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愛物之仁也。○蒙引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何

農隙以役民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凡有興
作則決須至冬也興作興徒作事也○慶源輔氏曰養
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
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
也○附喪死註作送死○法制未備者有法制但未全
備爾

五畝之宅讀樹之以桑句五十者讀可以衣帛矣句雞豚
狗彘之畜讀無失其時句七十者讀可以食肉矣句百畝
之田讀勿奪其時句數口之家讀可以無飢矣句謹庠序

之教句申之以孝悌之義句頒白者讀不負戴於道路矣
句七十者讀衣帛食肉讀黎民讀不飢不寒讀然而不王
者讀未之有也句○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註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
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
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
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
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
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
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
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
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
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
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
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釋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衣帛食
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長幼之所
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
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畧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
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
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
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
或反不得其所當得爾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
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悌之

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與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閒然猶以爲未也故爲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爲說亦密矣○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

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涂封植之界也○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以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蒙引豚小豕也彘牝豕也狗有三守狗獵狗豢狗此是指豢狗也○存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內含教民意○雙峰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附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兼教養在內

狗彘頓**食人食**讀**而不知檢**句**塗**頓**有餓莩**讀**而不知發**句**人死**句**則曰**讀**非我也**讀**歲也**句**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讀**曰**讀**非我也**讀**兵也**句**王**頓**無罪歲**句**斯天下之民至焉**句○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註]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産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閒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

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釋]精義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

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語類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渇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

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温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梁惠王曰。句 寡人頓 願安承教。句

註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句 殺人頓 以梃與刃。讀 有以異乎。句 曰。句 無以異也。句○梃徒頂反

註 梃。杖也。

以刃與政。讀 有以異乎。句 曰。句 無以異也。句

註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釋 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梃刃殺人。承上章歳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句 庖頓 有肥肉。句 廐頓 有肥馬。句 民頓 有飢色。句 野頓 有餓莩。句 此率獸而食人也。句

註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釋 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句 且人惡之。句 爲民父母行政。讀 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句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句○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註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釋 蒙引。獸相食一節。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爲殘民之事。作俑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仲尼曰。句 始作俑者。讀 其無後乎。句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句 如之何。頓 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句○俑音勇。爲去聲

註偏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衞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偏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偏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狥一已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釋新安陳氏曰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遏人欲也以爲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擴天理也○附虐政除而後仁政可行孟子教惠王對症之藥也

梁惠王曰句晉國讀天下莫強焉句叟之所知也句及寡人之身句東頓敗於齊讀長子死焉句西頓喪地於秦讀七百里句南頓辱於楚句寡人恥之句願比死者一洒之句如之何頓則可句○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註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此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釋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爲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爲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爲爾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句地頓方百里讀而可以王句

註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釋篆引地方方字與方寸方丈之義同○附行仁政是所以可王之實事下節指出策勵惠王

王頓如施仁政於民句省刑罰句薄稅斂句深耕易耨句壯者頓以暇日讀修其孝悌忠信句入頓以事其父兄句出頓以事其長上句可使制梃讀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句○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註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

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
死也。
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
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
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
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附刑罰二句。幷仁政之全。
所謂救急之政是也。暇日、正是刑賦所寬之日。𤾢日修
孝悌忠信。對不暇治禮義看。蓋刑賦未寬。上雖教民修。
民自不暇修。此則言民暇於修爾。至所以修之之道。雖
不能無借於上之教。但此處不重上教。但言民暇及於
此爾。單言壯者。注下撻秦楚言也。入以二句。猶首章不
遺親後君之意。畧抑揚重下句。起下撻秦楚也。○省薄
只是各得其平。可使云者。言民樂於效死也。○此節言
在我有必勝之理。下二節言在彼有必敗之勢。合看乃
盡可撻之義。○施仁政全不爲報讐起見。但志在救民
爾。
彼頓 奪其民時句 使不得耕耨讀 以養其父母句 父母凍
餓句 兄弟妻子離散句去聲○養

註彼、謂敵國也。
彼頓 陷溺其民句 王頓 往而征之句 夫誰與王敵句○夫音扶
註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
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
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句 仁者無敵句 王頓 請勿疑句
註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
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
本意。
釋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
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
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當必由之。
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頓 見梁襄王句
註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頓 語人曰句 望之讀 不似人君句 就之讀 而不見所畏
焉句 卒然問曰句 天下惡乎定句 吾對曰句 定于一句○語去

卒七沒反　惡平聲

註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釋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

亦何識耶。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爲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

孰能一之。句

註王問也。

對曰、句　不嗜殺人者讀　能一之。句

註嗜、甘也。

孰能與之。句

註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句　天下莫不與也。句　王頓　知夫苗乎。句　七八月之閒旱、句　則苗槁矣。句　天頓　油然作雲、句　沛然下雨、句　則苗浡然興之矣。句　其如是、讀　孰能禦之。句　今夫天下之人牧、讀　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句　如有不嗜殺人者、讀　則天下之民讀　皆引領而望之矣。句　誠如是也、讀　民歸之、讀　由水之

就下、讀　沛然誰能禦之。句○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

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釋】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毋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〇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爲而爲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我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爲一天下之具也〇嘗引不嗜殺人者能一此亦觀其時何如在戰國時决然如此湯武若不遇桀紂終身只是諸侯故周公不有天下是

以孟子以五六月之旱苗得雨爲喻而上章言百里可王亦必以彼奪其民時者爲言斷斷乎其然矣〇附孰能與之疑有禦之者也此誰能禦之所以莫不與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註】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註】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釋】精義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〇或問王霸之辨曰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

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爲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爲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遂以爲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爲不可用則其見之謬爾〇語類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曰句德何如讀則可以王矣句曰句保民讀而王莫之能禦也句

註保愛護也。

釋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爲此章之綱領

曰句若寡人者讀可以保民乎哉句曰句可句曰句何由知吾可也句曰句臣聞之胡齕曰句王頓坐於堂上句有牽牛而過堂下者句王見之句曰句牛何之句對曰句將以釁鐘句王曰句舍之句吾頓不忍其觳觫讀若頓無罪

而就死地句對曰句然則廢釁鐘與句曰句何可廢也句以羊易之句不識有諸句。觳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註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釋附此見牛觳觫之心。卽見孺子入井之心也。但王不自知爾故下文教他察識

曰句有之句曰句是心讀足以王矣句百姓頓皆以王爲愛也句臣頓固知王之不忍也句

註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釋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閒而値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

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卽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旣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

知此爲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〇眞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〇寨引是心足以王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爲有此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〇附此處先要王察識而得其不忍之本心也若不先識得此不忍之心爲仁心之發見則擴充之功從何處用得。

王曰句然句誠有百姓者句齊國雖褊小句吾何愛一牛句即不忍其觳觫讀若無罪而就死地句故以羊易之也句

註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釋精言誠有百姓者。是說我實有可譏之迹。不是說百姓有議我之言也。〇體註只把孟子所述不忍觳觫二句依樣葫蘆答去。只求解脫個愛字。全不能自道這個不忍之心出來。

曰句王頓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句以小易大讀彼惡知之句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讀則牛羊何擇焉句

王笑曰句是頓誠何心哉句我非愛其財讀而易之以羊也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句〇惡平聲

註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釋附上節吾何愛以下。欲自解脫於百姓謂愛之言。至此何心以下。卒無以自解脫於百姓謂愛之言。總由不能反求而得其不忍之本心故也。〇我非愛財可以自解。而易之以羊則迹似愛。卒無以自解。故宜乎百姓之謂愛也。〇不忍牛之心。是當日仁心偶然流露處。王並

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故至今不能察識。〇覩此節隱其無罪其字及註中牛羊皆無罪。則上節無罪而就死地宜即指牛說。蓋言其若本無宜死之罪。不得已而就於死地者。夫有罪無罪。牛豈有知。但言其觳觫之狀。有似於此爾。

曰句無傷也句是乃仁術也句見牛頓未見羊也句君子之於禽獸也句見其生讀不忍見其死句聞其聲讀不忍食其肉句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句〇遠去聲

註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釋或問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曰然則曷爲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閒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故人之與人自爲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爲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

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恝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釁之禮也今以小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釁鐘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閒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之爾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

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爲無所用力可乎○語類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附牛鐘要兩全全

牛所以全仁也然使所以全鐘或有害於仁則牛雖全而仁終有未全處不可謂仁術惟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鐘兩全而於仁亦無所害乃爲善全其仁之巧術也○牛羊本無擇所擇在見不見爾見則仁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則仁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可謂仁術設見羊未見牛則以牛易羊亦可謂之仁術矣○未發曰理已發曰心理性也心情也情隨見而發故全牛所以全仁性無見未形故不全羊無害於仁○以羊易牛於釁鐘未爲合宜於仁心却自無妨○庖廚

者有見有聞之地又別無可以曲全之法惟遠之則有以預養其見聞之心而此心得以常流行無阻矣是於用之以禮之時而仍不失其不忍之心也故曰廣爲仁之術也○上文愛不愛特就牛羊較論此節直說到心體感通處故動王戚戚之心也○指出仁字使知不忍之爲仁心也

王說曰句詩云句他人有心句予忖度之句夫子之謂也句夫我乃行之句反而求之讀不得吾心句夫子言之讀於我心頓有戚戚焉句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讀何也○句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夫我之夫音扶

註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釋條辨前日之心今復戚戚則知不忍觳觫不生於釁鐘之牛而生於惻隱之良心也故曰此心不從外得其謂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者以不能由惻隱之一端而知卽吾仁之全體而吾仁之全體又必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行之有序也○附王猶未知不忍牛之

心。卽保民之心。故有所以合於王之問。下文孟子遂言能愛物。自能仁民。見二者只是一心。而推之更必自親親始爾。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擧百鈞而不足以擧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擧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註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擧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擧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爾。

釋 精言此心何以合於王。是看得保民而王甚難。此與下節只言其易爾。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註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釋 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爲也非不能也二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註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

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
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
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
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
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釋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
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閒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
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

故立愛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
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
不易哉○雙峰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
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
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
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
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
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眞氏曰由親以及民由
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

王之不善推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大要只二句欲其
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蒙引引
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揭一心字出以應前是心字是心
也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亦此
也如此則天下可運於掌是心足以王矣此之謂也
權讀然後知輕重句度讀然後知長短句物皆然句心爲
甚句王請度之句○度之之度待洛反
註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

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
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
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
不自知也故上文旣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釋語類問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
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
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
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

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曰亦是察之未精○問物皆然心爲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爲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黄際飛曰權字度字是死字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然此死字却作活字用故兩曰然後知惟其以權權之以度度之然後知之也度之度字

是本活字兼權度在內○存疑王請度之者爲齊王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請王度民之與物孰重孰輕孰長孰短也○附此心卽不忍之仁心其本然之權度則仁中之義所謂心之制事之宜也物有輕重長短之形心之應物亦有輕重長短之理物無權度則昧其形心無權度則差其理昧形之害小差理之害大故心爲甚宜王雖有不忍之心而少本然之權度故仁民愛物輕重長短失宜孟子請王用本然之權度以度此不忍之心正欲王審於用恩之全理使親親仁民愛

物各有序而不失其宜也古人之善推所爲正以有此本然之權度也○此緊接上恩及禽獸二句言王之待民物失輕重長短之序而不自知由其心失本然之權度也故請王度而知之則自無此失矣○度之者察之精也然非心存不能察

抑王（頓）**興甲兵**（讀）**危士臣**（讀）**構怨於諸侯**（讀）**然後快於心與**（句）○與平聲

註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釋 附此教王自度興兵構怨之快心與否所以挑動其不忍於民之仁心也蓋興兵構怨原非可快之事王平日爲之不復自返於心故功不至百姓此教他以本然之權度度之則自知此事之不忍而不可爲矣○以三事與前殺觳觫之牛對看以快心與前不忍二字對看

上節度字兼民物此則專度三事

王曰（句）**否**（句）**吾**（頓）**何快於是**（句）**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句）

註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釋附不快於是卽不忍於牛之心也以大欲誘而必爲之則與舍觳觫之牛異矣蓋無所誘而不忍者良心之發有所誘而忍爲者私欲之蔽也王心蔽於大欲正其所以功不至於百姓之故也前兩獨何與至此方說明

曰句 王之所大欲讀 可得聞與句 王頓 笑而不言句 曰句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句 輕煖不足於體與句 抑爲采色不

足視於目與句 聲音不足聽於耳與句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句 王之諸臣讀 皆足以供之句 而王豈爲是哉句 曰否句 吾不爲是也句 曰句 然則王之所大欲讀 可知已句 欲辟土地讀 朝秦楚讀 莅中國讀 而撫四夷也句 以若所爲讀 求若所欲句 猶緣木而求魚也句 ○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註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釋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

王曰句 若是其甚與句 曰句 殆有甚焉句 緣木求魚句 雖不得魚讀 無後災句 以若所爲讀 求若所欲句 盡心力頓 而爲之句 後頓 必有災句 曰句 可得聞與句 曰句 鄒人與楚人戰句 則王以爲孰勝句 曰句 楚人勝句 曰句 然則小頓 固不可以敵大句 寡頓 固不可以敵衆句 弱頓 固不可以敵彊句 海內之地句 方千里者讀 九句 齊集頓 有其一句 以一服八讀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句 蓋亦反其本矣句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註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釋附大欲不可得則興兵構怨徒有殺人之慘爾王之蔽錮至此亦可少開矣○自胡齕至此借不忍牛發端層層引入總是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要王先存得不忍人之心也下文乃教以行不忍人之政

今王發政施仁句 使天下仕者頓 皆欲立於王之朝句 耕

者頓皆欲耕於王之野句商賈頓皆欲藏於王之市句行
旅頓皆欲出於王之塗句天下之欲疾其君者頓皆欲赴
愬於王句其若是讀孰能禦之句○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註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
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
章意同。

釋 附王道以得人心為本得人心以仁政為本果發政
施仁使天下人人皆歸心則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王之

大欲不求而至矣此孰能禦之與前莫之能禦應。發
政施仁舉心加彼也老老幼幼推恩有序而功至於百
姓也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該甚廣所及
無窮故近者被其澤而悅遠者聞其風而來大小强弱
又何足論哉此反本之實也末節制產又發政施仁之
本。欲雖在人所以使之欲則各有實政在故使字緊
貼政說不徒侈陳效驗也政字統冒使以下分疏見政
之無所不及也。

王曰句吾惽讀不能進於是矣句願夫子頓輔吾志句明
以教我句我頓雖不敏句請嘗試之句

註 惽與昏同。

曰句無恒產頓而有恒心者讀惟士為能句若民讀則無
恒產讀因無恒心句苟頓無恒心讀放辟邪侈頓無不為
已句及陷於罪讀然後從而刑之句是罔民也句焉有頓
仁人在位讀罔民而可為也句○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註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
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釋 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
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
義是也善禮義之總名。附此合下二節先反覆發明
制產為本之理後乃教王反本制產也。

是故頓明君制民之產句必使頓仰頓足以事父母句俯
頓足以畜妻子句樂歲頓終身飽句凶年頓免於死亡句
然後驅而之善句故民之從之也頓輕句○畜許六反下同

註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句仰頓不足以事父母句俯頓不足以畜

妻子句樂歲頓終身苦句凶年頓不免於死亡句此惟救
死而恐不贍句奚暇治禮義哉句。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
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註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頓欲行之句則盍反其本矣句
註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
下文。
釋附此本字在前反本內乃本中之本也。
五畝之宅讀樹之以桑句五十者讀可以衣帛矣句雞豚

狗彘之畜讀無失其時句七十者讀可以食肉矣句百畝
之田讀勿奪其時句八口之家讀可以無飢矣句謹庠序
之教句申之以孝悌之義句頒白者讀不負戴於道路矣
句老者讀衣帛食肉讀黎民讀不飢不寒讀然而不王者
讀未之有也句。音見前章
註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
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
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
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
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
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
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
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釋附此老老幼幼推恩之實事乃發政施仁之本即保
民而王之本也此王字正應章首王字○此章前教以
存不忍人之心後教以行不忍人之政皆天理也霸圖
全是人欲孟子黜霸崇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梁惠王章句下

註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頓曰句暴頓見於王句王頓語暴以好樂句暴頓未有以對也句曰句好樂如何句孟子曰句王之好樂頓甚讀則齊國其庶幾乎句○見於之見音現下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註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釋蒙引子之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

他日見於王頓曰句王頓嘗語莊子以好樂讀有諸句王

頓變乎色句曰句寡人頓非能好先王之樂也句直好世俗之樂耳句

註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句王之好樂甚讀則齊其庶幾乎句今之樂讀由古之樂也句

註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釋蒙引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也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爾得孟子之旨矣

曰句可得聞與句曰句獨樂頓樂讀與人樂頓樂讀孰樂句曰句不若與人句曰句與少樂頓樂讀與衆樂頓樂讀孰樂句曰句不若與衆句○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註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頓請為王言樂句○為去聲

註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頓鼓樂於此句百姓聞王鐘鼓之聲句管籥之音句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句吾王之好鼓樂讀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讀父子頓不相見句兄弟妻子頓離散句今王

頓田獵於此句百姓聞王車馬之音句見羽旄之美句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句吾王之好田獵讀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讀父子頓不相見句兄弟妻子頓離散句此無他句不與民同樂也句○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註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旛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釋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頓鼓樂於此句百姓聞王鐘鼓之聲句管籥之音句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註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釋語類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至於言姓聞樂音欣欣有喜色處則闢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

亦此類也○雙峰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惟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蒙引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惟恐其有疾病見其能鼓樂而喜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註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爾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釋或問首章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

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不審也○新安陳氏曰不卹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慚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慚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遏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句文王之囿讀方七十里句有諸句孟子對曰句於傳有之句○囿音又傳直戀反

註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釋語類問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宣王爾○附文囿未必果有七十里孟子只要引他與民同其有無不必深辨也

曰句若是其大乎句曰句民頓猶以為小也句曰句寡人之囿讀方四十里句民頓猶以為大句何也句曰句文王之囿讀方七十里句芻蕘者讀往焉句雉兔者讀往焉句與民同之句民頓以為小讀不亦宜乎句○芻音初蕘音饒

註芻草也蕘薪也

臣頓始至於境句問頓國之大禁讀然後敢入句臣聞郊關之內讀有囿頓方四十里句殺其麋鹿者讀如殺人之罪句則是頓方四十里讀為阱於國中句民頓以為大讀不亦宜乎句○阱才性反

註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釋新安陳氏曰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句交鄰國讀有道乎句孟子對曰句有句惟仁者頓為能以大事小句是故頓湯頓事葛句文王頓事昆夷句惟智者頓為能以小事大句故大王頓事獯鬻句句踐頓事吳句○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註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

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釋語類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概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彊皆是道理合恁地○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

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爾。附事大事小交鄰之道不越此兩端。仁者智者在王勉而爲之。兩樣事字內俱包有懲小忿用大勇之理在

以大事小者讀樂天者也句以小事大者讀畏天者也句樂天者讀保天下句畏天者讀保其國句○樂音洛

註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釋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予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愍勲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語類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附事小事大雖有樂畏之殊要皆合乎天理之當然得交鄰之善道也樂天者容保天下不專於事小故曰包含徧覆無不周徧畏天者保守其國非徒務事大故曰制節謹度不敢縱逸此各以其氣象規模言非效驗也○天下指鄰國不指百姓

詩云句畏頓天之威句于時保之句

註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釋或問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爲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語類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雙峰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

便是天威了。○附此以上皆教宣王順天以交鄰也。

王曰句大哉言矣句寡人有疾句寡人好勇句

註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釋附王疑好勇有妨於仁智不知小勇有妨大勇正所以濟仁智之窮

對曰句王頓請無好小勇句夫撫劍疾視曰句彼頓惡敢當我哉句此頓匹夫之勇讀敵一人者也句王頓請大之句○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註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釋附小勇爲我不爲天下。大勇爲天下不爲我。

詩云句王頓赫斯怒句爰整其旅句以遏徂莒句以篤周祜句以對于天下句此頓文王之勇也句文王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句

註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釋條辨安天下之民。正從對於天下句生出。

書曰句天降下民句作之君句作之師句惟曰頓其助上帝句寵之四方句有罪無罪頓惟我在句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武王恥之句此頓武王之勇也句而武王頓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句與○衡橫同

註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釋條辨首五句。先大概言天立君師之意如此。有罪無罪句。方是武王自任。既惟我在。則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又是找足一句。一人衡行於天下二句。是孟子找足書辭。見惟其有罪無罪皆在武王。故紂一人衡行於天下。正越志而爲有罪之大者。所以武王恥而誅之。此武王之所以爲勇也

今王頓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句民頓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句

註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爾○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釋增註仁智其常也勇者不得已而用之我自盡其仁智之道此時有侵阮如密者如文王可也有衛行若紂者如武王可也一怒不是勸他勇正是教他不輕用其勇也故曰王請大之○附一怒安民亦順天之理故與仁智不相背

齊宣王頓見孟子於雪宮句王曰句賢者頓亦有此樂乎句

孟子對曰句有句人不得讀則非其上矣句○樂音洛下同

註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釋慶源輔氏曰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

不得頓而非其上者讀非也句為民上頓而不與民同樂者讀亦非也句

註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讀民頓亦樂其樂句憂民之憂者讀民頓亦憂其憂句樂以天下句憂以天下句然而不王者讀未之有也句

註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釋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附樂以天下二句以君言天下二字兼民在內言人君以己之憂樂通乎民因使民之憂樂通於己則是其所憂樂者非一己之私乃合天下之所共憂共樂者以為憂樂也不特樂民之樂是樂以天下即民樂其樂處亦可見君之所樂者皆民所共以為樂之事亦是樂以天下之意也憂亦然此大公之至也

昔者頓齊景公頓問於晏子曰句吾欲頓觀於轉附朝儛

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朝音潮 放上聲
【註】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
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釋】蒙引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故有此問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

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
【註】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
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
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
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
遊以病其民也
【釋】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

弊○陳西陵曰景公意在遊觀爾晏子却借他比先王
觀進規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所謂
譎諫也○蒙引曰巡狩曰述職也便見非無事者非訓
解之辭○精言省耕省斂正恐其有不足不給爾補之
助之此遊豫所以休助吾民而為諸侯度也夏諺一段
正與不得則非其上相反○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
夏諺獨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附遊豫一意遊即所
以豫也助休一意助即所以休也二句叠言詠歌之體
也○天子二段是敘無非事句是斷春秋二句是敘夏

諺是斷總見非無事慢遊以病民所以規景公也孟子
引來却要見人君一舉一動無不勤卹民隱以明憂樂
同民之意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
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
【註】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
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

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釋】存疑師行則夫征之擾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實出之若流就上糧食所費之奢說流連句承上文而言其久○附自師行至虐民言其每出如此況飲食若流無有窮極流連荒亡不一而足豈不爲諸侯憂乎

從流下頓**而忘反**讀**謂之流**句**從流上**頓**而忘反**讀**謂之連**句**從獸無厭**讀**謂之荒**句**樂酒無厭**讀**謂之亡**句○厭平聲

【註】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

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釋】附流連荒亡乃遊觀之極弊正與前觀字針對故特詳言之下文又斷以先王所無其畜君之意切矣

先王頓**無流連之樂**句**荒亡之行**句○行去聲

【釋】附自今也以下敘此先王二句斷

惟君所行也句

【註】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爾

景公說句**大戒於國**句**出舍於郊**句**於是**頓**始興發補不足**句**召太師曰**句**爲我**頓**作君臣相說之樂**句**蓋徵招角招是也**句**其詩曰**句**畜君**讀**何尤**句**畜君者**讀**好君也**○句

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勑六反

【註】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

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釋】附引景公行晏子之言以勸宣王行己之言也故此節是上數節結穴處畜君好君蓋以自況也

齊宣王問曰句**人皆謂我毀明堂**句**毀諸**讀**已乎**句

【註】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句**夫明堂者**讀**王者之堂也**句**王**頓**欲行王政**讀**則勿毀之矣**句○夫音扶

【註】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釋】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精言出政令。如考律度量衡等事。行王政。則九一世祿諸項也。雖事可相通。然各有頭項。不可混。

王曰句王政頓可得聞與句對曰句昔者頓文王之治岐也句耕者讀九一句仕者讀世祿句關市讀譏而不征句

澤梁讀無禁句罪人讀不孥句老頓而無妻讀曰鰥句老頓而無夫讀曰寡句老頓而無子讀曰獨句幼頓而無父讀曰孤句此四者讀天下之窮民頓而無告者句文王發政施仁讀必先斯四者句詩云句哿矣富人句哀此煢獨句○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註】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釋】附文王固是諸侯而行王政者。三分有二之王業皆始於此。○王政不過使人人各得其所而已。人之類不一。士農工商之外。又有鰥寡孤獨。此人各異類。類各有異情。文王無不一一曲體。使之各遂其情。此王政所以不出人情之外也。下貨色同民之意。早已包含在內了。故好貨好色同民。正是推行王政。固無妨於王政也。

王曰句善哉言乎句曰句王頓如善之讀則何為不行句

王曰句寡人有疾句寡人好貨句對曰句昔者頓公劉好貨句詩云句乃積乃倉讀乃裹餱糧句于橐于囊句思戢用

光句弓矢斯張句干戈戚揚句爰方啟行句故居者有積倉讀行者有裹糧也讀然後可以爰方啟行句王如好貨讀與百姓同之句於王何有句○餱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註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

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釋或問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道之也。語類問孟子以公劉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卻不是告以好貨好色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精言公劉好貨同民在兩有字大王好色同民在兩無字。五月林曰兩個與百姓同之便是王政於王何有便是王者然則明堂何必毀哉。附居者三句孟子只就詩說詩言公劉當日必先使居行皆有備然後啟行所以然者由其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民也故字意從好貨來言由其好貨故必如此云云然後可三字自公劉心上看出見得非有不可正可想見其好貨同民之深心也

王曰句寡人有疾句寡人好色句對曰句昔者頓大王好色句愛厥妃句詩云句古公亶父句來朝走馬句率頓西水滸句至于岐下句爰及姜女句聿來胥宇句當是時也讀內頓無怨女句外頓無曠夫句王頓如好色讀與百姓同之句於王何有句○大音泰

註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

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

釋 精言詩原無好色意。故將引詩爰及姜女。而先言愛

厥妃於前。詩原無好色同民意。故旣言爰及姜女。而復補無怨曠於後。其立言條理之密如此。○附言好貨而至民有積糧。言好色而至民無怨曠。則公劉大王與民同之之實昭然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註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註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釋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精言不能治士。不能率屬以正刑也。上如之何就友言。此如之何就君言。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

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釋 蒙引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陵夷。而風俗之薄惡。○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慚。言他事以亂其說。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註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釋衞匪莪曰、此章用人專主相臣言。蓋所以固結人心。匡扶國運。祈天永命。子子孫孫。永保民社者。端賴乎此。○附泛論故國意主傳後。不重已往。故下從親臣說起。蓋由親臣爲世臣。乃能傳世久遠。而爲故國爾。此示以保國裕後之本。即大學一個臣能保我子孫黎民之義

也。

王曰句吾頓何以識其不才讀而舍之句○舍上聲

註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爾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句國君進賢讀如不得已句將使頓卑踰尊句疏踰戚句可不慎與句○與平聲

註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釋語類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附凡云不得已者。皆欲已不得。有不得任便自由之意。此蓋言國君進賢。不由已私。恰似迫於國人之公論。不得已而進之者。謹之至也。如此。則所進得眞賢。而自無踰尊踰戚之弊。○踰尊踰戚。由不慎使然。蓋賢有宜尊宜戚宜卑宜疏之不等。用之慎。則尊卑親疏咸宜。而不才

者不得以倖進。不慎。則尊卑親疏倒置。而不才者不免於誤用。故慎即識不才而舍之之道也。

左右頓皆曰賢讀未可也句諸大夫頓皆曰賢讀未可也句國人頓皆曰賢讀然後察之句見賢焉讀然後用之句左右皆曰不可讀勿聽句諸大夫皆曰不可讀勿聽句國人皆曰不可讀然後察之句見不可焉讀然後去之句○去上聲

註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

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釋附必察而見只要覈實國人之言爾。仍是聽用國人之言。非如左右諸大夫之未可勿聽也。故下節國人殺之。雖專言殺人。意實統貿此節用去在內。觀註中統論可見。

左右皆曰可殺讀勿聽句諸大夫皆曰可殺讀勿聽句國人皆曰可殺讀然後察之句見可殺焉讀然後殺之句故曰讀國人殺之也句

註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釋附國人殺之見非由人君之私也。○因論進退人才並及用刑。蓋欲王事事不由已私。聽順民心。以盡爲民父母之道。卽大學絜矩之義也。

如此讀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句

註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釋附好惡俱以民之公心言。所謂民心卽天心也。○如此然後可要見不如此便不可之意。所以規宣王也。通章結穴注此一句。

齊宣王問曰句湯頓放桀句武王頓伐紂句有諸句孟子對曰句於傳有之句○傳直戀反

註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句臣頓弑其君讀可乎句

註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句賊仁者讀謂之賊句賊義者讀謂之殘句殘賊之人讀謂之一夫句聞誅一夫紂矣句未聞弑君也句

註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顚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

釋呂叔簡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

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雪菴論堯舜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論湯武則曰未聞弒君也非命世之英不能有此超絕一世之識○附賊仁賊義俱照大註以已甚者言不必分輕重大小所以謂之一夫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註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釋 蒙引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註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爾

釋 顧麟士曰教玉人教字卽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爲甚麼緣故乃如此怪歎之詞○萬鎰作多之詞○存疑兩條之意上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註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註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釋〕何氏曰、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爾。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註〕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閒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

安得而止之哉。

〔釋〕大全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爾。○附論其理者。論其取不取理各有當也。當文王時。三分有二。是人心未盡叛商。即商之天命未絕。自無可取之理。故文之不取為當理。至武王時。八百來會。是人心已盡叛商。即商之天命已絕。實有可取之理。故武之取商為當理。若原其心。則文王武王皆初未有取商之心也。孟子之以此告宣王。亦欲其順人心以合天理。而不必以己之私意與乎其閒也。○孔子之尊周者。以天命未改也。即文王之事也。孟子勸齊梁致王者。以天命已改也。即武王之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註〕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釋〕附上教以順民心。此又戒其行虐政以失民心。亦進之言。所謂民罔常懷。歸於有德者也。至燕人叛。而孟子之言驗矣。○兩如字、皆假設之詞。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註〕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釋〕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句湯頓一征讀自葛始句天下信之句東面而征讀西夷怨句南面而征讀北狄怨句曰句奚為後我句民望之讀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句歸市者讀不止句耕者讀不變句誅其君讀而弔其民句若時雨降句民大悅句書曰徯頓我后句后來其蘇句○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註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頓虐其民句王頓往而征之句民以為頓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句簞食壺漿讀以迎王師句若頓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句毀其宗廟句遷其重器句如之何其可也句天下頓固畏齊之彊也句今又倍地讀而不行仁政是頓動天下之兵也句○累力追反

註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頓速出令句反其旄倪句止其重器句謀於燕衆讀置君頓而後去之句則猶可及止也句○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註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狥之哉

釋存疑為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詞

鄒頓與魯鬨句穆公問曰句吾有司死者讀三十三人句而民頓莫之死也句誅之讀則不可勝誅句不誅讀則疾視其長上之死頓而不救句如之何頓則可也句○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註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釋雲菴鄒與者鄒為主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註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釋 存疑上蒸君有司說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莫以告有司之慢也。○附君之民與吾有司對幾千人與三十三人對莫以告與莫之死對穆公但知有司為吾有司而不知民為君之民但知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不知民之死者幾千人但知民莫之死而不知有司莫以告孟子對舉言之反字之義昭然矣。○得反得字處之之詞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註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

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釋 附責重在君對穆公言也此亦出爾反爾之義但有仁暴之不同爾君不愛其倉廩府庫有司不愛其官爵則民亦不愛其軀命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閒去聲

註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註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釋 蒙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

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〇是謀非所及以其欲為僥倖苟免之計而拒之也效死者君之守義也民弗去者由愛民而然也故云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〇附事齊事楚與智者之以小事大不同彼畏天自守而不敢失禮於大國此則欲苟且依大國以圖存爾故必不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句齊人頓將築薛句吾甚恐句如之何頓則可句

註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句昔者頓大王居邠句狄人侵之句去之岐山之下讀居焉句非擇而取之讀不得已也句〇邠與豳同

註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釋附此因文公之恐告以太王遷國之事蓋不得已處變之道也故不得已句不可累國非萬不得已斷無可輕遷之理也然非有如太王之德則雖萬不得已亦有不可輕遷者故下節只泛以為善勉文公雖不脫遷國意却亦不拘定是必遷國也

苟為善讀後世子孫頓必有王者矣句君子頓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句若夫成功讀則天也句君頓如彼何哉句彊為善而已矣句〇夫音扶彊上聲

註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爾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爾〇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釋附苟為善承上遷國之意而概言之遷國即在其中蓋為善者為乎理之所當為也遷國正是處不得已之時理所當為之事故彙引謂太王之遷國即太王之為善也但孟子只概以為善言其不拘定是教文公遷國可知總註亦但言竭力於所當為並未及遷國事子孫必王必之於理也理可必事却不可必君子為善但能使子孫可繼爾不能使子孫必王也彊為善而已矣兼兩意彊為善者竭力於其所當為而已矣者不徼幸於

其所難必也○爲善恐亦是修德自強意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註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釋附此節叙太王遷岐之事甚詳要歸重仁人三句見太王雖去國而不失民是乃去國之善道也不如此而徒然去之則與紀侯之大去其國等矣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註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釋或問小注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爲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爾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

必命有司所之句今乘輿已駕矣句有司未知所之句敢請句公曰句將見孟子句曰句何哉頓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句以爲賢乎句禮義頓由賢者出句而孟子之後喪讀踰前喪句君頓無見焉句公曰句諾句去聲○乘

註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讀曰句君頓奚爲不見孟軻也句曰句或告寡人曰讀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句是以不往見也句曰句何哉頓君所爲踰者句前以士讀後以大夫句前以三鼎

讀而後以五鼎與句曰句否句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句曰句非所謂踰也句貧富不同也句音現與平聲 入見之見

註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讀曰句克頓告於君句君爲來見也句嬖人有臧倉者讀沮君句君是以不果來也句曰句行讀或使之句止讀或尼之句行止讀非人所能也句吾之不遇魯侯讀天也句臧氏之子讀焉能使予不遇哉句○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註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釋或問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已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

當諉之天也○蒙引此天字以氣數言○附孟子不尤人此亦可見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三

公孫丑章句上

註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句 夫子頓 當路於齊句 管仲晏子之功讀 可復許乎句○復扶又反

註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釋或問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

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西山眞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句 子頓 誠齊人也句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句

註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釋蒙引聖賢之事謂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

或問乎曾西曰句 吾子頓 與子路讀 孰賢句 曾西蹵然曰句 吾先子之所畏也句 曰句 然則吾子與管仲讀 孰賢句 曾西艴然不悅頓 曰句 爾何頓 曾比予於管仲句 管仲頓 得君讀 如彼其專也句 行乎國政讀 如彼其久也句 功烈讀 如彼其卑也句 爾何頓 曾比予於是句○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

音增

註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曾西仲尼

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釋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爲卑、如何、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存疑卑之者。律以聖賢之法。大之者。取其救時之功。○蒙引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之權衡。殆亦審矣。第猶未知曾西爾。此人見識優於公孫丑。

曰句管仲頓曾西之所不爲也句而子頓爲我願之乎句○子爲之爲去聲

註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句管仲頓以其君霸句晏子頓以其君顯句管仲晏子頓猶不足爲與句○與平聲

註 顯、顯名也。

曰句以齊王讀由反手也句○王去聲由猶通

註 反手、言易也。

釋 精言以字內。有德在齊字內。有時勢在以齊王由反手。以德乘時勢爲之也。○附孟子有文王之德。故不屑爲管晏。異於文王之時勢。故致王亦易於文王。

曰句若是讀則弟子之惑滋甚句且以文王之德讀百年而後崩讀猶未洽於天下句武王周公繼之讀然後大行句今言王頓若易然句則文王頓不足法與句○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註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釋 精言此節總見文王致王之難。註中才有然後等字。緊相呼應與反手對針。○附未洽於天下。天下字宜着眼。洽於天下即王也。大行即洽於天下也。文王之德教。近自成周之地。遠不過靑兗及冀。至武周有天下。乃溢

乎四海。無遠弗屆爾。

曰句文王頓何可當也句由湯至於武丁讀賢聖之君頓六七作句天下歸殷讀久矣句久讀則難變也句武丁頓朝諸侯讀有天下讀猶運之掌也句紂之去武丁讀未久也句其頓故家遺俗讀流風善政讀猶有存者句又有微子讀微仲讀王子比干讀箕子讀膠鬲讀皆賢人也句相與輔相之句故久而後失之也句尺地讀莫非其有也句一民讀莫非其臣也句然而文王頓猶方百里起讀是以

難也句○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註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閒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釋蒙引當猶敵也以其德不可當也孰謂文王不足法哉但文王所遭之時勢難爾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敎化之陶習民俗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天下歸殷久矣○故家舊臣家也此在下者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附久而後失之於武王時則文王之難王可知○遺俗舊民俗也

齊人有言頓曰句雖有智慧讀不如乘勢句雖有鎡基讀不如待時句今時讀則易然也句○鎡音茲

註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釋附今時勢異於文王故王易猶反手也

夏后殷周之盛讀地頓未有過千里者也句而齊頓有其地矣句雞鳴狗吠讀相聞頓而達乎四境句而齊頓有其民矣句地頓不改辟矣句民頓不改聚矣句行仁政頓而王讀莫之能禦也句○辟與闢同

註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釋雙峰饒氏曰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强既富且强所以舉事易○蒙引勢易以齊之力量言時易以天下之機會言

且頓王者之不作讀未有疏於此時者也句民之憔悴於虐政讀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句饑者讀易爲食句渴者讀易爲飲句

註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釋精言饑渴總上四句便是時易爲飲食便是時之易食之飲之卽德也

孔子曰句德之流行讀速於置郵而傳命句○郵音尤

註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釋黃際飛曰、上二節分言時勢之易。此節亦只分言德之易。下節乃兼言之。

當今之時讀萬乘之國讀行仁政句民之悅之讀猶解倒懸也句故頓事半古之人讀功頓必倍之句惟此時頓爲然句○乘去聲

註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釋條辨德行原不因時勢之易而後速。然時勢易、則德行益見其速爾。文王德行非不速、如置郵傳命。路途却有阻隔、相似。孟子以齊王、非德更過於文王、如驛馬更快步遞。善走路途、全無阻隔。安得不事半功倍。

公孫丑問曰句夫子頓加齊之卿相讀得行道焉句雖由此霸王讀不異矣句如此讀則動心否乎句孟子曰句否句我頓四十不動心句○相去聲

註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釋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爾。不知霸王當甚閒事。○雙峰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聽言處事之際、不能洒落快活、便是心動了。○附孟子此章、只是一箇勇者不懼。知言知也。集義仁也。合知仁以成勇、所謂義理之大勇也。若黝舍告子輩、只是血氣用事。

曰句若是讀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句曰句是不難句告子頓先我不動心句○賁音奔

註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釋語類、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麤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附孟子之心知言如明鏡、集義

如止水故不動是不難如孟子之不動心却難

曰句不動心頓有道乎句曰句有句

【註】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釋】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潤下文黝舍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麤之分

北宮黝頓之養勇也句不膚撓句不目逃句思頓以一毫挫於人讀若撻之於市朝句不受於褐寬博句亦不受於萬乘之君句視頓刺萬乘之君讀若刺褐夫句無嚴諸侯句惡聲至讀必反之句○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註】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釋】顧麟士曰不膚撓言膚不至被刺而撓屈也不目逃言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也便見必勝意○附不受刺不受挫不受惡言巳却專要刺人非刺客而何

孟施舍頓之所養勇也句曰句視不勝讀猶勝也句量敵讀而後進句慮勝讀而後會句是畏三軍者也句舍頓豈能爲必勝哉句能無懼而已矣句○舍去聲下同

【註】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釋】朱子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譏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巳○新安陳氏曰黝舍蓋是麤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麤說

孟施舍頓似曾子句北宮黝頓似子夏句夫二子之勇讀

未知其孰賢句然而孟施舍頓守約也句○夫音扶

【註】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釋】或問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爾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爲同乎二子也○語類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存疑舍比於黝爲得其要者黝務敵人舍

專守已在人者不可必在已者有可據○附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註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釋語類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

反而縮下文詳之○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屈則氣餒○附不動心有許多樣黝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孟子曾子其道一也○千萬人吾往卽浩然之氣之塞天地處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註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釋或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爾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

矣而可又奪而歸之曾子耶○語類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附舍之守氣比黝之守氣為得要比曾子之守理却又不如蓋彼之守約止是人己之分此之守約更是已上理氣之分守在人不如在已在已又不如已之反身循理為得其至要也孟子層次言之精粗不遺而得失不紊言之廣大而精微者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讀不可句夫志讀氣之帥也句氣讀體之充也句夫志讀至焉句氣讀次焉句故曰句持其志句無暴其氣句○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註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

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爾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釋或問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己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爲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爲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爲己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詖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雖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眞無不慊於心矣○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

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交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語類告子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

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窮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

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志至氣次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固是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雲峰胡氏曰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蒙引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附言之不得全由於心心之不得則不盡由於氣故兩勿求略分可不可○持志少不得一敬字故註云敬守蓋敬以直內也

既曰頓 **志至焉**讀 **氣次焉**句 **又曰**頓 **持其志**讀 **無暴其氣者**讀 **何也**句 **曰**句 **志壹**讀 **則動氣**句 **氣壹**讀 **則動志也**句 **今夫蹶者**讀 **趨者**讀 **是氣也**句 **而反動其心**句○夫音扶

註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

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釋 或問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非之於此亦可見矣○語類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

蹶趨是氣之暴而不出於志者若養氣工夫到則行中鸞和步中釆齊自不至有顛蹶趨走

敢問頓夫子惡乎長句曰句我頓知言句我頓善養吾浩然之氣句○惡平聲

註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

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釋或問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

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擒者特幸而已○語類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知言然後能養氣○才說浩然便有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問浩然之氣

卽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爲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爲人强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這箇孟子本說得來麤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麤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箇麤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麤豪者爾○孔子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

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由麤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附此養氣與論語三戒章參看。彼矯偏氣。此扶正氣。總要以理御氣。使氣配乎理爾。○人生初皆有此浩然之氣。因失養故餒。能養成則仍浩然矣。

敢問頓**何謂浩然之氣**句**曰**句**難言也**句

(註)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釋)精義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其爲氣也讀**至大至剛**句**以直養**頓**而無害**讀**則塞于天地之閒**句

(註)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

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釋)語類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義便是直。此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

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處所謂浩然之氣處說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無所疑畏故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來只是說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麤曾子不怕細膩○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問他書不言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

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得雖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塞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凡天地間無一事不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豈不塞乎天地○蒙引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于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矣○附孟子此章從當大任說來故說到剛大塞天地處其實浩然之氣無所不貫行乞不受嘑蹴亦其一端也心得其正時更是氣之本源處

其爲氣也讀**配義與道**句**無是**讀**餒也**句○餒奴罪反

註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

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釋 精義伊川曰氣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既成則目爲金器可也○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爲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爲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

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爲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爲貴而欲恃之以有爲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語類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能處此理者也○以道義爲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道浩然之氣去助他○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雙峰饒氏曰理氣不相離氣

以理爲主理以氣爲輔大凡人不能爲善爲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雲峰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滚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附理氣本自合一失養才分爲二善養後仍自合一但氣能助理理不能助氣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勦舍之氣離道義浩然之氣合道義

是頓**集義所生者**句**非**頓**義襲而取之也**句**行**頓**有不慊於心**讀**則餒矣**句**我**頓**故曰**讀**告子未嘗知義**讀**以其外之也**句○慊口簞口劫二反

註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釋精義問義莫是中理否伊川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或問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

取於彼而集於此哉。○語類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是字與非字應。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才行得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爲浩然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然無生底道理。只是步容氣爾。不久則消矣。○義襲句。是反言以決不可不集意。行有不慊句。申非義襲而取之句。○集義三句。皆見得義內處。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雲峰胡氏曰。集義卽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卽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附氣生於心。慊心慊於集義。集義則事事慊心。而氣自生。倘有一事不合於義。便不慊於心。而氣餒。況只偶行一事合義。則其不慊於心者正多矣。何能襲而取之耶。○行慊於心。卽內省不疚也。反是則憂懼不免矣。

必有事焉讀而勿正句心勿忘句勿助長也句無若宋人然句宋人頓有閔其苗之不長頓而揠之者句芒芒然頓歸句謂其人曰句今日病矣句予頓助苗長矣句其子頓趨而往視之句苗頓則槁矣句天下之不助苗長者讀寡矣句以爲無益頓而舍之者讀不耘苗者也句助之長者讀揠苗者也句非徒無益頓而又害之句。○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註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釋】或問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者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爲之期而不爲其事其或能有所爲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

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非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絶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養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敬爲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

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至於浩然已成則又何者爲志氣之別正謂此也。語類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爲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爲加也

。附集義工夫怠慢不得間斷不得欲速亦不得須要

篤厚漸積優柔厭飫做到氣自生處乃純是天理流行自然之妙活潑潑地也○集義少不得持志不持志則心之裁制處未必皆能適宜○持志敬以直內集義義以方外也

何謂知言句曰句詖辭讀知其所蔽句淫辭讀知其所陷句邪辭讀知其所離句遁辭讀知其所窮句生於其心讀害於其政句發於其政讀害於其事句聖人復起讀必從吾言矣句○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註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

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釋或問詖而不安則必爲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爲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爲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爲然張子曰、釋氏之言流遁失守窮大則爲難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語類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詖是偏陂此理本正他只說得一邊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週遮浩瀚纔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了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脚底語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之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

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詖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然詖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遁。○知言只說詖淫邪遁四者。蓋辨得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好辨章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此章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雙峯饒氏曰、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詖淫邪遁是病。所蔽陷離窮是病源。四所字。是各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

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症。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爲氣稟所蔽。有爲物欲所蔽。有爲學術所蔽。有爲習俗所蔽。去蔽之道。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附知其心之失。知其蔽之所從生也。知害於政事。知其蔽之所終極也。卽一言而始終本末無不了徹如此。方謂之知言。詖淫邪遁害政害事各有許多般樣。此只大綱說。

宰我讀**子貢**讀**善爲說辭**句**冉牛**讀**閔子**讀**顏淵**讀**善言德行**句**孔子兼之**句**曰**句**我於辭命**讀**則不能也**句**然則**頓**夫子旣聖矣乎**句○行去聲

註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旣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釋問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自己分上事也。朱子曰、得之。○附丑謂數子不能兼。孔子兼有而不居。所以明兼有之旣聖也。

曰句**惡**句**是何言也**句**昔者**頓**子貢問於孔子曰**句**夫子**頓**聖矣乎**句**孔子曰**句**聖**讀**則吾不能**句**我**頓**學不厭**讀**而教不倦也**句**子貢曰**句**學不厭**讀**智也**句**教不倦**讀**仁也**句**仁**頓**且智**讀**夫子旣聖矣**句**夫聖**頓**孔子不居**句**是何言也**句○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註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

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釋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

昔者頓竊聞之讀子夏讀子游讀子張讀皆有聖人之一體句冉牛讀閔子讀顏淵讀則具體而微句敢問所安句

註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爾。安處也。公孫

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釋或問六子之不同何也。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體而微爾。

曰句姑舍是句上聲○舍

註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釋蒙引要之孟子所就。雖猶不及顏子。然其所志已在孔子。則雖顏子亦在所舍矣。

曰句伯夷讀伊尹讀何如句曰句不同道句非其君頓不事句非其民頓不使句治頓則進句亂頓則退句伯夷也句何事非君句何使非民句治頓亦進句亂頓亦進句伊尹也句可以仕頓則仕句可以止頓則止句可以久頓則久句可以速頓則速句孔子也句皆古聖人也句吾頓未能有行焉句乃所願頓則學孔子也句○治去聲

註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釋東陽許氏曰。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蒙引何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附夷之道清。尹之道任。孟子則願學時中之道者也。願學孔子是於知言養氣後又進一層。非推知言養氣之所從來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頓若是班乎句曰句否句自有生民以來讀未有孔子也句

註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釋 蒙引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此句似只承上節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而言然以下文敢問其所以異數段証之則又是以事功言大抵孔子只是一箇孔子自古聖人則自羲皇堯舜以至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儕皆古聖人也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羲皇堯舜等羣聖人所未有蓋孔子一身其時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事功之盛又集堯舜禹湯羣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爲盡

曰句然則有同與句曰句有句得百里之地頓而君之句皆能以朝諸侯讀有天下句行一不義讀殺一不辜讀而得天下句皆不爲也句是則同句○與平聲朝音潮

註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釋 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於人觀之則可見矣○語類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

曰句敢問其所以異句曰句宰我讀子貢讀有若讀智頓足以知聖人句汙頓不至阿其所好句○汙音蛙好去聲

註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句以予頓觀於夫子讀賢於堯舜頓遠矣句

註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釋 五峰云、成其一時之勳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輔氏云、當時若無孔子今日連堯舜也不識

子貢曰句見其禮讀而知其政句聞其樂讀而知其德句

由頓百世之後讀等頓百世之王讀莫之能違也句自生民以來讀未有夫子也句

註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釋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槩如此說○蒙引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子○原解自生民二句正從由後等前莫能違中見得夫子之盛政指紋采動和言德指猶天不可階言

有若曰句豈惟民哉句麒麟之於走獸讀鳳凰之於飛鳥讀泰山之於丘垤讀河海之於行潦讀類也句聖人之於民讀亦類也句出於其類讀拔乎其萃句自生民以來讀未有盛於孔子也句○垤大結反潦音老

註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釋蒙引出類二句自同說到異自生民二句自異說到尤異○原解出類對並生言謂獨能踐形盡性拔萃對並處言謂拔起於一國天下拔萃正申足出類意

孟子曰句以力假仁者讀霸句霸頓必有大國句以德行仁者讀王句王頓不待大句湯頓以七十里句文王頓以百里句

註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釋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語類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

恃其甲兵之强。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

以力服人者讀**非心服也**句**力不贍也**句**以德服人者**讀**中心悅**頓**而誠服也**句**如**頓**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句**詩云**句**自西自東**讀**自南自北**讀**無思不服**句**此之謂也**句

註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

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釋或問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眞可謂長於譬喻也。○附上節王霸有誠偽。此節人應之亦有誠偽。而所以待大不待大之故。在其中。服人人字。俱指諸侯言。○學術之辨。在人己。治術之辨。在誠偽。其實一也。

孟子曰句**仁**讀**則榮**句**不仁**讀**則辱**句**今**頓**惡辱而居不仁**讀**是猶**頓**惡濕而居下也**句○惡去聲下同

註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釋語類。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此謂也。

如惡之讀**莫如**頓**貴德而尊士**句**賢者**頓**在位**句**能者**頓**在職**句**國家閒暇**句**及是時**讀**明其政刑**句**雖大國**頓**必畏之矣**句○閒音閑

註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强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釋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

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爲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爲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爲之時而爲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蒙引預收賢能以實吾國一旦國家可以有爲則遂及時而使賢者能者各效其力以明其政刑則吾仁矣如是則雖大國必畏之矣仁則榮理固然也

詩云句迨頓天之未陰雨句徹彼桑土讀綢繆牖戶句今此下民讀或敢侮予句孔子曰句爲此詩者讀其知道乎句能治其國家讀誰敢侮之句○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註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釋 或問夫子引鴟鴞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附玩迨字正是及時意蓋引詩正申明當及時有爲之理也

今頓國家閒暇句及是時讀般樂怠敖句是自求禍也句○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註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釋 蒙引般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附般樂怠敖正與上節貴德尊士修明政刑相反

禍福頓無不自己求之者句

註 結上文之意

詩云句永言配命句自求多福句太甲曰句天作孽讀猶可違句自作孽讀不可活句此之謂也句○孽魚列反

註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

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釋附常人論禍福歸於天聖賢論禍福操於己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音潮○朝

註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釋附當時亦有所尊使在位者特未必果賢能仍舊爾○通章所言王政皆因當時之弊政而矯之欲其一遵古法之舊而革今茲之弊也○孟子凡與時君言皆勸

他遵行先王之法爾非別有創制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註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釋語類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

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爾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存疑廛市宅也本是死字今卻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註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註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音盲○氓

【註】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釋】語類問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卽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如今納絹。○附此廛是市廛。不是民廛。觀上節廛而不征。是市宅之民已有賦其廛者矣。至戰國時又加以夫里之征。便是罰外加罰了。故孟子言此市宅之民已賦其廛。不宜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也。集註自分明。若是民廛。如何得有已賦其廛之事。○前曰商此曰民。商以所爲之事言。民指其人言。○此雖仍說待商。此却另是一條。○夫里之布戰國時一切取之。則其不宜取而取者多矣。不止市宅之民也。孟子偶舉市宅之民言以見此弊政之當革者爾。不專爲市宅之民計也。故上四條各有所當行之政。此則單指出弊政。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註】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釋】附湯武奉行天命。觀武言助上帝。湯言簡在帝心可見。○鄰國之民本吾寇戎也。因我行王政而來歸。非父子乎。鄰國之民本彼赤子也。因彼不行王政反來歸我。非仇讎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註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釋語類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滚到上面又滚下只管在裏面滚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滚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

他。附天地之心元亨利貞人之心仁義禮智但渾言之只是一箇不忍之心心統性情而言也

先王頓有不忍人之心讀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句以不忍人之心讀行不忍人之政句治天下讀可運之掌上句

註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釋附先王不待察識擴充自然心政合一故能親親仁民而深四海

所以謂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句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句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句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句非惡其聲而然也句○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註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

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釋語類方乍見孺子時也着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內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腔子猶言軀殼爾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如針子略挑些血出來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閒隔癢疴疾痛莫不相關纔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滿腔子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塞都無空缺處○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閒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爲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

遍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好○附今人皆有此心不獨先王也但須知皆擴而充之爾○程子謂人滿腔子是惻隱之心竊謂滿天地閒是天地惻隱之心○人本有此心隨感而動其不動者私欲蔽之也去蔽則萬物一體矣

由是觀之句無惻隱之心讀非人也句無羞惡之心讀非人也句無辭讓之心讀非人也句無是非之心讀非人也句○惡去聲下同

註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釋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耶曰子以四端爲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

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曰其不言信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曰然則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抑謝顯道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爲惻隱之心是亦其貫四端之一驗也與○語類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

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麽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惻隱是一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附此節正申明皆有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心所統貫者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釋語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綠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然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之類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性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系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系若其無系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附心統性情心性情是三件却自貫通合一心是氣性情是理性是理之體情是理之用心有動靜理因之分體用心靜則體存心動則用見故理之體用皆是心爲之主宰統貫心有覺理無爲也○敬則心氣清而理存不敬則心氣昏而理亡故敬以存心即所以全性情之本也○四端能擴充則全體流行不擴充則止是一端發見如見孺子見牛之類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註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爾

釋條辨此節承上皆有而起下擴充之意。附人皆有
能爲善之才

凡有四端於我者（讀）知（上頓）皆擴而充之矣（讀）若火之始然（句）泉之始達（句）苟能充之（讀）足以保四海（句）苟不充之（讀）不足以事父母（句）。擴音廓

註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

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釋語類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塡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殼子滿只是空殼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般相似。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

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勢不斷。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

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眞箇是活潑潑地○雪菴前後五章皆示諸侯以行仁而此章尤詳明眞切闡發性善之微旨其示人也切矣○附不充不足以事父母可知保四海須從事父母做起有子所謂孝弟爲仁之本也孟子謂老幼吾之老幼亦然

孟子曰句矢人讀豈不仁於函人哉句矢人讀惟恐不傷人句函人讀惟恐傷人句巫匠亦然句故術頓不可不愼也句○函音含

註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釋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仁而處之○附矢人匠人皆以術失其本心由其不愼故也○治國更術之大者

孔子曰句里仁頓爲美句擇頓不處仁句焉得智句夫仁讀天之尊爵也句人之安宅也句莫之禦頓而不仁讀是不智也句○焉於虔反夫音扶

註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釋語類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以說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存疑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附此雖引孔子之言却不拘孔子立言之本意蓋借其言以明己意猶引詩之斷章取義也故夫仁以下並不粘里字

不仁不智句無禮無義句人役也句人役頓而恥爲役讀由頓弓人頓而恥爲弓讀矢人頓而恥爲矢也句○由與猶同

註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釋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憒然

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存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德不足以服人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為之役矣故曰人役也

如恥之(讀)**莫如為仁**(句)

註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釋存疑為仁如何前章貴德而尊士云云則為之仁也

仁者(讀)**如射**(句)**射者**(讀)**正己**(頓)**而後發**(句)**發**(頓)**而不中**(讀)**不怨勝己者**(句)**反求諸己而已矣**(句)。(中 去聲)

註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釋語類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讎人役之役

孟子曰(句)**子路**(頓)**人告之以有過**(讀)**則喜**(句)

註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釋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

禹(頓)**聞善言**(讀)**則拜**(句)

註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釋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修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附猶有人己之分也

大舜(頓)**有大焉**(句)**善**(頓)**與人同**(句)**舍己從人**(句)**樂取於人以為善**(句)。(舍上聲 樂音洛)

註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釋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爾○語類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存疑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不但爲己私做在人底亦私也○附舜但見善不見人己故公天下之善而不爲人己之私有也舍己從人丟開己見惟人是從也樂取爲善取人之善樂而爲之毫無勉强也

自頓耕稼陶漁讀以至爲帝讀無非取於人者句

註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釋或問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取諸人以爲善讀是與人爲善者也句故頓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句

註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釋語類問是與人爲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衣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蒙引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云云俱通三人說朱子統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顧麟士曰此章兩大字有大焉之大說取人莫大乎之大說成人○雪菴取善與善即成己成物意○附子路與禹舜雖淺深不同要皆

取諸人以為善者也故末節總結之。

孟子曰句伯夷頓非其君頓不事句非其友頓不友句不立於惡人之朝句不與惡人言句立於惡人之朝讀與惡人言讀如以朝衣朝冠讀坐於塗炭句推頓惡惡之心句思頓與鄉人立讀其冠不正讀望望然去之讀若將浼焉句是故頓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讀不受也句不受也者讀是亦不屑就已句○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註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釋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附此節一步緊一步分明有一隘字在。

柳下惠頓不羞汙君句不卑小官句進不隱賢讀必以其道句遺佚讀而不怨句阨窮讀而不憫句故曰句爾頓為爾句我頓為我句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讀爾頓焉能浼我哉句故頓由由然與之偕讀而不自失焉句援而止之讀而止句援而止之而止者讀是亦不屑去已句○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註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釋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絕也。○附此節一步寬一步分明有一不恭在。○伯夷之意總是恐人浼己柳下惠之意總是我不管人恐人浼己故狹窄於人無所容我不管人故簡慢不把人當人看。

孟子曰句伯夷讀隘句柳下惠讀不恭句隘與不恭讀君子不由也句

註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釋或問卒章程張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爾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語類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

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淸。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附與人爲善者。聖賢中正之道也。外此則嚴以絶人則爲伯夷之隘。輕以恕人則爲柳下惠之不恭。○自其從天理中流出無綫毫查滓言則曰聖之淸和。自其各倚一偏失中過當處言則曰隘不恭。○隘不恭就於淸和上見。孔子集大成之淸和。自不如是。

公孫丑章句下

【註】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句**天時**讀**不如地利。**句**地利**讀**不如人和。**句

【註】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釋】雙峰饒氏曰。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爲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和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注六甲孤

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虛。○雙峰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卽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水爲母。木爲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蒙引支干不出於時日。孤虛旺相不出於支干。時日有支干。而支干有孤虛王相

也兵家蓋只就孤虛旺相上論吉凶。時謂四時該十二月在其中日則該十二時此猶年有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該之也。附饒氏論孤虛與蔡氏不同蓋各發一義。

三里之城句七里之郭句環而攻之讀而不勝句夫環而攻之讀必有得天時者矣句然而不勝者讀是頓天時不如地利也句。夫音扶

註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釋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條辨四面攻圍必有得天時方位之吉者矣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時日之利者矣

城頓非不高也句池頓非不深也句兵革頓非不堅利也句米粟頓非不多也句委而去之句是頓地利不如人和也句

註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釋蒙引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

李伯雲曰空城難守故兼言兵革米粟。

故曰句域民頓不以封疆之界句固國頓不以山谿之險句威天下頓不以兵革之利句得道者讀多助句失道者讀寡助句寡助之至讀親戚畔之句多助之至讀天下順之句

註域界限也

釋精言上節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此即承其意而究言之故曰是承接之詞封疆之界正跟上城池等項起下得道二句。附得道者以仁心行仁政是所以得人和之本也多助人和之驗也

以頓天下之所順讀攻頓親戚之所畔句故頓君子有不戰讀戰頓必勝矣句

註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釋新安陳氏曰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孟子頓將朝王句王頓使人來讀曰句寡人頓如就見者也句有寒疾讀不可以風句朝頓將視朝句不識頓可使

寡人得見乎句 對曰句 不幸頓 而有疾句 不能造朝句。章內○

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註)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名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釋)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名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名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語類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名。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應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爲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名之則不可。名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名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問孟子亦兼惡其托疾不眞實否。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蒙引如往也。

明日讀 出弔於東郭氏句 公孫丑曰句 昔者辭以疾句 今日弔句 或者不可乎句 曰句 昔者疾句 今日愈句 如之何頓 不弔句

(註)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釋)附出弔與取瑟而歌同意。皆所以警而教之也。但孔子之使聞。就在於將命之際。孟子之使知。則必待於宿景丑氏之後。以公孫丑孟仲子皆未及知孟子之心也。

王使人問疾句 醫來句 孟仲子對曰句 昔者有王命句 有採薪之憂句 不能造朝句 今病小愈句 趨造於朝句 我頓 不識能至否乎句 使數人要於路讀 曰句 請頓 必無歸讀 而造於朝句。○要平聲

(註)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釋)附孟子辭疾之心至此益晦矣。無由警教於王矣。景丑氏之宿。豈得已哉。

不得已頓 而之景丑氏宿焉句 景子曰句 內頓 則父子句 外頓 則君臣句 人之大倫也句 父子頓 主恩句 君臣頓 主

敬句丑頓見王之敬子也句未見所以敬王也句曰句惡句是何言也句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讀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句其心曰讀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讀云爾句則不敬頓莫大乎是句我頓非堯舜之道讀不敢以陳於王前句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句○惡平聲下同

【註】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釋】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擎跽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

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存疑孟子出弔。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仲子乃權辭以對。則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非疾。卽前出弔之意也。○附既出弔。又宿景丑氏。必要使王知其非疾。其一段惓惓不得自已之意。正欲致君堯舜。望王大有為之心所見端也。敬之大者也。○景丑、齊大夫。氏、指其家言。

景子曰句否句非此之謂也句禮曰句父名讀無諾句君命名讀不俟駕句固將朝也讀聞王命頓而遂不果句宜與夫禮頓若不相似然句○夫音扶下同

【註】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釋】淺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

曰句豈謂是與句曾子曰句晉楚之富讀不可及也句彼頓以其富讀我頓以吾仁句彼頓以其爵讀我頓以吾義句吾頓何慊乎哉句夫豈不義頓而曾子言之讀是或一

道也句天下有達尊讀三句爵一句齒一句德一句朝廷頓莫如爵句鄉黨頓莫如齒句輔世長民頓莫如德句惡得頓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句○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註】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爾。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

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爾安得
以此慢於齒德乎
釋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値則各伸其尊
而無所屈一或相値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
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
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
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
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
焉惟可與權者知之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仁

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
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之閒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
峰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
君尊賢之道○存疑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豈謂
是者言我之意豈說道如子之所言也蓋孟子之言以我
不當不赴王之名我之意則以王不當名我也曾子曰
以下正是說不當名已之意然其意猶未甚顯至故將
大有爲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管仲且
猶不可名而況不爲管仲者乎則圭角盡露矣○附是

或一道卽有一不得慢二之道也達尊數句上承曾子
之言下起出有一不得慢二句總言德與爵並尊有爵
者不可不尊德也齒字帶言○曾子就已之有德言故
曰何慊孟子就君之尊德言故曰惡得慢○長民蒙引
長治也
故頓將大有爲之君讀必有所不召之臣句欲有謀焉頓
則就之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讀不足與有爲也句樂音洛
註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
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

爲是故爾
釋蒙引尊德樂道不如是訓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非
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
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
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附所不召之臣臣指其人言
卽上有仁義之德下所云受教之臣也不召、是君不召
見卽上不敢慢下所云學焉者也有謀則就正指明不
召之實也不分兩層將者未然之詞必有云者言其事
理之必然也必先有所不召見之臣然後將來能成大

有爲之業不如是不足與有爲又反言以決其必有也。下湯桓二節皆反覆申言必有之理觀此則孟子之不應名其惓惓望王大有爲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註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釋 附學焉後臣有所不名之臣也不勞而王霸大有爲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註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釋 蒙引德以所就功業言。附地醜德齊不能大有爲也好臣其所教無所不名之臣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註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釋 附明言不可召欲王有所不名之臣也不爲管仲黜霸崇王之意自在也。賓師與爲臣不同爲臣論爵貴貴之義也故可召賓師論德尊賢之義也故不可召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

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註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釋 蒙引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孟子曰皆是也

註 皆適於義也

釋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附陳臻但就孟子之受不受邊看便不見得有當然之義故疑有是有非孟子則就三國之餽上論便各

有當受不當受之義。故有是無非。

當在宋也讀 予頓 將有遠行句 行者頓 必以贐句 辭曰讀 餽贐句 予頓 何爲不受句○贐徐刃反

註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讀 予頓 有戒心句 辭曰讀 聞戒句 故爲兵餽之句 予頓 何爲不受句○爲兵之爲去聲

註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釋附於宋於薛皆有所處。故受之皆是也。

若於齊讀 則未有處也句 無處頓 而餽之讀 是貨之也句 焉有頓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句○焉於虔反

註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釋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爲義之處否。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𠕋。○附於齊未有遠行戒心之事。故不受亦是也。

孟子頓 之平陸句 謂其大夫曰句 子之持戟之士讀 一日而三失伍句 則去之頓 否乎句 曰句 不待三句○去上聲

註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釋趙氏悳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蒙引。下邑屬邑也。如云管下。○附三字對下多字看。

然則子之失伍也讀 亦多矣句 凶年饑歲句 子之民讀 老羸頓 轉於溝壑讀 壯者頓 散而之四方者讀 幾千人矣句

曰句 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句○幾上聲

註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釋雙峰饒氏曰。凶年說得濶。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條辨。幾千人矣。是合上二者總計約略之詞。

曰句 今有受人之牛羊讀 而爲之牧之者讀 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句 求牧與芻頓 而不得讀 則反諸其人乎句 抑亦頓 立而視其死與句 曰句 此頓 則距心之罪也句○爲去聲死

與之與平聲

註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釋附求牧與芻而不得。指上不得爲句。

他日見於王讀曰句王之爲都者讀臣頓知五人焉句知其罪者讀惟孔距心句爲王誦之句王曰句此頓則寡人之罪也句○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註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釋雲峰胡氏曰、齊之君臣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顧麟士曰、爲都治邑。恐亦是大槩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證此處也。不然。何得齊先君廟遽有五處。而一時治者皆孟子之所識耶。○附孟子雖云爲都。大槩只是治邑之意。

孟子頓謂蚔鼃曰句子之辭靈丘讀而請士師句似也句爲其可以言也句今既數月矣句未可以言與句○蚔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註蚔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釋條辨辭請之意。原不可辨。孟子謂其在於可以言。是欲諷之言。故作如此解。○附可見士師是有言責者。

蚔鼃諫於王讀而不用句致爲臣頓而去句

註致、猶還也。

釋蒙引蚔鼃賢於距心。以能諫又能去。

齊人曰句所以爲蚔鼃讀則善矣句所以自爲讀則吾不知也句○爲去聲

註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句

註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句吾聞之也讀有官守者讀不得其職頓則去句有言責者讀不得其言頓則去句我頓無官守讀我頓無言責也句則吾進退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句

註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釋】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蚳鼃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條辨兩則字見一毫寬展不得正與綽綽有餘裕相反○附前章重賓師此重不受祿兩則去皆有不可苟祿之意孟子未嘗受祿故去得從容不迫也進字

帶言即不去意○此只大槩言可以不速去之義下宿晝出晝又見有惓惓行道濟時之深心

孟子爲卿於齊句出弔於滕句王使蓋大夫王驩頓爲輔行句王驩朝暮見句反齊滕之路讀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句○蓋古盍反見音現

【註】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釋】語類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名之則不往又却爲使出弔於滕

公孫丑曰句齊卿之位讀不爲小矣句齊滕之路讀不爲近矣句反之頓而未嘗與言行事讀何也句曰句夫既或治之句予頓何言哉句○夫音扶

【註】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釋】蒙引公孫丑此章之問與論語子奚不爲政之問畧同孟子孔子當時皆有難顯言者皆是托詞以告之○附不惡而嚴者不拒絕之亦不親附之也惟矜莊威嚴

使知敬畏而已○或指有司

孟子頓自齊葬於魯句反於齊句止於嬴句充虞請曰句前日頓不知虞之不肖讀使虞敦匠事句嚴句虞頓不敢請句今頓願竊有請也句木頓若以美然句

【註】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句古者頓棺椁無度句中古頓棺七寸句椁稱之句自天子頓達於庶人句非直爲觀美也句然後盡於人心句

稱去聲

註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
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釋慶源輔氏曰古者棺椁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
葬取之太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爲七寸之制也○
蒙引曰盡心曰爲悅曰心恔孟子於此只是要自盡其
心而已豈有一毫外慕之心哉○附註中堅厚久遠預
提下節無使土親膚意以明所以盡心之實義也孟子
却到下節方明言之○人心卽無使土親膚之心乃天

理人情之至無貴賤一也周公制禮深得乎人心之同
然也○有此禮制則木美在所當爲矣但恐有不得與
無財者爾故下詳言之

不得讀不可以爲悅句無財讀不可以爲悅句得之讀爲
有財讀古之人頓皆用之句吾頓何爲獨不然句

註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
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釋蒙引悅快也所謂盡於人心也○附此承上節中古
定制之意言得之有財者皆用之故吾亦用之也

且比化者讀無使土親膚句於人心頓獨無恔乎句○比必二反
恔音效

註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
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釋附恔快也卽上悅字且字推進一層言不但得之有
財當用且用之則不使土親膚可以恔於心而爲悅此
申明上節爲悅意卽所謂堅厚久遠然後盡於人心之
實義也○註比猶爲之爲去聲

吾聞之也讀君子頓不以天下頓儉其親句

註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
而薄於吾親也
釋朱子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椁之費而儉於其
親也○附註送終之禮不專指棺椁而棺椁在其
中○世俗送終之禮非儉卽觀美求自盡於心者鮮矣
○當爲得爲而不爲乃是爲天下儉親

沈同以其私頓問曰句燕頓可伐與句孟子曰句可句子
噲頓不得與人燕句子之頓不得受燕於子噲句有仕於
此讀而子悅之句不告於王讀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句

夫士也讀亦無王命讀而私受之於子句則可乎句何以異於是句○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註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釋附燕之私相授受爲不奉天命齊之擅行征伐爲不奉天討皆非天也通章以天字貫

齊人伐燕句或問曰句勸齊伐燕讀有諸句曰句未也句沈同頓問燕可伐與句吾應之曰讀可句彼然讀而伐之

也句彼如曰讀孰可以伐之句則將應之曰讀爲天吏讀則可以伐之句今有殺人者句或頓問之曰讀人可殺與句則將應之曰讀可句彼如曰讀孰可以殺之句則將應之曰讀爲士師讀則可以殺之句今頓以燕伐燕讀何爲勸之哉句

註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釋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爲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詞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語類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

爲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爾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附天吏伐暴救民者也若齊之伐燕能救民於水火之中而不更爲暴虐則亦可謂之仁義之師而爲一時之天吏矣豈以其素不能行仁義而遂謂必不可伐哉至後爲殺係等事方決見其不可爾○註齊之無道卽指殺係等事言

燕人畔句王曰句吾頓甚慙於孟子句

註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句王頓無患焉句王自以爲頓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註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王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釋附仁智未盡重不知邊爲齊之不知燕畔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註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釋精義伊川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雲峰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爲詐舜爲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爲畔周公爲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存疑周公之過當有不當無○周公果是不知其將畔而使之蓋愛兄之心蔽之也若謂本知其將畔但不忍以不仁待兄而姑使之是以惡養天倫若莊公之於叔段其不仁甚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

句及其更也讀民頓皆仰之句今之君子讀豈徒順之讀
又從爲之辭句○更平聲

註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致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

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釋 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爲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

孟子頓致爲臣而歸句

註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頓就見孟子讀曰句前日頓願見而不可得句得侍讀同朝甚喜句今又棄寡人而歸句不識頓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句對曰句不敢請耳句固所願也句○朝音潮

他日頓王謂時子曰句我欲頓中國而授孟子室句養弟子以萬鍾句使諸大夫國人讀皆有所矜式句子頓盍爲我言之句○爲去聲

註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釋 蒙引他日二字。見得孟子亦有遲遲其去之意。

時子因陳子頓而以告孟子句陳子以時子之言頓告孟子句

註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句然句夫時子頓惡知其不可也句如使予欲富讀辭十萬頓而受萬讀是爲欲富乎句○夫音扶惡平聲

註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釋 蒙引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附十萬、只大槩言所辭之多爾。非指實數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註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註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釋精言此節釋龍斷之說。正以見其不可為爾。○雪菴前篇齊伐燕之後。記鄒滕事。則孟子去齊矣。此於伐燕之後。遂記去齊。而綱目亦大書孟子去齊。其旨深矣。三代之治。遂不復見矣。惜哉。○龍斷壠開。斷盡儀秦一輩人。孟子目為賤丈夫。又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真壁立萬仞氣象。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註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註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釋附要留行、須是奉王命。且不但奉王命。須是如後所云王庶幾改諸者而後可。不然。孟子即留。將何以為用。孟子地耶。下文孟子且只責不奉王命。猶前章未顯言道之不行。且只言其不欲富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

申詳頓無人乎繆公之側讀則不能安其身句。齊側皆反 復扶又反 語去聲

註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釋 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語其勢則然爾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詭而苟行而事

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附南人乎人字正與留行者對看此人一在君側一在賢者之側皆奉王命不止出一己之欲故皆與欲爲王留行者相反孟子所以並舉以語之也。

子頓爲長者慮讀而不及子思句子絕長者乎句長者絕子乎句。長上聲

註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釋 附是時留行者來孟子之側。與有人乎子思之側略相似。但不奉王命。便與在子思之側之人不同。故責其不及子思。謂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非孟子以子思自處而責其待己不如子思也。

孟子去齊句尹士語人曰句不識頓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句則是不明也句識其不可讀然且至句則是干澤也句千里而見王句不遇頓故去句三宿而後出晝讀是何濡滯也句士頓則茲不悅句。語去聲

註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釋 蒙引尹士是苟貪接輿之徒。其氣象較從容。其心較虛。而非執拗者。蓋可與者也。

高子以告句

註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句夫尹士頓惡知予哉句千里而見王讀是予所欲也句不遇故去讀豈予所欲哉句予不得已也句。夫音扶 下同 惡平聲

註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頓三宿而出晝句於予心頓猶以爲速句王頓庶幾改

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註)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釋)問孟子於齊、一見王便有去志、又何出晝之遲遲、沈無回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亦不肯去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家法。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藏板

(註)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樸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釋)附王由足用、由字有斟酌。見王雖非湯武之姿。猶有可取者。非他人比爾。○兩庶幾改之。見孟子惓惓之餘意。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

頂 反見 音現

(註)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釋)附小丈夫不可低看了。亦是可去則去者。但少惓惓之餘意爾。若荷蕢之果是也。○觀諫於其君而不受句。可知孟子當日亦必因有一事諫君不受而去。所謂改諸者。或即指此所諫之一事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註)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 公孫丑 卷十三 述善堂藏板

(釋)附勇於認過、是其心虛處。尹士誠君子哉。○君子憂則違之。雖同而情自不同。有惓惓之餘意故也。若荷蕢之情。則果而已矣。○聖賢為天地立心。蓋聖賢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故常引云、天地無心。以聖賢為心。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註)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爾。

曰句彼一時讀此一時也句

註彼前日此今日

釋附不怨不尤是君子反己自修之實彼一時即指自修之時言此一時關係天下治亂生民休戚於此而無不豫便不足爲聖賢矣。此不豫即惓惓之餘意未忘也

五百年讀必有王者興句其閒頓必有名世者句

註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

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釋附天下治亂相循五百年必有王者名世亦是亂極必有返治之理

由周而來讀七百有餘歲矣句以其數讀則過矣句以其時考之讀則可矣句

註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頓未欲平治天下也句如欲平治天下讀當今之世讀舍我其誰也句吾頓何爲不豫哉句。夫音扶舍上聲

註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釋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爲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

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附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是兩意故用又字言天心未必不厭亂而致治之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猶言我何故不豫哉。致治之具即壯而欲行之道也以此自樂故無不豫。有不豫者憂天下之憂無不豫者樂己之樂

孟子去齊句居休句公孫丑問曰句仕頓而不受祿讀古

之道乎句

註休地名。

曰句非也句於崇讀吾得見王句退頓而有去志句不欲變讀故不受也句

註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頓而有師命句不可以請句久於齊讀非我志也句

註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釋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由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南軒張氏曰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四

滕文公章句上

註凡五章

滕文公頓為世子句將之楚句過宋讀而見孟子句

註世子太子也

孟子頓道性善句言頓必稱堯舜句

註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憚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釋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

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

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詞爾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楊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爲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眞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塊魄至粗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

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彝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廉乎其有相長之益也○語類伊川謂性卽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正是從源頭處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卽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吳氏程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面之說此之謂實之○附性善是堯舜之理堯舜是性

善之事性善堯舜括盡七篇之指。

世子（頓）自楚反（句）復見孟子（句）孟子曰（句）世子（頓）疑吾言乎（句）夫道（頓）一而已矣（句）○復扶又反夫音扶

註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釋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繹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蒙引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性命道德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附上言性之本善此則言性善之皆同無古今聖愚之殊則堯舜可爲在其中一而已矣者道只此一樣更無第二樣也○言道一正見堯舜之必可爲也故下節引爲聖賢之言以明之

成覸（頓）謂齊景公曰（句）彼（頓）丈夫也（句）我（頓）丈夫也（句）吾何畏彼哉（句）顏淵曰（句）舜（頓）何人也（句）予（頓）何人也（句）有爲者（頓）亦若是（句）公明儀曰（句）文王（頓）我師也（句）周公（頓）豈欺我哉（句）○覸古莧反

註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釋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閒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裡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雲峰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蒙引成覸顏淵公明儀所以如此云者正以古今聖愚本同一性爾然則世子復何疑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矣

今滕頓絶長補短句將五十里也句猶可以爲善國句書曰句若藥不瞑眩讀厥疾不瘳句○瞑莫甸反眩音懸

註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釋朱子曰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爲善國終不成以告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

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疾直是不可悠悠○勉齋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厲其志

滕定公頓薨句世子頓謂然友曰句昔者頓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句於心終不忘句今也頓不幸頓至於大故句吾欲頓使子問於孟子讀然後行事句

註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讀問於孟子句孟子曰句不亦善乎句親喪讀固所自盡也句曾子曰句生頓事之以禮句死頓葬之以禮句祭之以禮句可謂孝矣句諸侯之禮讀吾頓未之學也句雖然句吾頓嘗聞之矣句三年之喪句齊疏之服句飦粥之食句自天子頓達於庶人句三代共之句○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註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

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釋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爲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爲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爲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

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旣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閒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註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爾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註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飮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釋 衛絳山曰復問孟子蓋求所以取信父兄百官之道也孟子曰不可以他求者也是在世子卽發前親喪固所自盡語意引孔子之言皆是說自盡處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

未有命戒句百官族人讀可謂曰知句及至葬句四方來
觀之句顏色之戚句哭泣之哀句弔者大悅句
註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
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
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
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
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爾
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
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
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
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
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
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頓問為國句
註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句民事讀不可緩也句詩云句晝頓爾于茅句宵
頓爾索綯句亟其乘屋句其始播百穀句○綯音陶 亟紀力反

註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
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
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
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釋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孟
子引之以証民事不可緩之說○存疑民事不可緩一
句是一章大指
民之為道也讀有恆產者讀有恆心句無恆產者讀無恆
心句苟無恆心讀放辟邪侈讀無不為已句及頓陷乎罪

讀然後從而刑之句是罔民也句焉有仁人在位讀罔民
而可為也句○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頓賢君必恭儉句禮下句取於民有制句
註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釋蒙引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
○雲菴從根本處說下來大學曰驕泰以失之
陽虎曰句為富讀不仁矣句為仁讀不富矣句
註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
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

也君子小人毎相反而已矣

釋 附引爲富不仁以見取民不可無制也○民之爲道一節言恒產當制恭儉二節言取民當有制下夏后氏節乃言制恒產與取之之制也

夏后氏(頓)**五十而貢**(句)**殷人**(頓)**七十而助**(句)**周人**(頓)**百畝而徹**(句)**其實**(頓)**皆什一也**(句)**徹者**(讀)**徹也**(句)**助者**(讀)**藉也**(句)○徹勑列反藉子夜反

註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

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釋 或問所言井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毎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精言徹者二句不但疏解名義正見助徹之善助是助而不稅徹是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俱隨年之有無以爲上下不至病民皆與貢法有常相反○附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數雖有多寡然皆授之於民以爲恒產孟子於此只大概言三代皆制民恒產爾不以多寡分彼此也曰貢曰助曰徹其實亦有不相同處孟子總以什一概之亦是大概言三代取民皆不越堯舜什

一中正之制爾所以教文公也徹者二句合下龍子節對看分别貢助徹之善否使文公知所取法也世祿二節正教以行助法則制民恒產取民有制皆在其中矣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註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釋或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爲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爾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註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爾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釋存疑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說夫世祿滕固

行之一句意含只是未行助法爾遂引詩以証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行助法也○附滕之世祿不知是如何行法孟子只見得此法原與助法相表裏故言今滕已行世祿則所少者助法爾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於付反

註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釋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源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附周雖名徹亦必用助法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

註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敎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釋精義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或問先王之學敎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覩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永歌絃誦之閒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敎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敎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

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語類問鄉學如何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敎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敎之。雙峰饒氏曰孟子敎時君行仁政只是敎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敎之告齊王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敎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賣賣便相離了。趙氏悳曰庠序皆可言

養。庠亦可言教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附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此孟子之論學得大本處與子夏學務敦倫意同○庠序校皆鄉學也三代不相襲名今亦不必兼襲其名孟子特統舉三代之名以示則爾。

有王者起讀必來取法句是爲王者師也句

註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釋語類問滕文公爲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爲後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

詩云句周頓雖舊邦句其命頓維新句文王之謂也句子頓力行之句亦以新子之國句

註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釋附此亦後世子孫必有王之意蓋據理而言也

使畢戰頓問井地句孟子曰句子之君讀將行仁政句選擇而使子句子頓必勉之句夫仁政讀必自經界始句經界不正讀井地不均句穀祿不平句是故頓暴君汙吏讀必頓慢其經界句經界既正讀分田制祿讀可坐而定也句○夫音扶

註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

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釋附井地均穀祿平使上下各得其安此井田所以爲仁政也不如是或損下益上與損上益下皆後世一偏之私非先王中正無弊之道也

夫滕讀壤地褊小句將爲君子焉句將爲野人焉句無君子讀莫治野人句無野人讀莫養君子句○夫音扶養去聲

註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釋附此卽下章勞心治人。勞力食人之通義。故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

請野讀**九一而助**句**國中**讀**什一使自賦**句

註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

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釋蒙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總言行周之徹也。○周監於二代。故周之徹法。鄉遂用夏之貢。都鄙用殷之助。○附徹以助爲主。而貢輔之。蓋因鄉遂都鄙之地而各制其宜。法之盡善者也。故請滕行之。使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也。

卿以下頓**必有圭田**句**圭田**頓**五十畝**句

註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爾。

餘夫頓**二十五畝**句

註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釋顧麟士曰。圭田在公田百畝之中。中分之。餘夫田在私田百畝中四分之。

死徙頓**無出鄉**句**鄉田**頓**同井**句**出入**頓**相友**句**守望**頓**相助**句**疾病**頓**相扶持**句**則**頓**百姓親睦**句

註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釋附井田制定。百姓已有相親睦之情。況又有庠序學校以明人倫乎。

方里而井句**井**頓**九百畝**句**其中爲公田**句**八家皆私百畝**句**同養公田**句**公事畢**讀**然後敢治私事**句**所以別野人也**句○別。彼列反。養。去聲

註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

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畧也句若夫潤澤之讀則在君與子矣句○夫音扶

註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旣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釋雙峰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裡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附孟子雖云大畧却都是爲國之大本大經滕果能信而力行之則爲善國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讀許行句自楚之滕句踵門而告文公

曰句遠方之人句聞君行仁政句願受一廛頓而爲氓句文公與之處句其徒頓數十人讀皆頓衣褐句捆屨讀織席讀以爲食句○衣去聲捆音閫

註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釋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附爲神農之言者其所言皆稱述神農之事也。

陳良之徒讀陳相句與其弟辛句負耒耜讀而自宋之滕句曰句聞君行聖人之政句是亦聖人也句願爲聖人氓句

註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釋附陳相歸滕。本與許行不同。至下節乃變爾。負耒耜自是出彊不舍耒耜意。

陳相見許行讀而大悅句盡棄其學頓而學焉句陳相見孟子讀道許行之言曰句滕君讀則誠賢君也句雖然句未聞道也句賢者頓與民並耕而食句饔飧而治句今也頓滕有倉廩府庫讀則是頓厲民而以自養也句惡得賢句○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註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釋精義伊川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非其志願也。其勢自然如此。只爲於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不會實有之。

孟子曰句許子頓必種粟而後食乎句曰句然句許子頓必織布而後衣乎句曰句否句許子衣褐句許子頓冠乎句曰句冠句曰句奚冠句曰句冠素句曰句自織之與句曰句否句以粟易之句曰句許子奚爲不自織句曰句害

於耕句曰句許子頓以釜甑爨讀以鐵耕乎句曰句然句自爲之與句曰句否句以粟易之句○衣去聲與平聲

註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釋原解以下二節。先就許子之身問作引。是現前說法。亦是就所明而通之。

以粟頓易械器者讀不爲厲陶冶句陶冶頓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讀豈爲厲農夫哉句且許子頓何不爲陶冶讀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句何為紛紛然頓與百工交易句何頓許子之不憚煩句曰句百工之事讀固不可耕且為也句○舍去聲

註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釋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闢之。○附且許子以下。又就易字詰出不可並之意。

然則頓治天下讀獨可耕且為與句有頓大人之事句有頓小人之事句且頓一人之身讀而百工之所為頓備句如必頓自為而後用之讀是率天下而路也句故曰句或勞心句或勞力句勞心者讀治人句勞力者讀治於人句治於人者讀食人句治人者讀食於人句天下之通義也句○與平聲食音嗣

註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釋精義呂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百畝不為不足。則貧富均矣。至於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附治天下不必並耕之說至此已分明。下又引堯舜之事以明之。

當頓堯之時讀天下猶未平句洪水橫流句氾濫於天下句草木暢茂句禽獸繁殖句五穀不登句禽獸偪人句獸蹄鳥跡之道讀交於中國句堯頓獨憂之句舉舜而敷治焉句舜頓使益掌火句益頓烈山澤而焚之句禽獸逃匿句禹頓疏九河讀瀹濟漯讀而注諸海句決汝漢讀排淮泗讀而注之江句然後頓中國可得而食也句當是時也讀禹頓八年於外讀三過其門頓而不入句雖欲耕頓得乎句○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註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
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
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
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
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
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
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
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
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

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釋蒙引。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此以下言自古聖君賢
臣。歷歷可數。那有一箇是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者
耶。○新安陳氏曰、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字。以照應獨
可耕且爲與句。○精言雖欲耕得乎。只就禹八年三過
上作一小結束。不必拘拘於益烈。段又費補斡也。○附
疏瀹決排。注江注海。歷歷言之。正見禹無限艱難勞苦。
所以八年於外。三過不入也。所以不暇耕也。

后稷頓教民稼穡讀樹藝五穀句五穀熟讀而民人育句
人之有道也句飽食煖衣讀逸居而無教讀則近於禽獸
句聖人有憂之句使契頓爲司徒句教以人倫句父子有
親句君臣有義句夫婦有別句長幼有序句朋友有信句
放勳曰句勞之讀來之句匡之讀直之句輔之讀翼之句
使自得之句又從而振德之句聖人之憂民頓如此句而
暇耕乎句○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註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
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

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
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
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
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
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
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
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釋語類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
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

之後從而教之。○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爲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掇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爲與一句。○原解聖人有憂主堯言而舜在其中觀下引放勳言可見蓋此上二節叙堯時事之憂勞故用獨憂有憂提掇而臣統於君至下節承此二節申明君相大人勞心治人事功之大故以堯舜相因並言。○放勳所命乃施教之方用力於人倫者則勞慰之歸向於人倫者則招徠之此長善之教立心背人倫者則閑

其邪以正之行事戾人倫者則矯其曲以直之此救失之教志靡者輔之使立力弛者翼之使行此助不及之教此皆從容誘掖優游涵育俟其自化使自得其性之固有蓋教雖設自聖人到本性會悟處須自家心中得力提撕警覺二句卽禹謨戒用休董用威勸以九歌俾勿壞之事使自得以上已是惠故振爲加惠。○聖人之憂民亦主堯言而舜在其中。○蒙引雖欲耕得乎只承禹八年於外說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亦只承勞來匡直輔翼四句說。○附父子有親等五有字從人之有

道一有字來蓋人秉彝之性中本有此五者之德聖人設教特使之還其固有者而已所謂修道之教也自得得乎此振德振乎此也蓋此五者教民之實事勞來等乃所以教之之法也。○振德只是勞來匡直勿倦之意。

堯頓**以不得舜**頓**爲己憂**句**舜**頓**以不得禹皐陶**頓**爲己憂**句**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讀**農夫也**句○夫音扶易去聲

註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釋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皐陶配之何也曰皐陶

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爲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原解此承上節斷明堯舜所憂之大以証明大人勞心不屑屑於耕意義。○附堯憂不得舜承上堯獨憂舉舜敷治言舜憂不得禹皐陶承上舜使益禹稷契大概言憂不得人者勞心治人大人之事也憂百畝不易者勞力養人小人之事也大人豈必並爲小人之事哉。○上二節不暇耕帶繳並耕意此節不必耕與遍義節應正明不必並耕意。○堯舜於民水火稼倫事事而

憂之孟子却總歸於得人此堯舜之急先務孟子之識大要處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難並去聲）

註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釋 附此承上節堯舜憂不得人言其皆是為天下得人者可謂之為仁又其事為甚難仁則與厲民大相反難則與小人瑣屑之事迥不同皆隱與並耕意相針對惠忠與以天下與人三句皆引起作陪襯與中庸均天下國家三句一例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註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釋 附大哉君哉與前賢君對看賢莫過於蕩蕩巍巍之堯舜而皆不用心於耕則賢者並耕而食之說誤矣自當堯之時至此言堯舜之事步步與並耕反對却未會正言堯舜不並耕至此不用於耕句方正言以結之所以辨許行者詳矣下文乃責陳相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註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

築室於場句獨居三年句然後歸句他日頓子夏讀子張讀子游讀以有若似聖人句欲以所事孔子頓事之句彊曾子句曾子曰句不可句江漢以濯之句秋陽以暴之句皜皜乎頓不可尚已句○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註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釋存疑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之汙也秋陽燥烈而暴之乾無一毫之濕氣也在聖人則是一絲不存萬理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附曾子之不倍師在慕聖人之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雖相似者不事也況相背者乎

今也頓南蠻鴃舌之人句非頓先王之道句子倍子之師頓而學之句亦異於曾子矣句○鴃亦作鵙古役反

註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頓出於幽谷讀遷于喬木者句未聞頓下喬木讀而入於幽谷者句

註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句戎狄是膺句荊舒是懲句周公頓方且膺之句子是之學讀亦爲不善變矣句

註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釋附不善變應前變於夷

從頓許子之道讀則市賈不貳句國中無僞句雖使五尺之童頓適市讀莫之或欺句布帛頓長短同讀則賈相若句麻縷絲絮頓輕重同讀則賈相若句五穀頓多寡同讀則賈相若句屨頓大小同讀則賈相若句○賈音價下同

註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

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釋條辨開口說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子之道自有可從者。○精言不論精粗美惡。正是許子齊賈宗旨。前言並耕。欲舉天下尊卑貴賤之等而一之也。此言齊賈。欲舉天下精粗美惡之分而泯之也。

曰句夫物之不齊讀物之情也句或相倍蓰句或相什伯句或相千萬句子頓比而同之讀是亂天下也句巨屨頓而小屨同賈讀人頓豈爲之哉句從許子之道讀相率頓而

爲僞者也句惡能治國家句○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註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釋徐儆絃曰、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相兼。繼託神農市賈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張彥陵曰、獨言屨者。緣許行是箇捆屨底人。故就其明者通之。○彼謂國中無僞。是謂可以治國家也。故此云惡能。

墨者讀夷之句因徐辟頓而求見孟子句孟子曰句吾頓固願見句今頓吾尚病句病愈讀我頓且往見句夷子不來句○辟音壁又音闢

註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釋雲峰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頓又求見孟子句孟子曰句吾今頓則可以見矣句不直頓則道不見句我頓且直之句吾聞夷子頓墨者句墨之治喪也讀以薄爲其道也句夷子思以易天下句豈以爲非是頓而不貴也句然而夷子葬其親頓厚句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句○不見之見音現

註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

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釋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爾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

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只要他自省道一點厚葬底念頭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 匍音蒲匐蒲北反

註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

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閒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釋或問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疏遠近而所以爲愛

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概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語類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

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木有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夷子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新安陳氏曰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存疑墨子之言意謂孟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為愛無差等矣但其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此其兩自救之詞也○雙峰饒氏曰夷之引若保赤子來証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

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顧麟士曰夫夷子信以爲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註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釋雙峰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慶源輔氏曰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蓋秉彝之心也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存疑非爲人泚猶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三句意言非有所爲而然也○附夷子之厚葬其親蓋亦出於中心之誠然自不容已者孟子於此指而言之夷子之心當亦有戚戚焉者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

註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釋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附納約自牖孟子之教往往皆然

滕文公章句下

註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去聲○王

註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釋南軒張氏曰謂屈己之事小致王霸之業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去聲○喪

註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

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釋】語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面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〇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裡叅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〇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是以夫子取之。〇附志士勇士。惟知守義。雖窮通死生不顧也。不忘者。此心常存不變也。〇

此節先言守身之常道。以義理言。不以利害言也。下方正其言利之非。

且夫(頓)枉尺而直尋者(讀)以利言也(句)如以利(讀)則枉尋直尺(讀)而利(讀)亦可為與(句)〇夫音扶與平聲

【註】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釋】稍言陳代言枉尺直尋可為。原在利上計較。孟子就他意翻跌一層。謂子以枉尺直尋而利可為。設枉尋直尺而利。亦將為之耶。亦可為與。是反喝之詞。甚言其不可。不是言枉尋直尺之不可。是甚言枉尺直尋之不可也。〇附亦可為與。正破他宜若可為句。

昔者(頓)趙簡子(讀)使王良(頓)與嬖奚乘(句)終日(頓)而不獲一禽(句)嬖奚反命曰(句)天下之賤工也(句)或以告王良(句)良曰(句)請復之(句)彊(頓)而後可(句)一朝而獲十禽(句)嬖奚反命曰(句)天下之良工也(句)簡子曰(句)我使掌與女乘(句)謂王良(句)良不可(句)曰(句)吾(頓)為之範我馳驅(讀)終日不獲一(句)為之詭遇(讀)一朝而獲十(句)詩云(句)不失其馳(句)舍矢如破(句)我(頓)不貫與小人乘(句)請辭(句)〇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註】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釋語類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雙峰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能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附所以引王良之意至下節方說明

御者讀且羞與射者比句比頓而得禽獸讀雖若丘陵讀

弗爲也句如枉道而從彼讀何也句且子過矣句枉己者讀未有能直人者也句○比必二反

註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釋蒙引御者至何也連屬上條是不肯枉尺而直尋者

且子過矣下更爲一條言枉尺必無直尋之理○附枉己不能直人卽不能以手援天下之義○何也與前何哉相應總言如何其可也

景春曰句公孫衍讀張儀讀豈不誠大丈夫哉句一怒讀而諸侯懼句安居讀而天下熄句

註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釋條辨諸侯懼天下熄景春但在氣燄上說也孟子下文拈出一順字二子之底裏盡現矣

孟子曰句是頓焉得爲大丈夫乎句子未學禮乎句丈夫之冠也讀父命之句女子之嫁也讀母命之句往送之門讀戒之曰句往之女家句必敬必戒句無違夫子句以順爲正者讀妾婦之道也句○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註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釋雙峰饒氏曰、丈夫且不可爲況大丈夫乎

居頓天下之廣居句立頓天下之正位句行頓天下之大

道句得志讀與民由之句不得志讀獨行其道句富貴讀不能淫句貧賤讀不能移句威武讀不能屈句此之謂大丈夫句

【註】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横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釋】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眞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直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語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存疑。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附。儀衍都是被富貴等壓倒了。

周霄問曰句古之君子讀仕乎句孟子曰句仕句傳曰句孔子頓三月無君讀則皇皇如也句出疆頓必載質句公明儀曰句古之人頓三月無君讀則弔句○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註】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釋】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況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三月無君則弔讀不以急乎句

【註】周霄問也。以己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句士之失位也讀猶頓諸侯之失國家也句禮曰句諸侯頓耕助讀以供粢盛句夫人頓蠶繅讀以爲衣服句犧牲不成讀粢盛不潔讀衣服不備讀不敢以祭句惟士頓無田讀則亦不祭句牲殺頓器皿頓衣服頓不備讀不敢以祭句則頓不敢以宴句亦不足弔乎句○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註】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靑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釋】雙峰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爲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士爲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

出疆必載質讀何也句

【註】周霄問也。

曰句士之仕也讀猶頓農夫之耕也句農夫頓豈爲出疆頓舍其耒耜哉句○爲去聲舍上聲

曰句晉國讀亦仕國也句未嘗聞頓仕如此其急句仕頓如此其急也讀君子之難仕讀何也句曰句丈夫生讀而願爲之有室句女子生讀而願爲之有家句父母之心讀人頓皆有之句不待頓父母之命讀媒妁之言句鑽穴隙頓相窺句踰牆頓相從句則頓父母國人讀皆賤之句古之人讀未嘗不欲仕也句又惡不由其道句不由其道而往者讀與讀鑽穴隙之類也句○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註】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釋】蒙引、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

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晏。而有所不恤也。○附此與論語美玉章同意。

彭更問曰句後車讀數十乘句從者讀數百人句以傳食於諸侯句不以泰乎句孟子曰句非其道讀則一簞食讀不可受於人句如其道讀則舜受堯之天下讀不以爲泰乎句子頓以爲泰乎句○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註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釋雪菴橫絶一世之論。

曰句否句士頓無事而食讀不可也句

註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句子頓不通功易事讀以羨頓補不足句則農頓有餘粟句女頓有餘布句子頓如通之讀則頓梓匠輪輿讀皆得食於子句於此有人焉句入頓則孝句出頓則悌句守先王之道句以待頓後之學者句而不得食於子句子何尊梓匠輪輿讀而輕爲仁義者哉句○羨延面反

註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釋附先王之道。仁義概之。孝悌仁義之實也。

曰句梓匠輪輿讀其志頓將以求食也句君子之爲道也讀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句曰句子頓何以其志爲哉句其有功於子讀可食頓而食之矣句且子頓食志乎句食功乎句曰句食志句○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註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釋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

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爲仁義者上矣。

曰句有人於此句毀瓦畫墁句其志頓將以求食也句則子食之乎句曰句否句曰句然則子頓非食志也句食功也句○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註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釋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不素餐兮章參看。

萬章問曰句宋讀小國也句今將行王政句齊楚惡而伐之句則如之何句○惡去聲

註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句湯居亳句與葛爲鄰句葛伯頓放而不祀句湯頓使人問之曰句何爲不祀句曰句無以供犧牲也句湯頓使遺之牛羊句葛伯食之讀又不以祀句湯頓又使人問之曰句何爲不祀句曰句無以供粢盛也句湯頓使亳衆往頓爲之耕句老弱饋食句葛伯頓率其民讀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讀奪之句不授者頓殺之句有童子頓以黍肉餉句殺頓而奪之句書曰句葛伯仇餉句此之謂也句○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註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釋原解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伯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於天下。毋遲遲而後得之。冀人之悔也。伯者亦遲遲而後得之。益人之疾也。

為其殺是童子讀而征之句四海之內讀皆曰讀非富天下也句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句○爲去聲

註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釋或問湯爲童子復讎、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

湯始征讀自葛載句十一征讀而無敵於天下句東面而

征讀西夷怨句南面而征讀北狄怨句曰句奚爲後我句民之望之讀若大旱之望雨也句歸市者讀弗止句芸者不變句誅其君句弔其民句如時雨降句民大悅句書曰句徯我后句后來其無罰句

註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釋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有攸不爲臣句東征讀綏厥士女句匪厥玄黃句紹我周王頓見休句惟臣附於大邑周句其君子頓實玄黃於匪讀以迎其君子句其小人頓簞食壺漿讀以迎其小人句

救民於水火之中讀取其殘而已矣句○食音嗣

註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

爾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句我武維揚句侵于之疆句則取于殘句殺伐用張句于湯有光句

註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釋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句苟行王政句四海之內讀皆舉首而望之讀欲以爲君句齊楚雖大讀何畏焉句

註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釋附此王政即湯武之誅君弔民救民取殘是也此只就萬章所問而言宋實未能行湯武之王政爾苟能行之則齊楚雖大不足畏也至宋以小敵大之失尚未言及

孟子頓謂戴不勝曰句子頓欲子之王之善與句我明告

子句有楚大夫於此句欲其子之齊語也句則使齊人傅諸句使楚人傅諸句曰句使齊人傅之句曰句一齊人傅之句衆楚人咻之句雖日撻頓而求其齊也讀不可得矣句引頓而置之莊嶽之間讀數年句雖日撻頓而求其楚讀亦不可得矣句○與平聲咻音休

註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讀善士也句使之居於王所句在於王所者讀長幼卑尊讀皆頓薛居州也句王頓誰與爲不善句在

王所者讀長幼卑尊讀皆頓非薛居州也句王頓誰與爲
善句一薛居州讀獨頓如宋王何句○長上聲
註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釋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閒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
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
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
公孫丑問曰句不見諸侯讀何義句孟子曰句古者讀不
爲臣頓不見句
註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頓踰垣而辟之句泄柳頓閉門而不內句是皆已
甚句迫讀斯可以見矣句○辟去聲內與納同
註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
迫謂求見之切也
釋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
已求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
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頓欲見孔子讀而惡無禮句大夫有賜於士句不得

受於其家讀則往拜其門句陽貨頓矙孔子之亡也讀而
饋孔子蒸豚句孔子頓亦矙其亡也讀而往拜之句當是
時讀陽貨先句豈得不見句○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
註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
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
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
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釋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彝

不可殄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烏得而不答之然貨
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
屑之教誨也○存疑孔子矙亡往拜雖然不見其名則
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矙亡意只重在往見上○附不爲
臣不見者不先往見也如君先來加禮於已斯可以見
之矣蓋所謂際可之仕也
曾子曰句脅肩諂笑讀病于夏畦句子路曰句未同而言
讀觀其色頓赧赧然句非頓由之所知也句由是觀之句
則頓君子之所養讀可知已矣句○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註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釋王觀濤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條辨二子之言非爲不往見諸侯而設然卽其言觀之則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可知已

戴盈之曰句什一句去關市之征句今茲未能句請輕之以待來年讀然後已句何如句○去上聲

註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句今有人讀日攘其鄰之雞者句或告之曰句是非君子之道句曰句請損之讀月攘一雞句以待來年然後已句○攘如羊反

註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讀斯速已矣句何待來年句

註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釋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附子路勇於改過故可爲百世師

公都子曰句外人頓皆稱夫子好辯句敢問何也句孟子曰句予頓豈好辯哉句予不得已也句○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讀久矣句一治一亂句○治去聲

註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釋語類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

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附天地緣氣勝理故不免有缺聖賢以理御氣故能補天地之缺。有治無亂者天地之心一治一亂者天地之化喜治厭亂者聖賢之心撥亂反治者聖賢之功。人事因氣化生得失氣化隨人事為盛衰聖賢務盡人事不聽氣化也

當堯之時 水逆行 氾濫於中國 蛇龍居之 民

無所定 下者為巢 上者為營窟 書曰 洚水警余 洚水者 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註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釋 雲峰胡氏曰自開闢至於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欲也洚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附洚水雖繫乎氣化亦由人事未施也以後之亂雖有氣化在內孟子却專責重人事觀暴君代作邪說暴行放恣横議等語可見

使禹治之 禹 掘地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放之菹 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 險阻既遠 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

註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釋 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蒙引禹之一治以人事挽回氣化者也

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 壞宮室以為汙池 民無所安息 棄田以為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汙池 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 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註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釋 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必有邪

說糊塗了箇義理。然後暴行始作。○精言此云聖人之道衰。世衰道微。孔子之道不著。閑先聖之道。可見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止此一道。也上有善治。則道行於上。下有善學。則道存於下。自堯舜至於孔孟。總無二道。覩後存之數章。及篇末歷叙道統。可見此章屢提道字。正宜着眼。○附此節宜分三截看。自堯舜至不得衣食一截。自邪説至禽獸至一截。及紂下又一截。乃見治亂非一。又作又大亂兩又字。不犯重複。及紂又加一大字爾。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 奄平聲）

註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釋 王觀濤曰。誅紂至五十。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誅紂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紂之幸。五十國紂之黨。三平

看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條辨提出周公相武王。便是以周公作主。文謨帶説。武烈之承。皆周公輔相以承之。○附此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也。

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註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釋 慶源輔氏曰。前此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則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其禍又慘矣。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註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釋 語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

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爾。○潜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興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蒙引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後世也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其將來者。○附春秋奉王法爲褒貶。雖未有天子之實事。却都是天子之事。理故曰寓王法。蓋理存卽法存也。王法卽天子之事也。○作春秋所以存天子之事於萬世也。

聖王不作句**諸侯放恣**句**處士橫議**句**楊朱墨翟之言**讀**盈天下**句**天下之言**讀**不歸楊**讀**則歸墨**句**楊氏爲我**讀**是無君也**句**墨氏兼愛**讀**是無父也**句**無父無君**讀**是禽獸也**句**公明儀曰**句**庖**頓**有肥肉**句**廄**頓**有肥馬**句**民**頓**有飢色**句**野**頓**有餓莩**句**此**頓**率獸而食人也**句**楊墨之道**頓**不息**句**孔子之道**頓**不著**句**是**頓**邪說誣民**讀**充塞仁義也**句**仁義充塞**讀**則**頓**率獸食人**讀**人將相食**横爲句○

皆去聲莩皮表反

[註]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釋]語類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爲。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

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也孟子之辨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爲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辨若眞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辨所謂孟子好辨者非好辨也自是住不得也○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没合殺

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閒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附孔子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楊氏無君之謂也非流弊也○近世佛老之食人心甚矣可畏可畏

吾頓爲此懼讀閑先聖之道句距楊墨讀放淫辭讀邪說者讀不得作句作於其心讀害於其事句作於其事讀害於其政句聖人復起讀不易吾言矣句○爲去聲 復扶又反

註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釋精言閑先聖之道如道性善稱堯舜使仁義君父之理不至泯滅喪亡即後正人心是也距楊墨放淫辭正屛斥異端實事閑道如衛守城邑不使賊來侵害此內

修之功距放則聲罪致討使片甲不留乃外攘之事也○王觀濤曰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政事害則俱害不分先後○衛絳山曰事謂見於一身者視聽言動之類政謂措之天下者紀綱法度之類皆有關於君臣父子者也○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貧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附孟子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程朱闢佛氏其功亦不在孟子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註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註 說見上篇承當也

釋 附單舉周公接上文兼夷狄而言也然他聖人亦可知此正言無父無君爲夷狄之教三聖人所不容也以起下文承字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註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釋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爲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閒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

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爾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語類當時如縱横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爲是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爾○附息邪說是總綱距詖行

放淫辭是所以息邪說之條件。○此欲字從吾爲此懼
懼字生來與上舜之警余孔子之懼同一心源。

能言距楊墨者（讀）**聖人之徒也**（句）

（註）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

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釋）或問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附聖賢立距邪說之法同於討賊蓋以邪說之害人與亂賊

無異也可不懼哉

匡章曰（句）**陳仲子**（讀）**豈不誠廉士哉**（句）**居於陵**（句）**三日不食**（讀）**耳無聞**（讀）**目無見也**（句）**井上有李**（句）**螬食實者**（讀）**過半矣**（句）**匍匐往將食之**（句）**三咽**（讀）**然後耳有聞**（句）**目有見**（句）○於音烏下於陵同　螬音曹　咽音宴

（註）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句）**於齊國之士**（讀）**吾**（頓）**必以仲子爲巨擘焉**（句）**雖然**（句）**仲子**（頓）**惡能廉**（句）**充**（頓）**仲子之操**（讀）**則蚓而後可者也**（句）○擘簿厄反　惡平聲　蚓音引

（註）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爾

（釋）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附仲子未得爲廉以其未能充其操如蚓也但未能充操如蚓至下文方說明此處且先反言

其必充操如蚓而後可以爲廉爾。○充操與蚓只一意。
充操是正說。蚓是比樣。言若仲子之操而能充。則惟蚓
爲然。觀章末句可見。註中若字惟字亦自明。
夫蚓讀上頓食槁壤句下頓飲黃泉句仲子頓所居之室
句伯夷之所築與句抑亦盜跖之所築與句所食之粟句
伯夷之所樹與句抑亦盜跖之所樹與句是頓未可知也
句○夫音扶與平聲
註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
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釋附此節先概言仲子所居食之室粟。未能如蚓之廉。
以見其未得爲廉也。
曰句是頓何傷哉句彼頓身織屨讀妻辟纑讀以易之也
句○辟音壁纑音盧
註辟、績也。纑、練麻也。
釋原解言所居食未可知。要無傷其廉。彼自以義取之
也。○附此在他人則無傷。在仲子則有傷。何也。操不能
充也。下文詳之。

曰句仲子頓齊之世家也句兄戴讀蓋祿萬鍾句以兄之
祿頓爲不義之祿讀而不食也句以兄之室頓爲不義之
室讀而不居也句辟兄離母句處於於陵句他日歸讀則
有饋其兄生鵝者句已頓頻顣曰句惡用是鶂鶂者爲哉
句他日頓其母殺是鵝也讀與之食之句其兄自外至句
曰句是鶂鶂之肉也句出頓而哇之句○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
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一反哇音蛙
註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
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

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釋附不食母食。不居兄室。此仲子之操也。下節乃正言
其不能充。
以母頓則不食讀以妻頓則食之句以兄之室頓則弗居
讀以於陵頓則居之句是尚爲頓能充其類也乎句若仲
子者讀蚓頓而後充其操者也句
註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
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

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工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釋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

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閒豈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閒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附此正言仲子不能充其操而不得爲廉也蓋不食母食不居兄室則外此別無可居可食者矣故必如蚓之食槁壤飲黃泉而後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然仲子豈能如蚓哉以人而同於蚓則人道安在哉信乎仲子不能充其操而不得爲廉也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五

古楊師岡范凝鼎手錄　門人箕陽劉光晉謹鐫

孟子下

離婁章句上

(註)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註)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釋)雙峰饒氏曰、規矩六律、當來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況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況後世乎。○說統上二段、與起堯舜。然即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亦不能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無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註)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釋)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爾。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

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雲峰胡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爲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爲良法。○附仁心仁聞與先王之法。本是一理。既有仁心仁聞。而所行却非先王之法者。以有私意小智爲之累也。宣王之奪於功利、梁武之惑於異端是也。

故曰句 **徒善**讀 **不足以爲政**句 **徒法**讀 **不能以自行**句

(註)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爲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釋)附徒善之弊。與徒法等。

詩云句 **不愆不忘**句 **率由舊章**句 **遵先王之法**頓 **而過者**讀 **未之有也**句

(註)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釋)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管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附先王之法。斟酌確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又周詳無遺。故遵之而無遺忘。

聖人讀 **既竭目力焉**句 **繼之以規矩準繩**讀 **以爲方員平直**讀 **不可勝用也**句 **既竭耳力焉**句 **繼之以六律**讀 **正五音**讀 **不可勝用也**句 **既竭心思焉**句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讀 **而仁覆天下矣**句○勝平聲

(註)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釋)蒙引曰、此以上皆言爲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爲仁心不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爲政者所以當因之也。○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等所用之規矩六律。皆出自聖人。然

重在心思仁政。大註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
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精言仁政由心思而出不
竭則經畫不精是爲徒法心思藉仁政以行不繼則規
模不備是爲徒善皆不能仁覆天下也既竭繼之則心
與政合而爲一矣仁政邊尤重。附心思既竭猶未足
以仁覆天下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蓋
仁政所以繼續心思而廣其施也心思體也仁政用也
用無體不立體無用不行此曰既竭曰繼之抑揚重用
邊見聖人所以必制爲仁政之意正以心思必須仁政

以繼之也。此心思與上仁心不同彼但有愛人之心
又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此則純是天理所謂先王有
不忍人之心也心思未竭須竭既竭又須有以繼之所
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

故曰句**爲高**頓**必因丘陵**句**爲下**頓**必因川澤**句**爲政**頓
不因先王之道讀**可謂智乎**句

〔註〕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
道。

〔釋〕附此總結上意以下分責君臣

是以頓**惟仁者**讀**宜在高位**句**不仁而在高位**讀**是播其**
惡於衆也句

〔註〕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
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釋〕附仁者在高位則臣民胥被其化不仁者反是

上頓**無道揆也**句**下**頓**無法守也**句**朝**頓**不信道**句**工**頓
不信度句**君子**頓**犯義**句**小人**頓**犯刑**句**國之所存者**頓
幸也句。朝音潮

〔註〕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
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
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
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
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
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釋〕語類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
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
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

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存疑法者道之用非有二也禮義以治君子故上之朝與君子不言法而言道義刑法以治小人故下之工與小人不言道而言法度刑○附信以心言犯以身言惟心不信故身易犯其本源皆從上無道揆來○上無道揆則雖有仁心仁聞而國亦必亡如梁武帝是也○無法守以下皆播惡於衆之實事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

註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釋語類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體註此申証上節甚言播惡於衆之禍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註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釋附引詩卽接上喪亡說下所以專責人臣也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註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註非詆毀也

釋附此不必粘上泄泄乃孟子另指出一般猶沓沓之實事以示戒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註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釋〕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上者豈虛語哉○語類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

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着胛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為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慶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註〕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釋〕或問二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審其幾也○語類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註〕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釋〕語類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

增益也。無所虧焉爾。後之人以堯舜爲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恆性。是誣其民也。○附堯舜盡君臣之道。只是自盡其性以盡君民之性爾。仁之至者也。

孔子曰句道二句仁頓與不仁頓而已矣句

註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釋語類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譬如說有大路小路。何疑之有。又曰。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附法堯舜而仁。便自盡其性。不仁。便自失其性。

暴其民頓甚讀則身弒國亡句不甚讀則身危國削句名之曰頓幽厲句雖頓孝子慈孫讀百世不能改也句

註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釋附不法堯舜。便是幽厲。出此入彼。可不謹哉。

詩云句殷鑒不遠讀在夏后之世句此之謂也句

註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釋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句三代之得天下也讀以仁句其失天下也讀以不仁句

註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讀亦然句

註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讀不保四海句諸侯不仁讀不保社稷句卿大夫不仁讀不保宗廟句士庶人不仁讀不保四體句

註言必死亡。

今頓惡死亡讀而樂不仁句是猶頓惡醉而強酒句○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註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釋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

孟子曰句愛人不親讀反其仁句治人不治讀反其智句禮人不答讀反其敬句○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註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釋語類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至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

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已教你不親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我也不仁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附愛人治人禮人已是以仁智敬修身了因不親不治不答而反求。是恐我之仁智敬未至更加精進工夫求其至極意所謂趲向上去也。

行頓有不得者讀皆反求諸已句其身正讀而天下歸之句

註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釋蒙引天下字說得廣。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天下則盡乎人也。○附上三反其分說此皆反求合說曰有曰皆言其隨有皆然正見無一件不反求諸已也。包下章三自反之意在內故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也。○身正即無不仁智敬天下歸即皆我親治答也。

詩云句永言配命句自求多福句

註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釋蒙引命以理言。○附反求諸已直趨向到永言配命處多福、即天下歸之意也。○上章不仁有死亡之禍此章反求仁智敬有天下歸之福。

孟子曰句人有恒言讀皆曰頓天下國家句天下之本讀在國句國之本讀在家句家之本讀在身句○恒胡登反

註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釋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身正則天下歸之意。孟子祖

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附天下之本三句。一氣趕下。到身字方住。蓋言天下國家之本皆在於身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註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

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

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釋 語類。不得罪於巨室。只是服得他心。○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附此從爲政說起。注意跌重不得罪巨室上。蓋當時巨室擅權。孟子因言此必須要人君正身以服其心。能服其心。則爲政不難。不能服其心。則雖有德教。亦不可得行矣。正身是所以服巨室之本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註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釋 語類。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附順天二句。決言役不役爲存亡所係。正見理勢當然。所以發明天也句意。雖是教人兩順不違。然聖賢決無教人從受無道之天之理也。○當無道之時。雖役大役強。爲理勢當然。君子處此。卻自有修德自強之道在。不可但如衆人之安受其役已也。雙

峰饒氏曰雖曰理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爲紂所役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此說最當

齊景公曰句**既不能令**讀**又不受命**讀**是絕物也**句**涕出**頓**而女於吳**句○女去聲

註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釋孫貽仲曰孟子特引此以言役大役强之事非謂人必當以齊景公女吳爲法而後世之和親匈奴稱姪金人者皆謂能保其國也○附景公正不能修德以自强者故屈已受役於人然終不免有涕出之恥心在故君子貴自强也

今也讀**小國師大國**讀**而恥受命焉**句**是猶**頓**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句

註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釋附師大國故不得不役於人師文王則可以役人矣

○以恥字提醒師大國恥受命猶惡濕居下

如恥之讀**莫若師文王**句**師文王**讀**大國五年**讀**小國七年**讀**必爲政於天下矣**句

註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爾

釋體註文王以弱小而强大是能回天底樣子故獨言文王

詩云句**商之孫子**讀**其麗不億**句**上帝既命**讀**侯于周服**句**侯服于周**讀**天命靡常**句**殷士膚敏**讀**祼將于京**句**孔子曰**句**仁**頓**不可爲衆也**句**夫**頓**國君好仁**讀**天下無敵**句○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註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

旣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
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
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
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
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
兄難爲弟云爾。

釋 附其麗不億。與膚敏。俱是衆字意。與前强大逐應仁
字。是師文王之實事。

今也讀 欲無敵於天下讀 而不以仁句 是猶頓 執熱而不

以濯也句 詩云句 誰能執熱讀 逝不以濯句

註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
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
强。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釋 附不能自强。則命主於天。人無如何也。修德行仁。則
命轉於人。天亦無如何矣。故小人聽命。君子造命。

孟子曰句 不仁者讀 可與言哉句 安其危讀 而利其菑句
樂其所以亡者句 不仁而可與言讀 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句○菑與災同。樂音洛

註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
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
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
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釋 附危災亡。俱緊連其字說。言彼之所爲者。本皆是危
災與所以敗亡之道。而彼不自知。反以爲安利而可樂
也。由私欲錮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也。

有孺子歌曰句 滄浪之水頓 清兮句 可以濯我纓句 滄浪

之水頓 濁兮句 可以濯我足句○浪音郎

註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釋 莫中江曰。可以字乃水之可。非孺子可之也。

孔子曰句 小子聽之句 清頓 斯濯纓句 濁頓 斯濯足矣句
自取之也句

註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

釋 精言兩斯字。從可以字生來。故曰自取。○自取雖指
水言。而寓意深遠。若沾煞水上。便非教小子聽之之旨。

○附等言爾常人聽得是一意聖人聽得是一意彼見
物此見理也

夫人頓必自侮讀然後人侮之句家頓必自毀讀而後人
毀之句國頓必自伐讀而後人伐之句○夫音扶

註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句天作孽讀猶可違句自作孽讀不可活句此之
謂也句

註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
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句桀紂之失天下也讀失其民也句失其民者讀
失其心也句得天下頓有道句得其民讀斯得天下矣句
得其民頓有道句得其心讀斯得民矣句得其心頓有道
句所欲頓與之聚之讀所惡頓勿施讀爾也句○惡去聲

註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
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
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釋陸稼書曰所欲惡須去其己私以誠體周察與聚勿
施須盡其法制以經營區畫此卽仁也

民之歸仁也讀猶頓水之就下讀獸之走壙也句○走音奏

註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
也

故頓爲淵敺魚者讀獺也句爲叢敺爵者讀鸇也句爲湯
武敺民者讀桀與紂也句○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註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釋或問小註此二節正申上文得民不外與聚勿施之

意○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卽所以仁民也
故民歸之○存疑故爲淵敺魚一節是承上言民所欲
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爲之敺爾故字分明
是承上面意思說蒙引亦言二節只是一項事○附觀
下節合說可見

今天下之君讀有好仁者讀則頓諸侯皆爲之敺矣句雖
欲無王讀不可得已句○好爲王並去聲

釋附上三節泛論理此以下皆論時事

今之欲王者讀猶頓七年之病讀求三年之艾也句苟爲

不畜讀終身不得句苟不志於仁讀終身憂辱讀以陷於死亡句○王去聲

註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釋附七年之病句。宜着眼看。言此時病已深矣。及今畜艾。猶或可及。少緩則無及矣。今天下之君。平日不仁已甚。及今反而為仁。猶可有為。不然。則死亡至矣。總是言當速於為仁之意。以其病已深故也。○仁非旦夕間事。必積久乃成。故以三年之艾喻之。然須要自今做起。方可有濟。此則孟子審時度勢之言也。苟不速於為仁。則死亡立至矣。故下引詩單言死亡之意。蓋危言以傷之也。○七年之病。猶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之意。孟子所以惓惓於齊梁之君。蓋畏天而憫人也。

詩云句其何能淑句載胥及溺句此之謂也句

註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句自暴者讀不可與有言也句自棄者讀不可與有為也句言頓非禮義讀謂之自暴也句吾身頓不能居仁由義讀謂之自棄也句

註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釋語類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道道理。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存疑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暴棄皆自己為主。人不能與其力也。要皆自賊其性者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註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釋 附兩人字宜玩。言其理爲人所固有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註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釋 語類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路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雪菴此章爲愚不肖者言之。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註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釋 雲峯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原解上兩句是喚醒他岐途。末句是指示他實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平。○雪菴此爲賢智者言之。○附釋老蓋未聞此說。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註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釋 或問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蓋有不由

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
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
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
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曰、所以擇乎諸說者
奈何、曰、如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善、
直以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
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所當然。而識其所
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不為。是乃所
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

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為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
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
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其以知至為非思勉之所及、
亦過高之失。○語類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
曾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
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
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
矣。○附事事有實心。便於理無虧欠。

是故頓**誠者**讀**天之道也**句**思誠者**讀**人之道也**句

(註)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釋)語類問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
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
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
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
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
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
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

實之始得。○存疑誠者天之道。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
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
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
而人之當實也。○附人本來實有是仁。實有是義。是即
在人之天道也。

至誠而不動者讀**未之有也**句**不誠**讀**未有能動者也**句

(註)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
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
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

予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釋】附誠則動。不誠便不能動。可見思誠之不容已也。

孟子曰句伯夷辟紂句居北海之濱句聞文王作句興曰句盍歸乎來句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句太公辟紂句居東海之濱句聞文王作句興曰句盍歸乎來句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句○辟去聲

【註】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

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讀天下之大老也句而歸之句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句天下之父歸之讀其子焉往句○焉於虔反

【註】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釋】蒙引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諸侯頓有行文王之政者讀七年之內讀必為政於天下矣句

【註】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句求也為季氏宰句無能改於其德句而賦粟倍他日句孔子曰句求句非我徒也句小子鳴鼓而攻之讀可也句

【註】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句君頓不行仁政讀而富之句皆棄於孔子者也句況於為之強戰句爭地以戰讀殺人盈野句爭城以戰讀殺人盈城句此所謂頓率土地頓而食人肉句罪頓不容於死句○為去聲

【註】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頓善戰者讀服上刑句連諸侯者讀次之句辟草萊讀任土地者讀次之句○辟與闢同

註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釋附連諸侯。即我能爲君約與國者也。兵連禍結。皆此輩爲之。故其罪雖較善戰者爲次。而亦較富國者爲有加也。

孟子曰(句)存乎人者(讀)莫良於眸子(句)眸子(頓)不能掩其惡(句)胷中正(讀)則眸子瞭焉(句)胷中不正(讀)則眸子眊焉(句)○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註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釋附言眸子之良。便含當觀意。

聽其言也(句)觀其眸子(句)人焉廋哉(句)○焉於虔反。廋音搜。

註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釋精言註中并此以觀。是於聽言常法外。更添觀眸子新法。乃爲詳密。非謂聽言可廢也。一也字神理連屬不斷。○附并此以觀。是要人將觀眸子與聽言並用。不廢聽言。亦不遺觀眸子也。○并聽言以觀眸子。則人不可廋。

孟子曰(句)恭者(讀)不侮人(句)儉者(讀)不奪人(句)侮奪人之君(讀)惟恐不順焉(句)惡得爲恭儉(句)恭儉(頓)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句)○惡平聲

註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釋附不侮奪。乃恭儉之實事。無此實事。則恭儉皆僞爾。

淳于髡曰(句)男女(頓)授受不親(句)禮與(句)孟子曰(句)禮也(句)

曰(句)嫂溺(頓)則援之以手乎(句)曰(句)嫂溺不援(讀)是豺狼也(句)男女授受不親(讀)禮也(句)嫂溺援之以手者(讀)權也(句)○與平聲。援音爰。

註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釋語類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

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張彥陵曰、髠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權字。為下譏諷言張本。

曰句**今天下**頓**溺矣**句**夫子之不援**讀**何也**句

註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句**天下溺**頓**援之以道**句**嫂溺**頓**援之以手**句**子欲手援天下乎**句

註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釋語類。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附所謂枉己不能直人也。

公孫丑曰句**君子之不教子**讀**何也**句

註不親教也。

孟子曰句**勢不行也**句**教者**頓**必以正**句**以正不行**讀**繼之以怒**句**繼之以怒**讀**則反夷矣**句**夫子教我以正**讀**夫子未出於正也**句**則是父子相夷也**句**父子相夷**讀**則惡矣**句

註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讀**易子而教之**句

註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頓**不責善**句**責善**讀**則離**句**離**讀**則不祥莫大焉**句

註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釋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蒙引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

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附孔子曰能勿勞。孟子曰養不中養不才。養正所以勞之之妙道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註）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釋）新安陳氏曰。初言事親爲事之大。守身爲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爲一。分輕重說。○此章前言守身爲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爲事親之大。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註）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釋）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王觀濤曰。本與大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　復扶又反

（註）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

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釋）蒙引。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不復用贅。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要也。○存疑。養志不徒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爾。○看來此章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爲事親之本爾。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爲事親之則。是皆

爲事親而發也。
事親若曾子者讀可也句
註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
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
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
餘哉
釋或問程子所論曾子周公事先儒所不及也程子曰
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

以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
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
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
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
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
能爲可乎
孟子曰句人讀不足與適也句政讀不足閒也句惟大人
讀爲能格君心之非句君仁讀莫不仁句君義讀莫不義
句君正讀莫不正句一正君讀而國定矣句○適音謫閒去聲

註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
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
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
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
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
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爾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
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
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

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
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
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
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釋語類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
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
於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
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孔子不能格魯哀孟
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

人不足與適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附適閒治其末格心端其本也大人之德又格心之本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註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

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釋精言兩有字是從修己觀人者意中婉轉喚醒見毀譽有此一等不可槩信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註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爾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註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釋附學要日進不已好爲人師者自足而不復有進故爲大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註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註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註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强辯飾非聞諫愈

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句子之從於子敖來讀徒餔啜也句我頓不意頓子學古之道讀而以餔啜也句。餔博孤反啜昌悅反

註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爾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釋語類王驩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滕王以爲介孟子未嘗與言事又不與言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輿馬以見孟子而已故以餔啜罪之若孟子之所以去齊其辭雖不可

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雙峰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觀爲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

孟子曰句不孝有三句無後爲大句

註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頓不告而娶讀爲無後也句君子以爲頓猶告也句。爲無之爲去聲

註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釋語類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爾。其後固不容終不告而遂娶以歸也。蒙引告而娶孝也不

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爲猶告。

孟子曰句仁之實讀事親是也句義之實讀從兄是也句

註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閒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釋語類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

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
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
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
之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
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
見於事業之閒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
愛親乃是切近而眞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
然
智之實(讀)知斯二者(斷)弗去(讀)是也(句)禮之實(讀)節文斯

二者(讀)是也(句)樂之實(讀)樂斯二者(句)樂(讀)則生矣(句)生
(讀)則惡可已也(句)惡可已(讀)則不知(頓)足之蹈之(讀)手之
舞之(句)○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註]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
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
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
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
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
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
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釋]語類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
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
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
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
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
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
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强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
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緊要○問樂則生

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强安排如何得樂到
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
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
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節者等級
也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也○要緊却在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
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
須着檢點教詳密仔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閒斷方始
樂方始生○蔡氏曰、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

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流溢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蒙引仁之實章孟子所見道理自周遍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乎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本於事親從兄故一一下箇實字行生道焉。附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孟子則更訓孝弟爲仁義禮智之實蓋從性善源頭處說下來見得性中許多道理都要先從事親從兄做起然後推廣以及其餘故事親從兄爲天下之道之原本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皆是此意。事親從兄到樂生不知手舞足蹈處唯聖者能之。不知手舞足蹈蓋孝弟之意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也

孟子曰句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句視頓天下悅而歸己讀猶草芥也句惟舜爲然句不得乎親讀不可以爲人句不順乎親讀不可以爲子句

註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釋語類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此所以爲尤難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所以說烝烝乂不格姦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王永嘉曰、從行事上合親心爲得從道理上合親心爲順

舜頓盡事親之道讀而瞽瞍底豫句瞽瞍底豫讀而天下化句瞽瞍底豫讀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句此之謂頓大孝句

註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爾於是莫不勉而爲

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

（程）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己底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西山眞氏曰舜所値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自引以爲己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爾孰有不勉於爲孝者哉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

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離婁章句下

註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註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釋或問此以爲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蒙引在東方夷服之地夷服二字按周

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也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古今皆屬中國但以其際西而極東故云爾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註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釋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註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釋語類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凡符節右畱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註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

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釋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蒙引揆度也度不是料度乃是比度也。○附道無二致故聖無異道若其不同則不足以爲聖人矣。○先後承舜文而桀言之舜文在其中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 溱音臻 洧榮美反

註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釋附乘輿濟人一事有三失非先王之政一也失上下之體二也恩難遍及三也故孟子示之以王政又示之以辟人又明其難周三層皆備而末總歸於私恩難遍甚言小惠之不可為也○通章大意是辨小惠不可為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註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釋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末耶徒譁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有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耶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宮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耶

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

註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釋語類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細之間亦無遺憾如此

君子平其政句行辟人讀可也句焉得人人而濟之句 辟與闢同 焉於虔反

註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釋語類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行人使之辟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令車濟人正相反也

故爲政者讀每人而悅之句日頓亦不足矣句

註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釋南軒張氏曰先王之制爲之井田爲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舟楫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屑爲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

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敎也○附子產乘輿濟人特偶然事非常常如此也孟子便謂其以私恩悅人不可爲蓋防微杜漸之意嚴矣

孟子頓告齊宣王曰句君之視臣讀如手足句則臣視君讀如腹心句君之視臣讀如犬馬句則臣視君讀如國人句君之視臣讀如土芥句則臣視君讀如寇讎句

註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釋】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爲宣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潛室陳氏曰、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句禮讀爲舊君有服句何如讀斯可爲服矣句○爲去聲下爲之同

【註】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句諫行讀言聽句膏澤下於民句有故而去讀則君頓使人導之出疆句又先於其所往句去頓三年不反讀然後收其田里句此之謂頓三有禮焉句如此讀則爲之服矣句

【註】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釋】語類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蒙引此之謂三有禮。自是去後三有禮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

今也爲臣句諫讀則不行句言讀則不聽句膏澤不下於民句有故而去讀則君搏執之句又極之於其所往句去之日讀遂收其田里句此之謂寇讎句寇讎頓何服之有句

【註】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句無罪而殺士讀則頓大夫可以去句無罪而戮民讀則頓士可以徙句

【註】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句君仁讀莫不仁句君義讀莫不義句

註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爾

孟子曰句非禮之禮讀非義之義讀大人弗爲句

註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釋或問張子所謂眞禮義者至矣其曰守禮未爲失者尤學者之所當知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

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禮義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附禮義隨事隨時各不同惟能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乃得禮義之眞而無似是而非者矣大人即時中之聖人也

孟子曰句中也讀養不中句才也讀養不才句故頓人樂有賢父兄也句如頓中也讀棄不中句才也讀棄不才句則賢不肖之相去讀其閒頓不能以寸句○樂音洛

註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釋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熏陶寧有剛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

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袪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熏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附棄與養正相反不能養便是棄爲父兄者不可不知也○棄不是全不教只是不能養成爾不能養成子弟之不中不才便是自己亦同歸於不中不才了故相去無多

孟子曰句人頓有不爲也讀而後可以有爲句

註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釋精義橫渠曰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孟子曰句言頓人之不善讀當如後患何句

註此亦有爲而言

釋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亦恐其亦言已之不善耶曰是皆有之

孟子曰句仲尼頓不爲已甚者句

註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釋或問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鄉原之亂德矣○附已甚者過中之謂也仲尼所爲皆合義理恰好處無絲毫過乎中道正所謂時中者也

孟子曰句大人者讀言頓不必信句行頓不必果句惟義所在句○行去聲

註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釋精義楊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孔子之意○附大人之信果皆是從義中得來者○此大人精義之學較必信必果者高出一等然初學且須從信果做起

孟子曰句大人者讀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句

註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釋語類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

赤子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無許多事○附此明大人能全其純一無僞之心也純一無僞者純任天理自然無少人欲僞妄如見孺子怵惕惻隱非內交要譽之類在赤子則只是飢啼喜笑皆眞情無僞而已至大人則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皆是此純一無僞之心推廣至極也

孟子曰句養生者讀不足以當大事句惟送死讀可以當大事句○養去聲

註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爾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釋附惟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故送死尤爲大事也孟子言此所以勉人必誠必信不可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句君子頓深造之以道句欲其自得之也句自得之讀則居之安句居之安讀則資之深句資之深讀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句故頓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句○造七到反

註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

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釋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强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閒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

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閭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口居之安則資之深何

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汩汩不舍晝夜或沂或泝無不值其來處此

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語類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眞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為之方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資字恰是資給資助一般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

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着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

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自家靠着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聞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說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萠於聞見者也○存疑資之深言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所藉爲何藉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㑹中充足有餘足以備吾應物之用足以爲吾資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是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附取之左右逢原言日用之閒取之

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蓋所資之本深遠無窮盡至日用之閒自必隨事各流露出一理來以應之則隨事皆恰撞着本原道理故曰逢原左右至近非一處正見其無往不然也○資深是一本故只是一路來逢原是萬殊故四方八面都來資深立逢原之體逢原逢資深之用○原字妙萬殊皆一本此曾子之一貫也

孟子曰句博學讀而詳說之句將以反說約也句

註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爾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釋或問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要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爾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

○語類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又曰貫通處便是約伊川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問世閒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得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

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附約是子貢之一貫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註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釋或問范氏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則亦非此章之意也蓋彼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有公私大小之不同不當引彼以釋此也○

語類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說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遣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註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釋去疑者指言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註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註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

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釋新安陳氏曰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附此如詩之比體言水而人在其中。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

各反 聞去聲

註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釋或問范氏以精實為本名譽為末亦非孟子之意孟

子之意正以實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爾非以情實對名譽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矣○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爾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附此節如詩之興體先言兩集

以引起聲聞也

孟子曰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讀幾希句庶民去之句君子存之句

註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爾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釋或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稟賦有異於物而

得是天理之全也○語類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只爭這些子所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爾○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

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附人心之虛靈以其稟形氣之正得天理之全也禽獸便有明有昏了君子存之必要存得此天理之全體爾

舜讀明於庶物句察於人倫句由仁義行句非行仁義也句

【註】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

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釋】或問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三言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之言亦以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眞以爲有先後也。語類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附此章以下孟子皆是教人行仁義

孟子曰句禹讀惡旨酒讀而好善言句。惡好皆去聲

【註】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釋】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蒙引此雖二事所該甚廣此禹之憂勤惕厲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也

湯讀執中句立賢無方句

【註】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釋】語類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蒙引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立賢無方蓋念天位之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故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又何如

文王讀視民如傷句望道而未之見句○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註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釋或問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若猶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

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爲聖哉

武王讀不泄邇句不忘遠句

註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釋或問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痌瘝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曰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爲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爲何物哉○語類聖人之心如潮水上來滂渤滿溢一時皆得無有遠邇○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精言存於己者謂之德施於物者謂之仁二句統言爲是○附或問亦是統拚仁不仁

周公讀思頓兼三王讀以施四事句其有不合者讀仰頓而思之讀夜以繼日句幸讀而得之句坐讀以待旦句

註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釋】南軒張氏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掛附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雲峰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附惟天理常存故人心不死自古聖賢只是存得人心常活箇不如此便與禽獸無異矣

孟子曰句王者之迹讀熄讀而詩亡句詩亡讀然後春秋作句

【註】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釋】語類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問黍離降爲國風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享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諷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附雅詩亡是王迹熄之驗春秋作於詩亡之後却不是要繼詩全是要維王迹蓋詩載王迹之事春秋存王迹之理此孔子所以存萬世之人心也雪菴先生云敘孔子如此起局何等眼界

晉之乘句楚之檮杌句魯之春秋句一也句○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註】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

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册書之名也

【釋】蒙引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爲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爲王者經世之典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註】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

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釋】黃際飛曰三其字遙接首節春秋字謂春秋之事之文之義也皆指已作之春秋說○附尹註亦字對次節魯之春秋言魯之春秋固是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孔子所作之春秋亦仍是如此但有其義存焉爾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註】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釋】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潤萬世不斬也○蒙引君子小人蓋以位言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註】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釋】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爲弟

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附孟子所以自任之重非欲輕附羣聖之列也只是見得不如此便無以自異於禽獸故不敢不繼羣聖以存人心爾○孔子論人尚分許多等級如聖賢中人上下之類孟子却將人與禽獸對說纔於人道有愧便是禽獸其警人之意切矣

孟子曰句可以取讀可以無取句取頓傷廉句可以與讀可以無與句與頓傷惠句可以死讀可以無死句死頓傷勇句

註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釋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之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爾○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也○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雙峯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面下個固字下面下兩個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附三段皆失之太過者皆有所傷

但過取之傷廉人所易知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人所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傷惠傷勇蓋言其所傷雖不同而其為各有所傷則一也總見太過者之無一而可與孔子謂過猶不及其不取太過之意正同也或問

自明

逢蒙頓學射於羿句盡羿之道句思頓天下惟羿為愈己句於是殺羿句孟子曰句是亦羿有罪焉句公明儀曰句宜若無罪焉句曰句薄乎云爾句惡得無罪句○逢薄江反惡平聲

註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纂夏自立

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爾。

鄭人頓使子濯孺子頓侵衛句衛頓使庾公之斯頓追之句子濯孺子曰句今日我疾作讀不可以執弓句吾死矣夫句問其僕頓曰句追我者頓誰也句其僕曰句庾公之斯也句曰句吾生矣句其僕曰句庾公之斯讀衛之善射者也句夫子曰讀吾生讀何謂也句曰句庾公之斯讀學射於尹公之佗句尹公之佗讀學射於我句夫尹公之佗讀端人也句其取友讀必端矣句庾公之斯至句曰句夫子何爲不執弓句曰句今日我疾作讀不可以執弓句曰

句小人讀學射於尹公之佗句尹公之佗讀學射於夫子句我頓不忍以夫子之道讀反害夫子句雖然句今日之事讀君事也句我頓不敢廢句抽矢扣輪讀去其金句發乘矢讀而後反句○佗徒河反 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 去上聲 乘去聲

註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爾。

釋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爾。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爲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孟子曰句西子頓蒙不潔讀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句

註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讀齊戒沐浴讀則可以祀上帝句○齊側皆反

註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釋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蒙引、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

孟子曰句天下之言性也讀則故頓而已矣句故者讀以利爲本句

註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

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
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
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
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
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釋】或問二十六章之說程子以爲皆爲智而發今以章
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
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
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

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
爲性而發則其言之詳略豈當若是其倒置哉○語類
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
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
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
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故是已然之迹孟子說
四端皆是然故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爲本如星
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利順者從道理上
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
禹之行水言之○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爲言天下萬
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
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閒矣○附
事物之理皆是人物性分中道理故此言性便是言事
物之理不單指人性而人性在其中物性亦在其中理
雖無形難知事物却自有迹易見但此迹有本從性理
發出者便自然而順利有後來人力矯造者便勉強而
不順利其順利者是性之故其勉強不順利者非性之
故則事物之理本皆自然可知矣○事物之故事物之

性也以利爲本事物之順其性者也

所惡於智者讀**爲其鑿也**句**如智者**讀**若禹之行水也**讀
則無惡於智矣句**禹之行水也**讀**行其所無事也**句**如智**
者讀**亦行其所無事**讀**則智亦大矣**句○惡爲並去聲

【註】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
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釋】語類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行其所無事是
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附順事物之

性理者爲大智。逆事物之性理者爲小智。

天之高也句星辰之遠也句苟求其故句千歲之日至讀可坐而致也句

註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孟子離婁　卷十五　金　述善堂藏板

釋語類。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爾。天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蒙引。千歲之日至。朱子說只是已往者。

公行子頓有子之喪句右師往弔句入門句有頓進而與右師言者句有頓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句

註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頓不與右師言句右師不悅讀曰句諸君子頓皆與驩言句孟子頓獨不與驩言句是簡驩也句

註簡。略也。

孟子聞之讀曰句禮句朝廷不歷位讀而相與言句不踰階讀而相揖也句我頓欲行禮句子敖頓以我爲簡句不亦異乎句○朝音潮

註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離婁　卷十五　夫　述善堂藏板

釋或問。愚嘗聞之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爲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爲簡。已而孟子辨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語類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
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弔處已見此
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而聖賢
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
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孟子曰句君子頓所以異於人者讀以其存心也句君子
頓以仁存心句以禮存心句

【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釋】語類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

者以其存心不同爾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
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只是處心○
附君子把仁禮來常放在心頭只是立心要自己爲仁
爲禮爾

仁者讀愛人句有禮者讀敬人句

【註】此仁禮之施

【釋】附有內施外

愛人者讀人頓恒愛之句敬人者讀人頓恒敬之句○恒胡登反

【註】此仁禮之驗

【釋】附我感人應

有人於此句其待我頓以橫逆句則君子必自反也讀我
頓必不仁也句必無禮也句此物奚宜至哉句○橫去聲下同

【註】橫逆謂强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釋】附人有不應者君子則不責人而反責我也

其自反頓而仁矣句自反頓而有禮矣句其橫逆頓由是
也句君子必自反也讀我頓必不忠句○由與猶同下放此

【註】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

【釋】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
盡其心卽忠也

自反而忠矣句其橫逆頓由是也句君子曰讀此亦妄人
也已矣句如此讀則與禽獸奚擇哉句於禽獸讀又何難
焉句○難去聲

【註】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釋】附君子只要盡其在我故既自反而忠矣橫逆仍不
責人也○三自反皆是因人省己總要求自己實實爲
仁爲禮也此正以仁禮存心之實也

是故頓君子有終身之憂讀無一朝之患也句乃若所憂讀則有之句舜頓人也句我頓亦人也句舜頓爲法於天下句可傳於後世句我頓由未免爲鄉人也句是頓則可憂也句憂之如何讀如舜而已矣句若夫君子所患讀則亡矣句非仁讀無爲也句非禮讀無行也句如有一朝之患讀則君子不患矣句○夫音扶

註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釋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

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爲言爾。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爲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爾。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曰、楊氏以爲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爲高、則恐其

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附、終身之憂在我者也。一朝之患在人者也。君子終身盡其在我、無一朝責人。○君子只要我之仁禮如舜爾。

禹稷頓當平世句三過其門而不入句孔子賢之句

註事見前篇。

釋語類、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

妨也。○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頓當亂世句居於陋巷句一簞食句一瓢飲句人頓不堪其憂句顏子頓不改其樂句孔子賢之句○食音嗣、樂音洛

釋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己之樂

孟子曰句禹稷顏回讀同道句

註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釋附、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兩則字甚活。猶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蓋進退無預於己。救民修己安於所遇也。禹稷顏子同此心源。故皆同道。如顏子之與孔子同一時

中之道也。

禹頓思天下有溺者讀由頓已溺之也句稷頓思天下有飢者讀由頓已飢之也句是以如是其急也句○由與猶同

註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釋附禹稷之急進則救民也禹稷無容心也顏子之修己亦然。

禹稷顏子讀易地頓則皆然句

註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釋精義伊川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附禹稷顏子之心不偏倚於憂樂其憂樂皆是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易地則皆能爲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句救之讀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讀可也句

註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釋附喻禹稷之憂當其可也盡乎救民之道也

鄉鄰有鬭者句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讀則惑也句雖閉戶讀可也句

註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釋附喻顏子之樂當其可也盡乎修己之道也○禹稷顏子皆盡乎道故同道也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所謂觀人臨時

志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之心也尹氏辭約理明而其後說尤善也

公都子曰句匡章頓通國皆稱不孝焉句夫子與之遊句又從而禮貌之句敢問何也句

註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句世俗所謂不孝者讀五句惰其四支讀不顧父母之養句一不孝也句博弈讀好飲酒讀不顧父母之養句二不孝也句好貨財讀私妻子讀不顧父母之養句三不孝也句從耳目之欲讀以爲父母戮句四不孝也句好

勇鬭狠讀以危父母句五不孝也句章子頓有一於是乎句○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註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頓子父責善讀而不相遇也句音扶○夫

註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讀朋友之道也句父子責善讀賊恩之大者句

註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頓豈不欲頓有夫妻子母之屬哉句爲得罪於父

讀不得近句出妻屏子讀終身不養焉句其設心以爲頓不若是讀是頓則罪之大者句是頓則章子已矣句○夫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註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爾

釋 語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爾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爲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爲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

爲人爾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雙峰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旣得見孟子必敎他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曾子居武城句有越寇句或曰句寇至句盍去諸句曰句無寓人於我室句毀傷其薪木句寇退句則曰讀修我牆

屋句我將反句寇退句曾子反句左右曰句待先生讀如此其忠且敬也句寇至讀則先去以爲民望句寇退讀則反句殆於不可句沈猶行曰句是頓非汝所知也句昔沈猶頓有負芻之禍句從先生者頓七十人讀未有與焉○句與去聲

註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

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句有齊寇句或曰句寇至句盍去諸句子思曰句如伋去讀君頓誰與守句

註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句曾子子思讀同道句曾子頓師也句父兄也句子思頓臣也句微也句曾子子思讀易地頓則皆然句

註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釋附曾子子思各隨地以盡道惟不同所以爲同也。

儲子曰句王頓使人瞯夫子讀果有以異於人乎句孟子曰句何以異於人哉句堯舜與人同耳句○瞯古莧反

註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爾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頓而處室者句其良人出讀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句其妻頓問所與飲食者讀則盡富貴也句其妻頓告其妾曰句良人出讀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句問其

與飲食者讀盡富貴也句而未嘗有顯者來句吾頓將瞯良人之所之也句蚤起句施從良人之所之句徧國中讀無與立談者句卒頓之東郭頓墦間之祭者讀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句其妻歸句告其妾曰句良人者讀所仰望而終身也句今若此句與其妾頓訕其良人讀而相泣於中庭句而良人未之知也句施施從外來讀驕其妻妾句○施音迤又音異 墦音燔 施施如字

註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

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句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讀其妻妾頓不羞也頓而不相泣者讀幾希矣句

註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釋衛縡山[illegible]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六

萬章章句上

註凡九章

萬章問曰句舜頓往于田句號泣于旻天句何爲其號泣也句孟子曰句怨慕也句○號平聲

註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釋附怨慕二字括舜終身蓋此心即憂不順父母之心憂無時可解即怨慕無時可已舜所以能致瞽瞍底豫者皆本於此也書云負罪引慝即此怨字之意末節雖單言慕而怨自在其中

萬章曰句父母愛之讀喜頓而不忘句父母惡之讀勞頓而不怨句然則舜怨乎句曰句長息問於公明高曰句舜往于田讀則吾既得聞命矣句號泣于旻天頓于父母讀則吾不知也句公明高曰句是頓非爾所知也句夫公明高讀以孝子之心頓爲不若是恝讀我頓竭力耕田讀共爲子職而已矣句父母之不我愛讀於我何哉句○惡去聲夫音扶

恝苦八反共平聲

註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釋雲莊蒙引不若是恝。連下二句一氣讀。反說父母二句正說。大全無明文。淺說與蒙引同。○附號泣於我何。便是如窮人無所歸。下節更備言共處順境時亦如此。

不但于田也。

帝頓使其子九男二女讀百官牛羊倉廩頓備讀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句天下之士頓多就之者句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句爲頓不順於父母讀如窮人無所歸句○爲去聲

註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釋附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慕父母者。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天下之士頓悅之讀人之所欲也句而不足以解憂句好色頓人之所欲句妻頓帝之二女讀而不足以解憂句富頓人之所欲句富頓有天下讀而不足以解憂句貴頓人之所欲句貴頓爲天子讀而不足以解憂句人悅之頓好色頓富頓貴頓無足以解憂者句惟順於父母讀可以解憂句

註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釋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

人頓少讀則慕父母句知好色讀則慕少艾句有妻子讀則慕妻子句仕讀則慕君句不得於君讀則熱中句大孝讀終身慕父母句五十而慕者讀予頓於大舜讀見之矣句○少好皆去聲

註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

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釋】或問諸說皆善而尹氏盡性之云尤精○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語類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

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哭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哭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哭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

人皆可爲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碍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附此即前章視天下歸若草芥

之意而詳言之蓋舜之心惟務要得親順親故極天下悅而歸己好色富貴俱不足以解其不順乎親之憂欲得親順親者天理也貪好色富貴者人心也舜心純是天理流行耳人欲何得以閒之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註】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

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釋 或問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意。亦爲曲盡。○游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存疑告而後娶。則父母不之聽。是廢人之大倫。又生一塲憎怪。是徒見怨於其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註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釋 伊川曰、象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 忸女六反 怩音尼 與平聲

註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與舜異

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釋〕或問所疑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爲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己而有變爾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己而幸其免己亦非

所以語聖人矣○語類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鬩於其閒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正謂此爾○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存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西山眞氏曰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眞有是哉○附舜但見象目前之憂喜亦憂喜之至前此之怒怨則已忘之矣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旣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敎畜許六反

〔註〕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釋〕語類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附象之愛兄是人爲假飾舜之喜象卻是天機自然信者不疑其僞故已之喜亦誠實

無僞也處變不失其常處五倫皆當如此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註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

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釋雙峰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註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旣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釋語類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

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者不□迺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庳但富之而已周公於管蔡事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思公必不使之也○附親愛之無已非舜之盡性不能如此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亦不能言及此也○舜之怨慕親親愛弟皆仁也怨慕必諭親於道親愛却不縱其惡則義存乎其間矣此皆舜由仁義行之大端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 岌魚及反

註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釋 附說不得臣不得子以堯瞍朝舜證實蓋言君父皆朝盛德之士便是不得以他爲臣爲子也此節孟子先辨堯無朝舜之事只堯老舜攝一句斷盡引堯典證之於事以見其爲攝也引孔子夬之於理益見其爲攝也則堯無北面而朝之事昭然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

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註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

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釋語類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此是教人讀書之法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鄒嶧山曰此節只是解詩舜不臣父之意尚在下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註言瞽瞍旣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釋慶源輔氏曰上旣言讀詩之法以破咸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附蒙謂舜爲天子當臣其父孟子謂舜爲天子則正以之尊養其父豈有臣父之理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 齊側皆反

【註】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釋】雲峰胡氏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附孟子引書另發出一段父不得而子之義。見咸丘蒙之說非理也。○猶云以堯舜之道要湯。

萬章曰句堯頓以天下與舜讀有諸句孟子曰句否句天子頓不能以天下與人句

【註】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讀孰與之句曰句天與之句

【註】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讀諄諄然頓命之乎句○諄之淳反

【註】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句否句天不言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句○行去聲下同

【註】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句以行與事示之者讀如之何句曰句天子頓能薦人於天句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句諸侯頓能薦人於天子句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句大夫頓能薦人於諸侯句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句昔者讀堯頓薦舜於天讀而天受之句暴之於民讀而民受之句故曰讀天不言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句○暴步卜反下同

【註】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句敢問頓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讀暴之於民而民受之讀如何句曰句使之主祭讀而百神享之句是天受之句使之主事讀而事治讀百姓安之句是民受之也句天與之句人與之句故曰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句○治去聲

【釋】語類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

舜相堯讀二十有八載句非人之所能為也句天也句堯崩句三年之喪頓畢句舜避堯之子頓於南河之南句天下頓諸侯朝覲者讀不之堯之子讀而之舜句訟獄者讀不之堯之子讀而之舜句謳歌者讀不謳歌堯之子讀而謳歌舜句故曰讀天也句夫然後頓之中國讀踐天子位焉句而居堯之宮句逼堯之子句是篡也句非天與也句○

相去聲朝音潮 夫音扶

註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獄謂獄不决而訟之也

泰誓曰句天視頓自我民視句天聽頓自我民聽句此之謂也句

註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釋精義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為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萬章問曰句人有言讀至於禹讀而德衰句不傳於賢讀而傳於子句有諸句孟子曰句否句不然也句天與賢讀則與賢句天與子讀則與子句昔者讀舜薦禹於天句十有七年句舜崩句三年之喪頓畢句禹避舜之子頓於陽城句天下之民頓從之讀若堯崩之後讀不從堯之子頓而從舜也句禹頓薦益於天句七年句禹崩句三年之喪頓畢句益避禹之子讀於箕山之陰句朝覲訟獄者讀不之益而之啟句曰句吾君之子也句謳歌者讀不謳歌益而謳歌啟句曰句吾君之子也句○朝音潮

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釋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

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擅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爾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爲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爲不當去位

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以爲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爲可恥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精言此節方是叙事。下節承其意而剖析之。見其皆出於天。各兼傳賢傳子說。○附此節平叙兩薦。見禹之於益。猶舜之於禹也。非有私意也。○堯舜禹傳位之心。孟子發明之。舜禹益避位之心。朱子或問發明之。宜並存。

丹朱之不肖句 舜之子頓 亦不肖句 舜之相堯讀 禹之相舜也讀 歷年頓 多句 施澤於民頓 久句 啓賢頓 能敬承繼禹之道句 益之相禹也讀 歷年頓 少句 施澤於民頓 未久句 舜禹益頓 相去久遠讀 其子之賢不肖讀 皆天也句 非人之所能爲也句 莫之爲頓 而爲者讀 天也句 莫之致頓 而至者讀 命也句○之相之相並去聲

註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釋精義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語類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

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〇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〇精言此正申解上節意。註兩開平說。

一是堯舜所以傳賢之故。一是禹所以傳子之故。〇附二者均出於天命。非有私意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註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釋 附此以下。推言古來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要皆出於天。無私意也。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註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釋 附繼世之廢出於天。堯舜善體天意。故不待天之廢之。而早自廢之。是堯舜之事皆天事也。且不待若桀紂。是天理之極至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〇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註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子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釋附天不廢太甲故伊尹不有天下

周公之不有天下讀猶頓益之於夏讀伊尹之於殷也句

註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釋附天不廢成王故周公不有天下

孔子曰句唐虞頓禪句夏后殷周頓繼句其義一也句。禪音擅

註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釋精言萬章專問禹益孟子却就千古禪繼大局面通盤打算見皆出於天聖人不過奉若天道初無私意傳子非德衰也

萬章問曰句人有言讀伊尹頓以割烹要湯句有諸句。要平聲下同

註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句否句不然句伊尹頓耕於有莘之野讀而樂堯舜之道焉句非其義也讀非其道也讀祿之以天下頓弗顧也句繫馬千駟頓弗視也句非其義也讀非其道也讀一介不以與人句一介不以取諸人句。樂音洛

註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釋或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

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爾夫豈贅於言哉。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皐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存疑道即理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是體義是用。附尹守道義之嚴細大無閒如此則不辱身根本早於此立定

湯使人以幣聘之句囂囂然頓曰句我頓何以湯之聘幣

爲哉句 我頓 豈若處畎畝之中讀 由是頓 以樂堯舜之道哉句○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註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釋或問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語類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附一則曰湯使人聘再則曰湯三使聘則非尹之要湯明矣但此處且只是敘至後枉己節方斷。

湯頓 三使往聘之句 既而幡然改曰句 與頓 我處畎畝之中讀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句 吾頓 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句 吾頓 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句 吾頓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句

註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矣。

釋顧麟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天之生此民也讀 使先知頓 覺後知讀 使先覺頓 覺後覺也句 予頓 天民之先覺者也句 予頓 將以斯道頓 覺斯民也句 非予覺之頓 而誰也句

註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

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釋語類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

全程子曰、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爾此說得覺字極爲全備○原解上節明己欲應聘此節申己所以當應聘義理

思頓天下之民讀匹夫匹婦頓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句其自任以天下之重頓如此句故頓就湯而說之讀以伐夏救民句○內音納說音稅

註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

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釋附自親見至自任皆言伊尹有正天下之志就湯伐夏實做出正天下之事

吾未聞頓枉己而正人者也句況頓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句聖人之行讀不同也句或遠讀或近句或去讀或不去句歸頓潔其身而已矣句○行去聲

註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釋附辱己不能正天下聖人亦自必無辱己之事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頓要湯句未聞以割烹也句

註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句天誅頓造攻自牧宮句朕頓載自亳句

註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句或謂孔子頓於衛讀主癰疽句於齊讀主侍人瘠環句有諸乎句孟子曰句否句不然也句好事者頓爲之也句○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註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註】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釋】或問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卽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語類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又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註】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註】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釋】附以上三節皆引客証主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註】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頓虞人也句晉人頓以垂棘之璧讀與屈產之乘讀假道於虞讀以伐虢句宮之奇頓諫句百里奚頓不諫句○屈求勿反乘去聲

註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釋存疑此條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

知頓虞公之不可諫讀而去之秦句年已七十矣句曾不知頓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讀可謂智乎句不可諫讀而不諫句可謂不智乎句知頓虞公之將亡讀而先去之句不可謂不智也句時舉於秦句知頓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讀而相之句可謂不智乎句相秦讀而顯其君於天下句可傳於後世句不賢而能之乎句自鬻頓以成其君讀鄉黨自好者頓不爲句而謂賢者爲之乎句○相去聲

註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爲之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釋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穆公之意。又言聖賢不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辯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媵秦穆姬者乃井百。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大全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

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爲忠
臣矣爲智士故曰皆是也

萬章章句下

註 凡九章

孟子曰句伯夷讀目頓不視惡色句耳頓不聽惡聲句非
其君讀不事句非其民讀不使句治讀則進句亂讀則退
句橫政之所出讀橫民之所止讀不忍居也句思頓與鄉
人處讀如以朝衣朝冠讀坐於塗炭也句當紂之時句居
北海之濱讀以待天下之淸也句故頓聞伯夷之風者讀
頑夫頓廉句懦夫頓有立志句○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註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並見前篇

釋 附步步有恐浼之意在

伊尹曰句何事頓非君句何使頓非民句治頓亦進句亂
頓亦進句曰句天之生斯民也讀使頓先知覺後知讀使
頓先覺覺後覺句予頓天民之先覺者也句予將以此道
頓覺此民也句思頓天下之民讀匹夫匹婦頓有不與被
堯舜之澤者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句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也句○與音預

註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

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餘見前篇。

釋 吳因之曰有隨所事使卽可使爲堯舜君民意。附治亂亦然。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油油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註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註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釋 附舉去國之一端以見其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四句分看是各當可合看是皆當可四可以字辨之甚精便是智四而字處之極當便是聖仕止久速皆當其可便是集大成之聖智知可以如此而後如此便是聖由於智。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註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

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釋 語類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何以爲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易中說中正

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

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句集大成也者讀金聲而玉振之也句

金聲也者讀始條理也句玉振之也者讀終條理也句始

條理者讀智之事也句終條理者讀聖之事也句

註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

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

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

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

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

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

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

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旣闋而後擊

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閒脈絡貫

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

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

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

振之亦此意也

釋附集大成包衆小成在內金聲所以始衆音則所以

成始者大矣玉振所以終衆音則所以成終者大矣條

理兼全始終俱備此所以爲集大成也○條理只是一

個條理始者始此終亦終此但其一始無不始孔子知

之至能始衆理者如之一終無不終孔子行之極能終

衆理者如之始終要得兼綜條貫意智要見全覺意聖

要見全體意三子皆在條理內○三子只是於衆條理

內見得一端只就此一端做去以至其極故始終只是

此一端外此更不覺得天地閒有許多條理在亦不能

做盡得許多條理故只成其爲一偏之聖也○此節智

聖平說下節方見聖由於智○又附智之事是知之一

貫聖之事是行之一貫博文約禮正是做此智聖工夫

智讀譬則巧也句聖讀譬則力也句由頓射於百步之外

也讀其至讀爾力也句其中讀非爾力也句○中去聲

註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

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

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釋】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

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語類問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

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個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附此私意亦從見偏來○此節概論聖智二字之義兼孔子三子在內先以巧力譬聖智下專言射者巧力之用而聖智在其中由字連上兩譬字意○

巧運於未發矢之先力行於旣發之後故亦有始終意

北宮錡問曰句**周室**頓**班爵祿也**讀**如之何**句○錡魚綺反

【註】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句**其詳**頓**不可得聞也**句**諸侯惡其害己也**讀**而皆去其籍**句**然而軻也**讀**嘗聞其畧也**句○惡去聲去上聲

【註】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釋】或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攷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

也。

天子頓一位句公頓一位句侯頓一位句伯頓一位句子頓男頓同一位句凡五等也句君頓一位句卿頓一位句大夫頓一位句上士頓一位句中士頓一位句下士頓一位句凡六等也句

〔註〕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釋〕附五等天下之君臣六等國中之君臣。位猶級也。一者各一其位不相淆也。等者以漸而殺不可過也。

天子之制讀地頓方千里句公侯頓皆方百里句伯頓七

十里句子男頓五十里句凡四等句不能五十里讀不達於天子句附於諸侯讀曰頓附庸句

〔註〕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釋〕業引方正也庸城也附庸猶屬城也。○精言天子千里公侯百里此卽君十卿祿之意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卽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之意。

天子之卿頓受地視侯句大夫頓受地視伯句元士頓受地視子男句

〔註〕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釋〕附天子之臣受地多於侯國之臣者。從天子之千里差等之也。故公侯諸國之臣受地亦各有差等不同。○其多少之數與外諸侯同其不容世守與外諸侯異

大國頓地頓方百里句君頓十卿祿句卿祿頓四大夫句大夫頓倍上士句上士頓倍中士句中士頓倍下士句下士頓與庶人在官者頓同祿句祿頓足以代其耕也句

〔註〕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釋〕語類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

卿、一國之土地、爲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祿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附註徐氏所言。俱以百畝食九人起數。○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

次國頓地頓方七十里句君頓十卿祿句卿祿頓三大夫句大夫頓倍上士句上士頓倍中士句中士頓倍下士句

下士頓與庶人在官者頓同祿句祿頓足以代其耕也句

註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頓地頓方五十里句君頓十卿祿句卿祿頓二大夫句大夫頓倍上士句上士頓倍中士句中士頓倍下士句下士頓與庶人在官者頓同祿句祿頓足以代其耕也句

註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釋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寖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寖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讀一夫百畝句百畝之糞句上農夫讀食九人句上次讀食八人句中讀食七人句中次讀食六人句下讀食五人句庶人在官者讀其祿頓以是爲差句○食音嗣

釋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

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釋附此倒叙文法。末二句是主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單言庶人在官之差。而下士之差可知。以同祿故也。

萬章問曰句敢問友句孟子曰句不挾長讀不挾貴讀不

挾兄弟讀而友句友也者讀友其德也句不可以有挾也句

【註】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釋】附友也者友其德也一句千古交友定準。外此以勢利相交便非交友之正道。長貴兄弟皆是勢利邊事。不惟不可恃之於外。亦並不可有之於心。不惟於己之勢利不可有於心。即於友之勢利亦不可有於心。彼此惟以德相交。乃是交友之正道。下節五人無獻子之家。即是不慕勢利之意。有挾便是務勢利邊事。與友德相反。

孟獻子讀百乘之家也句有友五人焉句樂正裘讀牧仲讀其三人讀則予忘之矣句獻子之與此五人者頓友也讀無獻子之家者也句此五人者讀亦有獻子之家讀則不與之友矣句。乘去聲下同

【註】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釋】附獻子與五人友數句一正一反所以與友者以其無家也。有家便不與之友矣。蓋無家便有德有家便無德故也有無俱以心言

非惟頓百乘之家讀為然也句雖頓小國之君讀亦有之句費惠公曰句吾於子思讀則師之矣句吾於顏般讀則友之矣句王順長息讀則事我者也句。費音秘般音班

【註】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頓小國之君讀為然也句雖頓大國之君讀亦有之句晉平公讀之於亥唐也讀入云頓則入句坐云頓則坐

句食云頓則食句雖頓疏食菜羹讀未嘗不飽句蓋頓不敢不飽也句然頓終於此而已矣句弗與共天位也句弗與治天職也句弗與食天祿也句士之尊賢者也句非王公之尊賢也句。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註】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釋】淺說即平公能如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

挾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註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註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釋 附天子友匹夫。堯舜之心。皆不知其爲天子匹夫也。惟知友德爾。挾於何有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註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

爲不恭。故弗卻也。

註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閒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釋 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爲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註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釋 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達說其交也以道。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

禮不失之苟簡。○條辨只就當下論，何必更計其物之所由來，拈出孔子爲禮義中正之準。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註、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註、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

兆頓足以行矣讀而不行句而後去句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句○與平聲

註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

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釋存疑孔子先簿正祭器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蒙引孔子之同俗者不得已也故萬章曰奚為不去而必為此不得已之事乎○吳因之曰此節大旨萬章終以為非事道孟子終以為事道○附然則二字緊承上亦獵較來開口卻先以仕為問待孟子說出事道乃指問事道奚獵較也蓋以獵較非事道也先簿正祭器正孔子以道化俗為之從容不迫處存疑所謂陰移默奪之功也此非事道而何奚不去仍連獵較意問蒙引所謂奚必為此不得已之事則為之兆句自當仍粘正祭器實事說不應說開落空去蓋以道化俗不可謂非小試行道之一端也○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如此非以證上受交際意蓋交際交道接禮自有可受之理並非為委曲行道計也若為委曲行道而受交際恐不免枉尺直尋之弊

孔子頓有見行可之仕句有際可之仕句有公養之仕句

於頓季桓子讀見行可之仕也句於頓衛靈公讀際可之仕也句於頓衛孝公讀公養之仕也句

註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

必強爲之說。

[釋]黃際飛曰、孔子三者之仕。原不執一。則交際之不郤。亦猶行孔子之道耳。○陸稼書曰、季桓衞靈衞孝。卽今之諸侯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行可際可公養。卽在乎此。然則豈爲己甚者哉。○條辨豈季桓衞靈衞孝皆不爲取非其有之事。而後孔子受之者哉。○附此節歷言孔子不爲己甚之事。與前斯受意相應。以明交際之不必過郤也。

孟子曰句仕讀非爲貧也句而有時乎爲貧句娶妻讀非爲養也句而有時乎爲養句○爲養並去聲下同

[註]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貧其餽養者。

爲貧者讀辭尊居卑句辭富居貧句

[註]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讀辭富居貧讀惡乎宜乎句抱關擊柝句○惡音烏 柝音託

[註]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釋]王觀濤曰、抱關擊柝。亦不限定。只是舉例之詞。○重不苟祿上方得權中之正。

孔子頓嘗爲委吏矣句曰讀會計當而已矣句嘗爲乘田矣句曰讀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句○委烏僞反 會工外反 當丁浪反 乘去聲 茁阻刮反 長上聲

[註]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釋]或問前三節章意已盡。下只引証推原爾。○蒙引二曰字。是孟子度其所以爲賤官之意而已矣。見其職易稱。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照下節看。便有位卑不必言高之意。

位卑讀而言高句罪也句立乎人之本朝讀而道不行句恥也句○朝音潮

註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釋或問小注位卑節只是辭尊居卑兩句註腳○附以出位為罪見卑貧之可安以廢道為恥見尊富之難居兩句都是為為貧而仕者發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註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釋徐儆弦曰士之自待固不敢同於有國之君亦不敢同於有位之臣君之待士不但當有以養之而且當有以舉之一章大意如此在士宜守分在君宜重德○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賜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註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䘏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註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釋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丌月林曰上不敢是不敢當君禮有土無土之分也此不敢是不當臣禮有職無職之分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

賢 不能舉 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註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釋 顧麟士曰、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句倒看出。○蒙引鼎非訓熟肉。經鼎則熟矣。○精言章疑餽未必能繼。

孟子言繼餽當有其道。子思不悅。以其非道也。

曰 敢問 國君欲養君子 如何 斯可謂養矣 曰 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 其後 廩人繼粟 庖人繼肉 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爲 鼎肉 使己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

註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釋 條辨粟肉曰繼。則只是不令匱之之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數。

堯之於舜也 使其子 九男事之 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 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 後 舉而加諸上位 故曰 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註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釋 精言後字。乃繼事之詞。始而能養。終而能舉。所以爲王公之尊賢也。○上位猶言高位。謂爲相也。

萬章曰 敢問不見諸侯 何義也 孟子曰 在國

曰 市井之臣 在野 曰 草莽之臣 皆謂庶人 庶人不傳質爲臣 不敢見於諸侯 禮也。質與贄同

註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釋 條辨不見諸侯。不是抗節自高。却是循分自下。○附此節不見安於庶人之分也。故曰不敢。下節不見守爲士之禮也。故曰不義。

萬章曰 庶人 召之役 則往役 君欲見之 召之

頓則不往見之句何也句曰句往役讀義也句往見讀不義也句

註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釋馮少墟曰、士與庶人只一個人。以道而言則為士。以分而言則為庶人。往役是分所當然。故曰義。往見非道所當然。故曰不義。○庶人賤當役。貴士則不肖當事賢。

且頓君之欲見之也讀何為也哉句曰句為其多聞也句為其賢也句曰句為其多聞也讀則頓天子不召師讀而況諸侯乎句為其賢也讀則吾未聞頓欲見賢而召之也句○為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讀曰句古頓千乘之國讀以友士讀何如句子思不悅讀曰句古之人讀有言曰讀事之云乎句豈曰友之云乎句子思之不悅也讀豈不曰讀以位讀則子頓君也讀我頓臣也讀何敢與君友也句以德讀則子頓事我者也讀奚可以與我友句千乘之君讀求與之友讀而不可得也句而況可召與句○亟乘皆去聲 召與之與平聲

註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頓田句招虞人頓以旌句不至讀將殺之句志士頓不忘在溝壑句勇士頓不忘喪其元句孔子奚取焉讀取頓非其招不往也句○喪息浪反

註說見前篇。

釋附引繆公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事。言賢者不可應召。皆以明往見不義之意也。

曰句敢問頓招虞人何以句曰句以皮冠句庶人頓以旃句士頓以旂句大夫頓以旌句

註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

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釋附此節以虞人為主。連類舉之。以見旌不可概用。要之只是為上節非其招三字下註腳爾。○通帛、謂無飾也。帛色純赤。從周正色也。

以大夫之招頓招虞人讀虞人頓死不敢往句以士之招頓招庶人讀庶人頓豈敢往哉句況乎頓以不賢人之招頓招賢人乎句

註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釋冡引不敢往。是過其分也。不可往。是屈其節也。○附上兩句引客陪襯出招賢人句。

欲見賢人讀而不以其道句猶頓欲其入讀而閉之門也句夫義讀路也句禮讀門也句惟君子讀能頓由是路讀出入是門也句詩云句周道如底句其直如矢句君子所履句小人所視句○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註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釋孫貽仲云、惟君子數句。是士之守禮義如此。欲見賢不可不以禮義也。○存疑此理爲人所宜行。是義行之而有節文無過不及。是禮。

萬章曰句孔子頓君命召讀不俟駕頓而行句然則孔子非與句曰句孔子當仕頓有官職讀而以其官頓召之也句○與平聲

註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釋附有官職不俟駕而行。庶人未爲臣。則召之而不往。見首節不敢見。又另是一義。不見諸侯。此章兼守分自重兩義。陳代章明不枉己從人之義。公孫丑章又明不見中正之義理。合看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句一鄉之善士讀斯友一鄉之善士句一國之善士讀斯友一國之善士句天下之善士讀斯友天下之善士句

註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釋原解通章皆主觀法切磋以取其善說。○附隨高下以爲廣狹。觀舜禹與子路可見。蓋其好善之誠心雖同。而取善之廣狹自異。惟舜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非能友盡天下。而更尚友古人者乎。若子路則不能矣。

以頓友天下之善士頓爲未足讀又尚論古之人句頌其詩讀讀其書讀不知其人頓可乎句是以論其世也句是尚友也句

註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
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
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
一世之士矣
(釋)原解其識量愈廣其取善愈深有上下千古之識有
網羅百代之量是能益精其觀法切磋之資而有以成
其繼往開來之修○孟子以夷尹惠爲聖人孔子爲至
聖而願學是尚論隻眼友善極則○附尚友與斯友其
友善同但上節言已之善蓋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

善士推之國天下皆然此則從友天下之善士更推進
一層言又尚論古人頌讀論世是所友不止於天下之
善士更能進上一層了則已亦必不止爲天下之善士
註所謂非止爲一世之士也上順說此倒說皆是隨已
之高下以爲廣狹之義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
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註)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
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釋)或問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
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
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
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
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然世或疑此言有
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乎

王勃然變乎色
(註)勃然變色貌
曰王無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註)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
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

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七

告子章句上

註凡二十章。

告子曰句性讀猶杞柳也句義讀猶桮棬也句以人性爲仁義讀猶頓以杞柳爲桮棬句○桮音杯 棬丘圓反

註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釋語類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附理氣二字是孟子告子言性之所以不同處。

孟子曰句子能頓順杞柳之性讀而以爲桮棬乎句將頓戕賊杞柳讀而後以爲桮棬也句如將戕賊杞柳讀而以爲桮棬句則亦將頓戕賊人讀以爲仁義與句率天下之人頓而禍仁義者讀必子之言夫句○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註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釋語類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

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附孟子從爲字抉出戕賊二字爲字自破禍仁義者嫌仁義有害於性也

告子曰句性讀猶湍水也句決諸東方讀則東流句決諸西方讀則西流句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讀猶頓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句○湍他端反

註湍波流潆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釋蒙引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孟子曰句水讀信頓無分於東西讀無分於上下乎句人性之善也讀猶頓水之就下也句人讀無有不善句水讀無有不下句

註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釋附人無有不善正是破他無分善不善意

今夫水讀搏而躍之讀可使過顙句激而行之讀可使在山句是豈水之性哉讀其勢頓則然也句人之可使爲不善讀其性亦猶是也句○夫音扶搏補各反

註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爾○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釋蒙引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云者以天下自有惡者一脚須着如此解破○薛敬軒曰反性爲惡而本善常在

告子曰句生頓之謂性句

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釋語類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

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己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淸濁賢否之分也。○雙峰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

運動。爲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爲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孟子曰句生之謂性也讀猶頓白之謂白與句曰句然句白羽之白也讀猶頓白雪之白句白雪之白讀猶頓白玉之白與句曰句然句○與平聲下同

註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釋附此節承上起下。言生之謂性。是謂凡有生者同一性也。指出羽雪玉名目。爲下節犬牛人伏脉。○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是依他立說本旨。是謂凡有生者同一性。猶凡物之白者同一白也。白羽以下。又指實羽雪玉三者。以申說凡物之白者同一白之意。正申說凡有生者同一性之意也。下節然則二字。緊承此立說。○羽雪

玉。白同而質異。論白而不論白之質。則凡白皆同一白。人與物生同而理異。論生而不論生之理。則凡生皆同一性。

然則頓犬之性讀猶頓牛之性句牛之性讀猶頓人之性與句

註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

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釋語類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他合下便錯了。他

只是說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附此章孟子只依告子之說窮告子。其說自有難通者。至人與物。氣有偏正。理有偏全。告子不知也。孟子亦未嘗與言也。

告子曰句**食色**頓**性也**句**仁**讀**內也**句**非外也**句**義**讀**外也**句**非內也**句

註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釋或問飮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爲性。則以性爲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爲性。義理爲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語類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

孟子曰句**何以謂**頓**仁內義外也**句**曰**句**彼長而我長之**讀**非有長於我也**句**猶**頓**彼白而我白之**讀**從其白於外也**句**故謂之外也**句○長上聲下同

註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釋語類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利害等處。正是本

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

曰句異於白馬之白也讀無以異於頓白人之白也句不識頓長馬之長也讀無以異於頓長人之長與句且謂頓長者讀義乎句長之者讀義乎句○與平聲下同

註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

明矣

釋語類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蒙引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不同卽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爲義乎長之者爲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長者二句專就長人言

曰句吾弟讀則愛之句秦人之弟讀則不愛也句是以我爲悅者也讀故謂之內句長頓楚人之長句亦長頓吾之長句是以長爲悅者也讀故謂之外也句

註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釋附此仍是彼長而我長之之意必帶仁內說者特借以我爲悅形容以長爲悅之在外爾一是强不得我之愛一是没不得人之長

曰句耆頓秦人之炙讀無以異於頓耆吾炙句夫物句則亦有然者也句然則耆炙頓亦有外與句○耆與嗜同夫音扶

註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釋附此卽長之者義乎之意告子以長有同然明義之在外孟子則謂耆亦有同然者若謂長之同然在外則耆之同然者亦在外與蓋長之與耆之皆出於心而非外也○物字指炙然字指耆之同亦字對上長有同然說言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

孟季子頓問公都子曰句何以謂頓義內也句

【註】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句行吾敬讀故謂之內也句

【註】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釋】蒙引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附前章以敬之同者言。此章以敬之異者言。總不外行吾敬三字之意。○此章以因時變通處明義之在內。與前章微不同。

鄉人頓長於伯兄一歲讀則誰敬句曰句敬兄句酌頓則誰先句曰句先酌鄉人句所敬頓在此句所長頓在彼句果在外讀非由內也句○長上聲

【註】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釋】附此即告子長楚人之長四句意。但彼就外面同處說。此就外面異處說。○在彼在此。於我無與。總要打破他吾字。

公都子頓不能答讀以告孟子句孟子曰句敬叔父乎句敬弟乎句彼將曰讀敬叔父句曰讀弟為尸讀則誰敬句彼將曰讀敬弟句子曰讀惡在其敬叔父也句彼將曰讀在位頓故也句子亦曰讀在位頓故也句庸敬讀在兄句斯須之敬讀在鄉人句○惡平聲

【註】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釋】附庸常之敬。是行吾敬。暫時之敬。亦是行吾敬。公都子但知常而不知變。故不能答。孟子庸敬二句。正解所敬在此二句。言敬兄敬鄉人。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兩敬字俱帶有吾字在內。○在位即斯須意。

季子聞之曰句敬叔父讀則敬句敬弟讀則敬句果在外讀非由內也句公都子曰句冬日讀則飲湯句夏日讀則飲水句然則頓飲食亦在外也句

【註】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釋附季子未喻庸敬二句之意。言敬因時異。仍是在外非在內也。公都子乃卽其易明者以曉之。使知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二章總見仁義施於外。而其理則在內。性之所以善也。

公都子曰句告子曰讀性頓無善讀無不善也句

註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讀性頓可以爲善句可以爲不善句是故頓文武興讀則民好善句幽厲興讀則民好暴句○好去聲

註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讀有性善讀有性不善句是故頓以堯爲君讀而有象句以瞽瞍爲父讀而有舜句以紂爲兄之子讀且以爲君讀而有微子啓讀王子比干句

註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讀然則彼皆非與句○與平聲

釋附上歷引三說。皆見與今性善之說不同。

孟子曰句乃若其情讀則可以爲善矣句乃所謂善也句

註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釋語類情者性之所發。性不可說。情卻可說。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而已。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那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附情亦有不

善者。其本然處卻自是善。蓋情之本然者。發於性之本然者也。所謂性之故之利者也。情本善。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可以爲善與前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反對。彼謂可以爲善爲不善。此則言情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情既如此。則性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可知矣。○可以爲善。便包才善在內。故下節接說爲不善非才之罪。○才字在爲善爲字中。

若夫頓爲不善讀非才之罪也句○夫音扶

註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

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釋】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爲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從氣所拘而其理之爲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爲

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也○語類問才與情何分別曰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問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

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爲善今乃至於爲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註】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爾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爾

【釋】語類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勑付與人性便似人

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他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本是善但爲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

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附四皆有字一固有字對前兩無字兩有字兩可以字看則彼之皆非明矣。○思求便是用才處必養成浩然之氣方爲能盡其才。○才人之能也此才字與天地並列爲三才則此能字卽中庸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化育許多能字必備盡其能方爲能盡其才方無愧於爲人。○性盡則才盡

詩曰句天生蒸民讀有物有則句民之秉夷讀好是懿德

句孔子曰句爲此詩者讀其知道乎句故頓有物讀必有則句民之秉夷也讀故頓好是懿德句○好去聲

註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淸濁

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

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釋】精義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爾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僞論爾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程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

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廻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

以才爲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者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爾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爲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爾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

謂善者則彼固以爲塵勞妄想而爲不善之尤矣惜乎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言也若其所謂性卽是理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矣○語類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卽此理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

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理如寶珠氣如水稟氣之清者爲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嗇如珠落在濁水中○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晴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

氣晴和不寒不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滚亂了都沒理會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夭而跖壽亦是被氣滚亂汨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爲聖人居天子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栖栖爲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自沒與了

○雙峯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滚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附孟子卽情善驗性善末引詩與孔子之言復自天命源頭處一直說下見性善確有所從來而卽情驗性亦非無據而云然也○有物有則卽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

孟子曰句富歲子弟讀多賴句凶歲子弟讀多暴句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句其所以陷溺其心者頓然也句

註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釋附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陷溺其心故不能得我心之所同然也

今夫麰麥讀播種而耰之讀其地同句樹之時讀又同句浡然而生句至於日至之時讀皆熟矣句雖有不同讀則地有肥磽讀雨露之養讀人事之不齊也句○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註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釋附麰麥同類其地樹生熟之皆同者性相似也

故頓凡同類者讀舉相似也句何獨至於人頓而疑之句聖人頓與我同類者句

註聖人亦人爾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釋存疑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二句承上相似言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以此觀之則降才之同可見彼多暴之異於多賴者非以陷溺其心而然耳○附舉聖人則盡乎人矣無不同類者卽無不相似者也

故頓龍子曰句不知足頓而為屨讀我知其不為蕢也句屨之相似讀天下之足頓同也句○蕢音匱

註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釋附此只大槩言足同類故屨相似以引起下三節口耳目相同意故末節總收處並未及足○上二節卽物

同類相似。引出人同類相似。以下五節。又即人身所同。引出人心所同。身所同者嗜慾之性。心所同者義理之性也。

口之於味讀有同耆也句易牙頓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句如使頓口之於味也讀其性頓與人殊讀若犬馬之與我頓不同類也句則天下頓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句至於味讀天下期於易牙句是頓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註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

美也。

釋新安陳氏曰。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爲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附如使口之於味也。與天下之口相似也。反正相應。皆就天下之口言。

惟耳亦然句至於聲讀天下期於師曠句是頓天下之耳相似也句

註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句至於子都讀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句不知子都之姣者讀無目者也句。○姣古卯反

註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句口之於味也讀有同耆焉句耳之於聲也讀有同聽焉句目之於色也讀有同美焉句至於心讀獨無所同然乎句心之所同然者讀何也句謂理也讀義也句聖人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句故頓理義之悅我心讀猶頓芻豢之悅我口句

註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

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爾。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釋語類。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宜。便是義。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内也。○理義悅心。此說理義之在事者。如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無有道不好者。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

都好善都惡不善○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義理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附人心同然義理者天之降才無殊也聖人先得能勿陷溺爾

孟子曰句牛山之木讀嘗美矣句以其郊於大國也讀斧斤伐之讀可以爲美乎句是其日夜之所息讀雨露之所潤讀非無萌蘖之生焉句牛羊頓又從而牧之句是以頓若彼濯濯也句人頓見其濯濯也讀以爲未嘗有材焉句此頓豈山之性也哉句○蘖五割反

註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爾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釋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爲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謂爲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讀豈無仁義之心哉句其所以放其良心者讀亦猶頓斧斤之於木也句旦旦而伐之讀可以爲美乎句其日夜之所息句平旦之氣讀其好惡頓與人相近也者頓幾希句則其旦晝之所爲讀有梏亡之矣句梏之反覆讀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句夜氣不足以存讀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句人見其禽獸也讀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句是頓豈人之情也哉句○好惡並去聲

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

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釋精義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言是休息時氣清爾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

得也。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
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或問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爾。而程子遽以爲
良知良能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
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爲
主。以爲雖或流於物慾。而其莫夜旣得休息。則其氣復
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爾。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梏
而亡之。是以流於禽獸而不反爾。其存其亡。蓋皆以心
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

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意益明矣。○語類曰。夜之所
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
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
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
將自家物失去了。○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
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
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
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問旦晝不
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

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
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
爲物欲梏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
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
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
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
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旦晝之所爲。便
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於甚也。夜

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
不遠。○心如箇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
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附良心隨
氣爲存亡。氣亦隨良心爲昏清。故平旦氣清。則良心見
至旦晝良心梏亡太甚。則夜氣亦不能清。學者但當於
良心上着力。不必於氣上着力。故下文歸結到操心上。

故（頓）苟得其養。（讀）無物不長。（句）苟失其養。（讀）無物不消。（句）（長上聲）

註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釋]語類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閒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註]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淸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爾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閒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淸夜氣淸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釋]或問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怳忽無常莫知其定處爾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旣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爾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爲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無

疾朋來無咎則其意亦猶是也○語類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敎人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淸不特平旦時淸若不曾存得此心雖歇得歩時氣亦不淸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淸只管去打便濁了○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

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敎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操則存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

造次顚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之閒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揍着那天然恰好處○附存亡出入大槩言心之神明不測是如此程子所謂通衆人論者也若聖人則不待操而常存學者苟能常操不舍則心亦常存不亡矣更何出入之可言哉○浩然之氣須從平旦之氣養成○敬以直內敬兼內外未有外不敬而內直者不使旦晝所爲梏亡良心亦是做敬以直內底工夫也

孟子曰句無或乎頓王之不智也句

註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頓天下易生之物也句一日暴之讀十日寒之讀未有能生者也句吾見頓亦罕矣句吾退頓而寒之者至矣句吾頓如有萌焉何哉句○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註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釋附王心萌蘖之生猶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

者也寒之者多則梏之反覆而王遂不智矣

今夫頓弈之爲數讀小數也句不專心致志讀則不得也句弈秋讀通國之善弈者也句使頓弈秋誨二人弈句其一人頓專心致志讀惟弈秋之爲聽句一人雖聽之讀一心以爲頓有鴻鵠將至讀思援弓繳而射之句雖與之俱學讀弗若之矣句爲是其智弗若與句曰讀非然也句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註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

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亦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釋蒙引使設使非實事非智弗若亦可見非天之降才爾殊之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註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釋附舍生不為苟得也下釋所以然之故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註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釋附舍生即死言所欲便見所惡故此兩釋之兩甚字指義不義說兩有字天性自有非勉然也孟子特指出示人使識其本心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註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釋附反言以決其必有下又正言以明其必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註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註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爾

釋存疑以上四節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爾故遂結斷之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爾○顧麟士曰賢者能勿喪與聖人先得我心同然語意一般是要見其同處不要見其異處

一簞食讀一豆羹讀得之則生句弗得則死句嘑爾而與之讀行道之人頓弗受句蹴爾而與之讀乞人頓不屑也句○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註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釋存疑一簞食條又是即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孺子入井事一般○附此正舍生取義之實事舉行道乞人則人人皆然矣蓋指點皆有之本心與人看也

萬鍾頓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句萬鍾頓於我何加焉句為頓宮室之美讀妻妾之奉讀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句○為去聲與平聲

註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釋或問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而有此爾○附羞惡之心只是辨義理不辨便是失其本心○則字有多少不平不可解處○與字是結辭非疑辭○

孟子推原人情至為此三者所謂發其病而藥之也

鄉為身死頓而不受讀今為宮室之美頓為之句鄉為身死頓而不受讀今為妻妾之奉頓為之句鄉為身死頓而不受讀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讀而為之句是亦不可以已乎讀此之謂頓失其本心句○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

註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

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釋附將三者逐件比較皆見其可已也乎字是喚醒語所謂晨鐘暮鼓也○失其本心句應前喪字

孟子曰句仁讀人心也句義讀人路也句

註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釋語類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附仁本是心所具之生理此直名之為心者欲人知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放也義本是事所當然之宜此直指之為路者欲人知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舍也○人但知有知有覺者心不知這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做人心須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故這仁乃人心也人但知走得底便叫做路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便如行荆棘一般如何叫得人路須步步在正理上走方是人路故這義乃人路也

舍其路頓而弗由句放其心頓而不知求句哀哉句○舍上聲

註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釋伊川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心也○精言道心其本然人心後起者自道心放出為人心自人心收回依然是道心也○雲峰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孟子所以深哀之

人頓有雞犬放讀則知求之句有放心讀而不知求句

註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釋語類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

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讀**無他**句**求其放心而已矣**句

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釋附此遵集註能如是不然反正兩意皆是言求放心有益於學問學問不可不求放心故求放心爲學問之要道也此猶大學之敬主一無適自格致誠正以至齊治均平皆不外此意故敬成聖學之始終此求放心以貫學問之始終蓋當學問時此心專一毫不外馳是亦主一無適之意也或問謂此孟子發明學者用力最緊切處而程伯子之言至矣

孟子曰句**今有無名之指**讀**屈而不信**句**非疾痛害事也**句**如有能信之者**讀**則不遠秦楚之路**句**爲**頓**指之不若人也**句○信與伸同爲去聲

註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釋姚承菴曰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爲喻

指頓**不若人**讀**則知惡之**句**心**頓**不若人**讀**則不知惡**句**此之謂**頓**不知類也**句○惡去聲

註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句**拱把之桐梓**句**人**頓**苟欲生之**讀**皆知所以養**

之者句**至於身**讀**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句**豈**頓**愛身不若桐梓哉**句**弗思甚也**句

註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釋南軒張氏曰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爲賢爲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

孟子曰句**人之於身也**讀**兼所愛**句**兼所愛**讀**則兼所養**

也句無尺寸之膚頓不愛焉讀則無尺寸之膚頓不養也句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讀豈有他哉句於己取之而已矣句

註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頓有貴賤句有小大句無頓以小害大句無頓以賤害貴句養其小者讀爲小人句養其大者讀爲大人句

註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釋 附此正於己取之所以考其善不善者也。

今有場師讀舍其梧檟讀養其樲棘句則爲賤場師焉句○

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註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釋 附此及下節。俱譬養小失大。以起飲食之人節。

養其一指讀而失其肩背讀而不知也句則爲狼疾人也句

註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喩。

飲食之人讀則人賤之矣句爲其頓養小以失大也句○爲去聲

註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讀無有失也讀則口腹頓豈適爲尺寸之膚哉句

註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釋 附此只反言養小之必失大。以見小之不可專養也。

公都子問曰句鈞是人也句或爲大人讀或爲小人讀何也句孟子曰句從其大體讀爲大人句從其小體讀爲小人句

註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句鈞是人也句或從其大體讀或從其小體讀何也句

曰句耳目之官讀不思讀而蔽於物句物交物讀則引之而已矣句心之官讀則思句思讀則得之句不思讀則不得也句此頓天之所與我者句先立乎其大者讀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句此爲大人而已矣句

【註】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
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
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
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
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
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
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
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

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
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
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
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釋】或問孟子此章之要正在夫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爾
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爲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
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
之也○語類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

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爲大體君子固
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
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謂之立者是要卓然堅起
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心固是主於思然須
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則
那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心元有思須是人自
主張起來○附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所思
之職而已小不能奪者得其理故也
孟子曰句有天爵者句有人爵者句仁義忠信讀樂善不

倦讀此天爵也句公卿大夫讀此人爵也句○樂音洛
【註】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釋】尹氏曰莫之貴而貴者曰天待人而後貴者曰人
古之人讀修其天爵讀而人爵從之句
【註】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爾人爵從之蓋不
待求之而自至也
【釋】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爲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
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從爾殊不知此章之
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閒有

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

今之人頓修其天爵讀以要人爵句既得人爵讀而棄其天爵句則惑之甚者也句終亦必亡而已矣句○要音邀

註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釋或問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修爾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早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修者又將何以處之耶

孟子曰句欲貴者讀人之同心也句人人有貴於己者讀弗思耳句

註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釋附因人欲貴之心而引之以良貴也

人之所貴者讀非良貴也句趙孟之所貴讀趙孟能賤之句

註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句既醉以酒句既飽以德句言頓飽乎仁義也句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句令聞廣譽頓施於身句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句○聞去聲

註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釋附上言人貴之不足貴此言有良貴之不願人貴所以喚醒欲貴者使自思之也

孟子曰句仁之勝不仁也讀猶頓水勝火句今之為仁者讀猶頓以一杯水讀救一車薪之火也句不熄讀則謂之水不勝火句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句

註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釋語類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句

註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幷與其所爲而

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釋附水能勝火者理也。一杯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者勢也。因勢未能勝。而人遂謂爲理眞不能勝。而已亦不復反已有爲。則不惟深有助於不仁。而亦且終幷其所爲而亡之矣。

孟子曰。句 五穀者。讀 種之美者也。句 苟爲不熟。讀 不如荑稗。句 夫仁。讀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句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註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釋附不如荑稗。所以甚言不熟之不可也。豈遂欲其爲他道哉。集註謂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補意密矣。

孟子曰。句 羿之敎人射。讀 必志於彀。句 學者。讀 亦必志於彀。句 ○彀古候反。

註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

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讀 必以規矩。句 學者。讀 亦必以規矩。句

註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敎。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釋雙峰饒氏曰。聖門敎人之法。無如一部大學。○附灑掃應對。小學之規矩也。格致誠正。大學之規矩也。

告子章句下

註凡十六章

任人頓有問屋廬子曰句禮與食讀孰重句曰句禮重句任平聲

註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讀孰重句

註任人復問也。

曰句禮重句曰句以禮食讀則飢而死句不以禮食讀則得食句必以禮乎句親迎讀則不得妻句不親迎讀則得妻句必親迎乎句。迎去聲

釋附飲食男女之際不可無禮以防閑之也不然惟飲食者欲之是求則人道之不入於禽獸者幾何矣此禮之所以重於食色也若任人禮食親迎之問則偏重在飢死與不得妻上不以禮食謂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類未至如紾兄之臂之甚也不親迎謂其家貧不能舉六禮之類未至踰墻摟處子之甚也正所謂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也故禮不必重於食色也

屋廬子不能對句明日之鄒頓以告孟子句孟子曰句於答是也讀何有句。於如字

註何有不難也。

釋顧麟士曰於答何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讀而齊其末句方寸之木讀可使頓高於岑樓句。揣初委反

註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釋附寸木可高於岑樓喻食色之可重於禮也。

金重於羽者讀豈謂頓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句

註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釋附一鉤金不重於一輿羽喻禮之不重於食色也此二節起下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也

取頓食之重者讀與頓禮之輕者讀而比之句奚翅食重句取頓色之重者讀與頓禮之輕者讀而比之句奚翅色重句。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註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釋附此承上二節之意正就任人之言而斷之也

往應之曰句紾兄之臂頓而奪之食讀則得食句不紾讀則不得食句則將紾之乎句踰東家牆頓而摟其處子讀則得妻句不摟讀則不得妻句則將摟之乎句○紾音軫摟音婁

註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釋或問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閒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爲能權之而不失爾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鉤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附孟子所言食色與任人同所言禮與任人異彼就禮之輕者言見禮之輕於食色此就禮之與食色並重者言見禮之尤重也○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重一頭輕偏較孟子是兩頭俱重平較○禮與食色固有輕重之大分而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不得混淆不得執一也

曹交問曰句人頓皆可以爲堯舜句有諸句孟子曰句然句

註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頓文王十尺讀湯九尺句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

粟而已句如何則可句

註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句奚有於是句亦爲之而已矣句有人於此句力頓不能勝一匹雛讀則爲無力人矣句今曰舉百鈞讀則爲有力人矣句然則頓舉烏獲之任讀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句夫人頓豈以不勝爲患哉句弗爲耳句○勝平聲

註匹字本作鴡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釋新安陳氏曰爲之一字爲此章之要所謂弗爲爾及

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而已矣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爲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以譬能爲堯舜之事是亦爲堯舜也

徐行頓**後長者**讀**謂之弟**句**疾行**頓**先長者**讀**謂之不弟**句**夫徐行者**讀**豈人所不能哉**句**所不爲也**句**堯舜之道**讀**孝弟而已矣**句○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註】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爾

【釋】或問楊氏之說亦爲親切但其書又有曰佛者龐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說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達理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閒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爲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運水搬柴之物則雖倒行

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爲堯哉蓋其學以空爲眞以理爲障而以縱橫作用爲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爲特在於周遮着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爲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且其所謂無適不然者亦未見其有以發明孟子之意而異於釋氏之言者豈其記者之失與不然則殆於儒佛語性之不同亦有所未辨矣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

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爲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爲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語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爾○附此亦是要他盡性以法堯舜但盡

性工夫且要他先從孝弟做起。

子頓服堯之服句誦堯之言句行堯之行句是堯而已矣句子頓服桀之服句誦桀之言句行桀之行句是桀而已矣句○之行二行並去聲

註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釋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就其病之切處箴教之。○附服言行稼書俱繫跟孝弟說

曰句交得見於鄒君句可以假館句願留而受業於門。句見音現

註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句夫道讀若大路然句豈難知哉句人頓病不求耳句子頓歸而求之讀有餘師句○夫音扶

註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釋或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爲先、今曰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爲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閒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爾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于於大學之序。必以爲因小學之

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爲此爾。○語類歸而求之須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大都在疾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新安陳氏曰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當以己心爲嚴師之意。○附道字淺說即上孝弟是也孝弟之理非淺也但此章所言只在行止疾徐之閒蓋爲曹交淺言之也故明而易知若道之精微此未及言也。○求非求知不求猶云不爲蓋道必躬行而後可知也

公孫丑問曰句高子曰句小弁讀小人之詩也句孟子曰

句何以言之句曰句怨句○弁音盤

註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釋淺說詩之意貴乎溫厚和平兄小弁之詩又處父子之閒乎讀其詩但見哀痛迫切怨而已矣此所以謂小人也○附小弁哀痛迫切之情即下節涕泣而道之之情也所以爲親親也以其處父子之閒遇親過大故也

高子欲執他詩例論非固而何

曰句固哉頓高叟之爲詩也句有人於此句越人頓關弓而射之讀則己談笑而道之句無他句疏之也句其兄頓關弓而射之讀則己垂涕泣而道之句無他句戚之也句小弁之怨讀親親也句親親讀仁也句固矣夫讀高叟之爲詩也句○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註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釋附關弓射人是下節過大之喻疏之戚之指談笑涕泣之情言也涕泣而道者乃不忍坐視其如此而迫切陳詞必欲冀其悔悟蓋親愛其兄之心所迫而出之不能自安之甚者也故曰戚之也小弁之詩極其憂悲苦切不忍恝然自處猶欲以哀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以其全是涕泣而道之情也怨處正是親親處親親即仁之所發也

曰句凱風頓何以不怨句

註凱風邶風篇名衞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句凱風讀親之過小者也句小弁讀親之過大者也句親之過大頓而不怨讀是愈疏也句親之過小頓而怨讀是不可磯也句愈疏讀不孝也句不可磯讀亦不孝也句○磯音機

註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釋語類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恝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磯石一有磯石則叫號而遽怒

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爲不孝也。○黃際飛曰、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從此而分爾。俗說乃以爲一關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蒙引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存疑蓋當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叫號矣。○顧麟士曰、石磯母。水磯子。○附父子本親也。而父乃極疏已。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是親之過大矣。已復安然恝視不怨。非因疏而愈疏乎。怨之者不敢自疏於親。且欲冀親之疏已者復轉而爲親也。○怨之者。哀痛迫切不能自安之甚者也。若遇過小則不必如此。○凱風之過當在幾諫之列。小弁之過則人子不可以一日自安者也。○不可猶云不容也。

孔子曰 句 舜其至孝矣 句 五十而慕 句

註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釋 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語類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爾。○附此節引証。只重當怨意。言舜之至孝猶怨慕。則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不是以怨慕贊舜之至孝。亦不是以舜之至孝贊小弁也。○親疏二字。是此章大眼目。孟子不咎小弁之怨。正以其於至親者不敢自疏也。

宋牼 頓 將之楚 句 孟子遇於石丘 句 ○牼口莖反

註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 句 先生將何之 句

註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 句 吾聞 頓 秦楚構兵 句 我 頓 將見楚王 讀 說 頓 而罷之 句 楚王不悅 句 我 頓 將見秦王 讀 說 頓 而罷之 句 二王 頓 我將有所遇焉 句 ○說音稅

註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句軻也頓請無問其詳句願聞其指句說之頓將何如
句曰句我頓將言其不利也句曰句先生之志讀則大矣
句先生之號讀則不可句

註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釋精義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爲能。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也。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正而已。

先生頓以利說秦楚之王句秦楚之王讀悅於利讀以罷三軍之師句是頓三軍之士讀樂罷而悅於利也句爲人臣者讀懷利以事其君句爲人子者讀懷利以事其父句爲人弟者讀懷利以事其兄句是頓君臣父子兄弟讀終去仁義讀懷利以相接句然而不亡者讀未之有也句。樂音洛下同

先生頓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句秦楚之王讀悅於仁義讀而罷三軍之師句是頓三軍之士讀樂罷而悅於仁義也句爲人臣者讀懷仁義以事其君句爲人子者讀懷仁義以事其父句爲人弟者讀懷仁義以事其兄句是頓君臣父子兄弟讀去利讀懷仁義以相接也句然而不王者讀未之有也句何必曰利句。王去聲

註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釋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爾言利則必蠱害人心。孟子此章。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尤嚴焉。○附懷利以事君父兄者有所爲而爲之。懷仁義以事君父兄者無所爲而爲之也。

孟子居鄒句季任頓爲任處守句以幣交句受之讀而不報句處於平陸句儲子頓爲相句以幣交句受之讀而不報句。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註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釋蒙引不報者不往答拜也。○附幣交當受。若再來見則當報。季任儲子皆以幣交。皆未來見。故皆受之而不報。但季任之不來見。不得之鄒而不來見也。儲子之不

來見得之平陸而不來見也則卽此見不見之閒而禮意之厚薄可知矣故孟子他日有見不見之異因屋廬子之問而謂其儀不及物也至屋廬子之告或人則所謂不及物而不往見之意更明白無疑矣

他日頓由鄒之任讀見季子句由平陸之齊讀不見儲子句屋廬子喜讀曰句連得閒矣句

註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釋附之任之平陸各以有事之其國非爲見不見之故也而見不見則各自異爾閒字註加其字又連喜字恐當指孟子所處有閒隙說

問曰句夫子頓之任見季子讀之齊不見儲子讀爲其爲相與句○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註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句非也句書曰句享頓多儀句儀不及物讀曰不享句惟不役志于享句

註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釋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

爲其不成享也句

註孟子釋書意如此

釋附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爲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而所以不見儲子之意在其中矣

屋廬子悅句或問之句屋廬子曰句季子頓不得之鄒句儲子頓得之平陸句

註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釋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爲而不欲君子之所爲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附悅字內已含有得之不得之意了下特因問而發之

淳于髡曰句先名實者讀爲人也句後名實者讀自爲也句夫子頓在三卿之中句名實頓未加於上下讀而去之句仁者頓固如此乎句○先後爲皆去聲

註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釋附通章着眼在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句此譏不仁在去上說不知仁不論去就之迹後譏不賢在名實

未加上說不知孟子却是因齊不能用故名實未加

孟子曰句居下位讀不以賢事不肖者讀伯夷也句五就湯讀五就桀者讀伊尹也句不惡汙君讀不辭小官者讀柳下惠也句三子者讀不同道句其趨讀一也句一者讀何也句曰讀仁也句君子頓亦仁而已矣句何必同句○惡趨並去聲

註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爾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釋存疑夫子在三卿之中爲人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爲人又不成矣故以爲未仁不知爲人固君子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故古之聖賢雖立人之本朝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髡者故特舉伯夷伊尹柳下

惠之事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去有就者也去者是仁就者亦是仁以見已既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者亦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蒙引此下位謂士庶也伯夷居北海之濱是也○附孟子因不用而去之意至末節引孔子之事以明之

曰句魯繆公之時句公儀子頓爲政句子柳子思頓爲臣句魯之削也頓滋甚句若是乎頓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句

註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

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釋】趙注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爲師傅之臣

曰句虞頓不用百里奚讀而亡句秦穆公用之讀而霸句不用賢頓則亡句削頓何可得與句○與平聲

【註】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句昔者讀王豹頓處於淇讀而河西善謳句緜駒頓處於高唐讀而齊右善歌句華周杞梁之妻讀善哭其夫讀而變國俗句有諸內讀必形諸外句爲其事頓而無其功者讀髠頓未嘗覩之也句是故頓無賢者也句有讀則髠必識之句○華去聲

【註】王豹衞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髠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釋】精言前言賢者無益於國此又言無益於國不足爲賢爲其事而無其功分明打轉名實未加意

曰句孔子頓爲魯司寇句不用句從而祭讀燔肉不至句不稅冕而行句不知者讀以爲爲肉也句其知者讀以爲

爲無禮也句乃孔子頓則欲以微罪行讀不欲爲苟去句君子之所爲讀衆人頓固不識也句○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註】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决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髠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髠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釋】汪氏曰爲肉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爲不仁苟去則爲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爲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爲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髠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决而用意忠厚焉宛然

孔氏家法也。附燔肉一事。兼微罪苟去兩意。蓋於上
為以微罪行於己為不苟去也。罪字猶君無得罪於
羣臣百姓之罪。微罪蓋言小過也

孟子曰句五霸者讀三王之罪人也句今之諸侯讀五霸
之罪人也句今之大夫讀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句

註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

釋新安陳氏曰。自王道衰。霸圖盛。人惟知五霸之功。豈
敢議五霸之罪。惟孟子崇王賤霸。故以三王律五霸而
名其為罪人焉。

天子適諸侯讀曰頓巡狩句諸侯朝於天子讀曰頓述職
句春省耕讀而補不足句秋省斂讀而助不給句入其疆
句土地辟句田野治句養老尊賢句俊傑在位句則有慶
句慶以地句入其疆句土地荒蕪句遺老失賢句掊克在
位句則有讓句一不朝讀則貶其爵句再不朝讀則削其
地句三不朝讀則六師移之句是故頓天子讀討頓而不
伐句諸侯讀伐頓而不討句五霸者讀摟諸侯頓以伐諸
侯者也句故曰讀五霸者讀三王之罪人也句。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註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
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
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
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
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
之。言述職之事。

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
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新安
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蒙引。自
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是舉先王之法。而承之以天
子討而不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
不止摟諸侯以伐諸侯一事。但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
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其伐諸侯必摟
諸侯者。明其事之出於公。是亦假仁義之意也。○衛匪
莪曰。蓋竊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罪之法。而未奉天子
之命。適以壞先王之法也。

五霸讀桓公爲盛句葵丘之會諸侯讀束牲載書頓而不歃血句初命曰句誅不孝句無易樹子句無頓以妾爲妻句再命曰句尊賢育才讀以彰有德句三命曰句敬老讀慈幼句無忘賓旅句四命曰句士頓無世官句官事無攝句取士必得句無頓專殺大夫句五命曰句無頓曲防句無頓遏糴句無頓有封而不告句曰句凡我同盟之人句既盟之後讀言歸于好句今之諸侯讀皆犯此五禁句故曰讀今之諸侯讀五霸之罪人也句○歃所洽反 糴音狄 好去聲

(註)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釋)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慶源輔氏曰。壹明天子之禁。但壹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別。○賢固德也。才亦德之用也。尊之育之。皆以彰有德。育次於尊。正是彰有德中差等。○言歸於好。便是遵守此五禁。蓋此一會原爲五禁而設也。此葵丘之會所以盛也。下犯此五禁句。正與此句相反。○前一節極力鋪張三王之制。而以摟伐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鋪張五霸之禁。而以犯禁一句斷諸侯之罪案。筆法何

等老辣。○五霸雖不能用天子之命。猶能明天子之禁。此所以爲功之首。雖能明天子之禁。究不能用天子之命。此所以爲罪之魁也。

長君之惡讀其罪小句逢君之惡讀其罪大句今之大夫讀皆逢君之惡句故曰讀今之大夫讀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句○長上聲

(註)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

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釋 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爲罪矣。逆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諂爲甚。而戕賊蠱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

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慝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爲極小人之情狀矣。

魯頓欲使慎子爲將軍。句

註 慎子。魯臣。

孟子曰。句不教民。讀而用之。句謂之殃民。句殃民者。讀不容於堯舜之世。句

註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讀遂有南陽。句然且不可。句

註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讀曰。句此。頓則滑釐所不識也。句○滑音骨

註 滑釐。慎子名。

曰。句吾頓明告子。句天子之地。讀方千里。句不千里。讀不

足以待諸侯。句諸侯之地。讀方百里。句不百里。讀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句

註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釋 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附千里百里皆減之無容減者。則其增之無可增。不待言矣。

周公之封於魯。讀爲方百里也。句地。頓非不足。讀而儉於百里。句太公之封於齊也。讀亦爲方百里也。句地。頓非不

足也讀而儉於百里句

註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釋附上節統論封國定制。此則專遡齊魯始封。皆無過於百里者。而儉字內。皆有王制。凜然毫不可過之意在。則魯之當損已隱然言下矣。

今魯頓方百里者頓五句子以爲頓有王者作讀則魯頓在所損乎讀在所益乎句

註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讀以與此句然且仁者不爲句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句

註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釋附徒取諸彼以與此。即一戰勝齊。意仁者不爲。緊承違制。即然且不可。意況殺人以求。幾說殃民意。

君子之事君也讀務引其君頓以當道讀志於仁而已句

註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釋附上責魯。此專責慎子。當道則不過制。志仁則不殃民。

孟子曰句今之事君者讀曰句我能爲君頓辟土地讀充府庫句今之所謂良臣句古之所謂民賊也句君頓不鄉道讀不志於仁讀而求富之句是富桀也句○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註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頓約與國讀戰必克句今之所謂良臣句古之所謂民賊也句君頓不鄉道讀不志於仁讀而求爲之強戰句是輔桀也句

註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釋新安陳氏曰、前是爲君富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爲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也。○附鄉道志仁。註不分疏。緊承上章也。

由頓今之道讀無變頓今之俗句雖頓與之天下讀不能一朝居也句

註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釋附富國強兵。皆有爭奪之禍。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此義也。

白圭曰句吾欲頓二十而取一讀何如句

註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飮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句子之道讀貉道也句○貉音陌

註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句一人陶讀則可乎句曰句不可句器頓不足用也句

註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句夫貉讀五穀不生句惟黍生之句無頓城郭宮室讀宗廟祭祀之禮句無頓諸侯幣帛饔飧句無頓百官有司句故頓二十取一而足也句○夫音扶

註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飮食饋客之禮也

今頓居中國句去人倫句無君子句如之何頓其可也句

註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頓以寡讀且不可以爲國句況無君子乎句

註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讀大貉頓小貉也句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讀大桀頓小桀也句

註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釋條辨此亦孟子闢邪衛道之一端○雪菴言必稱堯舜眞足推倒一世

白圭曰句丹之治水也讀愈於禹句

註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句子過矣句禹之治水讀水之道也句

註順水之性也

是故頓禹頓以四海爲壑句今吾子頓以鄰國爲壑句

註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讀謂之洚水句洚水者讀洪水也句仁人之所惡也句吾子頓過矣句○惡去聲

註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圭乃爲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句君子不亮讀惡乎執句。○惡平聲

註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釋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附亮信也以實心言此言不信則無所執守彼言不信則不可行。

魯頓欲使樂正子爲政句孟子曰句吾聞之讀喜頓而不寐句

註喜其道之將行。

公孫丑曰句樂正子頓强乎句曰句否句有知慮乎句曰句否句多聞識乎句曰句否句○知去聲

註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頓奚爲喜而不寐句

註丑問也。

曰句其爲人也讀好善句○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句

註丑問也。

曰句好善讀優於天下句而況魯國乎句

註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釋趙氏曰善反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附善不止强知多聞而三者亦在其中。

夫苟好善句則頓四海之內讀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句○夫音扶下同

註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釋蒙引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綽綽有餘裕哉。

夫苟不好善句則頓人將曰讀訑訑頓予旣已知之矣句訑訑之聲音顏色讀距人於千里之外句士頓止於千里之外讀則頓讒諂面諛之人頓至矣句與讒諂面諛之人頓居句國欲治讀可得乎句○訑音移治去聲

註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

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釋】幾亭大智與邦無過集衆思大愚誤國無過好自用

陳子曰句古之君子讀何如則仕句孟子曰句所就頓三句所去頓三句

【註】其目在下

迎之頓致敬以有禮句言頓將行其言也句則就之句禮貌未衰讀言弗行也句則去之句

【註】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讀雖未行其言也句迎之致敬以有禮讀則就之句禮貌衰讀則去之句

【註】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讀朝不食讀夕不食讀飢餓讀不能出門戶句君聞之讀曰句吾頓大者頓不能行其道句又不能從其言也句使頓飢餓於我土地讀吾恥之句周之讀亦可受也句

免死而已矣句

【註】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釋】或問尹氏去就之說曰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如何爾孔子皆嘗爲之又可以上下等之耶意者其有所未達於免死之說故歟○蒙引從其言只是因事納誨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又字最分明○淺說此一節雖不見其爲仕但受其所周是亦就也

孟子曰句舜讀發於畎畝之中句傅說讀舉於版築之閒句膠鬲讀舉於魚鹽之中句管夷吾讀舉於士句孫叔敖讀舉於海句百里奚讀舉於市句○說音悅

【註】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釋】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蒙引百里奚爲人養牛莊周與

範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辭。但無干穆公之事。

故頓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句 必先頓 苦其心志句 勞其筋骨句 餓其體膚句 空乏其身句 行頓 拂亂其所爲句 所以動心忍性讀 曾益其所不能句○曾與增同

註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爾。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釋 語類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蒙引動心忍性。成其德也。曾益不能。成其才也。○存疑行拂亂所爲。爲是作爲。有經營運用意。行是以所爲者見之行也。拂亂者。言行出底事。與所爲者相拂亂也。○陳西陂曰、大任不是富貴。莫錯看。○附此承上節舜說已然之事。

而推論天降大任必然之理。以明生於憂患之道也。苦心志五句。皆具於上畎畝版築等內。此歷歷言之。非徒鋪排困境也。正要於此五者內。實發出所以動忍曾益之實爾。蓋心性能不在此五者外。所困苦在此。卽所以動忍曾益在此。觀後君子所性睟面盎背施四體處可見。○因憂患以成德。乃自然實理。若天之使然。故曰天也。但聖賢順天。庸衆未免逆天爾。

人恒頓 過讀 然後能改句 困於心讀 衡於慮讀 而後作句 徵於色讀 發於聲讀 而後喩句○衡與橫同

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喩、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釋 語類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原解困衡是怠惰之過。而心自覺其有過於己。徵發是昏昧之過。而人並暴其過於外。○洪覺山曰、動忍曾是自進步。困慮徵發是跌脚而後轉步。○附此卽

中人之改過。以明生於憂患之理。

人 頓 則無法家拂士 讀 出 頓 則無敵國外患者 讀 國恒亡 句○拂與弼同

註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釋附此即國以明生於憂患之理。

然後知 頓 生於憂患 讀 而死於安樂也 句○樂音洛

註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釋附生於憂患。是通章結穴。安樂即憂患之反。

孟子曰 句 教 讀 亦多術矣 句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讀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句

註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釋條辨兩亦字。見無往非教。欲受教者隨在體認。予字是現身說法。○附教字是主。予字是証。孟子以不屑之教。明教之多術。尹氏則補出多術全義。○上章天以困窮成人之才德。此章聖人以不教教人修省。皆逆而成之也。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八

盡心章句上

註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句盡其心者讀知其性也句知其性讀則知天矣句

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

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釋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通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劃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謂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槪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由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曰然則心之為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摸着意想像而別求所以盡之○語類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

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

仔細看○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纔拈來便曉得是爲盡也○此心本來無有界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界子窒碍方是盡心○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卽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附盡心兼體用或問虛明洞達以體言迎刃而解以用言所謂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存其心句**養其性**句**所以事天也**句

註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釋 或問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語類盡心就見處說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存字無終始只存這裏先存心而後養性○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姚行表曰存心是敬以直內養性是義以方外

殀壽不貳讀**修身以俟之**句**所以立命也**句

註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

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釋 語類殀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問立命是豎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

不以殀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絶滅爲事亦可謂之殀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會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陳西陵曰知性知天者知理之是非獨而是非之心毋有利害之見奪之利害之心一也究竟是非之心信不過則利害不能惑其知乃徹底不然故曰知之至存養工夫須至無間斷一有間斷便是工夫做不到須必到以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乃爲仁之盡也必到此方是純乎天理而私欲不能害故曰立命通章皆就做工夫言○附修身以俟俟待也猶云直等待到他來時也註所謂事天以終身也與安然聽其自至意不同○命不外心性立者完全心性無忝所生也但命兼心性壽殀立字單言心性而壽殀得正意尚未說出故下章更詳之

孟子曰 句 **莫非命也** 句 **順受其正** 句

註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釋 語類此命字指氣言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殀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殀伯牛之疾是也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牆之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天事○附莫之致而至者是正命若有以致之便非正命故正不正只就人事上分不就天命上分有在天爲非正而在人却爲正命者如惠迪而不吉是也有在天爲正命而在人却爲非正命者如從逆而得凶是也總之不正者人有以致之正者人無以致之而天自爲之也○人事能盡則命爲正命不盡便非正命

是故 讀 **知命者** 讀 **不立乎巖牆之下** 句

註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釋 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 讀 **而死者** 讀 **正命也** 句

註 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釋 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卽上章修身是也○雪菴與二氏異處

桎梏死者讀非正命也句

註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釋或問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卻不說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附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亦所以順受正命也

孟子曰句求讀則得之句舍讀則失之句是頓求有益於得也句求在我者也句○舍上聲

註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句得之有命句是頓求無益於得也句求在外者也句

註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釋精義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有益於得求在我此言義也求無益於得求在外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言義而不言命也又曰求無益於得此猶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言卻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曰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下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下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下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君子以

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爲義求在外者爲命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事爲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

亦無所不通也○曰最後一說又以在我未盡雖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貧賤壽殀是亦前定然則人之所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殀固或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爲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也○附求之有道言有個理義在不可妄求蓋言名節不可棄廉隅不可損分義不可越也非言求之有法也○孟子謂非人所取者

爲正命勉人修身以盡道也程子又謂聖人言義不言命更要人惟務自盡其道不復問命之如何此所謂前聖所未發也

孟子曰句萬物讀皆備於我矣句

註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釋精義明道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只依舊○或問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卽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語類橫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

反身而誠讀樂莫大焉句○樂音洛

註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釋精義明道曰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或問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像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

其爲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語類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附皆備之實理無虧則滔滔行將去有手舞足蹈之妙。故樂此天理自然之樂也

強恕而行讀求仁莫近焉句。強上聲

註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釋精義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又曰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爲行誠之者也。語類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勉強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新安陳氏曰誠與仁一理兩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雲菴求仁即求在我者

孟子曰句行之讀而不著焉句習矣讀而不察焉句終身由之頓而不知其道者讀衆也句

註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釋附此卽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意

孟子曰句人頓不可以無恥句無恥之恥讀無恥矣句

註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釋南軒張氏曰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爲無所忌

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也

孟子曰 句 恥之於人 讀 大矣 句

註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釋 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爲機變之巧者 讀 無所用恥焉 句

註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釋 蒙引無所用恥者蓋恥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爾

不恥 讀 不若人 句 何若人有 句

註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釋 蒙引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爲矣何若人有○附不恥不若人則入於禽獸矣

孟子曰 句 古之賢王 讀 好善而忘勢 句 古之賢士 讀 何獨不然 句 樂其道 讀 而忘人之勢 句 故 頓 王公不致敬盡禮 讀 則不得亟見之 句 見 頓 且猶不得亟 讀 而況 頓 得而臣之乎 句○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註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釋 蒙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

孟子 頓 謂宋句踐曰 句 子 頓 好遊乎 句 吾語子遊 句○語音御好語皆去聲

註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 讀 亦囂囂 句 人不知 讀 亦囂囂 句

註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釋 附自得者樂其道也無欲者忘人之勢也然非尊德樂義不能也

曰 句 何如 讀 斯可以囂囂矣 句 曰 句 尊德樂義 讀 則可以囂囂矣 句○樂音洛

註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樂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
誘矣
釋蒙引自重自安即上註自得不慕不徇即上註無欲
○附尊天爵則不慕人爵樂守義則不徇利
故士頓窮讀不失義句達讀不離道句○離力智反
註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
行事之實也
釋蒙引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尊
德樂義也

窮不失義讀故士得已焉句達不離道讀故民不失望焉
句
註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
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讀得志讀澤加於民句不得志讀修身見於世句
窮讀則獨善其身句達讀則兼善天下句○見音現
註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釋蒙引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言其理窮不失義節則

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節言其理古之人節則
又指實而言也○附獨善兼善兩善字皆指德義言
孟子曰句待文王頓而後興者讀凡民也句若夫頓豪傑
之士讀雖無文王頓猶興句○夫音扶
註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
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
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釋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
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衆民爾若夫豪

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
此章勉人使自立爾○附物欲與善道相反不能興起
於善道者物欲蔽之也物欲所以蔽者才智不足也若
有上智之資則無物欲之蔽而自能興起於善道也○
尊德樂義眞豪傑之士
孟子曰句附之以韓魏之家句如其自視欿然句則過人
遠矣句○欿音坎
註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釋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爲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於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則是不以外物爲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附不以富貴爲事亦是不蔽於物欲者豪傑之士也○雪菴曰無韓魏卽豪傑之士目無霸者眞豪傑之士也

孟子曰句以佚道使民讀雖勞頓不怨句以生道殺民讀雖死頓不怨殺者句

註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釋或問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狹不當以此爲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爲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

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精言佚字使字生字殺字不可作兩項看使正所以佚之也殺正所以生之也○附播穀乘屋所以勞民之事正是所以佚民之道俯仰皆足也除害去惡所以殺民之事正是所以生民之道殺以止殺也此皆理所當爲上雖欲不爲而不得者則民亦何怨之有也

孟子曰句霸者之民讀驩虞如也句王者之民讀皞皞如也句○皞胡老反

註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釋蒙引此卽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霸者之氣象○存疑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也皞皞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也○吳因之曰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

殺之讀而不怨句利之讀而不庸句民頓日遷善讀而不知為之者句

註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釋存疑殺之而不怨三句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過化存神一條是因此而贊其德業之大也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為

之皥皥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處註最明白附殺之利之為之正是王者功用及民之實事然皆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故民亦習而安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帝力何有於我哉註中因字其字自字最分明

夫君子頓所過者頓化句所存者頓神句上下與天地同流句豈曰小補之哉句音扶○夫

註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釋或問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而又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為經歷也所存者

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語類只是所經歷處才霑着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爾化是人化之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都就事上說○存不是徒存虛顛此中實有德化在存這事這事便來應言感應

之速也。小補只是逐片逐步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同流是處處到又事事新件件完全無缺物物變化不覺須體會天地生物非小補同流意方見得出。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附過化存神俱少不得一誠字蓋至誠動物也天地同流至聖配天也

孟子曰 仁言 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註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釋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聞太王爲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註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 民畏之 善教 民愛之 善政 得民財 善教 得民心

註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釋附此章統論王道之淺深欲人不偏廢又要知所輕重也仁言仁聲善政善教皆王道中所必有者名雖不同義實相通以政教宣之於口爲仁言以仁言見之於行爲善政善教自人被政教而形於稱道爲仁聲但分而較之其奏效之淺深各不同爾仁言仁聲之虛聲自是不如善政善教之實事此不待言而可知者至仁言之不如仁聲善政之不如善教則恐人未必知也故孟子明言之非要人有所偏廢正要人不失所輕重也與

論語政刑德禮章意同善政制其外故所得亦在外善教格其心故所得亦在心也

孟子曰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

註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釋附知能之良此情善而才亦善也正從性善發出。本然之善仁義是也。雪菴不學不慮卽聖而不可知

之神也。

孩提之童讀無不知愛其親也句及其長也讀無不知敬其兄也句○長上聲下同

註孩提二三歲之閒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釋附知能之良莫先於愛親敬長此立愛所以必自親始立敬所以必自長始也

親親讀仁也句敬長讀義也句無他句達之天下也句

註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釋或問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像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出而言則日用之閒莫非要切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閒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默識之爾尹氏大意得之其曰能不失者則又言外之意也○

潛室陳氏曰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顧麟士曰達之天下無不同者只就孩提稍長說○附愛敬從仁義發出此所以不待學慮而為良知良能也達之天下即上兩無不字意

孟子曰句舜之頓居深山之中句與木石居讀與鹿豕遊讀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讀幾希句及其頓聞一善言讀見一善行讀若頓決江河讀沛然莫之能禦也句○行去聲

註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釋語類問舜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蒙引總是所聞所見都是他胸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精言聖人全體是善未發則渾然於中已發則勃然於外本無異同非靜時一舜動時又一舜也但以其氣象言之則寂然不動時無所發見了不異人及感而遂通若決江河乃知其不可及也孟子本以上截跌起下截語意

甚抑揚。至虛至明三句。乃推原所以若決江河之故。非以此爲與木石居等句注脚也。附聖心渾然天理其體如海其用如江河此皆其大異人處也孟子卽用以明體正欲人因江河之流而並識其淵海之藏也故註中合寂感備言之要非有如海之體不能有如此江河之用也。聞見若決江河蓋善與善相感應也才聞見便應故甚速雖一善亦然故無不通

孟子曰句無爲其所不爲句無欲其所不欲句如此而已矣句

註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釋語類人心之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昧爲之欲之爾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裡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附此教人以師心之要法也。只心所不爲不欲者便斷然不爲不欲則所欲所爲者皆義而義不可勝用矣。蓋此心卽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孟子曰句人之有德慧術知者讀恒存乎疢疾句。知去聲疢丑刃反

註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釋語類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撲實工夫方磨得出。蒙引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知德之慧明無不照也術之知處無不宜也下舉孤臣孽子以證其實。德之慧明理之知術之知識事之明也

獨頓孤臣孽子讀其操心也讀危句其慮患也讀深句故達句

註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

釋精言操心危是就自己身上檢點所以爲子臣之道不敢一毫放逸惟恐稍有不是處得罪於君父慮患深方是就變上防備。附獨字貫下操心危慮患深二句言惟此兩樣人操心慮患如此故能達於事理操心慮

患二句。是所以能達之由。正示人以處疢疾之道也。苟不如此雖處疢疾恐不免於廢棄爾亦何能有德慧術知哉。○達於理卽德慧達於事卽術知倒言之者文順爾。○憂患生人要在人自能生於憂患爾猶安樂死人亦在人自不死於安樂爾。

孟子曰。句 **有事君人者**。讀 **事是君**。讀 **則爲容悅者也**。句

註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釋附此志於富貴者。

有安社稷臣者。讀 **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句

註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釋附此志於功名者。

有天民者。讀 **達**。讀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句

註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釋附此志在行道者。却不肯小用其道故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有大人者。讀 **正己而物正者也**。句

註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釋或問程子至矣。然於天民之名。亦少有未盡處。其曰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者。蓋天民專指潛隱未得

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曰。然則此其不言聖人何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如乾之大人。豈必以爲充實光輝而未化者耶。○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爲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爲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爲容悅者固有閒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爲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

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已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閒號爲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

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

孟子曰。句 **君子有三樂**。讀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句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釋 淺說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得其道大行處。若到道行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爲

君子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況親見其道之大行。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乎。行道傳道皆是性分之樂。然以對所性之蘊則所性又為在內矣

父母俱存。句 **兄弟無故**。句 **一樂也**。句

註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頓 **不愧於天**。句 **俯**頓 **不怍於人**。句 **二樂也**。句

註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釋 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

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得天下英才。讀 **而教育之**。句 **三樂也**。句

註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釋 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

君子有三樂。讀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句

註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

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釋附有天下而不與眞巍巍者也

孟子曰句廣土衆民讀君子欲之句所樂不存焉句○樂音洛下同

註地闊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讀定四海之民讀君子樂之句所性不存焉句

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釋語類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精言樂之是伊尹納溝心事孔子歷聘天下孟子三宿出晝意正此理也所性不存是伊尹囂囂胸懷孔子樂亦在中孟子何爲不豫正此理也

君子所性讀雖大行頓不加焉句雖窮居頓不損焉句分定頓故也句○分去聲

註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釋語類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爲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

損○附人性從天命渾全中得來雖是全體恰似各自分得一分者然故曰分夫命以全理賦人人得天之全理以成性此性分中百理俱備元無欠少亦無可增加人人同得故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亦隨在如一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皆以性分一定故也惟君子自然能全此性故謂君子所性如是

君子所性讀仁義禮智頓根於心句其生色也讀睟然見於面句盎於背句施於四體讀四體不言而喻句○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釋精義伊川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或問根心楊氏曰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睟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或問程子至矣宜深玩之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爾蓋孟子所謂所性猶性之之云也○語類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

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生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

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着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着土而今方移得來着土了○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只根字甚有意○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衛匪莪曰云背面四體者。前邊是仁義禮智之色。後邊亦是仁義禮智之色。動作威儀之閒無非仁義禮智之色儼然畫出一箇聖人。○附此指出上節分中之蘊合身心內外。都是仁義禮智之存發。所以處窮達而無加損也。○自古聖賢之底蘊。俱不出此。其所以處窮達而無加損之本。亦皆在於此。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孔顏之樂在不改。其道一也。

孟子曰句伯夷辟紂讀居北海之濱句聞文王作句興曰句盍歸乎來句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句太公辟紂讀居東

海之濱句聞文王作句興曰句盍歸乎來句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句天下有善養老句則仁人以為已歸矣句○辟去聲下同太他盍反

註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讀樹牆下以桑讀匹婦蠶之句則老者頓足以衣帛矣句五母雞讀二母彘讀無失其時句老者頓足以無失肉矣句百畝之田讀匹夫耕之句八口之家讀可以無飢矣句○衣去聲

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頓西伯善養老者句制其田里句教之樹畜句導其妻子讀使養其老句五十頓非帛不煖句七十頓非肉不飽句不煖不飽讀謂之凍餒句文王之民讀無凍餒之老者句此之謂也句

註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爾。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而已。○附上節概言文

王之政。此承言所謂善養老即在其中。此王道之所以不同於小惠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也。

孟子曰句易其田疇句薄其稅斂句民頓可使富也句○易斂皆去聲

註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句用之以禮句財頓不可勝用也句○勝音升

註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頓非水火讀不生活句昏暮叩人之門戶讀求水火句無弗與者句至足矣句聖人治天下讀使有菽粟頓如水

火句蔽粟如水火讀而民頓焉有不仁者乎句○焉於虔反
註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産則無常心矣
釋新安陳氏曰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附仁者理義之恒心不止求無弗與而無弗與亦在其中

孟子曰句孔子頓登東山讀而小魯句登太山讀而小天

下句故頓觀於海者讀難爲水句遊於聖人之門者讀難爲言句
註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釋附輯畧云大哉孔子之道乎遊其門者如登山觀海然朱子謂登山觀海皆興蓋孔子二字一頓言孔子之道大也下以登山觀海與遊聖門以小魯小天下難爲水與難爲言却是從學聖人者眼中看出聖人之道之大未嘗正言聖人之道如何大也下節有本亦是觀聖道之大者就於他用之大處見得他是有本底亦未嘗正言聖道之本是如何也○難爲言呂侍講謂遊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爲言慶源輔氏謂遊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二說似不同其實一也蓋天下之言不過諸子百家之說爾其不足學自不足聽也○此亦有若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盛之意

觀水有術讀必觀其瀾句日月有明讀容光必照焉句

註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釋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附道大如小德川流有本則大德敦化也吾道一以貫之也

流水之爲物也讀不盈科頓不行句君子之志於道也讀不成章頓不達句
註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釋或問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興也觀瀾容光比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黙識於言意之表矣○語類此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虚空者所能測識也○附此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逐層皆須積厚文章外見乃積厚之驗也

孟子曰句雞鳴而起讀孳孳爲善者讀舜之徒也句

註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讀孳孳爲利者讀蹠之徒也句

註蹠盗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句無他句利與善之閒也句

註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爾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釋或問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亦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閒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爲要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語類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爲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閒是兩者相並在這裡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閒○利與善之閒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閒温吞煖處也○王觀濤曰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

此分分者兩路分開也閒者兩路界限處也○附閒是
善利分途處亦是善利初發端處兩雞鳴而起正從由
靜而動念慮初萌事爲方起之際分別善利見舜蹠之
分即在此閒不待遠求也末節閒字即承此二句意而
合結之所以教人謹幾愼獨也○凡無所爲而爲者皆
善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

孟子曰句楊子頓取爲我句拔一毛頓而利天下讀不爲
也句○爲我之爲去聲

註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
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
物是也

釋語類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已問老子似不與
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閑
之地云淸靜自治豈不是與楊朱同老子謂先語大道
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
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
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爲孔
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一官自知禮只是以爲
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莊子數稱楊子恐楊氏之學如
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
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也邵康節亦
有些小似他

墨子頓兼愛句摩頂放踵頓利天下讀爲之句○放上聲

註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
也

釋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閒凡可以利天
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頓執中句執中爲近之句執中無權讀猶執一也句

註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
閒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
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
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
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
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
則不中矣

釋 精義伊川曰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楊曰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卽所謂權也○語類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邊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權猶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

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矣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

所惡執一者讀**爲其賊道也**句**舉一而廢百也**句○惡爲皆去聲

註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爾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釋 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爾○附子莫無權楊墨亦是無權故皆舉一廢百○雪菴佛老之賊道亦然

孟子曰句**飢者**頓**甘食**句**渴者**頓**甘飲**句**是未得飲食之正也**句**飢渴害之也**句**豈惟口腹**頓**有飢渴之害**讀**人心**頓**亦皆有害**句

註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頓**爲心害**句**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句

註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釋 附此章耑爲處貧賤者說故開首便曰飢者渴者人能於貧賤時立得脚定便是卓然有守豈不過人遠次

節飢渴字就當貧賤字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

孟子曰句柳下惠讀不以三公頓易其介句

註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釋 精義楊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為和又以為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為和不知其為介焉楊氏之說為有功矣

孟子曰句有為者讀辟若掘井句掘井九軔讀而不及泉句猶為棄井也句○辟讀作譬 軔音刃與仞同

註 八尺曰軔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釋 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附孟子言必稱堯舜正要人皆不自棄也

孟子曰句堯舜讀性之也句湯武讀身之也句五霸讀假之也句

註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爾

釋 語類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

之心不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霸則甚大○問假之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蹺蹊所以夫子有正譎之論○如興滅繼絶誅殘禁暴懐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夫子稱管仲如其仁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讚

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
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
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
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吳因之曰性
與身之隱隱是誠底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
在已身上着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

久假而不歸句惡知其非有也句○惡平聲

註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

卽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
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
如彼其卑也

釋蒙引久假不歸所謂居之不疑相似○附不歸猶云
不返回

公孫丑曰句伊尹曰句予頓不狎于不順句放太甲于桐句
民大悅句太甲賢讀又反之句民大悅句

註予不狎于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
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句其君不賢讀則固可放與句○與平聲

孟子曰句有伊尹之志讀則可句無伊尹之志讀則簒也句

註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釋精義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
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
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嫡使太甲
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
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

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
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
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
其不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
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
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楊曰伊尹
所以事君更無囘互惟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
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又曰伊尹之
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或問程子

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
亦爲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
爲一有毫髮之僞雜乎其閒則不免爲簒賊爾不以素
行之著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爲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
善○附伊尹之志就指放太甲之時之心言蓋心無私
而事當理也然非素忠不能有

公孫丑曰句詩曰句不素餐兮句君子之不耕而食讀何
也句孟子曰句君子居是國也讀其君用之讀則安富尊
榮句其子弟從之讀則孝弟忠信句不素餐兮讀孰大於

是句○餐七丹反

註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釋精義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
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附居是國五句
與耕字對看耕而食不素餐之小者居是國有用從之
效不素餐之大者君子爲大人之事不爲農圃小人之
事故能如此也下章尚志是也

王子墊問曰句士頓何事句○墊丁念反

註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
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句尚志句

註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釋語類此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先見
於所存也○湯霍林曰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
卑汙齷齪也○蒙引不卑汙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卽
士之事也

曰句何謂尚志句曰句仁義而已矣句殺一無罪讀非仁
也句非其有頓而取之讀非義也句居頓惡在讀仁頓是
也句路頓惡在讀義頓是也句居仁由義讀大人之事頓
備矣句○惡平聲

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
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
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釋慶源輔氏曰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汙○

黄際飛曰、窮達之事有異而居仁由義之事無殊。○附

非仁非義所居所由士自有仁義之實事在不但虛存

一志也。仁育天下。義正萬民。是大人之事。士既居由皆

仁義之事。則於大人之事。特舉而措之爾。

孟子曰句仲子讀不義與之齊國讀而弗受句人頓皆信

之句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句人頓莫大焉頓亡親戚君

臣上下句以其小者讀信其大者句奚可哉句○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

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爾。其辟兄離母不食

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

而遂以爲賢哉。

㊞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

矣。○附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是因其不受齊國。并信其

辟兄離母。不食君祿。都是賢者之行了。不知其小廉不

能掩大罪也。

桃應問曰句舜頓爲天子句皐陶頓爲士句瞽瞍頓殺人

讀則如之何句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

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句執之而已矣句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句○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句夫舜頓惡得而禁之句夫有所受之也句○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存疑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

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

然則舜如之何句

㊟桃應問也。

曰句舜視頓棄天下讀猶棄敝蹝也句竊負而逃句遵海

濱而處句終身訢然讀樂頓而忘天下句○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

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

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釋或問楊氏之說則詳矣然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眞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爲皐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爾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焉則皐陶之獄何以異於楊上蔡門之軍哉是皆以辭害意之過是以徒爲紛紛而反病於理也夫孟子之爲此言或者既不之信矣而信之者其爲說又如此則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皐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皐陶必不能爲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皐陶此又

不可不知爾楊氏後說以爲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爲愈於前然爲舜慮而不及乎皐陶則其說亦有所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語類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爾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精言極天下難處之事聖賢只以臣子常理處之無他謬巧也○附舜自全親皐陶自執法朝廷公卿等自議其三者皆天理並行不相悖也○議者天下人心公議之舜皐陶之心不與也

○舜皐陶之心非孟子不能知而言之也

孟子頓自范之齊句望見齊王之子句喟然歎曰句居頓移氣句養頓移體句大哉居乎句夫頓非盡人之子與句○夫音扶 與平聲

註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爾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釋語類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業引

其發歎之意全在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折衷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附夫非盡人之子一句便是以王子證明居之移人註中自明但此句尚含虛未指實至下宮室三句方指實言之蓋皆以居之移人跌出居廣居一句也。

孟子曰

註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註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釋湯霍林曰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精言居廣居句是因王子之居指點示人見當善所居意非以廣居自負提出來壓王子也。○附況乎有歎羨意亦有歆動意蓋所以勉人為仁也。○前以大哉居乎領起至此句指實與歎之意。○雪菴居廣居即善養浩然之氣。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註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釋精言呼是魯君自呼或在澤門有事而呼非呼門使啓亦非傳呼而來也作人傳呼便於氣體不切。○附上因王子明居之移人此又引魯事證居之移人非以證王子也。○前曰居使然此曰居相似皆與大哉居乎相應蓋反覆引人居廣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音許六反 ○食音嗣

註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註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註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釋附待賢食為下愛次之恭敬其最上者乎但須有實

方好。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註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釋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閒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閒，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語類問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又曰，有此形則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爲，便踏着這形色之性爾。伊川謂充其形色，說得好。○蒙引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雲菴二氏便遺了形，二之則不是。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註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註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釋附紾兄徐徐，譬喩爲朞之說之非也。教之孝弟，教以翻轉爲期之說也。雖弟字帶連紾兄，而主意却在短喪

王子有其母死者句 其傅頓爲之請數月之喪句 公孫丑曰句 若此者頓 何如也句○爲去聲

註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曰句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句 雖加一日讀 愈於已句 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句○夫音扶

註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爾。○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釋條辨莫之禁而弗爲。正指齊王。

孟子曰句 君子之所以教者頓 五句

註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釋附君道師道俱妙用一因字。因者、天地生物之道也。

有頓 如時雨化之者句

註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爾。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釋語類、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

有頓 成德者句 有頓 達財者句

註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釋語類、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

有頓 答問者句

註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釋南軒張氏曰、成德達材。答問固在其中。此則專爲凡答其來問者也。

有頓 私淑艾者句○艾音乂

註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釋】語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註】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釋】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雲菴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師道所以輔君道而與天地參也爲素餐無功而食之說者何足以知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註】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釋】附此節破丑使字意言君子不能變法以使及也大匠羿是譬喻而正意卽在其中下節說君子另是一意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註】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釋】語類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眞箇是中道物事了○蒙

引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附此節破丑不可幾及意言君子之守成法以教人雖不變法使人幾及而所以幾及之妙卽在其中道本不難及惟在學者之自勉爾○引而不發卽所謂志彀也射者但教人以此而不更告以中的之妙而所以中的之妙却卽在此志彀中了君子但守法以教人而不告以得之之妙然所以得之

之妙。卽在此成法中隱隱畢露。便如踊躍而見於前也。此無待變法以使人而自有可以幾及之道也。○道只是中。非難亦非易。立如卓立之立。中道而立。猶云道中而立。能者從之。從道非從敎也。○能者。能自勉者也。拙工拙射。能自勉便是能者。

孟子曰。句 天下有道。讀 以道殉身。句 天下無道。讀 以身殉道。句

註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釋 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巳有窮達。非道殉身。卽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註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未聞 頓 以道殉乎人者也。句

釋 雲菴以道殉身。伊周是也。以身殉道。孔孟是也。殉人者。彼實未有道。所謂繞指柔爾。

公都子曰。句 滕更之在門也。讀 若在所禮。句 而不答。讀 何也。句 ○更平聲。

註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句 挾貴而問。句 挾賢而問。句 挾長而問。句 挾有勳勞而問。句 挾故而問。句 皆所不答也。句 滕更有二焉。句 ○長上聲。

註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釋 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敎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附滕更有二。公都子謂在所禮。以此不知孟子之不答。正以此也。

孟子曰。句 於不可巳。頓 而巳者。讀 無所不巳。句 於所厚者薄。讀 無所不薄也。句

註 巳。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讀 其退速。句

註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釋 蒙引。於不可巳而巳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其進銳者。以修爲言。

孟子曰句君子之於物也讀愛之讀而弗仁句於民也讀仁之讀而弗親句親親讀而仁民句仁民讀而愛物句

註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巳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釋精言親同氣民同類物同生等差自天排定君子因物付物是自得其分所應得者只是分數明白爾原非

勉強安排也○附曰親曰仁曰愛厚薄有等由親而仁而愛先後有序惟有序故有等一本故也○此仁中之義也朱子三坎之旨於此亦可見

孟子曰句知者讀無不知也句當務之爲急句仁者讀無不愛也句急親賢之爲務句堯舜之知讀而不徧物句急先務也句堯舜之仁讀不徧愛人句急親賢也句○知者之知並去聲

註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釋語類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爲巳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巳憂此聖人之所急也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爲之故不指言○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

不能三年之喪讀而緦小功之察句放飯流歠讀而問無齒決句是之謂不知務句○飯扶晩反歠昌悅反

註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釋王觀濤曰此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盡心章句下

註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句不仁哉頓梁惠王也句仁者讀以其所愛讀及其所不愛句不仁者讀以其所不愛讀及其所愛也句

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句何謂也句梁惠王頓以土地之故讀糜爛其民頓而戰之句大敗讀將復之句恐不能勝讀故頓驅其所愛子弟頓以殉之句是之謂頓以其所不愛讀及其所愛也句

註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釋原解此論惠王之不仁以為人君爭奪者之戒

孟子曰句春秋讀無義戰句彼頓善於此讀則有之矣句

註春秋毎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釋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蒙引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彼善於此則有之要見得總是無義戰意○顧麟士曰無義戰言無義其戰者指孔子書法說○丌月林曰彼善於此不就戰者說亦是春秋品第彼此之優劣也

征者讀上伐下也句敵國不相征也句

註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釋精言二句是無義戰斷例必上伐下而後為義春秋之戰皆敵國相征安得以為合義而許之

孟子曰句盡信書讀則不如無書句

註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

也。

釋條辨載事之辭照下武成言言理之辭則無不可信。

吾於武成讀取二三策而已矣句

註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釋王覲濤曰此章全爲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爾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條辨得孟子取武成二三策之意則知聖人公天下仁天

下之心得孟子僅取二三策之意則知聖人有取殘無殘民之事。

仁人讀無敵於天下句以至仁頓伐至不仁讀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句

註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爾

釋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

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蒙引孟子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爲生民之命也

孟子曰句有人曰讀我頓善爲陳句我頓善爲戰句大罪也句○陳去聲

註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釋小註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附猶前服上刑意。

國君好仁讀天下無敵焉句○好去聲

釋原解前擅興師旅爲無王故不義此奉行天命爲天吏故無敵

南面而征讀北狄怨句東面而征讀西夷怨句曰讀奚爲後我句

註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句革車三百兩句虎賁三千人句○兩去聲賁音奔

註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一書序作百

王曰句無畏句寧爾也句非敵百姓也句若崩厥角稽首句

註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釋附征伐必稱湯武孟子之意可見矣

征之爲言頓正也句各欲正已也句焉用戰句○焉於虔反

註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釋淺說既不用戰則焉用彼善戰之人哉

孟子曰句梓匠輪輿讀能與人規矩句不能使人巧句

註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釋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爾

孟子曰句舜之飯糗茹草也讀若將終身焉句及其爲天子也讀被袗衣讀鼓琴讀二女果句若固有之句○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註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釋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附舜禹孔顏其心一也孟子皆知之○蓋皆盡性後自然如此

孟子曰句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句殺人之父讀人

頓亦殺其父句殺人之兄讀人頓亦殺其兄句然則非自殺之也讀一閒耳句○閒去聲

(註)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釋)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附此教人慎所施。通上下皆然。

孟子曰句古之為關也讀將以禦暴句

(註)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讀將以為暴句

(註)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釋)新安陳氏曰、古以譏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爾。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源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孟子曰句身頓不行道讀不行於妻子句使人頓不以道讀不能行於妻子句

(註)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釋)語類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附道者所以正己而正人也。故持身使人。皆非道不可。

孟子曰句周于利者讀凶年不能殺句周于德者讀邪世不能亂句

(註)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釋)王觀濤曰、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其大

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眞如白璧在泥塗。終不受點汚也。○原解此勉人厚蓄其德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註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釋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閒。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語類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眞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精言能字。是着力勉強。見字。是不覺流露見於色。分明見胸中原有底裏。在至此忽然敗露爾。○蒙引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註空虛。言若無人然。

釋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附仁賢國之幹也。不信仁賢。則國雖有人。無足恃賴。故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註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釋原解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統義即禮中裁制之宜截然不亂處。皆主名分上說。上下亂。謂上替下僭。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註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釋原解政是大綱。事是其中節目。政事不止理財。而理財是其大端。如九職任萬民。及不違農時。是生之有道。九賦斂財賄。及什一而稅。是取之有度。九式節財用。及量入爲出。是用之有節。無之何以開財源節財流。○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

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
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爲
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
興而後政事修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

孟子曰句**不仁而得國者**讀**有之矣**句**不仁而得天下**讀
未之有也句

註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
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

代而後可

釋張彥陵曰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以經營天下矣
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

孟子曰句**民**讀**爲貴**句**社稷**讀**次之**句**君**讀**爲輕**句

註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
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
其輕重如此

釋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
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
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
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
者又豈止於斯言乎

是故句**得乎丘民**讀**而爲天子**句**得乎天子**讀**爲諸侯**句
得乎諸侯讀**爲大夫**句

註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
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爾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讀**則變置**句

註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

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句**粢盛既潔**句**祭祀以時**句**然而旱乾水溢**讀
則變置社稷句○盛音成

註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毁
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
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釋或問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配之人諒乎曰以
湯變夏社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
之故不自省己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

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也○語類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爾○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君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註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釋 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顧麟士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故聞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由於聖

人也○黃際飛曰夷惠未有人曾道他是聖人孟子特聖之此章兩聖人字鄭重出之特尊之爲聖人也大成章以孔子較之微見其短隘與不恭直分明說他短處故言外有願學孔子神情若此章則極力推尊並無孔子在言外也○原解正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世極力推崇言外並無不足二子意○蒙引末句深致神游贊嘆之意○附非聖人句與首句聖人二字應首槪言聖人爲百世師下承言夷惠之師百世若是非聖人能之乎此句乃正贊其爲聖人也

孟子曰句仁也者讀人也句合而言之讀道也句

註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釋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爲仁之謂乎曰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爾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

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語類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爾必合而言之方得見道理出來○存疑道猶路也因人行方有箇路亦因人行方有箇道不是懸空有箇道路故但說道便粘着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形而上者謂之道亦是合仁與人而言也○附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此理即具在人身上了但專以理言謂之仁以理合人身而言之則謂之道如合耳目言爲聰明之道合手足言爲恭重之道以至合父子兄弟爲慈孝友恭之道之類以各爲其所當

由之道故也要皆仍是一仁之理以合人身而言之便謂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註重出

孟子曰句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句無上下之交也句

註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釋慶源輔氏曰陳蔡之戹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句稽頓大不理於口句○貉音陌

註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句無傷也句士頓憎茲多口句

註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曰句憂心悄悄句慍于羣小句孔子也句肆不殄厥慍句亦不隕厥問句文王也句

註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釋語類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於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况今能絶衆人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爾

孟子曰句賢者頓以其昭昭讀使人昭昭句今頓以其昏昏讀使人昭昭句

註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釋附上使字道德齊禮下使字道政齊刑

孟子謂高子曰句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讀而成路句爲閒不用讀則茅塞之矣句今頓茅塞子之心矣句○介音戛

註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釋精義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蒙引山徑微可通行處喻道心之惟微成路喻平坦光潔之心體茅塞喻物欲障蔽介然二句喻此心通塞之機係於俄頃之閒瞬息操舍卽判此心存亾所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也孟子窺見高子心學偶懈故以茅塞惕之○條辨不是貶抑他正是提醒他使他挽轉來接續做工夫

高子曰句禹之聲讀尚文王之聲句

註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句何以言之句曰句以追蠡句。○追音堆蠡音禮

註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句是奚足哉句城門之軌讀兩馬之力與句。○與平聲

註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句陳臻曰句國人皆以頓夫子將復爲發棠句殆不可復句。○復扶又反

註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句是爲馮婦也句晉人有馮婦者句善搏虎句卒爲善士句則之野句有衆逐虎句虎負嵎讀莫之敢攖句望見馮婦讀趨而迎之句馮婦頓攘臂下車句衆皆悅之句其爲士者笑之句

註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釋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附王可以復發棠於國人。國人可以愛王復發棠。即有爲國人復請王發棠者。亦無不可。惟孟子此時則斷不可復爾。以其道不行而將去故也。此知止之義也。

孟子曰句口頓之於味也句目頓之於色也句耳頓之於聲也句鼻頓之於臭也句四肢頓之於安佚也句性也句有命焉句君子不謂性也句

註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

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
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
是亦有命也。
[釋]語類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
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
如何自會恁地。這箇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
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雖說道性。其實是已不是
性之本原。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
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性也有命焉性

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
仁頓之於父子也句義頓之於君臣也句禮頓之於賓主
也句智頓之於賢者也句聖人頓之於天道也句命也句
有性焉句君子不謂命也句
[註]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
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
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
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
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

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
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
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
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
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
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釋]或問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
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有色意
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

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
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
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脉。則不謂
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爲貧
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
專爲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
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
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語類
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

値言之集註之說是以所禀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懽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禀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上云性也是氣禀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禀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制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性也有命

焉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

禀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有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禀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禀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然又自要看得活

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着力也○一章只要人遏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附孟子性命分屬上下節特因世人之說而矯之爾其實性命一也謂命者亦可謂性謂性者亦可謂命但要認定理氣爲主爾○性命皆有理有氣世人所主在氣孟子所主却在理○前節言耳目口鼻之欲不可縱後節言仁義禮智之理所當盡總是要人以理御氣也所謂動心忍性也

浩生不害問曰句樂正子頓何人也句孟子曰句善人也句信人也句

註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句何謂信句

註不害問也

曰句可欲頓之謂善句

註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釋或問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

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語類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問可欲之善曰爲君仁爲臣敬爲父慈爲子孝是也外是而求則非○附可欲不可惡只是其人有善無惡

有諸己頓之謂信句

註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釋或問然此或其天質之美耳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眞知其善之在己而不得不然決定眞實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語類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慶源輔氏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托之意也○精言是誠意以後事○附承上善字而言其皆實爲己有也

充實頓之謂美句

註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釋或問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

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閒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語類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附充實者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閒亦無線毫欠缺不到處身如虛器充實如水來注滿毫無欠少也非充滿善量之謂或問自明○惟其全身是善充塞無一不善之雜故謂之美人

充實而有光輝頓之謂大句

註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釋或問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蒙引去聖人不遠。但微有思勉爾。

大而化之頓之謂聖句

註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釋精義伊川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尙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或問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閒。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

聖而不可知之頓之謂神句

註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釋或問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

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語類善是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眞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亾。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蒙引化自我而言。不思不勉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

以然也。○附以化謂之聖。以不可知謂之神。仍是一聖。
而神更覺微妙。

樂正子 頓 二之中 讀 四之下也 句

註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

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釋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歟。

孟子曰 句 逃墨 讀 必歸於楊 句 逃楊 讀 必歸於儒 句 歸 讀 斯受之而已矣 句

註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釋語類。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附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與孔子不為已甚同。

今之與楊墨辯者 句 如追放豚 讀 既入其苙 讀 又從而招之 句

註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欄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

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釋附往者不追。何以辨為。

孟子曰 句 有 頓 布縷之征 句 粟米之征 句 力役之征 句 君子 頓 用其一 讀 緩其二 句 用其二 讀 而民有殍 句 用其三 讀 而父子離 句

註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

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釋 沈無回曰惠民不必罷征。殃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愼哉○陸稼書曰上之取民不特不可爲非制之取亦不可爲非時之取

孟子曰句諸侯之寶頓三句土地讀人民讀政事句寶珠玉者讀殃頓必及身句

註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釋 存疑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土政事所以治民故皆爲諸侯之寶

盆成括頓仕於齊句孟子曰句死矣頓盆成括句盆成括見殺句門人問曰句夫子頓何以知其將見殺句曰句其爲人也讀小有才句未聞頓君子之大道也句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句

註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釋 語類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南軒張氏曰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爲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存疑若大有才而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

孟子之滕句館於上宮句有業屨於牖上讀館人求之頓弗得句

註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句若是乎頓從者之廋也句曰句子以是爲

竊屨來與句曰句殆非也句夫子之設科也句往者不追句來者不拒句苟以是心至讀斯受之而已矣句○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註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爾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釋 慶源輔氏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

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
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淺說教人各因
其材不得不別其科

孟子曰句人頓皆有所不忍句達之於其所忍句仁也句人頓皆有所不爲句達之於其所爲句義也句

註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釋或問仁義之詳略則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羞惡之心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略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爾○西山眞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卽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卽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卽義也○附所不忍者仁之一端也達之於其所忍則念念皆不忍卽念念皆仁矣所不爲者義之一端也達之於其所爲則事事皆不爲卽事事皆義矣念念皆不忍便是滿其不忍之心了事事皆不爲便是滿其不爲之心了故下節曰充充者無所不達之意也惟達故充也

人能充頓無欲害人之心讀而仁不可勝用也句人能充頓無穿窬之心讀而義不可勝用也句○勝平聲

註充滿也穿穿穴窬踰墻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釋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卽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卽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附此承上節以無害人無穿窬指實所不忍所不爲之端要人推而達之以充滿其量也○語類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塡滿也須塡塞教滿竊謂達者推此及彼展開其不忍不爲之端也充者達彼足此塡滿其不忍不爲之心也

人能充頓無受爾汝之實讀無所往頓而不爲義也句

註此中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釋附此仍是上節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但以無受爾汝換了無穿窬見人所不爲之多端要人皆推而充之也充無穿窬者要悉除去穿窬之類不但指穿窬也觀末節可見充無受爾汝者亦是要悉除去受爾汝之類不但指受爾汝也○實作本心字看

士讀未可以言頓而言讀是頓以言餂之也句可以言頓而不言讀是頓以不言餂之也句是頓皆穿窬之類也句○

餂音忝

註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釋語類餂是鈎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爲留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問致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細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附此正發明充無穿窬之心充字之意言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等隱微之事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不然猶不可謂能充無穿窬之心也○凡內懷不直而外畏人知之事皆穿窬之類

孟子曰句言近頓而指遠者讀善言也句守約頓而施博者讀善道也句君子之言也讀不下帶頓而道存焉句○

施去聲

註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釋精義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

近而指遠也。○或問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張彥陵曰。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趣。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附言合於道。故所言事雖淺近。而指自深遠。

君子之守讀修其身頓而天下平句

註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釋精義呂侍講曰。修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附平天下。自有事在。然只是一修身之理。舉而措之爾。

人病頓舍其田讀而芸人之田句所求於人者頓重讀而所以自任者頓輕句○舍音捨

註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釋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句堯舜讀性者也句湯武讀反之也句

註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釋精義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

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或問程子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有功。非其學臻聖域。則孰能及此乎。○語類。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加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黃際飛曰。舉堯舜湯武。亦只是作箇影子。次節已離開泛說。不定貼堯舜。末節亦不貼湯武。

動容周旋頓中禮者讀盛德之至也句哭死而哀讀非爲

生者也句經德不回讀非以干祿也句言語必信讀非以正行也句○中爲行並去聲

註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釋語類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爲而然也○蒙引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王觀濤

曰中禮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張彥陵曰哭死而哀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是所性之誠實

君子讀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句

註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釋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語類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

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與天爲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原解此與上節分安勉不分誠僞○附行法俟命正是修爲工夫從此可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故曰反之之事

孟子曰句說大人讀則藐之句勿視其巍巍然句○說音稅藐音眇

註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釋或問予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

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時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語類這爲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

堂高數仞句榱題數尺句我得志頓弗爲也句食前方丈句侍妾數百人句我得志頓弗爲也句般樂飲酒句驅騁田獵句後車千乘句我得志頓弗爲也句在彼者讀皆我所不爲也句在我者讀皆古之制也句吾頓何畏彼哉句

榱楚危反般音槃樂音洛乘去聲

註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釋湯霍林曰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爾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附此即前章樂道忘勢之意

孟子曰句養心頓莫善於寡欲句其爲人也讀寡欲句雖有不存焉者頓寡矣句其爲人也讀多欲句雖有存焉者頓寡矣句

註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釋或問養心寡欲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沈溺者尤密其論荀卿之失者尤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曰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語類緊要在寡字多字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

欲不當言寡。○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又曰、未說到事。只是才有意在上面。便是欲。○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仇滄柱曰、孟子言寡欲。爲初學言之也。周子言無欲。爲成德言之也。○孟子所言寡欲。正欲漸次克除。歸於無欲而後已。○附寡有節制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註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註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釋 朱氏公遷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晳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註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釋 係辨狂簡二字。自重狂說。簡[illegible]所以僅成其爲狂處。蓋志大而不略於事。則所見高遠。而行又副乎其志。便不叫做狂了。惟略於事。故僅成其爲狂。○附進取是狂之好處。而簡卽在其中。不忘其初。卽不知裁意。蓋不能改其狂簡之舊習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

註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

言也。

釋蒙引其次專指狂者。孔子之言本兼狂獧。孟子引答何思句意。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註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註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註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 行去聲

註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

釋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附狂者志大。非誇詐之大也。乃志在最上層道理。特所行未及爾。○惟志大故言大。言即言其所志也。故嘐嘐兼志大言大說。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註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釋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蒙引是獧也。比之狂者又其次也。○附當時狂者有琴張曾晳等。此云不可得。恐只是槩言不可易得之意。狂是中行之次。獧又是一般中行之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註鄉人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

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釋】蒙引是究鄉原爲人之實。故下文只就其問答之未言其賊德。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註】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釋】語類鄉原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獧。一心只要得人說好。便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獧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爲己。不爲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狂獧是箇有骨力底人。鄉原是箇無骨力底人。周遮掩覆。惟恐觸忤了人。東倒西擂去取奉周全人。○慶源輔氏曰、閹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附鄉原由無明識。不見得正當道理。故其志行與狂獧相反。彼不可一世。此則求媚一世。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狂、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註】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註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汚、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釋語類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爲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彼他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孟子以爲德之賊也。○蒙引非輕刺重。流俗狹。汚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原解非之二句。見其深自閉藏之工。合乎二句。見其以媚於世之術。居之二句。正其闇然求媚爲謹愿實事。正其爲德之賊實地。衆皆悅之。見其惑人之深。自以爲是。見其執迷之堅。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即前所謂中道。後所謂德與經也。鄉原與堯舜之道。天懸地隔。此節極鄉原賊德情狀。○附德即忠信廉潔也。鄉原以似媚世。即以似亂眞。故曰德之賊。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註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釋存疑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略。本是不義底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箇義。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聽其言。人皆以爲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附鄉原不狂不狷。自處於似是而非之閒。蓋由其不識義理。無以知夫眞是非之所在。故誤認非者爲是。而遂居之不疑。人亦羣以爲是而悅之。將不復知有所謂眞是者。而惟以似是者爲眞是矣。非德之賊而何。此惟反經可以正之。以經正則是非自明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註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

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
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
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
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
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
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
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釋]語類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
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

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息爾。歐
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
矣。亦此意也。○附反經者。修政事。胥教誨。揭常道於中
天。使如日星之明而已。達而在上。則爲堯舜。使契爲司
徒教人倫。窮而在下。則爲孔孟。刪定贊修。道性善稱堯
舜。皆反經之實事。○從來邪說之興。皆由大經不明故
也。未有經常之道既明。而敢有邪說以惑人。人亦未有
爲其所惑者也。大要只在是非明白爾。

孟子曰 句 **由堯舜** 頓 **至於湯** 讀 **五百有餘歲** 句 **若禹** 讀 **皐陶** 讀 **則見而知之** 句 **若湯** 讀 **則聞而知之** 句

[註]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釋]雲峰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言。但論
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
見聞之眞。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中。中之體也。舜
自心上說出性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
原降中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
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皐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皐

以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皐獨曰謨。蓋可
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皐發之。
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 頓 **至於文王** 讀 **五百有餘歲** 句 **若伊尹** 讀 **萊朱** 讀 **則見而知之** 句 **若文王** 讀 **則聞而知之** 句

[註]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釋]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
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
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

矣。吾以是知萊朱卽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卽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頓至於孔子讀五百有餘歲句若太公望讀散宜生讀則見而知之句若孔子讀則聞而知之句○散素亶反

【註】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釋】雲峰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廸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頓至於今讀百有餘歲句去頓聖人之世讀若此其未遠也句近頓聖人之居讀若此其甚也句然而無有乎爾讀則亦無有乎爾句

【註】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又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爾。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

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釋】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禹皐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

必見其君而后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
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后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
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
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
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
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
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
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
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

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
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
然有感於斯者矣○雲峰胡氏曰善乎勉齋黃氏之言
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
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
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
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
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附見知聞知只重知
字不重見聞特以同時謂之見以異世謂之聞爾至其
所以知之之由則皆出於天理民彝之不容自已者彼
此不必皆相師前後不必盡相襲要其同揆合符則前
後彼此一也如謂聞知必由於見知豈湯文必得統於
禹皐伊尹孔子必得統於望散乎恐未免以辭害意之
過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孟子之後一人

中庸章句序句讀

中庸何爲而作也句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頓 而作也句 蓋自上古聖神讀 繼天立極句 而道統之傳讀 有自來矣句 其見於經句 則允執厥中者讀 堯之所以授舜也句 人心惟危句 道心惟微句 惟精惟一句 允執厥中者讀 舜之所以授禹也句 堯之一言句 至矣盡矣句 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句 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句 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句 蓋嘗論之句 心之虛靈知覺句 一而已矣句 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句 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句 或原於性命之正句 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句 是以或危殆而不安句 或微妙而難見耳句 然人莫不有是形句 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句 亦莫不有是性句 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句 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讀 而不知所以治之句 則危者愈危句 微者愈微句 而天理之公句 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句 精頓 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句 一頓 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句 從事於斯句 無少閒斷句 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讀 而人心每聽命焉句 則危者安句 微者著句 而

動靜云爲句 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句 夫堯舜禹句 天下之大聖也句 以天下相傳句 天下之大事也句 以天下之大聖句 行天下之大事句 而其授受之際句 丁寧告戒句 不過如此句 則天下之理句 豈有以加於此哉句 自是以來句 聖聖相承句 若成湯文武之爲君句 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句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句 若吾夫子句 則雖不得其位句 而所以繼往聖讀 開來學讀 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句 然當是時句 見而知之者讀 惟顏氏曾氏之傳頓 得其宗句 及曾氏之再傳讀 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句 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句 子思

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句 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句 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句 更互演繹句 作爲此書句 以詔後之學者句 蓋其憂之也深句 故其言之也切句 其慮之也遠句 故其說之也詳句 其曰天命率性句 則道心之謂也句 其曰擇善固執句 則精一之謂也句 其曰君子時中句 則執中之謂也句 世之相後句 千有餘年句 而其言之不異句 如合符節句 歷選前聖之書句 所以提挈綱維句 開示蘊奧句 未有若是其明

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
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殁而遂失其傳焉則吾
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
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
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
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
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
其所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
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
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
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
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
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
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
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
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
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
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
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
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閒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

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閒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閒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閒閒內又有小閒然後方得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閒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九

古楊師門范凝鼎手錄　門人箕陽劉光質謹鐫

中庸

註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釋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已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

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

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

不可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

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註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釋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於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

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閒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皆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

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皆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于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

人之所得爲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淸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

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於天者而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理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

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閒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說孰為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

至於脩道則亦程子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者為得其旨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語類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

也○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義健而禮智順也○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爾○率只訓循此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實無二物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為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

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性不容脩脩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殀斧斤以時入山林此皆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人上較多物上較少○雲峰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

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東陽許氏曰健順本上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中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附此三句皆是懸空說理以見性道教之全體如此至落稟受事爲以後則性道不惟物與人不同卽人與人亦有不同處矣修道之教雖聖人亦有做未盡處要之性道教一本自然貫通之理則初不可易也○性就天命流行方賦予人物之初言此天之全理卽爲性之全體道就天性渾然未著私意人欲處言此性之全理卽爲道之全體修道就全盡道體無遺處言此聖人參贊位育之極致而教亦在其中矣此皆子思指示人本來道理全備無遺以見人不可不務盡其體道之功也故下節接言道不可離君子務戒懼以致中和也○性是天所賦予底道是性中發出底教是因道裁成底舍此而言性道教便非真正性道教矣○性道教皆天也吾心全具之○

道也者讀**不可須臾離也**句**可離**頓**非道也**句**是故**頓**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句**恐懼乎其所不聞**句○離去聲

註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頓**隱**句**莫顯乎**頓**微**句**故**頓**君子愼其獨也**句○見音現

註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釋或問旣曰道也者云云又曰莫見云云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云云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

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云云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
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
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
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
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
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
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
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
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

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
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
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
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
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
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
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
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
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

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
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
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
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
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
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
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
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
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

而已也是以君子既嘗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
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
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
功盡善盡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已
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
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君子之學必
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
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
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
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
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
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
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
言其於二者之閒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
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
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

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
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
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脈理甚分明如
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
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
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曰他說如何曰經文所
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閒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
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閒呂氏既失其指若楊氏無

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
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
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閒不能違物
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
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
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爾則是不惟昧於
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說且使學者
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旣知之則雖猖
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

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語類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
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
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
敢以須臾離也○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
萬事皆未萌芽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時自家却先戒謹
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裡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
底意思○也無甚麽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這
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
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

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遞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思慮已有些小事已接物了戒懼不睹不聞是未有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戒懼不睹聞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上一節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遏人欲於將萌○雖是存得天理臨事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吳因之曰道不可須臾離便含着性情中和戒懼慎獨便是致中致和工夫喜怒哀樂以下皆是申上文意○附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不睹聞與隱微特指出至靜初動兩時以見致中致和之意其實統體是戒慎恐懼也戒慎恐懼所以存心也心存則性存性存則體立用行而於道無須臾之少離矣○戒慎恐懼主敬也體道之功以此為本知仁勇本此入道擇善固執本此進德歸宿到誠亦是戒慎恐懼做到純熟無迹處所謂篤恭不顯其敬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讀**謂之中**句**發**頓**而皆中節**讀**謂之和**句**中也者**讀**天下之大本也**句**和也者**讀**天下之達道也**句○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註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句**天地位焉**句**萬物育焉**句

註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釋或問喜怒哀樂二節云云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

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

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

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啟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爾曰然則當其不位

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旣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閒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也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

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語類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仔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閒所謂中也及其已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已發之中卽時中也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爲

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未發時有義理之原未有義理條件○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方其靜時動之理自在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世閒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問位育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問吾身之天地萬物何如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卽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卽吾身之萬物也○附大本之中達道之和此性情之全理蓋推本天命之初以明其具於人心者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至落氣稟以後則性情之理便有全有不全矣

故須用致中和工夫。○以中和致位育。自有作爲實事。
蓋道化之極。非感應之驗也。自五達道推之。爲九經。爲
三重。皆是位育中事。○孟子性善情善。亦是本天命之
性說。○中和位育皆心也。惟敬能全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
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
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
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註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釋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附體之者。體備無遺。蓋盡全其本然之理而無違也。反則背而去之矣。二者相對看。○此合下節通作仲尼之言。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註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釋 或問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語類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

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小人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爾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爲惡猶輕得些○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附時中不是自然能變通合時宜只是時時戒慎恐懼以求合於中庸之道而不敢違故能時時依處於中道之中而無須臾之少離也無忌憚則雖遠離去而不顧矣二者亦宜相對看○爲善者君子之德至時中則又到恰好處爲惡者小人之心至無忌

憚則又加放肆了○君子時中皆各兼內外言小人無忌憚亦然

右第二章 句

註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 句 中庸 頓 其至矣乎 句 民鮮能 頓 久矣 句 ○鮮上聲下同

註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釋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期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爾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詞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期月守者不同文義益明白矣曰此書非

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第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附此章世教衰下章生稟異皆是所以鮮能中

庸之故至後知仁勇以入道則示以變化氣質之方蓋不待教而與也。中庸之至只是恰好之意

右第三章句

子曰句道之不行也讀我知之矣句知者頓過之句愚者頓不及也句道之不明也讀我知之矣句賢者頓過之句不肖者頓不及也句。知者之知去聲

註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禀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

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釋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語類此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知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佛

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附知行相因不知者不能行不行者亦不能知總由其不求知行夫中庸之道故也故下節以不察明之

人頓莫不飲食也讀鮮能知味也句

註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釋或問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

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閒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爾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語類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附過不及總由不知夫道之中爾能察則知而行之矣下章知仁勇俱要從此察字入手○人字兼知愚賢不肖

釋存疑此承上章言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

右第四章句

子曰句道頓其不行矣夫句○夫音扶

註由不明故不行

釋原解其矣夫三字本有感慨來歷意

右第五章句

註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釋原解由不明故不行則必如舜之知而道乃行故曰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句舜頓其大知也與句舜頓好問讀而好察邇言句隱惡讀而揚善句執其兩端讀用其中於民句其斯以為舜乎句○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註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釋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

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語類舜本自聰明睿知却又能合併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人之言乎。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

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摺其中間以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秉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爾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是就學知利行上說。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附知以無過不及爲大舜樂取於人則不求知所不必知執兩用中又能知所當知故無過不及而道可行。舜真知味者。用中於民兼治教在內要緊在執兩取中乃是舜之真能擇中庸處用則行之至也

右第六章句

子曰句人皆曰頓予知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讀而莫之知辟也句人皆曰頓予知句擇乎中庸讀而不能期月守也句。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註]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釋]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爾或

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誦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原解所擇者雖卽舜之事而既得復失是知之未真仍不得爲知○附道其不明矣夫由不行故不明

右第七章句

註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句回之爲人也句擇乎中庸句得一善讀則拳拳服膺頓而弗失之矣句

註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釋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所以爲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似文意亦未安爾○語類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原解顏子之能擇是明睿所照觸處洞然其能守乃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不似舜之行不大段着力也兩層要皆於真知得力○附一字活則字緊隨得隨守必如回之能行方是以道爲足知而求所以知

故道明○回真知味者

右第八章句

子曰句天下國家讀可均也句爵祿讀可辭也句白刃讀可蹈也句中庸讀不可能也句

註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釋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

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能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閒忽已墮於過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語類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爾○中庸便是三者之閒

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雲峰胡氏曰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蕢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附難而易只為一偏易而難只為恰好○勝人欲之私非君子之強不能

右第九章句

註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句

註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句南方之強與句北方之強與句抑而強與句○與平聲

註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句不報無道句南方之強也句君子居之句

註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釋 語類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問君子居之此君子

稍稍輕否曰然○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曰雖未是義理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如此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原解君子有不屑教誨處有必當報復處一概含忍便是不及乎強

衽金革讀死頓而不厭句北方之強也句而強者居之句

註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釋原解如燕之慷慨秦之無衣亦是綱常路上人但剛猛太甚爾

故君子頓和讀而不流句強哉頓矯句中立讀而不倚句強哉頓矯句國有道頓不變塞焉句強哉頓矯句國無道頓至死不變句強哉頓矯句

註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釋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蒙引和爲柔德中立爲剛德○雲峰胡氏曰四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爲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附和有流有不流不流之和乃和之得中者有倚而中立非能中立也中立而無所倚乃真能中立者不變塞富貴不能淫至死不變貧賤不能移此皆中庸之事非有能自勝其人欲之私之強不及此也○知擇仁守皆非勇不能

右第十章句

子曰句素隱行怪句後世有述焉句吾頓弗爲之矣句

註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

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釋】語類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

君子頓遵道而行句半塗而廢句吾頓弗能已矣句

【註】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

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釋】語類只為他知得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爾○原解聖人語中還作勉焉不敢廢說

君子頓依乎中庸句遯世不見知頓而不悔句唯聖者頓能之句

【註】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釋】伊川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語類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雲峰胡氏曰第四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

應如此

右第十一章句

【註】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句費讀而隱句○費符未反

【註】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釋】或問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

隱也。○語類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原解道獨屬之君子者承首章來以君子之所當體而不可離者言。○附此統論率性之道故及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

夫婦之愚讀可以與知焉句及其至也讀雖聖人頓亦有所不知焉句夫婦之不肖讀可以能行焉句及其至也讀雖聖人頓亦有所不能焉句天地之大也讀人頓猶有所憾句故君子頓語大讀天下莫能載焉句語小讀天下莫

能破焉句○與去聲

註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釋或問卽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不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愚不肖之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

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曰從程子之說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曰隱之爲言正以非言語指陳之可及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更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語類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盡行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凡人也○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

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原解天地固於形氣聖人限於時勢君子則惟言其全理。附愚不肖所知能是夫婦居室日用常行合理底事天地之大以道言至字大字俱是全盡意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註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釋或問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曰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

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閒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閒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閒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閒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爾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爾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

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相亂也必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旣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

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程子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神○語類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飛躍氣也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雙峰饒氏曰、察

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條辨觀此節則知橫衝直撞都是這道理充塞流行昭著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故朱子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天理全體○附此借詩言畫出道之流行昭著隨在可見之全像來詩言偶指鳶魚兩件子思則統言道之全體上下察內上至天下至地中包人事物理雖不離鳶魚天淵却不專指鳶魚天淵蓋借鳶魚天淵指出化育流行上下昭著之全理以示人所以發上節未盡之意也○道之全體大用皆具於人心惟心存則體用

皆備故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碍真活潑潑地也

○道雖統貫化育流行所重尤在人倫日用

君子之道句造端乎夫婦句及其至也讀察乎天地句

註結上文

釋或問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佚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矣○語類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

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察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閒。○新安陳氏曰、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

右第十二章句子思之言句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句其下八章句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句

釋雙峰饒氏曰、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爲下八章之綱領。○附自此以下九章。詳論道體。以見人不可須臾離之意。蓋天地萬物之理。俱不在人心外。故天理之自然。皆人事之當然也。徐敬絃曰、須看此下八章。孰非君子分內事。或疑不知不能有憾。於君子何與、曰、天地囿於氣。君子盡乎理。聖人值其變。君子道其常。周聘侯曰、不知不能。亦是偶然知不到行不盡爾。非必謂古今斷無知能之人。亦非謂此道遂可不知不能也。如孔子不得位。堯舜却又得位。問禮問官。孔子却又講求便知。觀

此二說則道之費隱大小。皆爲人所不可離明矣。

子曰句道頓不遠人句人之爲道頓而遠人句不可以爲道句

註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釋語類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黃氏曰、率性之謂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自已觀之便具此道。

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閒。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脉。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閒。其篤實也又如此。○附此節註中高遠。如索隱行怪之類。與下章行遠登高之高遠不同。

詩云句伐柯伐柯句其則不遠句執柯頓以伐柯句睨而視之讀猶以爲遠句故頓君子以人治人讀改頓而止。句

睨研計反

註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釋 或問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

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語類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會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原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自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爾○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爾此衆人不是說不好底人○附衆人猶云人人

忠恕違道不遠句施諸己而不願讀亦勿施於人句

註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釋〕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

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語類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未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附謝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若無形則影從何來

君子之道四頓丘頓未能一焉句所求乎子讀以事父頓未能也句所求乎臣讀以事君頓未能也句所求乎弟讀以事兄頓未能也句所求乎朋友讀先施之頓未能也句庸德之行句庸言之謹句有所不足讀不敢不勉句有餘讀不敢盡句言頓顧行句行頓顧言句君子頓胡不慥慥

爾句○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註〕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釋〕或問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

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閒。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語類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找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附未能一焉。固是聖人自謙。亦是於細微曲折。實見得有未盡處。蓋卽此人倫日用之事論其一節。愚夫婦可以與知能。及其全體至盡處。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要皆是道之小處。何其費也。○中庸以人倫爲主。故此節所言。皆就人倫上以明不遠人爲道之事。○上四段自責未能。而自修意在其中。庸德以下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意亦在其中。○道在已所求於人。以此自責。便不遠人以爲道。○兩不敢句仍是行謹工夫。但更加密爾。故曰盆力盆謹。兩顧字是照顧之意。不是成功效驗。亦不是另做工夫。緊承兩不敢意。見其言行之不徒然。爾慥慥不是成德極至。只是樸實頭篤厚致力之意。夫子所以如此云云者。皆要見不遠人爲道之意也。

右第十三章句

(註)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釋)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

君子頓素其位而行句不願乎其外句

(註)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釋)史氏曰。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存疑言君子但卽其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其於利害得喪。皆所不計焉。○附素位而行者。爲其所當爲也。不願乎外者。無所爲而爲之也。

素富貴讀行乎富貴句素貧賤讀行乎貧賤句素夷狄讀行乎夷狄句素患難讀行乎患難句君子頓無入而不自得焉句○難去聲

註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釋游曰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雙峰饒氏曰入字濶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附得者無不足於吾心也以無不各盡其道故也

在上位讀不陵下句在下位讀不援上句正己頓而不求於人讀則無怨句上頓不怨天句下頓不尤人句○援平聲

註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釋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附人字濶不止下上二者求入是願外求而不得則怨生故怨亦是願外不求不怨不願外之義乃備

故頓君子頓居易以俟命句小人頓行險以徼幸句○易去聲

註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釋游曰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語類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存疑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

子曰句射頓有似乎君子句失諸正鵠讀反求諸其身○句正音征鵠工毒反

註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釋趙氏德曰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吳因之曰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

右第十四章句

註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釋雙峰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

君子之道句辟如頓行遠必自邇句辟如頓登高必自卑句○辟譬同

釋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衛絳山曰自正心誠意而至於平天下自戒懼愼獨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皆自卑邇以至於高遠也○附高卑遠邇是一理是兩事其功不可缺而序不可紊必須自此做到彼爾○與大學之先後孟子盈科後進之義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作耽樂音洛

註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釋 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帑貼妻子二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註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釋 雙峰饒氏曰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附宜室家樂妻帑順父母各有盡道之實事在功夫缺一不可但其序之先後決不容紊如大學八條目之先後以其效常相因故功必相須也夫子贊詩以成效言而功之相須自在其中子思引之蓋舉一以例其餘也

右第十五章

釋 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註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

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爾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呂氏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歸根之云亦微有反原之累○語類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問造化之迹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二氣之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陽之靈爲神陰之靈爲鬼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

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程子曰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既涸之氣復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舉謝氏歸根之說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裡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裡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

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多是有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魂爲變便無了○陳氏曰鬼神之義甚博大綱只是屈伸往來之謂爾○存疑性情功效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

之功效也○附性情如水之性寒火之性熱功效如水能潤物火能燥物○體物不遺故德盛

視之(頓)而弗見(句)聽之(頓)而弗聞(句)體物(讀)而不可遺(句)

註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釋或問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爾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楊氏曰妙萬物而無不在○語類問迹可得而見又曰不見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問體物而不可遺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乃是有此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系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

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朱氏伸曰弗見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遺德之顯也○附物無體得鬼神以成體是鬼神體乎物也物有體無體非鬼神是物不能遺鬼神也○萬物鬼神之傳舍也○體物者氣以成形也

使天下之人(讀)齊明盛服(讀)以承祭祀(句)洋洋乎(讀)如在其上(句)如在其左右(句)○齊側皆反

註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

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釋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註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語類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盡則烟只管騰上去○問鬼神體物不遺後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

是伸○問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裡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問洋洋在上在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峰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許白雲曰言在上又在左右拍塞皆是鬼神非恍惚無定之謂○陳氏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附鬼神只是一箇鬼神都是造化運行之靈機但隨所感百物之形而各著為百物之精聖人即因百物之精各制為祭祀之禮凡人之行此禮時皆是物精使然即皆鬼神使然也○祭祖考亦然但必親生子孫乃能一氣相感通也故非其鬼不祭○承祭祀概言語類但專指祀先一節以明之觀註百物句可見

詩曰句神之格思句不可度思句矧可射思句○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註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釋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斁而不敬乎○陳北溪曰即屋漏之地而鬼神無不至者則其體物不遺於此尤可見矣

夫微之顯句誠之不可揜讀如此夫句○夫音扶

註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

【釋】或問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爾、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則失之遠矣。○語類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

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上下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裡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原解鬼神自是氣甲裡事、故章句訓誠字、並不移入理甲裡。○附理氣不相離、有是實氣而實理卽在其中、故此章言鬼神之德盛不可揜、正道之費不可揜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故也。

右第十六章 句

【註】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 句 舜 頓 其大孝也與 句 德 頓 爲聖人 句 尊 頓 爲天子 句 富 頓 有四海之內 句 宗廟 頓 饗之 句 子孫 頓 保之 句。與平聲

【註】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釋】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王觀濤曰、首節贊舜孝在德福之兼隆、下詳聖德獲福之必然也。○附此節大舜之孝處正

大其能以德受福爾、下俱反覆申言大德受福必然之理、不言孝而孝在其中矣。○惟福本於德、故皆爲大孝中事、不然雖得福亦不足稱也。

故大德 讀 必得其位 句 必得其祿 句 必得其名 句 必得其壽 句

【註】舜年百有十歲。

【釋】語類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附此卽舜之事而概論其理、如此不專就舜一人言

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謚其實爾○上節無名壽此因祿位連及之末節又只是得位並不及祿蓋聖賢之文只要理足原不必字句之拘拘也

故頓天之生物讀必因其材而篤焉句故栽者讀培之句傾者讀覆之句

註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釋語類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奏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

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徐元扈曰一般風雷有物遇之便生發有物遇之便摧折一般雨露有物遇之便滋潤有物遇之便壞爛夫豈有二氣哉一氣流行栽者自相入傾者自不相入爾○王宇泰曰因字最妙理在物不在天也○附此以天之篤物諭天之篤德見大德之必得福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因材而篤包下二句意但承接上下文大德得福言即側注栽者一句亦無不可

詩曰句嘉樂君子句憲憲令德句宜民讀宜人句受祿于天句保佑命之句自天申之句

註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釋雙峰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諭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

故大德者讀必受命句

註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釋新安陳氏曰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附生物引詩皆證上

四必得之理此節應上正結之受命即得位也而祿名壽在其中

右第十七章句

註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釋附孝庸行之常也說到得天受命處推之極其至見孝道之用廣也

子曰句無憂者讀其惟文王乎句以王季爲父句以武王爲子句父頓作之句子頓述之句

【註】此言文王之事。壹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釋】語類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爾。○附文王積德而開先。繼後又皆一德相承。故無憂。猶舜之無爲也。○憂勤者文王之心也。無憂者文王之遇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註】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釋】輯略游曰。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楊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者。非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精言積功累仁。卽得天下之道。纘緒卽纘其所以得天下者。謂纘緒有必取天下之心。固不是。謂武王纘緒。非卽所以得天下之道。亦不是。註於緒字早以翦商爲言矣。○附肇王迹勤王家。皆以大王王季所爲之事理言。非謂其心務要希圖王業也。武王之纘緒。亦只纘其積功累仁之事爾。其於天下之有無。毫無容心也。然推其所以有天下之故。則實本於此。蓋非積功累仁。不能壹戎衣而有天下也。○惟戎衣有天下。本於積功累仁。故不失顯名。而尊富享保之備。至亦如舜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註】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

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釋 輯略呂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大王避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承大王之業。至文武受命作周。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之所基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

也。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下也。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絶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〇游曰。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末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〇語類。夏商而上。大槪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始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〇三年之喪。中庸只是主爲父母而言。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〇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下爲大夫數句

始擧以示例爾。〇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重在祭上。〇翼註。成文武之德一句。是此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孝先之德也。斯禮至末。成其孝治之德也。〇附推己及人。周公之恕至矣。此平天下絜矩之要道也。

右第十八章 句

釋 輯略河東侯氏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武王之中庸

也武王末年方受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禮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又周公之時中也

子曰句 武王周公讀 其達孝矣乎句

註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釋 附達孝與大孝名雖不同其爲孝之至則一也

夫孝者讀 善繼人之志讀 善述人之事者也句

註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釋 或問小註此祭祀之禮通於上下卽前章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意也上章言祭之禮已舉其端此章乃詳言其事爾。附繼述前人之志事而能做得件件恰好盡倫盡制仁至義盡故曰善不以事之廣狹言也所以善繼述之實已見上章此章特就上所言祭祀之禮而申言其禮制之詳備義理之深遠爾乃詳上章所未及詳非另舉一事亦非專以此一事爲善繼述之實迹也

春秋句 修其祖廟句 陳其宗器句 設其裳衣句 薦其時食句

註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釋 楊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以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附攷祖廟天子七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祖考二廟官師官有司也師長也諸

中庸二支 卷十九 圭 述善堂藏板

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考廟無祖廟而就考廟祭其祖耳諸侯大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大祖始爵者也士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不及高曾也庶人祭於寢雖祀三代亦不爲僭無廟故也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先王先公有廟有祧祧卽大廟室中西夾室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宗器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以統之○先祖遺衣服小斂大斂之餘乃藏之

廟祧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行猶用也膳調治也香牛膏臊犬膏腥雞膏羶羊脂蓋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而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也○此節舉春秋以示例而推之祫祭禘祭皆然又精言云此下二節原上下通行之禮故註於宗廟則兼天子諸侯大夫等言之而宗器則舉周以概其餘故云若周也竊意此說與上節註語相合○顧麟士曰此節敬其所尊下節愛其所親

宗廟之禮讀**所以序昭穆也**句**序爵**讀**所以辨貴賤也**句**序事**讀**所以辨賢也**句**旅酬**頓**下爲上**讀**所以逮賤也**句**燕毛**讀**所以序齒也**句○昭如字爲去聲

註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飮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釋 輯畧呂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旅酬下爲上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燕毛者旣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天下之大義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閒大義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或問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

號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祖之西夾室而謂

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遷昭之南廟矣

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遷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

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毀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

納新主示有所加爾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又己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

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

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爾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

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也諸侯之黝堊斲礱

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會榏斵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爾。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義禮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

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

附宗廟序立之禮。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也。蓋生者昭穆之分。平日自是依宗廟挨次序定。至將祭序立時。只要昭穆行列不亂爾。祭羣廟皆有昭穆。但不若太廟之羣昭羣穆咸在。註故舉太廟以例其餘也。宗廟之次四句。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有事於太廟二句。則正指祭時序昭穆言也。此別同姓之禮也。至異姓助祭。皆有爵。外則諸侯。內則諸臣。但有貴賤不同。等於此序之。使其貴賤不紊也。廟中職事。同異姓皆然。而事各不同。或爲宗而詔相。或爲祝而祝嘏。或贊祼獻。或執籩豆。或執爵沃盥。於此序之。雖與祭皆賢。而賢各有長。因能授任。不相

掩也。至祭將畢。則有旅酬之禮。蓋主飲福酒。而均神惠。與衆同飲也。問導飲。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倍食於賓者此也。蒙引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各字其字。可見賓弟子舉觶於賓之長者。兄弟之子舉觶於兄弟之長者。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之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爾。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

賓。考儀禮是如此。此則合同異姓而舉行於西階作階
之下者也。迨祭畢。異姓者已出。則獨與同姓者燕於寢
矣。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蓋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也。陸稼書曰、上節事神之謹。此節待下之周。兩節時祭
祫祭皆如此。竊意禘祭宜亦不廢此禮。○此亦禮之通
於上下者也。

踐其位句 **行其禮**句 **奏其樂**句 **敬其所尊**句 **愛其所親**句
事死頓 **如事生**句 **事亡**頓 **如事存**句 **孝之至也**句

註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

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釋 游曰、事死如事生。以愼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
遠者言之。楊曰、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
存不忘於心。孝之至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
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
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
善。○附上二節。概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
此節則正就武周躬行此禮制處言。以見其爲善繼善
述也。踐位行禮奏樂。皆曲體先王生存之心而爲之。故
不必事事依倣先王。卻自事事不悖於先王也。敬尊愛
親。指上二節之事言。說到如生如存處。則武周無一念
死親之心。無一件死親之事。眞能以親之遺體心親之
心。事親之事者矣。非善繼述而何。故曰孝之至也。○註
先王。宜兼大王王季文王言。蓋前章追王推文武之意。
上祀先公。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也。○死亡字勿泥。皆言
親不在之意。

郊社之禮讀 **所以事上帝也**句 **宗廟之禮**讀 **所以祀乎其**

先也句 **明乎郊社之禮**讀 **禘嘗之義**讀 **治國**頓 **其如示諸**
掌乎句

註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
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
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
記有詳略爾。

釋 或問、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呂
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

其先者。所以立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故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祼獻之節。俎豆奇耦之數。酒醴厚薄之齊。燎瘞膟膋。小大多寡。莫不有義。壹饋之均。則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壹胙肉之均。則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非特是也。知鬼神爲可敬。則鬼神無不在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閒。恐懼戒慎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曰明乎郊社云云。此之謂也。游曰、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

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於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云云。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毖祀。此迓衡之要道也。○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閒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爲何如。當其奠斝以祀祖宗之時。其心爲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閒。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增註 敬答天地生成。紹述祖宗功德。爲治道大原。○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峰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附此統舉所制祭祀之禮。而深贊其禮義之深遠。以總明其繼述之善而爲達孝也。蓋武周繼述。原不專指祀先一節。觀上章纘緒成德可見。○郊禘天子之禮。社嘗內亦有上下通行之禮在。

右第十九章 句

釋 附前三章費之小。指道之切近者言。後三章費之大。指道之遠大者言。無前三章切近工夫。做不出後三章遠大事業。○前三章之孝。是事親順親。後三章則推廣到顯親揚名處。

哀公問政句

〔註〕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句 文武之政讀 布在方策句 其人存讀 則其政舉句 其人亡讀 則其政息句

〔註〕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釋〕呂曰所謂文武之政者以所修之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也○附文武以人立政故舉政非人存不能

人道讀 敏政句 地道讀 敏樹句 夫政也者讀 蒲盧也句○夫音扶

〔註〕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釋〕原解君臣早作夜思奮然舉行便一時綱立目張豈不是敏政○附上二句言人易於舉政下言政又本易舉合看乃盡易舉之義○此申上節則字意

故頓 為政讀 在人句 取人讀 以身句 修身讀 以道句 修道讀 以仁句

〔註〕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釋〕語類修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

○附此從上人存內側注君身要他仁道以修身為哀公言之也道含下五達道仁便含下義禮知但此處且言其概下文遞詳之

仁者讀 人也句 親親為大句 義者讀 宜也句 尊賢為大句 親親之殺句 尊賢之等句 禮所生也句○殺去聲

〔註〕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釋〕語類問修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

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附人身原從天地之仁心中生來旣有此身便自具得天地許多仁心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此心隨處發見而惟親親爲最眞最切不特於一本爲然也卽於宗族視一本有閒矣而較他人亦自有獨眞切而最先者故統言親親爲大蓋五達道俱要有一仁愛之意貫徹於其中故曰

修道以仁而仁愛之實莫先於親親故又曰親親爲大事理各有所宜人從而分別其所宜便是義以尊賢爲大蓋就爲君者言也義之實自是從兄親親尊賢之等殺處皆天理自然之節文便是禮但禮有體有用等殺却是禮之發用處故曰所生推之親親亦是仁所生尊賢亦是義所生也但此句文法獨變爲倒裝爾○此卽上節仁字而析言之有義又有禮所謂分作兩片看三片看合之只是一仁也又於仁義禮中各指出親親尊賢等殺示哀公知所當務之實事不徒空談其理也觀下節可見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註]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頓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句 **思修身**讀 **不可以不事親**句 **思事親**讀 **不可以不知人**句 **思知人**讀 **不可以不知天**句

[註]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釋] 語類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眞知故也○附此總承上兩節而遞推爲政修身之端必始於知天見得修道之仁又少不得一智字也

天下之達道讀 **五**句 **所以行之者**讀 **三**句 **曰**句 **君臣也**句

父子也句夫婦也句昆弟也句朋友之交也句五者頓天下之達道也句知仁勇讀三者頓天下之達德也句所以行之者讀一也句○知去聲

註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釋 附此申上文未盡之意也上槩言修身以道此則備言其道有五上言修道以仁次及於知天之知此則備言其德有三而又總歸於一誠皆所以發上面未盡之意也○知實是知仁實是仁勇實是勇而德無不實則知是實知行是實行强是實强而道亦無不行盖一誠而無不誠矣然要非先立乎誠不能所以章末又詳言前定之功

或生而知之句或學而知之句或困而知之句及其知之頓一也句或安而行之句或利而行之句或勉强而行之句及其成功頓一也句○强上聲

註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盖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釋 或問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敎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人之稟氣淸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眞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淸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

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强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

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知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强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知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

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則各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强於知行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姿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爲重而主知次等則以行爲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强於知行爲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豎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蒙引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及其知之成功一只是從上面評斷

之詞爾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知之成功之地耶○附或以分言或以等言總不外知仁勇所謂橫看豎看都是這箇物事也皆是以達德行達道也○

此承上言以達德行達道人人可能不必以氣稟不同而自諉所以策勵哀公也下節遂言入德之事

子曰句**好學**讀**近乎知**句**力行**讀**近乎仁**句**知恥**讀**近乎勇**句○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註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

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釋語類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附此承上節統言入德之事自當兼學利困勉在其中但其用功難易各自有不同處爾觀後博學二節可見。所學所行所恥皆達道也所以好學力行知恥之實卽博學五者但困

勉者更有百倍之功。

知斯三者讀**則知所以修身**句**知所以修身**讀**則知所以治人**句**知所以治人**讀**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句

註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釋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卽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卽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附此修身與修身以道之修身應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則知所以為政矣。所以治天下國家不過使人人以達德行達道而已下文九經俱不在道德之外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句**曰**句**修身也**句**尊賢也**句**親親也**句**敬大臣也**句**體羣臣也**句**子庶民也**句**來百工也**句**柔遠人也**句**懷諸侯也**句

註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

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釋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

臣者也。○雲峰胡氏曰、羣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爾。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則可爾。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存疑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卽是此理。○補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附治天下國家者。治天下國家之人也。賢親臣民等。約盡乎天下國家之人矣。故經止於尊親九者。

此中正有絜矩之道在。

修身讀則道立句尊賢讀則不惑句親親讀則諸父昆弟不怨句敬大臣讀則不眩句體羣臣讀則士之報禮重句子庶民讀則百姓勸句來百工讀則財用足句柔遠人讀則四方歸之句懷諸侯讀則天下畏之句

註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釋雲峰胡氏曰、道卽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北溪陳氏曰、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王觀濤曰、若小臣聚訟盈庭。而無一元老主張。事安得不眩。○蒙引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謂之事。○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

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朱子曰、君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蒙引如布帛耒耜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耒耜有耒耜之用。○東陽許氏曰、柔遠人謂無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天下畏之。指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附畏或問專指諸侯說。

齊明盛服句非禮不動句所以修身也句去讒讀遠色讀賤貨讀而貴德句所以勸賢也句尊其位句重其祿句同其好惡句所以勸親親也句官盛任使句所以勸大臣也句忠信讀重祿句所以勸士也句時使讀薄斂句所以勸百姓也句日省讀月試句既稟稱事句所以勸百工也句送往讀迎來句嘉善讀而矜不能句所以柔遠人也句繼絕世句舉廢國句治亂讀持危句朝聘以時句厚往讀而薄來句所以懷諸侯也句○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註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釋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

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

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爾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

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爾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其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

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句所以行之者讀一也句

註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程 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

者。所以實其事。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

註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釋或問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游氏

曰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語類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着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附四箇前定只一意非逐句各一前定也總是一誠身而已矣蓋臨時求誠必不能誠惟豫先做下求誠工夫明善以誠身則誠立於己一定而不移從此做出事事皆實而無不可行者矣言事

行道泛言其效如此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矣○達道達德九經是逐事求誠誠身是全體皆誠惟全體誠則事事皆誠在其中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註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釋或問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

反諸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
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强爲也其道在明
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
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爲
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
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
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
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
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

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
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附身誠則全體
皆誠而凡事之誠一以貫之矣在上在下其理一也

誠者讀**天之道也**句**誠之者**讀**人之道也**句**誠者**讀**不勉而中**讀**不思而得**讀**從容中道**頓**聖人也**句**誠之者**讀**擇善**頓**而固執之者也**句○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註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
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
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
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
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
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釋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
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
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於眞實無妄之意爾蓋以
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閒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

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
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
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
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
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
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
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
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
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

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

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淸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擧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爾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

不誠爾○附此原人所以當誠之故而并詳所以明善誠身之事在擇善固執也○誠原從天賦得來則人之求誠亦止自復其初而已非有加也

博學之句審問之句愼思之句明辨之句篤行之句

註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釋 或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

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
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
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
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
此五者之序也。○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
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
先。不可雜而無統也。思之不謹。恐有枉用工夫處。思
之麤淺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
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慎思。○篤厚也。是心

之懇惻。○附此又詳所以擇善固執之條目也。統言萬
事萬物之理。皆當學問思辨行。分言一事一物之理。亦
須學問思辨行。蓋五者廢一不可也。

有弗學讀**學之弗能**頓**弗措也**句**有弗問**讀**問之弗知**頓**弗措也**句**有弗思**讀**思之弗得**頓**弗措也**句**有弗辨**讀**辨之弗明**頓**弗措也**句**有弗行**讀**行之弗篤**頓**弗措也**句**人一能之**讀**己百之**句**人十能之**讀**己千之**句

〔註〕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
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釋〕語類此一段。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
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
類也。○附弗措者不已其功也。下百倍之功。正弗措之
實。○已百之千之。必到知之成功一處而後已也。故是
勇之事。此蓋以其分而言也。

果能此道矣句**雖愚**頓**必明**句**雖柔**頓**必強**句

〔註〕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
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
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

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
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
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
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
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
棄。其爲不仁甚矣。

〔釋〕蒙引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承困勉
者。故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淺說學問
思辨。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篤行。則利行勉

行者之所以固執夫善也果能盡此擇善之道則雖愚也必變而爲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況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道則雖柔也必變而爲强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況未至於柔者乎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附註於上二節分屬學利困勉至此節統述應擇善固執棠淺二說不爲無據

右第二十章 句

註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

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删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删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釋或問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敎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

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

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註〕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釋〕語類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

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雙峰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附自誠明者從誠得明明在誠中也自明誠者從明至誠誠在明後也性者全天之性教者由教而入也二者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註〕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爾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

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釋〕或問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閒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閒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

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義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語類問中庸之盡性卽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眞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就事物上說事事物物上各要盡得他道

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零碎知處却渾淪○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敎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敎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他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敎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附盡己性盡人物之性步步理一却又步步分殊○贊化育者叻化育所未及處其於化育之偏如寒暑災祥之類蓋亦有範圍之道在○參不又在贊之外可贊便可參贊

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天下至誠卽上章誠者盡性贊化育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實事○曰其性曰人性物性合天下共全夫天命之性猶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也

右第二十二章句

註言天道也

其次讀致曲句曲頓能有誠句誠讀則形句形讀則著句著讀則明句明讀則動句動讀則變句變讀則化句唯天下至誠頓爲能化句

註其大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盡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註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

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卽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語類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極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己○曲能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缺者也○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

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附其次卽上章誠之者擇善固執皆所以致曲也○致曲之至於誠一節之誠也曲能有誠則全體皆誠矣○致曲亦是在天命之性上做去但工夫有漸次效驗亦有淺深步步着力必到能化處方得自然如至誠爾

右第二十三章句

註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讀可以前知句國家將興讀必有禎祥句國家將亡讀必有妖孽句見乎蓍龜句動乎四體句禍福將至

句善頓必先知之句不善頓必先知之句故頓至誠如神

句○見音現

註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釋或問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語類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

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爾聖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爲中庸○存疑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

善卽是福不善卽是禍○原解見動等在天地閒皆此實理著見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奏着便見○附至誠不徒知禍福之幾正深知禍福之理者也蓋禍福之幾皆實理之發見至誠惟深知其理故知禍福之必然而無疑也首句道字正以其胸中之實理洞燭天下之事理此察理於幾微正明之至者也○蓍龜四體俱承國家興亡說故註以執玉解四體句蓋此章所言之禍福乃舉其大者也○神以知來如神言其心之神明如神之知來易所謂神明其德者也

右第二十四章句

註言天道也

誠者讀自成也句而道讀自道也句○道也之道音導

註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釋或問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莊老之遺意也○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附誠兼實理實心而側重在心

自成泛言物而注意在人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言物所以自成之故在此非此不能自成以見人不可不誠之意也道即實理之見於事物者本人物所同但物不能行而人能行故自道專指人言○自成猶云成己觀下節註可見

誠者讀物之終始句不誠無物句是故頓君子誠之爲貴句

註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釋或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掩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

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語類誠者物之終

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此誠者所以爲物之終始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存疑。誠者物之終始。卽誠者自成之意。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爲貴一句。○淺說。誠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內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爲貴也。○附始終註以有無言。正發明上節成不成之意。蓋誠則有是物而爲物之始。不誠則無是物。而爲物之終。始則成。終則不成。物之終始。皆誠爲之。故自成非誠不能也。此句本該人在內。下句不誠無物。又特抽出言之。以勉人求誠也。○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散於事物爲道。人能有誠。則以實心行實理。故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自道卽所以求誠也。君子誠之爲貴。其功不外擇善固執也。

誠者讀非自成已而已也。句所以成物也。句成已讀仁也句成物讀知也。句性之德也。句合外內之道也。句故時措之宜也。句○知去聲

註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釋或問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入德成德之殊而已也。○明道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

也伊川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語類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者眞實無僞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閉戸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盡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原解仁知於性分體用直指吾心無私之體靈明之用言。彙引仁知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顧麟士曰誠者非自成己二句當讀住成己仁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附仁知性之德成己成物是仁知之事德在內事在外內有如此之德即外有如此之事內外合一更無二道故曰合外內之道不是以己與人分內外也誠者既得此仁知之德於己則見於事者自有時措之宜而已物兼成也。成己即盡己之性成物盡人物之性至此則君子與至誠一矣。成己此誠成物亦此誠皆可見誠者自成之義。前言誠能盡性此更言誠乃自成猶孟子踐形之意也

右第二十五章句

註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句

註既無虛假自無閒斷

釋翼註至誠則無時不誠即無時或息。附發至誠之盡性至無息至矣

不息讀則久句久讀則徵句

註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釋語類不息只如言無息。淺說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事之閒而為功業矣。彙引久者不息之積也

徵讀則悠遠句悠遠讀則博厚句博厚讀則高明句

註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旣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釋或問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其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語類問悠遠博厚

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淩說旣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遠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旣悠遠則教化漸被於海隅德澤浹洽於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矣○附悠如湯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遠有廣遠意亦有永遠意蓋本其在內常久之德而出之而悠遠更覺有無終窮之意故曰益悠遠如是積久自能德澤廣博而深厚由博厚發爲高明朱子所謂譬如爲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此六者恰與後天地之道博也節相對但天地於此六者一有俱有至誠則相因漸致故此處遞說彼則平列

博厚讀所以載物也句高明讀所以覆物也句悠久讀所以成物也句

註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

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釋語類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鎭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附久久於內也悠久於外也至誠功業自始至終只是一悠久博厚高明皆是悠久中漸次積致總不在悠久外也故悠久在高厚之前亦貫徹在高厚之後

又內外悠體用不相離也。誠無物不在也覆無物不冒也成雖不在覆載之外然至久道化成之後其優游涵濡更有入物微渺處盡親賢樂利萬物各得其所也至誠盡人物之性至此無以加矣

註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釋附體用皆是功業以及於物爲用立於我爲體。此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而贊化育不待言矣

博厚讀配地句高明讀配天句悠久讀無疆句

如此者讀不見頓而章句不動頓而變句無爲頓而成。句

見音現

註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釋存疑上節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此節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淺說聖人治天下有許多設施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作爲乎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者也。翼註章變成俱就至誠功業說不指民說。附一章變成以至誠之功業配天地無疆言自兼覆載成物意在其中曰章者言配地之博厚而品物流行曰變者言配天之高明而雲行雨施曰成者言配天地之無疆而性命各正見動爲俱非不好字只是費力至誠則更自然不費力爾。至此則至誠亦一天地矣其神化一也。

天地之道讀可一言而盡也句其爲物頓不貳句則其生物頓不測句

註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釋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閒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卽誠也惟其爲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

天地之道讀博也句厚也句高也句明也句悠也句久也句

註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釋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
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
所云也○附博厚高明悠久以天地之形體言而造化
在其中○此由不貳而生物之所以然正申明上節則
字之理也。
今夫天讀斯昭昭之多句及其無窮也讀日月星辰頓繫
焉句萬物覆焉句今夫地讀一撮土之多句及其廣厚讀

載華嶽頓而不重句振河海頓而不洩句萬物載焉句今
夫山讀一卷石之多句及其廣大讀草木生之句禽獸居
之句寶藏興焉句今夫水讀一勺之多句及其不測讀黿
鼉蛟龍魚鼈頓生焉句貨財殖焉句○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註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
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
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

釋語類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大底也是天舉此
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原解山水兼天
地不貳不息之理故亦致盛大而有生物不測之功○
附無窮廣厚即包上博厚高明悠久之意在內所謂盛
大能生物也日月河嶽先就所覆載之大者言萬物句
又統言以該之以盡生物不測之意
詩云句維天之命句於穆不已句蓋曰讀天之所以為天
也句於乎不顯句文王之德之純句蓋曰讀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句純讀亦不已句○於音烏乎音呼

註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
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間斷先後。
釋或問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
之而不可得○語類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
斷便是駁雜○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
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純亦不已稼書謂此只
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至誠無息之意不是天人

合一之謂。附命以主宰之命言。卻即在流行處見得不已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句

註 言天道也

釋 語類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為一處廣大淵微學者至此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

大哉 讀 聖人之道 句

註 包下文兩節而言

釋 或問小注大哉聖人之道看下二節是天地間所共由底道卻都是聖人開天闢明創制立法出來故曰聖人之道此是修道之教中事君子乃由教而入者當分聖人學者看。稼書大哉即十二章費字。附聖人正以至德凝至道而行者故道屬之猶今之以道屬孔子也。

洋洋乎 讀 發育萬物 句 峻 頓 極于天 句

註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釋 語類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須知有聖人分量在聖人何以充塞天地凡人心廓然原與天地相似卻被後來私意私欲障蔽便與天隔遠故下云致廣大極高明云云也。雙峰饒氏曰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附聖人修道之教中自有發育峻極之理在。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故流動到谷滿谷到渠滿渠儀象之內更無空閒故充滿此節總說大綱宜合看

優優大哉 句 禮儀三百 句 威儀三千 句

註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釋 語類禮者道體之節文。三百三千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畧無些子空缺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三百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使一一有所把持以入老佛則說向

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制度文爲觸處皆是○原解流動充滿就其外之活潑盈溢言充足有餘就其內之塡實飽滿言○附聖人修道之教兼禮樂刑政禮儀蓋舉其一端○小即大中所包涵惟小無不備乃見大無不該此優優所以爲大蓋合衆小以成其大也○此節詳析條件宜分看

待其人讀**而後行**句

註總結上兩節

釋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附猶云人存政舉

故曰句**苟不至德**讀**至道不凝焉**句

註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釋語類發育峻極三百三千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蒙引必德性宏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凝而行○原解聚是總會於吾心成是全體於吾身○附若不凝於我則道雖流行於天下而我自不能行道○成即道成於己之成聚則不散

故頓**君子尊德性**讀**而道問學**句**致廣大**讀**而盡精微**句**極高明**讀**而道中庸**句**溫故**讀**而知新**句**敦厚**讀**以崇禮**句

註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釋或問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

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語類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四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無以存心。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無以致知。○道

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更須道問學以盡於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尊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抬起他。道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汙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闊。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廣大似所謂理一。

精微似所謂分殊。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已惠人之屬。○行到恰好處。無毫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只是存得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

則所造益深。○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只是箇樸實頭。亦是尊德性。禮便有許多節文。敦厚之人。又能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横截斷看。上一截便是渾淪處。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纎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中間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節相應。工夫

兩下皆要到。○史氏伯璿曰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四書鏡曰尊德性卽戒愼恐懼工夫道問學卽擇善固執工夫。○附所以致曲所以貴誠許多盡人合天工夫俱在此節內雖事分十件却功歸一路亦曰保全擴充其德性而已故曰修德凝道。○毋下截工夫俱在各上截內益加細密不是截分兩事。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註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釋 語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不倍忠於上而不背畔也居上不驕指王天下者而言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不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之謂然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蒙引言隨所處而無不合乎時中○葉氏曰尊德性

節完一人字所云至德也此節完一行字所云凝至道也○附明則道理上見得眞哲則事幾上見得透明於理是大綱說哲於事是逐項說○與者進而有為容者退而獨善

右第二十七章

註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灾字

註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釋 輯畧呂曰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烖之道也○語類道卽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陳氏曰自用自專反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註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釋語類。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麽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際飛此天子承上說。是不愚不賤。當今之天子。按下說。是有位兼有德。有德兼有位。今用之之天子。

今天下讀車同軌句書同文句行同倫句。○行去聲

註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釋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像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隷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語類。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

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附此是上節實証

雖有其位讀**苟無其德**讀**不敢作禮樂焉**句**雖有其德**讀**苟無其位**讀**亦不敢作禮樂焉**句

註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釋困勉錄曰此節及下節之意在非天子節內但非天子節是總言此二節是分言

子曰句**吾說夏禮**句**杞不足徵也**句**吾學殷禮**句**有宋存焉**句**吾學周禮**句**今用之**句**吾從周**句

註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釋語類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蓋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爾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顏邦之問乃其素志爾曰得之○附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愚不敢自用也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賤不敢自專也今用之吾從周生今不敢反古也皆以非天子故也

右第二十八章句

註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頓**有三重焉**句**其寡過矣乎**句○王去聲

註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釋附王天下聖人受命為天子有德有位有時者也有三重惟天子得議禮制度考文也寡過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也有字包下本身六事在內寡過包下世道五句在內人卽天下之人寡過者寡越禮敗度舞文之過也○自天子出新民兼善天下皆在內

上焉者讀**雖善**頓**無徵**句**無徵**頓**不信**句**不信**頓**民弗從**句**下焉者**讀**雖善**頓**不尊**句**不尊**頓**不信**句**不信**頓**民弗從**句

註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釋附上焉者無時也。下焉者無位也。不信不從。則不能寡過。上焉者已有制作。下焉者未有制作。而可以善制作。信以心言。如信道信度之信。從以身言。

故頓君子之道句本諸身句徵諸庶民句考諸三王頓而不繆句建諸天地頓而不悖句質諸鬼神頓而無疑句百世以俟聖人頓而不惑句

註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釋或問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繆。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語類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附本諸身、有其德也。德卽至德。從尊德性道問學來。徵諸庶民。有位有時。而庶民信從也。於三王已然之迹。不必事事因襲。而隨時損益得宜。有變通而無差繆也。於天地自然之道。事事順而循之。不參杂毫智力於其間。恰相合而無違悖也。鬼神至幽而難知。而其屈伸變化之妙。君子能顯體於禮度文之間。而質之無疑。是幽而有以驗乎明也。百世至遠而難料。而其質文損益之際。君子能豫立乎禮度文之極。而俟之不惑。是遠而有以驗乎近也。凡此皆君子制作之盡善。而爲居上不驕之實事也。○無疑者。信其相合。不惑者。決其不易。皆指君子之道言。○焦漪園曰、無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値。各一其時也。故不繆等。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讀知天也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讀知人也句

註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釋語類此段說知人知天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東陽許氏曰鬼神卽該天地一句後聖卽該三王一句。增註天道自然之妙一毫人爲假借不得人道當然之極一毫私意夾和不得。焦漪園曰天人之理卽在禮度文拜跪分寸點畫之閒若不知其正理則制作必不盡善。附兩知字從尊德性而道問學得來正見本身之妙處。鬼神聖人只是天人之理無疑不惑以其於天人之理實相契合故無

可疑惑也。

是故頓君子動讀而世爲天下道句行讀而世爲天下法句言讀而世爲天下則句遠之讀則有望句近之讀則不厭句

註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釋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蒙引動言行皆指

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原解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時是可久下二句言王化不限於地是可大一是直說一是橫說世世世也只就本朝言之。附此節是言寡過而有譽在其中。

詩曰句在彼頓無惡句在此頓無射句庶幾夙夜讀以永終譽句君子頓未有不如此讀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句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註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

釋顧麟士曰六事如此也動而節有譽於天下也引詩總結之。饒氏蚤猶遽也。原解用反結縮歸六事見必人己幽明前後無不詘合乃足爲天下法則以申明有三重不驕義理

右第二十九章句

註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讀祖述堯舜句憲章文武句上律天時句下襲水土句

註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釋或問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

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問方設居方亡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淺說承上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羣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也○附此四句以道言不以學言言仲尼之道貫通古今上下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無不合此其道之無不該正以其德之無不備也故下取譬天地以明其德之大小一貫也○四句各開說不必交互貫串蓋理雖相通而事各不同註中自分明內外本末猶言表裏精粗蓋無事不然無時不然也此中庸之全德也故下以天地擬之

辟如頓天地之無不持載句無不覆幬句辟如頓四時之錯行句如日月之代明句○辟音譬幬徒報反

註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釋原解此下二節只一意蓋以天地之德擬聖人之德而贊其大也上節發其端下節詳其意吳因之曰持載等字內便含下並育不害意錯行等字便含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川流敦化及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道理也○附天地之所持載覆幬者萬物也兩無不字便是並育不害意四時日月皆道也錯行代明便是並行不悖意所以然者以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也但此節先發其端下節

乃詳言其實此節註中聖人之德正照下節德字贊仲尼有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但此處亦未明言至下節詳言天地而仲尼自在其中○錯字代字正並行不悖之實迹非循環不已之謂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註)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

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釋)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語類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作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史氏全體之分卽物物各具一太極萬殊之本卽萬物統體一太極○原解小德是大德之隨處散見大德是小

德之總統包藏川流卽大德之支流敦化卽小德之本體程子謂聖人之川流是日用處敦化是存主處○附聖人一理渾然者大德之敦化泛應曲當者小德之川流○萬物並育句卽指上無不持載二句道並行句卽指上錯行代明二句小德大德乃推原其所以然也德不在物與道之外物與道是形而下者德是形而上者離德便無物與道離物與道亦別無處見德也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是一時事統言是並育並行分言是不害不悖大德小德亦是一德分言是小德合言是大德此

天地句。不是推原其所以大。乃備言其德之實如此。而極贊其爲大也。仲尼德同天地。則其大可知矣。○中庸之道。莫大於天地。莫備於仲尼。尊仲尼所以立中庸之極則也。不徒爲推尊仲尼也。通篇皆然。

右第三十章句

註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讀爲能頓聰頓明頓睿頓知讀足以有臨也句寬頓裕頓溫頓柔讀足以有容也句發頓强頓剛頓毅讀足以有執也句齊頓莊頓中頓正讀足以有敬也句文頓理頓密頓察讀足以有別也句○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註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釋或問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語類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只是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如火爐中底。便是那禮智。睿知

則是那照天燭地底。○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足以有臨。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强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强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持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足以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東陽許氏曰、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發奮起。强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附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堯舜之生安。孔子之天縱。皆是也。此四字兼內外言。寬裕等字。亦皆是

由內以達外。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也。故下節舉內外而統言之。〇容執敬別四足字。緊承各上半句四字說。惟其每一德之內。逐件條理具備。故無不足也。〇五德皆由內達外。但此節且是歷數至聖之德。逐項條件具備如此。至下節乃正言其積中發外之實爾。

溥博淵泉讀而時出之句

註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釋新安陳氏曰。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〇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〇蒙引自一至萬。理無不備。是為周徧。自近至遠。理無不該。是為廣濶。淵泉皆假借字。非譬喻也。〇存疑靜深謂萬感俱寂。朕兆莫測。有本謂一源活潑。渟泓無盡。〇翼註溥博總是蓄之厚。淵泉總是資之深。〇又補時出有隨時發見。初無方體。時時發見。並無終窮二意。〇溥博是無遺。淵泉是不竭。〇附溥博淵泉。於渾然皆備之中。要想其井然有條之妙。蓋緊承上節之意而統言之也。時出要見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之意。

溥博讀如天句淵泉讀如淵句見讀而民莫不敬句言讀而民莫不信句行讀而民莫不說句〇見音現說音悅

註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釋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說。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〇蒙引見如動作威儀之類。言如訓誥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〇際飛三莫不字。是言至聖之見言行。無絲忽毫釐之不當其可。莫有不敬其見。信其言。說其行者也。〇附此就至聖之包涵衆小德言。故曰如天如淵。若其心則直是天淵。至下章方言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句施及蠻貊句舟車所至句人力所通句天之所覆句地之所載句日月所照句霜露所隊句凡有血氣者讀莫不尊親句故曰配天句〇施去聲隊音墜

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釋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

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附仲尼雖未有其事而亦有其理○聲名從敬信說來故有是以字但中國卽上民之所居至蠻貊則又遠於中國矣舟車以下又極言天下之境地至於薄海內外極至盡頭有至聖之見言行所不能霑被者而聲名之洋溢則斷無不及也尊親云者聞其聲名而仰其德澤也此亦至聖之德之感

人處故云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句

【註】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釋】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敦化彰彰明矣

唯天下至誠 讀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句 立天下之大本 句 知天地之化育 句 夫焉有所倚 句 ○夫音扶　焉於虔反

【註】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釋】或問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

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所倚者無所歸則爲不得其綱領爾○語類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眞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僞有以默契也○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又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

經大本之所自來也。○蒙引經綸只是聖人一身言。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綸之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爲天下後世法也。○至誠於大經。理其一定之分而不亂。比其相接之情而使親。○雲峰胡氏曰、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前曰贊化育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此曰知化育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附至誠之眞實無妄。統貫於三者之中。三者之中。又各自有一段眞實無妄之意在。如肫肫其仁。便是經綸中之眞實無妄也。餘皆然。

肫肫其仁句 淵淵其淵句 浩浩其天句○肫之純反

(註)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釋)或問小註問肫肫其仁、曰、須直從誠意懇到處看出仁之周流無盡。方是至誠本體。○語類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仇滄柱曰、此三句。只申贊上文。不是推本之詞。○附肫肫處指卽仁也。不分兩層。從經綸內看出肫肫。卽從肫肫處實其仁。猶云經綸大經。豈不肫肫乎此至誠之仁也。蓋申贊經綸之妙也。下二句亦然。○誠是大德。經綸三句、卽敦化處。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讀 其孰能知之句○聖知之知去聲

(註)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釋)語類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於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卻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卻眞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

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

右第三十二章 句

註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釋附至聖至誠只是一人事前言其表此言其裏言其表放之則彌六合也言其裏卷之則退藏於密也

詩曰 句 衣錦尚絅 句 惡其文之著也 句 故 頓 君子之道 句 闇然 讀 而日章 句 小人之道 句 的然 讀 而日亡 句 君子之道 句 淡 讀 而不厭 句 簡 讀 而文 句 溫 讀 而理 句 知遠之近 句 知風之自 句 知微之顯 句 可與入德矣 句。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註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釋語類問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

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眞箇有爲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

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窣窣底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雖曰合爲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雲峰胡氏曰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爲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爲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周聘侯曰知遠之近風之自人己內外相因之理盡矣又找知微之顯恐人但知外之由於內而不知內之必形於外則謹獨存養之功猶有不至故一表一裏對說在這裏○蒙引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卽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

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卽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知所謹兼戒懼謹獨謹獨只是知所謹之一半○附闇然日章是據君子爲己之心而推言其事之必然者如此蓋學有實心則必有實功有實功則自有實得故外雖闇然無華而中自有錦繡日積之實也日章與下日亡對看卽日有之意但白文是蒙首句錦絅字說下故不曰有無而曰闇章爾淡簡三句又申言闇然日章之意稼書所謂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也闇然日章卽日用酬酢隨時隨處皆然積至篤恭天下平處亦不外此意

○知遠三句猶大學知所先後之意

詩云句**潛**頓**雖伏矣**句**亦孔之昭**句**故**頓**君子內省不疚**句**無惡於志**句**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讀**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句○惡去聲

【註】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釋】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卽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卽首章莫見莫顯意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

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爾。○蒙耆內即是獨。省即是謹。內省使不疚而無惡於志。正是人所不見處著力。○原解首章從道體大原說入。故先言戒懼統體工夫。而摯其要於愼獨。此章從始學知幾說入。故先言謹獨愼微工夫。而密其功於存養。○附不可及句。詠歎君子之能愼獨。正以提醒學者。使知獨之不可不愼也。

詩云(句)**相在爾室**(句)**尚不愧於屋漏**(句)**故**(頓)**君子不動**(頓)**而敬**(句)**不言**(頓)**而信**(句)○相去聲

〔註〕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釋〕語類、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己之學。首章言愼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愼獨。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爲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愼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又爲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附爲己之功。至此則致曲而可以有誠矣。故下言動變化之效。

詩曰(句)**奏假無言**(句)**時**(頓)**靡有爭**(句)**是故**(頓)**君子不賞**(讀)**而民勸**(句)**不怒**(讀)**而民威於鈇鉞**(句)○假格同 鈇音夫

〔註〕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釋〕蒙引、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賞怒亦聖人所不廢。但民爲德所感。不待此而後化。○附不賞不怒。德雖有誠。而效至民勸民威。蓋亦動變而未化也。

詩曰(句)**不顯惟德**(句)**百辟其刑之**(句)**是故**(頓)**君子篤恭**(讀)**而天下平**(句)

〔註〕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

極功也。

釋 語類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原解上節是由敬信而漸熟此節是由敬信而能化○附篤恭恭而安也天下平過化存神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

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註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爾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釋 伊川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多少釋氏非黃非白非甘非苦言語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後面節節贊嘆其德至

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語類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丑月林曰三引詩以漸說到極處以贊篤恭不顯之妙也皇矣之詩猶未離乎末也烝民之詩猶未離乎倫類也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爲微妙之極始可以此而形容聖德之不顯○精言至矣與末也毛猶有倫二句對看見彼雖不顯不可謂至此乃不顯至極故惟此然

後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爾。○附詩說不顯。便是說到無形處。子思三引詩。也直要說到無形處方休。註中猶有聲色。與毛猶有倫。二有字。俱與無聲臭二無字反照看。有形者不足以形容不顯。惟無形者乃可以形容不顯之妙也。○無聲無臭之中。自有上天之載在。聖德不顯之中。自有恭在。故困勉錄謂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也。

右第三十三章(句)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讀)反求其本(句)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讀)推而言之(讀)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句)又贊其妙(讀)至於無聲無臭(頓)而後已焉(句)蓋舉一篇之要(頓)而約言之(句)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讀)至深切矣(句)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句)

(釋)輯畧侯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旣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元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敎。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爾。其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侯氏說多疎濶。惟以此章爲再敘入德成德之序獨爲得之也。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齋自號磨鏡居士洪洞人

選拔貢生是編成於乾隆癸酉四書次第用朱子

原本皆先明句讀次詮文義先列集註次錄或問

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

稍有同異則斥不載焉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

（一）

〔清〕戴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
年懷新堂刻本

四書尊聞錄序

蓋嘗觀於六經諸子而後歎四書之
語切也觀於古註疏及有宋以來諸
儒講義而後歎朱子之心細也讀六
經諸子者但即四書以爲權衡焉足
矣讀四書者但究研朱子集註及或
問語類諸書以爲參會焉足矣明成
祖詔儒臣修四書大全其擇焉不必

精語焉不必詳然會聚講解以資考
核有功於學者不小嗣後蒙存淺達
說約諸書發揮衍繹要之皆使人體
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
事焉斯已矣誦聖門之問孝也則宜
返之已曰我當如此以盡孝誦聖門
之問仁也必返之已曰我當如此以
求仁誦誠身之旨則曰我擇善固執

以誠吾身誦知言養氣之說則曰我
可使天下有未窮之理乎可使吾之
氣有怵於私利而不能剛大充塞乎
夫苟不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
於文措之於事雖遍觀廣取何益於
我苟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
文措之於事雖單詞隻句皆可以勉
之終身進而上希賢聖然踐履必先

以講明參考會通而後心靜理明庶
其有以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
文措之於事乎則講明之功亦烏可
緩也長洲戴生景亭閉戶窮經十餘
年志尚不凡自四書大全以及蒙存
淺達諸書罔不究覽又參之我
朝平湖陸先生安溪李先生講解擇而
存之彙為四書尊聞錄求序於余余
讀其書力索潛思簡而該詳而有要
不必旁搜遠覽而儒先義蘊畢具讀
是書者可以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
之於文措之於事矣夫今之士但思
發之文而已其三者皆視為不甚切
之務夫不能驗之身心其文亦不能
親切有味不能措之於事則所謂道
聽塗說而已我

國家正學昌明超軼前代我
皇上崇聖右儒學貫天人每當
經筵進講輒剖示精微心原若接
聖教之所薰蒸天下學術日進於醇戴生
之為是書也其以勉人者自勉以不
負發憤下帷之苦心以應文明之會
而讀是書者益復體驗之身心以措
之於事無徒思以發之於文焉則幾

矣

雍正七年三月上巳日漳浦蔡世遠

書

四書尊聞錄序

四書有集註而後大義明集註得大全而後微言析大全之翼註猶集註之明經也然大全成於前明永樂時一仍道川倪氏輯釋之傳而加增損之紛紜脅眩使人靡所適從余少讀之始而駭繼而疑久乃稍見涯涘庚子以後博觀程朱語錄或問諸書反覆潛翫頗有所得因以己意黜次然脉絡精神猶未融貫元明以後諸儒

之說猶多闕如丙午重加訂正每章列總旨於前附諸解於後復採元明諸儒論說以疏其義有不合則以鄙意叅之一句一字務期不悖於註而後已非敢謂自有所見凡以尊所聞而已由此以觀大全庶乎黑白分明不至如向者紛紜脅眩靡所適從乎書成略識始末以問世願學者共加訂正焉

雍正戊申秋七月長洲戴鋐景亭識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

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又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

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

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一

長洲戴　鋐昇亭手輯　同學諸子參訂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章

[illegible]松陽講義此章只是序不可紊功不可闕之意綱領如此條目亦如此明季學術淆亂各立宗旨或主明德或主止至善或主脩身或主誠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於天下皆屬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聖人之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本義 聖人立敎既養之於小學之中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道何在乎一在明明德己之德本明也而不能不昏於氣稟物欲故當因其所發以加學問之功使拘者以正蔽者以開而復其本明之初焉此大人有體之學一在新民民之德本新也而不能不汚於習俗又當推吾之所明者立法垂教使之亦革其舊而自新焉此大人有用之學一在止於至善明德新民各有當然之極不可苟且便了必當使己德無一毫不明民德無一人不新到恰好至當地位而後已焉此大人體用合極之學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附錄 困勉錄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說○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敎人脩爲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或問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存疑本文三在字皆承大學之道說來○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困勉錄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恐未妥德是虛字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俱在明字內看爲妙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明○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朱子曰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子本是箇明底物緣爲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雙峯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淺說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爲善之齊開導引掖示之以爲善之路慮其倦也爲之鼓舞作興防其背也爲之懲戒禁止○朱子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効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蒙引講明德新民勿太深恐礙止至善○朱子曰至善只是恰好處○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敎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綱之有綱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致誠正脩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本義 然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惟先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皆有定理而后志有定向矣志既有定則內念不興外物不搖無以動其心而后能靜矣心既能靜則憹擾不形自然舒泰無所擇於地而后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際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后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研幾審處而后能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附錄 蒙引上止字以工夫言此止字以實理言不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古人立字命意之精如此

○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或問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存疑靜兼內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不能打動我○說統靜字在動中看出非人生而靜之靜註不安二字可味○困勉錄心不妄動雖應事接物亦靜也○朱子曰安是就身上說○翼註得還通承由知止而至於慮來不單承慮○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朱子曰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說約知止尚有前一步工夫即下格物以致知是也此節俱就現成說下知止始能得終猶云惟知止而后能定靜安慮以得也中間每句要上根知止來下起能得去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本義 合而觀之明德新民皆物也然必明德方可新民物不有本末乎知止能得皆事也然必知止方纔能得事不有終始乎誠知本始所當先而加功於先末終所當後而不急圖夫後則進爲有序自然由本以及末而大學之道不遠矣

附解 存疑明明德已也新民人也故以爲物人已相對而有內外之分故曰本末知止知此也能得得此也故以爲事知得相因而有首尾之異故曰始終○蒙引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困勉錄近道二字只依大全仁山金氏作大學之道道字看爲是是學之方法近道猶云得法也○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本義 不觀之古人乎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遽求之天下也必先立標準胥教誨以治其國欲治其國者不遽求之國也必先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欲齊其家者不遽求之家也必舉動合義好惡循理而先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宰則心也心有不正則身無所管攝矣欲脩身者必敬以直內虛以應物而先正其心心之所發則意也一有私意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矣欲正心者必戒其自欺求其自慊而先誠其意意非固執以爲誠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善惡莫辨欲誠意者必因其所已知推而極之以至無所不知而知無不致可也知又非懸空以爲致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有未窮知必有蔽欲致知者正在即事即物窮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而使物無不格可也此大學之條目也

附解 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汪武曹曰此節從新民逆推到明德首句本是新民之事只當照章句就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講○蒙引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存疑齊家治

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之說。脩身須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就所接說。○蒙引正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亦靜也。故曰敬以直內。○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存疑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其實要爲善。惟眞實要爲善。則此心都在義理上了。且將應接始可謂求理使得其當。若不眞實要爲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緣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憂懼之發不得其當。知非惡也。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所以緊要在誠意。○朱子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致知自裏面看出。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推到無去處。○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則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不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illegible]到十分處。○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令日格物明日又格[illegible]知。○存疑物字所該極廣。後面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illegible]皆在這一物字內。○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困勉錄此節言序之不可亂。下節見序之所以不可亂。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蒙引夫格致誠正脩齊治。不皆必有所先者。亦以其功之相因耳。大人能於事物之理窮究而無遺。而后吾心之知亦澈然而無蔽。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也。知既至則眞妄分明。發念皆無虛僞。而后意可得而誠。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意誠則妄念既去。中無所累。而后心可得而正。此正心所以先誠意也。心正則主極不偏。有以檢束其身。而后身可得而脩。此脩身所以先正心也。身脩則有以儀型於家。而后家可得而齊。此齊家所以先脩身也。家齊則有以觀化於國。而后國可得而治。此治國所以先齊家也。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后天下可得而平。此明明德於天下者所以先治國也。其功不可闕。而其序不可紊如此。附錄朱子曰。格物精熟。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皆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待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讀書錄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事萬物通爲一理。○朱子曰。知既至則意可誠。如燈在中間。幾照不及處。便有賊潛藏在彼。不可知。若四方八面都光明了。他便無著身處。○雲峯胡氏曰。上章何可得二字[illegible]

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畧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盡。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蒙引上條云明明德於天下。而下條云天下平。須知必是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然後爲天下平也。○說統以而后字形出必先意。數后字要掉轉上節數先字。○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脩。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註皆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汪[illegible]九曰。古之兩節俱是功夫。何嘗說著效驗。惟適張氏以爲語雖[illegible]說。竟實轉緊上文。此說得之。蓋此節皆見不如此必不能如彼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

錯之耳

【本義】要而言之格致誠正皆爲脩身而設齊治平皆自脩身而推則身其要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貴賤雖殊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

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焉

【附解】吳氏季子曰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脩身如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脩身爲本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脩身爲本也如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平天下以脩身爲本也○李毅侯曰脩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看若前本明德此又本脩身便是兩截○困勉錄脩身爲本卽是明德爲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也○存疑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在不是說格致誠正亦以脩身爲本章句謂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見脩身之該格致誠正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本義】夫身既爲家國天下之本則必脩身然後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若不能格致誠正以脩其身是其本先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末治者必無是理矣以家對國與天下言則家親而在所厚國與天下疏而在所薄必厚其所厚而後能及其所薄也若不能脩身以齊其家是其所厚者且先薄了却要治國平天下將那所薄者反得加厚斷乎未之有也有志於大學者可不明明德以脩身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此本字接上文本字末謂天下國家○〔翼〕註亂卽不脩意治卽齊治平意薄卽不齊意厚卽治平意○〔說統〕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爲薄也○此節正明本之爲重意不可以脩身齊家並言所厚者薄緊跟不能脩身以齊家來不是把本末與厚薄對看緣所厚者薄亦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大之明命曰峻德卽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卽是經文上一箇明字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本義】大學所謂明明德者爾何嘗考古而得之昔武王告康叔曰人莫不有是明德但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拘蔽故能全其虛靈之本體焉

【附解】〔蒙引〕克止是能也語錄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本義】伊尹告太甲曰人皆有此明命而心志放逸忽忘者多惟成湯能長存此心而顧此明命無一時之怠玩焉

【附解】朱子曰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

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雙峯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從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本義帝典贊堯曰德之在人體用皆全本峻大也但人都被私欲狹小了惟堯爲能盡己之性而通貫明徹無限量焉附解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蒙引或以峻德爲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困勉錄三書雖有次序傳者引書却不重在次序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本義由三書觀之詞語雖若不倫要皆是自明己德之意詞不同而意同也而所以新民之德者其本已在乎此矣附解困勉錄自字對民言○蒙引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爲仁由己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己德二字尤可見○臨川吳氏曰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章

總旨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雲峯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脈貫通此亦可見○翼註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

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重末節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本義大學所謂新民者我又嘗考古而得之湯嘗自銘其盤曰人之洗心如洗身然苟能一日之間去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志意既誠確於其始矣而非但一日而已也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工夫接續於繼又日新之精神振奮於終務使私欲淨盡無或蒙垢焉湯之自新如此

附解朱子曰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爲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困勉錄凡人在昏迷之中最難覺悟在積習之中最難振拔故苟日新句最重○苟日新是不因循猶深日日新是不中止又日新是不倦勤看來全體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工夫○翼註苟日新日字只是一日與下三箇日字不同○存疑看來新民工夫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本義然新非一己之新也當推其自新者以及民焉武王告康誥曰商民雖染時俗然善心未嘗息誠亦有自新之機汝當迎其機而振作之井田學校脩其作之之具勞來匡直輔其作之之術使之歡欣踴躍而樂於爲善焉武王之作新如此

朱子曰鼓之舞之之如舞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踴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蒙引新字連民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染紂之汚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誥告之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本註然又不自新民止也詩咏文王曰彼周自后稷以來世爲侯國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上天眷顧之命

雖是其邦雖舊而命則維新也文王之新命如此

朱子曰此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蒙引新命何處見得只是德化大行而歸附日衆耳○說統新民至於新命但論道理必以是爲至不是教人圖度天命也○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困勉錄盤銘康誥周書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第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本註由湯文武觀之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凡爲君子者新己德以新民德必無所不用其極不安於小成不狃於功利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

蒙引此君子泛言或以爲指湯武文王者非也○雙川吳氏曰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

翼註自新新民不平當歸重新民上○困勉錄此是刺責君子非贊誦君子○蒙引此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邦畿千里章

雲峯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困勉錄邦畿節是引起至善黃鳥節是引起止於至善文王節則實言至善淇澳烈文二節則實言止於至善頭緒雖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用致知力行工夫以求止於道理上耳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大學所謂止至善者或又將考古而得之詩云王畿地方有千里之廣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觀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惟民之所止也即詩言觀之可見天下之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翼註王都爲四方之極猶至善爲萬理之極千里二字貼至廣意猶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蒙引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達說玩惟民所止口氣若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意然日所止是重理一邊日止於日於止方重人當知止上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

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本註]物既各有當止之處而人可不知之乎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岑蔚之處孔子讀此詩而有感曰黃鳥一物耳於其欲止之時尙知所當止之處可以人爲萬物之靈反昧其所止而不如鳥乎即詩與子言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

[附錄]蒙引邱隅是言山之一角峻處岑蔚謂山峭高而木森蔚也此地網羅之所不及弓矢之所不至黃鳥而止于此止之得其所也○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胡氏以對能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所止了不成黃鳥此時只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翼註]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蓋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此只泛說勿入明德新民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小註]然其所當止與人所當知止者總不越至善焉不觀之文王乎詩云穆穆深遠之文王其心緝續光明無一毫之蔽故無不敬而見於事者皆安所止焉詩之言如此今於其敬止之大者言之如君之道莫善於仁文王爲人君則以心行政而止於仁臣道莫善於敬文王爲人臣則以下事上而止於敬子道莫善於孝文王爲人子則愛慕繼承而止於孝父道莫善於慈文王爲人父則積德昌後而止於慈至於統御國人其道莫善於信文王與國人交接則內外不二終始不欺而止於信所謂緝熙敬止者如此學者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無不得其至善之所在矣

[附錄]朱子曰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工敬在心止在事俱就現成說○蒙引緝續光明言其心常明也○西山眞氏曰敬止之止聚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爲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困勉錄敬止俱兼體用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張氏以上一箇止字爲統體之止不可從○存疑無不敬而安其所止緝熙之實也下五事又敬止之實○新安陳氏曰章句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蒙引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

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本義 以明明德止至善言之詩云瞻彼淇水之澳菉竹猗猗而美盛思我斐然之君子其用功之精密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又磨之由是內焉瑟兮而嚴密僴兮而武毅於外焉赫兮而宣著喧兮而盛大此有斐之君子終不可得而諠兮詩之言如此由今釋之所謂如切如磋者言君子于理欲所在講習以窮之討論以辨之學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言君子之存理遏欲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脩而行之以至密也瑟兮僴兮者君子學脩既得自然做心常存恂謹而慄栗也赫兮喧兮者君子嚴敬中存自然德容外見有威而有儀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蓋言君子盡學問自脩之功有恂慄威儀之美盛德已底於至善所以深入民心而不能忘也此明德止至善之實也

附解 雙峯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懈○新安陳氏曰嚴密不麤疎也武毅不怠弛也○翼註學以知言自脩以行言君子之學於理欲上剖晰得十分明始之析開天理與人欲底界限有似於切又仔細研析無一毫人欲混於天理使吾真見朗然光瑩有似於磋矣君子之自脩於人欲上剖晰得十分淨始之人欲累我天德堅不可破我提醒此心將此物累攻破了有似於琢又仔細磨礪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使吾真體瑩徹有似於磨矣○自守亦不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脩理○恂慄無工夫工夫全在學脩時了學與自脩將人欲一切除去則昏昧放逸之意皆無復存故此心不假矜持有自然之兢業豈不是恂慄二字勿分○或疑白文以恂慄解瑟僴而註又以嚴密武毅解瑟僴何也蓋嚴密武毅是瑟僴字義恂慄乃其實也恂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乎恂慄則欲不能屈非武毅乎○恂慄是敬存於心威儀是敬發於外○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爲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爲盛德○惝訓盛德至善言盛德止於至善也不平對○翼註盛德至善即恂慄威儀也根學與自脩而來○蒙引民不能忘未說到德後於人而不能忘只云德者人所同得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又如此故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困勉錄此節不主武公言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乃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本義 以新民止至善言之詩云於戲惟我前王至今人不能忘夫前王何以不能忘哉蓋有無窮之餘澤被於後世故也如舊章成憲是其賢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賢其賢而率由不違創業垂統是其親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親其親而纘承不替休養生息是其樂也使後之小人得以樂其樂而安享太平分田制里是其利也使後之小人得以利其利而世守常業其餘澤被於後世如此此所以沒世之遠猶追思之而不能忘也此新民止至善之實也

附解 困勉錄前王不忘與上文之不忘不同上不忘是不忘其德下不忘是不忘其澤○翼註賢其賢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賢以道言親以位言○蒙引其字皆指先王○松陽講義兩句要透出註中能使二字之意○新安陳氏曰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

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聽訟吾猶人也章

總旨 吳氏季子曰此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蒙註此章亞一使字知本全在使字上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本義 經所謂物有本末者其義何以見之夫子嘗有言曰聽民之訟而判其曲直吾亦可以猶人也必也使民曲直兩忘自然無訟乃為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曰無訟是凡民無情實者良心難昧自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果何道而能使之然哉蓋由聖人潛孚默化有以大服乎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之新而自無訟此夫子之言所謂知明德之為本而先之不徒求之新民之末也經言物有本末不即此可見哉

附解 李毅侯曰聽訟便有斷折之意不是容聽○困勉錄無訟只作無怨可訴說是在聽訟之先○小註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無情句申無訟意大畏句申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已是化為有實了不是仍舊無情但有所制而不得盡其辭也盡字亦不必泥只作逞字看不是入九分不十分說盡○蒙引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章

總旨 說約此章分四段言欲二句釋格致之義人心之靈六句推格致之由是以大學五句詳格致之功至於用力之久四句言格致之效末二句結詞此章專屬知所謂明善之要也下章專屬行所謂誠身之本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

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本】朱子謂右傳之五章。蓋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致知。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此不可缺者。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人欲推極吾心之知。在隨我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理。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心之靈虛明不昧。莫不有本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當然之道理。知在心而實周于物。理在物而實具於心。人惟氣拘物蔽。於事物之理有未逐一窮究。故其心上之知識有所闕略而不盡也。所以大學始初教人。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事物之理。無大無小。莫不因其本心明白處。益加窮究之功。因之引伸觸類。凡理之所當然。與理之所以然者。無一事之不窮。無一毫之不盡。務求至乎其極而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至於久後工夫既到。忽覺一旦之間。豁然開悟。皆貫穿通透得來。則衆物之理。或在表者。或在裏者。或精微者。或粗淺者。無一不知得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通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物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經文所謂物格而後知至者。此之謂也。

【蒙引】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是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知者。卽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卻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朱子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曾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雙峯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閫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爲表也。然所以爲孝爲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見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困勉錄】朱子是以表與粗者爲所當然。裏與精者爲所以然。雙峯是以表裏精粗各有當然所以然。看來可兼用。○【新安陳氏曰】吾心之全體。卽釋明德章句所謂具衆理者。吾心之大用。卽所謂應萬事者也。○【或問】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徒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

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

所謂誠其意者章

[困勉錄]此章誠意是要緊關頭慎獨二字又是把意之要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中間引曾子十目之言咏歎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蒙引]經文所謂誠其意者是欲人於意念發動之時其真實禁止其自欺之心也毋自欺如何惡惡如惡惡臭一般是其心惡他而務決去其惡好善如好好色一般是真心好他而求必得其善如此纔是好善惡惡的本心無有虧欠纔得箇自己心上快足所以謂之自謙然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是意之實與不實人不及知而己心所獨知是獨知之地畢竟隱微却是善惡之所由分不可不謹故誠意之君子於此必加謹以審其幾稍涉自欺便就禁止若是自謙便加擴充不敢有一毫苟且亦不待發見於聲色事為之際而後用力也所謂誠其意者如此

[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翼註]此禁止不是傳者戒人之詞乃是誠意者自家禁止○[朱子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如錄私欲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汪楷九曰]意字只指欲為善去惡的一念說故緊著好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

必當如此也高中玄謂好惡宜懸空說而歸朱註好善惡惡之語為非謬矣○[達說]如惡惡臭者意念上務決去如好好色者意念上求必得非在事為上務決去求必得也○[宋子]曰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翼註]自謙猶云自家求謙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也四句要緊緊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二句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者承言之也即此便謂之自謙亦無兩意○[新安陳氏曰]獨知之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朱子曰]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松陽講義]獨是意之起頭處慎獨是誠意工夫下手處要緊謂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尚欠分明○[折衷]欺不實也慊實也一念好惡之發有實與不實皆己所獨知所

謂獨也以其爲實與不實分頭
處故曰幾蓋欲動未動之時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大全】然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者何也試以小人不能慎獨而自欺者觀之小人於閒居獨處之時以爲人莫予知任情恣欲以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也知惶恐却消沮閉藏揜其真實之不善而著其虛假之善彼固以爲君子可欺而揜著有益耳殊不知我方如此揜飾而蹤跡已露君子之人視之如洞見其肺肝然夫惡不可揜而善不可詐豈不在實心機竟何益矣此所謂實有是惡於中自有以形於外是皆獨知之地一念不謹以至於此耳故君子重以爲戒必慎其獨以毋自欺也

【闡解】小註閒居獨處對見君子說不見君子時便是閒居不限定是一人獨處○【翼註】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愧怍意愧則神消氣沮也○閉藏即下揜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困勉錄人之視己人字專主君子言○【正解】如見肺肝實作君子見之則何益句方接得緊○困勉錄此誠字只當實字雙峯謂此誠字兼善惡言是也○小註此謂語脈緊頂上文來專就惡一邊指點轉落重以爲戒意方合○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

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
然詐僞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
爲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
至此又重以小人爲戒而尤必慎其獨○【雲峯胡氏曰】前章
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爲
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大全】曾子平日嘗有是言曰幽獨之中人皆以爲莫予視莫予指也不知善惡幾萌於意便已昭然難揜莫謂無人看見乃十目所共視也莫謂無人指摘乃十手所共指也幽獨之不可揜至此豈不甚可畏乎即曾子之言觀之愈見君子不可不慎獨也

【闡解】【存疑】十傳皆曾子之意則閒居一節亦曾子意又特引曾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閒居節是爲誠意而設十目所視節是平日之言既述其意復引其言自不相礙○【蒙引】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意○【翼註】所視所指實作人指視說嚴字是凜凜森森之意○【松陽講義】此節註雖云引此以明上文之意然曾子只是言獨之可畏不著君子小人若論言外之意則君子小人皆在內不知其可畏者小人也知其可畏者君子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大全】苟能慎獨。又豈無其驗乎。如人若富足。自然光潤其屋矣。況意誠而有德之人。有不潤其身者乎。潤身之實如何。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寛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所謂德潤身者然也。然德自誠意中來。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必到那自謙處。則德全而有潤身之效矣

【附錄】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朱子曰】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箇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彼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蒙引】心廣體胖二句。平說。皆潤身之實也。章句輕重解者推本之意也。○章句所謂心無愧怍者。即意誠而自謙之謂也。○註。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此則是能自謙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條。皆爲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

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章

【困勉錄】此章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雖皆是心。然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雙峯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大全】經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蓋以心者一身之主宰。而心體至虛。原若不得一物。如喜怒憂懼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但能虛以待之。隨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吾心之用不失其正矣。若有此四者而不能察。或心偏主於怒而有所忿懥。則心爲忿懥所累。而不得其正。偏主於畏而有所恐懼。則心爲恐懼所累。而不得其正。偏主於喜而有所好樂。則心爲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偏主於憂而有所憂患。則心爲憂患所累。而不得其正。心之用失其正。則心之體安能得其正乎。

【或問】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旣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朱子曰】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松陽講義】忿懥四者。雖在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形迹。○若涉外邊形迹。便是脩身事。○【存疑】本文只是有所。章句加不能察三字。此朱子喚醒人處。○章句欲動情勝。只在本文有所內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本旨 心既累於喜怒憂懼而有不正。則亦外馳於喜怒憂懼而不在虛靈之舍矣。心爲一身之主。心既不在。則無以檢其身。目雖視而不見其色。耳雖聽而不聞其聲。口雖食而不知其味。而衆體皆失其職矣。心不正。身便不脩如此。

附解 困勉錄。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兩件。○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朱子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峯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存疑。直之即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直之工夫。故曰敬立則內直。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本旨 夫心一有所而不在。則視聽飲食。尚不能辨。推而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將無一得其理者矣。此經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附解 翼註。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蓋次節視聽飲食。本盡不得脩身之事。而首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體也。此脩身如五官百體。應事接物。皆欲得其理。此正心亦不粘定喜怒憂懼。但跟著有所說耳。○困勉錄。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及敬以直之。俱屬在正其心正字義內。○朱氏公遷曰。經言正心。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所謂齊其家章

總旨 朱子曰。正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本旨 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蓋身與人相接。情之所向。各有當然底道理。但常人任情而不能檢察。故每陷於一偏也。如於其骨肉之間。爲所親愛。或不復制以義理而辟焉。於其卑汙之人。爲所賤惡。或不復加之寬厚而辟焉。於其尊長之倫。爲所畏敬。或過於屈抑而辟焉。於其困苦之人。爲所哀矜。或流於姑息而辟焉。於其平常之人。不妨敖惰。或遂至驕肆而辟焉。夫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偏也。豈其中盡無惡乎。賤惡敖惰。惡之偏也。豈其中盡無美乎。而皆一於偏辟如此。故好一人。則好心先主於中。而其人之惡。以偏愛而掩。惡一人。則惡心先主於中。而其人之美。以過惜而棄。若於所好之人。而又能知其惡。於所惡之人。而又能知其美者。此非脩其身而能得好惡之正者。不能求之天下。蓋亦鮮矣。

附解 雲峯胡氏曰。本文人字。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是也。○蒙引。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

太著力了○朱子曰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敬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向可敬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哀矜如有大惡方欲憐之彼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問放情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作妍者○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爲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放情此放情不是惡德○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說統五箇辟字但主太過一邊說就是不能知處非是由於不知也○真註好而不知其惡此惡字是美中之惡惡而不知其美此美字是惡中之美○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註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有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本說 人情之偏如此故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人情溺愛則不明有其子不肖而莫知其惡者知苗莫若農然人情貪得則無厭有其苗已盛而莫知其碩者由是言推之可見人之情蔽於愛則如父之於子者多矣昏於利則如農之於苗者多矣偏之爲害一至此哉

附註 說約 穀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詩大田既庭○亦是說苗之大時文皆透用蕃熟滿家千倉萬箱等非是○困勉錄 此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亦然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放情亦然○章句偏之爲害一句較上節還深一層觀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可見○蒙引兩節通是身不脩之事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有家不齊字遂分上節爲身不脩下節爲家不齊○看註中所以二字家不齊意在言外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本說 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附註 困勉錄 此節不過是反結語反結正結文法雖不同其實只一樣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章

總旨 困勉錄 此章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意家離不得身故註必從身脩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句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本說 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家乃國之本若不能脩身則家之人已不可教而能教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理故治國之君子身不出家而自成其教於國焉然所以然者何也蓋家國雖異其理則同如善事其親謂孝然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是事親之孝即所以事君之道也善事其兄謂弟然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是事兄之弟即所以事長之道也撫愛卑幼謂慈然國之有衆猶家之有幼是撫幼之慈即所以使衆之道也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

也○

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探本之論也○四書蒙引家不可教非家不可教乃我不能脩身以敎之○翼註敎人是敎國人○蒙引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舉之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存疑敎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說統孝者三句正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意蓋在家有孝弟慈在國有事君事長使衆故合言之此是泛論其理未說到君子國人身上一家與仁讓節方是敎成於國之效○緝囿勉錄存註云孝弟慈皆君子所以脩身而敎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云備時解謀看註中君子脩身句送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敎此孝弟慈國人亦敎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的不專指君子也○蒙引此節非正言齊家治國乃是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敎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是孝弟慈也豈假於強爲哉觀慈幼一端可見矣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而慈母愛子之心誠切以求其欲雖有不中亦不遠矣此愛子之心人所自有不待學而能世固未有先學養子之法而後嫁者也夫慈幼既非強爲則孝弟之不假強爲可知但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立敎之本在是矣

存疑如保赤子如字輕看傳者之意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囿勉錄註不假強爲是總釋心誠求之以下○存疑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滿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囿勉錄上言孝慈此獨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也○前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即康誥以見其不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敎成於國之效

夫家國之理既原於一致而立敎之本又出於自然君子能脩身以敎家而敎有不成於國乎誠盡孝弟慈之道以敎於家使一家之中藹然有恩以相愛而皆仁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爲仁矣一家之中秩然有禮以相接而皆讓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爲讓矣此正所謂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也向使一人在上貪而好利戾而背理而無仁讓之化則一國之人皆效尤而作亂亦無仁讓之風矣夫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可見上以此感下以此應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有如此此所謂一言之失足以敗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也君子安可不戒貪戾以絕爲亂之萌而躬仁讓以爲定國之本哉

存疑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體以相接讓也○翼註貪戾總反仁讓勿分○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爲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玉溪盧氏曰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証上文○新安陳氏曰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蒙引註效字關實身也敎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敎之外更討箇效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喩曉也

[小註] 一人定國。於何見之。嘗觀之古聖人矣。彼堯舜躬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民皆感化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機括提也。夫桀紂之時。何嘗不令民以仁。但其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反其所好。民必不從矣。是故君子必有孝弟慈之善於己。而後可出令以責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於己。而後可出令以禁人之惡。此乃推己及人。所謂恕也。若己未能有善而無惡。却令人爲善以去惡。是所藏乎身者已不恕矣。而能使人從其令者未之有也

[翼註] 註云。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其實堯舜乘治機來。桀紂乘亂機來。偏言定國者。僨事邊不重耳。○仁包得讓亦不必添。○[蒙引] 其所令反其所好。句不要兼堯舜說。○[困勉錄] 有諸己。指孝弟慈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或問] 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言之惟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脇之以必從也。○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雙峯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喩諸人。○[蒙引] 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困勉錄] 前言其效必然而無疑。然空言一倘效。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即堯舜桀紂明之。而君子之當反求諸己。可不待再辭而決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小註] 合而觀之。可見孝弟慈之成教於家者。理不假强爲。而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仁讓之興於國者。機必本諸身。必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皆不出經文治國在齊其家之說也

[存疑] 此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舜帥天下以仁說不得。○[翼註] 此要將上文融會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先齊家同耳。○以上是詳釋治國在齊家。以下是引詩以咏歎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小註] 齊治之理。詩嘗咏之矣。周南桃夭之篇云。惟桃之樹夭夭然。其葉則蓁蓁然。之子乘此時而于歸也。有以宜其一家之人。夫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使亦宜其家人也

[蒙引] 或以夭夭少好貌爲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下句宜其家人不

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翼註〕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illegible]〕再觀小雅蓼蕭之篇云君子在國弟善其兄兄善其弟夫治國君子必盡友恭之道使一家兄弟相宜而后可以教國人亦有以宜其兄弟也

〔[illegible]〕〔翼註〕宜兄宜弟是國君諧合於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偪上之嫌有奪嫡之忌宜之尤難○此教國人亦切宜兄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illegible]〕再觀曹風鳲鳩之篇云人君儀有常而不差忒有以正是四國之人夫治國君子必爲父慈爲子孝爲兄友爲弟恭足以爲法於家人而后國之爲父子兄弟者皆觀感而法之也

〔[illegible]〕〔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蒙引〕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不是謂一家之爲父子兄弟者皆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皆足以法於人○或問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兄弟以御於家邦之意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illegible]〕此三詩所言或言家不言國或言國不言家詞雖不同而總之皆謂欲治其國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詩與經文不互相發明乎

〔[illegible]〕〔翼註〕只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章

〔總旨〕三山陳氏曰此章當以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爲段落首段言平天下之大要在絜矩是總冒下四段分作上下二截首樂只段言絜矩大端在好惡是與絜矩之條件也先愼段言絜矩之要又在不專其利是防絜矩之弊也此爲上一截秦誓段是衆用人一端以申好惡之義生財至末又是申言不專利之義此爲下一截下截申解上截段落瞭然○〔蒙引〕理財用人總是絜矩中事而傳者之意只重絜矩不重理財與用人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illegible]〕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蓋天下與國雖有大小之殊而人心總無二致如上老吾之老以敎於家而國人便興起於孝上長吾之長以敎於家而國人便興起於弟上恤吾之孤以敎於家而國人便興起於慈而不倍此皆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而何疑於天下也然或上之人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之所與起者或不得遂而有不均之嘆

是以平天下君子當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
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以遂其興起之善端也
章句朱子曰老老興孝長長興弟恤孤不倍三句是說上行
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道却是說到政事上是
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
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
○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
之政事也○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
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
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只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
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
行化下之說○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欲孝弟慈必欲他
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
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能絜矩矣○問絜
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
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
之事○小註絜字乃平天下大作用矩字仍從國上看出上
老老三句不過說治國至絜矩方是平天下之道○困勉錄

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寬只
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
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故治國章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
說絜矩之道絜矩即恕之然而其道有辨矣○從祉曰
君子以位言乃平天下之帝王有字是言君子當有此道非
謂君子能有此道也凡推高君子將有字看得現成者非是
○蒙引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日所謂家齊而
國治也下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人心二字則通
指天下人心也推以度物連下句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贊
此數句全是說絜矩字下則上下四旁云云又是以絜矩貼
出天下之所以平也
故中間下箇則字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
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
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
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
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
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

本義絜矩之義何如凡工人爲方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
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如在上之使於我者
或我所惡也則以此度下之心而毋以使下在下之事於我
者或我所惡也則以此度上之心而毋以事上或所惡於前

之先我者則以此度後之心而毋以先後或所惡於後之從
我者則以此度前之心而毋以從前或在右者以所惡交我
則必度左之心而毋以交於左或在左者以所惡交我則必
度右之心而毋以交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
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
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

語類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
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
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
多地步使均平方正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下面
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翼註上下前後左右俱
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達說本文六毋
以字最重不可輕看了講毋以處全要發出能度意方見是
絜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玩○翼註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
可知○蒙引此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有
天下者分上事說也○既云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下却
又云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云云似前意已完而復提起
且不相貫如何曰上文所云者是解絜矩正義就上下前後

左右說未說到平天下意故纔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者云云○註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言皆自以己度人而推之也故章下總註云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本旨】夫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如此小雅南山有臺之詩云樂只之君子乃是民之父母大君子何以謂之父母哉蓋言君子能以民心爲己心如他煖安樂民之所好也則因而好之以使之必遂飢寒勞苦民之所惡也則因而惡之以使之必去如是則上之愛其下眞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此能絜矩之效也

【附解】【蒙引】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就用人一端言者誤矣○【小註】民好民惡當根絜矩來然絜矩亦非空言乃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實實打從政事上做出○【困勉錄】本文兩個民之父母雖只就君子愛民上說不是效驗而效驗意自當補在言外註民愛之如父母一句是補意愛民如子是正解本文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本旨】小雅節南山之詩云節然高大彼南山也維石之在山者巖巖而峻起況今赫赫然之太師尹氏也民豈不具於爾是瞻仰乎詩刺尹氏如此卽此可見凡有國者擧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固不可以不愼若徇於一己之偏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必至身與國俱亡爲天下之大僇辱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

【附解】【蒙引】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文○不可不愼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曰辟則爲天下僇矣○【小註】有國者不可以不謹好惡之愼須照絜矩說能推之政事使遂其善心○說統僇作辱字看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本旨】文王之詩又云殷當未喪師之時能對乎上帝而爲君道其後殷師已喪天命便去今周宜以爲監峻命甚不易保也詩之戒王如此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衆人之公而爲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爲天下之大僇者乎吁明效大驗昭於簡冊如此後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效常存敬畏之心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附解】【小註】殷之未喪師只看一未字則今日之喪師可見矣此是殷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蒙引】克配上帝詩元主德言大學則主位言矣○【翼註】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蒙引】道得衆則得國二句指殷說爲當如道善則得之道學也之類既著箇道字便是釋文之辭或問所謂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

失國矣此乃以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正意還是釋詩本文○存疑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本義 雖然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所慎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是故君子必格物致知以啓慎之之端誠意正心以致慎之之實則慎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即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受者皆人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爲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脩而衆善集德之當慎也何如哉

附錄 翼註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也者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慎德在絜矩前一步絜矩是王道慎德是天德也然慎德即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絜之耳○吳氏季子曰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翼註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如云人新附必絜其土而來歸人承戴亦保其土於不失○存疑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本義 且人能慎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國之大本而在所當重也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輕也

附錄 連說本末開看不可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蒙引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意故云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本義 況財也者民命之所由生民心之所同欲爲君者苟或以德爲外而不慎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則民皆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相爭相奪是上敎之如此也

附錄 困勉錄外本內末與有德反對○翼註爭民是使民爭鬭也施奪是敎民劫奪也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本義 民至爭奪尙得有其民乎是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人心皆怨離之而民散若是內本外末而財散於下則人心皆歸戴之而民聚曰民曰財互爲聚散在彼在此孰爲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

附錄 說統是故二字承上爭奪來此與有人有土反看上句下句帶言○東陽許氏曰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翼註民聚只是歸心不必說近悅遠來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本義 況乎民之散者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未有告施逆命而民無逆辭者也言且如此

剝貨財乎貨以悖理而入則下亦以悖理而奪之未有上貪於利而下不侵畔者也即此而觀可見愼德之外無道國絜矩之外無別法貨財之有無烏足爲君子之輕重哉

【附解】說統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此與有財有用反看重下二句言悖借來引起○摘訓悖出是以民奪君言○翼註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三層意○詞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本義】康誥曰惟天之命不於汝乎爲常何以言之蓋人君能愼德絜矩而善則有人有土而得此天命不能愼德絜矩而不善則民散悖出而失此天命矣是所謂峻命不易者也命果何常之有哉

【附解】翼註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善不善當承德與政說○困勉錄此二之字指天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衆得國分看者不同玉溪以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數語微混○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說約道善則得之二句據一道字亦自爲釋書之辭但主意結束則在愼德專利耳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參證】爲君者共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爲寶

【附考】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本義】舅犯曰亡人不以得國爲寶惟以哀痛惻怛盡愛親之道爲寶合二書所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絜矩之道也

【附解】翼註仁親切喪說有來不反國使是仁親若反國則是幸父之死而因以爲利此心便忍而不仁矣檀弓正是此意○不是泛說哀痛惻怛○說約楚書二條據許氏饒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人故欲盡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人也不如帶在第二節之尾而秦誓以下方作第三節爲妥

【附考】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本義 然豈特財利當絜矩哉至於人才之用尤宜愼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貌觀之斷斷兮實誠純一若無他技能者乃其心則休休焉淡然無欲亦粹然至善寬宏廣大如物之至大者無所不容焉有容如何見人之有技而不啻足以適用者則若己有之未嘗以不自己出爲嫌見人之彥聖而德器過出尋常者則其心好之之篤不但如其口之所言爲是實能容天下之才德矣有臣若此必能汲引善類布列在位以能保我子孫使常享富貴保我黎民使常享太平庶幾有利於人國哉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則恐其勝己而媢嫉以憎惡之見人之彥聖則恐其同

升而拂戾之使不得通達是實不能容天下之才德矣將見僞殘善類進用匪人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危殆人國哉秦誓之言如此

附解 困勉錄 一个臣包下兩項人宜虛說爲是○翼註 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兮卽形容其無他技也不可以斷斷分作有德無才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內只就貌言斷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寬其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只是無技而已○蒙引 休休有容卽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狀之之辭○人說之有技者才者也人之彥聖有德者也○達說若己有之要向心上去不要說在外面去○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翼註 心好之日必稱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美慕無窮故曰不啻若自其口出極言好之深意○說統人之有技五句正是形容如有容處○玉溪盧氏曰前言如有容此言實有容二句相應○翼註 以能以此故能也○困勉錄 保子孫保黎民均重對說尙亦有利總承○蒙引 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己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媢疾以惡之蓋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媢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媢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媢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大者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本義 以此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自非能絜矩者又烏能好惡之而盡用人之道哉故唯仁者之人私欲無蔽而天下之公在我知此媢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刑迸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卽此惡惡之

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而豈不能絜矩者可以與此哉

附解 翼註 放流之是不使在朝廷也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二句一意是又不使在內地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翼註 仁人不徇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欲故斷足以神擧錯○二能字要與下節相反愛人之所公愛惡人之所公惡此反拂性也愛人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命過也○困勉錄 愛惡只宜平說不必側串

見賢而不能擧擧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本義 彼世之人。亦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用。或雖舉用又遲疑延緩不能及早用之。則是以怠忽之心待天下之賢人也。非命而何。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黜。或雖退黜又優柔容隱。不能迸諸遠方。則是以姑息之心待天下之不善也。非過而何。若此者蓋知絜矩而未盡絜矩之道也。

附解 小註二見字。即章句知字。○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䢖註命作慢。不是。遲慢只是忽略苟且全不經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也。過字是太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遷之。覺他寬縱了。○讀書錄。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能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本義 若彼全不能絜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論。於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於己私而偏好之。於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己所難而偏惡之。是謂逆拂人之本性矣。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菑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國者。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絜矩之道哉。

附解 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彼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存疑。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惡至迸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尤明。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狥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用人一事。則所關爲尤大。是爲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本義 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絜矩之道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固天下之大道也。君子有此大道。必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無違。則一心之中。渾然天理。於好惡所在。自能推己及人。而無不當絜矩之大道以得矣。大道得。則得衆得國而得天命者此也。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侈肆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障塞。於好惡所在。不惟不能同人。而且至拂人。絜矩之大道以失矣。大道失。則失衆失國而失天命者此也。夫大道之得失。天理之存亡也。而其幾決於心之公私。如此。欲絜矩者。盍求之吾心乎。

附解 存疑。是故二字。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翼註。君子以位言之。不指已能絜矩者。看蓋下文仍有驕泰一邊也。○蒙引。大道正指絜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故謂之大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釋大道必兼脩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脩己。○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爲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存疑。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脩身是誠身事。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即明明德事。○淺說。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爲千萬人之好惡。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恕不出也。

○存疑矜自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與發已自盡相反侈是侈然自放之侈肆縱肆侈肆恣意妄行不循法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季厚庵曰忠信恕三字須看得分曉如盡吾孝慈之心忠也老老幼幼實見之事信也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恕也信與恕亦可就一事上看如所求乎子以事父其本實心以事父處是信其推實心以事父處即是恕也○存疑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絜矩末言絜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衆失衆忠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蒙引註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

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本義人君固不可以財爲內然財亦國家之所急而不可缺者要其所以生財自有正大之道不必用私意小智而巧爲聚斂之術也大道何如蓋財貨皆產於地若務農者少則地力不盡財何能生必驅率游惰之人使盡歸於農是生之者衆係祿皆出於民若冗食者多則貢賦未免虛耗必汰革冗濫之員使不至耗費是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若役使不時則有妨農事必須輕徭簡役使民得以及時力作是爲之者疾用度當有定規若不撙節未免匱乏必須量所入之數以爲所出之數是用之者舒夫生衆爲疾以開財之源食寡用舒以節財之流則國家之財永無不足之患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

附錄存疑生財有大道舍不必外本內末以聚財意○蒙引生之者衆四之字皆以財言○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說統財足雖主國家用說要本民足來○摘訓恒字蓋不但平時足而有事之時亦足不但豐年足而不熟之年亦足○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可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爲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過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闢聚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生民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爲國亦不能以舍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汙吏浚民以生財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困勉錄此節與忠信不相接而與先愼乎德數節相接蓋因財用爲有天下者所不可缺故既論用人之後復取而申言之○蒙引不可以此節爲生財下節爲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本旨惟仁者之人知生財大道不欲專利於己由是天下歸心○新安處崇高之位是以財來發身也若彼不仁者不知生財大道惟務殖貨於上由是天下離心而不免危亡之禍是以身去發財也

附解困勉錄蒙引云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說未是既曰仁者自然體用俱備○問仁者以財發身朱子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己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財散之效如此○翼註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則尊榮矣○不仁者輕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大全】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己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於彼未有上之人輕徭薄賦既好仁以愛其下而爲下者不輸悃效忠亦好義以報其上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己事未有不爲之踴躍趨赴以圖其有終者也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覬覦乎未有府庫之財仍有悖出之患而不爲君有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

【附解】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翼註】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事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終事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講盡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蒙引】其事上之事也與下文非其財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或問】此以財發身之效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大全】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爲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不當又察察於雞豚以侵民之利爲卿大夫而喪祭得以用冰者曰伐冰之家則其祿厚矣不當又畜養牛羊以侵民之利至於百乘之家是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則其祿尤厚於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不當又畜養聚斂之臣以掊取民財君子之心公而恕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府庫之臣蓋盜臣止傷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傷民之力也獻子之言如此豈獨爲有家者訓哉正謂有國者不當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爲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爲利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孔氏疏只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說約】人君仲春則用冰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冰故左傳云獻羔而啓之火出而畢賦又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蒙引】正韻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聚斂之臣是於采地所出之外多方裒取之也若惟正之供則不謂之聚斂○【菁若居士曰】上節好義義字自民之義言此以義義字自君之義言○【吳氏季子曰】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爲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爲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爲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大全】況以利爲利又必有其害乎爲國家之長而專務財用者必由小人導之也彼人君不察反以爲善不知小人使治

國家專事聚斂則下失人心上干天怒天菑人害紛然並至
此時雖有善者以繼其後而勢重難返亦終無如之何矣来
利之害如此此謂有國者不可以利爲利而惟當以義爲利
也誠能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
之分願各遂矣
天下有不平哉
附錄玉溪盧氏曰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
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
矩矣○劉註彼爲善之彼指君言正或問所謂賞其納忠爲
其任怨也○達說小人之使爲國家內全要補出聚斂意○
東陽許氏曰菑如川食果變水旱螟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
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困勉錄有善者內兼有人君悔
悟意善者不但是平常善者即是絜矩者○慎德者言乎上一流
○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上所引小就理之上說
閒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
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遏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
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
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一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
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
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
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
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

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
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
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
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
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
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
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
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

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

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

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二

長洲　臧鈜景亭手輯　　同學許子務訂

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總註】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齊齋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愼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天命之謂性章

【總旨】【蒙引】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敎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敎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敎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本說】子思明道之本原曰天下之人莫不有性而性非外鑠也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則必賦之理以成性而人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德焉是性原於天乃天命之謂也天下之事莫不有道而道非强爲也性分之中萬理皆備人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閒自有至當不易之理是道根於性乃率性之謂也若夫聖人立法以引導天下則有敎而敎非强人以本無也人之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則有不能盡協於道者聖人因人所當行之道而裁成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使過不及者皆有所取衷焉是敎因乎道乃脩道之謂也此性道敎之義也

【總論】【朱子曰】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之

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天命與氣質亦相衰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存疑語性便兼理氣曰即理者就氣中指其不雜乎氣而言耳○或問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朱子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存疑章句各循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若非其自然則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謂道○或問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皆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朱子曰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存疑品等級也節限制也道自有箇天然等級限制聖人立教不過因此而已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則人得以去其氣稟之偏而復本然之善是之謂教耳○翼註此脩字註以禮樂刑政舉例見得不是聖人自脩只是脩之爲人之模範耳○或問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朱子曰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鼈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於人較多於物較少○新安陳氏曰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爲主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要之性爲道所自出教爲道所由成是皆不外乎道矣道也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無須臾之離而人固不可以須臾離之也若其可離則是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道也是故由教而入道之君子必密其體道之功焉心常敬畏不待目有所睹而後戒慎也即目未與物接而其心亦常戒慎而不可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後恐懼也即耳未與物交而其心亦常恐懼而不敢忘

此平時存養之功也

雲峯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脩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道也者三字○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道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否朱子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淺說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是說如此則道不得離是言道本無須臾之離所以人不可須臾離之也○存疑章句事物當然之理解道字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原其本於性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其無須臾之可離也○可離非道要說得明白是道便不可離可離便不是道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最切蓋道所以不可離以道無時不在也外物所以可離以外物亦有不用時也○蒙引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戒慎恐懼也雲峯就

以不聞不睹爲須臾則泥矣○朱子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懲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說約大意謂睹聞之時戒謹自不待言至雖有不睹不聞之須臾耳目未交思慮未起而已早自戒懼是無時無處而不存養可見此理既則章何亦照未發不待存疑諸書之衆說也○因勉錄分言之則戒慎是敬恐懼是畏合言之總是一敬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夫道無不在君子固當密存養之功而更有切要之處在所當謹者如方寸之中極是幽隱一念之萌極是細微然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其或善或惡自已知之最爲是天下之至見莫過於隱而天下之至顯莫過於微矣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獨知之地尤不敢不致其謹以審其幾焉此發念時省察之功也

蒙引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其究一也○既謂之隱而又曰莫見既謂之微而又曰莫顯者此意全在獨知上見得○朱子曰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是言

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微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慎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戒懼是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或問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李厚菴曰上節該貫動靜下節亦通微顯微文承靜及微者以見其功之密且存察工夫此處尤親切得力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觀君子體道之功固知道不可離矣然道之所以不可離者正以斯道體用之全不外吾心之性情也蓋喜怒哀樂人所共有之情方其未發也此心不着一物雖有四者之理初無四者可言無偏無倚恰在中間斯謂之中及其已發也無太過無不及皆與當然之節度不相拂戾斯謂之和然中即天命之性道之體也渾然在中萬理咸具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蓋天下之大本也和即率性之道道之用也四達不悖而天下古今之遠莫不共由乎此蓋天下之達道也夫中和爲吾之性情而道之體用即在是使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動而不知所以察之則失其和而

達道不行矣此道之所
以不可須臾離之也
附錄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
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
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
困勉錄未感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
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也○北溪
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
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
之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
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存疑中節要看得細如
不當喜而喜此固不是言中節若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
寡之差亦是未中節處○蒙註和如五味之調和一般發不
中節不但怒與哀不是和喜與樂亦不是和只因有所乖戾
故也發皆中節不但喜與樂是和怒與哀亦是和只因無所
乖戾故也○朱子曰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
泛說道理地頭名色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工夫處
而惟聖人爲能盡之○蒙引天下之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二

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性故言則爲義理之名目此達道
字對大本言則爲和字之名狀○困勉錄兩天下字一是以
理言一是以人言○蒙註註由出字貼本字皆字貼大字由
字貼道字共字貼達字○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
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
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
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
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問
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義
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原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
嚴肅便有涵養工夫○說約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須上兩節
致字方須上兩節說也○仇滄柱曰此是推原不可離道之
故非謂道本
不離人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
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
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
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
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
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
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
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本義惟其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君子於是盡其戒
懼之功自睹聞以至不睹不聞之際無少偏倚是能推到中

極處而大本立矣尤盡其謹獨之功自隱微以至應物之處
無少差謬是能推到和之極處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即
天地之心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
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將見七政不忒四時不忒山川
岳瀆各得其常而天地莫不位焉少有所長老有所終動植
飛潛咸若其性而萬物莫不育焉至是則天命之性自我而
全率性之道自我而行而脩道之教
亦自我而立矣○體道之功可不勉哉
附錄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
○朱子曰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
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存疑自
戒懼而約之道約是檢束此心不令走逸也○至靜至字輕
觀下文應物字可見○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
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勉齋黃氏曰奈何無少偏
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蒙註萬
物兼人物說○天地本位只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只
不閉其化便是育了凡云天高地下本來成位故以位爲
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是育故以育爲遂其生最明○或問

天地位萬物育。曰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朱子】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雲峯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存疑】中和兼致方得位育。效驗章句是各原其所自來而分屬之。當合看。○蒙引。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史氏伯璿】曰。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爲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卽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卽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雙峯饒氏】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見天下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一敬也。○【雲峯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大義】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他。能體此中庸而已。靜而無所偏倚。動而無過不及。平常之理無少或虧。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而小人無他。不能體此中庸而已。靜而不勝偏倚。動而不勝過不及。平常之理全與相反焉。

【附說】眞註。不偏不倚者。中之體。無過不及者。中之用。而此理原是平常。故又說箇庸字。非中之外又有庸也。○【蒙引】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爲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小註】章句雖是君子爲能體之。是見成說。不是做工夫。○【困勉錄】小人反中庸。有似是而相反處。有不似而相反處。兼說方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大旨】中庸之理。人所同具。乃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者何。蓋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靜時存養。不失有君子之德矣。而其動也。又能隨時以處中。此其所以能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靜時不知存養。有小人之心矣。而其動

也。又肆欲妄行無所忌憚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閒而已矣

朱子曰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淺說君子時中俱帶用功說玩註內所以二字便見○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處中又曰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閒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說統章句隨時以處中是論工夫中隨時而在是論本體無時不中是論究竟○蒙引無忌憚者肆欲而妄行其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也肆欲妄行字貼說本文無忌憚字內○困勉錄小人不知有此一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肆欲妄行二句對而無時不中一句○新安陳氏曰章句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後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為重○說約此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今通作俱孔子之言○說約此節是上節註疏作推原說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其至矣乎章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天下之事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皆非盡善之道惟中庸則無過不及其盡善盡美而無以復加者乎然此理人所同有本無難事但自世教之衰人各拘於氣稟囿於習俗而所知所行太過不及鮮能此中庸者已久矣

摘訓此中庸比君子中庸不同少了不偏不倚一半○說統按其至矣乎是贊辭說者皆以無過不及講至字不知無過不及只形容得箇中庸若至字又推開說愚不肖者減不得一分賢知者增不得一分故曰至○蒙引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也○淺說能字兼知行說○說約章句但世教衰教字照首章脩道謂教教字○困勉錄本文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大經至聖能聰明睿知諸能字脈絡皆貫通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存疑上章言中庸之德民鮮能此承之言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智愚不肖之過不及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

不明也。

[蒙引]中庸何以鮮能也子曰中庸之道本是常行的今乃不行於天下也我知其不行之故矣蓋人須知得方可行得今則智者深求隱僻而知過乎中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安於昏昧而知不及乎中又以道爲不能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中庸之道本是常明的今乃不明於天下也我知其不明之故矣蓋人須行得方可知得今則賢者好爲詭異而行過乎中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安於卑近而行不及乎中又以道爲不能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湖解]雲峯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爲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卽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雙峯饒氏曰或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行不

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蒙引]夫人之知行雖有不合於道而是道則何常離於人哉特患人之習而不察耳今人莫不飲食也鮮有能知其飲食之味也不察其味之正故凡所飲食皆不暇擇而失其正不察夫道之中故凡所知行皆陷於一偏而失其中若加慎思明辨之功以致其察則知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極或俯而就或企而及決不敢苟一偏之質以戾天下之大道而道無不明不行者矣

[翼註]人字兼智愚賢不肖○[徐自溟曰]玩莫不字見道未嘗須臾離人○[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蒙引]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合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存疑]章句道不可離不能離也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少異○[困勉錄]章句道不可離貼人莫不飲食也人自不察貼鮮能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應上節

右第四章

道其不行矣夫章

[翼註]此章只承智愚不承賢不肖來要見慨歎意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蒙引]子嘗有言曰世人之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中庸之道其不行矣夫然要其所以不行者實由於不明也

[湖解][小註]其字夫字煞有感慨言道豈其不行其不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舜其大知也與章

[翼註][困勉錄]此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吳因之曰]首章以戒懼愼獨爲不離道之功此合下文以知仁勇爲入道之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

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本義]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夫子嘗有言曰人非明知無以見道然知有大小舜其大知也與何以見其知之大也蓋天下之理無窮而一人之見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則切切然好問於人而所問之言不但高深者必察也雖極淺近之邇言亦必以為至理所寓而好加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矣察之而其言之不當於理而惡

者則未嘗宣露恐沮其來告之意旨之當於理而善者則必嘉獎之以堅其樂告之心然言之善者固所稱許而其間或有說得太過說得不及未必合於中也於是就衆論不同之中持其兩端而權衡量度以求其至中者而仰用之於民夫人之論舜者必將謂其聰明睿知高天下而不可及也孰知不自用而取諸人者乃舜之所以為舜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附解]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邇言是淺括之詞非專察邇言也章句淺近之言非淺近人之言也伊禹皐陳談有深遠者亦有淺近者○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朱子曰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輕重大小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摺其中間以為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其至厚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且惡底已是隱而不宣了○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覺註]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說統]用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於民上不是用民之中○[黃氏洵饒]曰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其中於民是言執中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

[松陽講義]按或問以問察隱揚為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為非知之不及此是論其大綱如此其中又各自有過不及○[翼註]首句虛下正見其大知也○[困勉錄]唯大知而後能問察隱揚執擇唯問察隱揚執擇而知愈大二意兼說方是○[說統]末句總領通節來○[勉齋黃氏]曰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

右第六章

人皆曰予知章

[總論]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李毅侯曰此章意猶云道其不明矣夫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

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
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
爲知也

本義 子嘗有言曰今人與之論事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知禍機之所伏也顧乃驅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行險僥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爲知乎亦猶今人與之論理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擇中庸之所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已有是其知有未眞也又安得爲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附解 翼註兩予知不同上知字是能料事於未然下知字是能析義理於毫茫俱自負之辭○罟擭陷阱喩禍機所伏驅非人驅乃自驅也蔡氏林氏俱作爲利欲所驅看來除了利欲亦別無自驅犯患處○說約章句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翼註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勿說太深不能守是復失之於過不及也○困勉錄言不能守便該得不能行○雙峯饒氏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困勉錄此全重在不能守上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擧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回之爲人也章

總旨 困勉錄此承上章言道旣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並重在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一邊○此章與舜其大知章相對只重知行之分大全朱子以安勉分看雲峯以窮達分看俱是餘意非正講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
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
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本義 道旣不明必如回之能守然後道可明也子嘗有言曰中庸之理人不能擇卽擇亦不能守獨回之爲人也凡遇事之來必辨別衆理以求其所謂中庸者及隨所擇而得一中庸之善則身體力行拳拳然恭敬奉持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復失之矣回之爲人如此夫豈能擇而不能守者哉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附解 翼註爲人二字不虛要本生質之粹而又能察識○說統擇字須說得細蓋中庸雖渾然性體而其發於萬念萬事者莫非性體之散殊必須隨處體認愈析愈精方纔有得○翼註善卽中庸也得一善非止一善也得一善便守一善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之意○雙峯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蒙引擇乎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至矣○說約能守卽是行存疑謂行在擇之下得之上太鑿○汪武曹曰按或問以擇乎中庸爲非賢者之過服膺弗失爲非不肖之不及似亦當兼說○勉齋黃氏曰道之不明非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庸是知底意多○困勉錄諸家皆說舜爲知回爲仁故於上下相承處多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脈理自井然

右第八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總旨 說約此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

偏故賢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本義 道必如舜之知而後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可明則中庸之難能審矣子嘗有言曰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不論當理與不當理而但要處置得去則資質之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之所慾未易辭也然不論當辭不當辭而但以不貪爲高則資質之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之所畏未易蹈也然不論當死與不當死而但以輕生爲勇則資質之果敢者能蹈之至於中庸雖無甚高遠難行之事然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必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然後能之初非一偏之資所能勉力以爲此所以若易而實不可能也

附解 新安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蒙引章句云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知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就天

下事中舉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存疑章句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來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眞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是固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逸於此理之外而不自覺亦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人欲之私是就平日言能擇而守是就臨時言必平日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於中庸能擇而守之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章

總旨 或問此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强不能而所謂强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强也○雲峯胡氏曰南北以勝人爲强其强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强其强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

本義 子路蓋聞剛足以任道而未得其辨故問於夫子曰士何如爲强

附解 蒙引强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節節有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明於勝人而自勝人矣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抑語辭而汝也

本義 夫子知其發問之意在於行行之强而先詰之曰强之類不一汝所問者果習於南方之風氣而爲南方之强與果

習於北方之風氣而爲北方之强與抑本於義理而爲汝學者之當强與

附解 說統三與字亦不是聽其自擇分別南北正要他不爲氣習所移抑而强與句即是南北二句中轉語○新安陳氏曰汝之强謂學者之强也下文四强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本義 何謂南方之强如人有不及者我敎誨之即不率敎也只含容巽順去化導他人有以橫逆加我者我只直受之雖不當受亦不報復此南方之强也蓋南方風氣柔弱能以含忍之力勝人此猶近於忠厚故君子以之自處是不及乎中

非汝所當强者也。

〔附纂〕〔翼註〕敎字專作師敎弟子言。只如俗云勸化人耳。○〔存疑〕寬者不拒人而皆有以敎之也。柔是其所敎者隨物性之不齊而不强其從也。含忍極是難事。昔觀世人或遇拂己事便忿然不自勝。雖欲隱忍而不能。自人觀之雖若剛毅之甚而實力量不足。故能含忍人之不能忍者乃天下之大力量也。〔困勉錄〕此是二項不當串。〔雲峯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翼註〕居之是以其强自處非居其地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强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敎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

〔木說〕何謂北方之强。戈兵甲冑凶器也。彼則恬然安處。雖以此戰鬪而死亦無厭悔。此北方之强也。蓋北方風氣剛勁能以果敢之力勝人。然純任血氣强者以之自處。是過乎中非汝所當强者也。

〔附纂〕〔松陽講義〕衽是借用字有習而安之意。人以爲危者彼以爲安也。衽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情之樂禍。死而不厭亦非必定死。言其雖至死而不悔也。〔說統〕二句串看。○〔雲峯胡氏曰〕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雙峯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木說〕故成德之君子自有義理之强焉。如處人貴和然和者易至於流。君子藹然可親而其中自有主張決不肯隨波逐流盡去圭角。其不流也。是擇乎處人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處己貴於中立。然中立易至於倚。君子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決不致歆邪傾側靠著一邊。其不倚也。是擇乎處己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人當未達時亦能自守。及其既達未免喪其守矣。君子當國有道必以行道爲心不肯便生驕溢變未達時之志行其不變塞也。是擇乎處達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人處順境時亦能自守。及至困阨便至變其節矣。君子當國無道只以義命爲主即到十分難堪亦不肯改平生之節。操其至死不變也。是擇乎處窮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君子之强如此。非汝之所當强者哉。此子思引孔子之言以見必有此强然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附纂〕〔存疑〕和是與人無所乖忤。不立異以爲高不矯情以絕物。然其中自有分曉自有界限自有把持如此方是不流。○〔或問〕中立固無所倚也。然凡物之情唯强者爲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倚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强也。○〔蒙引〕中立而不倚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爲强也。如舉世皆由而我獨處是中立無倚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衆而出者。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倚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强處全在四箇不字上。○〔存疑〕四箇不字皆兼擇守意。此成德後擇守看。章句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

私不能擇而守可見○(翼註)未達之所守生平之所守只是
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仕回觀潛修則爲未達之所守國
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生平○此節分人已窮達四件看○
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朱子曰)此
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
守無俟乎强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
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困勉錄)朱子此條假與章句不同
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强亦必有如是之强而後可謂眞
能擇眞能守朱子
之說固未嘗矛盾

右第十章

素隱行怪章

(總旨)淺說上數章分言智仁勇以
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
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
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
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本義)子思引孔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於日用所當知之理以
爲尋常不足知而深求隱僻之理欲知人之所不能知於日
用所當行之理以爲尋常不足行而過爲詭異之行欲行人
之所不能行人情厭常喜新故此亦足以欺世盜名後世或
有稱述之者此知行皆過乎中不當
强而强者也吾於此固弗爲之矣

(附錄)蒙引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
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
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
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松
陽講義)言後世有述則當世可知時
解謂後世聖遠言湮故易惑此近鑿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
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本義)亦有君子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却不能實用其力
至於半塗便廢棄而不進焉此知行不及乎中當强而不强
者也吾於此
蓋弗能已矣

(附錄)雲峯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
是說成德○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
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
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

自住不得耳○(史氏伯璠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强特成
就結裹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
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
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
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
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爲徒知不假言矣則
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
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翼註)吾弗能已
矣既不可作勉焉而不敢廢又不可自認至誠無息只就道
上發不能已便是顏子欲罷不能正與此通○(困勉錄)卽學
不厭
意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

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本義 夫太過不及皆非君子之道至若成德之君子則所知所行一依乎中庸之理而不爲索隱行怪卽至遯逸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以依乎中庸者自如終無所悔必不能半塗而廢焉此乃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唯德造其極之聖人然後能之耳夫聖則吾不能然不敢不以之自勉矣噫夫子於隱怪弗爲於半塗弗已則其所能者正在乎此雖不以聖自居而亦豈能辭之哉

附解 存疑依乎中庸與遯道而行之遯字不同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遯猶著力也○管東溟曰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翼註遯世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太分別不悔要說得細不但不改操亦不動念又要說得自然不是有心把捉○顧涇陽曰不悔與人不知而不慍有辨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己不慍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蒙引不見知而不悔者正爲此箇道理出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解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困勉錄依與不悔雖是二件然到了依地位自然不悔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也大全胡氏云依依非難不悔爲難蒙引淺說俱云依只是仁知不悔方是仁知之至俱不是註知之盡數句總承上來不專頂不悔說○雲峯胡氏曰前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雲峯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行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卽以費隱繼之此二節相承之次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總說 統論章以費隱二字爲主然隱不在費之外首節概言道費而隱是總冒次節是形容其費三節是指點其費末節收拾前兩節意而結言其費總是言費而隱在其中以見道不可離正欲使人不離道也○松陽講義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耳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本義 子思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曰道原於天而體備於君子故道爲君子之道是道也其當然之發用無物不有無適不在蓋極其費而就其中所以然之體則無形迹可見無聲臭可聞又極其隱焉

附解 摘訓這道該夫婦聖人天地萬物在內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曰君子之道○困勉錄章句只就道言不就君子身上言○問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朱子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存疑章句用謂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本體也體卽道也對發用言則爲體觀或問云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可見○蒙引謂之隱者所以費費之

妙也○固饒氏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爲費認理爲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

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本義何以見之彼夫婦中之愚者於道宜若無所知也然日用常行之理可以與知焉及其全體之至也則雖生知之聖人或時與地隔耳目有窮亦有所不盡知焉夫婦中之不肖者於道宜若無所能也然日用常行之事可以能行焉及其全體之至也則雖安行之聖人或數與勢違心力不逮亦有所不盡能焉不但聖人卽以天地之化育如此其大也然而覆載生成之有偏寒暑災祥之失正人猶有不滿其願而憾之者夫道無可憾而天地有可憾是天地亦未能盡道如此故於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天下無有能出其外而載之者語其小則無物不體而其小無內天下無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

翼註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蒙引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翼註憾是不滿足意不專是怨望如天覆生養不能成藏地職成藏不能生覆是以天地之常言也如當寒而暑當暑而寒善人遇災凶人遇祥是以天地之變言也○不可說壞天地聖人只見道廣耳○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於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爲

隱○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本義不觀之詩乎旱麓之篇有云鳶率其性而飛至天魚率其性而躍于淵詩之所言如此正以言道之無所不在也鳶飛戾天見化育之流行於上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魚躍于淵見化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道無不在正所謂大莫載小莫破也不亦費而隱乎

[illegible]新安陳氏曰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蒙引鳶魚之飛躍氣也而其所以飛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故理氣自相依而不離○楊子常曰言其上下察其字實作道字說○存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爲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朱子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天地全體活只見不滯於一隅○存疑潑潑地是其活也○或問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亙古亙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

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illegible]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間也

[illegible]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衆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纂]合註端對至字造對察字○[困勉錄]此察字即上下察之察但彼合大小言此專就大處言微不同○[新安陳氏曰]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一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蒙引]若鳶魚一節則必不專屬於道大亦不必專屬於近小總申上

意也○[纂合註]末節註云結上文新說有欲作君子體道之功說者大差○[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智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邇道不遠以極於遠者○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道不遠人章

[illegible]雲峯胡氏曰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二節言己之

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如此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本義]子思引夫子之言曰道者命於天率於性昭著於人倫日用之間固衆人所能知能行而未嘗遠於人也但人之從事於道者或厭其卑近而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其所知所行皆失於過當而不繇夫自然如之何而可以爲道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爲道也

【語類】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雙峯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人字是指爲道之人○陳氏曰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存疑爲上文說得渾了故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

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大全】以治人言之詩云伐柯伐柯即其所執之柯便是所伐之則蓋不遠也然即詩言觀之執此柯以伐彼柯其則雖不遠而未免有彼此之別自伐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夫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君子有見於此故其治人也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其所能知者而責之知以其所能行者而責之行苟於性分無虧則爲人之道盡矣於是即止不治豈於其所能之外而責之以所不能者哉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也

【備旨】朱子曰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君子治之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史氏伯璿曰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畧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聖亦不遠人之道彌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所未盡○翼註治人就教人說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不是姑息是道本不容有加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

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大全】又自愛人言之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爲私意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强而未能與道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只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也

【備旨】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道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敎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朱子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夫子取出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大全又自責己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丘則未能一焉如我所責乎子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我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反求乎我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求乎朋友之施於己者如此反求乎我之所以先施於彼者未能如此也然我之所以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君子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有餘不敢盡則是謹之至而言焉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是行之力而行顧言夫能言而行不迷者僞焉而已言行相顧則道有諸身而所立者皆實也且言論之責於人者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君子胡不慥慥爾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爲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

附解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困勉錄子臣弟友主夫子自己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泛說蓋夫子雖未嘗爲君而有臣然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凡卑之於尊俠隸之於主皆有臣義○蒙引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翼註謹者擇其可子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者蓋道雖可言但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可也其實不是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謹字○達說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不足有餘不可作實看只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有不足愈謹則愈見有餘惟自以爲不足自以爲有餘故益勉益不敢盡此三句是自責自脩愈進愈無窮意○翼註足字要說得細其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言顧行行顧言二顧字以用工言不以成功言是照顧之意○達說言顧行行顧言則是議論皆已化爲躬行有躬行而無議論是純然天下之篤實也故曰慥慥○蒙引舊說以庸德之行以下爲孔子自責自脩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順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而自脩之意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史氏伯璿曰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四書尊聞錄 中庸上 懷新堂

總旨 翼註此章首節爲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章重位字亦重身字蓋身之所居爲位反是爲外位不能無得失二境但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耳自得的自字正己的己字俱是此箇身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本義 子思謂凡人所處之位不同莫不各有當行之道君子但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循其道以行未嘗於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本分之內其道正不易盡自不暇及乎其外也

附解 蒙引素其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以心言○翼註行字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願字不但嘗求少有動念卽是○小註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本義 素位而行何以見之如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之位則行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之位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道無往而不在心無往而不樂蓋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附解 蒙引人之處世非富貴則貧賤故對舉言之至於言患難則在平時可知言夷狄則在中國可知是又舉此以見彼也故末更云無入字該之○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附勉錄四行字是盡其居位之道意○雙峯饒氏曰入字闕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小註自得二字從憂勤盡道來道盡而心無歉非逍遙出世之比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翼註 不願乎外何以見之如在上位則不作威以陵乎下在下位則不越分以援乎上大陵下不從則怨其下援上不得則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己而不陵不援不求於人如此則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於天亦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於天雖下而不合於人亦只安於所遇而無所尤於人所謂不願外者如此

附解 翼註陵是作威意援是附勢意下文總謂之求人者蓋陵求其順民援求其庇民○說統正己云者只是完己之分內也○蒙合註正己句是總括上文不陵不援意乃過遞之法耳○臨川袁氏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八字又以中無怨二字之意○陳氏曰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本義 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所爲順理安居平易之途而窮通得喪一聽之天命無有計較之心豈若小人騁其私智常行於險地而妄思分外以求理之不當得者哉

附解 翼註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存疑俟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蒙合註重君子一邊下句輕不可平對○達說此節總上二節而中言之末是結上文射有似乎君子方是結上文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本義】嘗徵之孔子之言曰射雖曲藝然有似乎君子之道何以見之蓋射者失諸正鵠而不中則反求諸身以為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不怨勝己者夫射者之立心如此其即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心乎所以有似乎君子也觀於此言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何以異是

【附錄】小註須說得射似君子不可說君子似射蓋中庸引語以君子為主若夫子初語則以射為主也○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翼註孔子曰中須泛說子思曰氣方可我到素位不願章旨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章

【[illegible]】困勉錄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峯饒氏謂其進遲放開者謬○玩後章總註云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邇俱當在費上說○此因上章說箇位字而位之內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高遠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本義】子思謂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蓋性至命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基於洒掃應對之末君子之道如此辟如行遠必自邇者始焉辟如登高必自卑者始焉

【[illegible]】存疑君子之道進為之道也故就示之曰辟如行遠云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二句方作進為之序○理無遠邇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說統兩喻一是橫說一是竪說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本義】且衆一事言之棠棣之詩有云人能於妻子情好和合如鼓瑟琴無不調和於兄弟既翕然友愛極其和樂又且久而不變既翕則能宜爾之室家矣好合則能樂爾之妻帑矣詩之所言如此

【[illegible]】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帑貼妻子二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本義】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惟妻子不和兄弟不宜多貽父母之憂今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一家之中懽忻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安樂而無憂矣乎夫父母是在上者妻子兄弟是在下者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然則學者之於道可不循序而漸進哉

【[illegible]】黄氏洵饒曰妻子兄弟譬卑近父母譬高遠○翼註章句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謂之意者言非盡其實也

右第十五章

鬼神之爲德章

【說旨】存疑通章是說鬼神之盛而終歸於誠也○困勉錄此章重在誠字自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切近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騖於廣大也此章又因上言費隱而指其眞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偏於虛僞也故此章誠字乃一篇之歸宿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本說】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天地間總是陰陽之氣其氣之靈處謂之鬼神夫鬼神之爲德也至無而含實有至虛而統至實其流行之盛矣乎

【翼註】朱子曰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蒙引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困勉錄造化之迹迹字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雙峯謂造化之迹指屈伸者言此說看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蒙引鬼神三段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兼二氣一氣上○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蟲草木之屬要皆是鬼神之傳舍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斯言要是借此示人以默會鬼神之所在爾若謂此即是鬼神則爲視而可見聽而可聞矣要之日月風雲之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蛟峯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鬼神生長斂藏是就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使是鬼神之功效○蒙引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本說】何以見其德之盛也凡有形者皆可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凡有聲者皆可聞鬼神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鬼神無形聲而實遍體乎形聲之中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神之至而伸也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鬼之反而歸也蓋體物而物不可遺焉則其德之盛爲何如哉

【翼註】朱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蒙引視不見聽不聞即所只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質方看得出○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蒙註體字註解爲物之體故精不是鬼神在物外而主張乎物鬼神即在物中做物的骨子一般直至此物終盡時無一刻離得鬼神○說統終始字非當生死字看凡物呼吸噓息瞬明變化晝夜代謝生死皆是○程子曰屈伸往來只是

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
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
既反之氣以爲造化○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如
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
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
又復來生
這枝上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
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
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小註】何以見其體物不可遺也且以顯而易見者言之鬼神
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於以承
奉乎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鬼神之精靈洋洋乎流動充滿如
在吾之上如在吾之左右焉此可見其無往不在有觸斯應
而體物不遺
之一驗矣

【附纂】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
蒙引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陳氏曰承祭祀如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
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
滿如神在焉○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格
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
○許白雲曰言在上又在左右拍塞都是鬼神不是或在上
或在左右恍惚無定之說○蒙註不可云惟誠敬如此故洋
洋如在其上如此說是重人敬鬼神了此不重人敬鬼神只
重鬼神自發見昭著○使天下之人三句是鬼神能使人畏

敬奉承也洋洋乎三句是鬼神發見昭著也此即體物之一
驗不是正見其體物○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
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
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
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
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存疑下神之格思亦是此類
之鬼神但不
就祭祀言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
語辭

【小註】抑之詩有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屋漏之地雖極其
誠敬尚恐有愧況可厭射而不敬乎觀於詩而益信鬼神之
無物不
體也

【附纂】蒙合註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祀爲驗
一以詩詞爲證格思是體物也若可度思便有所遺矣格思
而不可度正見體物不
遺處矧可射思句不重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
揜如此

【小註】夫鬼神不見不聞甚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
不可揜何哉蓋天下之涉於虛僞而無實者到底只是虛無
何以能顯惟鬼神則實有是理其合也實理之通其散也實
理之復此所以終始萬物在在著見而不可揜也如此夫由
子言觀之益見道之兼費
隱包大小而不可離矣

【附纂】蒙合註微字只承不見不聞帶說重在顯字下文所謂
不可揜即顯也如此夫就指不可掩說○朱子曰誠是實然

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便無鬼神無其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爲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後言誠本也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衆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兼承庵曰誠與鬼神非有二也猶鬼神之體物非有二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困勉錄此節是推原其所以盛不是贊詞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舜其大孝也與章

附錄 困勉錄此章是從庸行之常看道之費處章末須歸到孝上○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本義 子思引孔子之言以見凡事親者皆當盡孝然孝有大小若舜其可謂之大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蓋爲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是其所以顯其親者至矣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是其所以尊其親者至矣非富不足以養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是其所以養其親者至矣又且上而宗廟享其祀而爲親報本於前下而子孫保其業而爲親垂裕於後德福兼隆如此此舜之孝所以爲大也

附錄 翼註大孝者非常之業夫子稱舜不是欲人人如舜只是贊其爲天下古今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完得庸德分量○

蒙引宗廟饗之謂宗廟饗舜之祭鄭氏謂舜饗子孫之祭未然也○舜之子孫章句不舉商均而乃及虞思陳胡公之屬者指其雲仍之遠者言以見其遺澤之無窮○翼註此保之只是保諸侯之國與武王不同○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蒙引虞思者虞君名思也有夏所封陳胡公周武王所封其父在周爲陶正武王以元女妻胡公改封於陳故曰陳胡公胡公諡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本義 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故舜有是聖人之大德必然貴爲天子而得其位必然富有四海而得其祿必然人人稱頌而得其名必然多歷年所而得其壽舜雖無心求福而福自應之如此

附錄 困勉錄大德即聖人之德位即天子之位祿即富有四海之祿名壽雖上文所無然上文亦含得饗保雖此節所無然此節亦含得○翼註名壽俱就天子身上說若不切聖人天子便非是○劉上玉曰首節德福平說次節以德得福側說

附考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本義 凡此皆天意所在而要非天有私於舜也獨不觀諸天之生物乎天之生物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如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者便從而培養之根本搖動傾仆而無生意者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豈天有意於其間哉皆物之自取耳

附錄 說栽物字兼動植說註中氣至氣反兩氣字指氣化非指雨露須知氣即在物身上○蒙引必因其材而篤焉言因

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介好字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朱子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翼註此與下節一喩一證俱輕看不可扺正意正意至末節方見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本義 又不觀諸詩乎假樂之篇有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美德旣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在位之人只此能受天之祿而保其躬佑其行命爲天子且又自天申之保佑命之不已使長享福祿於無窮也

附解 翼註憲憲二句正是可嘉可樂處民在野者人在朝者○困勉錄受祿三句當作三層看是已然方然未然之分○保佑命之是可大自天申之是可久○雙峯饒氏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臨川袁氏曰引此詩以証大德之所得以著因其材而篤之意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本義 以此觀之則舜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栽者也正所謂君子之嘉樂者也其受天之眷命而爲天子固理之必然者矣夫舜以聖人之德而致尊富饗保以成大孝非古今所不可及者與觀於子言而孝可格天道之費何大也道其可離哉

附解 翼註受命卽所爲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合註註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當三節平看總是言文武周公之事皆道之所在所以明道之費也新說單重文王謂下俱子述之事而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此非本旨不可從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本義 子思引夫子之言曰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所不足於心若遇天倫之盛而可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蓋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於前子焉丕承厥志而述之於後前後皆得其人作述皆有所賴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

附解 翼註無憂以遇言不以心言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未可犯下作述○蔡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爲無憂○翼註作述只開開就經圖事業說不

可專在王業上講似周家累世圖天下了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大全】以武王之事言之大王雖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我周世業也惟武王克纘之夫其纘緒也本不期於有天下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伐於是一著戎衣而遂有天下夫以下伐上其事不順宜乎失其名也然天下皆謂其爲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故身不失天下之顯名由是變侯爲王而尊爲天子化國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而七廟巍然子孫保之而卜年方永此武王之所以光大其業也

【說統】纘緒只是纘其積功累仁之緒不得以有天下爲纘緒之實○【翼註】有天下只是克商勿將下尊富二句一字見不勞再舉○不失字要看蓋武王原有顯名不失是照舊意○【達說】尊爲天子四句須看得與大舜有別大舜節備言諸福畢集此則言武之大有作爲意各有所主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大全】以周公之事言之武王不得已而受命年已老矣一應禮制所以述文王者有不及爲是文德未成即武德未成也周公於是相成王而一一成就之近尊古公爲大王尊季歷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而文武之心慰矣遠自組紺以上以至后稷皆以天子之禮祀之九獻以爲節八佾以爲舞不王其封而王其饗而大王王季之心亦慰矣然不惟自盡其孝而已又以天下之人名分雖殊而孝親報本之心則一於是以所制之祀禮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隨分自盡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固以大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從其爵始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伸生者之情也又制爲喪禮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諸侯便不行親不敵貴也若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蓋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子於父母無貴賤都是一般貴不敵親也孝心徹禮制通行此周公之所以成其先德也合而觀之皆道之大而費也道其不可離矣

【附錄】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末爲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爲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存疑】成武王之德易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繼志述事來看○【翼註】曰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且上祀則追王不及矣○【朱子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蒙引】斯禮即是上祀先公之禮主祭禮言下文父爲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祿也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蓋葬

用死者之爵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是如此故父爲大夫以下不可以葬禮並言○[翼]田呂氏曰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朱子曰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蒙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下而達於上也○[存疑]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評合而言之總是推已及人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也○[翼註]成文武之德一句是此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孝先之德也斯禮至末成其孝治之德也

右第十八章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困勉錄]達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言所制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道中事可見道無限量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大全]子思引孔子之言曰事皆等於衆人不足以合衆人之仰望功不被乎當世不足以合當世之人心而欲稱衆之通乎天下也難矣若武王周公之孝其天下稱之無有異詞者乎

[附錄]朱氏公遷曰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下稱之無異詞謂之達孝○[翼合註]達孝據註云通謂之孝且引達尊爲證甚明白時說達孝作達之天下說又作達權說俱未得旨○[存疑]上章言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及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大全]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蓋前人有志未遂而成就之爲繼不必前人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爲述不必前人有此事而吾之所爲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爲善述人之事此武王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得爲達孝也

[困勉錄]西山眞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翼合註]志事只是一件自心所欲爲曰志自爲所當爲曰事○[存疑]此以理言只宜懸空說舉此以斷武王周公之達孝爾下文孝之至也正與此相應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羞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本義】其繼志述事謂何。則莫大乎祭祀之制也。每當春秋時於祖廟之門堂寢室則灑掃整飭之以致嚴潔而不敢慢也於先祖所藏之重器則隨所有而陳之以示能守而不敢失也先祖之遺衣服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隨所宜而薦之使神有所饗而將吾事生之敬也蓋事神之誠如此

【附解】沒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此脩其祖廟也○困勉錄註適士有米只是諸侯之上士若天子之上士則受地視子男而廟亦當例此矣○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蒙引註謂之若周者蓋春秋脩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及序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下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說約此節照後敬其所尊一句下節照後愛其所親一句○困勉錄春秋以下祢

不是以之槩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即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爲通乎上以愛其所親爲通乎下非是又或以上節爲禮備下節爲義周或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祫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禮下節是待下之周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

【附考】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註士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註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爲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及文武之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衣服受尸鄭註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也○膳夫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

羶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本義】當祭於宗廟之日。同姓畢集其班次之禮。乃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使先後不至於混亂也異姓助祭者外有公侯伯子男內有卿大夫士序之以爵乃所以辨其孰爲貴孰爲賤使尊卑不至於紊越也祭必有事如爲宗而詔相爲祝而視報與夫贊祼獻執籩豆之類皆事也必於同姓異姓之中而序次其執事者乃所以辨其成儀之美駿奔之能使不掩其賢也逆祭將畢飲福酒同姓兄弟與異姓之賓互相勸酬其在下之子弟各爲在上者舉觶正所以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祭已畢異姓之賓皆退獨燕同姓於私寢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於坐次乃所以序其年齒而加敬也夫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逮賤者幼幼也序齒者老老也其待下之周又如此

【附錄】存疑宗廟之禮當貼宗廟序立之禮○蒙引宗廟之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陳介眉曰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衆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

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新安陳氏】曰。昭在左。左爲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爲陰。穆者陰幽之義。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蒙引】註子孫亦以爲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派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趙氏悳】曰。此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或問】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借諸侯之廟以明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於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

祖之西牖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昭之東也與。○【蒙引】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兼同姓。則盡已在昭穆列。不得復分身在爵列矣。○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廬山楊氏】曰。禮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蒙引】宗是掌宗廟之人。如宗伯宗人是也。祝是掌告神之詞者。如周禮大祝小祝。稽今之讚祝者是也。有司是宗廟中有所司者。如今之司帛司爵之類是也。○【困勉錄】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觀諸侯試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使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蒙】合註旅酬不重衆相酬。只重各舉觶於其長。○【蒙引】兩賤字不同。上賤字是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許氏】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以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酢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以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筭爵。所以逮賤者如此。○【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蒙引】燕毛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之早暮。從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舉其易見耳。○【困勉錄】序齒是從昭

移中序齒非泛序齒○說約凡同姓者俱子孫異姓者俱臣庶○困勉錄春秋二節俱兼時祭祫祭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本義武周制祭祀之禮如此不可以見其繼述之善乎先王對越神明有位焉今所踐者即先王之位先王禘獻登降有禮焉今所行者即先王之禮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即先王之樂先王所尊者祖考也今春秋備舉而致其誠格是敬先王之所尊矣先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今宗廟周列而各展楸心是愛先王之所親矣可見武周事先王雖死而事之如生雖亡而事之如存其善繼善述而爲孝之極至也非達孝而何

附錄說統位是對越神明之位兼主祭助祭禮如九祼九獻樂如九變八佾俱著天子說○存疑踐位行禮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奏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以使踐行奏者周公也而皆出於先王此見周公繼述之孝也故章句曰皆繼志述事之意○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周有是意矣但未受命而沬及爲文王雖未必有是意然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如也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倘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說約章句其指先王亦只指文王耳太王王季在所尊內○達說此節不用著力生意只蒙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中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蒙引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但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或行於圜丘或行於方澤蓋所以事上帝與后土答其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或五年一禘而合享或三月一嘗而分薦蓋所以祀其先盡吾追遠之誠也夫斯禮也與斯義也惟聖人制之亦惟聖人明之苟能因文以達其情默契其精微之蘊吾見明於享帝之仁者必能仁育萬民明於享親之孝者必能孝治天下治國不如示諸掌乎夫武周之制禮不惟善體乎先王而又可通於治道此所謂達孝也可以見道之費矣

附錄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謂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爲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謂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秋冬同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困勉錄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夫上帝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

祀其先宗廟之三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纂引
明乎郊社之禮三句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言有知行意○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
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人道
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人子之道而與親同心也仁
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說
統明乎三句亦不重人能明之上只見得武周禮義之弘遠
也○李厚庵曰天地祖宗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是
自吾身推而廣的上頭高一層則下面闊一層的如只推到父
母處則旁闊只是兄弟父母生兄弟者也推到祖宗處則旁
闊便有許多族姓祖宗生族姓者也如推到天地處則旁闊
便包得民物皆在其中天地生民物者也人不孝於父母祖
宗者安能愛兄弟族姓不孝於天地者父安能仁民愛物乎
若真能事天地祖宗父母則必能以天地祖宗父母之心爲
心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也○纂引此一條悉衆其禮制而
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
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

右第十九章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二一終

周九廟圖

武世室　昭昭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穆穆

俱南鄉

此劉歆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也　纂引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不可祧故別立世室而皆百世不遷與太祖同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自是以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

周大禘圖

始祖后稷　南鄉

嚳　東鄉

此趙伯循所謂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共王時大祫圖

穆王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隃　皇僕　公劉　不窋

稷　東鄉

昭王　成王　文王　太王　亞圉　公非　差弗　慶節

此朱子所謂已毀未毀之主畢陳而無所易也

周共王時時祫圖

穆王　康王　武王

稷　東鄉

昭王　成王　文王

此朱子所謂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遊進而居王季之處也

哀公問政章

【總旨】存疑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為一節是說脩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脩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脩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脩道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末始盡其詳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節旨】此引夫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昔魯哀公問政於夫子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本義】夫子對曰政莫備於文武文武之政布列在方策之中班班可考只是其君臣已往矣若使當今之時上有如文武之君下有如周召之臣則其政皆可舉行而文武之治亦可復見於今也若無此君臣則其政便都滅息載在方策者不過陳迹而已徒法豈能以自行哉

【附錄】小註舉文武之政重大備意不重法祖意○黃氏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政舉○翼註人亡政息輕反言以決之耳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本義】人存何以政舉蓋以人之為道主於有為最能敏政君臣一德則百度振飭矣如地之為道主於發生最能敏樹土脈滋潤即百昌培植矣然敏政猶如敏樹非泛猶夫樹也夫政也者蒲蘆也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遇其人自不假頃而奏治平耳

【附錄】翼註人道道字輕虛人字亦兼君臣○小註王政不是遽求速效特君臣早作夜思奮然舉行便一時綱立日張豈不是敏政○翼註舊說云上二句言人易敏夫政下二句言政易敏於人上重人下重政此說甚不得旨蓋此不過就敏政之驗更進一步耳與上非兩意也且此政字同是文武之政然敏政政字亦即文武之政豈至此而始推重文武謂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乎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本義】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蓋賢臣為輔而後綱紀共理也然人不自至其取人則以君身為標準既立則取舍自明而後賢才樂附也是身為取人立政之本所係誠重矣然身何由端其脩身則以道蓋道所以範圍乎此身者

惟此身納諸日用彝倫之中。而後各當於則也。然道又豈虛具飾貌爲哉。其脩道則又以仁。蓋仁所以貫徹乎此道者。惟日用彝倫間皆惻怛慈愛之真心周流無間。而後道無不盡。卽身無不全也。

【附解】【存疑】政則政舉之政。曰人曰身。只在一人字內。○【三山陳氏曰】爲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爲取人之則。○【張合註】脩者要無過不及。悉協於中也。○脩身二句是一段綱領。下文五達道三達德乃條目也。○【史氏伯璿曰】章句旣以道爲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不過欲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卽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存疑】脩道以仁。道仁就愛之理說。是箇惻怛慈愛意思。五倫間若無此相親相愛的意思。豈成箇道理。故脩道全在仁上。○【蒙引】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翼註】此節惟首一句是要有文武之臣。下三句皆是要文武之君。不可四平看。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本旨】脩道固以仁。而仁者何謂也。卽具此生理而有惻怛慈愛之人也。然仁雖無所不愛。而惟親愛己之親族。乃能推以及人而愛無不周。則親親爲大。有仁必有義。義又何謂也。卽分別事理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然義雖無所不宜。而惟尊敬有道德之賢人。乃能講明此理而施無不當。則尊賢爲大。至於親親中有父子宗族之隆殺。賢賢中有當事當友之等殺。此又禮之所以生乎其間。而非私意之爲也。

【附解】【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存疑】纔成箇人。便有這仁。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裏皆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知人非血肉之軀也。卽我之

仁也。以仁訓人。不亦切乎。○【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仁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爲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親親爲大。此親親所謂親。皆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親親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存疑】從來說親親爲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說。殊未是。原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脩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爲大。言所急尤在於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微此意。今以親親爲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脩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固家事。乃在脩身之後。此處方說脩身。而遽及此。何也。○【蒙引】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存疑】尊賢爲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曰尊賢爲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降殺等差。道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說統】此節緊承上節仁字而釋其義。只重一箇仁字。由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由仁而行之有節文便是禮。總是完得箇脩道以仁的事。○【蒙引】仁義禮意却不重。重在智仁勇上。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曰義曰禮。却都歸上在智。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本義】合而觀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不脩身以端其極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故思脩身不可不事親以敦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之賢以得其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秩天敘之理也故思知人以為事親之助不可不知天以無泯於所施由知天以知人由知人以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脩身之事全矣

【附解】蒙引事親是就親親中衆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朱子曰思事親不可不知人只如知人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為親之累○蒙引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乘五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聯絡其意○朱子曰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眞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眞知故也○【賽合註】知天內不可把等殺平看蓋不知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得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得親親之殺而親之乎須如此講方是○朱子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道裏便都定道事也定那事也定○【賽合註】上二節特論理此承上二節方著君子身上而責成之重脩身上事親即上親親之仁知人即上尊賢之義知天即上禮所生之天理皆脩身之先務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本義】試衆脩身之事詳言之脩身固在以道然其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蓋有五焉脩道固在以仁及知天然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焉五者何曰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所以脩身者也三者何心之明為知心之公為仁心之強毅為勇此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脩道者也然要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則一而已蓋一則智是實智而道自此知仁是實仁而道自此體勇是實勇而道自此強不徒五與三之名已也德以誠而立道以德而行則脩身之事至矣無復有餘蘊矣

【附解】蒙引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人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為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曰朋友之交云○【翼註】五者俱是就道說說得見成不可誤作以人體道意○【達說】講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根著身字說來人有此身定須有這五樣若無這五樣豈復成箇身子豈不達之天下達

之萬世故曰達道○[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
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存疑]或問脩道以仁之
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
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
於躬行言則曰無私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
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知所以知仁所以體勇所以强此
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是正說○[蒙引]知仁勇是性分上帶
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
字而言下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
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
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二之名蓋
以不二爲誠又是一意○[存疑]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
實後方去行道○[蒙合註]所以行即上文所以行但是行道
上言所以行達道者在三德下言三德所以行達道者在一
誠○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脩身以道
未見其爲何道也上推脩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爲知仁
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脩身者其道有五所
以脩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而未盡之意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
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
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
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
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
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
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
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

不明不行也

[本義]然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蓋人性雖無不善而
氣稟則有不同自其知道者言之有氣稟清明生而知此道
者有得清之多而不能無蔽必待學而後知此道者又有昏
蔽不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困心衡慮而後知此道者其
知雖有蚤莫之別然及其知之則亦各明其善而已一也自
其行道者言之有賦質純粹安而行此道者有得粹之多而
不能無雜知其爲利而必行此道者有駁雜不粹不獲所安
未知其利必勉力矯强而後行此道者其行雖有難易之殊
然及其成功則亦各復其初而已一
也達德之所以行夫達道者如此
[附說][說統]困知非困而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照學
利勉强俱在工夫上說人之精神不寨則不通耳○[蒙引]或
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
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
是從上面評斷之詞耳○問達德旣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
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曰

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智則雖困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
知之一處但未免暫爲氣稟所蔽耳○[存疑]知之成功一看
來只是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到知之成功地位都只一
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
下也所以謂之一不可云學知困知者與生知一般利行勉
行者與安行一般○[達說]章句以其分而言一段是本文正
意以其等一段及下節章句三知爲智云云是朱子中尚看
得有此意義因爲後學併道之耳○[蒙合註]此段雖並舉三
項却重困勉上見氣質不足以限正夫子引
哀公之意○[存疑]此詳達德行達道之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
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
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

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本義 然或未及乎達德則當求以入德彼其智則能知矣吾未能知而好學以求知則聞見日廣明悟日開雖未全然是智而亦近乎智仁則能行矣吾未能行而致力以行之則已私漸去天理漸復雖未全然是仁而亦近乎仁勇則知行各詣其極而無不能之可恥矣吾未能勇而知恥其不能知不能行而必欲知之行之則奮志日生懦衷日振雖未全然是勇而亦近乎勇此三者入德之事也

附解 蒙引此學字專指知○存疑破愚亦未是智方是近乎智智是成德事豈破愚可言○無私仁也能忘私則近之矣然非力行不可力行忘私工夫也○蒙合註心中真知得羞愧自不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蒙引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已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小註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史氏曰知之成功而一是就已至處言故可爲勇三近是就方求處言故但爲勇之次也○翼註此入德之事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又在困勉下一等也一說兼學利困勉下手用功處亦未爲不通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本義 君子誠知好學近乎智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智以智而知道而脩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之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知恥以近勇以勇而强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既知所以脩身則人已一理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是人而已自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人存政舉不於是哉

附解 存疑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知是真箇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以脩身○閩石賓曰治天下國家特在知所以治人句內推廣言之○說統五所以字俱有工夫在○小註此一節是承上起下法首二句是結上文脩身之意應人存句下四句是起下文九經之意應政舉句○翼註故爲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一段文分兩段在不可以不知天斷蓋兩段總是所以脩身但前一段欲君知脩身之要務也知天知人事親是要務後一段欲君知脩身之全功也入德成德行道是全功前一段自政說起下面皆是說脩身後一段說到政止上面皆是詳脩身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本義 夫治天下國家固本於達德達道以脩其身矣而其所以治天下國家其道果何如耶蓋凡爲天下國家之常經有

九九經謂何首則脩身蓋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次則尊賢
蓋必尊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也次則親親蓋道之所進
莫先於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則敬大臣也體羣臣也由朝廷
以及其國則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由國以及天下則柔遠人
也懷諸侯也此乃九經之
目而自有其序者然也

附解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
經○存疑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脩身大學釋新民
必先自新即是此理○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
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蒙
引尊賢與敬大臣體羣臣不相混是師之友之非臣之也○
註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不是尊賢了方去脩身
脩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脩身之道方日進耳○翼註
大臣近而易褻故言敬羣臣卑而易疎故言體○三山陳氏
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覚恤之若
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蒙引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
蓋四方游士商旅之徒下文嘉善矜不能蓋指游士言送往
迎來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襃合註註云此列

九經之目也末云此九經之序也序意輕目意重序即在目
中○說統此節是備論治法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即
此是也○翼註講此節
不要犯了九經之事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
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
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
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
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本義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如脩身則吾身於
此各盡其道可以爲天下國家之準則而君極立矣尊賢則
資其講論藉其啓沃而於脩己治人之理無所惑矣親親則
恩義所孚上而諸父下而昆弟皆得其歡心而不我怨矣敬
大臣則信任專一使得展布其能是非可否皆資之以決斷
而不至於眩矣體羣臣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
士皆宣力効忠所報禮於我者重矣子庶民則君愛民如子
民愛君如父母百姓皆歡心鼓舞而相勸於尊君親上矣來
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財用無不充足矣柔遠人則四
方賓旅皆聞風慕義而願出於其塗矣懷諸侯則德之所施
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天下莫不
懾服而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

附解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
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蒙引註不惑謂不

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
區處而言則謂之事○翼註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小臣聚
訟盈廷而集一元老主張事安得不眩章句小臣不得以閒
之句最說得好○說約公卿大夫爲大臣則上中下士爲羣
臣矣○翼註報禮重只是盡職上○困勉錄此言九經之效
而獨曰百姓勸謂百姓之交相勸也下言九經之事以勸言
者凡六謂上之有以勸之也○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
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絍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
皿之類○蒙引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也財皆有用也
不必金銀寶貝方喚做財○困勉錄財用足兼國用民用言
○翼註四方歸之衆賓樂爲用旅願出塗言○蒙引懷諸侯
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廣矣二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以德服人
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此畏字非
畏威懼討乃畏不義以負上也○困勉錄天下畏之須補諸
侯畏意○說統此節要看九箇則字是不期速而自速之意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本義 欲收九經之效必先盡九經之事試以其事詳之方其靜也內而齋明以一其心志外而盛服以肅其容儀及其動也凡事皆循諸節文之禮而非禮則不妄動如此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脩身以盡其道也夫讒以致知人之明遠色以專好賢之心賤貨以清用賢之路而一於貴德則人不隱其賢此所以勸賢也尊其爵位以欲其貴重其祿養以欲其富同其好惡而不拂其情則人各親其親此所以勸親親也多設官屬足任大臣之使令而不以細事勞之則大臣得以從容論道此所以勸大臣也忠信而待之也誠重祿而養之也厚則羣臣得以盡心厥職此所以勸士也使之以時而不盡其力薄以斂之而不竭其財則民得以各趨於事此所以勸百姓也日有省月有試以程其能餼稟必與事稱以償其勞則惰者日警而勤者加勉此所以勸百工也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賓至如歸所以柔遠人也諸侯世爵已絕者取其旁支以繼之使不絕其宗祀國邑已廢者復其故封以畢之使得享其爵土紀綱紊亂者則治之使本國上下相安社稷將危者則持之使隣國大小相恤朝以五年聘以比年三年皆有常時而力不至於勞我之往而燕賜者則厚彼之來而納貢者則薄各有常度而財不至於匱則列侯戴德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附解 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愼獨省察之事○顯註盛服只是不褻意非華飾也○蒙引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也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故動字所該尤廣○李厚庵曰上言脩身之要在智仁勇而此復以動作威儀言者亦猶爲政而臨涖者言之也○東陽許氏曰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蒙引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工此勸字就該得尊字體字子字來字意然不可以爲正當尊字體字子字來字用也至於親親不徒曰勸親而曰勸親親者何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吾能親吾親則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矣

附考 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註稍食吏祿廩也○夏官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工於司弓矢及繕人註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爲考玄謂試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

令聚橾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註迎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疏常事謂朝覲會同○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註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註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禮記王制註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本義 凡爲天下國有九經其效與事固各不同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也皆以實意而不徒虛文此九經之實也

附解 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峯胡氏曰脩身不實則欲得以閒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閒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閒親推之莫不皆然○蒙合註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意做出便是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本義 然所謂一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其所以行之者必須豫先做下許多工夫臨時始可成立若平素不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豈能如此則必至於廢壞如言也而前定乎言之理則言皆有物說來自無窒礙何跲之有事也而前定乎事之理則事皆有原施之自無窘迫何困之有行也而前定乎行之理則行皆有常自正大光明而心無愧怍何疚之有道也而前定乎所爲道未見諸用先植其體則左宜右宜取之皆逢其源自泛應曲當矣何窮之有所謂凡事豫則立如此苟不前定則言跲事困行疚道窮有不廢哉

附解 蒙引凡事之事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等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則對言與行言○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爲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蒙合註言事行道非道德九經之外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爲言措此於天下則爲事行此於一身則爲行此皆當然之理則爲道○困勉錄道雖包得言行事然須還他四平不必重道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本義】又以在下位者推之如在下位而不獲乎君上之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不可以諛悅取容也有其道焉惟在於信友若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上不可得而獲矣然欲信友不可以便佞苟合也有其道焉惟在於順親若不順乎親則孝行不脩大節已虧友不可得而信矣然欲順親不可以阿意曲從也有其道焉惟在於誠身若反身不誠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無愛敬之實意親不可得而順矣然誠身工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有其道焉惟在於明善若不能格物致知先明乎至善之所在則好善未必是實好惡惡未必是實惡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是則在下位者能明善以誠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施而不利誠身之所係如此此誠之所以當
先立也

【附解】李衷一曰信仰真心感孚處以此孚友仰以此孚君不信乎朋友不惟名譽不起無以獲上同輩人旦夕切磋者尚感孚不來若臣之際暌隔更甚如何可使順親是士人根本處大節有虧百行皆無足錄故友不見信○【說統】順親字即孟子不順乎親之順○諭之與道爲一也○【雙峯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存疑】誠原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是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亦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外知仁勇也○【困勉錄】反身不誠雖承順親說下其實誠身當關說○【讀書錄】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脩身之事○【摘訓】推言素定之意是從後上處歷歷推到誠身又推到明善道明善誠身正是素定之本意方才說出那凡事豫則立之工夫來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本義】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以其出於天而切於人耳蓋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者也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不假脩爲者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功宜自盡者也惟合下能全天道之誠者其行則安而行之不待勉強而於道自無不中其知則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於道自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與天爲一則亦天之道也若夫未至於聖而盡人道以誠之者其知則未能不思而得必揀擇衆理以明善其行則未能不勉而中必堅守其善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爲盡人以合天所謂人之
道也

【附解】【困勉錄】翼註謂前誠者以理言後誠之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此說最明兩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人言○【蒙引】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智以成德

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智而後仁以人德之序言也○〔翼〕
註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
道的聖人也聖人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者的者字看
○問明善擇善何者爲先〔朱子〕曰學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
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
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
○〔新安陳氏〕曰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行在其中○〔纂合〕
註此一條俱相承之言非相對也○〔存疑〕自凡事豫以下是
言素定之意自誠者天之道至末是言素定之事○上自獲
上治民悅親信友推本於誠身則誠之當先立也其意亦旣
了然而立誠之事大槩見於明善誠身之兩言矣此
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弁詳立誠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
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本義〕然是誠之之事其目有五而誠之之人其等有二以學
知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
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來師友之益旣問矣
然後有可思也必愼而思之以致其精旣思矣然後有可辨
也必明而辨之以極其當旣辨矣然後可以見於行必篤而
行之使凡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焉
〔附解〕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無暇審問
審問時無暇愼思愼思時無暇明辨明辨時無暇篤行五者
從頭做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等工夫固執
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眞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
○〔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
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東陽許氏〕曰思之不及非愼也思
之過非愼也思之泛非愼也思之鑿非愼也○〔纂合註〕朴實
頭守將去不求效驗不逆精彩這便是篤○〔翼註〕五之字俱
指理言即擇善善字○〔蒙引〕註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
之下而意實該到下條下文亦同是學問思辨行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
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
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本義〕以困知勉行者言之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知弗知弗措也有弗思則
已思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
弗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是
五者之功在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己即倍其功於
百焉在學知利行者以十能之己即倍其功於千焉
〔附解〕朱子曰此一段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陳氏〕
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蒙引〕或說
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
所比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日一日十便是經用功夫者

矣○〔蘇紫溪〕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便是弗能弗措
之意不分志與功說○〔纂合註〕通節只主用功說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
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
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
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齊者才也
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
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
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本義 夫學問思辨四者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而篤行也者則利行勉行者之所以固執夫善也學者果能盡此擇善之道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雖愚也必變而爲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況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道則一德自樹百私退聽雖柔也必變而爲强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況未至於柔者乎明即智强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欲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立爲政之本乎

附解 蒙引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承困知勉行者故下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

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章

總旨 賽合註上二句別誠有天人之異下二句要其歸之同舊說把末二句作中性敎之義不可從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本義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謂夫道有天人之異名有性教之別果何自而謂之性耶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以其所性而有也非天道乎又何自而謂之教耶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教以其由教而入也非人道乎夫誠明與明誠雖有自然勉强之異然誠則無不明矣而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及其成功一也

附解 東陽許氏曰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東陽許氏曰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章

總旨 說統此章首一句已盡一章之意下文人物天地即盡性中事性本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到盡人盡物參贊天地地位方是能盡其性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講說】子思以自誠明者言曰天命之性本眞實而無妄只爲私欲所蔽所以不能盡性唯天下至誠純乎理而不雜於欲故能於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既能盡己之性便能與養立敎使人人皆復其性之本然而能盡人之性矣既能盡人之性便能撙節愛養使物物各盡其性之自然而能盡物之性矣夫人物皆天地之所生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是化育亦有不及處今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則是能裁成輔相補助天地之所不及矣豈不可以贊助天地之化育乎既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是有天地不可無聖人天位乎上而覆物地位乎下而載物至誠位乎中而成物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豈不可以與天地參乎至誠之功用其大如此此天道也

【附錄】蒙引唯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存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新安陳氏曰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朱子曰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敎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敎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翼註盡人之性兼得敎與養二意是盡敎民則是使復其性而養民亦所以使復性之地也○蒙引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便是盡物之性○朱子曰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閒雖只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的却有天做不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爆物而爨必用人裁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存疑兩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不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孫淮海曰與天地參人都說與天地爲一不知參字是不可相無意只將贊化育說得重便是天地都少我不得○贊合註以其功用言曰贊以其定位言曰參○黃氏洵饒曰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極功做到聖人能事此則聖人之自然而然者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章

【講說】翼註通章重致曲二字誠則形以下皆致曲所馴致者雖有漸次然非致之外別有用功力處但馴致之而已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本義子思以自明誠者言曰至誠固能盡其性之全體而能盡人物之性以收參贊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當何如用功蓋必由善端發見之一偏處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是爲致曲曲者一偏之誠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體皆誠矣既誠則積中發外而容貌威儀之閒皆此誠之形見矣既形則日新月盛而誠之形於外者益以顯著矣既著則粹然盎然赫然暄然而誠之形且著又有光輝發越之盛矣夫誠既發於外而明則物必感乎誠而動蓋秉彝好德人心同然未有誠而不得人之歆羨向慕者也夫既感我之誠而動則必隨我之誠而變蓋有感斯應其機莫禦未有動而不從我以遷善去惡者也由是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不但變也而又化焉蓋變猶有迹也至於化則不識不知而相忘於道化之中無復痕迹之可見矣然化豈易能哉雖天下至誠爲能感人而使人化也今致曲有誠者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無異於聖人矣此人道也

附解或問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爲能舉其

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卽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復說曲一偏也天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惡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二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存疑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一○蒙引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一偏之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曰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朱子曰著則明如見面盎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在化則都渾化了無復有痕跡也○東陽許氏曰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浚說講形著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之積而自不能已者也○

蒙合註末句不重至誠能化正贊思誠與至誠一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章

總旨翼註此章首二句言至誠前知下原其所以前知者不外於一理也○說統國家將興六句言雖鬼神能爲此幾禍福將至三句言唯至誠能燭此幾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本義子思謂天理渾然私欲淨盡此至誠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事而知其幾然其所以前知者豈假於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兆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萌不特此也或見乎蓍龜而有吉有凶動乎四體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之將至而其理之先見者也特人心爲私欲所蔽故不能知耳惟至誠有以全其虛明之本體故於禍之將至而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既至而後知也於禍之將至而不善也亦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鬼神涵天地之實理而洩其幾於朕兆之間至誠全天地之實理而炳其幾於著

見之如故至誠其
如神乎此天道也

附錄 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爲中庸○雙峯饒氏曰聖人淸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形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賽合註不曰至誠前知而曰之道蓋其道可以前知正見其異於讖緯術數之學揣摩意逆之知也○蒙引四體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間人之威儀動作全在乎手足故只曰四體○存疑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見福不善即是禍

附考 孔疏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孼○易繫辭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周官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視墨凡人卜筮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討邾以邾子益來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章

總論 說統此章總重一誠字首節言誠切於人次節申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妙○達說章內五誠字第一第二誠字俱兼實理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俱就實心心說然不誠是不實其心誠之是求實其心誠者是心已無不實了義各有所指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本義 子思謂誠者天命之性寓於形質之中是凡物皆得之以自成原無虧欠者也而率性之道見於人倫日用之間則是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在乎人者也

附錄 朱子曰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道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爲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在乎人○翼註兩自字俱是自己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己○困勉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道自道專就人言然自成句雖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蒙引此言誠之者之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已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

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本義 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爲自道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終有始終不自終實理之盡而向於無始不自始實理之至而向於有是誠爲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然則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故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而擇善固執以求至於眞實之地也如是則能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附錄 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下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

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日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卽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卽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因乏說若不誠無物道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何了○賽合註衆始終包得中間無物非眞無物無實物也○沈虹臺曰誠之爲貴之字內有工夫擇執是也○蒙引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已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實心

此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存疑 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此實理兼實心實理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本義 君子誠之爲貴則既有以自成而道行於己矣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在我者眞實無僞則理之自然者有以及物亦所以成物也然能如是兼成者其故何哉蓋所以成已者由於粹然無欲之仁也所以成物者由於昭然無蔽之智也仁卽誠之體智卽誠之用仁與智總是此誠是皆吾性之德也既爲性之德則已物雖有內外而仁智初無內外合成

已成物而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吾心一誠則仁智皆得於已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眞能自成矣亦可謂眞能自道矣

附解 存疑 成已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爲而自然及物也成已而能成物者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朱子曰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智○問成已合言仁而言知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已如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蒙引合外內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爲與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折衷合外內之道要見仁固在內而智亦非外意○蒙引仁智是德成已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困勉錄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已知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說約誠

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當貫作成已仁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章

總旨 翼註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自無爲而成以上是論至誠無息之功用同乎天地者出於自然自皆明徵焉以上是又以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明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至誠是主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閒斷

本義 子思承上章而言曰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實理之謂也天理既純則私欲不得以閒之而自無息矣

附解 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閒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本義 夫人心之理倘有閒息則暫時如何有徵驗至誠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閒而爲功業矣

附解 蒙引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翼註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本義 既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遠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於海隅德澤浹洽乎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積不得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高大而光明矣

附解 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存疑久則徵

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蒙引必悠遠然後化深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鞏固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深厚可知○廣博是橫說是德澤所及之遠深厚是直說是德澤入人之深○存疑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翼註悠遠博厚高明俱是至誠功業俱作帝王模樣說但講語只在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人上恐犯下載物覆物成物意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illegible]即是博厚乃所以載物而天下無不被其澤也即是高
明乃所以覆物而天下無不仰其光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
焉即是悠久乃所以成物
而天下無不各得其所也
[illegible]存疑聖人能弘濟蒼生。俾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
是其載物處也聖人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所仰賴有
所憐庇是其覆物處也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
物意如丕冒海隅蒼生西土怙冒是高明覆物意○史氏伯
璿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也悠久之久即
久則徵之久此指常於中者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
言○存疑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亦只是就覆物
載物上要其終而言○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
悠久遠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繳言之
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翼註
此節只就至誠說勿露天地字
下節承此節而附其配天地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illegible]夫博厚而能載物則其博厚也有以配乎地之博厚矣
高明而能覆物則其高明也有以配乎天之高明矣悠久而
能成物則其悠久也有
以配乎天地之無疆矣
[illegible]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
無疆○杜靜臺曰聖人之同用同體總在功用上說但自功
用之施於我者言之則爲體自功用之及
於物者言之則爲用蓋體亦用之體耳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
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illegible]功業之盛如此夫豈假於強爲哉其博厚功業固已燦
然成章矣然亦積久著極不待表見而後章也此所以能配
地也其高明功業固使人翕然丕變矣然亦存神過化不待
動作而後變也此所以能配天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固已
治功有成矣然亦不識不知自然成就不待
作爲而後成也此所以能配天地之無疆也
[illegible]翼註見是表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爲是安排造作不
見不動無爲總是自然意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淺說章
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煥然新美也
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辨有
曰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
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爲也○翼註章變成下是民章民變民
成俱就至誠功業說○存疑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
天地不見而章條是申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
上文博厚配
地三句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

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
莫知其所以然者

[illegible]至誠之功用既同於天地則觀天地之功用即可以見
至誠矣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
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眞會有一之
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
雜乎其爲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
二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爲陰或陰變而爲
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
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
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
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
[illegible]說統道字在主宰上說○翼註一言且虛下不貳即一
言也○蒙引其爲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
天地所生之物也○困勉錄不貳即是誠誠所以宇不必泥
○賽合註不測與下節不測異非是生之多謂所以生處不

可測也〇此節只重誠字還未重生物上〇[蒙引]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爲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黿鼉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天地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本義]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二故能各極其盛焉自地言之極其博也又極其厚也自天言之極其高也又極其明也合天地之博厚高明言之極其悠也又極其久也天地各極其盛如此

[附解]說叢此道字指氣化流行各極其盛處說〇[淺說]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

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汙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〇[蒙引]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爲各極其盛是謂地則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之道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本義]試以天地生物不測言之今夫天以一處言之斯昭昭之多耳及其全體之無窮也則日月星辰之系繫焉萬有不齊之物皆覆焉天之生物何盛也今夫地以一處言之一撮土之多耳及其全體之廣厚則華嶽山之宗也承載之而不見偏重河海水之會也收振之而不旁洩以至萬有不齊之物皆載焉地之生物何盛也至若生於天地而不能代天地以生物者又有山水焉今夫山自一處言之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則草木於此發生禽獸於此居止凡世間寶藏可以爲服飾器用者皆於此興發焉今夫水自其一處言之一勺之多耳及其不測則黿鼉蛟龍魚鼈皆生聚於其中焉凡

有用之物可以生致貨財者皆於此生殖焉山木之生物如此孰非天地生物之盛哉

[翼註]天積氣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氣下繫覆等俱以氣而相屬也地積形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形下載振等俱以形而相屬也山水乃天地間形氣之大者其生物尤盛故復抽出言之〇[蒙引]寶藏興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叢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崙山或出銅或出鉄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黿鼉之類爲盡山水之利〇[翼註]此節亦俱根誠來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

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本義]由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合矣詩有云維天命之主宰乎氣化者實深遠難測而流行不已其所謂不已者蓋曰高明上覆者茀可以言天而此不已處乃天之所以爲天也又云於乎豈不顯著哉文王之德一物不雜而極其天理之純其所謂之德之純者蓋曰文謨丕顯茀可以言文而此純處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要之天命固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夫純卽至誠也不已卽無息也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功用之盛也宜哉

[附解][蒙引]詩云維天之命此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不同○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饒雙峯]曰命以一元主宰言文以一心經緯言○[蒙引]註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翼註]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困勉錄]通節兩闢說純亦不已只承文王所以爲文來新安陳氏以純字承文王以不已承天以亦字作天人合一看鱗士取之俱謬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

[翼註][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存疑]此章最是大關鍵首言道之極於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教之意也中言脩德凝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所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蓋首章雖言道出於天而備於我而此道之大之切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存養省察之要而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則未之及也首章雖中和位育之事而功效極於廣遠中間若裁成輔相彌綸參贊許多事曾未之及前面天道人道數章雖說盡人盡物與參贊亦未有下手着實工夫故此章首言道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而及夫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皆所以盡首章未盡之意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本義]子思讚率性之道惟聖人全之大哉聖人之道乎

[附解][參合註]大哉是贊詞包下文大小而言但不可露出只以小大兼該發之○[蒙引]此道字卽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故以屬之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猶云學者之事耳若以爲聖人所盡者言則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同彼亦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本義]何以見其大也蓋爲大而有所不包語小而有所不入皆未足以言大也惟道之爲物自其大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動息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包含偏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有以上極於天焉此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附解][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卽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雙峯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卽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卽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爲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卽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卽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蒙引]洋洋乎發育萬物二句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大全]自其小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有餘而大哉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類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此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illegible]朱子曰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餘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餘○雙峯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爲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

山之高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爲大之實故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illegible]凡此道之大處小處雖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待聖人而後道始行

[illegible]翼註其人似應上聖人說然亦不限定是生來聖人大率希聖而漸造焉者即其人也○蒙引要雙關著道之大道之小處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介註待其二節結上起下上正言道不虛行下反言以見其必然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大全]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其道終不凝聚於身而爲我有也不凝又何以行乎

[illegible]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爲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爲己有否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爲吾用也哉○說統自其體聚處言曰凝自其運用處言曰行○翼註凝在行前一步○朱子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illegible]是以君子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乎心體之本然知道體之細非粗淺之識見所能悉

必道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然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何加蓋德性之中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也有以蔽之則廣大者狹小矣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以致其廣大然廣大者易至疎畧又必由問學之功以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而盡其精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雜本自高明也有私欲累之則高明者卑暗矣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極其高明然高明者易入於虛遠又必由問學之功以處事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道乎中庸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故者不溫則有遺忘之失必有以溫之而涵泳之味深然義理無窮又必以問學而日知其所未知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能所謂厚也厚者不敦則有放逸之患必有以敦之而持守之力固然節文無限又必以問學而日謹其所未謹焉是則尊德性者所以存心而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存心之屬以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者所以致知而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之屬以盡乎道體之細也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能知是則脩德凝道之事全矣

附解 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朱子曰然○蒙引問學者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四書鈍尊德性即戒謹恐懼工夫道問學即擇善固執工夫○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翼註致之者非有加於廣大之初惟悉去其蔽之者使照舊廣大而已極之者非有加於高明之初惟悉去其累之者使照舊高明而已○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漸發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節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厚是資質樸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資是敦厚純樸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蒙引以字即而字

勿泥○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困勉錄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却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致知亦知其所當行者也○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本義 夫君子既脩德以凝道則道備於身自無所處而不當矣是故居上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利濟天下而不至於驕矜居下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而不至於違背國有道則言皆經濟足以興起在位而位育經曲之道見諸大用國無道則收斂退默足以見容於世而位育經曲之道藏諸一心蓋上下治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有云既明而悉於理且哲而察於事於是順理而行以保其身無有災害其即君子隨處咸宜之謂與此大哉聖人之道所以待脩德凝道之君子而行也此人道也

附解 翼註居上單指天子為下兼臣民言興默容俱指未在位者言○蒙引問國有道足以興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而敢為處尚多也○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

論。〇史氏伯璐曰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愚而好自用章

總旨 雙峯饒氏曰此章爲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本義 子思謂君子爲下不倍何言之夫子嘗曰凡人愚者當守己而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者當安分而乃妄竊權柄以

自專生乎今之世只當遵當今之法度而乃要反而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皆王法之所不容災禍必及其身矣夫子之言如此

附解 朱子曰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〇蒙引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戾乎時也〇困勉錄愚自用賤自專兩句平說而子思引言意重在自專上生今反古句兼愚賤在內而意亦重在賤者上〇史氏伯璐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烖及身是三者之通戒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本義 卽夫子之言觀之凡欲制作者必有德焉以立制作之本有位焉以操制作之權又有時焉而值世道一新之會所謂聖人受命而興之天子乃可也非有德有時有位之天子不得議禮以定貴賤親疎相接之體也不得制度以辨官室車旗服色之品也不得考文以正聲音點畫形象之差也

附解 說統非天子三字極重此天子兼德位時在內〇翼註議字不是空言便去制作了〇蒙引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禮曰禮也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疎言之父子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〇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服如何制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〇困勉錄書卽字也文則其體式也皆兼點畫音聲言章句云文書名言書之名也是專以音聲言而點畫在其中或問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是專以點畫言而音聲在其中蓋互發也〇季東一曰文如何云考定其點畫之形象正其聲音之偏訛〇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麽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

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範圍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

附考 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〇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本義 試以今時驗之自見矣當今天下制作大同以車言之造者非一人而皆同軌以書言之筆者非一人而皆同文以行言之行者非一人而皆同倫

附解 蒙引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爲驗也次序之體卽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〇說統同文亦兼形聲〇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集註]三者皆同如此可見天下之人皆安其分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固不敢作禮樂焉無有於愚而自用者也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無有於賤而自專者也

[附錄]蒙引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本說]雖以夫子之聖亦惟自言曰吾嘗誦說夏禮而夏之後爲杞文獻不足徵也吾嘗學習殷禮而殷之後爲宋猶有存者焉然又非當世之法惟吾所學之周禮講盡本於文武制作成於周公乃今日所用既非夏禮之無徵亦非殷禮之既往吾惟從周而已然則豈有生於今而欲反古者今而觀之可見爲下不倍者之義矣然非脩德凝道之君子其孰能之

[附錄]困勉錄生今反古本兼上下倒重爲下者故獨引孔子○蒙引夏謂之吾說者夏禮當時無可學處但孔子旁搜博採或聞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之者也○翼註有宋存要看得非時王之制○存

是存那禮非是說宋僅存○從周只重時上非若論語重郁郁之文也

[附考]備考杞姒姓伯爵武王克商求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宋子姓公爵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叛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附錄]翼註此章首節爲綱次節輕看本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盡者應三重句是故節言君子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末節引詩以結之亦輕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集註]子思謂君子居上不驕何以言之蓋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重事焉以之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諸侯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其時得以寡其過矣乎

[附錄]蒙引此王天下者即上章之天子也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翼註寡過重在君能寡民之過上不是說民從之而寡過也過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

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然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也。如時王以前。是上焉者。其制作雖善。然非其時。而無可徵考也。無徵則不足取信於人。既不足取信。則民疑之。而弗從矣。又如聖人在下。是下焉者。雖善於制作。然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不足取信於人。既不足取信。則民玩之。而弗從矣。然則無時與位。且不可。況無德乎。

蒙引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但無民字。下文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達說此節正發明德位時之意。善與下本諸身應。不信不從與下徵諸庶民應。此只是起下文本諸身徵諸庶民二句。與寡過意無干。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是以王天下之君子。其三重之道。必由躬行實得。以明禮樂之情。循事物之則。而一一本諸其身。而又即庶民有必信必從之理。以驗我制作之善。於是以我所行者。考諸三王。則因革損益。與三王已然之法。無所差謬也。以我所建立者。與天地相參。則裁成輔相。與天地自然之道。無所悖戾也。鬼神至幽而難測。然我之制作。已無可易。即以質諸鬼神。其屈伸變化。不過此理。而不疑也。後聖至遠而難料。然我之制作。已無以加。即以之俟百世之聖人。其作為運用。不過此理。而不惑也。蓋君子三重之道。無往不合。其功用宏大悠遠。有如此。

翼註道字。固指三重言。而既謂之道。則非指三重之迹言。乃指制作之精神言也。○蒙引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把來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翼註天地鬼神易混。蓋天地之道。即太極之理。寓於陰陽之氣。而鬼神是天地之妙用。即陰陽之消息。五行之屈伸。莫測其機者是也。天地譬如人身。鬼神譬如人身之知覺運動。最靈妙處。○存疑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曰。知其理也。○困勉錄本諸身六句。俱當作三重。○蒙引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雜合註六事雖並言。其實考諸四句。又本首二句來。然所以徵諸庶民者。又根於本諸身之德來。○說約六事如此。是以故君子動而節有累於天下也。末節引詩總結之。微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動而處一樣。○困勉錄此節只當就德說。不必復牽時位。舊說本諸身以德言。徵諸庶民以時位言。不必從。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然制作以知識為先。知見明則致用精。識趨高則創業大。然則三重之制作。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盡於鬼神。君子窮神知化。於天道所以然之理。知之無不盡。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合乎天。自可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蓋人之理。盡於聖人。君子明物察倫。於人心所同然之理。知之無不全。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合乎人。自可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君子之制作。所以無往不合也。

東陽許氏曰。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後聖即該三王。一句而以

知人結之。○【翼註】要重發知天所以能質鬼神。知人所以能俟後聖方是。○知天知人。皆本諸身。有了此。又在質鬼神俟後聖上看出耳。○【存疑】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人之至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本旨】夫君子知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則人其有不尊親者乎。是故君子動作而有三重之道。則世世爲天下之所共由。如以三重之道盡於吾身。而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行則世世爲天下效法而無不遵其所行者。以三重之道發諸議論。而布諸號令。是動而言也。言則世世爲天下準則。而無不遵其言者矣。以言乎四海之遠。則悅其言行之廣被。而有

仲尼之心。以言乎幾內之近。則習其言行之有常。而無厭斁之意。此可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以寡過矣。

【附說】【蒙引】動言行。俱指三重。○【翼註】世世世世也。只就本朝言之。若過此又不是時王了。天下兼後賢後王後民。○有望不厭。俱重在遠其制作上。○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時。下二句言王化不限於地。一是直說。一是橫說。○【存疑】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以下。是言寡過。○【達說】此處寡過與天下服天下化成等意不同。別處俱說斯民感化於上。此則不重感化。而重有三重。有以鎭攝而整齊之。故口氣原歸到君子身上去耳。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向使君子之道。或不本諸身而徵庶民。而未能不謬不悖不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周頌振鷺之詩有云。在彼本國無惡之者。在此我周無射之者。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由於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爲世法言爲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附說】【蒙引】以永終譽。謂永終其譽也。蚤有譽。謂速便有譽也。蚤即先之意。○【翼註】有譽即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之謂。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史氏伯璵曰】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實合註】此節總結上意。在彼二句。即君子之道一條。庶幾夙夜二句。即動而世爲一條。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章

【經旨】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比其緯。祖述憲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本旨】子思謂中庸之道。集其大成者。惟我仲尼也。如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下襲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是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

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如
至終無須刻之間斷矣
【附錄】困勉錄堯舜遠而法不盡傳故言遠宗其道文武近
法無不備故言近守其法其實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
在其中○蒙引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
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
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
於地亦當有別○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
二句言學之該乎宇壤○史氏伯璿曰堯舜之道文武之法
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
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
襲而已○淺說註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
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
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為之主宰管攝有
是事則有是心故
曰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本註】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間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交錯而
行如日月之更代而明焉是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其大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
之流行言○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來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雙峯饒
氏曰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
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達說持載覆幬內兼含下並育不
害意錯行代明內就含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敦化川流
及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
道理○說約章句言聖人之德是照下大德小德兩德字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

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
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
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
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
也

【本註】然天地之道果何如其大耶彼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
其間而且性命各正初不見其相侵害焉四時日月共道並
行於天地之間而且往來循序初不見其相違悖焉其所以
不害不悖者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分布散

殊而各一其性是天地之小德如川流之分明而不息也其
所以並育並行者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渾淪而
於穆不已是天地之大德敦厚其化而出無窮也天地之道
如此此天地所以為大也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其一
理渾然而泛應曲
當何以異於是哉
【附錄】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
鱗介意不是物相殘害○說統道非道理之道即曆家天道
南行北行之道○存疑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
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
蒙引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朱子
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道便如忠恕忠
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
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雲峯胡氏曰小德
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
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
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
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

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史氏伯璿曰〕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蒙引〕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天地之德安有大小自其散殊者說爲小德自其翕聚者說爲大德川流是流其所敦敦化是敦其所流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淺說〕小德大德推入一層說乃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蒙引〕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爲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爲大之實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章

〔備旨〕此章一氣說下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敬信悅緊承時出來而聲名尊親又緊承敬信悅來總是聖德說到發外說到及人○〔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本旨〕子思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曰唯天下至聖其生知之質爲能聰焉而無不聞明焉而無不見睿焉而無不通智焉而無不知首出庶物足以居上而臨下也又自其仁之德而言寬焉而不狹裕焉而不急迫溫焉而不慘刻柔焉而不乖戾足以有容而能受也自其義之德而言發焉而不靡苑強焉而不畏縮剛焉而不屈撓毅焉而不間斷足以有執而能守也自其禮之德而言齊焉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端嚴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足以有敬而不慢也自其知之德而言文焉而章美內蘊理焉而脈絡中存密焉而無少疏漏察焉而無少眊惑足以有別而不差也此所以爲天下至聖也

〔附解〕朱子曰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智之智便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智是擴充得較大睿只是通一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蒙引〕智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智略分別也○以下五德俱以心言○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翼註〕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雖有質德之分總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爲能字直貫到節末并直貫到時出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本旨〕至聖五德具足但見其充積於中者周徧廣闊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何溥博也靜深有本涵萬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及其事至物來則聰明睿智仁義禮智之德以時發見於外焉蓋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如此

〔附解〕新安陳氏曰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困勉錄〕溥註周徧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其充足而不欠缺博註廣闊是就大彙全體上說謂其宏大而不狹小淵註靜深謂萬感俱寂眹兆莫窺泉註有本是一源活潑渟泓無盡○〔蒙引〕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譬喻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折衷〕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咸宜不竭時時出之則泛應不窮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大全]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狀其德之盛耶驗其發之時耶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他物之溥博不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他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以其時出者言之則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之言而民莫不信政事之行而民莫不悅此可以驗其出之時焉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則亦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哉

[附錄]小註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言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自其表面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面觀之則難也〇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也〇[蒙合註]此節只以天淵擬其溥博淵泉之盛以民之敬信悅驗其時出之妙不是又深一層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附錄]又以其莫不敬信悅者而極言之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悅是以休聲美名內而洋溢乎中國外而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景仰其德而尊之為元后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與地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故曰配天

[附錄][蒙引]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了敬信悅也若曰敬信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〇[新安陳氏曰]凡有血氣人類也〇[困勉錄]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悅聲名之洋溢皆是發見之當可非侈言其功效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章

[附錄][淺說]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肫其仁三句申明其意也末一節深贊其妙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

而後能哉

[本義]子思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曰實理之在天下散於人倫原於性命而皆備於一誠唯天下至誠爲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則有以經之辨其分而不亂綸之聯其情而不乖各盡其當然之實而天下後世皆於此而取法於所性之全體而爲天下之大本者則有以立之一理渾然無少虧欠而千變萬化之道莫不包括於其中於一元造運而爲天地之化育者則又有以知之蓋天地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即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者即其誠之復非但聞見之知已也凡若此者皆至誠自然之能夫豈倚著於思勉而後能哉

[附錄][蒙引]唯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說統]爲能字貫至化育句○[北溪陳氏曰]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此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蒙引]經綸又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爲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爲天下後世法也○[困勉錄]經綸只是有分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之意○[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峯胡氏曰]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存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黃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淺說]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即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章以博厚高明爲功用者不同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本義]吾於是即其經綸者觀之則見其人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意之周流蓋肫肫乎其仁也即其立本者觀之則見其私意不萌而一性澄徹物欲無閒而萬理中涵蓋淵淵乎其淵也即其知化育者觀之則見其心存太虛渾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蓋浩浩乎其天也

[附錄][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潛室陳氏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翼註]經綸處即是仁肫肫者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也立本處即是淵淵淵者清淨而物欲不清深遠而涯涘莫測也知化育處即是天浩浩者誠復之體何所不包涵誠通之用無所不運量也○[達說]上文贊有仁淵天等意尚未說明至此始提出重在仁淵天字而肫肫淵淵浩浩不過各著兩字以形容之耳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本義]至誠之道如此其妙未易知也知之者其唯聖人乎苟不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謂之至精至妙者矣

[附錄][蒙引]此聖字即當睿字書曰睿作聖○[說約]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九字只是一箇人底名目勿太分析以斷口氣○[張侗初曰]註唯聖人能知聖人兩聖人字即作至誠看○[說統]此節不重知至誠上只重在贊至誠之妙上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章

總旨 雲峯胡氏曰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濶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爾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斷之德而不斷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翼註

入德至德正相照應首節只說為己之心可以入德未有工夫潛伏二節為己之功恭假二節為己之效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

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大旨 子思言至聖至誠之功用極其至矣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功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之以至其極謂夫為學莫先於立心立心莫要於為己國風衛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絅詩之意蓋惡其文采之外著也古人之立心如此而君子為己之心可推矣故君子之道惟務實而不近名重內而不事外其外闇然若無文之可觀矣然有是美存於中自然日章於外終不可得而掩也小人之道則反是專事表暴外固的然矣然無實以繼之則亦日亡而已而何足以欺人哉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必易厭簡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

之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愕之處淡矣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簡矣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稜角溫矣然事之孰是孰非人之孰賢孰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此皆君子為己之心也然有此為己之心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此三者則功有可用而從此漸進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附錄 朱子曰惡其文之著者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翼註文字無病病在著字文太著則心馳於外炫故惡之○李毅侯曰此句固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且只釋詩○道字虛君子之道猶云君子之為君子○說統闇然日章只重闇然不重日章然日章即在闇然內非有兩層○翼註小人輕看○紫引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者也○困勉錄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

闡然日章之實。不是推進一層。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松陽講義此三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

但不知有淡簡溫弁不自知有不厭文理。朱子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捄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

外也。存疑遠指人近指身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也微指心顯則自

身而及於人。可以入德方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翼註溫而理以上是為己下三句是知幾末句

雖承知幾來而本在為己也重為己上。蒙引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

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

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大全以入德之事言之小雅正月之詩有云潛處雖隱伏矣然其理亦甚昭明詩言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君子

於獨知之地內自省察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也夫不疚無惡君子誠不可及矣而皆由於內省是則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只在人所不見之地乎此謹獨之事為己之功也

附錄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

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翼註內省省字最重即省

察之省也內字亦不輕一念初萌省其為天理為人欲以加存遏省之又省使人欲盡去便是不疚矣不疚則質之初心

無所愧怍便是無惡於志矣。困勉錄君子內省不疚二句正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己能者言不可看做謹

獨工夫此不可從。達說不可及二句緊接上文而深著獨之不可不慎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言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

此關頭便滑溜喘長力無及矣不但是贊之之詞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大全不但己也大雅抑之詩有云相爾在爾室之中尚其不愧于屋漏之神乎詩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謹也故君子

戒慎恐懼無時不然不待動而後敬也雖不動而亦存此敬之心不待言而後信也雖不言而亦存此信之心此戒懼之

事則為己之功不益密乎

附錄朱子曰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敬存養工夫。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窔西北

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卻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雲峯胡氏曰上文引詩

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

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密愈敬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折衷不動不言該動與言說蓋自

言動之時以至於不言不動之際無時而不敬信方是真能不愧屋漏。松陽講義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

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

莝斫刀也鉞斧也
【本義】爲己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己而效自有以及於人矣商頌烈祖之詩有曰主祭者進而感格神明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告戒而在廟之人亦皆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詩言如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戒懼謹獨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勸而樂於爲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威於鈇鉞而不敢爲惡
蓋德之及人如此
【附錄】蒙引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翼註此下二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天下平者皆德也○困勉錄謹獨戒懼總是人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

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
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本義】然是德日益以進不以既成而遂已也周頌烈文之詩有曰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百辟其皆刑而法之詩言如此可見德愈深則化愈廣矣是故君子由慎獨戒懼之功至於收斂退藏之密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敬時時是敬篤厚深潛不可窺測而天下自翕然平治并勸
威之迹亦泯矣此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附錄】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雲峯胡氏曰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闇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存疑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是篤恭也是不顯也人莫測度本乎不思不勉也若待思勉是未離乎

方所形體之跡而人尚測度得○翼註
天下平即勸而忘其勸威而忘其威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

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本義】君子不顯篤恭則其德之微妙爲何如哉大雅皇矣之詩有云上帝謂文王予眷念爾之明德深微邃密不大著於聲音顏色之間此言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爲政者化民有本若聲色之於以化民特末務也今詩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未足以形容其妙也烝民之詩有云德之細微如毛斯言也庶乎可以形容矣然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也惟文王之詩云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以是言不顯之德則神之所凝純粹以精渾然與天一其神化之所行不動而變廓然與天合其化與德之至矣豈猶不足以形容其妙乎夫進德而造於不顯篤恭則爲中庸之極矣然非立心爲己
而盡下學之功則亦安能以致是哉
【附錄】翼註聲指號令色指威儀○蒙引輶輕也此與詩意異彼之輶是不重易舉此之輶是細微之意○說統毛猶有倫

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有倫也○東陽許氏曰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無聲無臭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愼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史氏伯璿曰載之謂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爲之謂哉○李厚庵曰無聲無臭非窈冥玄默之謂蓋天命之體純粹以精其心則普萬物而無心其用則神天下而不言淡然無聲臭之可窺也此天德之所以爲至誠而達乎天德者於是爲至也○纂註至矣是說德至矣不是說形容不顯之德至矣不顯即至非不顯又有至不至也○因勉錄至矣下當按云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玩註原是如此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三終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

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
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
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
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
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
必名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

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
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
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
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及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

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
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
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
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
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
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
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
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
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
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
意味深長

四書講義會聞錄卷之四

長洲戴　鋐景亭手輯　同學諸子參訂

論語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說約學字少不得作主然體勢三平凡說家作

串過語者自可芟却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本義 子曰天命之性皆同氣質之性有異故覺有先後而後覺者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效先覺以致知力行變其異而反其同也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習之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已者不亦悅乎此學之始也

附解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注云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是知此博學審問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也○新安陳氏曰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其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貫註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人但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則生澀習則馴熟○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知係切已用功處○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淺說說者說於學也註中其進自不能已句正貼說字○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一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惟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本義 義理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使學既有得而人不信從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耶今有同類之朋自遠方來則吾學足及人而信從者衆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已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自然懽欣宜暢而發舒於外也不亦樂乎此學之中也

附解 朱子曰信從者衆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則豈不可樂○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是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其爲樂也小矣○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困勉錄朋來不慍俱有工夫蓋由首節工夫進而不已焉學益深習益熟則朋來又進而不已焉學愈深習愈熟則不慍不可謂下二節只是效驗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本義 以善及人固爲可樂苟以人或不見知而遂有不樂焉則猶有近名之累未足爲成德也今人不我知亦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則其心純乎爲己而不求人知其學誠在於內而不願乎外識見高明涵養堅定不亦君子乎此學之終也夫學由說而樂以至於君子學之能事畢矣

附解 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衆指衆人上面若大夫亦是○朱子曰慍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慍便是裏面動了○爲學是爲已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

熟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雙峰饒氏
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慍○輯註識見高故
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君子而何
○問不慍之說孰爲得朱子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
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
無慕於外矣○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
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
然後不慍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困勉錄兩
意亦是
相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存疑 此章主意在孝弟爲仁之本其曰人能孝弟則不
好犯上作亂是先說箇意思至下文始的言之以見爲仁必
本於孝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
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
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大全 有子曰天下惟孝弟爲至重若使其爲人也於父母則
能孝於兄長則能弟則心常和順所爲自然循理而好干犯
在上之人者少矣夫犯上是不順之小者且不肯爲
而乃好爲悖逆爭鬭大不順之事者決無是理也

附纂 新安陳氏曰大註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
能之事未易言也○淺說其爲人也孝弟有得於天資者有
得於學力者○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陵犯
乃爲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說統好從心上來不但無
其事而且無其心滿腔都是至和極順
底意思○蒙引此節是據見成者說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
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
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
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
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
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

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
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大全 夫人能孝弟而自不爲非如此可以見孝弟之當務矣
是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處專用其力根本既立則事事物
物處之各當而千變萬化之道自然發生本之當務如此若
吾所謂孝弟也者其推行仁道之本與蓋仁具於心只是惻
怛慈愛底道理施之愛親敬長固是此心推之仁民愛物亦
是此心人能孝弟則親吾之親可以及人之親長吾之長可
以及人之長至於撫綏萬民養育萬物都從此充拓將
出來而仁不可勝用矣學者務此仁道不自此而生乎

存疑 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
道亦只是那事也○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汎言以起下句之
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
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爲之

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此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仇滄柱曰註以行仁訓爲仁明是就仁之發用言必遡及心之德者以此是論語第一仁字故兼舉體用言之○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謂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仁是性孝弟是用又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人若不孝弟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爲仁之本○爲仁以孝弟爲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處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動處言之○叔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巧言令色章

總旨　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存疑　子曰仁惟在於存心學莫要於爲己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若巧好其言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天理牿亡少矣其本心之仁矣

附錄　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觀者皆是○只爭一箇爲己爲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總旨　小註此章正爲力行體道之實而言○覺軒此曾子毋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眞切人惟認不忠不信不習爲欺人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便是一毫苟且不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

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本義】曾子曰吾於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者維何凡人自己謀事未有不盡其心者至於爲他人謀便苟且粗略而不盡心是不忠也吾省之爲人謀事或亦有不忠者乎交友之道貴於信若徒面交而不以實心相與是不信也吾省之與朋友交或亦有不信者乎受業於師便當習熟於己若徒面聽而不致知力行是不習也吾省之所傳或亦有不習者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吾未嘗一日而敢懈也蓋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故於其用功之密如此

【附解】朱子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省只是特此三事較急耳○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不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省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或問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爲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子便自私了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問盡己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蒙引】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存疑】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時復思繹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蒙引】最要看三箇乎字有自猜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所謂舜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道千乘之國章

【總旨】說統此章雖分五項總是以爲民之實心行爲民之實政○【蒙引】此五者皆從爲政者身上說所以爲治國之要若夫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之屬乃其條目耳非至要也故曰亦務本之意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本義】子曰千乘大國也治道多端其要有五國之待理者則有事臨事之時必當兢兢業業事無大小皆不敢有輕慢之心而主於敬而國事之受治者則有民臨民之際必當不二不欺凡其政令皆見其無詐僞之心而一於信且國之上下

相資者則有用用不可濫也必當量入爲出經權裒益之事一皆本於制用者之心而用無不節而國之內外相守者則有人人不可刻也必當一視同仁養育敎誨之道一皆繫於撫人者之心而人無不愛至於力役之征固有國者所不廢然亦不可不恤也必當常存愛養民力之心勿妨其業而使之必以農隙之時此五者皆治國之要也

【附解】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心言也曷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敎法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車乘之說一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車器械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困勉錄】千乘便見得事煩民衆○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說叢】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脩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蒙註】信兼政與令言○【蒙引】愛人之人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言○時謂農隙之時隙字與暇字不同暇字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閒隙而已○朱子曰道五句自是五件事只當逐句看○說統敬是一點兢業之心信是一點真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怛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心即在政上見不是空空[illegible]心○問楊氏云未及爲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問反復相因曰始雖是敬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蒙引】味朱子在此五者句見得反覆相因之說是餘意

弟子入則孝章

【總旨】說統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爲父兄者○此須說得淺方切弟子身上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本義】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始爲弟子者入在家庭之內須敎他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閒須敎他善事兄長以盡其弟一行也必謹而有常一言也必信而有實於尋常衆人必廣愛之不要有憎人自便之意於有德仁人必親近之務資其薰陶切磋之益此在已切要之務也行此數者於每日閒有不應接之時便是有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學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敎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故又不可不學之以爲修德之助也此爲弟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克而極之爲聖爲賢皆不外是矣

問解 蒙註謹字本是敬愼意而註乃曰行之有常何也蓋動
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不敢放縱正是敬愼之意○朱
子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汎愛不是人人去
愛他只如羣居不將一等相嫉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
便宜之類皆是也○蒙註仁人只作善人看○朱子曰泛愛
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或問行有餘力莫是入
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謹敢便道行之有餘
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
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
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
此○小註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
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學文非必專考
數者而數者道理亦在其中蓋行以踐其實學以明其理欽
一不可但有緩急耳○王宇泰曰人之一身非人則出非言
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今無一時一事不範圍於天
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純○雙峰饒氏曰尹氏以
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實言
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爲致知與力行爲對

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
蓋但知文之爲輕而不知其爲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
不交致抑揚之意○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
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
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
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蒙引四教文
行文不止是此等文
行亦不止是此等行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總論 南軒張氏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
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勉齋黃
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
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
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
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
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
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
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
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
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
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

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
弊也

本說 子夏曰學者莫重於人倫之大有人於此誠於賢賢而
易其好色之心誠於事父母能竭盡其力之所當爲而無遺
誠於事君能委致其身於所使而不私誠於交友凡言必信
諸心而無欺之數者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者然使
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卽其踐履之眞實可以信其
見道之分明人雖或以爲未學吾必謂之卽此是學矣可見
學貴實行非徒
聞見之功也

附錄 存疑 賢賢易色不是初間好色及見賢遂變易其心蓋
人好色之心最誠實更無僞爲者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今好賢之心篤而好色之心衰却似變了模樣○朱子曰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推托只做七八分
留兩三分○小註人子何力之有力皆親力也以吾親所付
之力還以奉吾親其事甚順而常患不能者非私其力以自

佚。即分其力。爲他用耳。能竭其力。非謂可以報生成之恩。不過完吾率性之事。○朱子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也。○翼註言而有信兼根心而發久要不忘二義。○雙峰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好賢取友雖均爲朋友之倫而賢賢爲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翼註雖曰曰字輕看只作雖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子夏非信此人已有聞見之學只說有是四者即此是學矣不必多聞見而後爲學。○蒙引子夏是註資質之美者言若兼必其務學之至說則不至有廢學之弊
此恐是朱子替他周旋語意處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總旨 小註四項各自說不用承上文亦不可以首節爲一截。○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松陽講義此章是論君子自脩之道首節是主敬次節是存誠三節是擇友四節是改過道四件是闕一不可的。○困勉錄李厚菴以上截爲主敬以窮理下截爲存誠以脩身亦是一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本義 子曰君子爲學必養成厚重之質。然後外貌威嚴而所學之理自然堅固若輕浮淺露不能厚重則見於外者無威之可畏而其所學者亦不能實有諸己矣此可見輕之害事不可不厚重也

附解 蒙引君子字只當學者看不重就資說人須是有重厚的質方可爲學若不重厚便無基址了縱去學也不成不重不威俱屬外面說○淺說學字兼知行所謂大學之道也學則不固意在重字上不在學字上○勉齋黃氏曰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重非致

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朱子曰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運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
何以主之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本義 然立身固要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存心必以忠信爲主而勿雜以一毫之虛偽然後可以進德也

附解 朱子曰忠爲實心信爲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說爲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說爲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便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西山眞氏曰誠指全體言
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本義 至於輔我者則惟友友必勝我者方爲有益若不如己則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切不可與之爲友也

附解 大全拙毋友二字甚斬截雖日用酬酢不能却不如己之來然胸中界限自嚴必不與他相狎暱。○問必擇勝己者

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卽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或問世之樂以不若己者爲友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鬼瑣之流則喜其臨己而足以爲高便辟佞柔之徒則說其下己而足以自肆也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

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大全 若夫累我者則有過過不能無而貴於能改故但過有過便當急急改之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開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矣自脩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附錄 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峰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爲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說統克己工夫全在勿憚斬釘截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過之意如吝者執之意者安之皆憚也○存疑威重是爲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如下箇種子友勝己如培養改過如芟艾○蒙引游氏總註與朱子註旨意稍異

曾子曰愼終追遠章

總論 蒙引此章指在上者言故下文曰民集註又云下民蓋是爲當時君大夫爲民上者多忽略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曾子云然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大全 曾子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每易忽親遠而祭每易忘此民心之薄由在上之人無以倡之耳苟在上者致愼於親

終而喪之日凡事以禮而不使少有後日之悔與思於旣遠而祭之時一念至誠而有怵惕悽愴之心則己之德厚矣由是下民化之喪亦必盡禮祭亦必盡誠而其德亦歸於厚矣

附錄 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己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東陽許氏曰送終旣盡僻踊哭泣之情又愼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旣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旣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旣濡有怵惕之心之類○愼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勤敬中之哀○困勉錄存疑謂追遠不止是父母看來愼終亦不止是父母但其中自有箇輕重耳○雲峰胡氏曰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閑豈有增益之哉○蒙引民德歸厚亦是愼終追遠而各念所生民德猶云民心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總旨】松陽講義此章見聖人盛德感人之妙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本義】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流天下但至於是一邦也必然聞其邦之政事果是夫子訪求於邦君而聞之與抑是其邦君虛懷下問自以其政折衷於夫子而與之與此以常人之情觀夫子也

【附解】說約至於是邦何見得非欽洽之素問非止與聞有商確是非意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

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本義】子貢曉之曰子亦知夫子果何如耶夫子盛德積中充輝發外但見其容貌詞氣之間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此自然感動乎人故邦君敬之而不忽信之而不疑自以其政來問而夫子因得聞之即如子所謂求者而論我夫子之以盛德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人有心以求之者歟

【附解】西山眞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即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眞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止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此子貢稟夫子下觀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說統】五德就盛德光輝接人上者見之是一時俱形的而德根於中無可名狀者也分不得和敬眼目○以得之以字不著力只是子貢從旁模擬之詞夫子固不自知即邦君亦有所不知○【蒙引】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況於求乎抑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也或者便以為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翼說】他人之求有心去求也夫子之求無心自致也異字只在有心無心上分別○【翼】困勉錄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為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

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
字與三亦字是指外之一節亦不得補內

父在觀其志章

總旨 朱子曰此章只是轉折說上二句觀人子之大概下句
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新安陳氏曰此爲父
子志趣邪爲之
不同者言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
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
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
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
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
未改者耳

本義 子曰觀人子非一端也父在時子不得專行然其志之
賢不肖已自可知則觀其志至於父沒已得自爲於是其行
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則觀其行行雖善矣然猶未見其孝
意何如也必三年之間於父之道有在所當改而猶可以未
改者不忍以爲得行己志而遽然改之以從己是其心疚痛
哀慕常若父之存而庶幾於復見者可謂孝子之用心矣

附解 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爲
而言觀其文意便見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
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
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
之時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
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
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
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
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
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
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爲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太說得事
游氏則於事理上說○許敬菴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
其蚤立而行欲其自脩所以勵天
下之爲人子者非徒爲觀人發也

禮之用和爲貴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嚴而泰和而節斷盡一章大意○仇滄柱
曰上節可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
者言意各
有主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
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
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
也

本義 有子曰禮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一定而不可
易其體固是至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和順從
容無勉強矯拂之意乃爲可貴古先王之制禮惟其皆出於
和此所以盡善盡美萬世無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動靜食息
大而綱常倫理皆率而行之
無所阻滯禮之貴於和如此

附解 小註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裏得
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常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
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
之節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
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
用者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
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
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

○仇滄柱曰禮之用卽人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誤○朱子曰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人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禮之用和爲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不是和○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新安陳氏曰因用而溯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爲貴從容不迫者從自然中來○與註先王之道道卽禮也以其有可通行而名之曰道正應由字○存疑小大由之指大下後世說不可指先王說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恐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本義 禮旣貴於和則和宜無不可行矣然亦有所不行者何哉蓋所謂和者是在品節限制之中有從容自然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率意任情侈然自肆全不以禮來節制之則尊卑失倫而流蕩忘返亦非復禮之本然而不可行也此可見禮之體雖嚴而不至於拘迫其用雖和而亦不至於放縱用禮者惟本之以和而節之以禮斯得禮之全體矣

附解 翼註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去也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世而無弊也卽末句不可行意○朱子曰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之不可行也○存疑禮之用和禮中之和也知和之和禮外之和也○仇滄柱曰知和而和弊只在和而不節不在於知先王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世乎時解謂先王不欲人知者誤○朱子曰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卽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眞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

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朱子曰和固不可便指爲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雙峰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用後總說一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沖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個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

信近於義章

總旨 朱子曰此章須用兩截看上面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本說 有子曰人之言行交際必能審於始乃無悔於終如與人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惟於約信之時謹而慮之務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必可復也致敬於人固欲免其恥尤也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矣惟於致恭之際謹而慮之務求其近於禮焉則其遠恥辱必也偶爾相依必圖其可久也然不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其人將有不可宗者矣惟於相因之初謹而慮之務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卽宗之以爲主亦無不可也夫何自失之悔乎

附解 翼註 信是約信卽與人有事相期約也義者事之宜謂所約之事乃理所宜者非有悖理之事也言卽所約之言踐言不負所約之言○朱子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問恥辱是在己在人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蒙引恥由內生辱自外至○小註因之爲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爲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爲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讐由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翼註可親之人非以情言以道言也道德足重雖可憚亦可親也○淺說玩皆當謹之於始皆字則言行交際當分貼三句○松陽講義三者求其無悔於終同要立得住亦要見得明若平日無窮理格物之功不是義的反認做義是義的反認做非義不合禮的反認做禮是禮的反認做非禮不可親的反認爲可親可親的反以爲不可親說得愈堅顚倒愈甚安得無悔

君子食無求飽章

總旨 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

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本義 子曰凡人之所學厭怠者多篤好者少惟君子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思就是食以養生也不去求飽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蓋志有所在而不暇及也處事常患其不足則勉力自強汲汲然見之於行而不敢怠緩出言常患其有餘則謹愼收斂訥訥然如不出口而不敢放肆如此用功必有所得然猶不敢自以為是也又必親近有道之人以考正其是非凡一言一行不至差謬而後已焉夫志向已是精專工夫已是切實而又加以謙抑之心此其見義理無窮其心欣慕愛樂有不能自已者可謂好學也已

附解 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雙峰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存疑言謂之有餘者蓋所言的行得到處則無餘若行未到剩

餘便是有餘也不敢盡其所有餘是度其能行到則言不能到則不言是不敢盡其所有餘也○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出人所共由之道者也○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愼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樂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淺解 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本義 子貢問曰凡人貧者易至於諂富者易至於驕此人情之常也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處富而無矜肆之心此等之人其所得為何如子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蓋無諂雖不為貧所困然猶知有貧也未若貧而樂者心廣體胖身處乎貧之中而心已超乎貧之外也無驕雖不為富所張然猶知有富也未若富而樂者處善循

理身處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外也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附解 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悖而驕○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說統禮是天理之節文不曰理而曰禮以其若有規矩可循也加一好字便見此心自和浹洽處○東陽許氏曰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禮既安舒烏得有卑屈之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蒙引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舉其重者言耳○朱子曰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蒙引子貢之問

非以已事爲問也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推理故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本義】子貢聞言而悟曰我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云即此可見天下之理無終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衛風淇澳之詩有云君子之學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已精矣而必益求其精焉是詩也其夫子斯言之謂與

【附錄】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蒙引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爲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爲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本義】夫子因稱許之曰詩之言詞微婉意味深長非有穎悟之資者不足以言此也如賜也方可與言詩也已矣蓋樂與好禮是我所已言的切磋琢磨是我所未言的今因我已言的道理就知我未言的意思觸類引伸旁通無礙豈不可與言詩乎

【附錄】朱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存疑要之處貧富亦是爲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在處貧富上說故曰告往知來○雲峯胡氏曰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貫磋琢必貫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總旨】說約此章亦只是務本之意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本義】子曰君子之學專務爲己而不求人知如上不見知於君而爵位不顯下不見知於友而名譽不彰此務外好名者之所患也君子則以爲學問在己知與不知在人何患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則賢否混淆是非顛倒在上而用人則不能辨其孰爲可進孰爲可退在下而交友則不能辨其孰爲有損孰爲有益此是理有不明心有所蔽豈非人之所當深患者乎

【附錄】東陽許氏曰兩知字不同上知字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要知人之善惡○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爲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小註患不知人當思人何以不知人何以可患若徒役役爲就人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方人夫子所謂我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知人須說到切己身心

上○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見不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為政以德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總旨蒙引夫子此言為當時之徒法而無德者言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本義子曰天下之本在身人心之服在德世之為政者但知求治於天下而不知求治於吾身是以心愈勞而人愈不服事愈多而天下愈不治苟知端本澄源而為正心脩身之學凡其立綱陳紀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由是至德薰蒸自然感動不待致詳於法制禁令之間而民皆傾心向化譬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自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然則為政者可不務脩德以端出治之本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政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朱子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說統夫子說為政以德分明有箇為字如何說無為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孚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困勉錄譬如上文補出無為民歸○朱子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或問天圜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也○蒙引北辰則專主五星中之一星邊天樞而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辨○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其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樞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為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詩三百章

總旨翼註此章是發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總要使人思無邪是一氣話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小註 子曰詩有三百篇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爲一義固甚雜也然一言足以盡蔽其義曰思無邪蓋其所言雖多不外邪正兩端正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邪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正者固欲使人思無邪邪者亦欲使人思無邪也故惟此一言足以蔽之學者亦惟在於知要而已

附錄 朱子曰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爲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爲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意該也○李敬侯曰不是有一言便可蔽三百篇詩盡三百總歸此一言耳

道之以政章

總論 蒙引 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爲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爲之本故言政刑之效只如彼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所重耳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本義 子曰人君之治天下也不過欲人爲善禁人爲惡而已但出之有本而致之有機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制禁令去開導他使之奉行遵守其有不從者便加之以刑罰使一齊皆歸於善此其責於民者亦甚詳矣然民但苟免於一時而其中不知愧恥爲惡之心依然仍在豈能久而不犯乎政刑之不可強民如此

附錄 朱子曰道之以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蒙引 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爲善不爲惡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

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本注】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實則民旣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間所得有深淺厚薄之不一者則又有禮以齊之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協於一焉此其求於民者若甚恕矣然民之良心自然感發不但知恶之可恥而絶不肯爲又且知善之當爲而皆力行以至於善矣豈特求苟免刑罰而已乎德禮之自然及民如此爲治者尚其審之哉

【附錄】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敎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敎民弟之類○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齊之以禮以爲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新安陳氏曰前輯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蒙引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嘉禮如何都有箇制度品則有尊卑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陸淺深厚薄之不一此句不必說資質只是承上文觀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過不及也所感之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之不齊也○存疑德與刑容易看政與禮如何分政是官府之治法禮是民生日用之所行者○新安陳氏曰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之以禮之效也○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不得專用政刑耳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爲天下何曾廢政刑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通旨】朱子曰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一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詞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爲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爲說○雙峯饒氏曰矩字尤爲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所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雲峯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言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其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爲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志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亟用其心又如何使到聖處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本注】聖人自序其學以勉人曰凡人進德有序吾自十有五時便有志於大學之道念在茲釋在茲必求其學之成而後已也

【附錄】朱子曰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人不志學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書尊聞錄 論語爲政 懷新堂

本義然向於道而已猶未得乎道也由十五而至於三十則道得諸已而有以自立私意不能爲之侵外物不能爲之亂守之固矣

附解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或問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脩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本義然知未至於融通而守猶假於費力由三十而進於四十則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卽事之粗而見其精卽物之顯而得其微知之明矣

附解或問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存疑不惑之深於立者立是未見其尚須守住到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矣焉用守爲○困勉錄不惑於臨事時看尤切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本義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於五十則天命之賦於物而爲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皆無不知昇妙用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極其精矣

附解朱子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然後知得水發源處○或問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蓋天道運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爲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說統知字深看不是聞見之知天命雖在事物上見得然却不是逐事逐物尋求天命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本義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而進於六十則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乎耳而言之理卽昇於心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附解朱子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爲思而得耳順爲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是見他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卽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或問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如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

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
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
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敎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
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
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閒本心瑩然隨所
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
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
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
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

其日用之閒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
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
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大全]然行比知爲稍難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猶未盡出
於自然由六十而進於七十則涵養者純熟矜持者渾化隨
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從容於法度之中而縱橫左
右莫非天理初不知其孰爲天理而孰爲吾心也夫豈待於
勉而後中哉吾自少至老學於道而不倦
德隨年而漸進而其次第大約有如此

[附錄][小註]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
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
不快活○[或問]此是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
之閒而自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閒無所用力而從容自
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
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爲終也○[雙峰饒氏曰]規矩皆法度之

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
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卽義以
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卽道用卽義義字正爲矩字而發○[朱
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
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閒著力屛去
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
爲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爲之此心皆自有
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
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慶源輔氏曰]亟者則
躐等而進怠者則半途而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
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
意○[蒙引]味註中近似二字亦知聖人是大約說或說節節
都有知行若聖人進德則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人大約說
話據其辭亦略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不思而得對不勉
而中亦安得說
不是知行之分

孟懿子問孝章

[總旨][折衷]通章
以曉懿子爲主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大全]昔孟懿子問事親如何爲孝夫子答之曰孝順德也事
親而能無所違悖則孝矣其意蓋謂不違乎理而非謂不違
乎親也使懿子而能
再問可以發其旨矣

[附錄][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有犯違了不當爲
而爲固爲不孝若當爲而不爲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
齊都包在裏○[存疑]無違註謂不背於理說
時未可用若用則不消下面許多說話矣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

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本旨 懿子不能復問而退夫子恐其未達無違之旨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因樊遲御而告之曰孟孫嘗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不識孟孫果喻我意否也夫子此言殆欲發遲之問以伸其旨使懿子得聞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本旨 樊遲問曰無違之旨何謂也子曰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禮而已蓋人子之於親尊卑上下各有一定之節如親生而事之凡定省奉養都以禮親死而葬之凡附身附棺都以禮及後之祭之凡備物盡志都以禮自始至終毫不敢苟其尊親也至矣如是方可謂之無違而無私於孝也懿子其知之否乎

附錄 說統此禮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生事三句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不可假借意○朱子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問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

孟武伯問孝章

總旨 蒙引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本旨 孟武伯問孝子曰欲知人子事親之理當觀父母愛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惟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常恐其有疾病若為子者能體父母之心兢兢焉不至於疾則有以慰親之心矣豈不可謂之孝乎

附錄 雙峰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新安陳氏曰註人子體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濶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

子游問孝章

總旨 朱子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

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大全】子游問孝子曰子之事親固當奉養然必內有尊敬之心外有恭敬之禮然後可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謂孝者只說能以飲食供奉父母殊不知飲食供奉豈但父母爲然推而言之雖至於犬馬之賤皆能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以別乎欲盡孝道者當知所謹矣

【附解】朱子曰敬者斜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

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蒙引】與養犬馬者何異此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馬之事言也

子夏問孝章

【總論】【說親】此章只重色難二字色非難由深愛而出之爲難也服勞奉養非可廢者但未足爲難以其未必根心故也此數語正深明色之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大全】子夏問孝一節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蓋人之色生於心者也故子於父母必有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有愉婉之色著於外是凡事皆可以勉强而色不可以僞爲所以爲難事親有此而後可謂之眞孝也若夫父兄有事而弟子服其勞弟子有酒食而父兄飲食之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無難爲者曾是而可以爲孝乎

【附解】朱子曰人子胸中纔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事親之色爲難○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

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强不得○【勉齋黃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容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朱子】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勉齋黃氏曰】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於此矣

吾與回言終日章

【四書辨疑】此章只是抑揚其詞以贊顏子悟道之妙固非顏子愚於始而智於終亦非夫子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松陽講義】此章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

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
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
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
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
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本義 子曰教必以言而傳言必以疑而悟今吾與回言而至
終日之久論說頗多豈無一言之疑而待問者乎乃回也默
然聽受無一與吾言違背而相問難者即其氣象殆如愚人
一般及回既退而吾省其私但見其動靜語默之間將吾所

言之理躬行實踐一一都發揮出來乃如回之不違者是其
心領神會見道分明無所疑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
也然則回也
豈真愚者哉

附錄 困勉錄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意不
相背是說他心裏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面在夫子口
中只說得外面下半截方看出他心裏來此時夫子意中原
曉得他心裏口中却不說他心裏所謂婉轉其詞以形容之
○朱子曰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困勉錄退省其私註
謂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頗明蓋不在夫子面前即
是燕居獨處即是私不是專說閉門靜坐不與他人酬酢之
時也存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
會註意也○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
明之也○小註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
用躬行之間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
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
箇便去做○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
退而察其躬踐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見以發○覺軒蔡
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意○仁山
全氏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深潛
知上氣象純粹行上氣象○朱子曰默識心融融字最好如
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
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
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

視其所以章

總旨 小註此章是教人觀人之法○蒙引此一章逐事看亦
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困勉錄此章是細密看法孟子
眸子章是直捷看法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本義 子曰欲有知人之明當有觀人之法蓋人之所爲非善
則惡其始也必視其所爲之事爲善者便是君子爲惡者便

是小人其大
略可知也

附錄 達說首句甚淺是
先把那人品定箇大概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
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本義 所爲之不善固不必言矣即所爲善者又當觀其意之
所從來果真實而爲己者與抑矯飾以欺人者與果出於心
之真實則善矣不然
亦豈得爲君子哉

附解 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朱子曰只是看他意
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爲利者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
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本義】所由之不善固不必言即所由善者又須察其心中果
樂善不倦而安耶抑感發於一時而中實勉強耶果出於心
之所樂則善矣不然
豈能久而不變哉

【附録】勿軒熊氏曰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朱子曰所安
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
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
愛踈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踈
傲了心方安○初間觀有善惡便聽然判觀其所由有不善
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判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
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
必不會有終○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
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
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
嘐嘐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
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
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本義】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從外而深探其內自觀而
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漸致其詳則人雖善匿亦何得而
藏匿之哉何得
而藏匿之哉

【附録】小註為廋自主不善一邊說○陳伯玉曰末二句總上
三節來說○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
引程子之言以
補本文之意

溫故而知新章

【總論】翼註此章不重為
師只重學貴心得上說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
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
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
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本義】子曰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人之見聞有限若專靠記問
則胸中所得能有幾何惟於傳所聞者時時溫習不使遺忘
而又能觸類旁通每有新得將見義理日益貫通學問日
益充足人有來問者自能隨叩隨應即以為師其亦可矣

【附録】朱子曰溫故只是時習○溫故知新是就溫故中見得
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

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
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故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
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知新不是易底
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
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
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
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更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
師○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或問夫子之言所
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
是而為師有餘也○朱氏公遷曰此為人師者言之溫故
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
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眾理之無窮
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
是兩件事

君子不器章

總旨 困勉錄此章見人不可以器自滿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本義 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得乎天者全養於己者備其由體而達之用者經權各當大小咸宜豈特爲一材一藝而止以器名者哉人亦求爲君子而可矣

講解 朱子曰君子才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要看如何無不周徧如夫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雲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

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章

總旨 困勉錄此與訥言敏行章同意但彼是並論言行此對子貢病處發從言說到行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本義 子貢問君子子曰君子者亦於言行之間知所先後而已故於事之未行不遽言也必加以實踐之功於理所當言而未言者先以體之於行及其行之已至然後時可以言而言乃其力行所及而言從之也未言而行則行無不及既行而言則言非有餘此所以爲躬行之君子與賜亦法君子之先行可矣

講解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卻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卻不是杜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朱子曰此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李毅侯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本是一句不可讀斷了一從字極可會從隨也與跟在後一般斷然馳驟向前不得若議論當先而以躬行赴之縱然身子上做得來卻不免已落後也若能言而行不逮者更不消說

君子周而不比章

總旨 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夫子欲學者致審焉○說約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本義 子曰君子小人皆有所親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於親厚亦異蓋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視天下猶一家視衆人猶一身理所當愛者皆有以愛之而不必其附於己所當施者即有以施之而不待其求於己是其與人親厚宜

偏廣闊而不爲偏黨之私此所以爲君子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蓋小人之心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勢者則附之有利者則趨之或喜其意見之偶同而任情以爲好或樂其同惡之相濟而交結以爲援是其與人親厚偏黨私暱而無有乎普徧之公此所以爲小人也夫周與比其迹相似而其實不同只在此心公私之間而已欲辨君子小人者可不審察於此哉

附解 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學而不思則罔章

總旨 松陽講義此章只是說學思不可偏廢然其實不思也叫不得學不學也叫不得思故又引程子之言置於圈外所以推廣此章之義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本義 子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而會於一心惟其散於萬事故必加致知力行之功而後能實有諸己此之謂學惟其會於一心故必加研求探索之功而後能窮其精微此之謂思二者不可偏廢也若徒學而不思則理不明於心其所學者不過鹵莽之粗迹終於昏昧而已若徒思而不學則功不究其實其所思者不過想像之虛見終於危殆而已思與學可不交盡哉

附解 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其所爲便有行意○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

攻乎異端章

總旨 蒙引此章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用其心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本義 子曰自古聖人繼往開來只是一箇平正通達的道理舍此之外便是異端人若致於其術專治而欲精之則其心旣已陷溺其說必然偏僻以之脩己便壞自己之性情以之治人便壞天下之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已

附解 朱子曰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旣入於邪必害於

正○不惟說不可專治便啓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勿齋程氏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困勉錄害於心害於事害於政害一身害天下都是害○說統以害字繫醒他斯者即詞也者決詞已者無他之詞○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

由誨女知之乎章

總旨 說統此章是教子路以眞知眞知不外自知二爲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不知自家心裏明白之意重不知邊勿平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本義 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孔子呼而告之曰由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蓋人於天下之義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裏本是明白女但於所知者即自認爲知於所不知者即自認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此心不敢自欺其於眞知本體不曾昏昧此便是知也況以此眞實之心從事於學問思辨何難物格知至哉

[illegible] 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合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蒙引況由此而求

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補程子意補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爲必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也

子張學干祿章

總旨 朱子曰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眞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矣何暇有干祿之心耶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本義 昔子張從學於聖門以求祿爲意

[illegible] 延平李氏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

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衍義】夫子教之曰君子之學盡其在我者而已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爲言行之資也必遠稽近述自少聞而積之多聞而多聞之中有疑而未信者必闕之而不言其餘已信者又慎言而不敢輕忽如是則所言當理而人不至以言罪我庶乎其寡尤必旁觀博覽自少見而積之多見而多見之中有殆而未安者必闕之而不行其餘已安者又愼行而不敢忽肆如是則所行當理而已心可無愧怍庶乎其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則名與着聞而人將有求而用之者雖不求祿而得祿之道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

【附錄】困勉錄朱子曰聞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故經分言之而詳合辨之極有見然朱子又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恐亦不可泥亦有聞人之行者有見人之言者見人之言如典籍所載是也○朱子曰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蒙引】寡尤不止帶愼言意寡悔不止帶愼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爲言行之資者狹矣能無悔尤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差又能無悔尤乎○聖人只敎他謹言行因帶着祿說聖人不敎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休了他干字○新安陳氏曰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困勉錄德脩而祿至是祿在其中德脩而祿不至祿亦在其中蓋只論我有可以得祿之理不論得不得也集註圈內只就得前一邊圈外程子則兼後一段說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總旨】張雨若曰哀公看服字甚淺夫子直說到服其心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衍義】哀公問曰人君不知何所作爲方能使民服孔子對曰人君若要服民不是嚴刑可以驅之小惠可以結之者只要順民好惡之公心而已蓋直者人心之所同好而枉者人心之所同惡者也人君誠能舉其直者而於凡爲枉者皆錯之則用舍各當正合乎人心好惡之公民自懽欣愛戴無一人之不服矣若舉其枉者而於凡爲直者皆錯之則用舍顛倒便拂乎人心好惡之公民必心非口議雖欲強其服而不可得矣然則欲服民者豈可徒求之民哉

【附錄】朱子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徐氏集說】民之服不服且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仇滄柱曰】服有二義有悅服有畏服明則悅斷則畏○【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爲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總旨】【大全】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大全】季康子問欲使民敬我忠我而又皆勸於為善如之何子曰民不可使而可化而化之之權仍自上操之耳民不我敬毋徒曰民敢慢上也其或臨之不以莊乎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我既盡其作民敬之道不必使之敬而民自敬於我矣民不我忠毋徒曰民敢悖上也其或未能孝慈乎孝於親慈於衆則其德足以為民之表其恩足以結民之心我既盡其作民忠之道不必使之忠而民自忠於我矣民不相勸毋徒曰民不可訓也其或未之舉敎乎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敎之我既盡其勸民之道則善者益進而不怠而不能者亦將勸勉而企及矣待使之而後勸乎子大夫亦求之在己而已

【圖解】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敎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己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說統莊字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亦要根心不從外襲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章

【講】困勉錄此章當與點爾何如節同看亦當與正名章同看蓋身有窮達而父子兄弟之倫必不可不盡若使出而不能盡其道於國則窮處而盡其道於家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大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而問曰子奚不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大全】孔子所以不仕之故必有難以疑或人者故託詞以告之曰子疑我不為政亦知書所云孝乎書稱君陳惟汝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孝友之心以為一家之政於以嚴內外之別明長幼之序均施與之惠使一家之人各得其所焉書之所言如此人能盡孝友以正家如是是亦能正己以正人而為政矣何必居位治民乃為為政乎

【圖解】新安陳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此全是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為耳○困勉錄施於有政施字是推廣意所謂推者有二一是以我之孝友而教家人皆孝友一是以孝友之心而推之為內外尊卑長幼之分然此句內又兼有化意○徐自溟曰即此孝友之心而施於一家之中有藹然不容乖之政焉有秩然不容混之政焉蓋即其所施處皆真心貫通即有唐虞雍睦景象即有宇宙和平氣象非政而何

人而無信章

總旨 朱子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本義 子曰立心誠實乃萬事之本人而無信便事事虛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後可行如車必有輗軏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輗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軏則無以駕馬輪轅雖具一步也運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誠言語無實則在家不可行於家在國不可行於國蓋無所往而不見阻矣與車無輗軏者何以異哉

附解 徐自溟曰此信字當是論心不是論行○存疑不知其可也也字當作乎字看○說統人之無信者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已失其行之具矣○秦龍光曰按輿後橫木曰軫式前橫木曰軌轅前橫木曰衡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後爲踵以承軫前爲頸以持衡其身自軌前微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轅縱而若輈衡橫而若梁此詩所以謂之梁輈也輗是駕馬領厄之使不得出者大全吳氏以爲衡卽輗非也大車兩轅小車一轅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轅短而轅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轅廣周禮輈人疏云服馬有二馬有一輈此蓋指小車而言衡止一而輗有二尚可謂之一物乎轅與輗與衡三者分明則知章句解軏字卽指轅而言解輗字乃指轅前之橫木所謂衡者而言如何混得○雙峰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總旨 說統此章是夫子以定禮槪往古來今之無異非以因革損益爲知來也禮字最重禮所以維世也三代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損益不外因中事若認所因所損益的做兩件便隔天淵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本義 子張問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事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之乎

附解 說統世乃帝王興廢相禪之世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旣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

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本義 子曰欲知未來當觀已往彼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其
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因因乎夏而不能變矣若夫制度
文爲或有餘而損之或不足而益之如易尚忠而尚質易建
寅而建丑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而有天下
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因因乎殷而不能變矣若
夫制度文爲或有餘而損之或不足而益之如易尚質而尚
文易建丑而建子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夫綱常亙
萬古如一日制度隨時世而改更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

自今以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其所因不過此三
綱五常其所革不過此文爲制度無不可得而知者豈但十
世而
已乎

附解 朱子曰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
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
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
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
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
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
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
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
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
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
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蒙引集註云其所
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
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只帶所損
益言其實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因所革

言非謂上二可知只在所損益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
按本文本註文勢意義上二可知俱不兼言爲是○新安陳
氏曰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
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

非其鬼而祭之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不惑於鬼
神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本義 子曰人之祭享各有其分若非己所當
祭之鬼而祭之是求媚鬼神以邀福也諂也

附解 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
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
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厚齋馮
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

也但欲諂之
以希福耳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本義 天下惟義最所當爲若明見義所當爲之事却乃
因循退縮不能毅然爲之是委靡而不振也無勇也

附解 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上看固見得知
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知
力○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
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
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
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四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五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總旨】折衷此夫子誅季氏之僭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本義】季氏桓子以八佾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謂是何等樣大事尚可恬然安意爲之則凡僭分之事輕於是者孰不可忍而爲之也

【附解】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爲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

三家者以雍徹章

【總旨】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本義】昔武王祭文王之廟歌雍詩以徹饌乃魯三家祭宗廟亦歌雍以徹子曰雍詩中有云相而助祭者維列國諸侯主祭者天子其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深而玄遠蓋本天子宗廟之事義有取也今三家之祭相祭果辟公乎主祭果天子乎亦何所取義而歌之於堂是其無謂亦甚矣

【附解】孫淮海曰所引雍詩只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然奚取二字是冷覷語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譏訶○〔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大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

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人而不仁章

【總旨】折衷此亦慨當時用禮樂者之失其本而發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大義】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能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然有序有和而爲禮樂若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匪僻之心放逸不敬而禮之本先失矣雖日周旋於玉帛威儀之際當不得禮其奈此禮何哉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淫邪之氣乖戾不和而樂之本先失矣雖日從事於鏗鏘鼓舞之用當不得樂其奈此樂何哉欲用禮樂者亦求之心而可也

【附解】朱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問集註云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蒙引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故置程說於附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誇但於仁字似疎故又居後

林放問禮之本章

【總旨】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爲是言本非以儉戚爲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本義】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林放疑而問禮之本

【附解】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大禮始諸飲食者是也集註乃取後說○蒙引此禮字兼吉凶言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本義】夫子以其不隨世逐末而獨有志於本故稱之曰大哉此一問也蓋得禮之本而全體在其中豈細故哉

【附解】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

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則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illegible]試即禮之本言之禮有吉凶二者質不磨文自有個得中恰好處今若因俗弊而救言其本凡禮之吉者與其侈靡太過而奢寧可朴嗇不及而儉蓋禮初頭只是儉後來日流爲奢是儉雖非禮之中猶不失乎太古無文之初而爲禮之所由起也若喪禮之凶者與其但治儀節而易寧可一於哀痛而戚蓋喪初頭只是戚後來方習爲易是戚雖非喪禮之中猶不失乎至情真切之實而爲飾文之所從生也得其本而可漸進於禮之中矣子有志於禮之本尚於此求之哉

[附錄]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泛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初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之謂禮蓋自有個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淺說可以儉戚爲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爲禮之末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謂繁文也

夷狄之有君章

[總論]蒙引此孔子痛中國之僭亂而甚之之詞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參說]夫子見當時上下陵夷不知君臣之分故歎曰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今夷狄之國尚且有君長以統率之不如諸夏之僭竊反無上下之分也

季氏旅於泰山章

[總論]徐方廣曰此章救其陷於僭竊之罪是正意既云不能則言神不享非禮以冀其知無益而止是轉一意進林放以厲冉有是餘意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
是亦教誨之道也、
【存疑】季氏將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以大夫祭之、僭也、爾爲之臣、獨不能救正其僭竊之罪歟、對曰、彼意已定、吾力不能救正也、子曰、嗚呼、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曾謂泰山之神反不知僭祭之非禮、而不如林放乎、欲誣而祭之奚益哉、
【[illegible]】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說統、嗚呼二語、是冉求不能救、而夫子代救之如此。
君子無所爭章
【[illegible]】折衷此夫子舉君子之尚德、以挽當時之趨也。○說統、必也射乎、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而射惟揖讓畢、覺無爭。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存疑】子曰、君子恭遜、自無所爭、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蓋所射有中否、所中有多寡、而因以較其勝負、是亦爭也、然方其將射之時、衆耦既同、不遽射也、三揖三讓而後升堂以射、既射之後、勝負攸分、不遽下也、又與那同射的人、都揖讓而下堂來、及衆耦既降、負者宜罰、又不遽罰也、勝者揖那不勝者、使他升堂取觶立飲、射之始終、雍容揖遜、無非序賢序不

侮之心、其爭得來也、是君子、豈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哉、以是觀之、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
【[illegible]】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大射爲祭祀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而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主賓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蒙引、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面升下飲三節、集註雖析解、而不脫揖字。○雲峰胡氏曰、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惟見相與雍容揖遜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困勉錄、其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見出箇君子來、正與和光同塵者有辨、

巧笑倩兮章
【[illegible]】副墨、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想到禮上、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存疑】子夏問於夫子曰、逸詩有云、笑之巧也倩兮、而口輔端好、目之美也盼兮、而黑白分明、此言人生質之美如此也、而

繼又云素之無文也以爲絢兮而華美可
觀夫素絢異也今反以素爲絢果何謂也

附解雙峰饒氏曰上二句賦也下一句比也○困勉錄子夏之意在素絢並重而錯認詩人之言爲即素是絢似抹殺了絢一邊○註美質質字是本質之質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本義子曰詩人之意非言其即以素爲絢也蓋欲因素以加絢耳如繪畫之事必先有素地然後可加以五采是素處於先繪處於後猶人先有美質而後可加以文飾也詩之意蓋如此

附解存疑子夏以素與絢是二項疑詩就把素做絢了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說統詩言素以爲絢是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本義子夏因此而有悟曰繪在素之後則禮其在忠信之後乎蓋素地未成繪何所施誠心不足文將焉用必主之以忠信不欺而後可飾之以威儀華采也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如此故夫子稱之曰因我之所已言而知我之所未言是能啓發我之志意者商也與之言詩必不滯其心於章句之末而得其意於語言之外始可與言詩已矣

附解新安陳氏曰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說統禮後乎是悟語非問語○宋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總旨存疑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此歎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本義子曰周初之禮取監夏殷故考古者每爲惓惓焉夏后氏制度文爲之禮我能言其大略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杞爲夏後不足以徵吾言也殷家制度文爲之禮我能言其大略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今宋爲殷後不足以徵吾言也所以不足徵者其故何哉蓋文所以載此禮獻所以識此禮也今杞宋之典籍賢才皆缺略衰謝而不完足故不足徵也若使足焉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矣二代之禮何至泯沒無傳乎惜乎今之不足也

附解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因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何限旣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

雙峰饒氏曰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智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蒙引既灌而往浸以懈怠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爲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朱子曰祭以誠爲本而觀之者亦於其誠也我魯之於禘也我嘗於大廟觀之其初祭之始君臣誠意猶存自既灌地求神以後浸以懈怠雖有陳設之籩豆升降之儀節不過禮器禮文而已既無當於祭義何以昭示臣民我之心不欲觀之矣

附錄 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有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爲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煑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或問禘之說章

徐方廣曰通章只是不知知其說者二句正是戒魯不知意指其掌註云明且易是聖人意中語須補出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或人見魯嘗行禘祭而謂先王之制爲禘也必有義存焉故問其說於夫子夫子以或人難與言此但答之曰此吾所

不能知也夫禘於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道理深微而遠大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然則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亦曉不得此此知之甚不易也若有能知其說者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誠見自是廣闊精神自能通量其於治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治天下至難也而知禘則無難信乎禘之難知也門人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謂其如示掌之明且易也然則知禘之深者莫如夫子矣

[附錄]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遼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宗祖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存疑]知其說是仁孝誠敬極其至既知得便行得這知不比尋常知

祭如在章

[蒙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大全]門人記曰祭以誠爲主而吾夫子之祭則極其誠者觀其祭先祖也則孝心純篤宛如先祖在位而身與之接焉其祭外神也則敬心專一宛如神明在位而見其容聲焉

[附錄]蒙引言先祖則父母在其中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大全]子嘗自言曰吾當祭祀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以伸吾孝敬之意故禮雖已行而此心欿然如未嘗祭也即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

[附錄]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說約]如不祭以心言范註無其神以事言若又一意故置圈外

王孫賈問曰章

[□□]鍾乾所曰王孫賈此問與彌子衛卿可得同意夫子謂彌子則曰有命於賈曰天以此見聖人果樂天安命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

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
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喩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
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本義 時孔子在衛王孫賈欲其附己故設言以諷曰俗語有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夫奧本尊常竈本卑致今乃言媚奧不如媚竈其意果何謂也
附解 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爲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附考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戸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
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
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本義 孔子答之曰媚奧媚竈之言皆不然也蓋至尊莫如天而天以理爲主人苟逆理而獲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能免也非特不當媚竈亦不當媚奧也
附錄 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雲峯胡氏曰饒說獨字便已非是非理則獲罪於天矣

周監於二代章
總旨 翼註此章是夫子自表其志章之心主挽文勝之弊說者還似牽强添設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
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本義 子曰夏尚忠商尚質其文皆未盛也周監二代之後集其禮之大成而損益之制度儀章纖悉具備郁郁乎極文采之盛哉吾也生周之世爲周之民亦惟與天下共遵其制度儀章謝矣舍周其奚從哉
附解 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蒙引註禮字指制度文爲言所損益者也

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
子入太廟章
總旨 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
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
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
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

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本說】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凡廟中禮文禮器之事。每問以審之。或人譏之曰。鄹人之子。素名知禮。自今觀之。孰謂其知禮乎。觀其入太廟。每事問。則必不知禮明矣。子聞之曰。即此便是禮也。禮莫大乎敬。我每事詳愼。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何反以此爲非禮哉。

【附解】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苟之有司。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朱子曰。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孰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愼又如此也。

射不主皮章

【總旨】小註。此章要得聖人思古之意。蓋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耳。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本義】子曰。儀禮云。禮射之行。但取其中的。而貫革與不貫革。俱不論。此言果何爲哉。爲人之力有强弱之不同等。此古昔盛時。尙德不尙力之道也。不今人慨想無窮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尙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朱子曰。夫子亦非是要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爲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翼註。古之道。泛說。不必指定周初。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總旨】說統。此章主數名實說。總見聖賢同是維禮之心。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本說】魯自文公以後。告朔之禮不行。而有司每月猶供此羊。子貢以禮既不行。餼羊徒供。故欲去之。

【附註】東陽許氏曰。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行釋。告朔有三重。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脩月令之政。重民事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illegible]】夫子曉之曰賜也爾之欲去餼羊者殆以告朔之禮既廢餼羊之供無實愛惜此羊而欲去之乎自我觀之告朔之禮雖廢而餼羊猶存庶幾後之人或有因羊以求禮者我固愛其禮而不忍此禮之遂亡也如之何欲去之耶

【附解】因勉齋集註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得以識之是存羊即存禮而禮可復焉是因羊可復禮兩意並用

事君盡禮章

【存疑】存疑此見聖人非但以明己之志實以救當時之失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本義】子曰臣之事君自有當然之禮乃人臣之所當自盡者也今於事君之際每事依著禮節不敢差失此不過盡其當然者而已非有加於禮之外也而時人乃以為諂豈知事君者哉

【附解】道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按今註當時之人他心裏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喪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

定公問君使臣章

【[illegible]】正解此章見君臣當各盡其道所以立萬世君臣之極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本義】定公問人君馭使臣下人臣奉事君上其道當如之何孔子對曰君臣之分自有相須之勢而其使事之間亦各有當然之道君之使臣也當知其為吾之股肱耳目而不可有一毫輕忽之意厚之以尊崇隆之以禮貌是謂使之以禮而君之道盡矣臣之事君也當知其為吾之腹心元首而不可有一毫虛偽之心有官守則必盡其職有言責則必盡其言是

謂事之以忠而臣之道盡矣君盡君之道而不求之於臣臣盡臣之道而不求之於君則何上下之不交而德業之不成哉

【附解】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慢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當各盡其道○【說統】使不是役使只作服馭看

關雎樂而不淫章

【[illegible]】朱子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人作蓋宮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亦止於輾轉反側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哀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問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本義 子曰道性情者莫如詩詩之首篇曰關雎宮人爲文王得賢后妃而作也其既得也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其樂可謂盛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是樂也樂雖盛何嘗失其正而至於淫乎其未得也則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其憂可謂深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不

能無是憂也憂雖深何嘗害於和而至於傷乎詩人之情性如此學者當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附錄 存疑 宮人何爲憂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係焉是固宮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總論 折衷 此夫子因宰我妄對立社之意而深責之欲其知謹於未言之先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本義 哀公問立社之義於宰我宰我對曰古人立社必樹以木夏后氏都安邑社則以松殷人都亳社則以柏其義皆不可考矣周人都豐鎬社則以栗其所以用栗之意若曰使民望之而恐懼戰栗也

附錄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神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感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本義 子聞而責之曰凡事之未成者猶可說以止之也事已成不可復陳其是非以說之矣事之未遂者猶可諫以止之也事已遂不可復申其匡救以諫之矣事之未往者猶可咎以指摘之也事已往不必復指其愆尤以咎之矣予之言已出而不可救矣我將如之何哉

附錄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後耳○存疑成事不說三句雖以事言究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本文三句是泛說責宰我意

在言外

管仲之器小哉章

總旨 蒙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他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看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者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說他僭只是應或人知禮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本義 管仲相桓公一匡九合其功大矣然皆出於伯術之私而非王道之公孔子譏之曰吾觀管仲爲人局量褊淺而容

受兆弘規模卑狹而設施不廣其器不亦小哉

附錄 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客受不去了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本義 或人不知而疑曰約嗇之人多狹小而不大夫子以仲爲器小意者管仲儉乎子曰儉者必節冗費管仲有三歸之臺以爲游觀多設官屬凡事不相兼攝臺有興作之費官有廩祿之費焉得爲儉而乃以儉爲器小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

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本義 或人又疑曰知禮之人多文飾而不儉夫子以仲爲非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禮以辨等威愼名器者也如邦君

屛樹於門以蔽塞內外今管仲亦樹塞門是僭邦君尊己之
禮矣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
先設坫於堂兩楹之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酬畢覆爵於
坫上管仲大夫無此禮今亦有反坫是僭邦君尊賓之禮矣
其僭如此而以爲知禮將天下之人孰有不知禮者而乃以
不儉爲知禮也夫子兩答或人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
而其所以小者
於此亦可見矣

附解 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屛以蔽塞之蓋小牆
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古者
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飮畢反此虛爵
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
以酌主人主人受爵飮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
賓答拜是賓主飮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朱子曰奢
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
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
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如蘇氏說見得不如
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

所以卑狹處兼二
說看其義方備

子語魯大師樂曰章

總旨 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
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
中無間斷方
是作樂之妙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敎之翕合也從放
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
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
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
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
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本義 子語魯大師曰汝典樂之官不可不知樂夫先王之樂
其音聲節奏可得而知也樂之可知者何如蓋樂有一之不
備不足以爲樂始作之時必五聲六律八音齊然合奏翕如
其合也然備而不和亦不足以言樂及其從之而放焉大作
又必淸濁高下皆中其節而純如其和也純則易至於混亂
又必一音自爲一音不相凌奪皦如而明白也皦則易至於
間斷又必五音相爲起伏前倡後和繹如而連續也夫自翕
如而純如皦如繹如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樂以之而成
矣由此而至於九成其道理
不過如此樂何不可知乎

附解 困勉錄知字須淺看只以聲音節奏言之若說得深奧
旣非大師所解且與下數句不相照矣○蒙引純如皦如繹

如俱綴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
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

儀封人請見章

總旨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
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
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
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

儀衞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
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

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本義】夫子周流至衛其儀邑之封人請見曰前此君子之至於斯地也吾未嘗被拒而不得見也今夫子之至於斯我獨不得見乎於是從者通其言於夫子而見之出謂從者曰二三子何患夫子之失位乎天下之無道也亦已久矣亂極當治而夫子之德如是又足以轉亂爲治吾知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敎以開生民之耳目覺天下之愚昧如儆衆之木鐸也豈久失位也哉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附解】翼註註不曰得位行道而曰得位設敎者切木鐸字也如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最切

子謂韶盡美矣章

【總旨】蒙引盡美盡善俱是指樂言集註是推原其所以然處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

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本義】記者曰我夫子稽古帝王而聞其所作之樂嘗謂舜之樂名韶者聲容備盛固盡美矣乃其和平寬大之蘊潛著於聲容之表而可以想見者則又盡善也謂武之樂名武者聲容備盛亦盡美矣然其發揚蹈厲之氣潛著於聲容之表而可以徵窺者殆未盡善也子於此蓋不勝升降之感矣

【附解】朱子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蒙引樂只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爲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

居上不寬章

【總旨】家訓此是夫子崇本之論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本義】子曰凡事必得其本而後其末可觀如寬弘乃居上之本也恭敬乃行禮之本也悲哀乃臨喪之本也有其本方可在本上看他得失何如若使居上苛刻而不知寬弘之大體行禮怠惰而無恭敬之實意臨喪矯飾而無哀痛之眞情則其本已先失矣雖或號令政敎之施進退周旋之節哀麻擗踊之文未必盡無可觀然大本既失則末節無可言者吾何以觀之哉

【附解】淺說此寬敬哀在心內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云觀其所行之得失○朱子曰

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爲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里仁爲美章

[illegible]剔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朱子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illegible]子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若是里之中習俗仁厚此爲里之至美處於此而薰陶漸染可以成其德則愼保愛可以全其生智者必居於此矣若擇之而不處於仁則是不知其美矣焉得爲智乎甚矣人之不可不居仁也

[illegible]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蒙引擇不處仁則是不知其美矣不必謂既知其美而不處也

不仁者章

[illegible]折衷此示人全其心以貞遇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illegible]子曰仁爲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德而後不爲外物所搖若不仁者私欲錮蔽失其本心故處困窮之時始初或能強制久之則慈若無聊矣不可以久處約也處安逸之地暫時猶能矯飾久之則意得志滿矣不可以長處樂也若此者皆不仁故也惟仁者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其於仁也不待勉強而心與之相安處約處樂皆相忘而不自知也智者中有定見無一毫昏昧其於仁也深知篤好而求必欲得之處樂處約皆確然不易其所守也仁智之分雖殊而能全乎仁則一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動也

[illegible]雙峰饒氏曰久約爲饑寒所逼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爲富貴所溺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卽我我卽仁故曰其仁卽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困勉錄摘訓云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語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智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則仁內包得不濫不淫

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惟仁者能好人章

[illegible]折衷此舉仁人之能好惡以立用情之準也○困勉錄註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要看得好不是以無私屬仁者以當理屬能好惡仁者二字是以人品言兼體用無私當理皆在其內能好惡則專屬當理無私心三字在仁者下補說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illegible]子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人惟心有所私是以好惡鮮當於理惟仁者其心至公而無私故有所好也因其人之可好而後好之好至正而當於理是能好人有所惡也因其人之可惡而後惡之惡至正而當於理是能惡人夫好惡惟仁者能之可見人當以仁爲務也

[illegible]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明白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道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

苟志於仁矣章

[illegible]存疑此爲爲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illegible]子曰人心本善而所爲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累之也誠能一心專向於仁則一時察識雖未能精踐履雖未能熟亦可保其必無爲惡之事矣

[illegible]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富與貴章

[illegible]西山眞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

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illegible]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麤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爲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illegible]子曰凡境有順逆而取舍貴明如富與貴是人之所同欲也常情欲之則處之然有義焉不可苟得今有人焉或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富貴是無故之獲也必審焉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同惡也常情惡之則避之然有命存焉不

苟免今有人焉即不以其當得之道而得
貧賤是適然之數也亦寧安焉而不去也
[illegible]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說蓋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則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道是念念見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操之本然之心體自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本義處去不苟如此此乃所以存吾本心之仁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也使君子而貪富貴厭貧賤離去其仁則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君子之名乎

[illegible]翼註惡乎成名只是不名爲君子耳非名譽之名○雙峰饒氏曰此節是結上生下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本義是以君子之於仁也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閒其閒而終食之頃有或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必於是仁焉顛沛之際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於是仁焉不但外明取舍之分而尤內密存養之功此日用之閒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illegible]說統終食須臾意不必泥食上說造次顛沛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存疑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通指富貴貧賤取舍至顛沛必於是言○淺說註中無時無處不必分貼

我未見好仁者章

總旨蒙引此章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節前一節特以發起下二節之意耳○淺說此章首節言仁難得中節言仁可爲末節言人自不爲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

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本義子曰天下之道仁與不仁而已仁當好不仁當惡我於今之人未見有好仁者與惡不仁者夫我所謂好仁者非尋常好之已也必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之物無以尚而加之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然惡之已也必其所以爲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不使一毫私欲加乎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illegible]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東陽許氏曰明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則是日以行仁爲事但於行事常照顧不使一毫不仁之事見之於身其與好仁而務於行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耳不可將惡不仁者輕看○說統惡不仁正所

以爲仁故特下其爲仁矣一句矣字是斬釘截鐵語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人在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本義】然好仁惡不仁之難見亦人之不肯用力焉耳有人焉當藏鋼之餘興淬勵之念能於一日閒奮然用其力於仁而好之惡之矣乎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我未見有力量不足者

【附解】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翼註】用力兼明以察幾健以致決言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本義】蓋人之氣稟不同或亦有昏弱之甚力不足以副其心者然我未之見也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

【附解】【翼註】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

人之過也章

【總旨】【說統】此夫子爲以過棄人者發○【蒙引】此兼君子小人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子發此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大全】子曰君子小人均不能無過也然過之爲類正自不同其過所以不同者正以其存心之有不同也故觀小人之過於薄且忍者其爲不仁不待言矣若君子之過於愛過於厚雖是過當然實發於一念之仁觀人者因其過而察其心便可知其仁矣豈可以人之有過而遂謂之不仁哉

【附解】【翼註】過有二端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顧不及檢之際本心之惻怛發露最眞勢不得已之時迫切之眞情委曲可諒○【蒙引】過以事言仁以心言

朝聞道章

【總旨】雙峰饒氏曰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道者生人之正理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何爲苟平日致知格物積累之久而一旦得聞大道則知得眞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雖朝聞而夕死焉奚不可哉甚矣道不可不聞也

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雲峰胡氏曰朝聞道者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可矣二字含人情然有深省處

士志於道章

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宜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道本高明惟識趣之高明者始足與議若士之志在道亦既知有義理矣而恥自己之衣之惡食之惡者測識趣卑陋與不學無識之俗人無異雖日論道亦徒說而已奚足與議哉可見志道者必先掃除俗念方能有得也

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求安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奉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蓋其識見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存疑議道者將以行之也與議道猶云與適道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異註此見君子以虛心應天下之事○蒙引此三句語勢相連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什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天下事皆有至當之理不可先有意必之私心主於必行謂之適適則凡事之不可行者皆要行心主於必不行謂之莫莫則凡事之可行者亦不行此皆意見之私非義之當然也惟君子之於天下之事也先無有適而必爲之念也先無有莫而不肯爲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爲則爲而不同於適義不當爲則不爲而不同於莫此君子大公順應之妙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耳

困勉錄此君子兼安勉說○蒙引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看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

中者也與比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
○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

君子懷德章

總旨翼註此辨君子小人於心術之微要人愼所懷意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本義子曰君子小人不同而其所懷亦異君子之所懷者在固有之善立心欲其無私行事欲其合理惟恐悖理而爲不肖之人若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也而其所懷者在土凡居之所安者卽戀戀不舍雖遠乎德而不恤矣君子之所懷者在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肆奉上而不敢違若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懷者在惠凡利之可歆者則營營求得雖罹乎刑而不顧矣君子小人所懷不同如此

附解翼註懷是懷諸念也有念茲在茲不能頃刻忘之意○蒙引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

放於利而行章

總旨折衷此嚴徇利者之戒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子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

人故多怨

本義子曰利乃人所同欲可公而不可專者也若事事依著利而行則利己害人處多必多怨夫至於多怨則不能長保其利矣徇利者可不戒哉

附解勉齋黃氏曰謂之依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蒙引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徇私自便自是可怨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章

總旨蒙引此章爲當時君大夫亦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爲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本義子曰爲國莫大於禮而禮非徒威儀升降之文也貴有恭敬辭讓之實心以行之君子自盡其實而能以禮讓爲國凡所以辨名定分整齊百官防範萬民者一本於恭敬辭讓之心則上以讓感下以讓應上下截然不亂於爲國何難之有若未盡恭敬辭讓之實則不能以禮讓爲國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矣其奈禮之節文何何況爲國葢未有內慢而外能敬者亦未有身不能由禮而能化人以禮者信乎禮讓之爲要也圖治者審之

附解朱子曰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跽曲拳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困勉錄禮讓猶云禮之讓〻字說能以禮讓爲國不必說以此禮讓去治國猶云爲國者而有禮讓也○陳氏曰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爲禮且不足

共不能爲國矣。蓋在言外也。

不患無位章

總旨 翼註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總見君子之學務內不務外不以上屬仕者下屬學者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本旨 子曰天下事有在於人者有在於己者不可不審所患也如爵位不得人當患之然位之有無無損於我不必以爲患惟所以立乎其位者凡致君澤民之具無論有位無位皆所當備則患其不盡也名譽不著人當患之然莫知何損於我不必以此爲患惟可以見知之實凡進德修業無論知與不知皆所當脩則求其能畢盡也此爲己之學也

附解 蒙合註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總旨 夏九範曰此章不要看深了一即暗指忠恕言也但曾子不待開明而門人未解因指出告之大意不過如此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本旨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於聖人一言一動無不詳記而力行之也其應物處事之間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大衆理之所自來焉其下學之功至亦將有以上達矣故夫子不俟其問而呼其名以告之曰參乎爾知吾之道乎吾道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以貫通之不待逐事逐物處置運量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也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大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之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

附解 朱子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緒只是一箇理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是此理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一貫如散錢一貫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條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理會○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蒙引吾道二字略讀道字虛說○一貫二字不可分○固是體之一然貫亦非是用之萬但其所貫者則是萬所以貫之者則是一也○許氏曰此是就聖人應事處說若只說萬理一原却是論造化與此章不相似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

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
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
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
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
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
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
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
達之義

[大全]夫子之告曾子也夫子之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爲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夫子出而因問曰所謂一貫者何也曾子乃即門人所嘗聞者告之曰夫子之道無他只是一箇眞實之心而施之事物無不當理由忠而發之爲恕而已矣夫子誠求之忠恕而夫子之所以教吾之所以唯者即在是矣

[illegible]或問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而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illegible]之功[illegible]○[朱子]曰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忠是不分破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一箇○[雙峯饒氏]曰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當得恕便會一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强底一以貫之○[蒙引]要須認集註一借字既不失管了以一貫當忠恕之本言而亦不混却忠恕一貫之界限○一箇忠做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一以貫之猶云以一心應萬事此今心若不是盡己而無一毫之不實如何只管推得去○[朱子]曰天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無爲的忠恕學者是著力的忠恕○[新安陳氏]曰註中夫子之一理渾然二句是聖道之一貫譬則天地二句是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說故借學者二句是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說○[說約]忠恕本是勉然之事今借來解夫子之一貫且當自然者說○[秦龍光]曰曾子口中只說夫子之道學者一層須從後補出天地一層只可作餘意

君子喻於義章

[大全]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
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
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
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
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朱]子曰義者天理之公凡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君子循天理平日有精義之學其於義之精微曲折處無不透徹惟喻於義故凡事皆求義以行義之外非所知也利者人欲之私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小人徇人欲平時皆謀利之念其於利之曲折纖悉都理會得惟喻於利故凡事皆爲利計利之外非所知也君子小人之辨在此

[illegible]雙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程註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朱子]曰喻利喻義只是這

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
義小人只見得是利

見賢思齊焉章

[存疑]龔應身曰此章思字省字有力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
工夫須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爲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
能思
省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
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
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大全]子曰吾人遇善夫惡固責責己而恕人亦可因人而勵
己天下有賢者即人心同具之善而彼先得之者也故見人

之賢者非可徒觀爲人之賢已也必奮然冀有其善恐與之
齊焉天下有不賢者即人心易溺之惡而彼先蹈之者也故
見人之不賢者非可徒觀爲人之不賢已也必惕然恐其有
惡而內自儆省也此乃不徒見之而反諸其身有益於我眞
爲己之
學也

[講]雙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鄭氏南升曰此言
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湯若士曰必思齊方是眞能見賢
必內自省方是
眞能見不賢

事父母幾諫章

[存疑]此章曲盡人子諫親之道○[說統]幾諫
二字已包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幾諫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
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
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大全]子曰人子之事父母不惟平時愉色婉容雖遇父母有
過之時亦必從容細密幾微而諫不敢伸己之直而詞色皆
婉順以庶幾父母之樂從也惟其諫之微婉故親之不從亦
非有直斥顯拒之形但微露之於志人子纔見父母心中不
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親歡悅復幾諫而不違若或父母
堅執不從甚至怒而撻之流血極其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
起敬起孝以感動親心俟其意少回仍進幾諫至此
則親心必可回而庶幾復於無過此乃深愛其親也

[講]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
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
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
於無過之地○[孝經]一曰微詞以諷是幾乘閒而導是幾委

曲轉移不合外人知亦是幾不怨不是空空不怨即所云負
罪引慝是也○[說統]幾諫即是敬蓋兢兢小心不敢不諫又
不敢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勞稱苦也撻
之流血不必用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悍勞之心即
是怨

父母在章

[蒙引]聖人此言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上
故引范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
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
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

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大全]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故父母在不可出外遠遊恐親之念己不忘也若或不得已而遊亦必有定向使父母知之可以無憂也此所謂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附錄]存疑遊必有方只據遠遊說輔氏謂近遊不是○不遠遊其常法也遊必有方者處變之道也○吳省菴曰此當一直看下因上句說不盡又著下句遊必有方即不遠遊之心也重在體父母愛我之心上

父母之年章

[總旨]折衷此示人子當及時孝養其親也上言親年當知下原其當知之故○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强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本義]子曰父母之年爲人子者須常記憶在心不可不知也蓋人子惟常記憶父母之年故一則以其有此多年而喜一則又以其將來之年無多而懼既知所懼則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此父母之年所以當知也

[附錄]胡氏曰知猶記憶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蒙引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存疑不是空空一箇懼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知解曰記憶最是若是父母年歲都茫然不知幾何豈成箇人惟常常記憶在心則喜懼自不容已矣

古者言之不出章

[總旨]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本義]子曰人之言行須要相顧古之學者沉靜簡默不肯輕易出言此是爲何蓋凡事必身體力行乃爲有實若躬行之不及夫言則夸誕無實可恥此所以愼焉而不敢輕出也

[附錄]李毅侯曰一恥字是他終身策勵處雖躬有逮日而恥無釋時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總旨]說約此章專爲以才智自逞者發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本義]子曰凡人立身行己但是心裏放肆則所爲必有過差若收斂省約事事皆守乎規矩之中則有所據守雖或未盡合於中道而過失斷然少矣

[附錄]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翼註約字要認得真固不是禮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只照註不侈然自放說寧拘無縱循規蹈矩不失尺寸故鮮失○約雖在事上見而實主心言失則主事言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總旨 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傲惰之法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本義 子曰凡人言易失之有餘而行易失之不足惟君子之用心於言則務欲其訥不但不當言者不敢言卽當言者亦必謹愼收斂訥訥然不敢盡其所有餘而於行則務欲其敏知無不行行無不力奮發勇往汲汲焉必勉其所不足其篤實自修如此

附解 淺說 欲者自欲如是也非戒勉之辭○周季侯曰以謹言勉行窺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唯寬君子於言行之前自有一段淵然欽然之意無一時放下猶輕警惕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要想出欲字意味來

德不孤章

總旨 折衷 此夫子勉人進德之意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本義 子曰人之秉德不脩者豈以德之孤立而無助乎不知德原人心同具亦人情同好必不至行之無從倡之無和而孤立也故有德者必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見其德者固愈加親近聞其德者亦翕然信從如居之有鄰不召而自來矣脩德之功可已乎

附解 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翼註 註類應還主同德之人聲應氣求說若只以秉彝好德言則鄰固不足以盡之○說統 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

事君數章

總旨 蒙引 子游此言是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當以義而進止焉○東陽許氏曰此章專主諫爭說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本義 子游曰君臣朋友以義合者也事君而遇其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苟徒事煩數而不去則君必厭聞以爲謗己斯反見斥辱矣遇朋友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止苟徒事頻數而不止則友必厭聽以爲仇怨斯日至疏遠矣豈事君交友之道哉

附解 存疑 數斯辱言當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五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六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總見聖人擇人在世法之外不必作抑揚口氣○說約二節皆敘事不但記言也故上曰謂下即曰以其孔子語只夾和在裏面又一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本義】子謂公冶長素行之賢有可妻之道也雖常陷於縲絏之中非其自致之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遂以其子妻之

【附錄】朱子曰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絏爲可妻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本義】子又謂南容能謹言行人也使當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必能以言揚以行舉而不廢棄使當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其亦賢而有可妻之道矣遂以其兄之子妻之

【附錄】徐敬菴曰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爾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者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爲貴耶

子謂子賤章

【總旨】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說統此章賠重一取字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賠意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日與君子居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咨嗟歎息見賢友之不可少也如此如只歸功於魯便失輕重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

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本義】子嘗謂子賤其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然斯人所以成斯德者亦由能集衆君子之益耳若使我魯無衆君子者則斯人亦不免孤陋而已何所取以成斯德乎甚矣魯固多賢而若人之能取諸賢爲助也有志於君子者宜知取法矣

【附解】翼註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取資須要自家費力不能說決不能成德

賜也何如章

【總旨】松陽講義通節俱是贊詞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本義】子貢好方人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故問曰遊夫子之門者多有所就不知賜之所造何如子曰汝之才可適於用蓋成才之器也子貢又曰器有貴賤不同夫子以賜爲器不知是何器也子曰汝是器中之瑚璉也瑚璉用之宗廟而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女之才明敏通達足爲邦家之光何異於此殆非凡器之所可同日而語矣

【附解】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爲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蒙引宗廟盛黍稷見其貴重飾以玉見其華美○爾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總旨】小註通章不重辨仁只重斥佞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本義】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當時以佞爲賢故或人論之曰雍也可謂仁矣但惜其不佞耳

【附解】【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翼註】就或人意美其仁意輕惜其不佞意重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

而輕許之也

本義 夫子賤之曰汝以不佞爲雍病是必以佞爲賢矣自我言之亦焉用佞乎蓋佞人所以應答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辦一時全無眞實意思徒多取憎於人亦何益之有哉汝以雍爲仁我固不知其有得於仁否然雍之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亦焉用佞乎

附解 翼註焉用佞泛泛說而貫承仲弓來末句亦然有以首句泛說末句主仲弓不用佞說未可從○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徒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亡之矣屢憎於人不重只要抹倒佞人心事使知本欲取媚而反以見憎令他快然內悔○徐儆弦曰時方以佞爲賢則宜其見悅於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所憎此正是人心公惡處○仁山金氏曰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竪說

子使漆雕開仕章

總旨 說統此章是見性之學却亦是經世之學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本義 子使漆雕開仕必其學有所得而可以用於世也開對曰明理而後可以治人吾於斯理未能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未可以仕而治人也此見開之所見者大所期者遠不以所旣得者自安而孜孜尙進蓋未已也故夫子悅之

附解 朱子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尙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存疑吾斯之未能信是他於天下義理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其一念求道之志直要到十分地位若一念未到決不肯已非苟且隨世以就功名者○蒙合註學稍有得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之意也○雙峯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

道不行章

總旨 折衷此見夫子慨世之志與不忘天下之心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

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
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本義】子曰舉世皆不我用道已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桴以
浮於海或者有所遇乎可從我而往者其惟由也與子路素
懷憤世之心一聞夫子之言遂信爲實然而喜其與已子曉
之曰由也不憚浮海之困而敢於必行好勇可謂過我矣但
無所取其事理而裁度之以適
於義也夫海豈眞可浮也乎
【附解】存疑浮海亦不是泛往冀有所遇耳○蒙註說者謂好
勇二句泛就子路平日言看來只氣似泛而意實專爲此事
發也○新安陳氏曰旣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云云
是不能審察精義而
有謀勇決行之者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總旨】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
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
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
夫子皆不許其仁○錢青臣曰此章只重仁之難全帶言其
才正見仁
不可輕許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
不知告之
【本義】孟武伯問子路其果全其心德而爲仁矣乎
子曰仁道至大其或有或無吾所不能知也
【附解】蒙引不知也者難其詞也蓋
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意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
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本義】孟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又問其仁子曰由也好
勇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而時簡練使之有勇作忠義
使之知方此其可見之才也若其
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附解】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說
統治賦兼有勇知方言邑宰主治民言家長主治事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
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本義】武伯又問求也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多藝千室之大邑
百乘之大家可使爲之宰而理煩治劇衆務畢舉此其可見

之才也若其心之仁與
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
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本義】武伯又問赤也仁道何如子曰赤也知禮若令束帶立
於朝廷可使與四方賓客言語應對自能不亢不卑不辱君
命此其才之可見也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
也此見聖人不沒人所已能而亦不輕許人所未至也
【附解】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
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附○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
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
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能全
體是仁了若全體有斷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
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

字聖人只稱其才

女與回也孰愈章

【總旨】折衷通章主夫子造就子貢說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本義】子謂子貢曰汝自視所學與回也孰勝蓋將觀其自知之明以激其進機耳

【附錄】存疑夫子此問乃是深属意子貢處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箇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看此豈是當時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illegible]】子貢對曰人之分量淺深高下自有不可誣者賜也何敢望回即以所知言之回也資稟既高工夫又到如所聞者一即以知夫十融會貫通即始而可以見終蓋盡天下之理而無所不知也賜也資稟既庸工夫又淺如所聞者一但以知夫二比類思索因此僅可以識彼其於天下之理所知有幾何哉子貢之言若此蓋自以為弗如回也

【附錄】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則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

生而物無遺照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本義】夫子因而與之曰女之造詣誠弗如回也凡人有不及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今女有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進道之機就在於此吾與汝弗如之說也

【附錄】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夫子所以許之

宰予晝寢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當看註志氣昏惰四字一晝寢似未甚害事然卻由他志氣昏惰所以晝寢志氣乃學問根本志氣既昏惰如何為學此夫子所以深責下文聽其言而觀其行亦不怕他欺我只因他志氣昏惰連他自已也做不得主所以要觀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本義]宰予一日當晝而寢夫子責之曰木之堅者可雕也若朽木雖欲雕之無所施其巧矣牆之堅者可杇也若糞土之牆雖欲杇之無所用其飾矣人之有志者可教也今予之志氣昏惰如此則教無所施吾於予又何責乎

[附解]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厲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本義]宰予平日能言必皆好學篤志之論今也晝寢則是行不逮言故夫子既責其志氣昏惰復重儆之曰予之昏惰固不足責而吾之鑒予則有深懲矣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則信其行亦如是不復疑其素履之何如也而今以後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遽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之實而後信之我之所以改此輕信之失者蓋因予之事而改之也觀予言而知學者不可不謹於言而敏於行也

[附解]李衷一曰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指宰予與傷今思古意絕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吾不忍逆之云爾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乎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

吾未見剛者章

[總旨]說統此章須重發未見剛句正是聖人激發天下的意思然剛主心體說不論作用慾是不剛之病根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以申棖爲剛是就氣質上說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爲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本義]子曰凡人必有剛德乃可任道今求其可命爲剛者吾未之見也或人不知所爲剛對曰夫子之門若申棖者非乎子曰剛則無慾今棖也多慾則凡可欲之事皆足動其心而志氣必爲之屈矣焉得剛乎

[附解]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存疑]剛與柔相反慾乃不剛病根謝註

剛與慾正相反。未是故圈外之。○〔朱子曰〕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彊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說約〕凡語意皆以照下爲理。然又有必不可照下開說。乃妙。者如管仲器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慾焉剛方是明其所以然之故。若首句先道破卽下文亦何但剛蠡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松陽講義〕此章見仁恕之分。○〔朱子曰〕程子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淺說〕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曰人己同此心理。凡非理之事我所不欲人之妄加於我也。我亦欲無以此妄加於人。夫不曰勿加而曰無加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曰賜也非爾今日所及也。亦於此求勉焉而可耳

〔附錄〕纂註及字就目下言不就日後言

夫子之文章章

〔蒙引〕此章要見聖人教不躐等亦見子貢有獨得其味之意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本義〕子貢曰凡人學力有淺深。故其聞道有難易。吾夫子平日凡動作威儀都有法度言詞議論皆有條理此是德之著見乎外者所謂文章也夫子因常以教人無所隱秘學者皆可得而聞也若夫仁義禮智稟於有生之初者謂之性元亨利貞運於於穆之中者謂之天道夫子亦嘗言之矣但道理極其微妙言語難以形容若不是學力既深可與上達之人決不輕告蓋不可得而聞也夫子教人有序如此

〔翼解〕西山眞氏曰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聞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

子路有聞章

[illegible]說統此卽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緘下一字不得
蓋盡出子路一箇心事也○蒙註三句一氣看勿斷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旣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
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
可謂能用其勇矣

本義子路勇於進道聞善必行若纔有所聞而未及行則其
心惕然惟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孜孜勉勉必力行其所
聞而後
已也

附解說統未能行要看得活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能非也
方纔聞善時豈能卽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存聞矣註

及字可味○蒙應身曰惟恐恐字非是怕聞乃是恐惧之意
蓋急急皇皇不少寧處惕然猛闖欲聞斯行之以爲後聞之
地以裕繼行之力耳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踐之尤欲
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後已是何等勇果力擴純之則行健
不息
矣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illegible]朱子曰此章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
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
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姓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
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
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
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
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
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本義子貢問曰孔文子之爲人若無足取者何以得謚爲文
也豈謚法亦有所不公與子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文子
雖有明敏之資凡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一一講習討論而無
有厭心其勤學如此位高者多恥下問文子雖居大夫之位
却不敢自亢凡事有未知者雖下僚之卑小民之賤亦虛已
問之而不以爲恥其好問如此蓋謚法中有以勤學好問爲
文者今文子之行正與之相
合此其所以得謚爲文也

[illegible]說統學問只宜淺看○沈無回曰
祇是以謂之文與可以爲文矣不同

子謂子產章

[illegible]淺說此在逐事上見子產有君子之道
○蒙註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外者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
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
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
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本義】子音謂鄭大夫子產有合於君子之道四焉四者雜何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己也有善不矜有勞不伐退然謙遜以自居何恭也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則內脩國政外睦諸侯始終謹恪而無怠何敬也仁以有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則利必為之興害必為之去舉疲敝之民而生全之其古之遺愛歟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則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舉淫縱之民而約束之其邦之司直歟子產備此四美於上下人已之間是以能尊主庇民而鄭國賴之豈非春秋之賢大夫哉

【附錄】劉註恭是謙遜不伐能不矜功之意非在容貌上謙也敬是謹恪以盡臣職盡相道言亦不在容貌上○存疑養民是育其生也惠註愛利是二義愛根於心利施於外使民是驅使猶云駕馭也義是裁制經畫欲使民就我條理所以濟惠之不及也

【附錄】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章

【總旨】李見羅曰久而敬之不但晏子之美蓋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本義】子曰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若晏平仲善與人交矣凡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惟平仲則不諂不瀆一以敬相與交雖久而敬不衰也惟其久而敬則愈久而愈親也

【附錄】家訓交久何以敬衰一則久而易狎狎則不敬一則人而易厭厭則不敬○困勉錄能敬斯能交是餘意不可即包在久而敬內

臧文仲居蔡章

【總旨】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為智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去不智言大夫不藏龜於家乃因此立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

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
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
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本義】子曰臧文仲以知名矣以予觀之文仲之作室以藏龜也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畫藻於梲以象龜之潔眞若大龜之居處其中而吉凶禍福可以諂媚而趨避之也大知所務之爲智令文仲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其心之惑亦甚矣人皆稱他爲知吾不知果何如其爲知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義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二者常相聯
【附考】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
令尹子文章

【總論】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朱子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慍色舊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其爲人也
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
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巳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
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
仁也
【本義】子張問曰楚令尹有子文者三次爲令尹人皆以爲榮而彼無喜色及三次巳其令尹人皆以爲辱而彼無慍色其喜怒不形如此方其巳之時又將舊日爲令尹之政一一告之新爲令尹之人使有所依據而行其物我無閒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子曰斯人也知有國不知有身據迹行事可謂忠矣子張曰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內既無私心而外之行事又當於理今未知子文之所以然者果皆純乎理而無私否也安得遽許以仁
【附解】翼註喜怒不形但知位乃君之位也物我無閒但知政乃君之政也故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朱子曰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巳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
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
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巳於利害
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
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
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

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幷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旣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本義 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弑齊君當時陳文子亦爲齊大夫其家有馬十乘可謂富矣乃不肯苟安於其國棄而去之至於他邦見其臣亦不忠則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之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其審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子曰斯人也潔身去亂惟恐弑逆之汙已據他行事可謂清矣子張曰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外之行事合理而內又無私心今未知文子之所以然者果眞有見於義理當然而無累非迫於利害之私而或悔也安得遽許以仁

附解 朱子曰令人有些小利害便見於色子文却三仕三已畧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令尹令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是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存疑子文註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是指事言陳文子註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是指心言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總旨 潛室陳氏曰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爲應事言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本義 季文子執政凡事必反覆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人之處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故事之至也仔細思量一

番猶恐見不的確又平心易氣再斟酌一番如此則事理之可否從違裁度已審行之自無不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爲哉

附解 蒙引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也○朱子曰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雙峯饒氏曰註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

甯武子章

總旨 存疑聖人此言重在邦無道則愚不可及意思全在卒保其身以濟其君上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本義】子曰甯武子仕衛當文公時邦正有道則安常處順行所無事而知及當成公失國邦無道時則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愚夫觀人者必以爲愚不如知矣自我言之國家無事可見循有才識者亦能之其知猶可及也若其愚則冒險濟變固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卒能使君與身兩全其愚眞不可及也

【附解】【松陽講義】有道無道都要切衛國情形說不要泛看知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上論○註以有道爲文公時無道爲成公時明季講家欲將有道無道俱作成公時此蓋拘於父子相繼之例謂左傳成公初年甯莊子尚在武子應未立朝然春秋時父子同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纂引】在朱子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爲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爲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沈晦爲愚以免患爲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

【附考】【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章

【總旨】朱子曰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演說】夫子周流在陳知道不行而歎曰今世終無用我者矣吾其歸與吾其歸與蓋我之道雖不行於當時猶可傳之於後世今吾黨之小子志意遠大而狂因畧於世事而簡其規模體段已各斐然成就有文理之可觀但學力未至時出乎規矩法度之外而不知所以裁之以合於中道吾安得不歸而裁之也

【附解】徽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規槪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

制行世不變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朱子曰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說約不知所裁正說小子欲裁意在言外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

總旨 朱子曰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不遠 子曰吾觀古伯夷叔齊者人皆知其介而不知其被其平日嚴於惡惡疑若狹隘而無所容矣然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人能改其惡卽見其今日之善而不念其舊日之惡其好惡之公而德量之廣如此故被其所惡之人亦不甚怨之也

附錄 朱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胸中都是義理○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旣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旣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

孰謂微生高直章

總旨 因鉤錄夫子不是譏微生是欲明直道當與直躬章並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敎人不可不謹也

不遠 子曰存己之誠而無所計較順物之理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直人皆以直稱微生高以予觀之安得爲直哉或乞醯焉其家無有乃乞諸其鄰而與之曲己之意以徇物之求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直者固如是乎

附錄 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則不得爲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爲不直則知所以爲直矣○朱子曰如此與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尙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

巧言令色章

總旨 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敎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邱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

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本義 子曰夫人立心貴乎誠直凡言貌交友無不宜本此出之有如巧言令色足過其恭此有意求悅於人邪媚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我亦恥之又如內藏其怨恨之心而外與其人相友善此以不誠待人奸險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而丘亦嘗恥之甚矣人須表裏如一也

附解 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卻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或問左邱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邱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顏淵季路侍章

總說 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不私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本義 顏淵季路侍側子曰二子必各有志向何不各言爾之志乎

附解 翼註此志字只泛說與下論作用世之志不同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本義 子路曰人不可以自私且如車馬輕裘雖我之所有然天下之物當為天下用之不得專之以為己私也我若有此車馬輕裘則願與朋友共之雖至敝壞亦無所憾焉

附解 達說車裘共敝頗類俠士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別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本義 顏淵曰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脩德雖有善可稱然亦不過復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不欲矜誇於人而自以為善焉人能立功雖有勞可錄然不過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而已我若有勞不欲張大於人而自以為勞焉

附解 方孟旋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有勞之可施兩無字直是若無若虛氣象

○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

不知鞲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
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
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本義】子路進而請曰由回之志夫子旣聞之矣願聞夫子之志何如子曰吾之志無他亦惟使天下人各得其所而已天下有老者焉所當安也吾則養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適有朋友焉所當信也吾則與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有少者焉所當懷也吾則懷之以恩而使之各遂其性隨其身之所接而盡其固有之心聽夫物之自來而與以應得之理此則吾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公其物於人而有難於兼濟顏子忘其善於己而猶出於有心惟夫子之志利兼萬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眞如天地之量也豈二子之所能及哉

【附解】朱子曰孔子與此三者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聞夫子如化工及鞲靮之喻曰道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的意思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子路收斂縝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

巳矣乎章

【總旨】松陽講義此章是以改過望人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論語中屢言及之而此一章說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其示人之意尤爲喫緊歎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

子曰巳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巳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本義】子曰人不能無過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訟責則即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可必矣吾嘗以此望天下自今觀之吾其巳矣而絕望乎吾未見有自己知所行不是而內自訟責者也然則欲求其改過豈可得乎昔之所望於人者今終不可得見焉謂之何哉

【附解】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存疑】內自訟最難是心內自責人所不及見乃是愼獨工夫眞實爲己之心也故歎其未見大註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此意亦緊要但內自訟便有此意思

十室之邑章

【總旨】說統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本義】子曰人之造道固在於天資而尤須乎學力若但以資質言之豈必天下之廣就是十室之小邑亦必有純朴篤實之忠信如丘者焉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丘之好學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也夫不咎其學之不至而徒誘於質之不美豈不過哉

【附說】翼註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雍也可使南面章

【纂序】翼註首節許其可使南面下二節因其論簡而然之蓋見其可使簡字是主○家訓首許仲弓終然仲弓皆以其得簡之本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本義】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非其人莫可使也吾門雍也殆可使之居南面之位蓋仲弓爲人寬洪簡重寬洪則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簡重則不失之煩瑣而得臨下之體故夫子稱之

【附說】蒙引有人君之度度猶言體也不止德量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本義】仲弓如夫子許己之意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簡與己有不同者故以爲問殆欲觀夫子之與否以証簡之得失也子曰可也其爲簡固異於俗芬者也

【附說】蒙引可也簡者可其簡而非可其南面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本義】仲弓因夫子許子桑伯子之簡而不能無疑於心乃遂論之曰居上臨下之道固貴乎簡然有簡當之簡有苟簡之簡不可不辨也若能自處以敬兢兢業業無一息惰放肆之心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矣如是而行簡以臨其民事事只舉大綱存大體不至於煩屑紛更則事有要而不煩民相安而不擾其簡不亦可乎若先自處於恣意任情無矜持收斂之意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槩從簡略不分緩急不論重輕一味只是縱弛則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毋乃太過於簡乎伯子得毋類是

【講義】朱子曰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存疑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朱子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發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說統無乃二字有質疑意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

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
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
簡則爲疏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
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本義 仲弓雖未喻夫子僅可之意而其論簡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許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爲可居簡之簡爲不可豈不誠然乎斯言可以經世矣觀此則知夫子之言南面許雍者正以其敬簡而其僅可伯子者正以其大簡也眞可以得治術之源流矣

闡解 折衷是簡所謂可與大簡者而然之或謂雍大簡之言正我可也簡之意偏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總旨 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
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
而卒也旣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
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
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
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
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
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
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
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
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
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

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
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
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
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
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
矣

本義 哀公問弟子中孰爲好學者孔子對曰弟子之能學者有矣而好學者不恆有追思其人有顏回者眞好學夫學莫難於治心而治心其要於克己故凡怒而遷焉過而貳焉者皆其心之蔽於私而不能自克也回也克己之功至矣務之與

觸不能無怒然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忘爲能不遷檢之偶
雖不能無過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能不貳蓋
平日克己功深故能至此可謂眞好學矣不幸天奪之速而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此人弟子雖多未聞有好學如回者也
好學難
言哉

附録 覺軒蔡氏曰不遷怒不貳過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
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
一必兼之方盡其意○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
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
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
學而集註以爲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
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
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爲克己之功必其不日過怒則克
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
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覺其根則久久自
然不貳○勉齋黃氏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
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幾動處便覺
惟其剛且義也故纔
覺便與一刀兩段

子華使於齊章

經解 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
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
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也繼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
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鄰亦
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
冉求爲請自多與以示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察義
未精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
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

六斛

本義 門人記夫子用財惟視義之可否子華爲夫子出使於
齊冉有爲其母而請粟於夫子夫子止曰與之釜所以示不
當與也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夫子亦止曰與之庾所以
示不當益也冉有不達夫子之意遂自與之粟五秉

附解 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朱子曰聖
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
餘

本義 夫子旣之曰求之與粟得毋謂赤之急而周之哉赤之
往齊國也所乘者肥壯之馬所衣者輕煖之裘則其家不貧
而其母非不足於粟者吾嘗聞之君子但周人之急而不繼人
之富今求之與粟是繼富非周急也亦異乎君子之用財矣

附解 翼註 周急輕帶只主
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
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本義 門人又記夫子爲魯司寇時原思爲家邑之宰夫子
與之粟九百是其常祿所當得者原思乃以其多而辭之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
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
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

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本說〕夫子因止之曰爾毋辭也蓋官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辭之若果俸祿有餘則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辭爲也

〔翼註〕毋字是止意以與爾鄰里鄉黨是餘意

子謂仲弓章

〔總旨〕因勉錄此章只主不以世類觀人上無勉仲弓脩德意不可以觀人自立斷○蒙引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瀆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本說〕仲弓聖門賢弟子也想當時人必有以其父賤而行惡病之者故夫子私論之曰物之見用於世者非可限於其類也世間有雜文之犂牛固不足取乃其所生之子其色純赤而騂既合當代之尚且角又周正而中犧牲之選如此自可用以祭山川矣人雖以其出於犂牛而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肯舍諸之而不享乎夫子言此以見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總旨〕折衷此夫子稱顏子以勵諸子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本說〕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惟心無私累者爲能洽之回也以明健之資深克復之力視聽言動純是天理用事雖至三

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發與仁常不相離蓋幾幾乎中心安仁者也若其餘羣弟子非不從事於仁但無持久之功或一日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爲私欲所間而違乎仁或一月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爲私欲所間而違乎仁如此而已矣其餘求進於日月之中則常於仁而可臻不違之境回也從容於三月之後則一於仁而并求不違之迹矣豈非吾之所深望者哉

附錄 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有間斷來○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日月至焉是客從外面到底然亦是欲底於到一番却不是髮鬆見得箇恁地○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一月無間斷○以屋喩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外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蒙引註過此則聖人矣自顏子說過此幾非在我自學者說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總旨 說統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何方說到應用上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材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本義 季康子問夫子之門如仲由者可使從政若爲政也與子曰凡人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資性剛決遇事能斷平日是箇果的果則足以決大疑定大事於俄頃之際於從政也何難之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凡人執滯不通者不足以從政賜也心胸穎悟事理通曉平日是箇達的達則事至物來可否立辨於從政也何難之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凡才不能泛應者不足以從政求也心思工巧處事有方平日是箇藝的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於從政也何難之有三子各有所長如此用人者當得隨材器使之道矣

附錄 存疑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剸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

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本義 季氏使人名閔子費爲費邑宰閔子辭對使者曰大夫雖欲用我然我之心不願仕進爾其爲我委曲其詞以辭爾大夫焉若不見信而再來名我則吾必出境而在於汶水之上矣爾大夫豈能強我必仕乎

附解 蒙引善爲我辭辭令此之名也如有復我頂邦其後此之名也○翼註善字不可說勿觸彼之怒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名

伯牛有疾章

纂旨 徐徹菴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天喪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在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以言命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本義 伯牛有疾夫子往問之其家遷伯牛於南牖下使夫子南面視己夫子不入其室但自牖執其手曰疾勢如此其亡必矣是誠命矣夫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不應有而有之其莫之致而至者耶○

附解 仁山金氏曰北牖牖字或當作墉蓋室中北墉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窓名扉謂之向然無北牖之名○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獨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存疑執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詞不是永訣觀註可見

賢哉回也章

纂旨 齊合註曰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余謂實取顏子之精進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思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本義】子曰凡人學道者多得道者少賢哉惟回也何以見之蓋人莫難於處貧而回則貧之至者矣所食者一簞之食所飲者一瓢之飲所居者又在陋巷之中其困窮至於此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怨苦無聊者而回也泰然自得不以身之困窮而改其胸中之眞樂是其所見者大所養者純豈人所可及者哉賢哉回也

【附解】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爲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

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總旨】困勉錄此卽求也退故進之之意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本義】冉求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也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資稟昏弱力不足以從心也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誠嚮道盡力以求之至於中道氣匱力竭不得不廢耳今汝乃畫地自限未嘗實用其力以求進也奚可自諉於力不足哉

【附解】雙峯饒氏曰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担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匱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此是畫處○蒙引中庸所謂半途而廢自廢也此之廢不得已而廢也語意自不同

女爲君子儒章

【總旨】朱子曰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本義】子謂子夏曰人之爲學所以學爲儒也然同爲此學而用心以分則人品遂別如致知力行只欲求得於己君子儒也女勉爲之若致知力行只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女愼無爲焉蓋爲己爲人一念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遠矣可不審

義

附解 困勉錄曰爲曰無爲極重心家訓謂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其似極得○此對子夏言當指謹守中之爲人處

子游爲武城宰章

總旨 松陽講義此章見聖門取人之正大而學者持身之法亦可見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本義 子游爲武城宰夫子問曰武城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道誼可以表正風俗者汝今爲宰亦曾得如此之人與之相處否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其爲人也行必以大道不由小捷之徑進見必以公事非公事則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偃之所得者如此此其動必以正而有以自守可知矣

附解 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困勉錄分職事責課論端風俗是主輔政說以立身以傳道以用世是推開說皆是得人內事楊氏主輔政說崇引推開說看來兼用爲是○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孟之反不伐章

總旨 存疑須看孟之反不伐意思是如何他意師敗國辱正臣子負愧之日而已乃以此時得功非特於心有愧實不安耳但此存心過萬萬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亦以愧夫當世之淺中狹量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本義 子曰有功者易伐若孟之反者爲能不矜伐也戰敗以殿後爲功孟之反當我師奔北而獨爲之殿則彼齊人不得長驅而前我師得以全軍而返者反之功也及將入門是國人屬目之時乃策其馬而言曰非敢獨後也馬不能前進無如何也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深自損抑如此亦賢大夫哉

【附解】朱子曰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得是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遏捺不下
【附考】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師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

【總旨】說統此章重慨時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憎惡亦不是爲難免者惜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本義】子曰方今世道不古必言詞便佞如祝鮀容貌美好如宋朝然後可以取人之悅若不有祝鮀之佞只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人將厭而棄之求免於今世之憎惡亦難矣
【附解】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〇【蒙引】宋朝是體貌自然之美色與人爲之令色不同〇【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

誰能出不由戶章

【總旨】西山眞氏曰此歎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〇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本義】子曰事必有道亦猶室必有戶也人若能出不出戶則其行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誰能出不出戶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蓋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旣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乃由戶而卒莫由道不誠可怪也哉
【附解】朱子曰但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質勝文則野章

【總旨】折衷此救當時文質失中之弊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

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〇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本義】子曰人之一身有質有文二者不可相勝若質勝乎文則樸畧有餘而華采不足其失也謂之野若文勝乎質則外雖可觀而中無實意其失也謂之史二者皆不得爲君子也惟是有眞誠朴實之衷又有威儀文詞之美彬彬然文質相兼而無一毫太過不及之偏方是成德之君子野與史均不得而棄之矣學者可不酌其中乎
【附解】艾千子曰此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俗解講到世道奢儉制度文爲上者非也〇【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

○[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
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
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
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蒙引]文質當有輕重所
謂彬彬須是質以爲主文以輔之○[淺說]文質彬彬本文是
以成德者言不待損益者也○[蒙引]君子與上文野字史字
正相反○[困勉錄]註學者
當損有餘補不足是補說

人之生也直章

[總目][困勉錄]當與直躬章參看○說約上句只說理故曰生理本直人當順此理意在兩句夾縫處不在言內文義蓋反正相足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illegible]子曰人之生於天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本是箇直的
可見人必直而後可以生也彼人之不能順是而虛罔不直
者是失其有生之理而無可生者也而猶能保其生者特幸
而免於死耳然人可不反其生理之直以求無愧於得生之
道乎

[附解]朱子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
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爲之
理若是納交要譽便是不直○罔之生也之生與上句生字
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而誠絕天理便是合死之
人今而不死
蓋幸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總目]朱子曰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
道方於己分上有得力處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
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
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
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
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

[illegible]子曰人之造道有淺深而學者當勉其所未至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矣若能識其爲當然之理是固勝於不知者
矣然心裏曉得未能實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悅其義理而愛慕之深玩其旨趣而進爲之力然後可進於道也豈徒知
者之可比乎夫好固勝於知然用力進脩未能實有諸己也不如樂之者融會於心而充然自得全體於身而浩然自適

然後爲學之成也豈徒好者之可比乎學者逐漸加切以學至於斯道之極可矣

[附解][朱子曰]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
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存疑]這知字尙淺故不如
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故說得淺此好字就是知者利仁利字故解曰深知篤好而必得之○此樂與
孟子仰不愧俯不怍之樂微不同此樂是樂在理上彼樂則是樂理後之樂孔顏之樂是也○[便蒙]饒氏曰論地位則知
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仇]
滄柱曰三之字照注當貼道說

中人以上章

[總目][說約]此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明但此又是夫子自說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本義 子曰教非可以槩施亦顧其人爲何如耳天下惟中人最多而有所謂中人以上者資稟不凡而學力已深苟以道之精深者語之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可以語上也若中人以下者資稟庸常而學力又淺苟亦以道之精深者語之則不惟強其所不能亦終茫然而無得不可以語上也此所當因人而施也而學者亦當勉力以爲受教地矣

附解 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以下時便都包在裏面○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强似一日一年强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西山眞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

樊遲問知章

總旨 說統仁知實落工夫只在務民義與先難上然說務民義必兼鬼神說先難必兼後獲鬼神正與民對其敬而遠處正事務民義處後正與先對其後獲處正見其先難處故須合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本義 樊遲問智於夫子子曰是非之心智也民之義是人道所宜爲者則用力務盡至於鬼神亦必盡敬以祀非不惑之以求福而遠之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心不失可謂之智矣遲又問仁子曰心無私欲仁也仁者於事之所難必先之而不敢後至於效之所獲則後之而不爲計此不汲汲於功利而心無私欲可謂之仁矣

附解 翼註 民字只作人字對鬼神字看勿作下民○朱子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翼註不能須求福便是遠了○困勉錄蘇士謂難字獲字不必卽粘爲仁不是仁字豈是狹的仁外豈更有道理卽粘仁解爲是若陳氏謂先難所包者廣不但言克己便不妨○翼註後獲是全不計效勿泥後字○蒙引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底說○務民敬鬼神分明於是非上見得透徹故爲智先難後獲分明是心一於理而無私欲之蔽故爲仁

知者樂水章

總旨 朱子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智若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

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本義子曰天下之人有爲知者有爲仁者以其性情而言知者本性空明有似於水所樂應在水而喜其流行之趣仁者本性厚重有似於山所樂應在山而悅其敦良之甚以其體段而言知者心無疑理不爲事物所徹即不爲事物所拘無論爲寂爲感而其心一於流通殆極其動仁者全乎天理不爲人欲所雜自不爲人欲所拘無論爲寂爲感其心一於寧謐殆極其靜以其效驗而言知者志氣淸明則不爲事苦不爲境累有隨在而樂之眞仁者精神純固則物不能侵數不能天有必得其壽之理是可歷歷想見之者

發解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的人一般通曉的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智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如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慶源輔氏曰註體字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蒙註註本以動靜推原樂水樂山又以樂壽根動靜說○蒙引樂壽據理而言

齊一變章

總旨家訓此章是夫子望齊魯皆變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敎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本義子曰國家求治必如先王之道而後可昔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皆此道也至於今皆非昔日之舊矣齊俗壞於桓公之霸勢雖似强於魯而先王之道已蕩然無有若齊之君臣能變而作新之僅可如今日之魯蓋功利既革方可望以禮敎夸詐既去方可望以信義而文武之盛固難以遽復也魯之勢雖似弱於齊而先王之道猶有存者若魯之君臣能變而作新之則便可至於先王之道蓋禮敎信義其非先王之舊但脩舉廢墜則紀綱制度煥然維新而文武之盛可復見於今日矣是可見至道雖有難易而一變再變治功無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附錄潛室陳氏曰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中間廢壞不曾脩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爲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脩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朱子曰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術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彼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恰似一間屋[illegible]如舊敝之屋其規模原在齊則已經拆壞了

觚不觚章

總旨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言其制觚哉觚哉歎觚之失其制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

【本義】子曰天下之物有其實乃可稱其名如器之所以名觚者本因其稜角故名爲觚也今觚而去其稜角是失其觚之本制矣尙得謂之觚哉尙得謂之觚哉以觚觀之天下名存而實亡者多矣

【附解】困勉錄酒器木簡似可兼說

宰我問曰章

【總旨】通說此章宰我說處須得爲仁陷害意躍然言外夫子說處須得爲仁決無陷害意躍然言外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本義】宰我問曰仁者以慈愛爲心則必切於救人雖或告之曰井有人溺於中焉其將以身從於井而救之也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沈溺之患仁如此其難爲乎子曰仁者卽欲救人亦何爲其從井然也蓋仁者卽君子也君子附人有難而使之奔走往救可也若使之隨人入井而陷之則不可也是何也仁者未嘗無知覺也大凡遇事應變人可得而欺之以理之所有不可得而罔之以理之所無惟其可欺也故可逝也惟其不可罔也故不可陷也

【附解】翼註雖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中無人○朱子曰可逝不可陷是就道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翼註逝陷二字俱屬人使君子欺誑使之往救陷之於井可見

君子博學於文章

【總旨】折衷此章示人以求道之方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本義】子曰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道之散殊而燦著者則爲文道之規矩可循者則爲禮不博文則所以窮究夫理者未得其詳不約禮則所以踐履夫理者未得其要未必其不畔於道也誠稽之古以究聖賢之成法考之今以識事理之當然而博學於文又將這博學者約之以體諸身擇其至當不易切近可守者行之而一循乎禮如此則內外相助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卽未能與道爲一亦可以弗畔於道矣大學者不可不勉也

【輯釋】朱子曰博學是致知約禮是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有分曉○蒙引文與禮一也就文物上爲文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議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博者在外約者約上身來○朱子曰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爲無用○雙峯饒氏曰一博一約相爲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爲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必約而本之於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此博約之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正欲貫通乎理以爲反約之地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蒙引弗畔兼博約說爲長程子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圈外

子見南子章

【附錄】沈無回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說非不說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本註】子見南子子路以南子非可見者不悅夫子乃出誓言曰子之行有所否而不合禮不由道者則得罪於天天必厭絕之天必厭絕之也子何疑焉

【附解】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妄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

中庸之爲德也章

【纂箋】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可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隱括語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本註】子曰人所同得者爲德而德之太過者則可損不及者則可益皆非其至也惟中庸之爲德也無太過無不及爲日用之所不可易其至當恰好而無以復加矣乎此乃人所同得者乃今世之民安於習俗之弊非太過卽不及其鮮有此德者亦已久矣

【附解】朱子曰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爲都不是庸了

如有博施於民章

【經旨】朱子曰此章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立人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卽夫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本義】子貢有志於仁而未知其方以爲仁道至大非窮極其量不足以言仁也故問曰如有人焉博施恩澤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無一人不被其澤其德何如可謂之仁矣乎子曰博濟若此何止於仁此等地位必也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行仁到那極處然後可以當此乎然聖如堯舜亦尚以施濟未周爲病此非堯舜不能盡仁蓋博施濟衆勢有所不能耳

【附錄】朱子曰博施是施之多濟衆是及之廣○新安陳氏曰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難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道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到處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本義】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周流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閒看天下之人皆吾同體如己欲立以自植其生卽思處置他人而立人扶持栽培使之有以自植己欲達以自遂其志卽思處置他人而達人必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遂卽其勢有不能盡立盡達而視人猶己吾心已無一毫人欲之私矣仁者之心如此

【附錄】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存疑立達俱兼敎養說○說約講類云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强又云己纔要立便立別人己纔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著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恕近於勉然故別此爲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令人不解遂謂人己之際一欲可通已方欲立便自立人己方欲達便自達人如捏空塑影都無實際○朱子曰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喩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

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已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朱注 仁體之切近如此則求仁者何必求之遠且難哉但能近取已心以譬諸人心以我之欲立欲達而知他人之亦欲立欲達然後推此心以立之達之則人已之私由此而去天理之公由此而全雖未可即謂之仁而可謂求仁之方法也已何徒博濟爲哉

附解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葉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閒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閒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閒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閒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閒之方也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六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述而不作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本義 當時有以作者之聖稱夫子故夫子辭之曰大凡天下之事有前人已爲而後人傳之者謂之述有前人未爲而自我創始之者謂之作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猶可自勉也我惟述舊聞而不敢妄作正以天地間道理皆古人所已言就中講求自有無窮妙處我則深信不疑而篤好不厭但見其在所當述而無用於復作也然豈我之獨見哉商之時有老彭者信古而傳述我不過私倣之而已

附解 存疑述而不作固聖人自謙之辭其實在當時亦只得如此無容大去創作緣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只是這般事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自羲皇以降至於文武周公凡當說底當做底無不說無不做大略亦將盡了後聖似不容大創作其間或過或不及或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底而脩理之損其過益其不及救其偏補其缺增其所未備使歸於中正完全則古先聖王之創作皆自我而裁成此其事雖非作其功尤有盛於作○問信而好古朱子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說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兩句是與老彭合底有集註於老彭下先著蓋信古而傳述者也一句孔子刪詩書等已自

說竊比矣

默而識之章

總旨 松陽講義此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亦便見聖人省察之功○家訓上三句時說俱以默識爲主不若平平開說不牽強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本義 子曰人之體道存乎識而識以言者非心得也茲惟默而不言而此理之潛會者得於心而自不忘焉造道存乎學

而繼以厭者非善學也玆則深信義理之無窮而自始至終無一毫厭斁之心傳道存乎誨而繼以倦者非善誨也玆則真知物我之無間而開導引掖無一毫怠倦之心此三者皆成德之事我之所當致力者然反而觀之何者能有於我哉我用是自勉矣

[illegible] 朱子曰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夫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亦須心無間斷方能如此○蒙引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著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為已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問何有於我哉朱子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存疑三者自是聖人之事註曰非聖人之極至者蓋聖人窮理盡性而至於命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曰識曰學乃是餘事不足以言之也

德之不脩章

[illegible] 松陽講義此章與上默而識之章相為表裏上章是自謙之意多而自省之意即在其中此章自省之意多而自謙之意亦即在其中上章默識三句內句句包得脩德講學徙義改過之意此章脩德四句內亦句句包得默識不厭不倦之意總見道體無窮而聖人日新之功亦無窮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illegible] 子曰吾所固有之德必日日脩之而後成若於德不能省察克治以去其累吾所當盡之學必日日講之而後明若學不能講習討論以窮其理義貴日日遷徙以從之而後善可積若已聞義不能遷而徙之以從其新過貴日日改之而後惡可去若有不善不能克而去之以革其舊則德因累而理日蔽善日損而過日長將無以日進於高明矣豈非吾所深憂者乎

[illegible] 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礲勿令間斷徙義改不善須是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蒙引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為善言不善不能改以去惡言○憂字只在四箇不字上○李毅侯曰是吾憂見責任無可委託工夫無可替代

子之燕居章

[illegible] 家訓夫子聖之時者也其根於心而彰於身者無非因時之妙時有事則有有事之氣象時無事則有無事之氣象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illegible] 記者謂吾夫子德盛體充而容色之著隨在各得其宜如閒居無事非見賓承祭之時但見其容申申如而有展布之意也但見其色夭夭如而有和悅之意也蓋德性極其純備故容貌合於中和如此

[illegible]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展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纂引圈外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亦微泛

甚矣吾衰也章

[illegible]翼註此爲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非爲血氣興歎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illegible]子曰凡人年有老少則氣有盛衰甚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也氣盛之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嘗夢見周公而今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即此觀之可見吾衰之甚矣

[illegible]纂引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蓋夜之所夢晝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朱子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困勉錄圈內無復是心心字與程註存道者心心字亦不同圈內心字專指行道之心程註心字則是說心之本體

志於道章

[illegible]困勉錄此章大意只是有序而不遺○此當與興於詩章參看朱子曰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仇滄柱曰四字中惟志字稍可作斷若據字則必粘在德上依字則必粘在仁上游字則必粘在藝上不可脫空斷講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illegible]子曰學莫先於立志然有非所當志而志者則趨向以誤故必以道爲終身之準的而專心致志以求之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illegible]朱子曰志道不是只守箇空底見解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即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正是謂志於此也○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困勉錄志貫知行不專屬知○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illegible]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而不據則持守之功不繼能保得者之不失乎故必拳拳服膺務使此德常有諸已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附錄]朱子曰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爲忠而得此忠欲爲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四書通]集註訓德字承上文道字來下文心德之全亦承德字解以見道德仁若有異實只是一理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本說]體此道而心德純全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私欲有時復萌能保全者之不屑乎故必念念在茲務使此仁無一息之間斷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附解]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合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的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

○[存疑]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依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本說]夫志道據德依仁是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至於名物度數雖藝文之末然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缺者又必隨其餘力游心於此則有以盡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其心亦無所放矣本末兼該內外交養爲學之全功如此

[附解]朱子曰此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亦不可大段說輕○[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則小學之功以學藝爲先此却於依仁之後教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

○[朱子曰]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疏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程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者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爲本而主於內藝爲末而主乎外以用力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間隙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與不知優入聖賢之域矣

自行束脩以上章

[總旨][小註]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敎之也

【本義】子曰人生皆善皆當有以敎之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理耳苟自行束脩以上雖厚薄或殊而知以禮來吾未嘗不諄諄然誨之不倦焉亦在學者之自勉已耳

【附解】錢弘人曰聖人特借束脩說來全是鼓舞後學之機權曰吾未嘗無誨只是要吾人領會此意欣然自得不徒曰大道爲公已也○【淺說】註云不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理此意輕

不憤不啓章

【總旨】【說統】此言敎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爲受敎之地也○【翼註】不啓不發不復一例三平看勿以下段承上二段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幷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敎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本義】子曰君子敎人固當盡言無隱然必其人有受敎之地而後可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能卽通者謂之憤憤則有可通之機吾因爲之開其意則豁然通矣若不憤則在彼本無求通之心我何從而開之乎不啓也有心知其意而口未能言者謂之悱悱則有可達之勢吾因爲之達其詞則暢然達矣若不悱則在彼本無欲言之心我何從而達之乎故不發也至若理之相因而見者猶物之有四隅也若舉一隅以示之而不能以三隅反証則意見凝滯雖更端以再告之亦扞格而不通矣我何爲而強聒乎則不復也學者可不勉爲受敎地哉

【附解】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翼註】憤者意全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三隅不是道之全體蓋使悟道之全體則又何復告之有反三隅者只借言其類推之多耳○【蒙引】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日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困勉錄】憤悱在未敎之前三反在已敎之後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總旨】【蒙引】此章見聖人哀樂中節性情之正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本義】記者謂子哀有喪若食於其側則不能甘味未嘗飽也

【附解】【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性情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本義】子於是日弔他人之喪而哭則餘哀未忘終是日自不能歌樂也

【附錄】蒙引註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己之喪豈但是日不歌哉

用之則行章

【綜旨】翼註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本義】子謂顏淵曰吾人出處只看時之所遇何如耳或以任為通而至於枉己徇人固不可或以潔為高而至於絕人逃世亦不可惟是世苟用我時可行也則出而行焉不先取必於行也世苟舍我時可藏也則退而藏焉不先有心於藏也或出或處無一毫意必於其間方是隨時處中道理惟我與爾其心同其道同能有是夫

【附錄】翼註二則字要體認全見圓活不滯處行藏以身言道自在其中○我與爾我和你也非許與之與下二節與字又是相與共事之與與此不同○蒙引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本義】子路因子獨與顏淵問曰子若行三軍則誰人可與意以勇自負也

【附錄】說約子路口氣只泛問不必纏回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本義】子曰我行三軍不輕與也若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無怨悔者吾不與行三軍也必也平日為人不輕忽以僨事亦不蓄疑以敗謀事到面前不敢忽畧而凜然有危懼之意好用計謀預先斟酌而必果決以成之此方是持重詳審智勇兼備之人吾方與之行三軍耳何取於徒勇哉

【附錄】朱子曰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后能慮底慮字相似○蒙引臨事懼好謀成以兼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存疑】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謀而成是就事說必能懼而後能謀

富而可求也章

【總旨】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本義】子曰人之役役以求富者意以富爲可求耳若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也則雖執鞭至賤之士吾亦爲之而不辭矣如有命焉不可强求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安之耳何必終日營營以取辱哉

【附解】存疑本文兩吾字俱指中人說今人都作聖人自言恐未是看來朱子亦不是如此說蘇氏聖人未嘗有意求富之說故圖外之○【翼註】如字乃尊語詞非設言也○【或問小註】蘇氏曰聖人將救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得之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閈閎固其扃鑰不如開門發鐍而示之以無有也

子之所愼章

【總旨】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敎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本義】門人記夫子所謹愼者有三一曰齊蓋齊以交神苟有不愼則志意渙散神必不享夫子必內秉寅恭外敎假格務致其誠焉一曰戰蓋戰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苟有不愼則不能制勝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務出於萬全焉一曰疾蓋疾乃死生存亡所係苟有不愼必至傷生夫子無疾謹漸防微有疾則加意調養而不敢有忽畧焉

【附解】邱毛伯曰其愼齊也非倖福是不慢神其愼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愼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則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愼可見

子在齊聞韶章

【總旨】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日大舜無不幬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啻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

常情之所能測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本義】夫子在陳得聞韶樂之音因而學之三月之久心一於是有不知肉味之爲甘者遂不覺發歎曰吾向也但聞韶樂之美然不意其情文兼備至於斯極也蓋其相契之深故歎息之者有如此

[illegible]朱子曰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個九十日○三月當作一句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不知肉味是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

夫子爲衛君乎章

[illegible]正解通章重一仁字夫子取夷齊在仁其不爲衛君只爲他不仁非特爭與讓反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illegible]夫子居衛時適晉人納蒯聵而其子輒拒之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私問子貢曰不知吾夫子亦以衛君爲當立而爲之乎子貢曰諾吾將見夫子而問之也

附解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illegible]子貢以衛君拒父爭國難於顯言而伯夷叔齊則兄弟遜國者也其事可以反觀乃入而問曰伯夷叔齊何如人也

子曰二子遜國而逃制行高潔是乃古之賢人也子貢以二子雖賢然其所爲或出於一時矯激而後或有悔焉則衛君猶可恕也故又問曰二子遜國之後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子曰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今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各要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所以求仁也旣而不違父命不悖天倫是求仁而得仁矣其心已遂又何怨悔之有乎夫子旣以讓國爲是必以爭國爲非而不爲衛君之意可知矣故子貢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爲衛君也

附解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朱子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翼註賢人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朱子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揆乎衛君父子之閒其

得罪於天理而見絶於聖人尙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雲峯胡氏曰〕人心雖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卽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輙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翼註〕夫子不爲只在忍心害理上斷之

飯疏食飲水章

【總旨】蒙引此章亦示人以內重而見外輕之意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

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本義】子曰人心隨遇爲忻戚者皆其中無所得也如我所飯者疏食所飲者水曲其肱而枕之貧困可謂已極然吾胸中眞樂初不因是有損蓋亦已在其中矣彼不義而富且貴雖飲食居處可以極人生之欲然於我視之直如浮雲然何動於中也而又安足移吾之樂哉

【附解】說約曲肱與疏水一例照註言困極樂亦句方好轉出○〔朱子曰〕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加我數年章

【總旨】小註夫子假年一歎正深明易道之無窮以敎人亦是聖人唯日不足之意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

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敎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本義】子曰易之爲書天時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畢具於中乃聖人敎人寡過之書也我嘗欲學之以盡其妙而今則老矣天若假我數年使得卒其學易之功凡天時人事之理無不融會於一心由是而見諸行事庶能審動靜之時得趨避之正雖未必全然無過而亦可以無大過矣夫聖人全體易道猶藉學易而後能無過正謂易理無窮欲人及時勉學耳

【附解】說統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說○〔存疑〕吉凶消長之理以天時言進退存亡之道以人事言要之人事與天

時亦相因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如乾之初陽在六時之消
占日勿用人之退九五居尊時之長利見大人人之進以例
推之槩可見矣○困勉錄易當兼不易變易說過當兼心過
身過說○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
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
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
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
皆不敢當之謙詞也謂無甚差則爲無差矣○西山眞氏曰
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人而學易則知吉
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
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
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
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
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
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
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
子之身全體皆易也○朱子曰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

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
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
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爲
此自謙之詞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

子所雅言章

總旨 折衷 此記夫子教人所常言也註切於
於日用之實只在性情政事節文上看出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
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
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
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
之語而類記之

本義 門人記夫子之教固因人而施然平日所常言者有三
一是詩蓋詩之爲言有美有刺吾人所以養性情者莫切於
此一是書蓋書之所載有治有亂吾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
於此一是執禮蓋禮主恭敬而有節文吾人欲養其德性使
有所執持者莫切於此此三者都是切實道理緊
要工夫夫子常言之欲人時時用力而不懈也

附解 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
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
只這詩書大而天地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
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雙峯饒氏曰禮
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
闕者耳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
不常及之也○讀叢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知子以四教子
罕言子不語皆列其目而止而此多者皆雅言也一句何也
此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尋味之詞蓋
恍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總旨 說統 通章大旨只
學而不厭一句道盡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
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
名言者與

本義 葉公問孔子之爲
人於子路而子路不對

附解 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
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本義】子問之謂子路曰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之爲人也汝當時何不對之曰其爲人也惟篤於好學而已方其理有未得也則發憤以求之而至於忘食及其旣得也則欣然自樂雖事之可憂者亦忘之未得而求至於得則憤者未嘗不樂已得而尚有未得則樂者未嘗不憤二者循環日有孜孜而無所止息雖老之將至有不自知者吾之爲人如是云爾汝何不以告葉公耶

【附錄】朱子曰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詞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進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蒙引】夫子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毫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一氣讀下○【正解】發憤三句正爲人之實奚不云爾緊相呼應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總旨】遠說此章不重辭生知之名見求知有道非好古敏求不可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本義】子曰人見我之與知乎道也或以生知目我矣然我固非生知而不待學習者只是見得此理都具於古人之典籍所以篤信好古汲汲然勉力以求之而能有所知也豈眞生而知之者哉

【附錄】仇滄柱曰生知之所知學知之所知總指吾心之義理而言尹氏生知者義理學知者禮樂名物等亦是後人議論之辭在夫子口中未嘗分出何者爲生知何者爲學知○【存疑】好古敏以求之是以學知自任也

子不語章

【總旨】【正解】此章以理字作主怪力亂俱非理之正故不當言神又理之至微却未易言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本義】記者謂夫子敎人固無所隱然亦有所不語者如怪異反常勇力妨德悖亂害治鬼神惑人皆不與人語其爲世道人心防者深哉

【附錄】【蒙引】語與言有別自言曰言答述曰語不語者人雖言及而已亦不答也觀註聖人所不語又曰不輕以語人可見○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烏獲之能舉千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已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慘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語怪

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故聖人謹之

三人行章

總旨說統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概接交衆行以概日用衆善不善以概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本義子曰學無常師人能存心爲善豈必授業樂羣之時而後有師哉就是彼此三人相與同行必有我之師焉匯師也者所以引人爲善戒人爲不善者也三人同行其一爲我彼二人者豈無合於理而爲善者乎我則擇其善者景仰取法以從之是善固我之師也豈無不合於理而爲不善者乎我則反觀內省改其所爲而不由之焉是惡亦我之師也何以遠求爲哉

附解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天生德於予章

總旨困勉錄此與匡人章另是一樣議論與公伯寮章不同與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天命在己自信安命之說不足以講此命不足道之說亦不足以講此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本義昔夫子適宋桓魋忌夫子而欲殺之門人懼其不免夫子曉之曰人之死生禍福皆由於天若天無意於我必不生予如是之德天既生予以如是之德則天心固有在矣天之所祐誰能違之桓魋亦人耳其奈我何哉夫子托天自信所以慰門人而亦所以警強暴也

附解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吳氏曰其如命何猶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爲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與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其人桓魋則爲斷然自信之說

附考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看來只是教不躐等之意二三子以夫子爲隱者但聞夫子之文章而不聞言性與天道也夫子云無隱者則以文章自有性與天道也但欲我言性天道則固有其候焉而不可躐等也蓋教之不能不似隱者教者所無如何也而要之實非隱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

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
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
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
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
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參證]諸弟子以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平日教人則甚平易疑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以我爲有所隱秘而不相示者乎不知吾之與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理在人本是高明簡易吾身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吾無所行而不昭然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以爲丘也
二三子試一察之亦可以諒我無隱矣

[通解]困勉錄吾無隱乎爾爾字蒙引作汝字解言無所隱於汝看來不必卽作語助解似捷○翼註行字只作往字無行猶言無往包得作止語默或指躬行說較註畧差○與字對隱字看是丘也言誨人不倦此乃丘之爲丘也若有隱非丘也○存疑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則其進爲之序也由卑近則高遠可致舍卑近而務高遠則躐等凌節終無可至之理矣故聖人卽日用常行者以立教而不以高遠示人正欲使學者由近以及遠積小以成大是其淺近之教正所以進於遠大之階不教以高深者正所以教之也○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爲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爲教所當知也○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
道理也在裏面

子以四教章

[總論]徐儆弦曰此亦自門人所見言非聖人有
此四科之設也○困勉錄四者皆當以道爲主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本義]門人記曰夫子之教亦多術矣而其大要有四一曰文道散於名象不有以講論之則無以爲窮理之功故夫子每教人以學文也一曰行道切於日用不有以踐履之則無以爲禮事之要故夫子每教人以脩行也一曰忠道存於盡己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行之發於心者肫肫懇至而無一念之欺也一曰信道本於以實夫子每教人以信使其行之反於心者慥慥篤實而無一毫之僞也知行並進表裏如一此夫子之善教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朱子曰是○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說入○困勉錄文行相須而有先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先後雙峯饒氏謂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似
未是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總論]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閫奧自有恆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恆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於閫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恆之義學者以希聖爲標準而能以有恆爲入門其庶幾焉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本義]子曰人之品第不同隨其所造皆可上進彼神明不測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衆而爲君子者斯亦可以慰吾見
聖之思矣

【附錄】蒙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本說】然君子去聖人不遠豈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見也至於天資粹美之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存心不二之有恆者斯亦可以慰吾見聖之思矣

【附解】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恆只是把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恆皆未知學問者也○觀註兩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以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本說】夫有恆者之與聖人甚遠矣吾何以致思哉正以其行之有常也奈何今之人存心虛僞本全無也而爲實有之狀本空虛也而爲盈滿之狀本窮約也而爲侈泰之狀若此者雖僞爲於一時而本之則無後將不繼欲其守常而不變豈可得乎蓋難乎其有恆矣人若能純實無僞而充之以學則可由善人而君子由君子而聖人不終於有恆而已此吾所以思見其人也

【附錄】困勉錄亡而爲有三句俱兼語言張大容止華飾看皆是欲冒爲聖人君子善人底意思○觀註亡是全無虛是所有者少約是所有亦甚多分淺深看俱只是有得盈是所有底充滿泰是所有底甚大亦分淺深看○朱子曰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

子釣而不綱章

【纂訂】小註此章要看得仁心自然方合聖人釣弋亦是古禮必欲避此入二氏之妄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本說】記者謂夫子少賤時或爲祭祀賓客之需有時漁獵然其漁也釣之而已不用綱以盡取之其取禽也弋之而已不射宿者以出其不意此可見聖人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也

【附解】蒙引綱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曰網而曰綱者以其大繩屬網也不曰射而曰弋者以其生絲係矢而射也○存疑不綱不射宿愛物之仁也不免於釣弋取物之義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纂訂】說約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似嫌以知自任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過知之次也言雖無不知非知之上者耳多聞以下皆頂我字是夫子自說故曰謙詞而勉人求知之法亦在裏面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
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
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
於知之者也

本義 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世蓋有不知其理而妄作者若我則無是也然我所以得進於知者亦以求知之有道耳多聞乎古擇其事之善者而從之以行多見夫今而衆其善惡之事盡識之以相參考得於人者無窮裁於己者有據則其知日深雖未能爲生知之上亦知之次也知之旣明則處之自當又何妄作之有哉

附解 朱子曰知只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困勉錄不知其理兼當然所以然之理爲是○說約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多聞而從多見而識便是學知亦依舊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話

互鄕難與言章

總旨 說統聖人接引後學其心惟恐人之入於不善卽自外於吾敎者猶且委曲開導況夫慕道而來卽此向進一念已開自新之路若復峻其宮牆令人望而自阻反堅其不肖之念矣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之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邊見

互鄕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鄕鄕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
也

本義 互鄕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一日有童子請見而夫子見之門人疑以爲不當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
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
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
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
其旣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旣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
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不爲已甚之意○程
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本義 夫子曉之曰凡人潔己而求進見則其有悔悟之誠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能自潔也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且其有向善之心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進見也亦不許其後日之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何必爲已甚乎今童子正潔己以進者二三子可無疑矣

附解 翼註 人字泛說末後方找童子爲是潔字勿看太深一念悔悟便是潔就在進上看出○說約不保猶俗言不管

仁遠乎哉章

總旨 蒙引 人固有以仁道遠而難至者故夫子發此以示之○說統此蓋爲已放其心者發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
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

遠之有

【本義】子曰世之憚於爲仁者皆以仁爲遠也自我覩之仁果遠乎哉天下雖求之不得得之不速者方可言遠若仁乃心之德我但欲仁而反求之則一念方動本體具見仁即此而在矣曾是可謂之遠乎

【附解】蒙引仁遠乎哉此處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註即此二字貼斯字○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朱子曰昔者仁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蓋人心只是有個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南軒張氏曰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仁至我固有之也○雙峰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困勉錄困內反而求

之即此而在與程子所謂爲仁由己微不同若專主程註則斯字義不出若專用困內又易涉陽明良知話頭須兼說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不必爲昭公回護只要見得聖人所以周旋於君父之間者當與直躬章合看○吳氏曰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証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本義】魯昭公習於威儀當時以爲知禮陳司敗不足於心因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蓋人臣於君稱美不稱惡而司敗又未顯言不知禮之事故夫子直以知禮答之

【附解】說統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槩而答都是冏關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本義】及孔子既退司敗乃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直道而行不爲黨比而今觀之君子亦黨乎蓋禮不娶同姓魯與吳皆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爲夫人是與同姓爲婚矣却假詞掩飾不稱曰吳姬而稱曰吳孟子娶吳之女冒

宋之姓其能掩乎是其不知禮甚矣若君而知禮雖不知禮者乎不知禮而以知禮與之非黨而何

【附解】家訓孔子別司敗而退者知他必不滿知禮之稱倘再面證如何答之亦委曲爲公意也○翼註黨只是匿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援也○朱子曰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說約按通義史氏曰謂之翁稱之也謂之吳則紀其實謂之孟子則隱其姓皆昭公自爲而自諱之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

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本義】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夫子於此如以娶吳爲是則病禮如以娶吳爲非則病君乃自引咎曰丘也何其幸乎蓋人莫不幸於不聞過今丘也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旣知於人則得聞於已豈非幸乎夫夫子旣自任過則昭公不知禮可知旣不失臣子之至情又不遁天下之公議眞可爲萬世法矣

【附解】翼註苟有過過字虛泛不要一字染着黨君觀苟字必字是泛說平日言人必知之只是幸人之知而已不終於莫覺非幸可改之意○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子與人歌而善章

【總旨】徐儆弦曰此見聖人樂善無窮之心大舜舍已從人就此章自可想見○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耳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與人之善取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本義】門人記曰夫子常與人同歌而見彼人之歌辭意相協音律相和是歌之善者也此時夫子要與之相和然不遽和也且自停其歌使之卽其所已歌者反覆復歌凡所以爲善處皆審察而詳味之旣得其善矣然後自歌以和之不但取彼之善爲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卽一歌而樂善無窮如此

【附解】翼註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深○朱子曰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則幾於佞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妙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旣不失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說約服曰只在一必字他人或有不使反之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矣○雙峯饒氏曰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予之自和也○困勉錄註中從容誠懇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五意反之和之兩俱內有

文莫吾猶人也章

【總旨】小註此章總是欲人尚行之意○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本義】子曰人之爲學不在言而在行如或講論道理或敷陳政事煥然有文采之可觀我雖未能過人而猶可以及人也惟是身體力行事事都實有諸已而不爲空言這是躬行君子我反而求之則全未有得雖欲勉焉求至而有不及矣

【附解】蒙引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存疑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

（朱子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若聖與仁章

[illegible]蒙引聖仁自然者也爲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本義當時有以仁聖稱夫子者故夫子辭之曰若道德渾化之聖與心德純全之仁人則吾豈敢當哉抑以聖仁之道爲之於己而不厭以聖仁之道誨人而不倦不過如此而已矣公西華聞而歎曰夫子辭仁聖之名而自任不厭不倦者豈

以不厭不倦爲易能乎正唯此不厭不倦弟子所不能學也夫子何容辭聖仁之名哉

[illegible]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爲心德之全○存疑聖人不但不敢當仁聖之名又示人以造仁聖之學也必兼誨人者成己成物然後爲人道之全也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觀之可見○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蒙引弟子泛說非公西華自謂只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上

子疾病章

總旨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爲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爲不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本旨 夫子有疾子路請於夫子而欲行禱子問之曰疾病行禱果有此理乎子路對曰有之古誄文云禱爾于上下神祇是古人有行之者矣子曰果爾有之則丘之禱亦已久矣不待今日有疾而始禱也

附註 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

奢則不孫章

總旨 猶註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也此與林放章不同○朱利皇曰若說固猶有好處安見與字寧字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乃愈見奢之可危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本旨 子曰先王制禮以得中爲貴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奢中道惟其非中故各有其害奢縱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即禮所不當爲者亦欲爲之則必至於過度僭上而不孫若儉嗇底人便有卑鄙苟且底意思即禮所當爲者亦惜費而不爲則必至於朴陋無文而固不遜與固既各有害則皆不可從矣然以二者較之與其不孫也寧固蓋固只是文采不足其害猶小不孫則溢於禮法之外而爲世道人心之憂其害大矣人可不以奢爲戒哉

附錄 問奢則不孫朱子曰纔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肯斂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困勉錄纔奢便是不孫其流則又必至於過度僭上二意兼說方是或單主流弊說非是

君子坦蕩蕩章

總旨 說統此章是摹寫兩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寬廣意戚戚之上加一長字便見一生營營處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本旨 子曰欲知君子小人之分當觀其心境之不同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故仰不愧俯不怍但見其坦然而蕩蕩無適而不寬廣也小人心役於物欲行險僥倖故非切切以謀利祿即汲汲以干名譽但見其長是戚戚無時而不憂慮也人品之殊如此學者可不審其取舍之幾哉

講解 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蒙引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

子溫而厲章

總旨 朱子曰此章就大體上看○新安陳氏曰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

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本義】門人記曰人惟氣質之偏故見於容貌者亦偏夫子之德全體中和故其見於容貌之間者時乎溫也可親之中有嚴肅不可犯者存溫而厲時乎威也可畏之中有寬裕不暴烈者存威而不猛時乎恭也莊敬之中有自然無勉强拘迫者存恭而安蓋無往不得其中和如此

【附錄】朱子曰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說叢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溫以色言威與恭皆以身言○【雙峯饒氏曰】註全體渾然應德性句陰陽合德應氣質句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總旨】蒙引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本義】子曰凡人有可議者不足以言至德若泰伯其可謂德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矣何則以泰伯之德當商道寖衰周日彊大之時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商之天下也乃與仲雍逃之荊蠻而三以商之天下讓於商且又托爲採藥隱然不露其迹至今人莫得而稱頌之焉夫不利天下之大而委曲以全君臣之倫德之至也何如哉

【附錄】【朱子曰】論語兩稱至德一爲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三讓只是固讓○【翼註】至德須用植綱常維名節意暗切下文讓下二句總是至德勿以三讓見其德無稱見其至○【淺說】可取不取之謂讓不取商之天下是以天下讓商○【蒙引】泰伯若從太王翦商之志則天下爲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是曾以天下讓也○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荊蠻者特以逆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翦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也○○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之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斷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泯其迹意不可全重泯其迹若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朱子曰】太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

未嘗說邊不是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
也大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
見得道並行而
不相悖乃善

恭而無禮則勞章

總旨 翼註 禮者中而已無太過亦無不及四者皆太過
之弊○困勉錄 註弊字要活看不是流弊只是病字意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
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本義 子曰人之所行必有禮以爲之節文而始無過中之弊
若待人固貴恭然恭而無禮則儀節繁多而不免於勞矣處
事固貴愼然愼而無禮則逡巡畏縮而不免於葸矣勇敢固
是美德然不以禮自守則逞其血氣必至於悖亂矣徑直固

是善行然不以禮自防則畧無含容必
至於急切矣人可無禮以成其德乎

附解 雙峯饒氏曰 勞葸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
勞葸亂絞○朱子曰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的不恁的若
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合當謹後謹則不葸合當勇後
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慶
源輔氏曰 恭愼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
美德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章

總旨 朱子曰 橫渠說未敢決以爲
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
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
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
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本義 曾子曰上之君子下之表率也若能篤厚於其所親而
盡吾之仁則民亦興起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能不遺棄故舊
而盡吾忠厚之道則民亦不偸薄而各厚於故舊矣蓋以身
敎者從儀型觀感之間初不假於賞罰號令以爲之驅也

附解 蒙引 此親字與君子不弛其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
姪說故舊卽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新安陳氏曰 親親
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
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曾子有疾章

總旨 翼註 此曾子以守身事親之孝訓戒門人啓予二句示
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子二字望門人
亦保
身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使
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
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
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小子門
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
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本義】曾子平日能守其身故於有疾將終之時召門弟子而謂之曰啓余以視予之足啓余以視予之手曾有毀傷不全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如此其全者以吾之有以保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而恐墜如履薄氷而恐陷吾平日之所以自保其身者蓋如此其亦可謂難矣而今而後吾知其得終免於毀傷而可以無恐矣夫小子蓋語畢而呼之以致丁寧亦欲其如己之戒慎恐懼而一舉足不敢忘親也

【附錄】存疑臨深履薄正意只是恐傷其身。【蒙註】引詩中節寓保身正意與別處正意在上而引言證之者不同。【顧涇陽曰吾知免夫此免雖免底意思非倖免底意思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總論】李毅侯曰曾子之意蓋以脩身爲本也正心誠意是上半截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下半截事堯舜脩己以敬便是這工夫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本義】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本義】曾子將有言以告之恐其忽而不之識故先自言曰鳥之將死則畏死之心勝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則本性之真見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矣有言則善言也子其識之

【附錄】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

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本義】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貴乎道者則有三容貌者民之所觀瞻也不動容則已一動容便要從容恭謹遠了暴慢之氣而使容貌皆得其道顏色者民之所仰望也不正顏色則已一正顏色便要表裏如一近於信實而使顏色皆得其

道辭氣者民之所承聽也不出辭氣則已一出辭氣便要順理成章遠了鄙俗之失而使辭氣皆得其道此三者乃脩身之要爲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或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雖亦道所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所重矣此吾言之善也子大夫其毋忘斯言乎

附解 蒙引此君子對有司而言大槩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〇存疑不曰君子所貴之道而曰君子所貴乎道蓋言君子於其中所當貴者緊對則有司則字〇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如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緩亦是慢〇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〇朱子曰近信是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只將不好底對有便見近字對遠字說〇瞿比湖曰辭氣二字並重同是一句說話或出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故辭之有氣猶顏之有色都要重看〇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〇動正出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〇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〇問所以動容

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會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〇新安陳氏曰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〇朱子曰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非是全不用理會只動容貌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爲輕耳

以能問於不能章

總旨 困勉錄通章以克己爲主〇松陽講義此章註中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二句說盡了此二句合言之只是一箇無我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〇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本義 曾子曰義理本自無窮而自足者恆隘之人己本無間隔而量狹者恆較之凡以有我之未忘也乃若義理已知可謂能矣顧以己之能而問於人之不能義理所知已博可謂多矣乃以己之多而問於人之寡能即有也雖有而其心却似無多即實也雖實而其心却似虛其深知義理無窮如此人有干犯之者則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無一毫計較之心其不見物我有間如此此何人哉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而今安在哉

附解 淺說能者能知夫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知也多者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也寡則聞見孤寡而所知者無幾也有即所謂能而無即不能也實即所謂多而虛即其寡者也以己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人之寡能非自以爲能且多而姑爲是退託以下於人也但天下之義理無窮已雖能知而有矣然容亦有未能知或知之而未敢自信者雖有

而自視則若無焉惟其有若無此其所以以能問於不能焉彼亦或有能而可以爲吾資也已雖多能而實矣然容亦有不盡知或盡知而未敢盡以爲然者雖實而自視則若虛焉惟其實若虛此其所以以多問於寡恐彼亦或多能而可以爲吾助也犯者我無所失以召彼之侵而彼之其頑粗暴自肆其橫逆以干於我也非犯而不校者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爲不足校也蓋其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含徧覆初不知我之有間於人而愷悌慈祥又安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我則我將誰校耶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爲如是非言其學爲如是也〇不能且問况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蒂况順境乎只用數句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〇蒙引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務是其不能處或未能自信處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犯著他他自不覺得此句對上四句獨以行言〇但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便見今之無其人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講旨】松陽講義此章言才節兼備之人難得而以君子許之欲人自勵於才節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本義】曾子曰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也有人於此以言其才可以託六尺之孤而爲幼君之輔不但可以輔長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而一國之政皆任其裁處不但可以和君以分理乎國政也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事變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兀死生利害之際而從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順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若人也其可謂之君子人與然觀其才節之兼備如此信乎其爲君子人也安得不深思若人哉

【附錄】蒙引託孤寄命分爲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者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於冢宰又如季任爲任處守是也○困勉錄大節蒙引以事變言淺說就君子身上言尤直捷○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朱子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說統君子二句只反覆以致歎美之意非抑揚口氣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講旨】說約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毅則欲其不息之較細捷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任非毅無以致其遠

【本義】曾子曰凡人儼然而爲士則心體不可以不弘而有寬廣之量不可以不毅而有強忍之力所以然者爲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

【附錄】朱子曰弘是寬廣耶彼人只把做度量寬容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翼註弘毅在心體上說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有容非容人只是容得道理與執德不弘反看○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道路途也○新安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塗而自廢也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本義】何以見其任重而道遠也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兼衆理備萬事而乃以之爲己任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於我乎承載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不容少懈焉則是向前策勵無可駐足之途畢力進趨無可息肩之所其道不亦遠乎夫任重而道遠如此士之所以貴弘毅也

[illegible]蒙引仁者人心之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不統於是○看集註必字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道遠未靠在士者用功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所以當弘毅處○說約此四句解而兼歎之辭

興於詩章

[illegible]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譬如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閒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illegible]子曰古人爲學詩禮樂皆其大備者然其得效則有次第其先好善惡惡之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蓋詩有美刺風諭之旨從容涵泳易以入人性情而感動其仁義之良也

[illegible]朱子曰興於詩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或問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箎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歎之閒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illegible]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蓋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外足以範人之日用動靜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常久服習則筋骸德性皆得堅固而不移也

[illegible]新安陳氏曰註恭敬處己之道也辭遜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蒙引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爲惡必去○或問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其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閒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周而不亂也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

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
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
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本義】至未將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蓋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能使人安於仁義禮智之實以成其德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査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或問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雲峯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民可使由之章

【總旨】議約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敎人之效則民字似亦只對上人言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敎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
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
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朱】子曰道理在天地間皆人所當知也然為上者之於凡民但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理之所以

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人生日用之事固
衆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孝慈則皆由
於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者非中人以上者未足以語
此故不能强使之知然則敎民者亦以其可由者率之而所
不可知者
俟之而已

【附錄】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朱子曰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敎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這箇與他解說○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强知也○困勉錄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

好勇疾貧章

【通旨】折衷此以生亂之道戒人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
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本義】子曰好勇之人有果於作亂之資乃身處困窮疾惡其貧而不肯安分則必以其血氣之强而濟其貪得之念雖悖逆有所不顧矣豈不至於作亂乎至於不仁之人本心已失而我徒疾惡太甚使之無所容其身則事窮勢迫必將求洩其忿而遂凶肆暴無所不至矣豈不足以致亂乎人當思所以弭亂矣

【附錄】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敎養之不盡敎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

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亂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陳伯玉曰】何以處好勇者試其豪舉於職事塞其貪心於利祿何以處不仁者示之以不測之威寬之以自新之路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illegible]】【說統】此章戒恃才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

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illegible]】子曰人非才之爲貴而不恃其才之爲貴古聖人才藝之美莫如周公然周公有碩膚之德未嘗驕也有勤施之德未嘗吝也所以爲天下後世法耳如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不免於驕焉謂人皆不及己且不免於吝焉而不欲善與人同則無其德而大本失矣其餘才藝亦何足觀之哉夫有周公之才而驕吝且不可況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

【[illegible]】【雲峯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朱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挾己所有是吝○【東陽許氏曰】其餘亦指才言

三年學章

【[illegible]】【說統】此示人以純心之學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illegible]】子曰學以明道學成而祿自至原非以干祿也然世固有爲祿而後學者亦有始學而利祿之念即生者有人於此三年之久從事於學而其志不在於祿則是爲己而不爲人謀道而不謀食非藏之深而養之粹者不能也豈易得哉

【[illegible]】【小註】志字須合註講朱子易至爲志不是無職分心是絕不動念也○【說統】三年亦大槩言其積久然亦是活詞○【三魚堂遺編】不易得兼所養者純所見者大言

篤信好學章

【[illegible]】【困勉錄】此章與中庸尊德性二節一樣看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illegible]】子曰君子之脩身處世必學問操守兼造其極乃爲盡善故學貴於信不篤信則志意不專而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以明理則有不當信而信愈篤信而愈不得其正者故篤信又須格物致知以好乎學焉道貞於守不守死則節操不堅而不能以善其道然徒守死而不足以善其所守之道則爲無用之守雖守死而終不合其宜故守死又須準經合義以善其道焉有學有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正矣

附錄 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翼註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而愈不正不可問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日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日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淺說篤信好學屬有學守死善道屬有守一說以篤信守死屬有守以好學善道屬有學恐非是○蒙引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本義 果能有學有守則出處去就焉往而不宜哉故其遇危邦也則避之而不入其在亂邦也則去之而不居當天下之有道也則見而仕天下無道也則隱而不仕此其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非有學有守者不足以與此

附錄 雙峯饒氏曰危邦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蒙引危邦不入不危斯入矣亂邦不居不亂斯居矣非一於不入不居也去就之義潔猶有就一邊在○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由爲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晦然自此只向晦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說約危邦二句緊去就天下二句緊出處○蒙引不入不居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爲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爲無守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本義 若夫邦之有道時當見也而道無可行人不我用而不得不貧賤焉是可恥也邦之無道時當隱也而利欲牽引祿位是耽而苟安於富貴焉是又可恥之甚也此其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由於無學無守故也

附錄 蒙引上邦字指國對天下此邦字單言指一世而兼國無可行之道無能守之節以出處言而去就在其中○存疑此節因上文說是餘意

不在其位章

總旨 淺說此以士庶人不謀公卿大夫之政言若推廣而言之則上不可以侵下左不可以侵右亦是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本義 子曰人有是職位則有是責任有是責任則有是謀爲如任公卿大夫之職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則

其政與我無預而乃商度其可否條陳其利害則非其分矣故不在其位不可圖謀其政所以安本然之分而遠侵越之嫌也

【附解】蒙引謀是思所以處之非但泛論而已故註以任字代之○新安陳氏曰問而告是推廣餘意也

師摯之始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爲師摯適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本義】子曰昔吾自衛反魯適師摯在官之初其時詩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一時所作之樂備極盛美直至關雎之卒章其音節之盛眞洋洋乎盈於耳而令人傾聽也哉蓋至今猶可想慕焉已

【附解】蒙引關雎一詩在詩則爲首章在樂則爲卒章故曰亂洋洋乎盈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狂而不直章

【總旨】折衷此慨人氣習之惡而譬之以不屑之教誨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本義】子曰凡中才以下之人不能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如好高者多直率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其常也今也或狂焉而不直或侗焉而不愿或悾悾焉而不信則有是病而無是德吾蓋不知其人矣此深絕之詞也

【附解】潛室陳氏曰任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任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侗悾悾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背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學如不及章

【總旨】沈古疾曰此章是訓詞非形容之詞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本義】子曰人之爲學將以求進於道也研窮以求其知體驗以求其行惟日孜孜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悚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

【附解】蒙引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言○困勉錄此二句雖以心力分看然須知心與力是一時並用底○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困勉錄此章當與飯疏食章簞瓢章飯糗章同看須細認註不以位爲樂句以憂勤解者非以行所無事解者尤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常人有一命一爵之榮未免志得意滿何其役於物而自卑小也乃曠觀古昔巍巍乎見超物表量包宇宙而心體極其高大者其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乎舜禹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富貴可謂極矣乃視之漠然不以爲樂全似與己不相關涉者然是舜禹之心有大於天下者在也是何其巍巍乎

蒙引獨舉舜禹者匹夫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爲意尤見其巍巍ヽ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存疑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天下做天下我做我都不照管他只是不把來動心意○翼註全節作一句勿斷此天下以勢位言不主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李厚庵曰上節註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蓋業體用言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涵覆形容之不足盡其蘊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耳末節是就中舉其可見者來贊歎蓋成功文章極其巍煥雖有可見之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繪畫則亦卒歸於無能名而已下節即中上意非謂德不可名業則可見作兩截話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不可名抹殺末節也註中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猶言堯雖名之德此其可見者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子曰自古以來帝王多矣大矣哉冠古今而獨盛者其堯之爲君也何以見之彼巍巍乎極其高大而無不覆冒者惟天而已惟堯之德光被於神化之餘而廣運於推行之下殆與之合德而無間焉故其德之廣遠蕩蕩無涯當時之民無能舉而名之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信乎其大也

翼註大哉二字就是巍巍蕩蕩巍乎煥乎之總名下正句句形容其大○雙峯饒氏曰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李厚庵曰神運而無方者惟天之體之大如是其不測也惟堯也克明之峻德究乎無方之神化行而無外者惟天之用之大如是其不窮也惟堯也廣運之帝德仰符乎無外之化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巍然煥然而已

夫盛德妙於無形而大業顯於有象吾見巍巍乎崇高者其有成就之事業也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治績之隆有莫可得而尚者焉煥乎光明者其有施布於天下之文章也如禮樂咸備法度修明治具之彰有莫可得而稱者焉所可見者如是而已是雖莫非其德之所發而亦豈可得而名之哉於以益足見其德之大也

新安陳氏曰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總旨】葛屺瞻曰此章乃言周之媲美唐虞者不在才而實在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本義】門人將述孔子評論人才之言先記之曰有虞帝舜紹堯而有天下其時有臣五人而天下以治蓋舜得五人之助如此

【附解】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害物不爲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本義】文王大勳未集而武王克成之其誓師之言有曰予有撥亂之臣十人蓋武得十人之助如此

【附解】說約此二節又是下節注脚預列於此敘而不諱爲妙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

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本義】孔子有感而歎之曰古語云人才之生最爲難得以今觀之豈不信然乎吾觀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其時氣運方隆人才蔚起視我周爲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數止十人已爲少矣而中間有婦人焉不過九人而已夫以周之盛而止有九人才難之言不信然哉

【附解】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說統此節因是歎才之難實是歎周才之盛勿作不足之詞唐虞二句重周言而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其盛亦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寥寥千載至周再盛因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本義】周之才固與唐虞比隆矣然豈獨才之盛已乎吾因是有感於我文王也文之時天下歸周者衆以天下之勢而三分之周已有其二矣文王則以服事殷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周之德其可稱至德也已矣與唐虞揖遜之德何多讓焉才德並隆此周之所以爲盛也

〔附錄〕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禹吾無間然矣章

〔[illegible]〕折衷此夫子贊禹以立君天下者處事之準也首句虛中三句正言之末句就上事深美之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也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本義〕子曰凡君天下者所爲不協於中則得指其隙而議之若夏禹者吾無間然矣玉食萬方飲食非不足奉也乃却珍羞而進粗糲其自奉之淡薄如此至於奉祀郊廟則犧牲粢盛務使豐潔又致其誠孝而無敢簡焉玉帛萬國衣服非不足華也乃舍華綺而衣粗惡其袞服之朴素如此至於臨朝承祭之黻冕則服物采章務求盡制又極其華美而無所吝焉四海爲家宮室非不可崇也乃安卑隘而戒峻宇其自處之簡陋如此至於田間溝洫則又胼手胝足竭盡其力而不

以爲勞焉宜儉則儉宜豐則豐脩無罅隙之可窺禹吾無間然矣

〔[illegible]〕說統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內極其情外備其物也○鬼神似當兼天地祖宗黻冕似當兼朝祭○松陽講義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常經營的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則便是作司空事不是爲天子事矣○淺說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己力而不吝於豐字亦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

〔附考〕白虎通黻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黻諸侯赤黻大夫蔥衡黻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禮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註玉藻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冠覆也玄表而纁裏○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七終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之八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章

【總旨】析衷此記聖教之所謹也○說統利字畧讀斷謂夫子罕言利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
一則恐其淪於卑汙
一則恐其鶩於高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本義】門人記曰夫子平日教人、雖言無不盡、然亦有所罕言者凡事只循義而行○而利在其中若一計利便有害於義○故罕言之至於命、則理精微而難言○而氣數又不可盡委○故亦與利罕言之、仁則統乎萬善、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故亦與利罕言之也

【附解】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困勉錄】利不止貨利凡計功算效皆是○【朱子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郎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蒙引】命之理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兼言也○仁兼理事說統百行○該衆善○其道最大也○

達巷黨人曰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詞○故註總謂之譽○不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圈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圈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說

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說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託之少賤○此章只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但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詞○泛言謙抑○則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道學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本義】達巷黨之人曰、大哉孔子、無不知、無不能、誠博學也、而惜乎無所成名、蓋汎兼衆藝、反不得以一藝稱之也

附解張侗初曰名。乃名目之名。不作名譽解。無成名。正見其博。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本義夫子聞黨人之言因惕然謂門弟子曰夫博則吾豈敢吾所能者或在執耶吾今者其何執乎六藝之中有所謂御

與射者我將執御之事乎抑將執射之事乎二者之中御爲尤易然則吾將執御以成名矣蓋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附解正解執御乎二句。是自已審度之詞。○說約集註大略本只如此。恭聖人而不知。已在圈外。道無不該。尤無所稱。○宋子曰達巷黨人不知孔子。但欲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而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悲夫悲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以成名乎。則吾將執御矣。

麻冕章

總旨正解此聖人維禮之意。以可從引起不可從。上節輕。下節重。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本義子曰績麻成布而緇之以爲冕者古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而改用絲爲之用絲比用麻較爲省約是之謂儉儉雖非禮然無害於義而可從也吾從衆

附解困勉錄許白雲曰。冕冠總名。其名有五。袞鷩毳希玄。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然註泛以麻冕爲緇布冠者。恐人誤以麻冕爲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布冠。不止是麻冕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耳。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本義若夫臣之拜君而必於堂下者亦古禮也而今也則皆拜於堂上是驕慢而泰也害義甚矣雖違衆吾必從下

附考邢疏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章

【總旨】困勉錄此正於作事上想見聖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蒙引】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本義】門人記曰吾夫子應事接物其所絕無者有四方事之未爲也渾然天理不任私意揣測之私不萌也則毋意隨事

順理不先期必專主之見悉忘也則毋必及事之已爲也應而不留無所凝滯蓋與物俱化也則毋固大同於物不私一身盡視人猶己也則毋我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閒事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非聖人其孰能之

【附解】朱子曰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爲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相爲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而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李厚菴】曰毋意則所發者皆天地之心元之德也毋必則爲不計效施不望報亨之德也毋固則因物付物利之德也毋我則不言所利貞之德也三者皆歸於無我而行乎無我猶貞之終始萬物也○王前席曰天下意必固我之私惟心之虛者能絕其機於未然何也謂其先無以擾之也聖人之心無欲無欲則虛惟心之實者能絕其端於自然何也謂其先

有以持之也聖人之心有主有主則實

子畏於匡章

【總旨】【小註】此章聖人以天自信實以道自信也此身之存亡係道統之興喪則外患之不足動其心可知矣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本義】昔夫子適陳過匡匡人以兵圍之夫子於是有戒心蓋遇變而慎重之意非懼禍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

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本義】時弟子之從者不能無懼故夫子解之曰道每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堯舜禹湯之統傳之於文王今也文王既沒則斯文不在茲乎

【附解】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與註】文在茲謂我能憲章之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

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本義】夫斯文之興喪。皆天也。若使天之將喪斯文也。則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禮樂。修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我既得與於斯文。則是天未欲喪斯文也。匡人其能違天而害予乎。予蓋有以自信矣。

【附解】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也。○困勉錄。天之未喪斯文也。當依馬註作自信語口氣。與上將喪斯文句自別。麟士謂二句是商量乎對之詞。不可從。

大宰問於子貢曰章

【總論】此章當以夫子之言為重。太宰專以多能為聖。子貢亦未離乎多。不有夫子不多之論。何所折衷。末節雖是証少賤多能。而不多之旨益見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本義】太宰問於子貢曰。吾聞無不通之謂聖。今觀夫子。殆所謂聖者歟。不然。何其技藝之無不能也。

【附解】蒙引。此聖字。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多能正指射御釣弋之類。其說最淺。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本義】子貢曉之曰。子以多能遂足盡聖乎。夫子之為人。固是天放縱之。而不為限量。使之有此才德。殆將造聖之極。聖則自無所不通。又如此之多能也。多能豈足盡夫子之聖哉。

【附解】蒙引。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異註。將字輕看。略去亦可。○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存疑。註聖無不通。正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多能上。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本義】太宰以多能為聖。此全不知聖人者。子貢謂聖而又多能。其言可謂知本矣。乃夫子聞之。不敢以聖自居。又不欲以

多能率人。故言之曰。賜也非知我。太宰其知我乎。蓋我少時貧賤。得以從容習藝。故多能。而所能者特鄙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然君子所重。果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之聖乎。

【附解】蒙引。子聞之。兼聞太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摘訓。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以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是為子貢將聖而發。非為太宰聖者與而解也。○蒙引。露出君子意。避聖字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本義】門人因記琴牢之言曰。夫子平日嘗云。吾少時未嘗試用於當世。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夫子此言。其即少賤多能

之謂也然則多能非君子之所貴而夫子之所以爲聖誠不在於多能矣太宰恐足以知之

附解 蒙引此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琴牢之言實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技藝之可見矣

吾有知乎哉章

總旨 說叢此節照註主誨人說爲是謙言已無知識就著在誨人不倦上說蓋當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吾無所知只告人必盡其誠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本義 當時因夫子誨人不倦有稱其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人以有知稱吾吾果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吾但以啓迪斯人爲心而不敢謂天下有不可教之人故無論賢者知者吾樂得而告之也卽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我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爲無所不知耶

附解 朱子曰道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者無下手處皆於兩端有未竭也

鳳鳥不至章

總旨 折衷此夫子有感於吾道之窮而歎之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本義 夫子有感而歎曰古有聖王則鳳至圖出蓋治世之休徵也今鳳鳥不復至河圖不復出吾其終已矣夫

附解 刁蒙吉曰河出圖只是言聖王之瑞與畫卦全無干涉故註不之及○高中玄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託思鳳鳥河圖以寓意耳若得伏羲舜文之君卽鳳之不至圖之不出可也

子見齊衰者章

總旨 小註此章見聖人誠心應物自然中禮之意聖人愛敬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有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

然者惟其至誠
故內外皆如此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本義 記者說昔夫子平日見齊衰而有喪者冕衣裳而有爵者與瞽而不成人者夫子或坐而見之雖彼年少於我必為之起立夫子或行而過其前則必疾趨而行不以其年少而忽之也其自然之應如此

附解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

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蒙引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可以雖少貫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說○刁蒙吉曰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敬心內外合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歸之於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敬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論也

顏淵喟然歎曰章

總旨 松陽講義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翼註此主歎聖道之妙說有主歸功夫子說者有主始終歎斯道之難說者俱不可從○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卓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本義 顏淵在聖門學既有得因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妙也始我於夫子之道以為高也而仰之則升得一級又有一級仰之而益見其高以為堅也而鑽之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瞻之若在我前而恍惚之間則又在後而不可為象夫子之道高妙如此

附解 翼註仰是仰望鑽是鑽研高是峻絕不可及堅是渾淪不可入二彌字勿太泥道非因仰而益高也只形容至高耳彌堅做此○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折衷上二句是無窮盡下二句是無方體此節只重在道之高妙顏子用力處且慢說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本義 使不有善教之施學者將何由而入哉幸而夫子之教人循循有序而善於誘人之進焉道之散見於事物者為文夫子以為文不博則無以見道之萬殊而博我以文道有規矩準繩者為禮夫子以為禮不約則無以會道於一本而約我以禮博以開約之始約以收博之功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

附解 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

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廣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昧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存疑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用功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積少以至多積小以至大自身心性情之德以至天地鬼神之奧自洒掃應對之節以至宗廟會同之儀自日用常行之酬酢以至古今治亂之變化無不探幽發微鈎深致遠而表裏精粗無不到焉則博文之功庶乎盡矣○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字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雙峰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本義 回也既領夫子博約之教百倍其功迭進互發但見趣味無窮工夫不容間斷雖欲住歇自不能已而凡所以致其博而歸之約者既已竭盡吾才不遺餘力矣由是用力之久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向之前後者今皆見其定體凡處己治人應事接物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如有象焉卓立於吾前者當斯時也吾豈不欲勇往以從而與道為一哉然幾非在我化不可為末由也已回仍將黽勉焉而不能已矣

附錄 存疑 既竭吾才工夫全在欲罷不能上欲罷不能則博之又博博之功已盡約之又約約之功已盡才謂至此無餘故曰既竭○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仁山金氏曰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者自悟衆人罔不識也故以如言之○蒙引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熟耳○困勉錄卓爾看來圈內圈外是兩意圈內是泛以道言圈外是就夫子之不思不勉者言從圈內為是○朱子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眞註卓爾與欲從末由俱是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泛說道立是立在前而與我為二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為一也○新安陳氏曰悅之深貼欲罷句力之盡貼竭才句所見益親貼卓立句無所用其力貼欲從末由句

子疾病章

【總旨】【說統】此章聖人只惡一欺字。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本義】夫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爲家臣以治其喪其意蓋欲尊孔子也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附解】【直解】門人是子路底弟子。○【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爲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爲輕重也哉。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旣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本說】夫子病時不知及病少間乃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昔我爲大夫曾有家臣今已去位人皆知我無臣矣而乃自以爲有臣則我將誰欺無乃欺天乎

【附解】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子路平日强其所不知以爲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說約】誰字指人對天字說。○【慶源輔氏】曰旣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本說】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予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順理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豈至死於道路終棄而不葬乎由欲行詐棄天獨何心也

【附解】【與註】上二句有臣不足以爲榮下一句無臣不足以爲辱。○【說約】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此節以兩且字作轉亦當平說。

有美玉於斯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安於義命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

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本義 子貢以夫子抱道不仕故設問曰美玉天下之至寶也今有美玉於斯將以爲已有韞匵而藏之與抑公之於世求善賈而沽之與子曰美玉本有用之物豈可自私沽之哉沽之哉但求賈而沽是自賤也我固以待夫善賈之自至者也若待賈而不至其不沽也又何怪哉

附解 翼註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賈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

子欲居九夷章

總旨 翼註 夫子道不行於中國故托言居九夷以傷之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本義 夫子知道不行乃欲居九夷之地蓋有所激而然也

附考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本義 或人不知乃曰九夷之俗甚陋如之何其可居也子曰君子居夷狄自有行乎夷狄之道則其習自化矣又何陋之有

附解 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朱子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困勉錄註化字要看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礙了中國若存疑冀遇行道之說又在此化字外化是可必的行道是不可必的

吾自衛反魯章

總旨 存疑 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詞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

不行故歸而正之

本義 夫子自敘正樂之功曰詩樂在魯久矣其音律詩歌本是全備但歷年久遠亦頗殘缺失次矣吾嘗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衛歸魯之日取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然後樂之始終條理皆得其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之絃歌者亦各得其所而不相紊焉雅頌得所而樂無不正可知矣

附解 鄭氏夾漈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頌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南軒張氏曰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困勉錄樂正句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註詩樂二字不可分配所謂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詞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器有雅頌之容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則無所不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爲音律雅頌爲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

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以樂正爲正樂雅頌得所爲[illegible]截然作兩項對說者尤非○註殘缺失次總頂詩樂衆引[illegible]殘缺謂樂失次謂詩誤○李厚菴曰樂正所謂者廣凡律呂聲音器數皆是然詩爲樂章乃樂之本故又以雅頌得所特言之得所亦有二義篇什失次亂而定之工歌僭差辨而明之也

出則事公卿章

總旨 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困勉錄此章須知四者之爲而行須知四者之未易盡須知聖人之謙處須知聖人謙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方是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本義 子曰人於倫常日用之間所最切者如出而在邦國則善事公卿以明忠順之義入而在家庭則善事父兄以盡孝弟之行遇有喪事則不敢不勉而緣分盡禮至於飲酒則不爲所困而亂德失儀此四者雖不過尋常之事然能於天理之當爲者各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非德盛養純者不能也反之於我果何有哉

附解 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緦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爲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爲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章

總旨 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以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

○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與點孟子勿忘勿助來參看○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本義 夫子偶在川上有感而歎曰吾觀天地之間往者既過來者復續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未嘗有頃刻之暫停也人可不察其本然之體哉

附解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蒙引逝者如斯夫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勉齋黃氏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困勉錄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朱子曰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爲體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總旨】〔翼註〕德秉人已。此只歎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本說】子曰、德是人所同有、本人所當好也、然今天下之人、或氣稟昏愚、不見其爲美、而莫之好、或物欲牽引、明知其爲美而不能好、或自已脩德、雖嘗用力、而無精進之功、或見人有德、雖嘗羡慕、而無思齊之實、吾未見好德有如好色之誠者也

【附解】〔翼註〕好德如好色。只重誠意。○〔困勉錄〕圈外另是一說。不必從。

譬如爲山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只。重。進。字。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卽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特垂成之時當進、卽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於吾。兩簣一簣。不可泥看。○〔翼註〕正意總在譬如上。全文俱就山說。而正意自見。勿悞以止往作學說。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本說】子曰、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然其進止之機、皆係於己、有功之將成、一旦止而不爲者、譬如築土爲山、所少者僅一簣之土耳、乃忽然而中止焉、其止也、豈有人阻之哉、吾自止也、亦有功之始加、一旦奮然欲進者、譬如平地之上、所加者方一簣之土耳、乃奮然而銳進焉、其進也、豈有使之哉、吾自往也、由此觀之、可見將成之勢不可恃、方進之機不可畫、學者可不勉哉

【附解】〔說約〕本文雖未明言爲學、然明下兩譬如、則爲學意當補說、本文之上、假與松柏驥力苗秀小不同也。

語之而不惰者章

【總旨】〔存疑〕此可見顏子欲罷不能處。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本說】子曰、吾之敎人、雖言無不盡、然能體而行之者甚少、若語之以道、卽能心解力行而不怠惰者、其惟回也與、其他弟子皆不能及也

【附解】〔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旣竭吾才是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懈也。○〔困勉錄〕惰字卽兼昏字。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敎之始。卽有莫遏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遏之象。兼說方是

惜乎吾見其進也章

總旨 異註此重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象天時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旣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本義 顏淵旣沒夫子追思而歎曰惜乎其勤於爲學吾但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使天假之年便可優入聖域矣二三子不共見之耶

附解 朱子曰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止之止○困勉錄止字是怠弛之意不是成就意

苗而不秀者章

總旨 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新安陳氏曰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旣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本義 子曰穀之生也由苗而秀由秀而實乃爲有成今或但苗而不秀者有之或但秀而不實者有之美而不成亦何爲哉然則人之爲學不至於成何以異此

附解 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

後生可畏章

總旨 說統此通是激厲後生語只作一人看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

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本義 子曰人之後生者眞有可畏年富則爲學有餘日力强則爲學有餘功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此後生所以可畏也然其可畏者正以其他日之有進耳若學力不加蹉跎歲月直至四十五十而不以善聞於人焉則亦不足畏也已後生其及時自勵哉

附解 雙峯饒氏曰曰可畏則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困勉錄此亦爲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十限定人也

法語之言章

總旨 困勉錄此章爲聽言者發不爲進言者發從與說權在言者改與繹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全是激發他改繹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本義子曰進言者固當因人而施聽言者必當虛己而受如
見人有過將法度之言切直言之彼能不畏而從我乎然不
貴於從從而已必須因我之言而盡改其前日之所爲乃爲
可貴也見人有過將巽順之語婉轉言之彼能不悅而受我
乎然不貴於悅悅而已必須因我之言而紬繹其微意所在
乃爲可貴也若一時喜悅而不能繹其理外面順從而不能
改其過則爲下愚之歸而竟無
自新之望矣吾其如之何哉

附解困勉錄法巽槩指君友不可單作臣諫諍○說統理無
可逃故必從情無可拂故必悅此是進言善處然必改與繹
而後實收其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進言者無涉故曰
吾末如之何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救正上○困勉錄從
與說當淺看若是眞從自能改眞悅自能繹○慶源輔氏曰
從法語說巽言秉彝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强而不屈
說於巽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甯學之不進
德之不脩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惟聖
人亦莫如
之何也已

三軍可奪帥也章

總旨雙峯饒氏曰
此是教人立志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本義子曰天下資於人者難憑存諸己者足恃如三軍雖衆
然其勇在人苟人心一離則謀敗氣摧其帥可奪而取也匹
夫雖微然其志在己苟堅守其志雖生死
利害不可得而奪之也人可不立志哉

附解慶源輔氏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
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
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
任意則可耳非志也○翼註可奪引起不可奪可與不可全
在人已
二字

衣敝縕袍章

總旨蒙引大抵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
然後可與進道若有恥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
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挾
此爲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本義子曰貧富相形之際因有不能不動於心者今也衣敝
縕袍與衣狐貉者並立而其心恬然不以爲恥者其惟由也
與

【附解】說統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之詞非必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他眞心不爲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着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本義】衛風之詩有云人之處世若能於人無所忮忌於物無所貪求則其心無累而人已咸得矣將何所往而不善乎若此詩者由也足以當之矣

【附解】說統忮求根上恥字來忮者恥之激而爲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希冀○李衷一曰引詩不是贊歎他乃是誘掖奨勸他使他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臧內意非有兩層○蒙引如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本義】夫子以是許子路者蓋欲其因是而益求其所未至也乃子路若將不忮不求之言終身誦之焉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又勉之曰是不忮不求之道特謂可進於道耳何足以言盡善哉由其求至於盡善之地可也

【附解】翼註子路亦不是自矜誇但其意謂夫子以是稱我想即是盡善道理我當終身守而勿失便是不復求進了○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翼註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

歲寒章

【總旨】李厚庵曰此章大意重在歲寒後彫勉人不可不爲松柏不必在然後知三字作抵脆感慨語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本義】子曰人之所不能必者時也而其可以自守者道也獨不覩之松柏乎如春夏之交草木暢茂松柏也不過如此惟當歲寒之時草木無不零落而松柏獨挺然蒼秀不改其常到此時然後知其不與衆草而俱彫也

【附解】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守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雙峯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爲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爲利害事變所移○李厚庵曰不曰不彫而後彫云者蓋松柏未嘗不彫但其彫也後舊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宋子曰欲學者必周於德自是勉勵君子謝氏這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

知者不惑章

家訓此章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學之序意在言外○宋
子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
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人之不免於疑惑者以見理未明故也惟有智之
德者理無不明故事物之來是非可否坐而照之有餘矣何
惑之有人之不能無憂患者以私心爲累故也惟有仁之德
者絕無私累故順理安行雖貧賤患難安而處之裕如矣何
憂之有人之不免於恐懼者以正氣不充故也惟有勇之德
者氣配道義則至大至剛雖大節重任當之而不動心矣何
懼之有學者可不勉
爲知仁勇之人耶

困勉錄註明足以燭理解知者二字以心德言不惑以
外感言餘做此○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惑多端仁

者至公無私與理爲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
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朱子曰孟子說配義
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
○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
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
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敎人當以知爲先

可與共學章

困勉錄此章是對敎人者言乃是敎不
躐等之意與知之者節就學者身上說不同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
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
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
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
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
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
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
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
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
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
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本義子曰人之造詣各有高下不可誣其所未至也如人心
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也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
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
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
不變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
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
於常法之外以窮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權然
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學者可不因所至以
求所未至以爲
可與之地哉

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
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
說○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
與註可與二字不是許與只是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然意
亦不重共爲此事只重彼能爲此事耳○未可亦不是終不
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勉齋黃氏
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
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辨

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

唐棣之華章

總旨 小註此章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本義 逸詩有云唐棣之華翩然搖曳猶若有所感而動況我之於爾豈不思乎但爾所居之室遠不可至耳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本義 夫子借其詞而反之曰天下事不患其難致而患其不求今詩既云思而復以遠爲患自我言之彼殆未之思也何遠之有哉

附解 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章

總旨 小註合兩段看方見聖人全體○翼註此章重言不重貌言貌者言之見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本義 孔子於鄉黨其言貌之間略無文飾但見其恂恂然信實而似不能言者然蓋父兄宗族之前有如此

附解 翼註恂恂只是朴茂對文飾言不對詐偽言似不能言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存疑恂恂只作辭氣說容貌在其中下節亦然○註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是解所以似不能言處○小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

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本義】至於在宗廟朝廷則便便然與人議論或儀節有當講究者則問之必審或事體有當商確者則辨之必明但言所當言常謹慎而不放肆爾其言貌不同如此

【附解】蒙引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似可蓋在宗廟雖著極言字在朝廷雖著詳問字○翼註重便便言句雖蘊爾只帶說正見其言也○說約似不能言是足恂恂句雖謹爾是足便便何

朝與下大夫言章

【總旨】說約朝字截起作冒上節是接下之言曲而當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總註事上謂君也對君則皆爲下故曰接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本義】夫子在朝當君未視朝之時與己平等之下大夫言或可以直遂則當言即言無所隱諱但見其侃侃如也與尊於己之上大夫言不可以徑情雖持正不阿然每出之以和悅但見其誾誾如也蓋因人而施如此

【附解】說約朝字活看言夫子之在朝也當一頓君未視朝自照下君在補入非正解朝字○馮氏曰此當記夫子爲下大夫時則與下大夫言固同列耳存疑云下大夫與己平等者上大夫尊於己者甚妙○朱子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義理之正

【附考】禮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本義】及君既視朝在堂上也夫子極其敬謹則踧踖如而不能自寧也然却又從容和緩與與如中適也

【附解】陸聚岡曰說君在則天威嚴然踧踖如象其起居不遑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踧踖之中適是一箇意象不平對○翼註踧踖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雙峯饒氏曰與與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翼註註中適中是得中而不爲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無拘迫之態不可作中節解○蒙引踧踖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正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誾誾侃侃者又不同矣

君召使擯章

【總旨】說統首節是授命之初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段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本義】古者兩君相見必有擯介傳言夫子嘗君召使爲擯但見敬慎之至頓改常容以色則勃如其變動若不敢安其常也以足則躩如其盤旋若有所不能進也承命之初其敬有如此

【附解】慶源輔氏曰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

敬心愈至耳。吳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行者
。翼註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國之重事故尤加敬
【附考】禮記聘儀疏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邢疏擯
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
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
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
男則擯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强半之數也
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
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
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轅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遷進
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
遷進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閒傍相去三
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
自許人求諸己恐爲他事而至故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
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
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
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
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賓至達

於主君然後主君
進而迎賓以入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
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本義】賓至門之際正爲擯者傳命之時故夫子揖其所與同
立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
則以手向右然手雖有左右之動而身則
端整自如但見衣之前後襜如其整齊也
【附辨】蒙引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
也○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困勉錄辭士
謂以夫子爲次擯似拘蓋擯原不止三人則不必爲次擯而
後有左右也○蒙引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
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爲次擯者
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亦襜整

【附考】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
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
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
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
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
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圭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
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本義】及賓主相見之後主延賓入擯當趨入有事夫子雖疾
趨而手容之恭如故如鳥之展舒兩翼然行禮之時其敬有
如此
【附解】說統揖所立時而襜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
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摘訓張是臂開張而不貼身拱

是手高拱
而不下垂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本義】紓禮畢賓退就館主君送出門外猶佇立以待賓之顧
夫子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所以紓君敬也禮畢之後其敬有
如此自始至終無不
中禮非盛德之至哉
【附說】蒙引此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
遂送歸其國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
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
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附考】周禮司儀疏出接
賓曰擯入贊禮曰相

入公門章

【附錄】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雲峯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本義】夫子趨朝之時方入公門則肅然起敬但見其曲身而行鞠躬如也雖公門高大似不能容其身者然何其敬之至也

【附錄】說統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本義】其站立之處必不敢當門之中蓋恐當尊而失之僭也其行過之處必不敢踐履門限蓋恐失度而踰於肆也此時尙未面君而敬謹已無不至矣

【附錄】朱子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域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爲然特如此記之耳○存疑此兩句是入公門時事

【附考】禮記曲禮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illegible]禮疏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玉藻疏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本義】夫子至外朝行過君之宁立虛位即如君在上一般其顏色則勃如而變動其足則躩如而盤旋其言語則訥然如不能出聲者蓋去君漸近則其敬漸加與入門之初不同矣

【附錄】朱子曰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於屏門之間屏者乃門間蕭墻也○雙峯饒氏曰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爾○存疑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又爲治朝人則爲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

【附考】禮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本義】夫子既至內朝則兩手摳衣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患歷階升堂曲身而行不敢仰視其鼻息出入亦屏藏收斂有似不息者然蓋愈近君則愈敬愼其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

【附錄】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慶源輔氏曰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

【附考】邢疏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註云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摳

衣摳提挈也謂提挈
裳前使去地一尺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
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
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本義 夫子見君行禮已畢由是下堂而出降階一等此時顏
色稍舒放有怡怡然和悅之意由是下階則端拱如翼而手
容之恭如故也由是復位則又踧踖不寧而身
容之肅如故也自入至出始終一於敬如此
附解 說約出者總滿當一頓也○存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
其位是朝班之位○蒙註逞顏色不是放縱只是畧舒展耳
怡怡如也正是
形容逞顏色處

執圭章
總目 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
則稍輕私覿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困勉錄
合言則總名曰聘享與覿皆聘中事分言則聘是聘享是享
覿是覿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覿是第三次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
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
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
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
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本義 夫子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其行禮之時執君之命圭則
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如力有不勝舉者有時舉手向上則如
與人相揖者然而不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以物與
人者然而不失之太卑其見於面者則勃然變動而有戰懼
之色其見於步履者則舉足促狹曳地而行譬
如緣物一般蓋心極其敬故見於容色者如此
附解 朱子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說
約如不勝足鞠躬意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一例也○朱子
曰上下謂執圭之高低○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
而又有上下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
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朱子曰
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擬齊亦防顚仆
附考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圭男執蒲圭○秋官大行人時聘
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之禮
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
圭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圭如諸子之禮○禮記郊特牲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儀禮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
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
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
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
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
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厥明迓賓於館賓皮弁聘
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
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
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
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
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
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
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
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
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
側授宰玉聘於夫人用璋加初禮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本義夫子既聘行享獻之禮此正展盡情意之時故有至和之容色

附解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仿將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摘訓有容色有容有色也分身與面而言

附考儀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享夫人用琮如初禮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本義享畢又用私禮以見於君所以將已之意又與公禮不同故益愉愉然其和悅焉夫執圭則致其敬享覿則致其和各當其可如此

附解朱子曰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然後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蒙引私覿亦有及其大臣此專主獻其君言○雲峯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

附考儀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

蒙引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

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制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徐儆弦曰孔子之服吉凶有等邪正有辨寒暑有宜內外有辨公私有別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厚薄有宜其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本義君子之衣服各有定制如常服之緣領不以紺與緅二色飾之蓋紺乃齊服之飾緅乃喪服之飾用之則恐與喪服無別也

附解朱子曰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非而練其服以緅爲飾○家訓紺色即今之鴉青緅色即今之水紅○蒙引齊自有齊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齊服

用之○此常服領緣之制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本義]私居之服不以紅紫二色爲之蓋正色有五紅紫皆閒色不正用之則恐以假而亂眞也其致謹於服色之辨如此

[附解]朱子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閒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閒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閒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爲中央之閒色○蒙引此大夫服飾之制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本義]當暑月則衣葛或精而爲絺粗而爲綌皆單服之然必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不欲其見體而近於褻也

[附解]翼註不重袗絺綌只重必表○蒙引此暑服之制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本義]當冬月則衣裘裘必有衣而裼之於外如朝覲服羔裘則有緇衣以裼之取北面之義也視朔聘享服麑裘則用素衣以裼之取潔素之義也蜡臘之祭服狐裘則用黃衣以裼之取息民之義也隨其所宜而色俱相稱公服之裘如此

[illegible]存疑衣以裼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襲裘不入公門鄭氏註曰襲裘不入公門必當裼也孔氏註曰裼裘襲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氏註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方氏註曰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於外也○按諸儒之說裘上外衣尙有三重裼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裼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說約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褻裘以別之

[附解]邢疏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飮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

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本義]至於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溫也又短其右袂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舉動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illegible]及其寢也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而其制則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便於覆足也其致潔以盡敬如此

[illegible]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說約此條從程子入下章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illegible]然是褻裘以何為之以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輕煖而適體也私服之裘又如此

[illegible]厚齋馮氏曰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蒙引此又褻裘所宜用之制也○說約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illegible]服必有佩也夫子居喪不用佩若既除喪則凡玉與刀觿之類無所不佩也佩服之用有如此

[illegible]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觿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雖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存疑玉藻陳氏註曰古者有德佩德有事佩事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翼註喪不佩去喪必佩二意兼重○說約此佩服之謹也○

[illegible]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內則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illegible]衣必有裳也朝祭之服裳固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若非朝祭之服不用帷裳則斜裁其幅而有殺縫其制上窄下寬不惟有貴且別乎公也裳服之異其制如此

[illegible]朱子曰帷裳如今之帖是也襞積即是招處耳其幅自合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帷裳用正服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illegible]夫子見人有喪則變服以往弔若羔裘玄冠乃是吉服必不用之以弔喪所以致其哀也

[illegible]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困勉錄考禮朝服亦玄冠是玄冠不止是祭服然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說不知何故○家訓重辨服不重哀死○折衷言謹弔喪之服制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本義】夫子當致仕之時雖不在其位至於每月之朔必朝
服以朝於魯君所以致其敬也其謹於吉凶之禮如此
【附解】蒙引吉月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服者衣冠(見彙
之總名○(困勉錄)此句不重在吉月而重在朝服二字○
(蒙引)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朱子曰前註君子謂
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齊必有明衣章

【纂箋】蒙引此記孔子謹齋之事前兩段就衣服上說所
謂致潔以盡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說所謂變常以盡敬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
脫前章寢衣一節

【本義】夫子將祭而齋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
以布爲之不但內志之精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

【附解】(翼註)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困勉
錄)祭服必致美而齋服則用布亦先有質而後有文之意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
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本義】至於齊之所食必變其常不飲酒茹葷蓋淡薄以致其
誠也其居止必別有齊居不在平日常處之處蓋潔淨以致
其敬也

【附解】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註)字泰曰夫人心易於
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
此心使無時不
致其精明也

食不厭精章

【總旨】說約此章在不多食前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
類記之○(翼註)首節美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
生亦不苟食四節雖當
飲當食者亦有酌量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
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本義】夫子飲食雖未嘗必求精美然於食則不厭其
精於膾則不厭其細蓋皆是以養人故以是爲善也

【附解】慶源輔氏曰以是爲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爲
窮口腹之欲矣○(困勉錄)本文精字與下文細字對是活字
註鑿字亦如此大全
參及備考之說太拘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

時不食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
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
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本義】夫子於飯若傷於熱濕而味變者魚餒爛而肉腐敗者
則不食物雖未敗而顏色已變者亦不食氣味已變者亦不
食失其烹調生熟之節者不食五穀果實之類尚未成熟氣
味不全者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以傷生故夫子謹之

【附解】說約饐是飯伺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餲是飯已久而味
變也○吳氏曰色惡臭惡廣言衆物○(達說)失飪是人事失
宜不時是天時未是也○上條言食之詳於人者
聖人所不去此條言物之傷於人者聖人所不取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大全】夫子食肉必須方正。若割切不方正者則不食之。凡食物用醬各有所宜。若不得其醬者則不食之。

【附解】雙峯饒氏曰當有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

【附考】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註醬謂醯醢也。○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註眡猶比也。四時皆須涼。故言醬齊眡秋時。○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註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蒲菹之稱菜肉通。○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註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醯成味。○醯人進言醬者并豆醬亦掌。○禮記內則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註自蝸醢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濡漬雞豚之屬爲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蚳醢以下。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註醯醬以醯和醬。公設之者以其爲饌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

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大全】至於肉品雖多。然不使之勝乎食氣。蓋食以穀爲主。以肉爲輔。若肉勝食氣則滋味太厚。反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而不多也。有事而飲酒則不爲限數。但取其浹洽而已。而不至於醉亂。蓋酒雖爲人合歡。若飲之太多則既能昏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而不過也。

【附解】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速說或爲賓爲主。務要與人盡情。故不可爲限量。言只飲若干。此以常情體之自明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說約大段重不及亂。不重無量。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明飲食之節耳。○困勉錄上三節是慎之於飲食之物。下一節是慎之於已之飲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大全】夫子於沽來之酒。市買之脯。恐不精潔或至傷人。故皆不食。

【附解】慶源輔氏曰此聖人衛生之嚴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大全】惟薑能通神明去穢惡。故每食常設。未嘗撤去。

【附解】慶源輔氏曰此聖人養生之周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大全】凡食不太多而過飽。

【附纂】說約此條不承薑說。○慶源輔氏曰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大全】夫子助祭於公庭所得之胙肉卽以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也至於家之祭肉雖可少緩然亦不出三日皆以分賜於人蓋出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矣其頒賜有當可之節如此。

【附纂】蒙引出三日不食之矣此記者推夫子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大全】夫子言語各有其時當食則心在於食未嘗輕於答述也當寢亦心一於寢未嘗輕於自言也

【附纂】蒙引食謂正合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爲優楊亦不可廢。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大全】夫子每食雖蔬食菜羹之薄者亦必各出少許以祭始爲飲食之人且必齊如嚴敬有若神明在上者此皆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者如此。

【附纂】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閒之地。

席不正不坐章

【通說】此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蓋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大全】夫子設席必要端正若少有不正則不肯坐觀一坐之不苟而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附纂】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審矣○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蒙引只是必正席之意泛說爲標不必依葉氏註葉氏謂以方爲正以事爲正此蓋是外意。

鄉人飲酒章

【附纂】徐儆弦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本義】夫子居鄉與鄉人飲酒其中有年老而杖者出夫子斯從之而出矣不敢先亦不敢後也

【附錄】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說約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無預

【附考】禮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本義】是鄉人行儺禮夫子乃朝服而立於東階之位以待之蓋儺爲古禮既不敢忽鄉人爲我而儺亦不敢褻所以必致其誠敬也

【附錄】說約鄉人儺爲孔子儺也○蒙引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厚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鄉人禓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逐陽氣故禓以逐疫夫難故儺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禓儺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己而安也○困勉錄蒙引存疑專主致敬言註或曰一段非正意兼說亦可見仁人孝子之思然所謂致敬者有二一則以賓主之禮不可因鄉人而失之一則以先王之禮不可以近戲而忽之

【附考】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備考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爾

問人於他邦章

【總旨】家訓上節是誠見於己之交乎人下節是誠見於人之交乎己○翼註上節重拜送下節重拜受及直言上面謹疾意幹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本義】夫子所交之人或遠在他邦遣使問候則於使者之行再拜而送之如親見其人焉不以遠而廢敬也

【附錄】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本義】夫子有疾康子使人饋藥夫子則拜而受之以盡受賜之禮復以直告曰丘未達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以不敢嘗告之聖人交人無往而非誠意之所流通如此

【附錄】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翼註不可說大夫有賜於士蓋康子時孔子以大夫告老矣非士也

廐焚章

【附錄】困勉錄此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掛酌於貴人賤畜何異說夢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本義】夫子家廐爲火所焚夫子退朝聞之但問曰火得無傷人乎不復問馬是非不愛馬也蓋心切於愛人故不暇問馬耳

【附解】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君賜食章

【附錄】困勉錄此章雜記事君之禮當與朝聘等章同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本義】夫子爲大夫時魯君或賜之以食則儼然如對君上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所以尊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肉則必烹調使熟而薦之於祖考不敢私以爲食所以榮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物則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敢輕殺所以仁君之賜也其受賜之盡禮有如此

【附解】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爲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而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說統正席先嘗只重如對君上不薦及頒賜意俱輕達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也○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本義】夫子或侍君側而賜之以食君既舉豆閒之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蓋君已先祭自當統於所尊而又不敢以客禮自處也其侍君食之盡禮如此

【附錄】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禮記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本義】夫子疾君來視之則遷處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於其身又拖大帶於上蓋不敢以褻服見君也其不以疾而廢禮如此

【附解】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

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遷於南牖下○慶源輔氏
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
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
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大全]夫子爲大夫時或君有命召之卽時徒步而
往不待車駕而後行也其不敢以勞而廢禮如此

[附錄]禮記玉藻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
屨在外不俟車註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
在官近故云屨
在外遠故云車

朋友死章

[總目]雲峯胡氏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言之朋友既
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亦義也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

當受不必拜○[輯註]上節是義重而
死生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利爲輕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大全]夫子於朋友不幸而死或別無親屬可以依歸
者卽自任曰當於我而殯殮之蓋不以生死有二也

[附錄]胡氏曰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
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
則其親者在遠必
訃告之未及故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
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大全]夫子於朋友所饋之物雖是車馬之重若非祭
祀之胙肉則亦直受而不拜蓋不以財物爲重也

[說約]大意只重車馬
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

寢不尸章

[總目]困勉錄首節是敬以處己二節是敬以待人末節是敬
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
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
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
是也

[大全]夫子心存莊敬無一毫怠惰之氣雖寢處之時亦有收
斂未嘗偃卧如尸也承祭見賓乃脩容儀如私居之時則申
申夭夭安舒自在
而不爲容儀也

[附錄]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
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爲容則體拘而氣不舒
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慶源輔氏曰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輯
註]首節似不見變意說者
以與常人不同卽變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大全]夫子見有喪而服齊衰者雖素所親狎之人必爲改變
常容見冕而有爵者與瞽而不成人者雖在燕褻之地亦必
加之以禮貌蓋哀有喪尊有爵矜
不成人聖人待之各中其節如此

附解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
雖褻必以貌謂素相親比者也○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其
人與我素熟也褻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地及私
人儕衆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異之
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見者
尊有爵而不敢忽也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
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
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本義夫子在車中見有穿凶服者則式之哀有
喪也見有負版籍者則式之所以重民數也

附考邢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
遂以式爲敬名○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

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都比郊野與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
獻其數於王王拜
而受之登於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本義人有設盛饌以進者
子必改容而起以致敬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爲設盛饌客敬主故變
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
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
之變

本義遇有疾雷猛風子必
變色改容敬天之怒也

附解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
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
哉○摘訓疾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
變見事天之誠○翼註必變只是改易常度非驚懼失次

升車章

翼註遂說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就是升車自有一段莊
敬底意思自有一段莊敬底容儀通章把莊敬意作主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
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本義凡人升車既不立以執綏然未必正也
夫子當升車之初必正立執綏而無偏倚焉

附解朱子曰按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綏安也升車者執
之以爲安也故執綏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執也蓋君車
已駕則僕者負良綏取貳綏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
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
士升立於御之右以備非常周禮大馭諸右等官即其職也
○劉上玉曰履下節車中二字即如註作初升未寄不安立
於車下執綏以升於車上也○存疑重
在正立不重執綏與席不正不坐一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
記孔子升車之容

本義及其既在車中則瞻視有常不回頭顧看言語必慎而
不急遽發聲手容必恭而不親手指物三者既不失容且不

惑人也夫子升

車之容如此

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聽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盡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存疑三者皆失容故聖人不然惑人又後一節故曰且

禮記曲禮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轂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式視向下不得遠矚回視旁不得內顧

色斯舉矣章

翼註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所集可知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非無非時也○困勉錄通章俱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警人意在言外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記者會夫子歎雌雉之意而先記曰鳥之爲物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而遠去矣必回翔審觀擇可止之地而後下集物之見幾知止如此

說統斯字而後字重斯舉去之速也是見幾之智而後集就之遲也是知止之明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夫子偶見雌雉而歎曰山梁中之雌雉當飛而飛當止而止信得其時哉信得其時哉時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雉乃三鳴而起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證也而其翔而後集不可知乎人能如鳥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則去就不失其正而有合於時中之道矣此記者之深意也

邱氏曰共解拱執爲是共具爲非嗅解雉鳴爲是三嗅其氣及張兩翼爲非○達說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微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爲證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之八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九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先進於禮樂章

【[illegible]】折衷此夫子矯當時文勝之弊故述時人之論禮樂者而酌其中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大全】子曰禮樂貴於得中但風俗日流人心不古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得宜者也而時人反謂其朴陋無文而為郊外野人之氣象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者也而時人反謂其華美可觀而為賢士大夫之氣象也信如時人之論則其從後進而不從先進可知矣

【附錄】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減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腳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蒙引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閭鄉黨大而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無禮樂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illegible]】若吾而用禮樂則豈敢徇人乎哉吾惟有從先進耳雖冒野人之名有所不恤也此可以觀聖人用中之意而萬世禮樂之準定矣

【[illegible]】存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折衷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過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

從我於陳蔡章

【[illegible]】折衷此夫子追思患難之賢而門人記之以實夫子之所思也目其所長與數人各因其材意俱不甚重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illegible]】子曰我嘗阨於陳蔡弟子多從我者固皆相依不舍者也今則或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國不但有隱顯之異亦且有存沒之殊皆不在門也相從於患難相違於平居吾能忘情耶

【[illegible]】蒙引重在上句以其嘗從於陳蔡阨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忘耳於此可以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矣

【[illegible]】家語楚昭王來聘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患其用於楚而危己也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本註】弟子以夫子之言因而記其人謂當時從於陳蔡有踐履篤實長於德行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宰我子貢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者冉有季路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子游子夏

【大全】朱子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爲言也○【說約】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實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illegible]】【說統】總是喜顏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兩句合成一語方盡形容中間不得著一轉語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本註】子曰弟子於質疑問難之閒往往發吾之所未發其助我者有矣若回也則非助我者也但見其於吾言無不默合欣然領受已耳夫既無所疑自無所問又安得有助哉夫子蓋深喜之而詞若有憾如此

【[illegible]】蒙引註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說上小註分貼大謬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二句註不分貼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說故爲非助我者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因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

孝哉閔子騫章

【[illegible]】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本註】子曰百行莫大於孝孝哉其閔子騫乎蓋使孝行不孚於家庭雖父母昆弟之閒且有異詞何況他人今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既稱之矣而外人亦皆信之初不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非實行交孚何以得此此所謂純孝也

【[illegible]】蒙引孝哉二字兼友在其中友實孝中一事也○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爲家以外爲外人亦不分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蓋只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耳○重在人不閒三字

南容三復白圭章

[illegible]邪既此卽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illegible]門人記南容常再三反復白圭之詩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所謹者言則能進德可知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蓋取其賢也

[illegible]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存疑謹言則行在其中蓋必其可行者方言不可行者決不言也不必添謹行○說統擇配只帶言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illegible]說約此章總下諸章只是惜顏子耳范註不必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illegible]季康子問弟子中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眞能好學人也然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則無其人惜哉

[illegible]蒙引夫子答之觀答哀公雖畧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畧而未嘗有欠缺也

顏淵死章

總旨折衷此見夫子不以恩掩義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本義顏淵死家貧無椁其父顏路不忍乃請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椁蓋以夫子於回恩義兼盡當無所靳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本義】夫子以義不可許乃卽昔日之葬鯉者答之曰人之生子雖有才不才然以父視之初未嘗異也鯉固才不及回亦吾之子也當其死時亦只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行而舍車以爲之椁豈吾愛子之情獨異於汝乎以吾嘗從大夫之後出入當乘命車朝廷禮統所在不可徒行也向也吾旣不爲鯉而舍車今豈爲回而舍車乎

【附解】蒙引才不才兩句慢說回鯉字出集註是會意解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來更貼此句

【附考】王制命服命車不粥於市

顏淵死子曰噫章

【總旨】蒙引此見回之存亡關係道統之絕續如此此夫子所以深痛之非惟以其暱昔師弟之好而已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本義】顏淵死子傷之曰噫吾之道實賴顏淵以傳今顏淵死則道已無傳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發歎惜深惜之也

【附解】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爲己之喪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本義】顏淵死夫子哭之而過於哀從者曰夫子哭慟矣欲其節哀也

【附解】蒙引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譏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本義】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訝曰吾果有慟乎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本義】如有慟也吾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哉明淵非他人比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總旨】蒙引此處須以曾子易簀章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本義】顏淵死淵之門人以其師有賢行欲豐厚其禮以葬之子止之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若貧而厚葬則無財而強以爲悅非禮之當然也

【附解】朱子曰門人疑回之門人○蒙引葬之一字兼棺椁衣衾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本義】門人不聽竟厚葬之

【附錄】新安陳氏曰蓋疑詞以請車爲槨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集註】夫子責之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一言一動惟吾言是從自少至壯亦惟吾身是依恩義兼盡矣今吾之於回不得視猶子也蓋吾向之葬鯉棺衾得宜今之葬回棺衾多不稱禮未有以安回之心然非我所爲也夫門人二三子爲之也是其所以使回不得安心於地下者責蓋有所歸矣

【附錄】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非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困勉錄】朱子意重學之有序上程註專就合一處說故在圈外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

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集註】子路問於夫子以爲鬼神者人之所當事不知事之之道何如子曰明則爲神幽則爲鬼若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汝當先盡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又問死者人之所必有不知人所以死者何如子曰人必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當先求知所以以生者可也

【附錄】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困勉錄子路所問夫子所答鬼神皆指祭祀之鬼神○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道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困勉錄知生知死當兼理氣說

閔子侍側章

【附錄】折衷此記夫子樂羣賢而戒子路無非造就人才之意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集註】閔子侍夫子之側但見其氣象外和內剛德氣深厚誾誾如也子路之氣象則剛強有餘而柔弱之氣絕無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之氣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之氣稍外見侃侃如也四子氣象雖不同然皆稟乎剛明正大之氣而絕無柔暗邪惡之病固皆一時之英才也子顧而樂焉

【附錄】朱子曰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蒙引閔子之剛氣含蓄得密冉有子貢剛稍露子路則全露了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行行不得爲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憾其太露無含蓄耳○困勉錄四子氣象兼容貌詞令言朱氏公遷專主容貌說者非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本義】然子路剛强有取禍之理夫子因而警之曰且吾觀之若由也似有不得其死者然汝其可不知所戒而矯其氣質之偏乎

【附解】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詞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蒙引夫子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爲不能改其行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爲子路謀之初心也

魯人爲長府章

【纂註】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不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本義】魯有長府所以藏貨財也魯人之在位者欲徹其舊而更新之

【附解】說統其曰魯人者何是時政不在君而出於三家故貶而人之也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本義】閔子騫諷之曰凡改作之事由於不得已者則爲之今長府相沿已久未至大壞且因舊制一脩整之未嘗不可何必創新改造乎言蓋婉而切矣

【附解】說統三句一直說下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辭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本義】夫子聞而稱之曰吾觀夫人平日固不輕言今日所發之言則必有當乎事理而益於人國也蓋稱閔子以警魯人也

【附解】翼註不言是平日不妄發言有中實指仍舊貫之言不作築稱之詞○困勉錄此只重言必有中句夫人不言不過借以起下句耳○言必有中還是指平日魯事還在言外見爲是

由之瑟章

【纂註】蒙引聖人之言所施各當由之瑟云云爲子路言也由也升堂云云爲門人言也爲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敎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本義】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夫子儆之曰丘之敎人以中和爲尚者也今由之瑟不足於中和與丘殊不相似何[illegible]

於丘之門乎蓋欲子路深自警省以化其剛勇之偏也

【附解】【蒙引】此當以由字對邱字看邱所尙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剛强之氣習也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爲鼓瑟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本義】門人聞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子復曉之曰二三子毋輕量由也凡人之學識其正大高明者猶居之於堂其精微

深邃者猶居之有室今由之學識已造於高明之域而升堂矣特其涵養尙淺有歉於精微之奧而未入於室耳由堂而進之亦易易者安可以鼓瑟之一事而遽忽之哉

【附解】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由官牆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開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蒙引】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過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存疑】言子路當重在升堂上若重在未入室却似貶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總旨】【松陽講義】此章言師商之未得中先要將中字看得明白則過不及不待言矣明季講家謂首節中字不宜說破不知不說破中字則過不及三字無著落了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本義】子貢問師與商所造孰賢子曰道貴得中師也其學每至於太過商也其學每失之不及即此觀之其所造可知也

【附解】【存疑】過與不及皆是就中上看得一箇是過一箇是不及也○【說統】只兩開說不可較量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本義】子貢以過乎中者差勝乃問曰師既是過商既是不及然則師愈於商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本義】子曰道以中庸爲至失之過猶夫失之不及其於道均失耳吾未見師之愈於商也

【附解】【達說】子張是寬綽底人常透頭些故曰過子夏是局促底人常欠缺些故曰不及夫道極於中既透頭了過透頭也是他欠缺處故曰猶不及蓋不曾走到中道田地總與不及一般○【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智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理非指子夏爲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尹註聖人之教以下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歸於中乃此章言外意

季氏富於周公章

[總旨] 折衷此夫子因冉求以非義益季氏故既絕之而復正之也上節是案下節是斷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本義] 季氏攘君剝民富過於周公冉求爲家臣不惟不能匡救又爲之急賦稅以增益其富其黨惡害民甚矣

[附解] 蒙引此兩句是求之罪案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本義] 夫子責之曰求也所爲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鳴鼓焉以聲其罪而攻之以衆論之公可也此夫子警求亦以警季氏如此

[附解] 存疑既曰非吾徒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大家去救正他使改過遷善也註愛人無已須兼二句看小註以鳴鼓而攻爲不忘乎愛不是

柴也愚章

[illegible] 存疑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管蓋欲使矯偏歸正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本義] 子曰學者之性質各有其偏如柴也爲人明智不足見事多膠固而不通其病也愚

[附解] 蒙引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本義] 參也爲人質朴渾厚悟解遲鈍而不敏其病也魯

[附解] 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朱子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下論】師也爲人、留意容貌、而內少誠實、其病也僻、
【附錄】存疑、此解與後篇友便僻註習於威儀而不直一般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本義】由也爲人、粗率鄙俗、而外少文雅、其病也喭、四子可不知所自勵哉、
【附解】存疑、喭粗俗是欠細膩欠文雅

回也其庶乎章

【[illegible]】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本義】子曰、人之爲學、皆以求道、而近道者少、回也以明睿之資、而務沉潛之學、其於道蓋庶幾相近矣乎、且又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夫近道者所造之高、而安貧者所見之大、回眞賢矣哉、
【附錄】蒙引、庶乎言幾與道爲一、與忠恕近道不同、只將如有所立卓爾想便見、○屢空又却在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只爲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爲近道、○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下論】若賜也則不然、貧富自有定命、彼則不肯安命、有心求富而貨殖焉、其不如回之安貧多矣、然其才識明敏、億度事情、每每切中、是雖不如回之近道、然使由此充之、則亦可以進於道也、賜可不勉之哉、
【附解】翼註、命是氣數之命、指貧富、○蒙引、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蓋受命則不貨殖、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是不如樂道、殆非也、註樂道只帶安貧說、○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總旨】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本義】子張問人之所以爲善人其道何如子曰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他所行底自然皆善不消循塗守轍以踐聖賢之成迹而自不至於爲惡却亦不能涵養擴充造乎精微而入聖人之室也道是箇善人底道理

【附解】蒙引問善人之道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也○問不踐迹朱子曰是他資質美所爲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

奧處

論篤是與章

【總旨】正解此章見觀人不徒以言而貴於覈其眞也君子色莊詞雖兩乎須抑揚重色莊邊見不可輕與意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本義】子曰觀人者非但言之巧佞者不可許也即言論之敦篤朴實者亦不可輕許若但以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爲人斯人也其果表裏相符而爲君子者乎抑亦矯飾外貌而爲色莊者乎使其爲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色莊之人而亦與之不幾於失人乎觀人者當考其行也

【附解】存疑論篤只是言註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却加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篤實舉動却輕浮也○雙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論篤亦可謂之色莊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總旨】松陽講義此章見聖人因材之敎與師商孰愈章一例但此章則專就力行上論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本義】子路問於夫子凡有所聞即斷然行諸乎子曰聞義固當勇爲然父兄在上亦有不得自專者如何可以聞斯行之

冉有問於夫子凡有所聞即勉而行諸乎子曰學莫貴乎力行見義不爲是無勇矣汝其聞斯行之二子同一問行而決子答之各異者蓋有微意存乎其間也公西華不知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聞斯行之如以稟命爲先求獨無父兄乎何以聞斯行也如以力行爲急由獨不可行乎何以父兄拘也聞同而答異將行無定旨矣亦也惑敢問子曰人之材質不同求也資稟弱而主於退者也故吾告以聞斯行之使之勇往力行以變其柔懦之習所以引其不及而歸之中也由也資稟強而主於兼人者也故吾告以有父兄在使加安分循理不流於妄動之失所以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赤又何疑哉

附錄　蒙引冉有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爲可而亦未甚安耳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

子畏於匡章

總旨　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本義　子畏於匡一時倉卒顏淵相失在後既免方至子謂之曰吾以女爲死於匡人之手矣今乃幸而無恙乎顏淵答曰回之一身親夫子爲存亡者也夫子既在回何敢輕生赴鬭以犯匡人之鋒而死乎此不獨師弟恩深抑且生死不苟矣

附錄　朱子曰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爲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則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章

總旨　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脅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本義　時由求爲季氏家臣子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以爲問曰仲由冉求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也其可謂大臣也歟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本義　子曰吾以子爲異常之問乃以由求爲問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本義　蓋所謂大臣者非以其名與位也其進而事君不以功利不以容悅一以道正其欲而納之於軌物之中若吾之道有不行便奉身而退必不枉道以辱身也進止一無所苟如此

附解 勉齋黃氏曰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說統道字內兼格心宜獻兩件然勿說做諫臣模樣○說約以道事君只解不從君之欲是緊關話不要只做大臣論說得汎了○蒙引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爲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本義 今由與求也進未能以道退未能知止特可謂備數爲臣者耳大臣云乎哉

附解 困勉錄須知具臣不必無才有才略而仍謂之具臣切由求講方是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本義 子然不知夫子輕由求之意乃又問曰進止俱不能守道然則由求之事人也其將惟人所爲而聽從之者歟子然此問意由求可脅以非義而爲之黨也不臣之心已見矣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本義 子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大義則聞之熟矣若夫弒父與君之事亦不能脅之以必從也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附解 龜山楊氏曰弒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如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是已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總旨 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責子羔而見爲學爲政之次第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本義 子路爲季氏宰因欲舉子羔爲費邑之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本義 夫子責之曰學優斯可以登仕明體斯可以適用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則內焉有妨於治已而身心性情不可得而脩外焉有妨於治人而人民政事不可得而理德由此而不立學由此而不成功以之而廢業以之而墮是乃賊夫人之子也

附解 困勉錄未學而仕一則有任意之患一則有徇人之患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本義 子路因夫子之責遂強爲辭說以應之曰費邑之中有民人焉皆所當治也有社稷焉皆所當事也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何必讀書拘拘於章句之末然後爲學耶然則子羔之使未嘗廢學而非所以賊之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本義 子路使子羔初意本不是如此但不肯自認已錯而强爲飾詞以抵孔子耳子斥之曰我平日所以惡夫人之佞者正以其言不出衷而徒以口給禦人也今由以仕爲學之言是亦佞矣寧非我之所惡乎

附解 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的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南軒張氏曰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而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敦篤潛深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總旨 朱子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仁山金

總旨 徐儆弦曰此亦自門人所見言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說也○困勉錄四者皆當以道爲主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本義 門人記曰夫子之教亦多術矣而其大要有四一曰文道載於名象不有以講論之則無以爲窮理之功故夫子每教人以學文也一曰行道切於日用不有以踐履之則無以爲禮事之要故夫子每教人以脩行也一曰忠道存於盡已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行之發於心者肫肫懇至而無一念之欺也一曰信道本於以實夫子每教人以信使其行之反於心者慥慥篤實而無一毫之僞也知行並進表裏如一此夫子之善教也

附解 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朱子曰是○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說入○困勉錄文行相須而有先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先後○雙峯饒氏謂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似未是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閫奧自有恆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恆者尙無入德之門戶況敢望進德於閫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恆之義學者以希聖爲標準而能以有恆爲入門其庶幾焉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本義 子曰人之品第不同隨其所造皆可上進彼神明不測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衆而爲君子者斯亦可以慰吾見聖之思矣

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本義子路承夫子之問遂率爾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甚繁介居大國之間衆動有掣勢已難爲矣而且加之以師旅而調發不寧困之以饑饉而荒歉頻仍時又難爲矣以此時勢難爲之國使由也見知於人而爲之務農積穀於其先簡閱訓練於其後果敎以作其氣忠信以結其心將見三年之久可使民皆踴躍勇而敵愾禦侮之爭先又且皆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之無二由之志如斯而已矣言畢夫子微哂之焉

附解蒙引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說統千乘句提起說攝是鈐制意見勢之難師旅二句見時之難然二句遞說下見得一節難似一節爲之內兼政敎兩意○存疑有勇自著政來知方自善敎來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本義子問求爾之志何如對曰由所任者非求之所能也但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使求也見知於人而當之制田里敎樹畜以開其源薄稅斂節食用以節其流此及三年之久可使富足乎民不惟俯仰有資亦且凶荒有備求之志如斯而已然此特富而未有敎也若夫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使其化行而俗美則必俟夫成德之君子然後能之非求之所敢當也

附解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蒙引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本義子問赤爾之志何如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能之願即其事而學焉蓋禮樂無處無之而宗廟會同爲大彼宗廟有祭祀之事又如諸侯有會同之舉皆禮樂所在也斯時或有如赤者赤則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爲贊禮之小相使君不失禮於神明不失禮於天子焉赤之志如斯而已矣

附解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謙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爲遜辭也○存疑宗廟是諸侯宗廟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下文曰非諸侯而何○慶源輔氏曰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小此皆以緇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翼註端章甫作赤服說連下句一氣○蒙引願爲小相如云欲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

附考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凉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

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本義】四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之曰點爾之志何如點承夫子之問乃瑟音少闕餘音猶鏗爾其未絕於是舍瑟而起從容對曰三子之志皆用世之具若點之志異是有難以對夫子者子曰撰之異何傷乎人各有志汝亦各言其志也點乃言曰如今莫春之時春服則既成矣或偕冠者五六人焉或偕童子六七人焉相與浴乎沂水之上因而風乎舞雩之間興盡而止相與歌詠歸焉因天之時乘地之勝同人之和此則點之志也所謂異乎三子者如此斯言也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止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

夫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夫子聞其言而有契於心不覺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也

【附解】翼註鼓瑟希不是瑟音希是鼓之者希漸漸住手之意○蒙引鏗爾帶下句讀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於千仞底氣象○蒙引各言其志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朱子曰浴沂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陳氏曰點所言想正對暮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朱子曰曾點都不得着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爲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他自然如此充

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本義】曾皙以夫子獨與己之志而於子路則哂之於求赤則無言不能無疑乃俟三子出獨在後問曰三子所言之志其得失何如子曰三子之言雖不同然亦各言其平日所爲志也已矣無他說也

【附解】翼註後者謂猶侍坐也○說就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本義】點曰既是各言其志夫子何爲獨哂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本義】子曰大凡爲國者必以恭敬辭遜之禮然後可以定名分而和民志也其言之間無少謙遜已不達爲國之禮矣此所以哂之也

【附錄】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覺軒曰爲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看一言字便見其小疵了○不說禮者讓之實若失了禮之實今不能爲國矣如何是言其能乎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本義】夫子所謂不讓者特以其言辭之不讓非以其以爲邦自任爲不讓也曾點猶未解其故意以子路既以不讓見哂如求所言亦以爲國之事自居而不讓者何以不見哂又問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先王建邦不皆大國也彼千乘固爲邦矣安見方六七十與五六十之小而遂非邦也者求之所任固爲邦之事也是夫子之所以哂由者不在爲邦可知矣

【附錄】說約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大都是言伯與子男之國而不居公侯百里耳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本義】然夫子究未明所以不哂求之故也故點又問曰唯赤則非邦也與子曰先王分建諸侯立之宗廟以主邦祀聯之會同以睦邦交赤既志於宗廟會同矣謂非諸侯祭祀朝覲之事而何且赤本嫻禮樂之才而曰願爲小相特謙退之意耳若赤而僅爲其小誰有出其右而爲大者乎赤之所任固爲邦之事也是夫子之所哂由者不在爲邦愈可知矣

【附錄】達說上二句正說他爲邦下二句又微解小相以實之○困勉錄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只主下觀三子意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只主褒三子說其言不讓則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求亦二節則即求赤之爲邦而見由之可哂不在爲邦即由求赤之皆可爲邦而見其志之未可盡非前後總是一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章

【[illegible]】朱子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字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

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illegible]】顏淵問為仁之道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也天理之節文有規矩可循處是為禮禮與仁本非二物但為身之私欲所累則禮失而仁即失耳為仁者必有以克勝己私使事事合乎天理之節文以復還於禮則欲淨理全而為仁矣夫仁原天下人心所同具誠克治於平日而要其成於一日之間己無不克禮無不復則天下之人莫不皆與其仁而無異議者為仁之效甚速而至大如此然是仁也乃吾所自有而自為之其機則由乎己者也而豈由乎人哉此可見為仁之機之在我而無難也

【[illegible]】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困勉錄克己克字是行的工夫蓋顏子平日知的工夫大畧已盡此處只重在行上集註所謂至明至健是總顏子前後說不是謂此章知行並重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虛空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禮是自家本有

底物所以說箇復○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規矩準則○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齋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齋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齋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須得日日用工○蒙引上克己復禮以用工者言下克己復禮以成功者言○朱子曰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於這事做得憑地於那事亦做得憑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新安陳氏曰註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仇滄柱曰歸仁由己註雖兩對然本文一氣貫下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名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大全】顏子問曰請問克己復禮之其條目之詳何如蓋求知所從事也子曰所謂克復者亦惟於一身之內有非禮者克之而已如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所以主之者心也視必有禮一毫非禮卽禁止於心而勿視聽必有禮一毫非禮卽禁止於心而勿聽言必有禮一毫非禮卽禁止於心而勿言動必有禮一毫非禮卽禁止於心而勿動夫非禮皆己也勿之皆克己也己克則禮復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者如此顏淵一聞夫子之言逆而直曰回雖不敏請從事於夫子四勿之語而盡由己之功矣豈敢甘爲自棄以負夫子之教哉

【附錄】朱子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盡矣○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

仲弓問仁章

【纂旨】朱子曰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是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然着不得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

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本義 仲弓問仁子曰仁莫要於存心而存心莫要於敬恕即如一出門也則儼然如見大賓而肅讓之不敢忽其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一使民也則肅然如承大祭而對越之不敢慢其無一事之敢慢可知至人以不欲之事加我必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而亦勿以己所不欲者加之人由是在邦則無怨而驗吾之敬恕果足以孚乎邦人之心焉在家則無怨而驗吾之敬恕果足以孚乎家人之心焉如是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仲弓遂直任曰雍雖不敏敢不以敬恕之功自盡以無怨之效自考而期無負夫子之教哉

附解 存疑敬兼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祇畏則身亦隨以斂肅所謂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是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也○敬該動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就動上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朱子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問怨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朱子曰此只說怨得是底○新安陳氏曰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面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際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開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敬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

總旨 說統通章以心存二字作骨

司馬牛問仁章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本義 司馬牛問如何可以為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本義 子曰子欲知所以為仁當自言不妄發始試觀仁者之人涵養深沉措詞簡默其於言也若有所訒而不敢輕發者

子惟致謹於斯而爲
仁之方不外是矣
【附解】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卽當自謹言語以
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
有仁○（困勉錄）註心存不放四字說
透言訒原故且勿入講恐得下節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
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
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
爲是愬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
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
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
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
也讀者其致思焉

【本義】司馬牛又問曰仁道至大只是其言也訒便謂之仁矣
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訒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訒蓋人惟其
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爲惟其爲之妄也故肆言而無忌若
夫仁者則心存而不放故於事自不肯以苟且而爲之也兢
兢業業爲之必底於成行之必顧其所言夫爲之旣如此其
難故言必慮其所終其言又安得而不訒乎故雖不必三緘
其口而其言自無傷易傷謔
之失也非强閉之而不出也
【附解】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
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
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說統）
難非力行之難是其難其愼之意

司馬牛問君子章

【總旨】松陽講義此章見
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本義】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夫子以牛多憂懼故告之曰
凡人於事變之將來則戚然憂於事變之旣至則悚然懼此
非所以爲君子也君子不能無憂懼之事而
未嘗有憂懼之心如是斯可以爲君子矣
【附解】困勉錄憂自內生懼
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
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
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
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强排遣之也

【本義】牛曰君子之道大矣只不憂不懼便謂之君子矣乎子
曰子勿易視之也君子平日所爲無一事不可對人言無一
念不可與人知故能內省於心無有一毫疚病理足以勝私
氣足以配道義縱有意外之患夫何憂何懼之有此非自修
之功已造於成德者不能
何疑不足以盡君子乎
【附解】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
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强排之也何憂何懼
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蒙
引）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

司馬牛憂曰章

經旨 說統通章只重盡其在我上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本義 司馬牛憂而語子夏曰人皆有兄弟皆得遂天倫之樂我獨不能相安於無事之天而雖有若亡如之何其可也

附解 存疑憂曰是含愁而言

附考 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於曹以叛魋奔衞遂奔齊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本說 子夏曰商也嘗聞諸夫子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

但當順受而已

本說 人之或生或死是皆稟於有生之初而非今所能移也人之或富或貴是皆天之所爲而非我之所能必也但當順受而已若夫兄弟之有無亦天命也憂之果何益哉

附解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說約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旣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本義 夫君子固當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誠能持己以敬而無閒斷之失接人以恭而有節文之禮則四海之內皆愛敬之如兄弟矣君子又何患乎無兄弟也子亦自脩焉而已

附錄 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爲難閒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爲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存疑敬該動靜持己以敬動靜皆敬也○翼註皆兄弟以愛敬我言我無往不敬誰人慢我我無往不恭誰人侮我

子張問明章

經旨 慶源輔氏曰子張之爲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氣以爲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

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
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
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
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
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
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本義 子張問如何而可謂之明夫子恐其馳之遠而反失之近也曰所謂明者亦惟於人情所難察者察之而已如譖人

者其詞驟則不能入人之深惟是漸漬不覺藏中傷之術於微言冷語之中如水之浸潤相似此巧於譖者也愬寃者其詞緩則不能聳人之聽惟是迫切而陳或言人之加害最慘或言己之受害最酷如膚受荼毒相似此工於愬者也譖以緩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愬以急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二者最難察也於此而能察之而不行焉則是確然有見可謂明也已矣抑不但可謂明也若如是之譖而浸潤愬而膚受而果能不行焉其旁燭無疆而不蔽於近其可謂明之遠也已矣

附解 朱子曰譖是譖人不干己的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來不覺愬是愬切己的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說約集註信之深發之暴信字發字即白文行字○困勉錄不行當兼我不行人之譖愬不得行之於我二意○存疑明遠是說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不行處是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遠是明之遠註曰不蔽於近即說他遠近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

子貢問政章

總旨 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爲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雙峯饒氏曰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本義 子貢問爲政之道子曰政以治民生與民心而已食者民之天食不足非養民之政也必爲之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兵者民之衛兵不足非安民之政也必爲之比什伍時蒐閱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信者民之心信不孚非化民之政也必爲之明禮義厚風俗使民皆有尊君親上之心無欺詐離叛之念

而信於我焉三者備而爲政之道得矣此爲政之常經也

附解 日知錄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存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註倉廩是民間倉廩○蒙引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也非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註然後教化行亦謂教化得行也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民信之須求所以得民信者還主在上者言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本義 子貢曰三者兼全固爲善政設或變起不虞事勢窮蹙兵食信難以兼得必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則以何

爲先子曰若不得已寧可去兵蓋民閒之食粗足而又有信激發他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執梃以撻堅利矣此兵之或可無也

附解 蒙引必不得已而去言二者不容俱全也皆主危急言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本義 子貢又問曰三者去兵已是權宜若變故相仍事勢愈艱并食信亦有難兼必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當去一則以何者爲先子曰又不得已寧可去食蓋民無食必死然自古人皆有死若無信則相欺相詐雖有食而生亦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不若死之爲安此食可去而信必不可無也

附解 朱子曰不立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達說去食去兵是斟酌於不得已之中而權其所可去自古皆有死二句則獨揭信字另校一論以深著其不可無蓋上言其所可去民無信云云則言其不可去者非徒申明去食意而已民無信全要見得爲政者使之如此觀註專

死而不失信於民二句最要於使字上著力○勉齋黃氏曰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敎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棘子成曰章

纂箋 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様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本義 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當今之世君子欲挽頹風凡持身應事惟存其本質不失眞朴之意而已矣何用緣飾文采以炫觀美焉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本義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崇本抑末乃君子之意也但發言太易不無矯枉過正之說既已出於舌雖駟馬不能追及之矣

附解 達說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說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故下節遂明其故○翼註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於激一失不可追亦因駟不及舌唯有此意而乃爲此言所以可惜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

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本義 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不可相無蓋如此凡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矣君子何以異於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鞟何以異於犬羊之鞟乎此夫子所以爲失言也

附解 說統上二句只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說文之不可去是且體不是喻體○蒙引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是以德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兼德位言小人謂野人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本義 哀公問於有若曰如今年歲饑荒民之賦稅莫辦國用不足將如之何而可以足用乎

附解 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饑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以備饑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就欲加賦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本義 有若對曰國家財賦必取於民者有制然後歲之豐凶不足爲患良法具在君欲足用何不仍行我周徹法什一取民之賦乎

附解 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蒙引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有若意出○翼註宣公稅畝亦不曾廢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行徹耳○困勉錄節用意雖極緊要然却本文所無當在言外補說蓋有若之意主於開源註則兼節流說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本義 公以有若不喻其欲加賦之意曰我魯自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了今用度尙不足如之何更行徹法豈不愈加匱乏耶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

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
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
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
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
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本義 有若對曰先王徹法之制原通乎上下而爲之計君民一體無分者也如徹行而賦稅有經使百姓不困於誅求而皆足焉則君雖不足孰與共其不足者若不行徹而征斂無藝使百姓困於誅求而不足焉則君雖自足而孰與共足哉君民相關如此此徹之不可不行也

附解 說統 百姓之足不足根徹法之行不行來○蒙引 君民一體只言其休戚相關即上文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意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總旨 說約 姚承庵曰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裏著己之事○蔡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本義 子張問曰自脩之道治心爲先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何以崇之而使之進於高惑者理之蔽於心者也何以辨之而使之進於明乎曰德根於心而達於事者也必也內主忠信使其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乎義使其見於事者無一事不當理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日新本心之德自將日進於高明矣豈不足崇德乎

附解 朱子曰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困勉錄二者雖是一串而實有兩項對說爲是蔣士亦欲作一串解不必從○主字徙字是工夫忠信與義是德饒氏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崇林次崖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俱謬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
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本義 如一用情也有人於此愛之則欲其生惡之則欲其死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

又不能自定先既欲其生旋又欲其死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心於不可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是惑也於此辨之則惑可去矣

附解 蒙引 上二句欲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困勉錄存疑謂愛惡只作一人看看來上二句還宜開說不必專主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看○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致以辨之之方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
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
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

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總旨 刁蒙吉曰此是核實之意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本義 孔子在齊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

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
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本義 子曰爲政以敘彝倫爲先外而朝廷君成其爲君臣成其爲臣內而家庭父成其爲父子成其爲子仁敬孝慈各盡其實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附解 蒙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謂君便當是箇君臣便當是箇臣父便當是箇父子便當是箇子詞語是如此不只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
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
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說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本義 公聞言而若惕曰善哉此言也信如君不成其爲君臣不成其爲臣父不成其爲父子不成其爲子其何以爲國雖有粟吾安得而食諸乎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如其不用何也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總旨 蒙引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
其辭之畢也

本義 子曰訟之情僞多端若能於片言之間剖斷曲直使各得其情而人無不輸服者其惟由也與

附解 蒙引半言卽所謂不待其辭之畢也○說約其由也與空說註忠信明決四字上節勿露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
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

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本旨 門人因夫子之言遂記之曰子路平日爲人有諾於人則必急於踐言再無遲留經宿而不行者蓋其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此所以取信於人而獄可折也

附解 蒙引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

聽訟吾猶人也章

總旨 說統此夫子移然想古無言之化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本旨 子曰爲人上者因民之訟而判其曲直折其情僞此事公與明者皆能之吾可猶夫人也然此不過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使民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爲貴乎

附解 困勉錄道德齊禮是乃所以使也

子張問政章

總旨 雙峯饒氏曰此論爲政之心不說爲政之條目若爲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本旨 子張問爲政之道子曰爲政之道無他一誠焉盡之矣以此政而存主於心者謂之居居而或倦則非不息之誠矣必也持之以悠久始如是終亦如是不以遲久而少有倦怠之意則政自有恆矣以此政而顯設於事者謂之行行不以忠則非不欺之誠矣必也本之以眞實表如是裏亦如是一本實意而不徒爲粉飾之具則政皆實事矣無倦而行之體以立以忠而居之用以行體用一誠爲政之道何以加此

附解 蒙引二之字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敎養無倦者常存敎人養人之心而始終如一重在終字以忠者行此敎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無苟且鋪張之意而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困勉錄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之行之居行雖有心與事之分而無倦以忠則俱在心上說

君子成人之美章

附解 蒙引此以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言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旣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本旨 子曰君子存心本厚而所好又在善故見人行一好事便誘掖之以引其進奬勸之以堅其守而成人之美見人行不好事規正之使知所懲沮遏之使不得遂而不成人之惡若小人所存者薄而所好又在惡故見人之爲惡則迎合容

養以成其爲惡之事見人之爲善則詆毁忌刻以阻其爲善
之心蓋反是焉君子恥獨爲君子小人喜同爲小人此天下
所以不可無君子
而不可有小人也
附解 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
於將成之際○存疑誘掖獎勸是成褁事不可就當成說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總旨 折衷夫子問意在
正人夫子答意在正己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
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
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

也

本義 季康子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政蓋就
政之義而思之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於正
也然必先自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之不正今子大夫固有
正人之責者若自端其身安分循理而帥之以正則人莫不
敦倫紀守法度相率以歸於正矣孰敢踰於範圍之
外而不正者乎不然雖刑驅勢迫不能强之使從也

附解 存疑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方是就已
身上說正人之本輔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已以正人說
恐未是

季康子患盜章

總旨 翼註康子之問在弭盜
以法夫子之對在弭盜以心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
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
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本義 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問於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子曰
民之爲盜生於欲心而所以啓之者上也使吾子淸心勵節
不貪於國無奪於家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賞
以誘之爲盜其心自恥而不肯爲矣何盜之患哉

附解 慶源輔氏曰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
必不肯爲耳○雲峯胡氏曰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
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
不盜其辭婉而意深

如殺無道章

總旨 折衷康子之意欲以刑而
齊民夫子之意欲以德而率民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
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
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本義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民俗之澆也人多不道吾意欲
殺那無道的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民
之善惡顧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有子爲政勿論不當殺亦
焉用殺哉子誠欲善而躬行乎善以率之則民自然觀感而
歸於善矣所以然者蓋君子分尊而易於倡導其德主於感
猶之風也小人分卑而易於率從其德主於應猶之草也以

草而加之以風無不偃仆以小人而臨之以君子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然則民之不善亦子欲善之誠未篤耳何以殺爲

附錄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說約欲善欲字中有作用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願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爲喻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巽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蒙引君子之德風二句且虛說若說粲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一句

○困勉錄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

子張問士章

附錄 困勉錄此章卽是爲己爲人之辨但子夏則防其於極微處有箇爲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有箇爲人之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本義 子張騖於外故問於夫子曰士以達爲貴然達必有以致之未知何如斯行無不通而可以言達矣

附解 說約子張是問所以達之故言何如方能達也非問達之名義○蒙引註德孚於人二句乃解達字正義非子張問達本意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本義 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而反詰之曰何哉爾之所謂達者試言其達之旨而吾得語爾所以達矣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本義 子張對曰人惟名譽不彰是以行多窒礙吾所謂達者謂其在邦則必聞於邦在家則必聞於家而達可知矣是蓋以聞爲達正其平日受病處

附解 蒙引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爲達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旣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本義 夫子遂折之曰據子所言家邦必聞是乃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以聞爲達謬於千里矣可不知所辨哉

附錄 四書鏡達是我達去達將去聞是要他那裏聞知我○翼註二句且虛就字義辨別註誠僞字留下二節用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本義 夫所謂達也者非有心以求人之知也以言其內則質實而無澆漓正直而無偏曲而又孜孜好義凡所行事必求其合理之宜其立心行事之誠如此然猶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又不敢以賢知先人而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其接物處己之謙又如此此皆不求人知之事然盛德所感人皆敬愛由是在邦必獲上治民而達於邦在家必悅親信友而達於家所謂達者如此

附錄朱子曰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蒙引質直是以此爲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來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違來照看見質直之爲忠信○說約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也○金仁山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朱子但云驗吾之言似偏○汀蒙吉曰慮以下人是處心積慮之閒肯行下敗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困勉錄觀察下人從見兩件世固有能觀察而不肯下人者有下人而不能觀察者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本義若夫聞也者存心處事其中本非仁也却外邊做出仁的模樣而考其行則業儼多悖全與仁相背則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恭然處之略無疑阻恰似實有此仁一般則與觀察下人者異矣此專務外求名故人被其欺而稱譽之在邦必聞於邦在家必聞於家虛譽日隆而實德愈病所謂聞者如此其所只在誠僞之間而已子奈何誤以爲達而不審乎

附錄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加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存疑居之不疑之字指仁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自疑則人不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驕人使人信之也若要其本心豈眞能無疑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總旨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務外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告之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本義昔夫子閒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問曰理得於心之謂德如何可崇惡匿於心之謂慝如何可脩事蔽於心之謂惑如何可辨

附錄困勉錄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已

本義子曰善哉問乎何其切於爲已也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本義】夫德非他。吾心之理也。使爲其事而即計其功。則天理奪於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心志專一。本心之善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所以崇德與。慝非他。吾心之惡也。纔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鹵莽而不治。慝之所以不脩也。若能專於攻己之惡而無暇去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而纖毫不留矣。非所以脩慝與。若夫一時之忿。恨非不共之仇。與終身之恨也。乃不能自制。遂至忘其身以禍及其親。而不顧。非惑之甚與。能於此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惑可辨矣。遲宜知所從事矣。

【附解】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是高遠。纔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是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剝了。如何得會崇。○達說。攻惡。目不他視。耳不他聽。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緒手不得。一退步不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慝者用力孥住。須先認得慝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至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不見。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人。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己惡也。○困勉錄。惡顯而慝微。然微必至顯。故遲以爲慝。而夫子以爲惡。○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困勉錄。忘身及親。兼是非利害說。

樊遲問仁章

【總旨】雲峯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智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智仁之相爲用。○達說。問仁而曰愛人。問智而曰知人。觀知人愛人。可知便是不相妨害了。舉直錯諸枉二句。即是明知人愛人道理。舜有天下節。又即是發明舉直錯枉能使枉直道理。大抵樊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寓之意。非以仁智異用。仁智相承作兩項問對。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本義】樊遲問如何爲仁。子曰。仁主於愛。凡人之親疏厚薄。皆在其所愛之中而已。又問如何爲智。子曰。智主於知。凡人之邪正賢否。莫逃其所知之下而已。

【附解】蒙引。愛人知人。亦以已能者言。此以仁智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智矣。蓋本末未嘗相離。今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本義】樊遲聞言而未能通達其旨蓋以仁無不愛而智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附解】【翼註】樊遲未達只是智之有妨於仁蓋知人則分別賢否賢者愛而否不愛矣豈不有妨於仁耶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本義】子曰子不觀舉錯之道乎誠真知人之正直者舉而用之真知人之邪枉者錯而舍之舉錯旣明則勸懲各當將見枉者莫不有所感發以去惡而從善仰能使枉者亦皆爲直矣理之相成也如此

【附解】朱子曰每常說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箇仁聖人只

此二句自包上下從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劉上玉曰此處仁字絕不可露一露則遲無復疑矣註使枉者直則仁矣及二者相爲用俱宜渾之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本義】遲尙未喻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欲再問則近於瀆故不敢而退以質諸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智也吾知其所謂矣而能使枉者直此於智之理果何謂也

【附解】劉上玉曰遲見於夫子問智途自丟却一半了所以惑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本義】子夏一聞其說便歎曰富哉夫子之言豈止言智而已乎

【附解】【摘訓】富哉何虛喝起下節正是說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

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又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旣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本義】觀於往事可見矣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知皐陶直者也乃舉之爲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恥已之不得與於選舉之列遂感化爲仁而不仁者皆若遠去於舜之世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知伊尹直者也乃舉之爲相由是天下之人恥已之不得與於選舉之列遂感化爲仁而不仁者皆若遠去於湯之世矣以此徵夫子之言豈專爲智哉

附解 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卽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

子貢問友章

總旨 正解此章明處友之道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本義 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德凡勸善規過必盡此心之誠以相告而又心平氣和從容簡當以善道之使已意伸而聞者亦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則吾說不可行矣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爲也則止而不言無自取辱焉而

交友之義以全矣

附解 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旣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

君子以文會友章

總旨 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本義 曾子曰君子之爲學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文者道之散殊而道以講習而後明故君子之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

之也或與之考詩書於古或與之窮事物於今參互考究而道以益明矣仁者德之統會而德以相觀而益善故君子之爲仁非獨爲也以友輔之也有善則相勸有失則相規切磋琢磨而德以日進矣夫明道進德皆資於友如此友之於人大矣哉

附解 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存疑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據其辭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脩德上要友特爲之助耳○以文會友者朋友聚會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眞知者求其眞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敎告過失賴以箴規也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之十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章

【總旨】〔翼註〕首節言政本於身下節言政要諸久○先勞要根心說到身上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本旨】子路問爲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已凡民之行則以身率先之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

必先之以弟則行無不興矣凡民之事則以身勤勞之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則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如此

【附錄】雙峯饒氏曰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畝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困勉錄〕先勞無時不然無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禦變要知先勞不專爲民而設實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一層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本旨】子路以爲政多術復請益於先勞之外子曰子惟於此二者持之有常而始終無倦已耳民行雖已興而所以先之

者愈加民事雖已舉而所以勞之者愈力此則所以益之也更何益乎

【附錄】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說統〕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子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云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爲先勞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總旨】姚承菴曰論政者貴識體先有司三句是政之大體舉爾所知而所不知者付之他人亦舉賢才之大體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

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本旨】仲弓爲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孔子子曰政有大體如衆職之修廢宰之任也如必事事親之則不勝其煩凡事必先分任於有司而吾惟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庶獄之平反宰之任也若於小過一槩苛責則人無所容故於無心之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人才之用舍宰之任也賢才不舉則百職皆廢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爲政之道何以出此

【附錄】朱子曰凡爲政隨其大小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困勉錄〕舉賢才兼已用未用說○〔新安陳氏曰〕先有司一句是總綱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本義】仲弓又問曰賢才之伏無窮一人之智有限焉得盡知賢才而舉之耶子曰所謂舉賢才者非必盡出於已也爾雖

不能盡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但於爾所知者舉而用之其於爾所不知者人亦必有知之矣秉彝好德人有同心孰肯終舍之而不舉耶舉其所知於已付其所不知者於人又何患賢才之不能盡舉哉此舉賢才之大體亦即爲政之大體也

【附解】雙峰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蒙引程子只在公私之開爾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爲公私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總說】說統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名不正二節反復以明不正之害正見名不可不正意言無所苟即是正名玩而已矣三字見正名之外無他正與必也正名乎句相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本義】孔子時自楚反衛子路以爲將仕衛也乃設問曰衛君若虛位以待子而後爲政不知子之所施設以何者爲先乎

【附解】蒙引爲政二字屬衛君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爲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本義】子曰政莫大於正倫若使吾於衛爲政必也先正其父子祖孫之名使名稱其實可乎

【附解】蒙引此名字是名分之名○此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當時若仕於輒了如何廢了輒而請命立公子郢乎既要廢他又如何仕他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本義】子路不深思其意乃曰有是哉夫子迂濶而不近於事情也爲政自有急務惟取今日所宜行者圖之可也何必拘拘以正名爲先乎

【附解】說統子路意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子爲迂奚其正者胡不以濟時行道爲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本義】子曰野哉由也何其識見鄙陋而言詞粗俗也君子於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若此

附解 翼註 野無精密之見沉潛之思正對君子看○劉上玉曰闕如在心上講言此心闕然不敢自執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本義 我之欲先正名者豈故爲是之迂哉蓋以名不當其實則名不正名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協乎天理之正而稱之者爲遁辭下不當乎人心之公而當之者有愧色而言不順矣言不順則無以考其實凡所爲者一出於人爲之私而大倫以教凡所爲者一出於私智之爲而天理以紊而事不成矣

附解 翼註 言字不泛仰指稱名之言說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事字不同○存疑言不順事不成都是就不正來父便是父祖便是祖如今說父是我祖是我父於理通乎故曰言不順說出來既不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箇管與兵去拒他把祖來做箇父承其國禰他豈成箇事體故曰事不成○事不成不但說事不得成就是事成就了也不成箇事體猶今云不成物耳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本義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於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爲惡者皆得以幸免而爲善者反罹於刑憲而民無所措手足矣

附解 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偏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刑及小人刑過則淫溺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蒙引人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此節節推出來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

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本義 名不正之弊如此是以君子之爲政也知名不正則言不順故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知言不順則事不成故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君子於其稱名之言務求當其實而無所苟則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此外無餘矣吾所謂先正名者爲此子反以爲迂哉

附錄 蒙引名之必可言也總是名要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苟衆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〇翼註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言字也〇說統不苟苟衆言者蓋言乃名所由達而行所由出也然正名意即藏在內而已矣見得一正名便都了該得禮樂刑政等事〇翼註上二節反言名之不可不正此節正言名之當正無兩意名之二字提起兩必字着力

樊遲請學稼章

總旨 蒙引此章是敎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說諸若說遲已仕又請稼圃似不近情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本義 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子曰惟老於農者精於稼吾不如老農安能爲子言稼也遲以

圃之事比稼爲易猶學爲圃子曰亦惟老於圃者精於圃吾不如老圃安能爲子言圃也

附錄 蒙引請學者欲夫子敎之也〇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斷隔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本義 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子懼其終於不喻也故責之曰小人哉識見淺陋志趣卑陋樊須之所爲也

附錄 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〇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本義 夫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也上誠好禮而莊以持己則民自儼然畏之誰敢不敬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自帖然任之誰敢不服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亦以實意應之誰敢不致其情夫我既有聯民之心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向化將襁負其子而至而爲之耕稼矣民任土作貢以奉其上上安享其奉而不爲泰又安用身親稼穡之事哉遲誠小人也

附錄 翼註三好字照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字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〇說統禮自較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單指用舍信自精神上言不單指號令〇蒙引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誠於我也〇困勉錄上三箇民字即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襁負其子而至只作爲之耕稼看〇蒙引焉用稼非惟不屑爲自不用爲矣孔子是說不用爲的道理〇說統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語頭便顚奴失主

誦詩三百章

總旨 折衷此爲窮經而不濟於用者發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本義 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彼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故誦之者必達其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長於諷譬引喻而不直致故誦之者必能言若誦詩三百篇授之以政而莫知所設施使於四方而不能專於應對則誦讀雖多而卒無得於心無益於用矣雖多亦奚以為

附解 蒙引 不達不通於正理也如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 雙峰饒氏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眾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語助辭○困勉錄註溫厚和平俱兼心氣說為是

其身正章

總旨 存疑 此主敎民者言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本義 子曰上之導下以身不以言若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不謹而其身正矣則民皆感化雖不待敎令以驅使之而民自翕然聽順無不行也若其身不正則民心不服雖令之使歸於正亦有不從者矣

附解 雙峰饒氏曰身正是身敎令不過言敎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困勉錄令不可少全要靠自家身上做箇標準

魯衛之政章

總旨 說統 此是夫子為周公康叔之遺風僅存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惜之意有望之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本義 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如是兄弟也

附解 說統 魯衛本兄弟之國夫子借此二字以寫譏諷意都渾然不父不子不君不臣等語不必入○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僅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胡敬齋曰夫子稱之亦以風有位者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本義]天子書謂衛公子荆善於居室何以見其善也蓋公子荆本不以家計營心凡器物用度當其草創初具而始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盡有而後爲快荆則曰今已苟且合聚矣當其漸漸稍備而少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盡備而後爲快荆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當其充足有餘而富有也在他人必求其精美而後爲快荆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循序有節既見其不以殖貨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

[附解]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衒耀世祿之家多侈侈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蒙引]善居室言善爲家也○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充足而有文采也富有則有餘盈溢而文采生矣故曰美○存疑云有指家中凡事所需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糊假塗飾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子適衛章

[大全]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敎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本義]子適衛冉有爲之御車而行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本義]子見衛之人民而歎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本義]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庶然不知既庶之後當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厚其生而庶不可保矣必也制田里薄稅斂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

[附解]雙峰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里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是也田出粟穀里出布帛有粟則不饑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蒙引]賦兵役也斂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其租兵以戰役如爲臺爲沼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爲斂字用者如不賦其廛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征之類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

富而不敎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敎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敎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敎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敎也三代之敎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本義]冉有又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然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敎則無以正其德而富不可保庶亦不可保矣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敎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保也一問答間而王道之規模次第具於此矣

[附解][蒙引]立學校兼鄉學國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三

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困勉錄富是君道敎是師道○松陽講義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庶難富亦易富敎字緊從富字發論富難敎亦易敎

苟有用我者章

總旨 說統此非聖人自擬用世之效乃望世之終其用之意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合講 夫子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固無用我者矣苟有人爲不病吾道之難行舉國以從而能用我者雖用至朞月一年之閒而國政之弊者以革廢者以興大綱小紀漸以就理庶乎其可觀也若用我至於三年便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厚民德新治功大備而有成矣然如無用我者何哉

附參 葉氏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蒙引可者僅辭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方是僅可不是紀綱僅可○南軒張氏曰三年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善人爲邦百年章

總旨 說統此章只爲當時尚威嚴而喜速效故以滿徐德化感動人主若曰王道非朞貢之術術且非旦夕之功云耳善人百年而意俱重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存疑 子曰古語有云善人爲邦而治天下積功累仁後先相繼至於百年之久則和氣薰蒸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於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古語如此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也吾得見善人斯可矣

附解 雙峰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假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翼註誠哉是言有慨慕慨見之意是信善人之治非止信其有是言也

如有王者章

總旨 蒙引此見王道無近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敎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本義】子曰世之論治孰不稱王者之仁而仁亦未易言也如有聖人受命而為王者欲德教浹洽於天下無一人之不善必其仁心仁政薰陶涵育積累至於一世而後久道化成天下同歸於仁也夫豈速效者哉治以至仁為極而仁以必世為期彼以旦夕責效者陋矣

【[illegible]】雙峰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仁摩義節禮和樂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洽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方謂之仁如人一身之脈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

苟正其身矣章

【[illegible]】存疑上章其身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自為臣者言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本義】子曰凡政皆本於身苟自正其身矣遵守禮法帥民彝見形端影正令出惟行於為大夫而從政乎何有如不能正其身則相導以邪其如正人何哉

冉子退朝章

【[illegible]】鄱陽朱氏曰此章諷弟子而警權臣以見正名分之意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本義】冉有為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子曰退朝有常期今日何獨晏也對曰適有國政而議之所以晏也子曰此必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則吾嘗為大夫今雖不見用於政猶得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明矣夫子言此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illegible]】蒙引大凡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吳氏曰政事之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illegible]】說統邦之興喪由於君心之敬肆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本義】定公問於孔子曰國之興也恆由善言以致治不知一言之間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未必遽可以興邦言不可以如是而期其效也

【附錄】翼注與字兼創守○蒙引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乎幾字同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本義】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爲君以主治其責甚難爲臣以輔治其責亦不易當時之言如此

【附錄】說約君臣二句本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僧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大全】君惟不知其難故無望於興邦耳使因其言繹其所以言而知爲君之難也則必兢業以圖之不敢有一念之或忽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天命於是乎眷佑人心於是乎愛戴矣不幾乎爲君難之一言而致興邦之效乎

【附錄】翼注戰兢俱在一知內非空空知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本義】定公又問曰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一言而可以喪邦亦有諸乎孔子對曰一言未必遽可以喪邦言不可以如是而期其效也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之出而莫之違此則爲君之樂也時人之言如此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本義】夫君令臣從固無取有違者然亦有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之善而臣下莫敢違也豈不善乎如其所言不善有害於生民有損於社稷亦要臣下莫敢違也則君驕臣諂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也不幾乎莫違之一言而致喪邦之禍乎

葉公問政章

【附錄】說統爲政以得人心爲本故夫子告之以此欲葉公驗民情以自考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本義】楚令葉公問政於孔子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本義】子曰善爲政者亦觀政於民而已民有在吾境內而爲近者能使之被其澤而感悅則可以知能邇之政矣民有在吾境外而爲遠者能使之聞其風而來附則可以知柔遠之政矣

【附錄】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悅且來也有意於求其悅且來則必有不悅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

乃所謂政○[illegible]引闢其風不必依新安謂悶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闢其風而已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章

[illegible]輿註子夏規模甚小大子直以王道之悠遠博大者期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illegible]子夏爲魯莒父邑宰問政子曰爲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爲欲速子之爲政必須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徂於淺近而昧於遠大是爲見小利子之爲政必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爲得計也蓋政以能達爲貴然必有漸而後可達若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也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爲期然必所志者大則小者不得以域之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

附錄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存疑無欲速者爲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

得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債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爲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敎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略能自立不至爲饑莩略敎戒不大爲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illegible]引此兩開說饒氏合說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哲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葉公語孔子曰章

[illegible]困勉錄此章只當以情與理對看不當以心與身對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illegible]葉公語孔子以吾黨有直身而行無所私曲者其父攘人之羊而已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尚如此直何如乎

[illegible]蒙引葉公之問已自許其直矣故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如何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illegible]子曰吾黨之所謂直者殆異於是爲父者爲子隱其過爲子者爲父隱其過不使聞之於人夫父子主恩委曲以全恩情理所當然不求爲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焉得爲直乎

附錄 雙峯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訐則天理人情兩有相乖何取其爲直集註順理爲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蒙引大子非指隱爲直也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爲正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爲直者直之權理之經也

樊遲問仁章

總論 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恭敬未發是忠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本說 樊遲問仁子曰仁其於心隨時隨處而無不在者也時而居處必儼然肅恭而不敢惰慢而心存於居處之時矣時而執事必肅然敬謹而不敢怠忽而心存於執事之時矣時而與人必忠實而不敢欺僞而心存於與人之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也必以此三者拳拳服膺雖夷狄患難之中而此心亦確然固守而不可棄也能如此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矣

附錄 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總論 說經此章重行已有恥一句孝弟信果俱行已有恥中事上皆不足算亦是行已處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而勉齋重行已句固是然首節自應平說下三節方見重行已意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本說 子貢問曰士居四民之首果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節行乃立身之本才略爲用世之具若於行已之間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爲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出使於四方則又能應對諸侯不辱君之命是其志旣有所不爲而其才又足以有爲若此者始可以謂之士矣

附錄 雙峯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爲士○存疑行已有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爲也才足以有爲不止於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本說 子貢曰全材不可多得故問其次於此而可爲士者子曰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皆稱其孝焉善事其長而鄉黨皆稱其弟焉此其才雖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謂次一等之

士矣

【附解】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欲於人之困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峰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存疑宗族亦可稱弟鄉黨亦可稱孝此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互言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本文】子貢又曰孝弟亦難盡者敢問其次而可為士者子曰言行人之大端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拘執今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於信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期於果此識量淺狹硜硜然堅確之小人也本末雖無足觀而自守之固亦可為次一等之士矣

【附解】說統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與註】註識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蒙引】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本文】子貢又問曰士品有三既聞命矣若今之從政為大夫者何如亦可為士乎子曰噫此輩乃猥瑣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亦無可取何足算而數之也

【附解】說統斗筲主器量容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借言○【蒙引】此正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講旨】蒙引此章言中行狂狷雖兼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本義 子曰吾之道中而已矣中道而行之士本吾所欲得以傳道者也今既不得中行之人而授之以道然則吾所與者必也其士之狂狷乎吾之有取於狂狷者何也蓋道非委靡者所能勝而狂者則進而取法乎上動以遠大自期其邁往之志駸駸乎有不可限量者道非卑汚者所能勝而狷者則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為其能守之節皎皎乎有不可少緇者吾各就其過不及處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篤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遠大以擴其不為之節以歸於道不難也此吾所以因中行而思狂狷歟

附解 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蒙引此中行只就資質言其無狂狷之病非謂依乎中庸也○副墨有必也二字若非這般人決與他不得○蒙引狂者進取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進取卽志極高也有所不為卽守有餘也○雙峰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

南人有言曰章

[illegible] 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恆者雖賤役不可為至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恆也○說統此夫子思有恆之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本義 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當有恆久之心若使人而無恆處事則作輟靡終與人則反覆難測此等人巫醫猶不可為蓋巫所以交鬼神不恆則誠不聚而神不享醫所以寄死生不恆則術不精而醫不效南人之言如此由是知人而無恆卽巫醫賤役且不可為況修德立功之人乎善夫南人之言近而指遠也

附解 翼註恆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恆是恆德卽恆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惟真心有常故名曰恆○蒙引南人之言似專指為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本義 然不獨南人有此言也易經中恆卦九三爻詞亦云人而不恆其德則內省多疚而外侮交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

附解 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達說由凡事不可為而推極於羞辱不可免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本義 孔子既引此詞又曰大易之戒明顯如此而人顧多無恆者則亦不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則惕然省悟矣至於無恆哉

附解 說約既曰九三則其爻動矣故謂之占占卽指爻辭不玩其占言不玩此爻辭也○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

君子和而不同章

[illegible] 或問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本義 子曰君子小人公私而已君子之心公則視人猶己與物無忤因極其和然惟理是視是非不假而不苟同於人小人之心私則苟狥聚恢阿比所以常同然各爭利樂忌刻而不能和處乎衆外相似而內實不同如此

附解 朱子曰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道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

鄉人皆好之章

總旨 折衷子貢之問是欲取人於好惡之皆同夫子之答則欲其稽諸好惡之以類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本義 子貢問曰公論每出於鄉人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好之何如意其行成名立者乎子曰一鄉皆好安知其非同流合汚者也未可信爲賢也子貢以爲不得於好必得於惡又問然則鄉人皆惡之何如意其道高毀來者乎子曰一鄉皆惡安知其非詭世戾俗者也亦未可信其賢也我以爲取必於鄉人之皆好皆惡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蓋善者循乎天理今從而好之是必喜其與已同也不善者狥於私欲今從而惡之是必嫉其與已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也必矣

附解 說統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徐自溟曰好出於善是顯而觀之之法惡出於不善是逆而察之之法然鄉人之善不善又將何以定之此又在吾心先定好惡之源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總旨 翼註公恕私刻乃約通之意耳非推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

本義 子曰爲人上者以一身操用舍喜怒之權人固有任其勞而事之者有投其意而悅之者若君子則易於服事而難得其心之悅也何也蓋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好尚必以正悅之以非理之事彼必拒之而不悅也悅之不亦難乎及其使人也則又以恕心待之隨才器使雖一材一藝皆得進效於君子之前事之不亦易乎小人則難於服事而易得其心之悅也何也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正悅之雖不以道彼亦忻然而悅也悅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又以刻心待之責望無已必求全備而後快焉事之不亦難乎一念之閒而相反如此

附解 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峯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新安陳氏曰公故難說恕故易事私故易說刻故難事

君子泰而不驕章

【總旨】存疑泰與驕亦相似而不同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本義】子曰君子小人之氣象皆本之心而形之外者也君子之心循理故心廣體胖常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己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之心逞欲故志得意滿常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君子小人之存心異故氣象不同如此

【附解】蒙引泰主自得驕主傲物泰是無心的驕是有意做作的○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矣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猶未免乎拘迫者也

剛毅木訥章

【總旨】存疑此言天資近於仁勉人當因是而加功意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本義】子曰仁雖人心所固有而亦不能不拘於氣質之偏若剛者志氣強勁而不撓毅者德性堅忍而不倭木者容貌質朴而無華訥者言語遲鈍而不佞四者之質為近乎仁蓋仁無欲而剛毅則不屈於欲仁在內而木訥則不馳於外豈不與仁相近乎由是質而充之以學則可以與仁為一矣

【附解】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作興氣象○蒙引毅兼用言即健也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似不能言者樸樸○存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為近○朱子曰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擴採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卻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總旨】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救之○雙峰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本義】子路問曰何如而後可謂之士乎子曰士之質性貴於中和必其人己相接之際切切如而懇到偲偲如而詳勉而又怡怡如和悅也其氣象如此非涵養有素而化其氣質之偏者不能可謂士矣然是三者不可混於所施於朋友則當切切偲偲以盡箴規之義於兄弟則當怡怡以敦天性之恩恩義兼盡而施之各當士之為道何以加此

【附解】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細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漬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因勉錄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鮮

在語言上見故朱子以教告言之此切偲二項內俱有忠告意俱有善道意

善人教民七年章

總旨 雙峰饒氏曰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爲久近之效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本文 子曰善人之爲邦也有忠愛惻怛之心故其教民必盡本末兼該之法或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或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坐作進退之方教而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於行陣之閒而敵愾禦武矣

附解 雙峰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爲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雙峰胡氏曰教民本非爲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存疑教之孝弟忠信之行養其心也教之務農厚其生也教之講武熟其藝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通承上三卷

以不教民戰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本義 子曰戰者危事若平日不曾教民而一旦驅之於戰適足以殺其軀而已非棄其民而何

附解 朱子曰戰法自不用教了孔子却是爲見春秋時忒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弟忠信之意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有道無道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本義 原憲問何事可恥夫子曰邦有道不能有爲而但知食祿則是尸位素餐矣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則是貪位慕祿矣二者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附解 說統 狷者有所不爲只了得一身的勾當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爲以建立於當世故夫子合有道無道以明恥正欲廣憲不爲之志以進於有爲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總旨 松陽講義 此章見制私不足以爲仁而仁之爲仁可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本義】憲又問人而有克伐怨欲之心。而能制之不行焉。可以爲仁矣乎。

【附解】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理。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本義】子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於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爲難矣。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也。

【附解】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麽。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麽。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氷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克。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問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曰。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敎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己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敎他且不得出來作過。○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决去。若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己。此勇猛决去法也。○王元美曰。可以爲難。難是許之之詞。然克己只直截而易。剗私則禁伏而難。止在難處。未得爲仁。

士而懷居章

【總旨】折衷。此示爲士者當忘物累也。蓋爲係戀者發。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本義】子曰。所貴乎士者。爲其能道足以御情。志足以帥氣也。苟於意之所便安處而戀戀不能舍。或懷於宮室器用之美。或懷於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爲形役。不求其義之安。而惟徇其情之安。名雖爲士。實則無異於常人矣。何足以爲士哉。

【附解】胡氏曰。居以爲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處皆是。○【說統】不足爲士。是就懷居上斷之。不必推開說。

邦有道章

【總旨】折衷。此論士君子處世之道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大全】子曰處世固貴有特立不變之操又貴有相時而動之宜當乎邦有道之時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其言焉有舉世所不敢言而獨言之危其行焉有舉世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若夫邦無道之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亦必危其行焉而不變其已之守至於言則少孫焉而勿至於激人之怒可也是何也蓋制行無時而變者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者保身之道也

【附錄】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圖】引此指在下位之士看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只宜盡其位耳

有德者必有言章

【總旨】蒙引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脩身者知所重欲觀人者知所尚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大全】子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放之議論必然順理成章可必其有言若有言者則不必其有德蓋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未可遽信爲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於勇然心無私曲則正氣常伸臨事之際自然見義必爲可必其有勇若有勇者則不必其有仁蓋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未可遽信爲有仁也然則脩己者豈可不以德仁爲先而觀人者又豈可以言勇爲重哉

【附錄】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爲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困勉錄註便佞口給及血氣之强要看得好不本於躬行底即是便佞口給不出於無私底便是血氣之强故無論言之强辯者爲便佞即言得合理亦是便佞無論勇之過當者爲血氣即當勇而勇者亦是血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只重尚德意不重不答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

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
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本義】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嘗聞有窮國之君名羿者善射羿
臣寒浞之子奡能陸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無有能過之者
矣然一爲臣所殺一爲夏后所誅皆不得其死然禹平水
土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事以勢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則親
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強則羿
奡之亡也如彼以弱則禹稷之興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
在哉南宮适之問託意甚深且或有感而發夫子於此蓋有
難於言者故默然不答但俟其既出而歎美之曰自世俗尚
力而不尚德是以君子不可見而知德者鮮也今仰适之言
而觀其行君子哉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仰其言以察其心
尚德哉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時趨尚者所可比哉
【附解】纂引禹平水土者所以爲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
成禹平水土之功二者相須爲力故皆曰躬稼○【存疑】以羿
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已難於答以禹稷比孔子尤難於答
不答須兼此二意○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四書[illegible]】君
子二句依註一直說惟
尚德所以爲君子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總旨】【存疑】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
無得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盡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
仁也
【本義】子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心有間斷便
是不仁如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而容或不
仁者有之矣若夫小人則失其本心縱天理有
時暫萌亦不勝其私欲之擾固未有能仁者也

【附解】【翼註】此不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存疑】
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小人立心制行專在於私那得
有如此時縱有一點明處亦天理未喪偶然發
見其本心則非也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愛之能勿勞乎章
【總旨】【存疑】此爲知愛而不
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
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本義】子曰父之於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不只庸恩待其
子必以賢智待其子凡所爲責誠與戒敗者一出於勞雖欲
姑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能已乎臣之於君無不當忠果以
忠焉則不以中主望其君必以堯舜望其君凡所以陳善與

閉邪者一出於誨雖欲承順而勿誨也忠之之心能已乎爲
父與臣者當各盡乎道而爲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矣
【附解】【纂引】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
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
爲命章
【總旨】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
○【困勉錄】舉賢能和衷子產能不自用是此章餘意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
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
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

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
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
善之也
【本義】子曰國之有辭命所以講信修睦也況鄭介兩大之間辭命尤重今觀鄭之爲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爲草藁而創立規模大意然意思恐無斷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討究典故以求其合講論義理以求其當然詞意恐未停當也以行人子羽善革削則使之修之以去其太繁脩之以增其太簡然文采或未可觀也惟東里子產當國者也又從而潤色之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而辭命乃成焉夫一辭命也鄭能用四子之長而四子亦各效其長此所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
【附解】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爲命尤當假衆

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附考】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諸侯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或問子產章
【總旨】【說叢】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存疑】子產稱其愛也管仲稱其功也子西則不在所稱矣當春秋時此三人都是巨擘故或人以爲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
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本義】或問子產之爲人子曰子產之德澤歌頌於國蓋惠愛其民之人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
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本義】或又問子西夫子但應之曰彼哉彼哉見其不足爲輕重也

【附解】【劉上玉曰】彼哉彼哉猶俗云他麽他麽○【說約】白公勝之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則在孔子卒之後故曰其後蓋引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不可入語氣也
【附考】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
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

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本義】或又問管仲子曰是人也功足以服人者也仲相桓公伯諸侯有功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仲伯氏從後來窮約飯疏食至於沒齒曾無怨言夫奪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尤人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終不以爲怨苟非有以深服其心豈能如此觀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

【附解】異註人也也字難學者曰義通下○厚齋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各凡三百社

貧而無怨難章

【通解】胡氏曰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補訓】觀註中人之常情則難易專就人情說卻從事勢上來不可把事勢人情平看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本義】子曰人情處貧乏之境多所怨恨乃能處之泰然略無怨尤之心此非安於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此貧人之所難人情處豐富之境好生驕逸然稍知義理者便能安分自守而不至驕肆猶爲人之所易常情如此人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也

【附解】朱子曰張敬夫云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保

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纂箋】困勉錄薛方山曰此章分明譏魯失官人之道蔡異註亦有諷公綽任職不稱之意當兼用爲是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本義】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爲人也以之爲家老雖趙魏大家然無諸侯之事官守之責苟能正己養望則居其位而無媿彼固爲之有餘矣若以之爲大夫雖是滕薛小國其政亦煩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非有治煩理劇之材則不足以勝其任彼亦不可爲也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故用人者貴因材而器使之也

【附解】劉上玉曰註中國小事繁言雖國小事亦繁見大夫難爲公綽不稱也否則國大事倒簡不成○困勉錄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便是短於才也○新安陳氏曰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爲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章

【通解】翼註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内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大全]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人也稟陰陽而備萬善參天地而靈萬物所謂成人者豈易至耶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强勇冉求之多材藝兼此四子之長其實稟固已優矣又能飾之以禮去其過中失正之偏而歸於至當和之以樂去其乖戾矯激之病而協於和平則才全德備中正和樂亦庶幾可爲成人矣

[附錄]朱子曰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存疑]四子之智廉勇藝未必得中皆有過不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是箇得中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知廉勇藝皆歸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失也節之以禮則四者皆歸於中道矣然猶或出於勉强矯揉未到於從容和順故又須用樂以和之蓋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註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有純粹之美而無駁雜之弊也○[蒙引]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說好去爲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内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内○則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爲成人○[困勉錄]以禮樂文字當節字和字註文見乎外文字當死字看○又材全德備雲峰胡氏以不欲爲德智勇藝爲才蒙引又謂廉勇爲德智藝爲才俱有未安愚意智廉勇藝俱是德是才如此則與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句尤合蓋思義是廉授命是勇而知藝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註自明○分言則智廉勇爲德藝爲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註德成於内德字便兼藝在内而語類亦有四德之目

[附考]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飮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飮酒而已雨行何以聖人爲[註]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二十三年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

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註]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新序]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赴鬭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

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本義 子又曰若今之所謂成人者何必才智禮樂之兼備哉但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人有約雖經歷歲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日所約之言有是忠信之實則雖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爲成人之次矣由今之成人而進之而吾所稱成人者可及也由也其勉之哉

附錄 翼註 兩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實之故○蒙引 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存疑 忠信實心爲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爲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信尤明白○蒙引 上亦可以爲成人對聖人而言也下亦可以爲成人對上文而言也

總旨 困勉錄 此章見時中之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衞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本義 昔公叔文子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於公明賈曰信乎爾之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子衞人也當必得之聞見而知之真矣夫子此問蓋疑其過於中而不近人情也

附解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本義 公明賈對曰夫子豈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殆告之過也然爲是言者亦有由矣蓋多言則人厭其言吾夫子時可言然後言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苟笑則人厭其笑吾夫子過可樂然後笑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笑也苟取則人厭其取吾夫子義可取然後取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然時人固爲不情之言而賈尤爲過情之譽故夫子疑而詰之曰據爾所言爾夫子其果能然豈其果能然乎吾未敢必也

附解 朱子曰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有這些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摘訓 其字是揣度之辭然如此也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總旨 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

見唯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旣用智以要君
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
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
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
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
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
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本文】子曰臧武仲旣得罪於魯已去防出奔於邾矣卽欲請
後只宜歸魯以身請之或得罪於邾使人以辭請之亦可也

乃自邾如防以求立後於魯推其心以爲若不從我之請則
將據邑以叛蓋挾之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武仲何
所逃罪耶

【附旅】蒙引要處全在以防二字
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

【附考】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之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
孫季氏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仇臧氏孟孫
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
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
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
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爲
出在鑄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
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
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總旨】存疑此供就其行事言也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爲正註
云彼善於此有分曉矣○蒙引此是夫子貶伯之意初非許
其優
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
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
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
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
發其隱

【本文】子曰五霸迭興桓文爲盛雖其以力假仁心術同歸於
不正然其行事之間猶有彼善於此者嘗見晉文公所行之
事大抵蹤跡暗昧而陰謀取勝者居多如楚圍宋也則伐曹
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王於
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於踐土之盟則以下而陵上其殆譎
而不正也又嘗見夫齊桓公所行之事大抵舉動光明而不
由詭道者居多如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不供而責尊王以義
楚旣服也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至於葵丘之會則明
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其殆正
而不譎也二公他事每多類此其優劣固可知矣

【附考】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
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初晉
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至是叛楚卽晉楚子玉子西帥
師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

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晉侯伐曹伐衛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侯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從先軫之言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桓公殺公子糾章

【總旨】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

爲仁也

【本旨】子路問於夫子曰人臣之事君也死生以之管仲召忽皆相乎子糾者也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可謂殺身以成仁矣而管仲獨不死則其忘君事讎忍心害理甚矣以由言之管仲未得爲仁矣乎

【附解】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讎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爲而忍之使不爲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咈之使不然忘君事讎即忍心害理也

【附考】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管子齊侯請管召魯來歸管召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殺吾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本旨】子曰子以仲不死爲未仁亦知其不死相桓有仁之功乎當周室衰而夷狄橫也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一

以信義服人而不以兵車之威皆管仲籌謀之力也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爲心今仲之功如此當世孰有如其仁者乎孰有如其仁者乎未可以不死而遂病之也

【附解】朱子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革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爲是說可謂鑿矣○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蒙引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讎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爲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

管仲非仁者與章

【總旨】蒙引前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爲答又相之下

節爲答
不能死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本義 子貢曰管仲其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爲子糾之臣義當有死無二彼不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爲之相忘君事讐忍心害理豈仁者所爲乎

附解 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本義 子曰子以仲相桓爲非仁豈知仲正以相桓有大功乎周自東遷王室微而夷狄橫天下不正甚矣管仲輔相桓公爲諸侯之長尊周室攘夷狄天下之亂於是一正不惟當時賴之民至於今猶受其匡正之賜而相安於禮樂衣冠之盛當時若微管仲則中國皆淪於夷狄吾知今其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有大功如此

附解 翼註霸諸侯是爲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遂說天下稱桓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止是言後世被澤而當時之意俱已在內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本義 夫仲既有大功則其不死也意豈有在矣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終身之遠圖自經於溝瀆之中而竟無聞於天下後世者哉子亦錄其相桓之功而可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附解 困勉錄此章正意是借謚法以見進賢之義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本義 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爲大夫名僎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蓋以文子忘分以薦之也

附解 困勉錄首節止言與文子同升耳升者僎也與文子同升者亦僎也文子薦賢意當在言外補出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本義]夫子於文子既沒之後聞其有薦僎之事而稱之曰文美謚也文子忘分薦賢所爲如此亦可以爲文矣於謚何愧哉

[illegible]蒙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若僎之事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爲順理而成章矣○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忠看註中亦字自見○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乃全體而言此與孔子之文取一事而言○蒙引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許之云云○說統此是極取其事非解謚法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illegible]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失位也

[本義]夫子在魯嘗言衛靈公無道之事季康子因問曰人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衛靈公既無道如是何故能終保其位而不至於喪乎

[illegible]蒙引大槩謂其彝倫不敘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般皆大約之詞也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本義]子曰靈公雖無道然亦最善用人如仲叔圉長於言語者也則用之治賓客以主交際往來之事祝鮀嫺於禮文者也則用之治宗廟以主禴祀烝嘗之典王孫賈長於武事者也則用之治軍旅以主簡練訓教之事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啟釁治宗廟得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而神人胥悅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三者皆國之大本夫皆得其人如是又奚其喪夫無道而能用人猶可以保國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

[illegible]蒙引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註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

其言之不怍章

[illegible]說統此章只將不作二字激發人必爲之志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本義】子曰凡人有必爲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慙愧而不敢輕言然後其爲之也易若或輕肆大言高自稱許略無愧怍之心這是全無必爲之志徒妄言以欺人耳其爲之也不亦難乎

【附解】用勉齋爲難即在不怍時見得非爲之後方見其難○言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是逆推其言之所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是正屛爲之也難句是預料其言之後

陳成子弒簡公章

【總旨】朱子曰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恆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許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人物】昔者齊大夫陳成子弒其君簡公

【附解】家弘雀子弒齊君陳成子弒簡公此皆記者之詞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見

【附考】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弒之○子我即闞止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本義】孔子時雖告老乃齋戒沐浴而朝以告於哀公曰陳恆不道上弒其君人人得而誅之者請君興兵討之

【附解】翼註沐浴而朝不敢輕其事也曰陳恆衆大賊也曰弒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誅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本義】時政逮大夫而討之權哀公不得自專使孔子曰汝爲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本義】孔子出而自言曰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係至重以吾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以告聞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曰告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

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本義 由是孔子以君命往告三子三子皆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和表裏故沮其謀以爲不可孔子知其事不濟乃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以不告也至於聽不聽則在彼也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附解 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爲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子路問事君章

總旨 魏莊渠曰勿欺是要盡吾誠心犯之是要行吾直道此萬世人臣事君之法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敎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本義 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爲道平日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凡進言宜力必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分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必犯顏敢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於此矣

附解 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專就諫諍說○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日於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君子上達章

總旨 折衷此論君子小人所造之異欲學者愼所趨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本義 子曰君子小人始不過一念少殊終至趨向之迥絕何以言之君子循乎天理故其心志淸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將日進於高明矣豈非上達乎小人徇乎人欲故其志氣昏昧物欲牽引所知者日以喪失所行者日以恣肆將日流於汙下矣豈非下達乎學者何可不愼所趨也

附解 朱子曰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差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蒙引高明汙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存疑日進高明日究汙下都是日新不已意

古之學者爲己章

總旨 困勉錄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己成物之分爲人爲己俱兼成己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不同耳圖外[illegible]踐易是一意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本義 子曰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者明道進德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者明道進德其心要求知於人其內外名實之別如此

【附解】說統）兩爲字卽註兩欲字是學的主意俱在心上分別○徐儆弦曰爲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爲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總說】說統）此章只重欲寡其過句而交友之義爲使之道只帶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衞大夫名瑗孔子居衞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本義】衞大夫蘧伯玉使人來使問於孔子

【附解】說約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爲夫子使齊可見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本義】孔子命之坐而問焉曰夫子近日何所爲使者對曰吾夫子之所爲者亦無他惟於日用之間常常欲寡其過而猶未能也卽使者之言觀之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既出夫子從而稱之曰其眞可謂使乎其眞可謂使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心也

【附解】存疑）過有三念慮之差過也言語之差行事之差亦過也故曰心過口過身過○蒙引）註省身克己卽省察克治也省身有過便克治了○翼註）講未能若云力不從心氣不副志便有病如云愈克治愈覺私累之難淨便無病蓋註常若不及正是他心上自覺未能○使乎使乎疊深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詞令二意然知心爲重

【附考】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絀之以非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附解】松陽講義）此章是以應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討論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本義】曾子述艮卦之象詞以示人曰心之所寄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位以內當思位以外不當思思之卽爲出位矣是故君子維營謀畫只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也

【附解】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摘訓註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是指不在其位言然此處乃重出者不必牽及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總旨】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爲而乖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馮氏曰此以君子之已能者言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本義】子曰人之言行貴於相顧言易至於有餘也君子則恥其言若有所愧怍而不敢盡行易至於不足也君子則過其行必致其黽勉而使之有餘此其所以爲君子也

【附解】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存疑恥是恐行不得故以爲恥恥則必擇其所能行者言之雖能行猶習一兩分不敢盡說至所不能行者則絕不敢出諸口矣故曰不敢盡過其行是對恥其言說謂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饒氏謂如說七分而行十分是此意故曰欲有餘之辭行必過其言方爲有餘不

然雖至聖人亦只是盡道理而已豈能有餘

君子道者三章

【總旨】謙約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本義】子曰君子之道有三反之於我未有能焉三者維何仁知勇是也仁者理足以勝私處困逆而心不憂我未免於憂也則於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物而心不惑我未免於惑也則於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大而心不懼我未免於懼也則於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

【附解】指南道字且虛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勿作三樣人看○蒙引仁者不憂見已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存疑集註自責以勉人者聖人尚未能況學者乎此爲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本義】子貢曰此特夫子之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又何不能之有哉

【附解】存疑自道自說也不是自謙自謙意在其中蓋自說則常引退更不肯自炫其能此便是自謙故曰在其中註曰猶云自謙有分曉矣

子貢方人章

【總旨】蒙引以爲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辭而謂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暇之乎蓋愈於自治者自不暇於方人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本義】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言以警之曰方人之事惟自治既優者能爲之今賜務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力量當有餘也若我則於人之短長固不暇及之賜其知之否

【附錄】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麽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通旨】困勉錄此是示人以爲己之學。患不是空患。便要求其所以能如不能明其理。便要去致知不能踐其實。便要去力行。又須知不是求能以爲人知地如此依然是患人不知意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本說】子曰人之處世常患人不知己。然此不足患也。惟其學焉而不能明理行焉而不能踐實此其足患也。君子求在我而已

不逆詐章

【通旨】說統此爲人以察察爲明者發。總是貴自然之明。不可以誠明並說。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本說】子曰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多墮於小人之計有人於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測人之我疑而於人之欺我疑我者抑亦自然先覺使人卒無以施疑詐於我若此者乃爲賢乎

【附解】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存疑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但不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耶億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知饒氏以不逆不億爲待物之誠非是。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底賢要依此二者○說約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蓋如此則者字實落看做一箇人故緊貼曰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通旨】孫淮海曰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本說】微生畝方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謂之曰丘何爲是栖栖然依戀不舍歟毋乃務爲口給以悅人乎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本說】子答之曰丘之爲是栖栖者非敢爲柔佞也亦疾夫執一不通而果於忘世也若以天下無道而棄之則是固矣子

其知我乎

附解 蒙引疾固是惡人作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

驥不稱其力章

總旨 鄱陽朱氏曰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戒人之意○劉上玉曰此見德存才德意在言外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本義 子曰均是馬也而馬之良者爲驥德與力固驥之所兼有也而原其所以得稱驥之名者不徒以其有馳驟之力正以其有調良之德也由是觀之則人之欲爲君子者可徒恃其才而不以德爲本哉

附解 雙峯饒氏曰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或曰以德報怨章

總旨 困勉錄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本義 或問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心日薄若人之有怨於我者我惟以德報之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本義 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矣但人之有德於我者不審何以報之也

附解 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

詳玩也

本義 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名有所當必也於人之有怨於我者我則不計其怨而愛憎取舍一視夫理之當然不以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亦不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典所謂以直報怨也是亦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至於德有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爲非天理之正也

附解 雙峯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存疑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則憎之舍之而報也如此說方無礙且與報怨意有相涉處

莫我知也夫章

總旨 朱子曰此段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大全]夫子一日忽發歎曰世之人其莫知我也夫蓋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附解]翼註知是心相默契之謂與不患莫知知字大別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本義]子貢怪而問之曰人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人惟高世絕俗乃可以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也窮通係於天我雖不得於天而未嘗怨天用舍係乎人我雖不合於人而未嘗尤人只是黽勉於庸近之間理求其所當知事求其所當行由是漸次通達知日精而至於知之至行日進而至於行之盡凡此下學而上達也要皆無以甚異於人何足以致人知哉

意者本天之理而與天理相周旋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此其所爲莫我知也

[附解]蒙引不怨天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不怨尤裏下學卽自脩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脩者自然無怨尤○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逐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存疑此天字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此理與之相契故天獨知之若竟作理說理如何能知聖人○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己知○蒙引註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二句直解到其天乎止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總旨]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本義]子路爲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讒愬之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吾夫子固將因公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權力猶能誅之陳其尸於市朝也

[附解]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愬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存疑】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道之將行或廢有非人所能爲者使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今由之用舍同有命存焉公伯寮其如命何

故子大夫其聽之耳

【附解】朱子曰此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而言○蒙引將行四句泛說未向方歸寮上

賢者辟世章

【總旨】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

子曰賢者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大全】子曰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有見舉世無邦則避而隱身不出者

【附解】劉上玉曰賢者二字當全冠其次指辟之次第言非以賢之次第言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大全】其次有見此地無道則辟去而之他邦者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大全】其次有以其國之君交接之禮貌既衰而辟去者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存疑】其次有與其君言語不合而辟去者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

【附解】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可宜也

作者七人矣章

【總旨】蒙引此夫子發世之意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大全】子曰君子一身與斯世相關者也故君子之出處可卜世道之盛衰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不爲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子路宿於石門章

【總旨】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本義 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於石門之地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人而來曰我從孔氏而來曰我聞魯有孔丘者明知時事不可爲而猶皇皇然以强爲之今子所自得非此人歟子從之亦勞甚矣

附解 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舉則寧自處於抱關非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

子擊磬於衛章

總旨 小註此章見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本義 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一日在衛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有荷蕢而過於孔氏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

附解 蒙引有心哉擊磬乎此未有貶意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本義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宜也君子相時而動夫世莫已知而不之用也斯潔身去亂而已詩不云乎深則厲淺則揭夫涉水者尙視水之淺深以爲厲揭寧君子處世而可不視時之治亂以爲進退乎斯人何其昧於淺深之宜也

附解 說統鄙是陋其識之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已知以下正說其鄙而硜硜處○說叢始之歎仰夫子之心也既云鄙則真荷蕢之心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

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本義 夫子聞其言而歎曰斯人也何其果於忘世哉人之出處若但果於忘世則決去不反者能之亦無所難矣

附解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書云高宗諒陰章

總旨 蒙引子張是疑人君不可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本義 子張問曰尙書云商君小乙薨高宗居喪諒陰三年不發言諸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號令莫出臣下何所稟命不識書之旨何謂也

【附錄】覺軒蔡氏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說約】百雲許氏云凡居父母之喪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寢處其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棡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大全】子曰居喪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爲然自古爲君者皆然考之古禮君薨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處分於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事哉此其所以得三年不言也

【附錄】蒙引總己是百官自總己職連他衙門大大小小事都總束上一聽冢宰之處分

上好禮章

【總論】說統此欲人主以身作則總精神全在一好字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大全】子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若爲上者心誠好之脩之於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敎之於政而訓方正俗必以禮則禮達而分定民皆知事使之當然而處常則趨事赴功處變則從征犯難不待刑驅勢迫而爭先恐後矣有不易使者乎

【附錄】蒙引好禮就上人本身說該本末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發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

子路問君子章

【總論】朱子曰敬字是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

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大全】子路問何如而後可爲君子子曰人之成德不外於心所謂君子者其用功惟在脩己而其脩己也一主於敬戒愼

恐懼無時少懈則天理存人欲遏而德無不成矣君子所以
爲君子者然也蓋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所以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也曰君子之道大
矣如斯而已乎子曰敬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
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人得其安脩己
以敬而後可以安人也子路又曰如斯而已乎子曰施爲當
理將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脩己以敬而後可以安百姓
也夫脩己以安百姓此等功效之大雖堯舜之心其猶以爲
病諸此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
而子何以是爲不足盡君子也
【附錄】朱子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羕遠近而統言之也安
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
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
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
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蒙引脩己以
安人脩己內有脩齊字○蒙註安人安百姓不止感化要認
註自然及物意自然及物非是端拱無爲但所爲俱包在脩
己內如爲君子不能躬行善道固是已不脩就是紀綱法度

一毫不舉亦是君道未盡亦可謂之已不脩也○講安人句
勿誤用人無不安等語恐犯了安百姓○三箇以字不同脩
己以敬的以字有工夫言把敬脩
己也下二以字不著力作卽以看

原壤夷俟章

【精言】鄒氏舜學曰聖人之待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
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
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
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
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
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旣責之而因以
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說約】原壤見夫子來乃伸兩足蹲踞以待之夫子責之曰汝
自幼時任情傲物而不知遜弟之道及長蹉跎歲月而無善
行之可稱如此則不如速死庶不爲風俗害也今又老而不
死徒敗常亂俗非害人之賊而何孔子旣責之而以杖微擊
其脛若使
勿蹲踞然

【附錄】說統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
禮豈爲我輩設壞即此意○說約老而不死句斷不可連下

闕黨童子章

【精言】鄒膠朱氏曰此章聖人敎小子之道○蒙註通章以禮
字作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內有抑其虛
憍長其德性意不
徒以儀文爲重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
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小註】闕黨有童子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
意蓋有在也或人不知問夫子曰傳命非易事也此必童子
學有進益者與故
以此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
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
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

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本義】子曰非也。禮童子當隅坐。今吾見其居於正位也。而隅坐之禮不循矣。童子當隨行。今吾見其與先生並肩而行也。而隨行之禮不循矣。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此非能以謙受而求學問之進益者也。乃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者也。吾故使之將命。先之以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放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豈寵而異之哉。

【附錄】翼註。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在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雙峯饒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必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敬行為先。而又以躐等為戒。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一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總旨】鄱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聖人大就之義。後一節聖人處困之道。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本義】衛靈公問兵陳之事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宗廟中俎豆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若軍旅之事。固未之學也。豈敢妄對乎。蓋問非所問。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明日遂行。

【附錄】存疑。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不止俎豆。曰俎豆者。舉一二以該其餘也。○俎豆之事則嘗聞。軍旅之事未之學者。抑其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

【附考】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本義】夫子去衛適陳。絶糧七日。從者皆飢餓而病。莫能興起。

【附解】困勉錄蒙引謂從者不必拘說遭厄
然史記既有明文即指遭厄說亦不妨
【附考】史記世家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陳聞孔子在陳蔡之
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楚大國也孔
子用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絶
糧七日孔子講誦絃歌不衰使子貢至楚楚王興師迎孔子
然后
得免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
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本義】子路慍怒之意見於顔色問曰君子抱道宜乎天佑人
助乃亦有窮乎子曰禍福成敗有不在我者君子固亦有窮
時也但君子處窮能以義命自安若小人一遇窮困則放
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矣今日之窮亦相與安之可也
【困勉】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問答之詞未遽及此以
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存疑】子路曰君子亦有
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
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說統】不重小人上只是借小人
以見君子不
若二字可玩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困勉】李厚菴曰此章一貫與告曾子者同異宜致思焉論其
同則夫子一貫之道無兩也兩則非一矣論其異則彼以忠
恕釋其意而此以多學而識發其端集註言彼以行言此以
知言者是也蓋所謂一理渾然者一而已矣就其泛應曲當
處則是以行言就其融會貫通處則是以知
言告因二子平日所從事者而啓發之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本義】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夫子欲其知本也故呼而問之曰
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者爲一一多學而
識之
者歟
【附註】【蒙引】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
○【黃思白曰】指點處全在女以予爲四字正所謂現身說法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本義】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非學固不能知夫子是
多學而識之者也然事物之理無窮聞見之知有限徒多學
亦不能一一而周知之也夫子殆非多學而
識之者歟蓋子貢學將有得方信而忽疑也
【附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
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亦字
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
氏曰】於其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
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
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
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
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
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

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本義】子曰予誠非多學而識者也天下萬理同出一原予只以一心之理貫之自然觸處皆通而無一事一物之不知也賜其知所本哉

【附解】困勉錄一字對多學多識說貫字亦對多學多識說勿分配爲是俗解以一字對多字以貫字對學字識字不可從○說統云一貫之解有主理言有主心言按理即是具於心之理心即是具此理之心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專主者非○結錄學識是夫子文章一貫是夫子性天○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爲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存疑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

他千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源之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仁臣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是這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以下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討窮究以明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而已安能有得於己故須有箇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瞶瞶強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體光明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者復全於我萬殊一本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曾子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而後告之者正爲此也○聖人未嘗不理會博學多識其實事事都理會如問禮問官之類可見但其中自有一貫道理他道理本在胸中事事物物雖皆理會但一看便破與學者絕異聖人是自上面源頭做下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理會做到徹時方得聖人一貫處是自下面末流做上去

由知德者鮮矣章

【附錄】雲峰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應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爲欣戚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本義】夫子呼子路曰由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是德也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故人惟知德則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動之然求其人蓋亦鮮矣由其知勉進於德哉

【附解】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曰

知德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纔絕糧便慍見

無爲而治者章

【講旨】困勉錄舜所以能無爲者兼德盛紹堯得人三意三意當補在其舜也與下夫何爲哉二句只是申上文意恭己只主容說不可作本領講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本旨】子曰、自古帝王爲治多矣、若無所作爲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蓋德盛而民化、既不待其有爲、而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職、尤不見其有爲之迹。遙想其時、夫果何所作爲哉、但見其敬德之容形於外、恭己正南面之位而已矣。夫所見者惟恭己之象、不益以見舜之無爲耶。

【附錄】或問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偁舜與無爲者、其惟文王乎相似。

子張問行章

【附錄】御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抗敬而救其務外之失。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本旨】子張問人必如何而後行無不利。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本旨】子曰、言行爲身世之樞機、誠能言爲忠信而有實、行爲篤敬而有常、斯則言行皆誠矣、將見惟誠可以動物、雖蠻貊之邦、可以行而無礙矣、況其近者乎。若言不忠信而務爲虛誕、行不篤敬而惟事矯飾、斯則言行皆不誠矣、將見動招尤悔、雖州里之近不能行矣、況其遠者哉。則行之爲道、惟求之忠信篤敬而已。

【附錄】雙峰饒氏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存疑、篤厚也、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若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蒙引、上一節據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乃教以下工夫。

【附考】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本旨】然忠信篤敬何如、必也存誠之至、念念在此、如一立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於吾之前、一在輿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於吾之衡、夫然後所言皆忠信、所行皆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豈可以躁取而强爲之哉。

【附錄】存疑曰、立曰在輿、亦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似。○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蒙引、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新安陳氏曰、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査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本義 子張聞夫子之言作書於大帶之上蓋欲其觸目警心而不忘也此亦可謂能佩服聖人之教者矣

附錄 蒙引書諸紳則身在是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困勉錄程註學要鞭辟近裏著己此句最要體認近裏則非務外著己則非爲人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所謂近裏著己也

直哉史魚章

附錄 蒙引聖人之稱二子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困勉錄有道無道聖人只是平說但看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於無道邊見耳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本義 子曰直哉其史魚乎當夫邦之有道也當言則言當行則行絕無所回護其直固如矢矣及乎邦之無道也其言如故其行如故終無所屈撓其直亦如矢焉夫不顧其身之禍福而惟欲遂乎一己之直直何如哉

附錄 翼註直兼言行說○新安陳氏曰註舉此一事可見其餘

附考 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本義 君子哉其蘧伯玉乎當夫邦之有道也則居位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乎邦之無道也則從容引去悉卷而懷之是於出處之際有合乎聖人之道豈不足爲君子哉

附錄 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困勉錄卷懷兼韜晦隱遯說近關之出非隱遯乎

附考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孫林父以戚如晉甲午衛侯衍復於衛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總旨 蒙引此章是言人之語默中節爲難然其用工不在於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本義 子曰言貴因人而施如人或虛己而能受或問言而能悟是可與言者也而不與之言是以可言之人而忽之以不足言之列則爲失人如人或拒諫而不納或語之而不逹是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而施之無用之地則爲失言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以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識見精明權度素定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而不至於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而亦不至於失言語默各中其節此其所以可法也

附解 翼註 可與言是虛而能受問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之不受語之不逹者

志士仁人章

總旨 劉上玉曰志士仁人其存心總是以仁爲生無求生以害有殺身以成爲正反語以決其必然意非限定不生而死也與守死善道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本義 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惟夫有志之士成德之人其於綱常倫紀之際惟斯合乎天理當乎人心故決無苟且求生以害吾仁但有寧殺其身以成吾仁而已

附解 蒙引 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爲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誠慤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蒙引兩以字不要爲用力字解○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朱子曰然

子貢問爲仁章

總旨 說統 此章論爲仁之先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本義 子貢問爲仁之方子曰爲仁之功固當決於己亦必有資於人如工欲善其所爲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器利而後事可善也況爲仁者乎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事之接其言論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勵吾之進脩則有所觀法此心自嚴憚而不敢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友之德業相勸以日進於純全過失相規以日遠於非僻則有所切磋此心自勉勵而不敢怠矣爲仁之方孰有加於此哉

附解 蒙引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爲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說統居是邦三字不閑正要他隨在取益也○問事與友孰重朱子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脩身者也

顏淵問爲邦章

總旨 張氏好古曰有帝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蒙引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本義 昔顏淵有志於用世因問爲邦之道於孔子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本義 子曰治莫善於法古道尤貴於用中正朔者帝王之首務也考三統之制取義不同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惟夏以寅爲人正而春夏秋冬不違其序長養收藏可施其功時正令善莫過於此故治歷明時者必當行夏之時焉

附解 或問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爲定雙峰饒氏曰天象難提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提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都用日中○存疑歲首而當春孟故曰時正天氣至是方發生故曰令善令猶政令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者之政令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四書尊聞錄　論語衛靈公　圭　懷新堂

本義 制度者朝廷之大端也大車之制由來久矣其略者或等威不辨其詳者又過侈而易敗惟殷之輅但以木爲之樸素渾堅既可經久而貴賤之間等威已辨此質而得中者也故乘輅之制必取乎殷焉

附解 或問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制之所以爲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易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本義】人君有冕所以承祭也其制始於黃帝而文采未彰惟周之冕華不爲靡費不及奢蓋文而得中者也故服冕之制必取乎周焉

【附解】或問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謂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附考】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疏】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本義】帝王作樂所以象功德也歷代皆有而盡美盡善則莫有過於韶者故於樂則當用韶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焉

【附解】【蒙引】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朱子曰】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者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本義】至於鄭國之聲則放而絕之弗使接於耳便佞之人則遠而去之勿使近於前是何也蓋鄭聲邪僻淫佚聽之使人心志搖蕩故不可不放佞人變亂是非近之足以覆人邦家故不可不遠也法其所當法戒其所當戒爲邦之道盡矣

【附解】或問鄭衛之音皆爲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蓋舉重而言也○【陸稼書曰】朱子答呂伯恭云雅鄭二字雅便是大小雅鄭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愚按今人有謂鄭聲與鄭風不同者不知朱子已經辨過○【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爲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桀黠强暴中才之主猶知畏而遠之爲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爲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朱子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他說這箇

人無遠慮章

【總出】三山盧氏曰蘇氏似只以地言饒雙峰謂兼時地說意方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本義】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人之思慮貴審若只徂安於目前而於身所不到處不去照管苟且於一時而於後來之事不去思算此等人方自謂無復可憂而不知几席之下旦夕之間已有不測之憂矣人可無遠慮哉

【附解】湯霍林曰聖人遠慮是慮理非慮事也○王文恪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困勉錄無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忽一是浮躁

已矣乎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此句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歎人之意愈切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本義】子曰已矣其絕望矣乎吾未見人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總旨】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僎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重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本義】子曰人臣居乎其位當求無愧於心若不稱其位而私據之是竊位也予觀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何也彼明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與己並立公朝是以職位爲己之私有而不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矣非竊位而何

【附解】困勉錄文仲所以知而不舉或懼其形己之短未可知或有所牽制而不果未可知或有所私恨而不果未可知不當說煞總之不能舉賢便是不稱其位便是竊位大全饒氏之說殊偏○蒙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爲大夫何爲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爲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爲大夫是後來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此仰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本義】子曰人情處人己之間責己常輕責人常重此怨所由生也誠能於躬之所當自盡者責之又責以極其厚而其責於人概從薄焉則己益脩而人易從人之怨之者自此遠矣

【附解】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才責任耳非舉而棄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困勉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說得廣蒙引存疑俱謂自身所以待人者要使其厚至於人之待己則薄責之殊謬○蒙引責己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

不曰如之何章

總旨 折衷此警人當詳於處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本義 子曰人之處事苟有熟思審處之心則人言可人爲謀必臧矣使不能心口相語曰當如之何如之何者是不能熟思而審處矣如是則率意妄行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吾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附解 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說統如之何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相商量之詞非口說而已率意妄行的人其病有二一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

羣居終日章

總旨 說統此章言燕朋之害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本義 子曰君子之取友本以爲講學輔仁之資也若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而所言者全不及於義理所行者惟好爲小慧如此則放辟之心滋傾險之機熟欲以入德而免患豈不難哉

附解 蒙引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朱子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日○蒙引難以哉旅注入德免患兩意雙峯謂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分說非是

君子義以爲質章

總旨 松陽講義此章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蒙引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孫出孫出了方用信成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本義 子曰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衆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蓋君子知事無定形而有定理故凡應事接物必以義爲之質幹其是非可否一視乎理之當然而事之本立矣然未嘗徑情而直行也又行之以禮而周旋曲折燦然有品節之文焉未嘗自是而輕物也又出之以孫而謙卑退讓藹然有和順之美焉且自始至終一誠心之貫徹而無一毫虛僞矯飾之意此爲信以成之是則主之以義而其體立濟之以禮孫信而其用行以此處事將無往而不宜矣信乎其爲成德之君子哉

附解 朱子曰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信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僞○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

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孫順則知而不失故孫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爲體而禮與孫所以爲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困勉錄他處禮字該得孫字所謂禮只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所以程註於義以爲質上補說敬以直內一句○朱子以出辭氣解孫以出之只是卑辭氣以爲例耳其實兼言動○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不必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君子哉總收上四句

君子病無能焉章

總旨 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爲己之學○姚承菴曰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曰以君子二字與不患起語作警戒之辭者有別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本義 子曰君子學以爲己故道不明德不立是已之無能也君子深以爲病焉若已有能而人不已知初無損於我君子不以爲病也其爲已之心如此

附解 存疑此君子是有善者之稱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蒙引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爲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總旨 存疑此聖人勉人及時進脩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本義 子曰君子學以爲已固無意求名然名者所以名其實也若從少至老至於沒世而無名可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故君子顧以爲疾而及時進德爲修己者當知所勉矣

附解 蒙引疾自疾也○存疑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饒氏蓋指事定之說太深○翼註疾乃愧疾預計如此非至沒世纔疾也

君子求諸己章

總旨 蒙引此章與古之學者爲己章同意都是指其用心之不同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

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本義 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用心亦異君子專以爲己爲心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專以爲人爲心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附解 蒙引君子求諸己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焉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己知之類是也○困勉錄或云君子求諸己求其所以致人者也此說不可用依此則近於正誼謀利了圖外楊註則是此說

君子矜而不爭章

總旨 正解此言君子持己處衆之道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本義 子曰凡處己嚴毅者易至於乖戾此蓋非君子之矜也君子常以理自律而不以氣淩人則矜也而何有於爭乎凡與人和易者多至於阿比此蓋非君子之羣也君子常以道相羣而不以情相徇則羣也而何有於黨乎此君子於人己之間所以交善也

附解 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眞註爭黨勿說粗了只作此念頭便是觀註心字意字可見○李厚菴曰矜與爭羣與黨相似者其迹相反者其實也和同周比驕泰之類皆然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總旨 說統此章主兩平看上句是用人下句是用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本義 子曰君子者操用人取言之權者也當其用人則以核實爲主不以其言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當其聽言則以廣取爲主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其心至公而無蔽如此

附解 困勉錄兩言字不必皆主好一邊兩人字不必皆主不好一邊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總旨 析衷子貢求行己之要而夫子示以推心之道亦就其所及者語之而進之於仁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本義 子貢問曰學莫貴於知要敢問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體而行之者乎子曰終身可行而欲求之一言必也其恕乎所謂恕者如何蓋終身之相與酬酢者人也而人己之同然者心也恕則以己度人凡己心所不欲者即知人不異己勿以此施之於人斯則人己無間身世咸宜之理也以此行之雖終身焉可矣

附解 雙峯饒氏曰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蒙引仁者本心之全德且於內爲無私心於外爲當理其分數更全而大何舍仁而言恕耶曰恕便是此道理恕仁之方也仁則未易至恕則學者可及也○說約恕既爲一字則下八字解之之辭也○新安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說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困勉錄註其施不窮兼無盡無阻說恕非有資於人故施之而無盡恕非有逆於人故施之而無阻

吾之於人也章

總旨 松陽講義此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也毀譽正與直道相反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

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本旨】子曰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有惡固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但如其惡而止若稱之而損其真則爲毀吾於誰而毀乎有善固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但如其善而止若揚之而過其實則爲譽吾於誰而譽乎即如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決知其將来耳蓋吾之無毀譽如此

【附解】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嘗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来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蒙引如有所譽者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

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本旨】然吾之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斯民也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也夫民心本直無古今之異也三代之君既因之以行直道而不能枉其是非之實則吾於斯人又安得有所枉而致毀譽於其間哉

【附解】朱子曰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只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緊要在所以字上○【存疑】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註云善其善惡其惡不得枉其是非之實其字分明指民○松陽講義直道而行時說指三代之民言者謂當依存疑指三代之君言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在大子只是法三代三代則是因民心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總旨】蒙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解

【本旨】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生之初已非隆古之時矣然猶及見夫作史者之闕其文疑以傳疑未嘗挾已見以自是也有馬者借人乘之物與人共未嘗挾已有以自私也二事雖小而人心之猶爲近古可見而今則亡矣夫時之益偷也何如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可見

巧言亂德章

【總旨】說統此爲立德立功者說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本旨 子曰理出於正而守之於己者德也是非有定理彼巧
言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聽之則聰明爲其所眩心志爲
其所移使人失其所守之正理豈非亂德乎有所爲而圖之
於己者謀也謀大事者能忍乃克有濟若小有不忍或牽於
私而當幾不能果斷或激於忿而臨事失於輕決則所圖之
事必無濟矣豈非亂大謀乎此立德立功者不可不遠巧言
而制小
忿也

附錄 蒙引 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不忍也○存疑 此
德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人有所得守之於己
德也巧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
守故曰亂德然亦德之淺者方能亂得若深安能亂○或問婦
人之仁匹夫之勇强弱不同同爲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
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
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
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雖斷而輕決
則又失之○雲峯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也亂德非惟
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李衷一曰自家平素無知
言工夫心自擔惡故巧言得而亂也理明自不至於喪所守
自家平素無養氣工夫心爲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他氣定
自不至於
敗所謀

眾惡之章

小註 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二之字指
人言察字發得兩無成心纔是仁者之不蔽於私也而必字
自是理
當如此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本旨 子曰好善惡惡雖人之公心而同聲附和之言亦有未
必盡實者有人於此眾皆惡之其所惡宜若公矣然其中或
有特立而爲眾所忌者或有事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眾
惡未必皆當也故必察之以求其可惡之實焉有人於此眾
皆好之其所好宜若公矣然其中或有同俗而爲眾所悅者
或有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是眾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
之以求其可好之眞焉如此則
好惡皆出於公而不蔽於私矣

附錄 說統 眾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眾以迹言○翼註 察
非察眾乃察本人可好可惡之實○存疑 註或蔽於私指
眾好惡言○雙峯饒氏曰眾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
能察之若有私意則眾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
以惟仁者能
好惡人也

人能弘道章

總旨 存疑 此見體道之責在
乎人而不可徒委之道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
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
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合參 子曰道者立人之理人者載道之器道與人本不相離
也然人心有覺加以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體立於吾身用
昭於天下由脩齊治平而極之參贊位育則有以滿道之分
量矣是人能弘道也若道體本是無爲倘人不用力而欲聽
道之自然以致人於高明廣大之域決無是理也道豈能弘
人乎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
矣

附錄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
搖手○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
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是容受之弘及感
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是廓
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指而萬物皆備於我此
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

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爲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〇蒙引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〇翼註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誤也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爲聖爲賢之類〇存疑非道弘人一句帶說不可對言〇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爲解非字

過而不改章

總旨 或問此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朱註 子曰人孰無過過而肯改則過猶可及於無也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是真謂之過矣可不戒哉

附解 翼註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〇困勉錄註成字不及改三字最要玩不及改即成也

是謂過矣句有兩層意過而不改便與吽做過過而不改便成了過朱子只主後一說其儆人意尤切所謂成者蓋因循不改則其心已安而不知改其勢愈壞而不可改

吾嘗終日不食章

總旨 黃際飛曰此章爲強探力索不肯深造自得者發與思而不學則殆句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朱註 子曰今天下之窮理者無不向夫思矣反而驗之吾向也固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研求事物之理其思可謂至矣然強探力索究無實得何益之有誠不如遜志於致知力行之學而深造以自得之也學其可已哉徒思者當知返矣

附解 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著心隨事順理去做〇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〇困勉錄思不如學註專以頓漸言頓漸可以包得虛實也〇黃際飛曰註遜字反對勞字自字反對必字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漸而漬之使自得之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總旨 存疑此節當作三折看謀道不謀食是言君子爲學之功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耕也餒在其中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〇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朱註 子曰君子之爲學終日圖維謀得乎道而已初不謀得乎食也夫食之得不得原不係於謀不謀如人之耕也固不求餒而豐凶難必餒在其中矣人之學也固不爲謀祿而學至君求祿在其中矣學有得祿之理如此然君子之心初不以得祿之故而學也君子惟知道之難能亦難盡憂不得乎道而已豈爲憂貧而欲爲是以得祿哉此君子之純於學也

附解 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〇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〇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

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䝉引夏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在謀先

知及之章

總旨 朱子曰此章當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雙峯饒氏曰此章大節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存疑此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也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本義 子曰君子之學必求其盡善而後已如學問功深智足以知此理然爲私欲所間而仁不能守之則所知雖得終亦必亡而已此有其知者不可不體之以仁也

附解 存疑不曰行而曰守者守比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困勉錄本文得之二字還是主知及說存疑謂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恐謬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本義 若夫智既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德成於己而大本以立矣然或於臨民之際衣冠不正瞻視不尊殊無可畏之威則民特慢易之而不敬此有其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附解 熊伯甘曰仁守何不能莊涖是瑟僴未暢發到赫喧處○存疑不莊以涖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盡到處陳氏謂此

心小怠妄念便生說太深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本義 至若智及之仁能守之又能莊以涖之則形於身者無可議矣然至於動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而凡制度文爲設施措注未協於大中至正之極則禮議未臻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未爲盡善之道也是務其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小也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可不勉哉

附解 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存疑動之不以禮之禮就君子身上說與知仁莊一例○松陽講義如條教號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君子身上言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此是在民身上言○存疑未善言道理未至於盡善也是亦氣稟學問之小疵也○熊伯甘曰莊涖何又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總旨 高中玄曰此論人品格任用意在言外○正解語意兩平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

可取。

【本義】子曰觀人之法當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君子則所長者大所短者小故不可以一事一藝之末而知其為人當觀其才德宏深可以大受也若彼小人則所長者小所短者大器量淺狹不可以大受然而未必無一長可取而可以小知也

【附解】〔翼註〕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知就外所著見言受就中所承當言○君子不是限定不能小事但此不足以見君子○雲峯胡氏曰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民之於仁也章

【總旨】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急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見其所當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本義】子曰人知民賴水火以生而不知仁尤為生生之理是民之於仁之切也更有甚於水火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雖能養人或有時殺人吾見有蹈之而死者矣仁則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未見有蹈之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附解】〔說叢〕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存疑〕甚於水火有兩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己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一意

當仁不讓於師章

【總旨】朱子曰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本義】子曰學莫要於為仁須擔當之以為己任而勇往直前以圖之雖師亦所不讓焉蓋仁者吾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附解】〔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道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道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的事○〔說統〕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讓也不必泥○〔困勉錄〕不讓於師不過足上之詞說者謂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為就是當仁此說最是蒙引以為未安不可曉

君子貞而不諒章

【總旨】〔存疑〕此與君子和而不同一般皆是就相似中分別其不同處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本義】子曰人固貴於持守然有見理明而不易者謂貞有執已見而不移者謂諒君子則審時揩之宜凡義所當行則勇往直前義所當止則特立不變精明果確惟歸於至當而已初未嘗不顧是非必信必果硜硜然執一己之小信也此君子之所以善處事也

【附解】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雙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註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深言之則敬其事自然後其食不後其食者叫不得敬其事若淺言之則自有敬其事而不能後其食者故敬其事又要後其食此是條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本義】子曰人臣事君必須一心敬謹其事惟求職業之無忝委託之不負而已至所食之常祿則絕不計及此也斯可謂純臣矣

【附解】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便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爲利心所勝者幾希○（勉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餼廩稱事君之道也

有教無類章

【總旨】（折衷）此示敎人之當公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本義】子曰人性染於習氣因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教雖欲使人皆復於善而後已賢智之類抑而教之愚不肖之類引而教之何嘗分類於其間哉蓋大公之心如此

【附解】蒙引無類有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本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困勉錄）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麟士竟謂類有善惡則似忘却註中人性皆善一句了

道不同章

【總旨】困勉錄此章專爲待小人異端者發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本義】子曰天下之事非謀不定然必道同而後可與謀也若人品學術之各殊是道不同矣道既不同則趨向自分意見自別則此不能爲彼謀彼亦不能爲此謀也豈相爲謀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困勉錄）謀是商量斟酌之意○（說約）不相爲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辭達而已矣章

總旨 勉齋黃氏曰此爲學者善於工言辭者設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本義 子曰辭所以達意也故人於辭命之際惟取其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也

附解 饒註辭兼則道之辭謂世之辭○因勉錄註不曰達理而曰達意蓋辭只當對意說新安謂惟達理者能達意勉齋謂非通於理者不能達皆非本文正意○蒙引未達要達此意雖有然不重○附不質日意有可以一言畢者而務博則謾而不根於理務華則浮而不務於實意有可以常言通者而曲爲奇說則反失其眞過爲高談則愈晦其體

師冕見章

總旨 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

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本義 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方其及階子則告之曰階在是也使其知所升道其及席之時則告之曰席在是也使其知就位及衆皆坐定矣則歷舉以告之曰某在斯位某在斯位使得以伸其敬而知所與言也

附解 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專聽且令天下無廢人也○說約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撮記之辭不可又代口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本義 師冕既出子張問曰頃者師冕見及階及席皆坐子皆與師言之其道之所在與

附解 說約言之處當界斷○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

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本義 子曰然道無往而不在在相師則有相師之道是固相師之道也我但盡其道爾子何疑焉

附解 因勉錄固相師之道也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存疑謂是言其道之有所本固謬辭士謂是推而自抑之辭亦謬○說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只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說其無往非道尹註范註俱然

補考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眡瞭掌太師之縣鍾磬之類凡樂事相瞽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章

[illegible]註首節提起下分三段看一段何以伐為止正言伐顓臾之非下二段相對一因冉有歸過於君而責其過之不可辭一因冉有文過於已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伐顓臾之非無非正季氏之僭而為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點盡了下文特因冉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之意耳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illegible] 季氏將伐顓臾以自益

[illegible]存疑 季氏將伐顓臾一句是記者之辭因冉有季路見孔子之言而置此句於其首

[illegible] 春秋傳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注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illegible] 時冉有季路為季氏家臣似於心不安故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蓋欲探其可否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illegible] 孔子以二子雖同仕於季氏而冉求尤用事故獨責之曰求此毋乃爾謀之過與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illegible] 求亦知顓臾乎夫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下使主東蒙之祭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顓臾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下在季氏管轄之內也夫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季氏將以何名伐之哉

[illegible]蒙引 社稷魯君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曰社稷之臣者何歟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是實為公家之臣矣○襲註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非季氏所當伐以分言○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illegible] 冉子以夫子責之乃諉咎於季氏曰顓臾之伐此皆出夫子之意吾與由二臣者心皆不欲其有此舉也

[illegible]蒙引 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本義 子曰求子安得諉其責者昔周任有言曰爲人臣者能陳布其力則就其位不能盡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如瞽者之立相以持危扶顛也若傾危而不持顛仆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爲哉此周任之言也今汝既不欲何不諫諫不聽何不去也

存疑 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是不能陳力乃就列而不止也○雙峯饒氏曰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周任字泰曰此節皆周任之言陳力二字最重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本義 且爾言二臣不欲此言過矣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於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於櫝中是誰人之過與是在典守者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典守者也季氏有過爾安能辭其責哉

存疑 且爾言過矣是說其言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本義 冉有因夫子連責他又變遷其說以解之曰季氏欲伐顓臾非得已也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近於費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凌之患今若不乘勢以取之恐貽患後世必將爲季氏子孫之憂故耳

附錄 蒙引此冉求爲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本義 子曰求君子最惡那心裏貪利却舍之不言而別爲飾詞以欺人者今季氏之伐顓臾本是貪欲乃飾詞爲後世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存疑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必爲之辭作一句讀方是○困勉錄夫子欲之是說欲伐顓臾此欲字是說伐顓臾是欲其利絕不相同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本義 我觀季氏非爲子孫憂也特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無上下之分而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失上下之心而不安夫所以當患不當患者何也蓋貧由於不均若上下之分既得均平則君享公賦之入臣

有采地之供彼此皆足何貧之有寡由於不和均則上下相睦而和了和則君有公家之民臣有私家之民彼此不爭何寡之有均而和則君安於臣而無所疑忌臣安於君而無所猜嫌自永無傾覆之患矣夫國家之治極於無傾而要自均與安始此貧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安所當患也

附解 蓬說開字貫至下節○與註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字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方切諷季氏意安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下文添出和傾二字來蓋和仰寡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和以情言上文以均屬寡而下乃屬貧此等處俱不必管他爲高只取大意相應○雙峯饒氏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均無貧而後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存疑第一緊要是不均而不和不安皆從此起○蒙引下節只是終此節之意都是泛說道理及提起今由與求也方又指伐顓臾事說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本義 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是則內治脩矣內治脩則遠人自服矣故遠人或有不服但益脩文德以懷來之不勤兵也及其既來則撫綏以保全之不利其人民土地也丘之所聞如此

附解 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卽所謂內治脩也○蒙註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本均安以脩之不可就作均安○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皆是安之只是使他各循不更去擾他意○楊子常曰夫如是一截故遠人四句一截若遠看故字便說不去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幷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本義 今由與求也其相夫子外而遠人不服而不能脩文德以來之也內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脩內治以守之也

附解 雙峯饒氏曰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爲遠人可知○蒙引邦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爲公室之患家臣又爲大夫之患

附考 左傳昭公五年季氏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不克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屛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本義 而乃謀動干戈於邦內爾言爲子孫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

附解 困勉錄邦內卽作遠人看○說統李氏之憂正與子孫憂相應蕭牆明其近也卽後世謂變生肘腋意所謂傾也○困勉錄蕭牆之憂只在不能守說○蕭牆依金仁山作季氏之蕭牆說蓋蕭牆是諸侯之牆然春秋時大夫皆僭臺門

旅樹之說則季氏亦有之也

天下有道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總說 孔子卜天下之勢因乎道天下有道此治世也世治則體統正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七征九伐掌之司馬皆自天子出而下莫敢干若天下無道此亂世也世亂則名分乖君權替侯國所用禮樂不經天子之制作輒自變易征伐四方不受命於天子輒自專擅而自諸侯出矣諸侯出則逆理矣蓋相傳十世少有不失其柄矣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也至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蓋五世少有不失其柄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也至陪臣亦可專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蓋三世少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他人所奪也凡事出其常者可久拂其常者不可久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附解 蒙引有道無道只是言世治世亂國命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復為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本義 此惟無道故耳如使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且不敢專彼大夫亦安得專政於國哉不在大夫而陪臣可知矣

附解 蒙引此政字只是國政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本義 如使天下有道則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上無失政庶人皆遵道從上耳豈有私議乎有道之世如此我安得而生其世也

附解 蒙引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陳介石曰庶人只指百姓言○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

祿之去公室章

總旨 蒙註此章論竊權之必失惕權臣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

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本義 孔子因前章之言而及魯事曰我魯自文公薨襄仲殺子赤以立宣公因之貢賦不歸公室所有祿之去也於今已五世矣宣公以後越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政逮於大夫於今已四世矣夫政逮於大夫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皆微弱而不振矣然則上下大分其可潛乎哉

附錄 翼註祿指貢賦三桓之子孫說作以然說故夫猶云宜乎也孔子此言正發於有子彼因時也

益者三友章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總旨 折衷此示人以友道而舉益者以爲勸舉損者以爲戒也○吳氏曰益者對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示也三樂亦然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本義 孔子曰凡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者有三樣朋友有損於我者有三樣朋友益者何責善無諱者直也吾友之信實相示者諒也吾友之多識前言往行者多聞也吾友之友直則有過必聞友諒則誠心日進友多聞則知識日廣益矣損者何威儀習熟者便辟也吾友之每事阿順者善柔也吾友之諂言可聽者便佞也吾友之友便辟則不能聞其過友善柔則不能有其誠友便佞則聞見日流於汚下損矣三益爲常情所敬憚三損爲常情所狎悅能取益友而遠損友德何患不成哉

附錄 因勉齋友與損益俱下我言○翼註直就言論上說諒就立心制行上說多聞就學問上說○便辟是便於辟也善柔是善於柔也便佞亦是便於佞也註解可見○蒙引益有漸附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

益者三樂章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總旨 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發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本義 孔子曰人情孰無好樂而樂之有益者有三樂之有損者有三益者何如禮有制度樂有聲容則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見人有嘉言懿行則樂道之而不啻口出[illegible]皆賢友也則樂多集賢士以爲友夫樂禮樂則外可以節身內可以養心樂道人善則在人得爲善之勸在己有樂取之心樂多賢友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其爲益豈不大哉損

者何。樂驕縱侈肆以爲樂、樂安佚玩遊以爲樂、樂宴遊淫溺以爲樂、夫好驕樂則長傲而不敬不和、好佚遊則怠荒而忌人之善、好宴樂則狎邪而憚親勝己、其損又豈不大哉、其矣樂不可不愼也

附解 或問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說統、樂多賢友多字著力○雙峰饒氏曰、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新安陳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總旨 困勉錄、此與失言失人章一例、但彼是見言當因人、此則見言當因時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發蒙 孔子曰、凡人侍於君子之側、其語默之際、有三者之愆焉、或言未及之時、未可言也、而率爾便言、則謂之躁、或言已及之時、可以言也、而緘默不言、則謂之深隱、或時可以言也、而君子之顏色不在、不能見之而恣意以言、則謂之瞽、而無目者、凡此皆心失其養、故語默失宜、可不戒哉

附解 困勉錄、言字俱屬侍者爲是。○黃氏曰、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不在或有不樂、則亦未當言也。○困勉錄、三愆包有因於肆而然者、亦有因拘促而然者。○緣注謝曰、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涵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己誠時之智、所以如此

君子有三戒章

總旨 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中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本義 孔子曰、君子平生以理御氣、其戒有三、者何、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則戒之在好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於忿、則戒之在爭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身家之念重、則戒之在貪得、君子隨時知戒如此、所以不爲血氣所使、而終由於義理之正也

附解 劉上玉曰、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蒙引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現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爲而氣有覺也○得貪得若義所當得者、則何戒、故言貪得○朱子說以理勝氣、范氏說以志帥氣、志有善惡、理則無不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君子有三畏章

倂表此言君子小人敬肆之
分以示人法戒之意也重君子上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孔子曰君子之心有所嚴憚而敬畏者三焉何者天以正理賦畀於人此天命也君子則靜以存之動以察之而不敢一息之或違焉爾其大人乃此天命之所寄也君子則欽崇其道而守其戒早兩不敢或違之聖人乃此天命所訓之言皆此天命之著也君子則聞之言皆恭順之如畏明而不違一念之萌有不畏如此

朱子曰畏天命有日用間得道理便謹守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慎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蒙引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賦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事
○大人德望隆重是行可法者
聖言典謨訓誥是言可則者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蓋君子畏大人聖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則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徇欲滅理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於大人則狎視之於聖人之言則玩侮之而無所忌憚也君子小人只在一念之敬肆如此

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生而知之者章

達說此章是於評論氣質之中而寓勉勵向學之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以人之氣質不能皆同彼生而神靈不待於學而自能知此理者此氣極其清質極其粹乃氣質之最上者也有生而不能知必待於講求學習而後知此理者是其氣質雖清粹而亦不能無蔽是次於上者也有始也不知學必待困心衡慮而後能發憤為學以知此理者是其氣質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又次於上者也若夫困而不學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是乃氣質昏濁之甚偏駁之極也如此之民斯為下矣學其可不勉乎

困勉錄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以氣質言○蒙引困而學之有所激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學之存疑三知雖等級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朱子小註不在言人君子之後其說未是蓋未定之見也

君子有九思章

存疑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本義 孔子曰君子思誠之功有九視便要思明而不為亂色所蔽聽便要思聰而不為姦聲所惑色便要思溫而暴厲之不形貌便要思恭而惰慢之不設言便要思忠而心口如一事便要思敬而主一無適疑便要思問以解其惑忿便要思難而忍以懲見可得便要思義而不苟取君子於此九者隨事致思故持己接物盡合乎理也

附解 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聲所欺為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

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九思不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續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存疑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

見善如不及章

[illegible] 新安陳氏曰前一節如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則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本義 孔子曰見善則如有所追而不及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則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則如探湯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則不患其或為之矣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見聞相符如此

附解 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真好仁惡不仁都是事本文都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

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本義 若夫方其窮而隱居志在致君澤民把將來所以致君澤民之理一一講求豫備於己及出而行義則上而致君下而澤民以此道達之天下而不肯負其生平之志此用舍隨時體用合一之學也吾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此人也聞見不相符乃如此

附解 蒙引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己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己○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說得重則語意便與達道重複了○困勉錄未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以勉人之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一二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註抑顏子以當其言亦不必說顏子隱而未見亦不必說顏子不幸早死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講意】正解此章勉人脩德之意。○因勉錄此只泛說夷齊爲人說不必專就爭國讓國說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存疑】昔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及死之日民無德澤可指而稱之焉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之下而辛以死貧困極矣然而民稱頌至今猶稱頌之

【闡微】見得到於今對死之日言。○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本意】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景公夷齊之謂歟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天下古今豈獨景公夷齊爲然哉

【翻譯】貫註異以德言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因勉】因勉錄此章總見聖人之公而擬之曰異擬之曰遠者皆非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本義】陳亢問於伯魚曰情莫親於父子子於夫子父子之親也則家庭之間必有異教子亦有獨得所聞而異於羣弟子者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本義】伯魚對曰鯉之聞於夫子者未有異也憶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使有異聞當於此授之矣子但問曰汝曾學詩乎鯉以實對曰詩未學也子因曰人貴能言而恆自學詩得之若不學詩則無以養其心氣而達於事理何以能言耶鯉於是退而學詩

【翼解】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必事理通達其爲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狡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蒙引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異聞而所聞者竟無異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本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使有異聞不得於昔必得於今矣但又問曰汝曾學禮乎鯉亦以實對曰禮未學也子因

小人皆能立而恒自學禮得之若不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何以能立耶鯉於是退而學禮

【附考】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爲敎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存疑】由今思之當獨立之時所聞於夫子者不過斯詩禮二者而已此因夫子所雅言以敎人者無以異也

【附録】蒙引學詩學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之訓亦然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敎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illegible]】陳亢退而喜曰吾問伯魚或有異聞所問者一而所得者三聞詩不可不學聞禮不可不學又聞君子之遠其子而略無陰厚之意也所得出於所問之外亢何幸哉

【附録】說約亢語意仍重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邦君之妻章

【[illegible]】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公仲子之爲者名實之紊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說統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綱領而君稱之曰夫人一句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大全】夫子申諸侯之妻稱謂之法以寓正名之義曰夫婦人倫之始閨門萬化之原況邦君之妻尤一國之母儀非常人比者其於稱謂之際可苟焉而已哉故自邦君稱之則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自稱於君前則曰小童謙言幼小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治內同君之尊也此稱謂之當於本國者也已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異邦則曰寡小君言其寡德而忝爲小君從君之謙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以其能相君而治內同本邦夫人之稱也此稱謂之當於異國者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截然不紊如此名實之際可不謹哉

【附録】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困勉録小童小君雖是謙辭然不重在謙見得惟夫人然後用此以爲謙亦是見其重意時說竟謂此二句不重者非也○蒙引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是此義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一終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章

[輯釋]雲峰胡氏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遂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絶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避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絶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爲時中之妙也○蒙引此一章上條序其事下條序其言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本義]陽貨以陪臣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以爲己重孔子以義自守不肯見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歸以蒸豚以致孔子往拜而見也乃孔子亦瞰貨之亡也而往拜之雖不廢報施之禮而亦終不失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期與之相遇於塗中

[困勉]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

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本義]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言曰道德治世之寶也苟懷其寶不用而坐視以迷亂其邦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爲之資也苟平日好從事而數數失乎事機之會可謂智乎子曰知者明於事機使好從事而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日月一逝而不可反矣年歲不爲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曰諾及時行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爲有心之譏夫子若爲無心之答其待小人不激不隨之道如此

附解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絶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遜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纂引陽貨之問著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喻其意者○大註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此句不可分解如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是譏孔子之懷寶迷邦而諷其無懷寶迷邦而速仕也下條亦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是譏其往日之已過來日之不多而諷使速仕也不復與辯者不辯其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但不仕於貨之意也○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辱身卻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爲誰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

性相近也章

總旨存疑此是聖人見人有善惡相去之遠皆談之性不知其由於習故言此欲人愼於所習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本說子曰天之生人本同一性雖氣有淸濁質有純駁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則淸而純者固可以爲善而濁而駁者亦未必便惡彼此相去未爲大差固相近也及至形生神發之後則習於善者便爲聖爲賢習於惡者便爲愚爲不肖於是善惡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人品始大相懸矣夫以人之善惡繫於習而不繫於性如此人可不愼所習而徒諉諸性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爲一物也就天地之性中指出天地本然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言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曰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淸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淸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淸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朱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覷了翁云天氣而地質○纂引註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或問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進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總旨存疑此因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

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本義 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中惟氣禀其清質極其粹而爲上智與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兩等人一定不易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外此皆可善可惡之中人也變化氣質之功其容已乎

附解 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蒙引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爲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是也○說約不移者不移於習也意亦不甚重不移重於愼其可移處唯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存疑程註是言不肯移與本文稍異本文是說不可移

子之武城章

總旨 說統此章總見治必以道須以道字貫到底○困勉錄此章夫子之言都是深喜意並非傷時○前半截喜其能行後半截喜其能信在莞爾而笑分玩註喜字嘉字可見喜子游嘉子游又皆以勉二三子也此意則寓在二截內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本義 夫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時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附解 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蒙引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樂中一事○厚齋馮氏曰武城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胄之俗爲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本義 夫子驟聞而深喜之遂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蓋謂其以大道治小邑也

附解 蒙引夫子莞爾而笑何絕日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熊應身曰牛刀是借言不是喻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本義 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對曰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道本切於身心人能學之則各有所益如在上之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養其民胞物與之心而推以愛人在下之小人治於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於驅使夫子此言偃常佩服之久矣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敢不教以禮樂乎

附解 雙峰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閒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三魚堂道編禮樂道中一事子游教民是教以禮樂故道字勿泛看○大全辨學道二句明己所以教武城以禮樂之意○說統學道從平日調養言君子學道才能愛人小人學道才能易使却不重君子小人上見主治

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本義 夫子因子游未喻其意遂呼門人而告之曰二三子偃學道之言誠是也予前謂割雞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蓋深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附解 蒙引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此註不可分貼大文總註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則分貼○朱子曰禮樂

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經旨 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本義 公山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以聘幣召夫子夫子欲往應之

附解 說約按紹聞編弗擾名孔子在孔子未爲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召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本義 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身無所往亦可已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附解 說約末之而已集註只云無所之註疏則云無可之則止較合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

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本義 子曰夫公山氏之召我者豈徒然哉意者必欲用我也如有用我者而委國授職吾其興文武之道於東方而使魯爲東周乎

附解 困勉錄如有用我者句看來即貼公山說亦不妨蘇士謂豈徒哉決公山爲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滾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此不必從○翼註魯在周之東使魯一變周道而禮樂法度粲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興魯即是興周非繼周而興之謂也○雙峰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爲東周夫子必告之爲之之道今聖人不曾說出難以臆度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經旨 說統按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本義】子張問爲仁之道於孔子孔子曰仁不外乎心與理也心不可有一間斷之時理不可有一處闕之處苟能行而諸於天下則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五者之目子曰所謂五者一是恭敬一是寬容一是信實一是勤敏一是惠愛凡此皆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也誠能行之則各有其效焉能恭則有可畏之威而人自不敢侮予矣能寬則有容人之量而自有以得乎衆心矣能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我疑矣能敏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能惠則人之蒙其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樂爲我用矣女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又豈外於是哉

【附解】蒙引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本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爲仁○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辟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困勉錄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存疑恭寬信敏惠皆是求仁工夫與告仲弓敬恕一般輔氏恭則仁之著等說不是○恭雖主容實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即做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來而不失其言是也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人利物五者皆心之所由存而理所由得也○松陽講義註心存理得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不分析蒙引非也後來講家或以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天下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或以於天下貼心存爲仁矣貼理得紛紛亂配其端皆起於蒙引欲翻勉齋之說○說統五則字不落一件正示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言必造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效言者如此○困勉錄存疑謂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

佛肸召章

【總旨】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則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復

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已之意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晋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本義】佛肸來召孔子孔子欲往應之蓋亦欲應公山弗擾之意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本義】子路不知而問曰昔者由也嘗聞諸夫子曰凡人之親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爲所浼也今佛肸以中牟畔正是親爲不善之人君子當遠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也如之何與不善不入之言似相悖矣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本義】子曰然我說得也是我前日曾有是言也然獨不曰物之至堅者乎雖磨而不見其薄因無妨自試於磨也獨不曰物之至白者乎雖涅而不見其緇因無妨自試於涅也彼自不善耳焉能浼我哉

【附解】說於兩不曰字從言字生來○說貌堅白二字是借說字面不著物上亦不著道德上○蒙引如何爲磨而不磷如何爲涅而不緇大概是言德之盛而人莫之浼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權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本義】夫既不能浼吾則吾可往矣可往而不往是不知變通也吾豈若匏瓜也哉焉能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乎不善不

入之說豈可概論耶

【附解】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蒙引磨而不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爲其無變通也卽是上文子欲往之意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總論】存疑此章當與恭而無禮則勞章參看○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蔽遮掩也

【本義】子曰由也女聞六言之美而有六蔽矣乎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曰未也

【附解】蒙引六言之言卽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胡氏曰如爲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本義】子復命之曰居吾語女以六言之蔽

【附解】翼註居字非徒因起對而命之緣他粗率少精細要他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

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
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
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
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蒙引 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所行爲無
弊。如仁美德也。而所以用其仁者。有理存焉。若徒好之而不
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仁所蔽。將至於可陷可罔。而失之愚
矣。智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徒好之而不好
學以明其理。則心爲智所蔽。將至於窮高極遠。而失之蕩矣
信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徒好之而不好學
以明其理。則心爲信所蔽。將至於必固執。而失之賊矣。直
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徒好之而不好學以
明其理。則心爲直所蔽。將至於徑情急迫。而失之絞矣。勇美
德也而所以奮其勇者。有理存焉。若徒好之而不好學以明

其理。則心爲勇所蔽。必將肆行無忌。而失之亂矣。剛美德也。
而所以全其剛者。有理存焉。若徒好之而不好學以明其理。
則心爲剛所蔽。必將放達不羈。而失之狂矣。夫六言
如此。而六蔽又如此。甚矣不可不學也。由其知之
附解 勉齋黃氏曰。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
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
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
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
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
有不流於一偏者也。○翼註。註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
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眞了。便是
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存疑。其蔽也愚。愚就是蔽。猶
言失之愚也。不是爲愚所蔽。亦不是有所蔽而愚。餘做此。○
蒙引 愚謂愛人而失己也。○註窮高直說。極廣橫說。○存疑
賊傷己害物言。○雙峰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
○存疑。勇是作爲果敢。剛是本體堅勁。○翼註。狂躁率也。如
要言卽言。要行
卽行。不沉靜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總旨 說統。此章是說學詩之益。要知聖人全是要諷詠中加
體會功夫。故下可以字。迩之遠之。多識字。引伸觸類以自得
正在篇什
語言之外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蒙引 子曰。詩之爲教。有益於人
大矣。爾小子何爲而莫之學乎。
附解 說統。學字宜玩。體驗工
夫全在自得。非誦讀字可了。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蒙引 夫詩可以當學也。蓋詩之所載。有善有惡。學之。則善者
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而吾心好惡之機。將有勃然不能
自已者。故
可以興。
附解 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須是反復諷誦。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蒙引。此
下數句。皆言學詩之
有益。以見詩之當學。
可以觀。
考見得失。
蒙引 詩之所言。有美有刺。學之。則美者可以考見其得。刺者
可以考見其失。而我身行事之實。將有惕然因之感動者。故
可以
觀。
附錄 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
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爲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

【講義】其敍述情好也，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學之則和而不流，而可以處羣。

【附錄】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苟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精義】其發舒悲怨也，於哀傷之中，猶有忠厚之情。學之則怨當乎理，而可以怨。

【附解】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疎，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本旨】且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之道；遠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之道，莫不備載於中。學之則可以爲忠臣孝子，而大倫克盡矣。

【附解】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徐儆弦曰：大凡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本義】至於情景所發，或因鳥獸以起興，或托草木以寓言，其中稱名不一，取類至繁。學之則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詩之有益於人如此，爾小子何可以不學夫詩哉。

子謂伯魚曰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爲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皆有次第哉。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精義】子謂伯魚曰：汝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人不可以不學也。人而不學周南召南，則一物無所見，自一步不可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附解】朱子曰：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之爲，只是講論諷味之類。○【困勉錄】此爲字與上章學字，當兼身體力行，引伸觸類之意。○【說約】女爲矣乎？丁寧之辭，言當爲之也。○【或問】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敎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脩身猶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要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脩身之事，固在其中矣。○【存疑】正牆面而立，謂正面對牆而立，倒辭也。○問：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朱子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姚元素曰：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

處不過透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窒礙處註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平

禮云禮云章

【總旨】小註此蓋以禮樂之本言○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

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集說】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以示人曰先王制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恭敬誠慤之意存之於中而後用玉帛以將之若無是敬則雖玉帛交錯不過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導民和固未有不用夫鐘鼓者然必先有懽欣和樂之意蘊之於心而後用鐘鼓以宣之若無是和則雖鐘鼓鏗鏘不過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人亦求其本可矣

【附錄】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予哉疑而反之之辭○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困勉錄敬和在玉帛鐘鼓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朱子就心上說則是對虛文者言程子就事上說則是對僭竊者言當兼用

色厲而內荏章

【總旨】王氏曰此有爲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本義】子曰人必表裏如一方可謂之君子今有人焉觀其色則專事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爲者究其中則中實柔怯甘於利而怵於害如此之人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譬諸小人之類其猶穿窬之盜也歟內懷爲盜之心外假非盜之

狀惟恐人知者也

【附錄】雙峰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爲色莊是也○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朱子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鄉原章

【總旨】新安陳氏曰與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爲德之賊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

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本義 子曰人之有德者爲君子悖德者爲小人不難辨也惟有鄉原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反亂乎忠信廉潔之真是誠有害於德乃德之賊也

附解 勉齋黃氏曰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爲言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也○朱子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原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覺〕註德字指正理言賊只重賊理勿作自賊賊人看

道聽而塗說章

總旨 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峰饒氏曰是如此但兩箇德字來歷亦自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爲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僞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本義 子曰凡人聞善言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爲己有若方道路聽之而即於前塗與人說過只是以資口說決不去玩味體行則不爲己有是德之自棄者也

附解 朱子曰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管登之曰道與塗俱淚沒之意不必以地泥之此只形容他入耳出口略無停蓄的景象莫認實說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總旨 說統通章要看鄙夫二字○蒙引自其未得之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爲鄙者如此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本義 子曰爲人臣者必有志身之誠而後可與語事君之義若鄙夫者行卑識淺可與之事君也歟哉

附解 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狹陋劣謂弱四者皆鄙也○困勉錄庸陋是未惡惡劣是則惡○存疑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爲此事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本義 何也蓋鄙夫惟知有己而不知有君方其權位之未得也則徼倖營求汲汲然惟恐其不得之也及其權位之既得則緊戀保守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也

附解 新安陳氏曰得謂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本義 夫事君而有一患失之心則凡可以保其得而免其失者亦何事不可爲哉小則卑汚苟賤大則壞奪悖逆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如此之人而與之事君其害可勝言哉

【附錄】或問蘇氏曰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患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於亡國也

古者民有三疾章

【總旨】雙峯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爲惡不止於疾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本義】子曰甚矣古盛而今衰也即如古者之民其氣稟之偏有三樣疾今也或併是而亦亡之也

【附錄】困勉錄民字宜況作人字解困外范註似拘○慶源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爲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爲善一失之偏則亦爲疾矣○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爲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本義】何以見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鋭意進取者此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大言大不拘小節肆焉而已若今之狂也則不顧禮義之大閑縱放於規矩之外而流於蕩此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賦性狷介持守太嚴者此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立崖岸有稜角示人以難親廉焉而已若今之矜也則逞其剛狠之氣勃然與人乖忤而流於忿戾此就不是矜了是無古者矜之疾矣古之人有資識魯鈍暗昧不明者此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過任性率真徑行自遂直焉而已若今之愚也則反用機闘挾私妄作而流於詐此全不是愚了是無古者愚之疾矣不亦深可慨哉

【附錄】朱子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翼註廉是守已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校人之非意直屬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而強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困勉錄肆之爲蕩廉之爲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爲詐是相反意○蒙引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廉直之流也○狂矜愚本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爲狂以忿戾爲矜以詐爲愚者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爲狂不得爲矜不得爲愚故曰或是之亡也

惡紫之奪朱也章

【總旨】朱子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勉齋黄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困勉錄此章二意兼有若孟子則專說似是而非者耳○翼註上二句引起下句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

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集註】子曰天下之理惟邪每易勝正惟似最能惑人如色以朱為正紫近乎朱而冶艷足以眩目故我之惡於紫者為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鄭聲近乎雅而淫哇足以悅耳故我之惡於鄭聲者為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否本有定論乃利口之人諸其是之非非之正而巧辯捷給足以惑亂人意故我之惡於利口者為其亂信而能顛覆其邦家者然則有邦家者於利口之人其可以不深惡而痛絕之哉

【附錄】汪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其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心之主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蒙引利口覆邦家不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亂雅樂說孟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此抑對得覆邦家雖亦是利口之害然又深一重了

子欲無言章

【語類】問此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朱子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誰非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大全】昔孔門學者多求聖人之道於言語之間而不知默認於身心之實故夫子警之曰天下之理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予今而後殆欲無言矣

【附錄】雙峰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上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無隱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隱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上求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大全】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因教而問之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之得以傳述者正賴有言以講明也夫子如不言則小子何所聞而傳述焉

【附錄】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本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本義】子曉之曰予之欲無言也亦以道之無待於言耳今夫天沖漠無朕何嘗有言哉但見寒往暑來之四時日行而不息焉飛潛動植之百物日生而不已焉夫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天亦何嘗有言哉

以此觀之。則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
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翼註。兩箇天何言哉。總說天何嘗言。而不待言之意。卽
在所以行生處。○困勉錄。時行物生。俱屬用。大全謂兩句自
爲體用。非正意。○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於穆
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
此。四時行。百物生。是卽其功化言。聖人之敎。與之相似者。如
此。○新安陳氏曰。輔氏卽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强分
之。以發見爲百物生。流行爲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
見流行不必分言也。○蒙引。註聖人一動一靜。都在天何言
哉。四句外。○雲峰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
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

孺悲欲見孔子章

總旨 慶源輔氏曰。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
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鄭氏曰。於絕之之
中。不忘敎
之之意。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
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敎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
屑之敎誨。所以深敎之也。

本義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欲見孔子。想當時
必有得罪者。故孔子託疾以辭之。然猶恐其以爲眞疾而不
悟也。使將命者方出戶。卽取瑟而歌。使悲
聞之。而知其非疾。蓋所以警而敎之也。
附解 蒙引。將命者。自是孔子遣人取瑟而歌。自是使孺悲聞
之。其曰將命者出戶。見其當時就取瑟使歌。發徹於外。爲孺
悲所
聞耳。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總旨 說統。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說。凡人心不
安處。卽是仁。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於
女安乎。四字上。○蒙引。孔子三節話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
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
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
年也。始終只是要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
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
自已者。所以爲聖人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本義 宰我問夫子。古禮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
三年爲制。以子觀之。期年已久矣。何必三年。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本義 夫喪之不必三年者何也。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
居喪卽不得習乎禮樂。君子三年不爲禮。則威儀揖遜之節
廢。而禮必壞。三年不爲樂。則聲音節奏
之妙疎。而樂必崩。三年之有妨如此。
附解 朱子曰。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
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少樂之所以爲禮矣。惟樂爲無所
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蓋以其文。此其言
之失。有不得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
之。○翼註。崩壞只是生疎了。○
存疑。此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

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
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
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

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本義】且以期年言之舊穀既盡新穀既登而物候爲之一變鑽木取火木既更而火亦改而天運爲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盡矣喪不可以止乎

【附解】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問四時取火何以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存疑此一節言期年之可也

【附考】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註行火猶用火也變猶易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本義】宰我之欲短喪其心固已忍矣夫子從而[illegible]假之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禮也今子說期可已矣則自期年之後使女就舍蔬食而食夫稻粱釋衰麻而衣夫文錦於女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之曰安蓋不能反求諸心而勤其惻然者矣

【附解】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也註解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是自既殯起至小祥此說未是宰我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

【附考】禮記閒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註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粗飯也中月間一月也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本義】夫子遂責之曰凡人有所不爲只爲心上不安耳女既安於食稻衣錦則任女爲之矣夫君子之居親喪也哀痛迫

切雖食旨也心不安於食故食旨有不甘雖聞樂也心不安於樂故聞樂有不樂雖居處也心不安於居處故居處失其常度而居處有不安惟其心有不安故不肯爲乎食稻衣錦也今女安則爲之

【附解】說統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爲之頗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不爲與爲之俱指食稻衣錦說而爲則年卽在其中○蒙引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與食稻衣錦相入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

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本義 及宰我出夫子又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也故深探其本而斥之曰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予也愛親之薄由其心之殘忍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以三年爲期以少盡其報稱之情耳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本於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之恩愛於其父母乎今乃謂親喪可短則何其薄親之甚哉夫子此言欲宰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

附註 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

飽食終日章

附註 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甚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說耳○小註此非啓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本義 子曰吾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飽食終日優游自安一無所用其心則神昏志惰百事皆廢欲以入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博奕者乎此雖所爲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全無所用心者豈不猶爲勝乎

附解 湛甘泉曰終日云者猶竅其辭云爾心雖一息不用不可也翼註所用心如學術事業之類○雙峰饒氏曰難矣哉所譏甚廣

君子尚勇乎章

總旨 朱子曰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本義 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曰君子爲人亦尚剛勇否乎子曰君子之人惟以義爲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主宰是以君子尚之義所當爲則必爲義所不當爲則不爲而血氣之勇非所尚也苟不知尚義而專尚乎勇則無一而可者故使在上之君子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逆理犯分而爲亂在下之小人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兇暴爲非而爲盜勇可尚乎哉

附解 蒙引義以爲上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爲上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爲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爲害隨所居而爲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爲亂在下則肆欲而爲盜

君子亦有惡乎章

總旨 蒙引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觀註惟仁者能惡人可見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本義 子貢欲觀夫子之所惡以驗在己之所惡故問君子於人無所不愛不知亦有所惡乎子曰好惡人之公心君子固有惡也一惡專喜稱人之惡無仁厚之意者一惡身居下位而謗訕君上無忠敬之心者一惡好勇之人徒恃其勇而不知禮讓至於犯上而作亂者一惡果敢之人心不明理執迷好剛而率意妄作者凡此皆人心所公惡故君子惡之如此

附解 存疑稱人之惡是與人無相干而好稱之則是無仁厚之意而可惡若居官職或操用人之柄則不在此論○翼註下流只是下位○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朱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蒙引果敢而窒是自已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本義 夫子因問曰賜也女亦有所惡乎子貢曰賜之所惡者亦有之一惡本無照物之明乃伺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爲智者一惡本無勝人之勇乃凌人傲物而自以爲勇者一惡本無正直之心乃專好攻訐人之陰私而自以爲直者賜之所惡如此而已

附解 說統君子亦有惡對愛說賜亦有惡對君子說○南軒張氏曰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蒙引惡徼以爲知三句不可以爲似知仁勇而非者直如何貼仁字○實峰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徼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孫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附旨 翼註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養之之道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本義 子曰天下唯女子與小人最爲難養何以言之蓋常情於此非過於用恩即過於用嚴使過於用恩狎昵而近之彼便挾恩恃愛不孫於我矣使過於用嚴疎斥而遠之彼便失其所望怨恨於我矣近之不可遠之不可此其所以爲難養也養之者可不盡其道乎

附解 蒙引養猶待也○翼註近是比昵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而嚴者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之意而惡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說統但著君子一邊用莊慈言其本源在修身不在用情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總旨 困勉錄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已四十者言不可不懼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本義 了曰人年四十乃是成德之時也前此而年力富强正好加勉過此則神志衰怠少能精進若於此時而猶有過惡見惡於人而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其終於此而已矣人可不知所儆勵哉

附解 淵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志少能精進故古人曰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見爲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絶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

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章

總旨 新安上節是記者述三子行之異下節是夫子斷其心之一也。困勉錄此章有云專爲微箕暴白者存疑亦主此說看來不是集註大全都無此說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本義 昔殷紂無道微子箕子比干皆紂親屬臣子也微子諫不聽則引其身以去之箕子諫不聽因佯狂而爲之奴比干直言極諫而卒爲紂所殺

附解 困勉錄按三人之事先後史記與論語不同朱子或問從史記而倪氏崇引存疑皆云當以論語爲正此難懸斷闕疑可也

附考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

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本義 此三人者或去或死或不死行各不同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益論人者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就三人之迹而觀之雖有不同原三人之心而論之則其愛君實同之心一而已矣

附解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爲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朱子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

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必死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雲峯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蒙引此仁字重在愛之理言

柳下惠爲士師章

總旨 困勉錄仕而黜黜而復仕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去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同於聖人處和有不恭意是其異於聖人處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昔柳下惠爲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或諷之曰子既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或者有以見用乎惠曰我之所以屢黜者以直道也大抵世人皆好枉而惡直若我守直道以事人則到處爲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三黜若我肯枉道以事人則即在魯亦得安其位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乎此可見惠之和而介矣

翼註三黜是屢黜不限定三次○直道枉道寬說而刑罰在其中○下四句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

齊景公待孔子章

總旨 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昔孔子之齊齊景公與其臣議待孔子之禮曰孔子魯人也固習見魯君所以待三卿者矣我今待孔子若必如季氏則吾有所不能然又不可但如孟氏斟酌其中當以季孟之閒待之既而又曰彼雖賢惜吾老矣不能用其道也夫孔子至齊本爲行道既不能用其道則禮節亦徒然耳故孔子遂行

困勉錄按魯君待季氏之禮原非待臣之常以季孟之間待之可謂極厚孔子只爲不能用而去程註極明蒙引以程註爲非而云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少殺誤矣

齊人歸女樂章

【附錄】困勉錄此及上章○是記者明孔子之行皆有故一是爲不能用而行非爲待之不厚也一爲受女樂而行非爲不致膰肉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本註】魯定公時孔子爲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齊人懼其將霸因設計歸女樂於魯以惑亂其心季桓子受之於

是君臣皆荒於聲色怠於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故孔子行

【附錄】翼註受之之是言於魯君而受之○當時辭受之權在桓子故曰桓子受之以該魯君也○蒙引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說約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兼致膰然女樂畢竟是主且本章不及不扯爲是○據彼婦歌說者遂謂讒謗聞故有此行然亦恐不遽算至此

【附錄】史記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

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附錄】小註此章當以夫子爲主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

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本註】孔子時將適楚楚之狂人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之爲鳳固如此也今時何時而乃不隱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且往者之事已不可諫來者之事猶有可追及今尚可隱去矣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亦岌岌乎其殆矣接輿蓋知尊孔子而所趨不同也

【附錄】雙峯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卽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爲麟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翼註鳳卽指孔子不可說鳳又說孔子○折衷鳳兮二句是譏其不能隱末四句是諷其當隱○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附錄】邢疏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本義】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聲知其爲隱者因下車欲與之言出處之大義乃接輿趨走而避之孔子竟不得與之言焉

【附解】徐微弦曰不得與言正所以成其爲狂處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通旨】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本義】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車而行適遇長沮桀溺二人並耕於野孔子過之不知渡口所在使子路問津焉

【附解】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本義】時子路執轡在輿今下問津故孔子代之長沮因而問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沮素聞孔子之名乃曰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曰是也長沮遂譏之曰若是孔丘則彼數周流自知津處而無待於問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本義】子路又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子路曰我爲仲由溺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也桀溺遂責之曰人貴識時我觀今之世道愈趨愈下滔滔然如水之流而不反者舉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爲者將誰與爾變易耶且彼今日之齊明日之楚不合於此又求合於彼是乃辟人之士徒勞而已汝與其從辟人之士奔走而無成豈若從我辟世之士離群絕俗優游而自樂哉語畢遂自治其田以耰覆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

【附解】存疑滔滔水之流而不反也言人日趨於惡不復反而爲善國日趨於亂不復反而爲治也天下皆是言舉天下皆然也○易變易也變惡而爲善變亂而爲治也誰與易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爲善變亂爲治也○說統誰與易與不與易兩相呼應○蒙引人字狹世字盡○說約按白雲許氏曰滔滔二句譏孔子且而二句諷子路○新安倪氏曰韻會耒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

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本義】子路不得津處行以二人之言告於夫子夫子惜其不喻己意乃憮然歎息曰允桀溺之操必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然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類相與而誰爲與哉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爲潔耶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矣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彼二子豈知我心者哉

【附解】四書鏡斯人人字兼若氏言○蒙引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說約鳥獸二句反辟世意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誰易二句○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爲忍聖人之爲仁沮溺之爲過聖人之爲中歟

子路從而後章

【通旨】雙峰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本義】子路從夫子偶相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擔荷大蓧而行因問曰子見我夫子乎丈人曰汝於四體則不勤於耕於五穀則不分其類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觀問夫子於我吾知孰是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

【附解】蒙引丈人老人也如石門荷蕢之流不得其姓字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安得不知其姓字耶以後來滅跡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字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本義】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遂悚然起敬拱手而立

【附解】說約註隱者二字勿露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本義】丈人感於子路之敬遂留止子路宿於其家殺雞爲黍而食之因出見其二子焉

【附解】存疑殺雞爲黍野人盛設也○困勉錄丈人之待子路前倨後恭意欲動子路而不知隱然爲子路所動也若謂其以田野氣味動子路之隱則淺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本義】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其事告夫子子曰觀此人言詞禮貌如此蓋賢而隱者也惜其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欲聽然告以君臣之義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行而不得遇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

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本義】子路述夫子之意而言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所當然也若不仕則是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爲尤大丈人非使二子出見是於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至於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耶今汝以隱爲高不過欲全生避世欲潔其身而已不知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實有亂乎人之大倫也且君子之仕也非爲貪位慕祿而仕特以君臣之義不可廢故出而行其君臣之義也若夫世衰難挽道之不行則吾固已知之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忍恝然者耳丈人何其見之固哉

【附講】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爲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存疑義是君臣之義註忘義徇利之義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道倫字是義字非忘義以徇利是餘意○蒙引曰長幼之節緊根見二子來○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亂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

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論遇與不遇而皆當行底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惓惓爲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行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於吾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此義昭揭於天下亦行義之心也○說執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貴其忘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勉齋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

逸民章

【總旨】姚承菴曰逸民有心避世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己終之見惓惓不忘用世意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本義】記者因夫子論逸民之行而先紀其人曰古時遺逸之民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本義】之七人者隱遯雖同而立心造行則異子嘗斷之曰立志高尚而不肯少貶其志守身清潔而不肯少污其身其伯夷叔齊與皎乎真不可及也

【附解】存疑蒙引以去周爲不辱恐以孟子言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陳新安以非君不事爲不降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爲不辱身此不可曉不降不辱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本義】謂柳下惠少連和同混俗於人無忤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恤矣但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有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者惠連之所可取者如斯而已矣

【附錄】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心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謬矣○【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李氏分貼凡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

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附錄】禮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本義】謂虞仲夷逸行不必中慮而隱居以自適言不必中倫而放言而不顧然雖隱居獨善而潔身不汚則合乎道之清雖放言自廢而韜晦得宜則合乎道之權蓋與矯異之士害義傷教者不同矣

【附錄】說統隱居是以此為高放言是言不合乎經所以示不可用也註獨善自廢乃自隱居放言中推出他那意思如此○不可說隱居就是獨善放言就是自廢○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翼註清權二句謂斟酌只在他逸處模寫便是講太好是將中了

【附考】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

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本義】七人之行如此是其所不為者皆其心之有所不可也其所為者皆其心之有所可也若我則異於是我於出處去就之際當可則可而未嘗先有可之心當不可則不可而未嘗先有不可之心因乎時而不膠於一定我其為逸民否耶

【附解】蒙引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可不可若事則當自有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可在矣○【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

及其亦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說約】不論朱張之行者或是脫簡耶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

大師摯適齊章

【講】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廢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因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衰世決不可以復仕也

大師摯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本義】夫子正樂之後魯之樂官不安於僭越皆知去焉如太師名摯者則去而適齊是去魯之倡也

【附錄】翼註適是避地入是避世太師作一頭是諸人之倡下兩平看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本義】太師既去但見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則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則去而適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則去而適秦雖所適之國不同而同一避地之心也

【附錄】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各以樂侑食每食奏詩各異各有樂師○或問自先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

【附錄】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註大食朔日與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勸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本義】擊鼓之官名方叔者去而入於河

播鼗武入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本義】掌播鼗之官名武者去而入於漢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

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本義】少師名陽者掌擊磬之官名襄者去而入於海雖所入之地不同而同一避世之心也噫樂官去而樂存同夫子正樂之功然而魯其衰矣

周公謂魯公曰章

【總旨】雙峰饒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伯禽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illegible]魯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

也○下章亦
是此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
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
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
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
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
與門弟子言之與

本說 昔魯公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有曰云云以忠
厚爲本忠厚之道不外乎親親任賢敬故用人而已彼親乃

王家相倚之一脈也苟施其親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親之
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於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
係以爲安危者也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也尊其
權而不疑其道久其任而不速其功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
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苟棄其子孫
則敬故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
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才之生天下國家之利器也
苟責備於一人則用人之意刻矣必也因能授任其不能者
不強其所不堪無求全責備於一人此數者皆君子之事忠
厚之至也汝之就封尚可不知所勉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

附解 翼註親以九族言○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非罪其怨乃
理當任之耶○說叢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
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於貽謀
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
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記者於魯事日
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周公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
世之過也

周有八士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
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存疑此只是記周初善人
之多雙生之說不重
註明說不可考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
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
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
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
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

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
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本說 記者曰賢才之生關乎氣運昔我周盛時一母所生者
有八士焉其初乳所生者伯達伯适也其次乳所生者則仲
突仲忽也其三乳所生者則叔夜叔夏也其四乳所生者則
季隨季騧也夫四乳而生八子固已異矣而八子之生皆賢
豈不爲尤異乎周室人才之盛如
此非由周氣運之盛又何以得此

附解 蒙引一母四乳乳育子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奶言蓋一
母四乳而生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伯仲叔季四字俱
雙想是如此似不宜就安在本文
說總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二終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三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士見危致命章

[撮旨] 翼註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字是大節無虧意已字是語助辭不作止字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

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衍義] 子張曰士之為士貴有立身之大節如果見君父之危則委致其命而臨難無苟免見得則思義之當取與否而臨財無苟得祭以追遠則思內盡誠外盡禮而致其如在之敬喪以送死則思必誠必信而極其哀痛之情士能如此則大節無虧其可已矣

[通解] 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皆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存疑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愚意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執德不弘章

[[illegible]] [illegible]馮氏曰觀此二章皆師行之已之語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本旨] 子張曰理得諸心謂之德德貴於能執而執之又貴於擴充若或器量淺狹容受不多纔有片善寸長便侈然自以為足不復知擴充之功此是執德不弘理有所聞謂之道道貴於能信而信之尤貴於堅定若或意念紛紜把持不定纔遇事交物誘便茫然失其所守不復有的確之見此是信道不篤夫執德不弘久則將並其所執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篤久則將並其所信者而亡之矣如此之人有之亦不當得是有無之亦不當得是無何足為重輕哉

[附解] 蒙引一理也方其聞是理而未為我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己也則謂之德○朱子曰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

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一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存疑信道不篤只是未到深雕開所謂信地位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為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不篤也信道不篤不止於知又有守者在矣

子夏之門人章

[[illegible]] 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或問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

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存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本義】子夏之門人問交道於子張子張曰爾師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有益於己此可者則與之交無益於己此不可者

則嚴而拒之子夏之論交如此子張曰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夫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從而尊之至於泥於衆人之中者亦必容之而不之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之至於一無所能之人亦必矜之而不之絕可者固在所與而不可者亦無所拒君子之交當如此也使我果為大賢歟則於人何所不容我若不賢歟則人將先拒乎我而我何能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廣乎要之子夏之論嚴擇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洪子張之論得待物之洪矣而非擇交之道惟夫以上者為師之心辨賢否以合洪先大之度待天下則自無迫狹與泛信之弊矣

【附解】李九我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真註所聞泛說不必說聞之夫子○賢是成德之稱善只一長可取衆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義○蒙引君子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則方是把子夏言來破了上二句虛說我

雖小道章

【總旨】陳筠堂曰此重經世之學○困勉錄此當與君子不器參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本義】子夏曰理無往而不在故雖百工技藝之小道亦有濟於民生有資於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若推而致之天下國家之遠則必窒礙而難通是以君子所志者遠所務者大而於此區區之小道有所不暇為也學者可不知所用心哉

【附解】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

○析衷曰小道不為便是只於大道盡心意也

日知其所亡章

【總旨】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本義】子夏曰人之為學未得則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則患其有遺亡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誠能於理之未得也則學如不及日惟知求其所未有及夫理之既得也則服膺弗失月無忘其所已能如此則工夫無間斷而一日有一日之功可謂好學也已矣

【附解】蒙引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言能亦然○勉齋黃氏曰求之繳

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
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博學而篤志章

總旨 說統此章只重心不外馳不必以致知力行分疏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大全 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存矣誠能博以學之以廣其聞見而又篤其志焉以求其必得切以問之不失於泛濫而又近以思焉不流於高虛此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能從事於此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可不勉哉

備旨 朱子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其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存疑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也○切問切於己者問也此處要看得分曉當隨各人切己處問方是如就他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切己若將己力說未能到及非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不切己○近思是思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為近也言不可求之遠也○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勉齋黃氏曰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存疑博學則心有所繫篤志則心不泛切問近思則心不馳於虛遠故曰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二者兼至方仁在其中若心不外馳而所存未熟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總旨 新安陳氏曰集註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大全 子夏曰天下事居之有定所然後術業可專為之有成法然後功效可集故百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必居於肆則心專於藝而不及乎他乃能成其事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必務於學則心一於理而不馳乎外乃能致其道欲求道者可不務學乎

【附解】存疑學不外知行致其道者不惑於他岐而必以正道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半塗而廢也須兼此意○徐自溟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强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總旨】存疑此當以過而不改來參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却又有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本義】子夏曰過貴於改若小人之有過也必曲爲文飾而自欺以欺人此其所以爲小人也

【附解】徐巖泉曰必字見小人自欺之心

君子有三變章

【總旨】折衷此子夏形容有道者之氣象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本義】子夏曰成德君子形於一身之間者有三變焉遠而望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有威之可畏也若然似不可得而親矣及其近而就之又見其色溫氣和藹然春風之可掬若然似可得而狎矣及聽其言也則是是非非確然不易又有凜然不可犯者存是豈君子有意而爲之者哉蓋其盛德之至自然而然也

【附解】存疑此君子不是直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蒙引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卽之也溫指見於面者○勉齋黃氏曰儼

者乎莊而足畏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峯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

信而後勞其民章

【總旨】折衷此子夏示君子以事上使下之道也二段俱重上句下句只反言以見其當先信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本義】子夏曰君子事上使下必以誠意交孚爲本如勞民之事非民所樂從必平日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愛然後

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若素未交孚則勞民所以安其生而民反以爲厲己也諫諍之言非君所樂聞必平日我以誠心愛君而君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若素未交孚則諫君本以成其德而君反以爲謗己也然則君子於上下之間可不知所先乎

【附解】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己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雙峯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致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交爲主○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存疑信而後諫然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爲政民欲殺之是也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心耳非謂未信者不可使民諫上也

大德不踰閑章

【總旨】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蒙引子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己所以有弊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本義 子夏曰人之爲學貴識其大如君臣父子之間出處進退之際凡其大節所係者一一皆盡其道而無越乎規矩之外則於小小節目如動靜語默之微雖或少有出入而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其大而徒拘拘小廉曲謹之爲奚足貴哉

附解 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勉齋黃氏曰子夏只要歸重大節小德出入可也其言不可以不務其大正形容大德不可踰閑○困勉錄下句原是要形容大德之不可踰但形容得太過耳勉齋之說亦非遂爲子夏回護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總旨 或問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放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第一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

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本義 子夏以篤實爲學故教人先從下學處用功子游不知而譏之曰道有本有末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也吾觀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洒掃應對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耳若本之所在則全未能有如之何其可哉

附解 祈聞編子游以洒掃等爲末其所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註故云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

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
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
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
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
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存疑子夏聞之而歎曰噫言游謂我但敎門人以末而不敎
以本此言過矣君子敎人之道非以孰爲先而傳之焉非以
孰爲後而倦敎焉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其類之
大小固有別矣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工夫之生熟
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敎人之道
焉可誣也若夫合下始終兼備無所積漸而無不各極其至

者其惟聖人爲然乎豈
可責之門人小子也

附錄翼註二君子之道俱就敎人者言二孰字只在君子心
上說蓋敎有先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也末句只重唯字
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對看孰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後
譬諸草木言敎不得不分先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
○問有始有卒朱子曰此不是說聖人敎人事乃是聖人分
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
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敎學者則須循其序也○雲峯胡氏
曰程子第一條說敎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
條說理無二致是
矯子游之偏也

仕而優則學章

總論蒙引二句不說者各有所指上句爲已仕者言下句爲
未仕者言然仕而學然字說出本文中意又只二說相須側
觀者
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
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
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本旨子夏曰學所以爲仕之本仕所以見學之用理同也而
其事異如已仕而在位者則仕爲重必先盡其仕之事待暇
業有餘力之時然後究古今明義理而從事於學則所以資
其仕者益深矣未仕而爲學者則學爲重必先盡其學之事
待漸養有餘力之時然後行其義達其道而出仕從政則所
以驗其學者益廣矣此可見仕與學不可偏廢而尤當先所
重也

發明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
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爲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

物致知爲事故曰事異○翼註兩優字不同上優
字則公餘暇日下優字是學成了非是暇日之謂

喪致乎哀而止章

總論蒙引子游蓋亦激於當時之節文習
熟而哀戚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
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本旨子游曰世之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真
情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但於其哀痛之心推之以至其
極而止矣何
以文節爲哉

〔附考〕翼註自哀而外文飾皆其餘事故曰止

吾友張也章

〔存疑〕李毅侯曰二章雖只一意但曾子之詞直子游之詞婉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本義〕子游曰吾友子張之為人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雖能也然而外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

〔附解〕雙峰饒氏曰行過高僻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新安陳氏曰難能是稱美未仁方殺是不滿之意然難能從行過高來則即其難能處亦未得為盡善矣

堂堂乎張也章

〔總旨〕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務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向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本義〕曾子曰朋友所以輔仁然必專心於內者而後可彼此相助而為仁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張也惟致飾於威儀修整其容貌而已其務外自高如此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亦不能輔人之仁難與並為仁矣

〔附解〕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病其也○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志而後可進故如回之回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為仁也

吾聞諸夫子章

〔總旨〕蒙引朱子解言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本義〕曾子曰吾嘗聞諸夫子人於他事容有未能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者必也於親喪乎其哀痛惻怛蓋發於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而非有矯飾也是則親喪宜無不盡其心者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何如哉

〔附解〕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蒙引朱子解言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孟莊子之孝也章

〔總旨〕說就此章不重在不忍忘親上蓋獻子賢而忠於魯所用所行必足以庇上輔國不改亦自見父忠心而成其未竟非曲謹無為者等也只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故曰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本義】曾子曰吾嘗聞諸夫子云孟莊子之孝於親也其他如事生事死雖足爲孝然猶可能也惟其父沒之後不改父所用之臣與父所行之政是爲難能也蓋莊子之父獻子賢而相魯其所用乃賢臣所行乃善政莊子不以己私而替父德宜夫子獨美之哉

【附錄】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

所謂難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總旨】李衷一曰此章欲治獄者端其本哀矜二字有反己自脩之意非但恤刑而已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本義】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因問治獄之道於曾子曾子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然後刑罰加之也當今爲上者自失其養民教民之道以致民心渙散而不相屬以啗於罪戾而陷於刑戮者非一日矣爾爲士師當念犯法雖在於民而所以致之則由於上治獄之時如或得其犯法之情實則哀憐之矜惜之視之有若無辜而加惻隱之意焉勿謂我能得其隱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則用法平恕而不刻可以無忝士師之職矣

【附錄】存疑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只養而只使者不專是養也○蒙引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翼註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情字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瀫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如此

紂之不善章

【總旨】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爲紂分疏其意在下二句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本義】子貢曰古今言惡者莫過於紂其實紂之不善亦不至如人言之甚也只因其置身於不善之地而居天下之下流遂爲衆惡之所歸耳是以君子常自警省深惡自居於下流使天下之惡皆爲己歸焉

【附錄】翼註惡非惡人乃自警自戒之意

君子之過也章

總旨 說約此章與小人之過也必文參看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本義 子貢曰人孰能無過若君子之過也就如日月之食焉方其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則復於無過人又皆仰之不如日月之蝕食而無傷於明乎然則過亦何損於君子之德乎

附解 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當做而無瑕疵故人皆仰○蒙引更改只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蓋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人皆仰之處爲是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總旨 困勉錄師字因學字生蓋有學便有師而惟其無往不學故亦不可以定師目之語意仍歸結在焉不學上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本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理無不周知果何所從學而然也

附解 翼註公孫朝所問甚淺只見夫子博學多聞故問從學何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本義 子貢曰夫子所學者道也帝王之道備於文武其一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跡雖今已遠然未至落於地猶在人也人之賢者識見宏遠則識其綱領之大而道理寄於賢者矣人之不賢者識見淺近亦識其條目之小而道理寄於不賢者矣蓋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於是夫子或從賢者而學其大或從不賢者而學其小無往而不學也無往而不學則無往而非師矣而亦何常師之有此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也

附解 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則不容如此立言矣○蒙引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爲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或問在人之人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若人太廟每事問則祝史亦其一也○雙峰饒氏曰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存疑未墜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至句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

總旨 說統此章總是發明聖道之難窺宮牆以下俱是設爲之詞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本義 叔孫武叔語衆大夫於朝曰人皆以仲尼爲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聰明才辯實賢於仲尼

附解 朱子曰聖人固自謙抑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當吳之強大與晉爭衛侯復齊之謀請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以謂賢於仲尼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本義】子服景伯以叔孫之言告子貢子貢曰人之造詣高卑深淺各有不同試言之內宮外牆之間賜之牆也僅及肩耳牆卑則室淺故不待人其門但從外窺之凡室家中器一物之好人皆得而見之是賜之道淺而易見如此

【附解】宮引譬之宮牆言賜之道與夫子之道譬之於宮牆此下只說宮牆並無一句實指喻體也○三魚堂講義編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賢否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乃在宮內分別非關牆事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本義】若夫子之牆高有數仞牆高則宮廣故必得其門而入而後可見其中之所有也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如宗廟氣象之華美百官威儀之盛富不能見之是夫子之造詣高深難測如此

【附解】說統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說言之尚未局人亦未說到難入處○困勉錄美是光輝意富是充實意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本義】今之人得其門而入者蓋亦寡矣則不見其美宜乎其淺視之不見其富宜乎其淺視之如夫子賜賢之云自據所見而言亦何怪其然乎是則子貢之曉景伯以尊孔子鄙武叔者可謂至矣

【附解】說統得其門者或寡雖概指天下人已隱隱道著武叔○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總說】正解此章見聖道之不可踰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

知其分量

【本義】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毀謗之子貢曉之曰爾無用為此毀也仲尼固不可毀者也蓋他人之賢者所造雖高不過丘陵也有賢之出於其上者猶可得而踰也若仲尼之為聖冠絕等倫直是日月也自生民以來誰得超其上而踰之焉人雖欲毀謗以自絕於仲尼其何傷於日月乎祇見其不知自己之分量也而可以毀為哉

【附解】困勉錄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於仲尼有損於己說○說統他人亦不可看得低了如伯夷伊尹之類是也○說約日月喻高不喻明○翼註猶可踰也無得而踰焉就賢者就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其何傷於日月乎此日月就作仲尼字面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總說】說統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言之因子禽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

不可以德
業平看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本義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只是務為恭敬以推遜其師也以貢論之仲尼豈賢過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本義 子貢責之曰君子一言而善則人皆以為智一言不善則人皆以爲不智智與不智係於一言故言不可以不慎也今子之言亦不知甚矣

附錄 湯霍林曰智不智不就權衡人品上說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本義 子貢以夫子為可及耶不知夫子之德生知安行不思不勉其不可及也殆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也知登天之難則知夫子之不易及矣

附錄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喻之意斷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本義 夫子之不可及者於何而見吾試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則其動物之效正所謂養以植立之而民生斯遂教以引道之而民行斯從立之之固益加安養以綏之使之恆得其所而民斯愛戴而來附道之之深益加鼓舞以動之使之其德日新而民斯不變而和協將見其生也則莫不尊親而極其榮顯其死也則如喪考妣而極其哀傷其感人之速而入人之深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如之何其可及也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

附錄 困勉錄 邦家活看天下亦是邦疏云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因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存疑夫子之不可及註以化不可為謂之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正是化不可為處蓋立道綏動事業之大人所可為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感應神速此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為也○註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斯立斯和四句生榮死哀只就這上見得非有外也○蒙引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也○勉齋黃氏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章

總旨　雙峰饒氏曰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本義　記者歷敘帝王之道以見聖門道統之所由傳也昔帝堯將禪位於舜申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曆數之統天實司之今爾德當天心則天之曆數在爾躬矣然天命豈易承哉天下事事物物各自有中爾惟心無偏著凡處事度物俾能執其中而不失則天下蒙福而天心永眷若不能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亦永絕矣可不戒哉

附解　蒙引　堯曰咨句嘆歎辭也爾舜句○或問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執其中不能期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說統中字在政事上看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本義　舜後禪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無異詞也

附解　朱子曰堯當時告舜只允執厥中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本義　禹之後有曆數而得天下者則為湯湯既伐桀而告諸侯曰予向之伐桀也請於帝曰予小子履敢仿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夏桀無道得罪於天我當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也我用之而不敢蔽蓋此有罪有德皆簡閱在上帝之心或赦或黜或用或蔽有私意於其間乎我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而今既為天子其責尤重矣若朕躬有罪乃朕所自為無與於萬方之臣庶也若萬方有罪乃朕之所御乖方所致罪實在朕一人之身也

附解　困勉錄　帝臣不專指伊尹○簡在帝心總承命討說○徐徵齋曰此節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而簡在帝心以

上則自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詞也予小子履六句見
上帝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是在已寄
託之重而恐然
有任天下之懼
【附錄】記檀弓夏后氏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
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尙赤大事斂
用日出戎事
乘騵牲用騂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
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
本於此
【本義】湯之後膺厤數而有天下者武王也武王克商
大賚於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善人是厚而已

【附錄】困勉錄大賚二句只一意謂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
說統大賚五節記者零碎收拾湊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
詞或述其事句句
要見反商之政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多仁人
【本義】武王之初伐紂而誓師也其言曰紂雖有至親之多然
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家之多仁人此以人事決其有必克
之理也其既伐紂而得天下而告諸侯也其言曰百姓有過
是已處之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在予一人不在百姓此
亦以天下爲已責
與湯同一心也
【附錄】蒙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二句人都想不得聖人意
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爲已任直是要盡君天下使無一
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
於善也不然只悠責已何爲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本義】夫武既以天下爲已責矣見於權量則謹定其規則而
輕重大小無復參差於法度則審而於禮樂制度無
復混淆於官職則脩舉其廢墜而有司庶府無復曠闕由是
民信立風俗同庶務畢舉而凡四方之政莫不大行而無阻格
焉
【附錄】存疑紂爲不道官府所用皆取於民者必過其則而民
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
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爲
不道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墜多矣則取而研
審之何者爲過何者爲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
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困勉

錄廢官兼非其人缺其職說○蒙引政行說在外與下文天
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云就是四方之政行○
困勉錄謹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來總是武王以天下爲已責之實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
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本義】至於前代帝王之後國已滅者則興之使復有其國系
已絕者則繼之使不失其祀賢人廢棄在下者則舉之使野
無遺賢由是德意所感合乎天下之公
心而天下之民無不翕然而歸心焉
【附錄】蒙引興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
○說統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翼註上是盡義截然齊一
下是盡仁
藹然太和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本義】至所最重於民者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喪祭之禮以敎民孝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
【附説】約紹聞編云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愼終追遠固教之本也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本義】合而觀之大凡有天下者誠能寛以宅心則萬物一體人必歸之而得衆信以行政則君不欺民民亦不欺君而於我乎倚任焉勤敏以圖治則百度振舉而有功好惡刑賞一循乎大公而無偏黨則天下悦服帝王爲治之道又孰有過於此
【附説】雲峰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爲中湯武以征伐爲中泛言之則曰寛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新安陳氏曰寛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四書鏡此只重寛信敏公不重得衆等效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翼註】夫子告顔淵爲邦亦以法戒告子張問政告以美惡蓋惟戒而後法盡善惟屏而後尊無疵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本義】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如作爲斯可以從政矣子曰政之美而致治者有五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惡而害治者有四必懲艾而屏絶之取舍當而治道舉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子曰凡惠必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捐已之所有而人自蒙其利於無窮勞必多致民怨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反樂於趨事而不怨欲易至於貪君子雖亦有所欲然於已有所得於人無所求而不爲貪泰易至於驕君子雖若泰然自得却無一毫矜肆之意而不至於驕威易失之猛君子雖有威以臨民却不至於暴厲難堪而或猛五美之目如此

【附説】翼註從政只泛説行政○尊有敬以持之之意屏有嚴以絶之之意○説統惠勞欲泰威俱就政事上説而美則於不費等見之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本義】子張曰旣惠於人必費於已何謂惠而不費夫子因備舉五美之實以告之曰以府庫之財與人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若夫四時之和原隰之利五方之財皆民所自有之利也我惟因之而爲之樽節經理以利乎民初非分我所有以與之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心本不欲勞民不得已擇可勞者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民自忘其勞矣又何怨仁覆

之念不至兼利萬物其欲不止有若貪得無厭者然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無論事之小大一心於敬而無敢慢則所應接畢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從敬來而非有心於簡傲也何驕之有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持身之嚴儼然於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以威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此五美之實所當尊者也

附解 此純用雖民間所自有然非人主爲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因之所在即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出○莊忠甫曰時可勞而勞則不怨違事可勞而勞則不怨僝力可勞而勞則不怨勤分可勞而勞則不怨使○蒙引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小註只當已言凡從政時處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此與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同彼是隨求而隨得之意此只是欲仁字並○無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本旨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爲人上者欲民爲善當素教之教之不從乃可加刑若平素未教而遽殺之則殘酷不仁謂之虐欲民趨事當先戒限之而後可責其成功苟不戒之於先而遽考其成則急遽無漸謂之暴有所徵求於民必先期出令而後民知所從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乃迫其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有意害民謂之賊至於有功當賞即斷然賞之而人始懷其惠若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出此納彼之際乃或遲疑吝嗇而不果於與則是有司爲人守財不得自專者之所爲也豈爲政之體乎此四惡之實所當屏者也尊美屏惡於從政乎何有

附解 存疑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略相似然不戒視成是出於無心故謂之暴慢令致期是出於有心故謂之賊此其不同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朱子曰此一惡比上三惡猶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也○雙峰饒氏曰上三者是惡道之惡下一件是惡俗之惡○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爲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爲也

不知命章

總旨 說約此章注眼在知字不在君子字○蒙引此章自是三段不與三畏章同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本旨 子曰學者有大端以知爲要如稟於生初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必知命則吉凶禍福惟命是安而可以爲君子矣若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行險徼倖將無所不爲而陷於小人之歸矣何以爲君子也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

附解 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就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

見刀鋸鼎鑊○案引知命非特泛泛然知之而已是臨利害之際而一惟命之安乃為知命○雲峰胡氏曰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日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參證 禮所以持身者也人必知禮乃能檢攝威儀堅定德性而可以自立矣若不知禮而於品節度數無詳明檢察之功則進退周旋若無準則必至耳目手足惶惑失措何以能自立乎甚矣禮之不可不知也

講餘 紹聞編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雲峰胡氏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惘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發明 人之邪正不可不知○[illegible]而其要又在知言言之是非得失皆人心之[illegible]者故人之言不能知其是非得失則人之邪正無由[illegible]人乎甚矣言之不可不知也知斯三者則[illegible]而無遺而君子處世脩身之道備矣

通解 雙峰黃氏曰知命知禮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雲峰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而[illegible]此篇前二章皆言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三終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旣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

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

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得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

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四

長洲戴　鉉　扶孚手輯　同學諸子參訂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章

〔總旨〕徐儆弦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則此則純王雜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劈破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本旨〕孟子在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適梁也王以禮招賢遂自鄒至梁以見之欲行道也

〔辨疑〕存疑見梁惠王傳或謂答其禮或謂欲行道要孟子本意是欲行其道而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則有可見之義爾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强兵之類

〔本旨〕王問曰叟不憚千里之遠而來夫豈徒哉亦將有深謀長策可以利益吾國乎

〔附錄〕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孟子此利是功利之利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本旨〕孟子對曰王有志於致治興邦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是君固子民立綱陳紀的大道合此不言而言利豈孟子千里見王之心哉

〔講解〕朱子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雲峰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蒙引〕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說統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

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illegible]夫利欲之非正固不可求。況求利又自有其害乎。王一國之表率也。王若惟利是求曰何以利吾國。但見利風一倡。人皆效尤。爲大夫者便曰何以利吾家。爲士庶人者便曰何以利吾身。上以利取下。下以利取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國從此危矣。將見萬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地位相近。則凌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公卿於天子萬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千乘焉。大夫於諸侯千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百乘焉。所得不爲不多。此正義之所在。而可以相安矣。若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縱欲貪緊。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必不饜足也。求利之害何如哉。

[illegible]〔存疑〕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定是取之於臣民。所謂損下益上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一定是取之君與民。所謂攘奪其君。朘剝其民也。故曰上下交征利。○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千乘之家。大註分明謂天子之公卿。蓋本萬章下天子之公卿受地視侯說。大抵是要家字端的。未可輕疑妄議。○〔說統〕後義先利。雖上下之人說。卻根上好利來。○〔蒙引〕萬乘之國至不奪不饜。皆是說國危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饜。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說統〕以首句爲綱。王爲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啓之。害之延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爲尤切。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illegible]仁義之至正。固所當行。況行仁義。又自有其利乎。是故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未有人仁而或遺其親者也。義主於敬。而敬莫大於尊君。未有人義而或後其君者也。誠使上有躬行仁義之君。則下有感化仁義之人。人既感化於仁義。心必愛戴於君親。然則爲君者尚亦有利哉。

[illegible]梁無知曰。上說危說弑說奪。則遺親後君極矣。若夫仁義。斷無此禍。未有二字。是反上文而決言之。○雲峰胡氏曰。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蒙引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節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
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
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
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本義】夫求利之害如彼仁義之效如此則天理人欲之間關於治亂安危者大矣王欲爲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啓危亡之禍哉
【附錄】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說統王亦曰仁義而已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而是要他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

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illegible]】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己興亡乃其效也○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掇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本義】孟子見梁惠王適王立於池沼之上因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曰賢者之君亦樂此乎蓋慚其所樂之不正也
【附錄】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蒙引賢者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宜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此字指鴻鴈麋鹿不兼臺池言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本義】孟子卽因其所樂而引之以當道故對之曰王勿謂賢者不樂乎此正惟賢者而後能樂乎此若不賢者雖有此亦不能樂也
【附錄】雙峰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慙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南軒張氏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爲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困勉錄二句只虛說爲是下二節方發明其意存疑謂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似非此節語意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

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
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
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
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
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
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
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本旨】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詩云文王始作靈臺方經度營謀庶民已相與攻治之不日之間卽已成之雖經始之時王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踴躍如子趨父事所以不日而成也。臺旣成矣。臺下有囿也。王在靈囿則見夫麀鹿馴伏而不驚。麀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囿中有沼也。王在靈沼則見夫魚之跳躍者充滿於池中。詩之所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宜乎民以爲厲已。而民乃趨事亟成而歡樂之且稱其臺曰靈臺。稱其沼曰靈沼。嘗其倏忽而成若神靈之所爲者而又樂其囿中之有麋鹿沼中之有魚鼈而歎美之無已。民樂文王之樂如此。文王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由文王平日愛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與之偕樂故民亦樂君之樂。而文王遂能享其樂也。此臣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然則凡爲君者。可不常懷偕樂之心。以保其樂乎。

【附錄】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遊觀附。○蒙引。於歎美辭。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麀鹿同。皆是民樂文王之所有。不可謂文王自歎美。○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不是包前

其臺曰靈臺以下。○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亟之命。○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困勉錄。古之人卽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貼文王。講當於言外推闡。以見凡爲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徐元扈曰。此節中明賢者樂此句。文王以下。只就上詩詞中衍出其意。至與民偕樂。方是孟子議論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本旨】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湯誓曰。是日曷時而喪乎。予寧及女偕亡。書之言如此。夫桀獨樂而不恤其民。至於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當此之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於上哉。此臣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則凡爲君者。安可稍存獨樂之念以失其樂乎。王亦勉爲賢者而已矣。

【附錄】困勉錄。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貼桀說。註引此以明云云。亦當補在言外。○說統。豈能獨樂句不必說到喪亡民情到偕亡地位。滿目皆愁慘之象。作心下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故能豈能相叫應。正見人君不可不公樂於民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總說】說統。按通章當以盡心二字爲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爲之也。看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者。特民間之粟耳。而況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耶。孟子抉出病源。以動其不忍之良。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本旨】梁惠王自負其恤民之政。而示孟子曰。寡人之爲國也。其於恤民之事。可謂竭盡其心而無以加矣。如河內凶荒則

移河內之壯民於河東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或河東內荒其移民移食亦有如救河內者然我備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凶之時然皆漫無料理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鄰國而歸寡人也乃今鄰國之民不見其加少寡人之民不見其加多其故何也

【附釋】說統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之事○何也二字是推到歲凶上去見得人力無如之何便含罪歲意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喩塡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

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彙參】孟子設喩以曉之曰王素好戰請仰以戰爲喩夫戰者兩軍相當塡然鼓之兵刃旣接勝敗以分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至百步而後止或至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近笑彼百步之遠則王以爲何如王曰不可戰以死敵爲功兵以死敵爲勇彼五十步者但未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其近而笑遠者之無勇哉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曰王若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蓋均之未能行王道也

【附釋】孫蒼塡塞也滿也言鼓音充塞盈滿於戰陳之際○東萊許氏曰衆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大提鐲進鐃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爲退　嘗聞鼓之之字非虛蓋指戰上而言也○存於戰以勝敵爲上走之遠近非計也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惠之莊行與否非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實故下二節遂言王道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

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椁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illegible]】王欲得民亦惟盡心於王道而已王道何始彼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撙節愛養之宜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愛惜民力勿妨其務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南畝而五穀不可勝食也洿池乃魚鼈所聚必禁絕密網勿使入於洿池之中則川澤不竭於漁而魚鼈不可勝食也山林乃材木所出必立制斧斤且待草木零落之時方許其入焉斯材木不可勝用也夫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者得遂其欲祭祀棺椁有所備而民之喪死者得盡其情是使民養生喪死兩無所憾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王本得

法制自此而可立敎化自此而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illegible]蒙引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然註云至冬乃役之者盡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何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興作與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日○汚也二字下有汚地靜自然者池是人所聚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爲山平面多草木者爲林○屬禁屬與禁也非謂嚴禁也○雲峯胡氏曰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此統不可勝食勝用只此生殖繁多尚未到人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無憾二字最重蓋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稍立人心不至渙散然後可以財制立法以圖經久○蒙引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舍是而他適此亦應前而加多之意○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殺魚材木之類時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滿王道未成不過初頭事下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㊂

魚堂遺編此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故下節遂詳立制之事王道之始要見王者猶未敢自謂盡心之意

[illegible]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註厲遮列也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別其地以限之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法以禁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國語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註槎斫也以株生曰蘖草木未成曰夭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敎則又近於禽獸故旣富而敎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illegible]由是而欲使百姓家給人足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須定爲經制一夫受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牆下都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生息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妨其耕耘收穫之時則民得盡力農畝數口之家可無飢餒之患矣凡此皆養民之事民

得其養則教化可施於是謹脩庠序之教所教之中又以孝悌爲重丁寧告誥以致其申重之義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爲代勞彼年高頒白之人無有負戴於道路者矣凡此皆教民之事夫教養兼舉而治化大行以至於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則人心無不愛戴四方無不歸往如是而不能一統天下以至於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王道之成也

附錄 蒙引二畝半在田曰廬二畝半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豚稚豕也彘牝豕也狗有三守狗獵狗食狗此是指食狗也○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雞豚狗彘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其畜養之利有限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蒙引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受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弗奪其時○與上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爲重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在所教耶○存疑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合教民意○蒙引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此說亦無憂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況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數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節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兼得品節了又或以五畝百畝爲法制勿奪其時勿失其時爲品節亦牽強○上節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也○盡法制節之詳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也○存疑裁成輔相之道即品所以左右其民輔民陳氏以輔相當養說左右其民當教說不是○困勉錄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

附錄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註胎懷孕者夭始生者○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併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註祈樂當爲新穀餘子猶衆子古者適子恒代父而仕上老父師庶老少師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

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本旨】今王平日不行王道養民無法乃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反使狗彘奪人之食而食之而不知檢制至於塗有餓莩又不知急發倉廩以行賑貸如是而民飢以死者乃王之罪非關歲凶也王乃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以兵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也兵也夫兵能代操兵者之罪而歲能代失政者之罪乎王誠惕然反己無歸罪於歲而勉行王道之始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風而來歸矣豈但加多於鄰國而已哉

【附解】蒙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說統無罪歲內便含罪己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蒙引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紓目前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

寡人願安承教章

【附解】新安陳氏曰此章戒梁王願民自養率獸食人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也○黃貞父曰此章提醒惠王處喫緊在為民父母四字而無後四字尤極痛切凡人主雖至愚不肯莫有不思利及子孫者借是以動其不忍之心此孟子極善開導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本旨】梁惠王因孟子之言而有感復曰行小惠不若行王政宜罪己不宜罪歲夫子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教夫子幸盡言而無隱也

【附解】蒙引安者出於中心之誠而無勉强也○〔淺說〕承教還有求教之意不是承上文之教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考證】孟子曰與一利不如去一害虐政除然後仁政舉今試問王殺人者或以梃或以刃兩者有以異乎王曰梃之與刃其器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本旨】又問殺人者或以刃或以虐政兩者有以異乎王曰政之與刃其事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附解】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梃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數演之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

矣

【本旨】孟子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蓋王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庖中有肥肉廐中有肥馬於是窮民有飢餓之色野外有餓死之人此何以異於驅禽獸而食人乎然則王以虐政殺人有與兵刃無異矣何不反求而亟圖之乎

【附解】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本旨】且如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與人無預人之見者猶且惡之況人君乃民之父母民皆賴以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

至於率獸而食人其視赤子之縣命反獸猶
之不如矣殘忍如此何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講] 新安陳氏曰以率獸食人譏其昏迷之甚引以爲民父
母觸其惻隱之本心○蒙引獸相食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
責而反爲殘民之事作俑
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
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
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
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

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
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
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講] 仲尼有言曰始創作俑以從葬者其人殆無後乎夫仲
尼深惡作俑之人者爲何蓋因其用生人之形爲送死之具
意涉於殘忍故也夫象人以從葬非眞致人於死也而仲尼
猶惡之如此况實以虐政殘民使民飢餓而死其爲不仁尤
甚於作俑者矣
如之何其可哉

[蒙引] 蒙引象人而用不必是用殺人殉葬之術也只謂天地
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illegible]何不[illegible]殺人也然
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illegible]今日寡人願安承教是
欲孟子教之也今孟子[illegible]殺人者而[illegible]無一
言教之何哉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
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卽其所以教之也[illegible]王曉之乎[illegible]已昏

之矣上章所
[illegible]意也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講] 說[illegible]章總言百里可王一句爲主[illegible]施仁政三
字爲[illegible]以省刑薄斂爲目而[illegible]神全在斂目二字上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
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
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
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
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

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講] 梁惠王曰吾晉國在先世時地廣兵衆天下諸侯之國
莫有如其強盛者爲叟之所素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則東
與齊戰兵敗而長子被殺西爲秦人所侵喪失河內外之地
凡七百里南又見辱於楚不能與抗此寡人所恥於先人也
今願爲先人一洗其恥如之何則可

[講] 說約寡人恥之存疑曰寡人恥及先人也故曰願比死者
一洒之死者卽先人也蒙說達說皆從之然孫疏云寡人心
甚愧恥之則下句
另作一項亦似可

[講]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
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
破○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illegible]商君詐[illegible]公
使衞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衞鞅遺
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

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
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
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
安邑徙都大梁○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
攻魏破之於
襄陵得邑八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illegible]孟子對曰王勿患喪敗之後不足以自振也苟有志自
强雖地僅足於百里亦可以王乎天下況以堂堂千里之梁
乎

[illegible]按引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
地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
義同○存疑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則須從賢皆不足言矣
把惠王所圖底事都撇了是何等規模何等氣象○[述]約註盡

行仁政遂
下不可用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
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蒙引]所謂百里可王者何如蓋王天下在於得民得民在於
行仁政而已王如施仁政以及於民於刑罰則省之而用法
以寬於稅斂則薄之而取民有制使民得以安其生業盡力
於農畝春而深耕夏而易耨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閒暇之日
修明其孝弟忠信之義入以此事其父兄出以此事其長上
夫民在平居之時既不失所有之常心則於有事之時必能
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可使制梃以撻夫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何強大之足慮乎

[illegible]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
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
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有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
又其效驗也○蒙引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
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
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存疑省刑罰只當其罪便
是不是人罪當死卻有了薄稅斂只是惟正之供○[述]註修
即脩整之脩不但是講明人事出事正是脩也○存疑出事
長上之道即人事父兄之道也人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
者所以事長也故孝弟忠信不分看爲是○蒙引可使制梃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言民樂於效死也非不用厥殺
也若不用厥殺則亦不用制梃矣○註尊君親上局本文可
使制梃句出事長上以下時言也脩者親上而樂於效死指
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困勉錄]可使

制梃是在我有必勝之形下
二節是在彼有必敗之勢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
散

彼謂敵國也

[illegible]夫秦楚之堅甲利兵未易當也而可以制梃撻之者正
以彼秦楚之君不能省刑薄斂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力田
以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凍餓而衣食無所給兄弟妻子離散
而家室不能保此惟救死而恐不贍何暇脩孝弟忠信之行
哉

[illegible][困勉錄]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關說○[蒙
引]彼奪其民時云云何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文相
應而意
亦方足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參說】彼爲政不仁以陷其民於阱溺其民於水如此民怨之深矣王乃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暴虐之罪彼民方樂歸之不暇夫誰有與王爲敵者乎此彼之堅甲利兵無所用而我之所以制梃可撻也○【附錄】蒙引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云云○夫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爲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是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存疑】是以古語有曰仁者無敵知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可王非無實事而徒爲是迂闊之談王請勿疑而決然行仁政以王可也何雪恥足云哉

【附錄】淺說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之所爲耳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

孟子見梁襄王章

【總論】說統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久旱易爲雨勞民易爲仁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附錄】梁惠王子襄王嗣位孟子見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存疑】知其不足與有爲乃出而語人曰吾之見王也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度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焉且卒然急遽而問我曰今列國分爭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吾對曰天下之勢分則爭合則定人君能合天下而一統之則號令出自一人而無有敢違命者天下自此定矣

【附錄】新安倪氏曰左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說統定以勢言指兵革寧息說一以權言指政歸一統說○或問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議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議耶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譏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爲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

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

孰能一之

王問也

王又問曰今列國之君勢均力敵孰能統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對曰必也以愛人為心以好生為德而不嗜殺人者為能統一之

與註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為世人牧之絕無也○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王又問曰當此之時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統屬叛君者有罪去國者有禁雖有不嗜殺之君孰能合彼嚮此而歸之也

與註孰能一之以君言孰能與之以民言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對曰當今天下之民莫不願得所依賴而歸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之生意槁矣正亟於望雨之時也天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浡然興起發生甚速矣其苗之興如是孰得而禦止之耶知苗則知民矣今夫天下之君以牧人為職者皆重刑厚斂爭城爭野以致民於死而不恤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之主出於其間則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就如旱苗之望雨一般莫不延頸舉首皆欲得之以為君矣夫誠望之如此其切也則其民之相率歸附其勢猶流水之就下沛然一往孰得而禦止之哉此所以謂天下莫不與也王與我問答如此

折衷天下莫不與也此句且虛下以苗喻民正言莫不與之意○蒙引其如是孰能禦之就指苗之浡然興言○翼註望以心言歸以身言○蒙引此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存疑通章主意在是心足王一句是就齊王見牛一事而許之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是齊王不知是心足王底道理老吾老一條是答他所謂是心足王者在舉斯心加諸彼耳即註所謂擴而充之也五畝之宅一條乃舉斯心加諸彼實事○翼註全章分五段看首節至是心足王是黜霸崇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内保民二字乃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廚是啓王以察識次段至善推其所爲是啓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撝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末段説到制民恒產正是保民之實政○困勉錄自王説曰至折枝之類也另是一段是明其可以保民而王自不爲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

諸侯者

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爲盛其當時服威定霸之事亦可得聞乎

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爲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爲宣王○蒙引所問在此所志在此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

孟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羞稱五霸無有言及桓文之事者既無所道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若王有志圖治必欲臣言不已則有王天下之道乎此固臣之所願可爲王言者也

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蒙引王謂王天下之道道至重對上文桓文之事説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人君之德誠足以保民則得民心而王天下其勢莫之能禦也

存疑德字虛下保民即德也○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保民而王一句爲此章之綱領○説統此處保民慢露心字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如凉德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對曰可王曰夫子何由知吾之可以保民也對曰臣嘗聞之王之臣胡齕曰王一日坐於堂上有牽牛而行過堂下者王見之問曰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釁鐘王

曰舍之吾不忍此牛之觳觫恐懼其狀似無罪而就死地誠可憐也牽牛者對曰王既不忍殺此牛則將廢釁鐘之事歟王曰釁鐘大事何可廢也其以羊易之臣所聞胡齕之言如此不識果有此事乎【蒙引】釁本釁郤今日釁鐘則是因鐘之釁而釁之謂釁釁也作活字看○說約若無罪而就死地又自解其不忍意○說誠若字從觳觫上形狀之辭不必將人形說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講】王曰此事誠有之孟子遂就此開導之曰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此不忍之心自足以保民而王矣然百姓無識則皆以王爲愛其財而以羊易牛也臣由王不忍其觳觫之言思之固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故許王之足以王也【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覩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蒙引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遂緊執著不忍字一闢一闡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是心足以王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爲有諸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存疑既因是心足以王便罷又說百姓皆以王爲愛又說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又說牛羊何擇何也此是孟子機關見識欲轉撥齊王處蓋欲使轉深思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也以羊易牛之故見牛未見羊而已然直告之則他不覺都無意味了故用百姓皆以王爲愛一語去起發他○蒙引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

蓋人皆有不忍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說約察識擴充是王內尚不可用○困勉錄集註所謂擴充者只是擴充其心而政自該在內後面說推恩說發政說制產雖俱就事上說然皆本心上來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講】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易牛之事其迹似吝誠有如百姓所譏者然齊國雖褊小吾亦何至愛一牛之小利特不忍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說約】然字亦大槩肯肯之辭誠有百姓照上爲愛句齊國以下照上不忍句俱是依樣葫蘆語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講】孟子因難之曰百姓以王爲愛王亦無怪其然也蓋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迹本可疑彼百姓惡知其爲不忍之心也王若果是不忍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牛畏死羊亦畏死何所分別而乃以羊易牛乎誠有

難於自解者矣王至此亦無以自明乃笑曰我當日此心誠何心哉我若非愛惜一牛之財而胡爲易之以羊也不忍於牛而獨忍於羊卽我亦有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爲愛不亦宜乎

質註古人文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也○蒙引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之謂我愛也○註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

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孟子又爲之解曰以小易大雖難解於百姓之疑然亦無傷也仁雖無所不愛而見聞感觸之時亦自有斟酌變通之術今王於難處之中得善處之法是乃仁之術也何也蓋時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時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術者如此大凡君子爲仁莫不有術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而祭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將何以處之是以君子身遠庖廚使其死不接於目聲不聞於耳固所以預養不忍之心而廣其爲仁之術也王所爲正合於君子又何傷哉

蒙引此仁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具於心用不得術也○朱子曰術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卻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著有箇巧的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旣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質註不忍一牛以是仁之曲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爲禮所妨礙是爲仁術勿以牛得全鐘得釁不說○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積得去有甚盡時○宋羽皇曰見牛未見羊此句正釋牛羊何擇○蒙引庖廚庖取烹飪之義周禮有庖人廚庖屋也○預養其心卽廣其爲仁之術也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雲峰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蒙引君子之於禽獸也至遠庖廚也此因見牛未見羊及之孟子開導齊王本意不重在此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

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宣王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而說曰詩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而得之夫子之謂也夫以易牛之事我乃自行之以及反之吾心求以小易大之故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夫子以見牛未見羊言之遂於我心戚戚然有動於中而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焉向非夫子忖度吾心則我何自而得吾心哉但此心甚微而王道甚大夫子乃曰是心足王吾不知此心之合於王者果何在也

蒙引夫子言之專指仁術一條○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新安陳氏曰此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
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存疑此心不從外得者若是從外
得底物一過就忘了今有感觸而前日之心復動可見此心
原是固有底不從外得也未知反本而推之本對末言親親
是本愛物是末因其愛物而知此心不從外得反諸其本自
親親而推以仁民愛物也○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畧
能察識自此以下孟
子皆教之以擴充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
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
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
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
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
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
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大全 孟子因齊王未知不忍之心可擴充以保民乃設辯以
詰之曰有告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
一羽之輕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細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
王亦將信其言而許之乎王曰否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
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曰王既知此則知是心之合於王矣
蓋物與人異類用愛頗難民則與我相親加恩甚易今王恩

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而察秋毫也而德澤不加於百姓
是不能舉一羽而見輿薪也其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非無力也只爲不用其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爲不
用其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爲不用其恩焉既不
肯用恩因以不王故王之不保民而王者
乃能之而不爲也非欲爲之而不能也

小註 雙峯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推廣仁術則
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蒙引用恩與推恩有別用
言親親亦爲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物亦用恩也推恩則有次
第○說統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有恩
但自不用耳爲不用
恩正獨何與之故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
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
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
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

講義 王曰不爲者與不能者固甚異矣敢問其形狀果何以
異曰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泰山以超北海乃天下所必無
之事以此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至於奉長者之命而
爲之折枝則初無難事以此語人曰我不能是不肯爲也非
不能也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此今王有不忍之
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
之類而阻於不能王之不王
乃折枝之類而由於不爲也

○ 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
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

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

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小註】夫王之不王。固繇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已必也先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幼無一人不被我之恩澤以之措置一世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統御乎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心具此仁舉斯心而加之寡妻兄弟家邦而家齊國治總不外於此心之運用而已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皆不外乎一心之推如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甚心所推乎故誠能推心以施恩則包含徧覆雖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無

難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則衆叛親離雖妻子至近亦不可得而保矣考之上古帝王其功業隆盛所以大過於人而非後世所能及者豈有他道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為之恩而不失其當然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豈無其故哉

【[illegible]】存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當屬上文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何方語脉相貫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在後面五畝之宅一條是也○蒙引引詩重在序上解詩就一心字出以應前是心字○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盡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故推恩故字緊承言舉斯心說來○蒙引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功業言○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為○註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面反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輯註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此獨何與是起下

與兵構怨○存疑推恩意思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二句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句來照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刑于寡妻云云故推恩二句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三句是引古人以證之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直詰之直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

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illegible]】夫質有輕重必權焉然後知之數有長短必度焉然後知之凡天下之物其不可無權度者皆然而心之應物其用情之當輕當重當長當短苟不以本然之理爲之權度則所行錯亂又豈但一物之失已哉是心之不可無權度所係爲尤甚也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請以本然之權度度之則知心之仁民者宜重且長愛物者宜輕且短而有當然之序耳

【附解】蒙引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尺然實當作活字看○朱子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

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蒙引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朱子小註云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又云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萬事差所以心爲甚此二說俱與大註小異看來只在不可不度上看甚且其曰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心安有輕重長短須應物時就那物上方有箇當重而長底或有當輕而短底又曰心差了萬事差如此則心之不差只消一度字蓋事至物來千態萬狀其輕重長短當隨物賦形惟在居敬窮理以照之耳若謂心一差則萬事都差則未應物時初何差之可云既應物則又未有萬物一時俱差者大抵應此一物差固是心差應彼一物差亦是心差差字面所該亦廣如此有方可通○慶源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頗處言之也心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本義】夫仁民之心宜重且長而吾王反輕且短者豈是欲興動甲兵以驅士臣於危亡之地而構結仇怨於諸侯然後快足於心與不忍一牛之死而忍萬民之命王試度之則其長短輕重較然可知矣

【附解】說挑與甲兵三句串說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於百姓處○曰然後快於心與又是挑動他不忍之心見得愛民之心亦所必有但爲欲所蔽耳○【存疑】上註所謂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蒙引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對言之度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單言一事之度也○【困勉錄】註曰欲其以此而

度之也蒙引謂此又是一重度了最是不可以此節爲正解王請度之也蓋集註不過謂此節亦有度的意思其實此節度又非上節之度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本義】王曰否此三者非可快之事也吾亦何快於是吾所以不得已而爲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附解】慶源輔氏曰註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牛之觳觫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
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
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
求魚言必不可得

孟子曰王之所大欲臣可得聞與王但笑而不言孟子
固已知其欲之所在乃設言以探之曰王之大欲意者爲肥

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煖之衣不足於體與抑爲華采之色
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於耳與便嬖幸之人不
足使令於前與凡此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
是而汲汲以求之哉王曰否吾原不爲是何足爲大欲而
求之也曰王所欲既不在是然則王之所大欲可得而知已
蓋欲闢廣土地朝服秦楚臨御中國安撫四夷使天下一統
然後王之大欲始遂也然所欲既大則其所以得之者亦大
欲以興兵構怨之爲而求一統無外之欲猶緣木求魚決無
可得之
理也

翼註 肥甘五項孟子明知王不欲此乃先以探之者見
得除了此五項必定是圖王業了再無走路矣○王之諸臣
二句似冷實是輕視齊王口氣盡在廷之臣不過頤指氣使
供耳目口體之人耳可謂齊無人焉○蒙引必辟土地然後
朝得秦楚既辟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俱我所莅而四夷於
我乎撫矣莅中國而撫四夷此句又要看一而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

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
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
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
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王曰大欲難求若是其甚歟孟子曰王疑我言爲甚不
知以此校彼則王之所爲比之緣木求魚殆有甚焉蓋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却無後來災禍使以興兵構怨之所爲求遂
霸王之大欲竭盡心力而爲之後來非惟無功且將召禍有

必不能免者矣王曰後災可得聞與孟子曰此事理甚明但
王未加察耳且如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能取勝王曰
鄒非楚之敵也楚人必勝孟子曰王既知此則可見戰之勝
敗不在兵刃既接之後比權量勢有可預推者矣蓋以國之
小者固不可以敵夫國之大者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夫
人民之衆者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夫兵力之強者此理
勢之必然也今總計海內之地大約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
國集合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其九分之一也今王欲以齊千
里之一而服海內千里之八則小者寡者弱者在齊大者強
者衆者在天下何以異於以鄒而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於
敗臣所謂有後災也大欲不可以力求如此王必欲王天下
以遂所欲何不反其本而求之蓋能反其本則小大衆寡強
弱皆所不計而所欲
將不求而自至矣

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九州州方千里蓋
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困勉錄方千里者九只是
大槩說新安陳氏以九國算之不是○蒙引蓋
亦反其本矣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我所謂反本者不外行仁政而已今王誠能以不忍之心而發之爲政以施其善推之仁將見仁恩所感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之虐者望王之弔民伐罪皆欲赴愬於王其心之向慕如是則四海來歸孰能禦之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莅中國而撫四夷

無不遂王所欲矣何必與兵結怨爲哉

說統此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以施仁非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爲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〇蒙引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〇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爲己任爲吾所當爲而天下自歸心焉

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敎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齊宣王聞孟子發政施仁之言有感於心曰王天下誠不外於仁政顧吾資質昏昧未能遽得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其惽心以輔導吾志政何如而發仁何如而施明以敎我我雖不敏請嘗施行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孟子曰仁政莫先於保民保民莫先於制產蓋禮義生於富足故人惟有衣食之常產斯有禮義之常心若不假常產而自然能有恆心者惟從事學問稍知義理之士方能如此若尋常小民無有常產因無禮義之常心苟無禮義之心則將恣情縱欲蕩然於禮法之外凡放縱淫佚敧邪侈肆無所不爲而人皆犯罪矣爲人君者不時不能制常產以養民及至陷民於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以刑則是欺愚民無知而陷害之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安有仁人在位

以愛養百姓爲心者而肯爲此罔民之事乎王欲行仁政其於制民之產誠有不容緩者矣

慶源輔氏曰恆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恆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〇雲峯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〇說統放辟邪侈便是無所不爲無兩層〇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恆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至於易犯刑此恆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夫恆產所係之重如此是故明君之爲治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使民一歲之所入常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俯焉

足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則度充足可飽食終身仰遇凶年亦有積蓄可免於死亡蓋民之遂其生如此然後設敎驅而之於善故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亦易矣此所謂民有恆產而有恆心也

【附解】說統此節制字重看有區畫分授周詳意思在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制產之妙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本義】今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徒困於徵求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雖當樂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年便不免於死亡當此之時民惟有救死而恐不足奚暇治禮義爲善哉此所謂民無恆產而無恆心也

【附考】季彭山曰今也制民之產而使之救死不贍則非明君制產之制也因其所與之田而立爲厚斂之法耳〇說統徑心只是一箇產而言之則曰恆產而言之則曰禮義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本義】此可見發政施仁爲王天下之本而制民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王欲行乎仁政何不反其本而制民之產乎

【附考】蒙引此反其本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爲之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〇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本義】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牆下樹之以桑則帛有所出而五十者可以衣之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者可以食之而飽矣一夫受百畝之田勿奪其農時則穀有所出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恆產既足恆心以生於是謹庠序之敎又於其中申明之以孝悌之義則民知愛親敬長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則敎養兼舉治化大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區區伯功何足道哉

【附解】說統此節正是制民恆產之法五畝百畝雞豚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〇翼註此專重制產邊而謹庠序之敎特帶言以應上恆心耳與告梁王不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章

[附解]說統通章以與民同樂爲主好樂甚三字最重甚之爲言正謂同樂之甚於獨樂也故觀疾首蹙頞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觀欣欣喜色之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稍異而民情之欣戚頓殊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本旨]莊暴見孟子曰暴昔者進見於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於音樂暴以人主好尚宜慎可否未決彼時未有以對也曰不知好樂何如果有害於治否孟子曰好樂無傷特患王好之未甚耳使王好之誠甚而推廣之以盡其量則齊國其庶幾於治乎

[附解]東陽許氏曰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蒙引齊國其庶幾乎言可王也非謂只是能治其國有以前只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爲疑者非是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本旨]孟子以好樂之甚啓發莊暴因暴不能再問以發其意他日乃入見於王而問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若自慚而勃然變乎色曰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古先王之樂也直好如今世俗之樂耳新聲俚曲取飾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爲夫子道哉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本旨]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曰王無謂世俗之樂爲不足好特患王之好樂未甚耳誠使好之之甚而充滿其量則齊國庶幾其可望於治乎固不必計樂之今古也蓋先王之樂此聲音此和理也世俗之樂亦此聲音此和理也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

[附錄]翼註好樂甚是滿其量意便含下文與百姓同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本旨]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可得聞其說與孟子先即常情以引之曰作樂爲樂一也有獨自爲樂者有與人爲樂者王以爲孰樂王曰獨自爲樂其樂止於一己而已若要彼此交歡情意舒暢固不若與人之爲樂也孟子又問曰與人共樂一也有與少爲樂者有與衆爲樂者王以爲孰樂王曰與少爲樂其樂止乎數人而已若要人人歡洽和氣流通固不若與衆之爲樂也

[附解]蒙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存疑獨樂不若與人是與人之樂甚獨樂未甚也與少樂不若與衆是與衆之樂甚與少之樂未甚也與人與衆樂如何爲好樂甚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必爲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淺說與人樂樂但說與人數樂以爲樂未說到推心以行仁政處與衆

樂樂亦然。乃引起同字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翼註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衆衆字不是百姓。只是多人。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本義〕孟子曰王既知此臣請爲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本義〕今王試鼓樂於此。王之百姓。聞王所奏鐘鼓之聲。與夫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頞而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鼓樂。固然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於此極處也。以父子則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則皆離散窮苦如此。獨不一動念乎。今王更以好樂之故。而田獵於此。百姓聞王所馳車馬之音。見羽旄飛揚之美。舉皆疾首蹙頞而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固然已。夫何使我等不得其所。至於此極處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顛連如此。獨不一壓念乎。夫鼓樂田獵。王之所樂也。百姓如此嗟怨者。豈有他哉。良由王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此心以使之同樂也。此好樂之不甚也。

〔說約〕困勉錄。今王鼓樂不論今樂古樂。○趙氏德曰。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音樂。○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箫也。○蒙引。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互文耳。○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說統。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困勉錄。旌旗二字在九旗中本有專指。若大槩言之。則旌指竿首之羽。旗指畫帛。又舉旌可以該旗。舉旗可以該旌。故註曰羽毛旌屬。蓋旌總名。羽毛特其屬之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本義〕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幸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爲此鼓樂之樂也。不但鼓樂爲然。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爲此田獵之樂也。夫同此鼓樂。同此田獵。百姓如此欣幸者。豈有他哉。良由王平日能推好樂之心。以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甚也。

〔翼註〕存疑曰。庶幾曰何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蒙引。本文此字。兼鼓樂田獵。而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政。蓋田獵亦好樂之類也。故槩以好樂。○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蓋其心原有憂樂之興。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
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
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
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
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
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
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
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朱註]觀民情之憂喜惟係於好樂之公私不同如此今王誠能推好樂之心以及於民使民心和樂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齊王不其庶幾乎

文王之囿章

[總旨]說統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
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
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蒙說]齊宣王問曰嘗聞文王之囿地方有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或有之也

[附錄]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誑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慶源輔氏曰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蒙引看來孟子都不肯辯析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
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朱註]王曰文王之囿乃若是其大乎孟子曰自王視之若以爲大當日之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其小於文王之囿也遠矣乃民猶以爲大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然未嘗以爲己之私也民之欲芻以牧養與蕘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與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如此則君之囿即民之囿與一國之民同此七十里之囿民忘其大而以爲小不亦宜乎

[附錄]說統民以爲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併其大亦忘之也若說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有意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
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
言陷民於死也

【總說】若王之囿有不然者臣始至於王之境不敢遽入必先
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斯時也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不許百姓出入其中設有殺其囿中之麋鹿者
即與殺人同罪夫人之所畏莫甚於死今殺一麋鹿即以殺
人之罪加之則是方四十里乃爲阱坎於國中而故陷民於
死地也其爲民害如此民之視此囿直如陷阱一般其以爲
大不亦宜乎王亦法文
王而與民同之可也
【附解】說統爲阱於國中句最重正與與民同之句對看○蒙
引民利其麋鹿也而乃因以殺身是以囿爲阱麋鹿爲餌也
附考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
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交鄰國有道乎章

【總說】說統通章雖分智仁勇三段合之總成交鄰之道其意
總歸在安天下上○徐敞裳曰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
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
而不知自强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己反爲
不仁不智了故湯事葛而征葛句踐事吳
而沼吳則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國雖或
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
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
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
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本義】齊宣王問曰交鄰國而使相輯睦果有道乎孟子對曰
講信脩睦國之大事誠有道也大凡爲大國者多恃其强以
侵小國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爲能以大事
小而盡其撫字之道求之古人若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
爲小國者多不量己力挑釁大國惟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
之當然而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爲能以小事大而盡其恭
順之道求之古人若大王
事獯鬻句踐事吳是也
【附考】蒙引齊宣王與鄰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
意故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寬洪故能含容人不
恭惻怛故能矜人之愚而不較○雲峰胡氏曰本文大事小
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
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
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
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
存疑詩大雅緜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本謂大王事
註謂文王事見詩大雅者其不殄厥慍則在大王之時至昆
夷駾矣維其喙矣則在大王之後而文王之始也蒙引曰非
以肆不殄厥慍二句爲文王事昆夷事實蓋以昆夷事
在大雅之緜而因可見文王事之之略而已此說是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
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本義】蓋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
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
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其心
與天爲一而包含徧覆無不周徧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
足以保天下乎吾見凡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故能
聽天所命而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

足以保其國乎、吾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仁智之效如此。

【備旨】說統、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存疑〕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理者、理字兼勢在內。○註包含徧覆二句、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二句見得。○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面、保一國之規模亦然。○〔慶源輔氏曰〕保天下保其國者、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本義】周頌我將之詩有云、人能畏天之明威、不敢違逆、于時可以保守天命而勿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從可知矣。王欲交鄰、而以仁智之道自處、則事大事小、保國保天下、何一之不善乎。

【附錄】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雙峰饒氏〔曰〕天理當然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本義】王曰、夫子論仁智交鄰之道、便有以保國保天下、大哉斯言矣。然寡人有氣稟之疾、惟在好勇、若稍見侵慢、則忿怒不勝、故大不能事、而小不能恤也。

【附錄】〔蒙引〕勇即小忿也。好勇猶言不能忍氣相似。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本義】孟子對曰、好勇無傷。但要知所決擇耳。蓋勇有小有大、王請無好小勇。夫激於一朝之忿、便按劒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特匹夫血氣之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何足為王好。王如好勇、請於帝王之大勇好之。靜則為神武之不殺、動則為威武之奮揚、務使氣懾萬人、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區區之小忿焉。則仁智皆所優為矣。何至以好勇為病乎。

【附錄】趙氏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關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說統〕專重王請大之句、喚起下一節意。非是人勇以安天下、乃即安天下上以見勇之大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本義】臣謂吾王當以大勇為好。蓋嘗觀於文王之事矣。大雅皇矣之詩有云、密人違距王命、侵阮而往至於共、王乃赫然奮怒、於是整頓師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衆、使不得侵擾鄰國、於以抑強扶弱、而篤厚周家之福、於以安撫天下百姓、而答其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此文王之所以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密人之亂、而天下之民皆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其大哉。

【附錄】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蒙引〕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人乃擅敢興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翼註〕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

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

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

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本義】臣所謂大勇不但徵之於文王又嘗觀於武王之事矣周書泰誓之篇有曰天降下民不能自理於是立之君以治之不能自教於是立之師以教之亦惟謂其能輔助上帝所不及以安全斯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君師之意如此今我既受天命作民君師則天下之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倡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為己之恥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也

【附錄】雙峰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實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君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蕉漪園曰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本義】方今小國不恭甚於密人大國侵陵過於橫行天下不安甚矣王誠能法文武之所為亦奮然一怒於以除殘去暴而救安天下之民則天威所加民皆欣然望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何以好勇為病乎如此則將臣天下之諸侯而交鄰不足言矣

【附錄】蒙引亦字承文武來○雲峰胡氏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附錄】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敢樂己之樂樂己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

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本旨】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因誇其遊遇之盛而問曰宮室之樂在人君則宜有之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固得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共之也

【附解】蒙引孟子對曰有此有字正答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為當得也○詩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演說】為下當安為下之分不得其樂而非其上者固非也為君當盡為君之道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附解】說統非上之非是非議之非也之非是非理○蒙引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講意】夫不與民同樂則民既有非之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豈無感之之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人君能樂民之樂而皆為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為君樂之矣貧窮無告民之憂也人君能憂民之憂而勿以施之則民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為君憂之矣夫樂民之樂是樂不以己而以民固為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憂民之憂是憂不以己而以民固為憂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所共憂也豈非憂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附解】說統此節根上與民同樂來樂民之樂四句是言憂樂之相通要說得憂樂相關意出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模寫一段渾融浹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後君民言而以君作主此全是太和景象故請其可王○說約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客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本旨】臣謂公樂可以致王不必遠徵諸古即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者齊景公問於其臣晏子曰吾方觀民國之大事吾今欲觀於轉附朝儛之二山復遵海濱而南至於琅邪之邑但思昔先王遊觀當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何所修為而可比於先王也

【附解】說約引景晏事大段是望其納海意多然主意亦終在同民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
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
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
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
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本義]晏子對曰以遊觀之行爲不苟而有志於先王善哉吾
君此問也今以先王言之天子十二年而適乎諸侯之國其
名曰巡狩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
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之廷其名曰述職謂之述職
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廷也一往一來皆無
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每年當春秋之時循行郊野春則省
民之耕其間播種有不足者則發倉廩以補之秋則省民之
斂其間收穫有不給者則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於畿内諸

侯行於國中其惓惓爲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時畿内之諺曰
吾王若不行游則誰知吾之不給不足而吾何以蒙上之休
美吾王若不豫樂則誰知吾之不足不給而吾何以蒙上之
省助是吾王之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爲四方諸侯
之法度焉此先
王之觀也
[翼註]蒙引曰巡狩也曰述職也便見是非無事者非諷解之
辭○存疑無非事者非字當無字看○蒙引省耕省斂又在
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
只是省其畿内○省耕省斂二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王者
蓋畿内之諺也○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
○說統遊豫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遊自豫樂而出謂之
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存疑遊
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遊樂合看則巡遊即
所以爲樂也二句皆言詠歌之體也○新安陳
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
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
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
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本義]乃今之諸侯則不然其無事而遊也君行則師從師行
則糧食有供給之費而民之飢者弗得食有夫征之擾而民
之勞者弗得息於是民皆側目以睽爲讒謗之言民皆作慝深
懷忿怨之心矣夫天子之命諸侯本欲其上宣德意下安民
生也今乃上逆天子之命下虐無罪之民飲食侈靡若水之
流無有窮極是乃縱於逸樂或流或連或荒或亡無所不至
徒爲所屬諸
侯之憂而已

[附註]存疑師行則夫征之擾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
實出之○說統讒是謗愬是怨還作兩意因其有謗言而見
其有怨心也○困勉錄飲食若流是指食前方丈之飲食存
疑謂是就糧食一句說不是○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
而云爲諸侯憂故知爲
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
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
也言廢時失事也
[本義]流連荒亡之義何如人君之樂有流蕩而無節者如放
舟隨水順流而忘返謂之流有留戀而勿舍者如挽舟上水

逆流而忘返謂之連以從獸爲樂而不知止至於廢時謂之荒以飮酒爲樂而不知止至於失事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

[illegible][蒙引]順水而下因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獸之從亦是逐也○[雙峰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蒙引]此釋上文之義是晏子自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本義]若先王之法有巡狩述職有省耕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夫先王之法如彼今時之弊如此惟在君所行耳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不則爲今時矣一古一今皆不在人而在乎君可見當自勉也晏子之言如此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本義]景公聞之而悅乃大申命令於國示以更化圖新之意且不敢安處深宮出舍於郊外以便省問民瘼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助其不足者景公悅晏子之言而行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也可知矣故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以達我君臣相悅之情焉其所作之樂卽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也蓋角爲民徵爲事君臣以爲民爲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爲民爲事之樂也其詩被之於樂者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招尤而取罪也夫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旣出於愛君又何尤哉王誠如齊景晏子之相與有成則能與民同樂而民享

復有不得而非其上者哉

[illegible][蒙引]大戒於國謂布告境內以圖同治政也○出舍於郊自責以省民也蓋以示不敢安居深宮之意且於省民之不給爲便也省民者省民之耕斂也故出郊○[illegible]大戒三何乘在補不足上○[存疑]晏子陳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以告景公而致景公之悅是臣有以悅君也景公悅晏子之言而大戒出舍興發是君有以悅臣也故曰君臣相悅○[蒙引]蓋徵招角招是也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時此樂蓋猶在也故孟子舉以證之○其曰韶者舜樂也當時韶在齊

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樂有五聲錯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爲民徵爲事取其切者也○每一聲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招角招者又是舊大角徵也蓋五音旋相爲宮○[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

[illegible][禮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註]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屬金金爲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羣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聚清物之象故爲物絃用四十八絲

人皆謂我毁明堂章

[illegible][四書脈]此章以行王政爲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

心以行王政。只
是行王政一意。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
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
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合講齊宣王問曰明堂在齊久矣人皆謂
我毀明堂果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圖說象引天子巡狩隨方之鎮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
何以知其爲泰山明堂也曰以其在齊境內也○朱子曰論
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
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
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
總章太廟。西之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

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爲玄堂右个。北之西爲玄堂左个。中爲
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
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
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
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
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
何必毀哉。

合講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
也王欲行王政則亦可以王而居此堂矣。何必毀哉
參證困勉錄。此王者只是以位言○集註王者之堂也。不重
制度只重出政令上。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治明堂朝
諸侯時事○東陽許氏曰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耳。蓋已稱
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他行王
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
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
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
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
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
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

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
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
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
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
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
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
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
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
煢困悴貌。

本義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於耕者則行九一之法而斂從其薄於仕者之子孫則行世祿之賞而譏從其厚於關市則但譏察非類而不征商賈之私貨於澤梁則同其漁利而不禁民取以自專於罪人則止及其身而不及其妻子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如此至於老而無妻者曰鰥老而無夫者曰寡老而無子者曰獨幼而無父者曰孤此四者乃天下之窮民而無處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雖於上數者皆一時出令而此四者尤在所加意而必先焉詩有云富人猶可惟煢獨之人更可哀夫惟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所謂王政蓋如此

附解 蒙引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邺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故曰尤宜憐卹必以為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本義 宣王聞之遂歎美曰善哉夫子此言乎真可謂治國之良圖也孟子曰誠善言乎能行王既以為善則何為不見之行事乎王曰寡人有氣稟之疾寡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孟子對曰好貨無妨於王政昔者公劉亦嘗好貨詩有云公劉處西戎之間力行富民之政其民乃田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餱糧于橐于囊之中為遷都計思以戢和其人民而用以光顯其國家而弓與矢斯張也干與戈戚與揚俱備也于是方以啓行而遷都於豳焉由詩言觀之故公劉當遷之時必使民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而富足如此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自非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則民又安得有積倉餱糧之富哉王如好貨亦能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使民皆遂其富足之願焉則天下之民皆歸向之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好貨又何足為疾乎

附解 蒙引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以貯之者也○橐囊皆底也不用竹木器出行輕便也○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鉞大斧小○註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色與民同亦然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

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

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集註] 王曰寡人非特好貨也寡人又有疾在於好色推其好色故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此王政孟子對曰好色亦無妨於王政昔者太王亦曾好色鍾愛其妃詩云古公亶父因狄之侵不得已而遷國避難乃於來朝策馬而走率西河之水涯以至於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來相與擇宇而居當是時也太王之民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鰥室之夫是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於民也王如好色亦如太王與百姓同之使皆無怨曠之嗟焉則天下之民皆將樂歸於我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何必畏[illegible]而自拘於氣稟之偏哉

[四書] 四書賸公劉遷豳在乎集安定之後故以宅聚爲先太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際故以定室家爲務上節有兩个有字即所欲與聚合看下節有兩个無字即所惡勿施合看文王發政施仁不外乎此

王之臣章

[說統] 說統此章尊爲四境不治發○蒙引趙氏總註頗失輕重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

[本旨] 齊宣王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曰王之臣有以其妻子之衣食寄託於其友而往遊於楚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彼已凍餒其妻子王之臣當何如以處其友耶王曰受人託而不盡其職非可交之友也宜棄絶之

[蒙引] 蒙引此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非是自楚反彼乃凍餒其妻子蓋反之日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本旨] 孟子又問曰爲士師者不能治其所屬之士使刑獄不當職業不修王當何如以處之耶王曰立人之朝而曠瘝如是非可用之臣也宜罷去之

[說統] 說統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

[周禮]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

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講]孟子因問曰然則為一國之君政事廢弛人民困苦而
四境之內不治此與負託之友曠職之臣何異則將如之何
以自處也齊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
他事以亂其辭其不足以有為可知矣

[蒙引]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
化凌夷而風俗之惡薄○[說統]四境之內不治只大綱冷譏
也不着齊王身上○雙峰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
兩條路當言此訓責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便
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
他○[蒙引]趙註君臣上下註謂并王與士師言○愚謂須兼友
之受託者言蓋受人之託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事也
必無墮其職然後不為友人所棄而身安矣蓋上二事皆是
設言以發之不是只
重在士師一節也

所謂故國者章

[說統]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為
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
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
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
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本義]孟子見齊王曰人君基業相承歷年久遠謂之故國喬
木世臣皆所宜有然所以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也
正以其有世臣之謂也蓋喬木有無無足重輕惟世臣故舊
之臣忠貞世篤休戚與同宗社生民寔憑藉之此故國之所
重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本是今日之親
臣以今觀之王已無親信之臣矣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
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可知親臣尚
無況世臣乎然則齊國安得為故國乎

[蒙引]古人立國凡廟制壇壝宮府及臺榭之所皆必植
之名木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亦故國之一證也○王無親
臣矣責其輕親臣下也○昔者所進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
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
也若是在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
足怪得王之不及知○說約非日今日見幸易之意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
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本義]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
不以其去為意耳吾今當何如可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

之使所用者皆其才
不致後日之輕棄乎

[困勉]存疑此不但自解不知其亡之失
寔欲得與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
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
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本義]孟子曰人君用人與其悔之於後莫若謹之於始是以
國君進賢當其將用未用之際其難其慎審之又審恰如勢
之所迫不得不用他一般其謹如此所以然者蓋以尊尊親
親乃國家體統之常設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
其卑而賢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踰尊矣今日所親者未必
賢日後必別求其疏而賢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踰戚矣一

舉措之間而所關於國體
者甚大是安可以不慎乎

【…】存疑不得已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急向前曰如不得
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耳蓋進人本是已要用的特以欲
得真才審之又審遲慢留難有似於已本欲不用逼於人不
得已而用之耳○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
處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
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
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
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

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
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
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本意】倘之當何如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曰賢未可信也舉
朝大夫皆曰賢未可信也至通國之人皆曰賢然後從而察
之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必親見其爲賢焉然後從
而用之夫不果進則在退列矣若左右皆曰不可用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用勿聽至通國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從而
察之必真見其爲不可焉然後從而去之所謂進賢如不得
已者如此則非賢者不進而所進者皆
賢安有不識其下才而誤用之者乎

【…】蒙引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
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
亦如不得已方爲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
惡與民同也○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蓋恐其失賢也

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
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
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
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與註左右
諸大夫之言至國人而始決否之
察亦因國人而後施重國人上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
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
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本意】抑不特進退人才當如此其施於用刑亦以此道左
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至於國人皆曰可
殺焉然後察之必真見其可殺焉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
不出於一己之私意而出於衆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

【…】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蒙引大註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
才亦爲天命有德那曰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
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本意】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
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
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民之所好好之所
惡惡之可以爲民之父母民心得而邦本固此故國之所以
可保也

【…】與註此不是遽敘驗玩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乖其
時意正見其當爲也○今乙民曰惟爲民父母方可以固結
人心培植國脉只成就得此與首節所謂故國名之
何由出意○存疑此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湯放桀章

蒙引齊宣王素以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爲心。實有滅東周而自帝之意故發此問孟子之言其所以警齊王曰省君德之意。又有出於其意外者。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齊宣王問曰吾聞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一載湯誓一載武成於書傳有之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曰臣何言可弑君哉賴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爲其能盡仁義之道也若大賊仁者凶暴淫虐心滅天理則謂之賊賊義者顛倒錯亂事傷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去而人心離謂之一夫不得謂之天下君吾聞武王應天順人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果謂之君而可弑乎知武王之非弑君則知湯矣

蒙引仁是心上說故註云滅絶天理義就事上說故註云傷敗彝倫○新安陳氏曰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也

爲巨室章

存疑兩節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任賢下是愛國不如愛玉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孟子以齊王不能任賢圖治一日進見而諷之曰爲巨室必以木工如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爲惟是大木能爲巨室之任也使匠人斲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爲不能勝巨室之任矣是王之用木惟欲其大不欲其小如此至於人人爲國之楨幹當其幼而誦讀講明皆是仁義之道及壯而道時遇于欲一見之施行以期不負其所學也乃王不思人用以盡其材却曰且舍汝之所學而從我所好是賢人之學其人而王顧欲其小之也則何如

蒙引則王言以爲能勝其任也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也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本義 夫任賢所以治國也王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其所値之價雖僅萬鎰王不敢自治必使玉人雕琢之知己不能而玉人能之也王之愛玉亦甚矣若夫國家之重奚啻萬鎰賢人之能治國奚啻工之治玉此正宜舍

己以任之者也今乃曰姑舍汝之所學而從我之所好則王之治國家何乃異於命玉人雕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亦未之思乎

附解 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値萬鎰之金也○蒙引萬鎰是爲齊王言只言其價値之小也方是得下句○說約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爲甚麼緣故乃如此怪歎之詞

齊人伐燕勝之章

總旨 何氏曰此見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本文 齊人乘燕亂伐燕勝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本義 宣王問曰燕國既破其土地人民盡爲齊有矣或謂得不可貪勸寡人勿取或謂燕不可失勸寡人取之自寡人言之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乃不待曠日持久僅五旬而輒收戰勝之功人力不逮至於此或者其天意有在陰助而默相之乎夫天既以燕與我我反棄而不取必受其殃今欲取之天下以爲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本義 孟子對曰天意之予奪難知民心之從違易見王欲取燕亦惟決諸民心而已誠使取之而燕民悅欣然歸附則是天之所廢不可興也王其順民心而取之亦可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若武王當紂惡貫盈之後人心皆已歸周可取而取武王無容心也使取之而燕民不悅則是天命未改未可圖也王其違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文王當紂惡未稔之時人心尚不忘商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無容心也然則燕之可取與否但當觀民心之向背何如耳衆言紛紛何足據乎

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大欲如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乃簞食壺漿以迎齊王之師豈有他故哉特以燕政暴虐民如在水火之中故避之而望救於齊耳王正宜順民心而以仁政救之可也若使水益加深火益加熱暴虐視燕更甚則民又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王豈得而强取之哉

蒙引此後一節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心悅則天意得而燕庶其可取矣

齊人伐燕取之章

正解此章齊王與孟子謀寢兵而欲得燕孟子爲齊王謀寢兵只是棄燕是動天下以上俱齊王所以召兵之由王速出令以下代他畫止兵之策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齊人伐燕乘勝遂取之列國諸侯將謀合兵伐齊以救燕宣王恐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爲過多謀來伐者事勢至此將何以設備而預待之庶得寢其兵於未發乎王之問亦畏人甚矣孟子對曰臣聞古之帝王有以七十里之小國遂能行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伐己者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

蒙引取之不用孟子之言也諸侯將謀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與也待之備之也臣聞二句且虛說下二節詳言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以湯爲政於天下言之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之在於救民矣由是東面而征則西夷之人怨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怨之者皆曰東西南北均一水火中也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由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冀其來又恐其不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師行不擾而民晏然安之歸於市者仍不止耕於野者仍不變誅其有罪之君而弔其無罪之民王澤遍及若時雨降於大旱有以慰雲霓之望而民大悅矣書又有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則其從之正也何如哉

【附錄】蒙引必曰西夷北狄者舉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
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
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言望者是雲是霓耳
○書之言至奚為後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
湯未至時則民望之云云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云云故
又提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說
約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
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后來久矣后來其復生乎明作兩
故彼此倚擠嘗於實以竟何一言上已衆書文而申言之下
然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己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證之達說
謂徯我后二句總言民望
悅非是此二句只言民悅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
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
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
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本旨】今燕暴虐其民王興師往伐以正其罪燕之百姓以為
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王能如湯之
伐罪弔民則燕人悅而為政於天下矣若乃殺害其父兄係
縛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使燕民大失所望如之何其
可為也夫天下諸侯固已忌齊之彊而欲并力以圖之有未
有可乘之釁耳今併取燕國加倍其地又不能躬行仁政以
慰燕民之望故諸侯之忌愈深伐齊之謀遂合是天
下之兵王實有以鼓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附錄】說叢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與歸市者
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侔矣各節俱重下半段○說統
若字作已然事不可認作設詞天下固畏齊之彊也止畏不
是好畏乃伺隙之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
事見出○焦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
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
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
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
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

徇之哉

【本旨】為今之計王當急發號令曉諭國人反其係累之旄倪
止其未遷之重器謀於燕之羣臣百姓擇一賢者立為燕君
以主召公之祀而後引兵而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
得以救燕為名猶可及其兵之未發而止之也待諸侯之兵
如是而已否則
王如彼何哉

【附解】四書脈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
矣○說統通節只罪君一句為主○有疑此條為齊王出策
正答其何以
待之之辭

鄒與魯鬨章

【總旨】丁長孺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輸民平日之生
命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
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己而咎民孟
子抑由有而推到君身上直探本之論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本義】鄒與魯鬨爲魯所敗鄒穆公問曰今茲之敗吾有司赴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有爲之死者也將誅之則人衆不可勝誅若不誅則有司民之長上也似此疾視其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乎或誅或宥如之何則可也

【附錄】鬨約鬭不成戰也○莫爲之死言民莫有救有司而爲之死非無一人死於戰也如之何則可言何如處之爲當也

○註民怨其上意在下節勿露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本義】孟子對曰夫民之疾視其上者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者既以饑餓之故輾轉於溝壑之中壯者又逃散而之四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矣民之死亡困苦如此豈非君與有司所當共恤哉而君倉廩之粟自實府庫之財自充有司竟無一人陳救荒之策於君而散財發粟以賑卹之是君與有司在上暴慢不卹而殘虐在下之民也曾子有言曰凡人於世當戒之當戒之其出乎爾者如此反乎爾者亦如此也施報蓋不爽矣夫有司平日疾視民之死而不救民因以疾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今而後得以出之有司者反之也一施一報理之常也君無歸罪於民焉

【附錄】蒙引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熟○存疑有司莫以告者不告君發倉廩實府庫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殘下上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翼註出爾反爾重怨毒不必兼德○困勉錄反有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認不然只反得有司矣○說統兩節照看卽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饑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本義】由此觀之民之不救有司者由有司之不卹民而有司之所以不知卹民者由君之不行仁政耳若君能以愛民爲心來行仁政卹其飢寒救其疾苦則有司皆體君心而各愛其民有司既愛其民則爲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親其上變故而不忘遇難則死其長捐軀而不悔矣何至疾視其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當反己而不可過責於民也

【附錄】說統仁政泛指厚下之政說止以散財發粟說太狹○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承上文疾視長上來斷指有司)

【存疑】親其上就平時言死其長就危難言

滕小國也章

總旨 蒙引若疑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哉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敎也但文公今欲懼大國之威以自保其[illegible]之無事而待不知有自國之義故孟子勸以[illegible][illegible]者爲之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本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而間於齊楚二大國之中齊南不事之則勢孤而難以自免欲並事之又力薄而自度不能今欲擇一尤强者而事之以爲自全之策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夫子爲我決之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本義 孟子對曰依於人以苟安總非可恃是事齊事楚之謀非吾智慮所能及也必欲言之無已則有一道焉滕國雖小有斯池在加鑿之使深也有斯城在加築之使高也地利已可恃矣於是率其民而與同守之設或變故之臨君必效死守國以盡其義而民心固結雖危難亦弗委去此則以我之人和保吾之地利自强以圖存理之可爲者耳

翼註 翼註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是說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四書脉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以共守此城池至當變故君先效死以守民亦爲之死守而弗去○李忽齋曰是則可爲只就簡理之所可爲者在是非謂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而新張氏曰言其[illegible][illegible]國存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强而

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爲之事爲我所當爲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得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

齊人將築薛章

總旨 雲峰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爲天理之所當爲而徒覬人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人此章勉强爲善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天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本義 滕文公問曰滕與薛同處齊之南境今齊人併得薛將築其城以逼於滕則滕之勢益孤而齊之侵陵益迫吾甚恐其不免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本義 孟子對曰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每侵擾之而力不能禦乃去之岐山之下建都邑而居焉斯其時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善謂可以興起王業擇而取之乃迫於狄人之難不得已而遷國以圖存耳

翼註 劉上玉曰侵不得已三字便見遷非有國之常法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

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
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
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
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
所難必

【本義】太王遷岐只出一時避難之權而興王之業寔出此者
則太王爲善之所致耳使爲君者寔能修德行仁如太王之
爲善卽不王於其身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若㓕家矣然爲善
得報理之自然而修德望報非君子之本心也君子凡事創
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只爲所當爲令後世可繼續而行
耳若夫成興王之功則天助之也豈可必乎今齊强滕弱勢
固不敵君之力能如彼齊何哉但當勉强爲善法太王之所
爲盡其在我以遺後世而已此外則非意慮之所能及也

【闡發】説約爲善指德政言非謂遷國不爭爲善也創業垂統
應爲善説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説彊爲善正所以使可
繼而俟命於天者也○創業垂統泛言不指遷國圖存言也
有次第謂之業爲之自我謂之創傳之於後謂之統繼在後
人使之可繼在我也○存疑苟爲善至可繼是泛説
道理畢太王事在內君如彼何哉二句方指滕文説

竭力以事大國章

【總旨】説統此章雖合遷國守死並説意重在守死邊孟子敘
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説直恁
斬絶意自可見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
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
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
市人衆而爭先也

【講意】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猶不免
侵伐之患不知何以爲計而後可免乎孟子對曰昔者太王
居邠狄人時侵陵之初事之以皮幣意其欲我財帛也不得
免焉再事之以犬馬意其欲我奇獸也不得免焉又事之以
珠玉意其欲我寶玩也不得免焉太王乃會集其國之耆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土地也

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反以害
人吾聞之也君子愛民爲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而
吾豈獨忍之乎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於難
則汝輩皆有君矣於是去邠踰梁山作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但見邠人皆曰吾君平日愛養吾民恩德及人深矣乃仁人
也不可失也於是從之以遷於岐山之下如歸市焉古人迫
於難而遷國以圖存如此

【闡發】劉上玉曰按何患無君此講大是舊講似委之狄人一
般驅吾赤子以餧虎狼豈仁人之心乎猶云二三子莫謂居
此土有君離此土便無君以爲憂患我將去之大家共圖安
樂處也太王實始翦商是何如主切勿講作亡國惜別之象
○蒙引仁人也不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東陽許氏
曰太王當時地近戎狄皆闢陜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
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界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
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耳故下
文言效死
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小註】或者又曰土地乃受之先人傳之子孫而世世守之者非吾身所能專也設有患難但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

此守正以徇國者又如此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

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本義】夫此二者在太王所處是一時之權宜在或人所言是萬世之正道君請審己之力觀勢之便於斯二者擇而取之盡其在我而聽天所命事理可爲不過如此若夫僥倖苟免之計豈我所能及哉

【附解】慶源輔氏曰在文公惟有此二法故并舉以告之夫太王之去非文公所能爲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魯平公將出章

【本義】王鳳洲曰此章與公伯寮愬子路章同意聖賢於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指出天命所關之大而小人無能爲也正是警制奸邪之意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

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本義】樂正子仕於魯稱孟子之賢於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往見之嬖人臧倉者知之而故請曰人君一出一入不可輕也他日吾君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尚未知所之敢請公曰我將往見孟子倉遂沮之曰君千乘之主也孟子一匹夫而已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者豈以孟子爲賢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禮義從賢者而出我聞孟子之後喪母所過於前喪父之禮厚母薄父是不知禮義之人道何得爲賢君勿輕身往見也於是平公應之曰諾遂不往見焉

【附解】章素文曰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强周旋意思在臧氏覷口方敢乘間而入 翼註禮義淺看只是裁制人情品節人事使隆殺得宜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本義】樂正子乃入見平公曰君何也欲見孟軻今奚爲中止而不見孟軻也公曰始吾欲見孟子爲其賢也今有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夫父母一體今乃厚母薄父違禮義之中未得爲賢是以不往見也曰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他何事而言豈謂其前以士之禮葬父後以大夫之禮葬母前祭父用三鼎所以爲薄後祭母用五鼎所以爲厚與平公曰非言吾也我所謂踰者不爲是謂其葬母之棺槨衣衾美過其父也蓋禮數厚薄乃朝廷之名分固不可強同而棺槨衣衾則人人得以自盡於此而有厚薄所以爲踰耳樂正子曰此不是踰是貧富不同也蓋孟子前爲士家貧貧則力不能厚故不免於薄後爲大夫家富富則力能從厚故不偷其親厚薄稱家有無是正所謂禮義也君以其非賢不亦過乎

【附錄】說統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眞貴士與大夫之禮不平○蒙引祭不必葬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也在禮可考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本義】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前以夫子之賢告於君君以我之言爲然已命駕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爲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之害正如此孟子曰此亦不是臧倉之故凡人之遇而行或有人爲揚而使之者其不遇而止或有人沮抑而尼之者然其人之行止豈非人之所能爲使能爲尼也天爲之也今我之不得遇魯侯以行吾道乃時數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焉能使予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於倉又何責耶

【附錄】說統行止十道言兩或字就人有然之[illegible]止一邊○李九我曰遇字須重看須是志同道合[illegible]膏澤下於民以心相遇之謂非止乘輿一見便叫做遇也○蒙引此天字以氣數言

四書尊聞錄卷之十四終